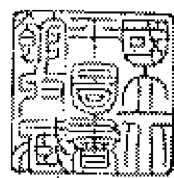
金瓶梅詞話

首冊

全二十冊

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情憂鬱為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為



累惟下焉者旣不出了於心胸
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
不致于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
生爲此爰藂平日所藴者著斯
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
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

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
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
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
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洒
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
氣含脂粉余則曰不然關雎之

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于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于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翦燈新話元㣲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

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

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綽有可觀其他關繫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無不小補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人非

堯舜聖賢鮮不爲所處富貴善
良是以搖動人心蕩其素志觀
其高堂大厦雲窗霧閣何深沉
也金屏繡褥何美麗也鬢雲斜
嚲春酥滿胸何嬋娟也雄鳳雌
凰迭舞何慇懃也錦衣玉食何

脩費也佳人才子嘲風咏月何
綢繆也雞舌含香壓圓流玉何
溢度也一雙玉腕縮復縮兩隻
金蓮顚倒顚何猛浪也旣其樂
矣然樂極必悲生如離別之機
將與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

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沛流離之頃所不能脫也陷命於刀劍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

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罹喪禍不旋踵人之處世雖不出乎世運代謝然不

經卤禍不蒙耻辱者亦幸矣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

欣欣子書于明賢里之軒

[illegible]

跋

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中間處

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不知者竟目為淫書。不惟不知作者之旨。併亦冤卻流行者之心矣。特為白之。

廿公書

金瓶梅序

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亟稱之亦自寄其牢騷耳非有取於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如諸婦多矣而獨以潘金蓮李瓶兒春梅命名者亦楚檮杌之意也蓋金蓮以姦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

死較諸娼爲更慘耳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淨婆令人讀之汗下蓋爲世戒非爲世勸也余嘗曰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余

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兒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為這烏江設此一着耳同座聞之歎為有道之言若有人識得此意方許他讀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幾為導淫宣慾之尤矣奉勸世人勿為西門之後車可也

萬曆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
金閶道中

新刻金瓶梅詞話

詞曰

閬苑瀛洲。金谷陵樓。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綉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䣜。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閒一步。着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短短横墻。矮矮疎窓。忔憷兒小小池塘。高

低疊峯。綠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細烹茶。熱烘盞淺澆湯。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磷磷床砌堦除。軒窗隨意。小巧規模。却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散無拘。此等何如。倚闌干。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炷心香。說些話讀

些書。

淨掃塵埃惜耳蒼苔任門前紅葉鋪堦。也堪圖畫還也奇哉。有數株松數竿竹。數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貴幾時來。且優游。且隨分。且開懷

四貪詞

酒

酒損精神破喪家。語言無狀鬧喧譁。疎親

慢友多由你。背義忘恩盡是他。 切須戒飲流霞。若能依此實無差。失郤萬事皆因此。今後逢賓只待茶。

色

休愛綠髩美朱顏。少貪紅粉翠花鈿。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色更鮮。 莫戀此養丹田。人能寡慾壽長年。從今罷郤閑風月。帋帳梅花獨自眠。

財

錢帛金珠籠內收。若非公道少貪求。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懷情爲利休。急縮手。且抽頭。免使身心晝夜愁。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遠憂。

氣

莫使强梁逞技能。揮拳捰袖弄精神。一時怒發無明穴。到後憂煎禍及身。莫太過

免災迍。勸君凡事放寬情。合撒手時須撒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新刻金瓶梅詞話目錄

金瓶梅詞話目錄畢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一

第一回

景陽岡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詞曰。丈夫隻手把吳鈎。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為花柔。請看項籍并劉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

此一隻詞兒。單說着情色二字。乃一體一用。故色絢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晉人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如磁石吸鐵。隔礙潛通。無情之物尚爾。何況為人。終日在情色中做活計一節。須知丈夫隻手把吳鈎。吳鈎乃古劒也。古有干將莫邪。太阿。吳鈎。魚腸。躅鏤之名。言丈

夫心腸如鐵石氣槩貫虹蜺不免屈志于女人題起當時西楚霸王姓項名籍單名羽字因秦始皇無道南修五嶺北築長城東塡大海西建阿房并吞六國坑儒焚典因與漢王劉邦單名季字時二人起兵席捲三秦滅了秦國指鴻溝爲界平分天下因用范增之謀連敗漢王七十二陣只因寵着一個婦人名喚虞姬有傾城之色載于軍中朝夕不離一旦被韓信所敗夜走陰陵爲追兵所逼霸王敗向江東取救因捨虞姬不得又聞四面皆楚歌事發嘆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畢泪下數行虞姬曰大王莫非以賤妾之故有費軍中大事霸王曰不然吾與汝不忍相捨故耳況汝這般容色劉邦乃酒色之君必見汝而納之虞姬泣

曰妾寧以義死。不以苟生。遂請王之寶劍。自刎而死。霸王因大慟。尋以自刎。史官有詩嘆曰。

拔山力盡霸圖隳　倚劍空歌不逝騅
明月滿營天似水　那堪回首別虞姬

那漢王劉邦。原是泗上亭長。提三尺劍。硭碭山。斬白蛇起手。二年亡秦。五年滅楚。掙成天下。只因也是寵着個婦人。名喚戚氏。夫人所生一子。名趙王如意。因被呂后妒害。心甚不安。一日高祖有疾。乃枕戚夫人腿而卧。夫人哭曰。陛下萬歲後。妾母子何所托。帝曰。不難。吾明日出朝。廢太子而立爾子。意下如何。戚夫人乃收泪謝恩。呂后聞之。密召張良謀計。良舉薦商山四皓。下來輔佐太子。一日同太子入朝高祖。見四人鬚鬢交白。衣冠甚

偉。名問姓名。一名東園公。一名綺里季。一名夏黃公。一名甪里先生。因大驚曰。朕昔求聘諸公。如何不至。今日乃從吾兒所遊。四皓答曰。太子乃守成之主也。高祖聞之。愀然不悅。比及四皓出殿。乃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廢太子。況彼四人輔佐。羽翼已成。卒難搖動矣。戚夫人遂哭泣不止。帝乃作歌以解之。

鴻鵠高飛兮羽翼。抱龍兮橫蹤四海。橫蹤四海兮。又可奈何。

雖有繒繳兮。尚安所施

歌訖。後遂不果立趙王矣。高祖崩世。呂后酒酖殺趙王如意。人彘了戚夫人。以除其心中之患。詩人評此二君。評到個去處。說劉項者。固當世之英雄。不免為二婦人。以屈其志氣。雖然。妻之視妾。名分雖殊。而戚氏之禍。尤慘于虞姬。然則妾婦之道。以事

其丈夫。而欲保全首領于牖下。難矣。觀此二君。豈不是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有詩爲証。

劉項佳人絕可憐　英雄無策庇嬋娟

戚姬葬處君知否　不及虞姬有墓田

說話的。如今只愛說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則德薄。女衍色則情放。若乃持盈慎滿。則爲端士淑女。豈有殺身之禍。今古皆然。貴賤一般。如今這一本書。乃虎中美女。後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一個好色的婦女。因與了破落戶相通。日日追歡。朝朝迷戀。後不免屍橫刀下。命染黃泉。永不得着綺穿羅。再不能施朱付粉。靜而思之。着甚來由。况這婦人他死有甚事。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丢了潑天鬧產業。驚了東平府。大

閑了清河縣。端的不知誰家婦女。誰的妻小。後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正是

說時華岳山峯歪。　道破黃河水逆流。

話說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朝中寵信高楊童蔡。四個奸臣。以致天下大亂。黎民失業。百姓倒懸。四方盜賊蜂起。罡星下生人間。攪亂大宋花花世界。四處反了四大寇。那四大寇。

山東宋江　淮西王慶　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

皆轟州劫縣。放火殺人。僭稱王號。惟有宋江替天行道。專報不平。殺天下贓官污吏。豪惡刁民。那時山東陽谷縣。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個嫡親同胞兄弟。名喚武松。其人身長七尺。膀闊三停。自幼有膂力。學得一手好鎗棒。他的哥哥武大生的

身不滿三尺爲人懦弱又頭腦濁蠢可笑平日本分不惹是非因時遭荒饉將租房兒賣了與兄弟分居搬移在清河縣居住這武松因酒醉打了童樞密單身獨自逃在滄州横海郡小旋風柴進庄上他那裡招覽天下英雄豪傑仗義踈財人號他做小孟嘗君柴大官人廼是周朝柴世宗嫡派子孫那里躲逃柴進因見武松是一條好漢收攬在庄上不想武松就害起瘧疾來住了一年有餘因思想哥哥武大告辭歸家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地方那時山東界上有一座景陽崗山中有一隻弔睛白額虎食得路絕人稀官司杖限獵戶擒捉此虎崗子路上兩邊都有榜文可教過往經商結夥成群于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崗其餘不許過崗這武松聽了呵呵大笑就在路傍酒

店內吃了幾碗酒。壯着膽。橫拖着防身稍棒。浪浪滄滄。大扠步走上崗來。不半里之地。見一座山神廟。門首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看時。上面寫道。景陽崗上。有一隻大蟲。近來傷人甚多。見今立限各鄉并獵戶人等。打捕住時。官給賞銀三十兩。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箇時辰。結夥過崗。其餘時分。及單身客旅。白日不許過崗。恐被傷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武松喝道。怕甚麽鳥。且只顧上崗去。看有甚大蟲。武松將棒綰在脇下。一步步上那崗來。回看那日色。漸漸下山。此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走了一會。酒力發作。遠遠望見亂樹林子。直奔過樹林子來。見一塊光撻撻地大青卧牛石。把那棒倚在一邊。放翻身躰。却待要睡。但見青天忽然起一陣狂風。

看那風時。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皆落黃葉。刷刷的響。撲地一聲。跳出一隻吊睛白額斑斕猛虎來。猶如牛來大。武松見了。叫聲阿呀。時從青石上翻身下來。便提稍棒在手。閃在青石背後。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跑了一跑。打了個歡翅。將那條尾剪了又剪。半空中。猛如一個焦霹靂。滿山滿嶺。盡皆振響。這武松被那一驚。把肚中酒。都變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原來猛虎項短。回頭看人教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

一伸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側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了一聲把山崗也振動武松却又閃過一邊原來虎傷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力已自沒了一半武松見虎沒力翻身回來雙手輪起稍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只聽得一聲响簌簌地將那樹枝帶葉打將下來原來不曾打着大蟲正打在樹枝上磕磕把那條棒折做兩截只拏一半在手裡這武松心中也有幾分慌了那虎便咆哮性發剪尾弄風起來向武松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一跳却跳回十步遠那大蟲撲不着武松把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乘勢向前兩隻手揪在大蟲頂花皮使力只一按那虎急要掙扎早沒了氣力武松儘力揪定那虎那裡肯放鬆一面把隻腳望虎面上

眼睛裏。只顧亂踢。那虎咆哮。把身底下。扒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里。武松按在坑里。騰出右手。提起拳頭來。只顧狠打。儘平生氣力。不消半歇兒時辰。把那大蟲打死。倘卧着。却似一個綿布袋。動不得了。有古風一篇。單道景陽崗武松打虎。但見

景陽崗頭風正狂　萬里陰雲埋日光
焰焰滿川紅日赤　紛紛遍地草皆黃
觸目曉霞掛林藪　侵人冷霧滿穹蒼
忽聞一聲霹靂响　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踊躍逞牙爪　谷裏獐鹿皆奔降
山中狐兔潛蹤跡　澗內獐猿驚且慌
卞莊見後寬魂散　存孝遇時心膽寒

清河壯士酒未醒　忽在崗頭偶相迎
上下尋人虎飢渴　撞着猙獰來撲人
虎來撲人似山倒　人去迎虎如岩傾
臂腕落時墜飛砲　爪牙擻處幾泥坑
拳頭脚尖如雨點　淋漓兩手鮮血染
穢污腥風滿松林　散亂毛鬚墜山巖
近看千鈞勢未休　遠觀八面威風減
身横野草錦斑消　緊閉雙睛光不閃

當下這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一頓拳脚，打的動不得了。使的這漢子，口裏兒自氣喘不息，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稍棒，只怕大蟲不死，向身上又打了十數下。那大蟲氣

都沒了。武松尋思。我就勢把這大蟲拖下岡子去。就血泊中雙手來提時。那里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踈軟了。武松正坐在石上歇息。只聽草坡里刷刺刺响。武松口中不言。心下驚恐。天色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蟲來。我却怎生鬬得過他。剛言未畢。只見坡下鑽出兩隻大蟲來。諕武松大驚道。阿呀。今番我死也。只見那兩個大蟲于面前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頭上帶着虎磕腦。那兩人手裏各拏着一條五股鋼叉。見了武松。倒頭便拜。說道。壯士。你是人也。神也。端的吃了總律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了身軀。不然如何獨自一個。天色漸晚。又沒器械。打死這個傷人大蟲。我們在此觀看多時了。端的壯士高姓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

不改姓。自我便是陽谷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問你兩個是甚麽人。那兩個道不瞞壯士說。我們是本處打獵戶。因爲崗前這隻虎夜夜出來傷人極多。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路客人。不計其數。本縣知縣相公。着落我們衆獵戶。限日捕捉。得獲時。賞銀三十兩。不獲時。定限吃拷。叵耐這業畜勢大難近。得他誰敢向前。我們只和數十鄉夫在此遠遠地。安下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裡埋伏。却見你大剌剌。從崗子上走來。三拳兩脚。和大蟲敵鬪。把大蟲登時打死了。未知壯士身上有多少力。俺衆人把大蟲綁了。請壯士下崗。往本縣去見知縣相公。討賞去來。于是衆鄉夫獵戶。約湊有七八十人。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個兜轎。擡了武松。逕投本處一個上戶家。那戶里正。

都在庄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在草庭上。却有本縣里老都來相探問了武松姓名。因把打虎一節說了一遍。衆人道眞乃英雄好漢。那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盞。吃得大醉。打掃客房。武松歇息。到天明。里老先去縣裡報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花紅軟轎。迎送武松到縣衙前。清河縣知縣使人來接到縣內廳上。那滿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崗上大蟲。迎賀將來。盡皆出來觀看。哄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到廳上下了轎扛着大蟲在廳前。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這個猛虎。便喚武松上廳來。叅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了一遍。兩邊官吏都驚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盃酒。將庫中衆上戶出納的賞錢三十兩。就賜與武松。武松禀道。小人托

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這三十兩賞賜。給發與衆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責罰。何不就把這賞給散與衆人去。也顯相公恩沾。小人義氣。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三十兩賞錢在廳上俵散與衆獵戶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是陽谷縣的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我這縣里。做個巡捕的都頭。專一河東水西。擒拏盜賊。你意下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去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巡捕都頭。衆里正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誇官吃了三五日酒。正要陽谷縣抓尋哥哥。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一

日在街上閒遊。喜不自勝。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有詩爲證。

壯士英雄藝略芳　挺身直上景陽岡
醉來打死山中虎　自此聲名播四方

按下武松。單表武大。自從與兄弟分居之後。因時遭荒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爲人懦弱。模樣猥衰。起了他個渾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躁。頭臉窄狹故也。以此人見他這般軟弱朴實。多欺負他。武大並無生氣。常時迴避便了。看官聽說。世上惟有人心最歹。軟的又欺。惡的又怕。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古人有幾句格言。說的好。

柔軟立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争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

何礙。青史幾場春夢。紅塵多才奇才。不須計較巧安排。守分

而今見在

且說武大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故了。丢下個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個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依舊做買賣。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看顧他。照顧他炊餅。閑時在他鋪中坐。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下人。個個都歡喜。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這張大戶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產。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皆無。媽媽余氏。主家嚴厲。房中並無清秀使女。一日大戶拍胸歎了一口氣。媽媽問道。你田產豐盛。資財充足。閒中何

故歎氣大戶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家財終何大用媽媽道既然如此說我教媒人替你買兩個使女早晚習學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戶心中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教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個使女一個叫做潘金蓮一個喚做白玉蓮這潘金蓮却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顏色纏得一雙好小脚兒因此小名金蓮父親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習學彈唱就會描眉畫眼傅粉施朱梳一個纏髻兒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勢喬模喬樣况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五就會描鸞刺繡品竹彈絲又會一手琵琶後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家習學彈唱

金蓮學琵琶。玉蓮學箏。玉蓮亦年方二八。乃是樂戶人家女子。生得白淨。小字玉蓮。這兩個同房歇臥。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擡舉二人。不會上鍋。排備酒掃。與他金銀首飾。粧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灣新月。尤細尤灣。張大戶每要收他。只怕主家婆利害不得手。一日主家婆隣家赴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美玉無瑕。一朝損壞。　珍珠何日。再得完全。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

第一腰便添疼　第二眼便添淚　第三耳便添聾

第四鼻便添滿　第五尿便添滴

還有一庄兒不可說。白日間只是打盹。到晚來噴嚏也無數。後王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嚷罵了數日。將金蓮甚是苦打。大戶知不容此女。卻賭氣倒陪房奩。要尋嫁得一個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着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為妻。這武大自從娶的金蓮來家。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銀伍兩。與他做本錢。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踅入房中。與金蓮厮會。武大雖一時撞見。亦不敢聲言。朝來暮往。如此也有幾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症。嗚呼哀哉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童將金蓮

武大卽時赶出。不容在房子裏住。武大不覺又尋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金蓮自從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猱。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奴嫁與這樣個貨。毎日牽着不走。打着倒腿的。只是一味咮酒。着緊處。都是錐扎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裡悔氣。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無人處。彈個山坡羊爲証。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他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己誇奬。他烏鴉怎配鸞鳳對。奴眞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塊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體。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柰何隨他怎樣。倒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

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己有些顏色。所禀伶俐。配個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湊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武大每日自挑炊餅担兒出去。賣到晚方歸。婦人在家。別無事幹。一日三飡。喫了飯。打扮光鮮。只在門前簾兒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雙睛傳意。左右街坊。有幾個奸詐浮浪子弟。睃見了武大這個老婆。打扮油樣。沾風惹草。被這干人在街上撒謎語。往來嘲戲。唱叫這一塊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裏。人人自知武大是個懦弱之人。却不知他娶得這個婆娘在屋裡。風流伶俐。諸般都好。為頭的一件。好偷漢子。有詩為證。

金蓮容貌更堪題　笑蹙春山八字眉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閑雲雨便偷期

這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嗑瓜子兒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做露出來勾引的這夥人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扠兒難口裡油似滑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住不牢又要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混沌不曉事的你賃人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囉唣不如湊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兩間住却也氣槩些免受人欺負你是個男子漢倒擺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武大道我那里有錢典房婦人道呸濁才料把奴的釵梳湊辦了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武大聽了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得

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個小小院落。甚是乾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一日街上所過。見數隊纓鎗鑼鼓喧天。花紅軟轎。簇擁着一個人。却是他嫡親兄弟武松。因在景陽崗打死了大蟲。知縣相公擡舉他新陞做了巡捕都頭。街上里老人等作賀他。送他下處去。却被武大撞見。一手扯住。叫道兄弟。你今日做了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是哥哥。二人相合。兄弟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讓至樓上坐。房裡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崗打死了大蟲的。便是你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便道叔叔萬福。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叔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兩個相讓

了一回。都平磕了頭。起來。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
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頭來低着。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管待
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
陪武松坐的。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身上恰似有千百
斤氣力。不然如何打得那大蟲。心里尋思道。一母所生的兄弟。
又這般長大。人物壯健。奴若嫁得這個。胡亂也罷了。你看我家
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裡遭瘟。直到
如今。據看武松。又好氣力。何不交他搬來我家住。誰想這段姻
緣。却在這裡。那婦人一面臉上。排下笑來。問道叔叔。你如今在
那里居住。每日飭食。誰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
答應上司。別處住不方便。胡亂在縣前。尋了個下處。每日撥兩

使士兵服事做飯。婦人道。叔叔何不搬來家里住。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事。做飯腌臢。一家里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嫂。婦人又道。莫不別處有嬸嬸。可請來廝會也。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原來叔叔到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里來。武松道。在滄洲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不想搬在這里。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纔得到這里。若似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是。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顛倒說。常言人無剛强。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上這樣三打不回頭。四打連身轉的人。有詩爲

証。詩曰

叔嫂萍蹤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原來這婦人。甚是言語撇清。武松道。家兄一不惹禍。免嫂嫂憂心。二人只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果餅歸來。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且下來安排則個。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此無人陪侍。却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子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卓子上。無非是些魚肉果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武大教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

把酒來斟。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那里來管閑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的肉果兒也不揀一筯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這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武大又是善弱的人。那里會管待人。婦人陪武松吃了幾盃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乞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理他。吃了一歇。酒闌了。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再來望哥哥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是必上心。搬來家里住。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

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既是吾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者。奴這里專候。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點碧桃春自開。有詩為証。

可怪金蓮用意深　包藏淫行蕩春心
武松正大原難犯　耿耿清名抵萬金

當日這婦人情意。十分慇勤。却說武松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士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強如拾了金寶一般歡喜。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士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宿歇。次日早起。婦人也慌忙起來。與他燒湯凈面。武松梳洗裹幘。出門去縣里畫卯。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來家吃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諾。到縣里畫卯已畢。伺候了

一早辰回到家中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飯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武松武松道交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縣裡撥個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了頭迎兒奴家見他拏東拏西蹀裡蹀斜也不靠他就是撥了土兵來那廝上鍋上灶不乾淨奴眼裡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道恁的却生受嫂嫂了有詩為証

武松儀表甚搊搜　阿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裡住　要同雲雨會風流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裡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交買餅饊茶果請那兩邊隣舍都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

妥排了回席。却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個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里承差應事。不論歸遲歸早。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服事武松。武松倒安身不得。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的直漢。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簷。剡溪當此際。濡滯子猷船。頃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瓊撒粉

漫連天。當時呂蒙正窰內嗟無錢。

當日這雪直下到一更時分。却似銀鋪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果去縣里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趕出去做買賣。央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心里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鬬他一鬬。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望見武松正在雪裡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婦人推起簾子。迎着笑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壓心入將門來。便把氊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子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內。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晨。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

了。那纔又有一個作盃。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櫈子。自近火盆邊坐的。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門。後門也關了。却搬些煮酒菜蔬。入房里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里去了。婦人道。你哥哥每日出去做些買賣。我和叔叔自吃三盃。武松道。一發等哥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里等的他。說由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不必嫂嫂費心。待武二自斟。婦人也掇一條櫈子。近火邊坐了。桌上擺着盃盤。婦人拏盞酒擎在手里。看着武松。叔叔滿飲此盃。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飲個成雙的盞兒。武松道。嫂嫂自飲。接來又一飲而盡。

武松却篩一盃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却拏注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鬟半嚲。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個唱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的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是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見了。婦人道呵呀。你休說他。那里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盃。連篩了三四盃飲過。那婦人也有三盃酒落肚。烘動春心。那里按納得住。慾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已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兜攬。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內。却拏火筯簇火。婦人良久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里一隻手拏着注

子一雙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麽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婦人見他不應匹手便來奪火筯口裏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筯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大半盞酒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乞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睁起眼來說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的噙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耻爲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裏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

如此所爲。婦人吃他幾句搶的通紅了面皮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火。口裡指着說道我自作耍子不值得便當眞起來好不識人敬收了家火自往厨下去了有詩爲證

潑賤燕心太不良　貪淫無恥壞綱常
席間尚且求雲雨　反被都頭罵一場

這婦人見勾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了一場婦的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的自己尋思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担兒大雪里歸來推開門放下担兒進的房來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里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見前

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我不賴他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鄰舍聽見笑話武大撇了婦人便來武松房里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着了上盖戴上氊笠兒一面繫纏帶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里去也不荅一直只顧去了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前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混沌蟲有甚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猜他一定叫個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里住却不道你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須乞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乞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却做不的這

樣人你與了我一紙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里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正在家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個土兵拿着條扁担徑來房內收拾行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里再敢問備細由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裡面喃喃吶吶罵道却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自知道一個兄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嚙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搬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了心中只是放去不下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交不要去兜

攪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有詩爲証。

雨意雲情不遂謀　心中誰信起戈矛

生將武二搬離去　骨肉番令作寇仇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子貪賄說風情

月老姻緣配未真　金蓮賣俏逞花容
只因月下星前意　惹起門旁簾外心
王媽誘財施巧計　鄆哥賣果被嫌嗔
那知後日蕭墻禍　血濺屏幃滿地紅

話說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光景。却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却得二年有餘。轉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三年任滿朝覲。打點上司。一來却怕路上小人。須得一個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英雄膽力。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

衙內商議道我有個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勔見做殿前太尉之職要送一担禮物稍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須得你去方可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自來也不曾到東京就那里觀光上國景致走一遭也是恩相擡舉知縣大喜賞了武松三盃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了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菜蔬之類逕到武大家武大恰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交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厮思想我了不然却又回來那厮一定强我不過我且慢慢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挽雲髻

換了些顏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叫奴心裡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去縣裡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沒[illegible]處今日再喜得叔叔來家沒事壞鈔做甚麼武松道武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要和哥哥說知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三個[illegible][illegible]到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他便掇杌子打橫土兵擺上[illegible]來熱下飯一齊拏上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數巡武松問迎兒討副勸盃叫土兵篩一盃酒拏在手裡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三個月少是一個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

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早閉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盃。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盃。武松再斟第二盞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說。我的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那婦[illegible]了這幾句話。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illegible]罵道。你這個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個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

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膿膿血搠不出來鱉。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眞個螻蟻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塊磚兒。一個個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應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過此盃。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爲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有甚小叔。那裏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有詩爲證。

若口良言諫勸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愧難存坐　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杯酒。坐不住都下的樓來。弟兄灑淚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武松道。哥哥你便不做買賣也罷。只在家里坐的。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付道。哥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在家仔細門戶。武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駝垛討了脚程。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日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由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晚便回家。歇了担兒。先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屋裡動旦。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起來罵道。不識時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

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隣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聽信你兄弟說。空生有卵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由他笑也罷。我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啐在臉上道。呸。濁東西。你是個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由他。我兄弟說的是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氣生氣死。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關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里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却不好。有詩爲証。

慎事關門并早歸　眼前恩愛隔崔嵬

春心一點如絲亂　空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攛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三月

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單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自去房內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個人從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没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人正手里拏着叉竿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頭巾上。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紀。生的十分博浪。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身穿綠羅褶兒。脚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腿上勒着兩扇玄色挑絲護膝兒。手里搖着灑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丟與奴個眼色兒。這個人被叉杆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脚。待要發作時。回過

臉來看都不想是個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鬒鬒賽鴉翎的鬢兒，翠灣灣的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豔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嬝嬝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濃濃白面臍肚兒，窄多多尖趫腳兒，肉奶奶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緊揪揪，紅綢綢，白鮮鮮，黑裀裀，正不知是什麼東西。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䯼髻，口面上緝着皮金，一逕里踅出香雲一結，周圍小簪兒齊插，六鬢斜插一朵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八字灣灣柳葉，襯在腮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菜玉酥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褶兒又短，襯湘裙

礙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中兒邊搭刺，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胷兒重重紐扣，褲腿兒臟頭垂下。往下看，尖趫趫金蓮小脚，雲頭巧緝山牙老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裡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初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散，賣弄殺偏俏的冤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變顏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悞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道：不妨，娘子請方便。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那婆子笑道：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婦人

荅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個喏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細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遍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有詩爲証

風日清和漫出遊　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肯休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没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不想這段姻緣却在他身上都是在簾下眼巴巴的看不見那人方纔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看官聽說莫不這人無有家業的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

門前開着個生藥鋪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
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近來發跡有錢專
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滿縣人
都懼怕他那人覆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
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他父母
雙亡兄弟俱無先頭渾家是早逝身邊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
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爲繼室房中也有四五個丫鬟婦
女又常與构欄裡的李嬌兒打熱今也娶在家里南街子又占
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居住專一飄風
戲月調占良人婦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一個
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餘遍人多不敢惹他這西門大官人自

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個雌兒。怎能勾得
手。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撮合得此事成。我破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于是連飯也
不吃。走出街上閑遊。一直逕踅入王婆茶坊裡來。便去裡邊水
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個大肥喏。西門慶道。
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
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說。我和
你說正話。休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的。他老公便是縣
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
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餶
飿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

道。莫不是花肐膊。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了。王婆冷冷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笑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聽了。跌脚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麽。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裡。王婆道。便是這般故事。自古駿馬。都駝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這等配合。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果錢。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時。却筭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個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

官人檯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却再計較。說畢。
大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個時辰。又踅將來王婆門首簾邊
坐的。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
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
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
屋裡。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不在屋裡。西門慶笑。
我問你這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得大
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
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道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
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乞得那等
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見今也有幾個身邊人

在家。只是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也不妨。若是回頭人兒也好。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到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說成了。我自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共。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多少年紀。王婆子道。那娘子是丁亥生。屬猪的。交新年。恰九十三歲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西門慶笑了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逕去簾子底下。拿櫈子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瞅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

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由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當晚無話次日清晨王婆剛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踅走王婆道這刷子踅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厮鼻子上交他抵不着那厮全討縣里人便益且交他來老娘手裡納些敗鈔撰他幾貫風流錢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子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還有一件不可說髮髻上着綠陽臘灌腦袋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但見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隨何只憑說六國唇鎗全仗話三齊舌

劍。隻鸞孤鳳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搬唆擺對。
解使三里門內女。遮麼九級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
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畧施奸計使阿羅漢。
抱住比丘尼纔用機關交李天王摟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
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須亂性。藏頭露尾。攛掇
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調弄嫦娥偷漢子。這婆子端的慣調
風月巧排常在公門操鬥毆。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裡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踅過幾遍。
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裡瞧。
王婆只推不看見。只顧在茶局子內搧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
叫道。乾娘。點兩盞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

且請坐不多時便濃濃點兩盞稠茶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緣何陪着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會便問乾娘間壁賣的是甚麼王婆道他家賣的拖煎河漏子乾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餃窩窩蛤蜊麵熱盪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是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個拏的家去王婆道若要買他燒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會起身去了良久王婆只在茶局里比時冷眼張見他在門前踅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復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還入茶房裏來王婆道大

官人僥倖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吃了寬蒸茶兒如何。西門慶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形容便得知。老身異樣蹺蹊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個中節。大官人你將耳朶來你這兩日腳步兒勤赶趁得頻。已定是計掛着間壁那個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的智賽隨何。機强

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又蕭子時。見了一面。恰似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日夜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腳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冷冷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十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不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道。乾娘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丟下這個小廝。無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閒常也會做牽頭。做馬伯六。也會針灸看病。也會做貝戎兒。西門慶聽了。笑將起來。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交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哈哈笑

了。有詩爲証。

西門浪子意猖狂　　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老母　　生交巫女會襄王

畢竟婆子。有甚計策說來。要知後項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計　西門慶茶房戲金蓮

色不迷人人自迷　迷他端的受他虧
精神耗散容顏淺　骨髓焦枯氣力微
犯着姦情家易散　染成色病藥難醫
古來飽煖生閒事　禍到頭來總不知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的兩個字最難。怎的是挨光。似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青春小少。就要綿裡針一

般歎欵忍耐。第五要閑工夫。此五件唤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街兩巷遊串。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里。也有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就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囘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得恁勤。乾娘你自作成完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西門慶當日意已在言表。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伍件事多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甚麽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難十分。肯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悋。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攪。西門慶

道這個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大官人肯依我麽西門慶道不揀怎的我都依你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來商量西門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自作成我則個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八九着大官人占用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個雌兒來歷雖然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奇曲雙陸象棋無般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關外潘裁的女兒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後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為妻這幾年

武大為人軟弱。每日早出晚歸。只做買賣。這雌兒等閑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却走過去問他借曆日。央及人揀個好日期。叫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來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裁。這便二分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却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莫來。直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為號。你在

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來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
你入房裏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
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
了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施主的官人虧
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他不來
兜攬荅應時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裏荅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
有五分我却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
一個出錢一個出力不是老身路岐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
里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
是他便走時不成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不動身時事務
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拏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

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難道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待我買得東西。提在桌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官人壞鈔。他不肯和你同桌吃去了。回去了。此事便休了。若是只口裏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交你買。你便拏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果子來配酒。我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屋里。若焦躁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他若由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九分。只欠一分了。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里。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却不可燥爆。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

拂落一雙筯下去。只推拾筯。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收了。再也難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他必然有意。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乾娘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王婆道。却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河。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亦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曆日。細細說念他。你快使人送將紬絹綿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若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紬絹三疋。并十兩銀子清水好綿。家里叫了個貼身荅應的小厮。名喚玳安。用包袱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

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廝回去。正是雲雨幾時就。空使襄王築楚臺。有詩爲証。

兩意相投似蜜甜　王婆撮合更搜奇
安排十件挨光計　管取交歡不負期

當下王婆。收了紬絹綿子。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去走動。王婆道。娘子家里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個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廝跟了個客人在外邊。不見個音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

大哥今年多少青春王婆道那廝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個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沒人待老身東攅西補的來早晚也替他尋下個兒等那廝來却再理會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個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里看病買使女說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照顧老身又布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紬絹表裡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家里一年有餘不能勾閑做得今年覺得好生不濟不想又撞着閏月趂着兩日倒閑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掯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

倒開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黃道好日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你不知全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把手取過曆頭來掛在墻上便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是個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不忌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

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沒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收拾房內乾淨預備下針線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里坐下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聲假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真個不曾見這個好針線那

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筯麵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裡。看見老婆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裡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了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纔得。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你便拏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有詩為証。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大郎愚魯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奸詐　却把婆娘自送人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担兒出去了。王婆便踅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房里。取出生活來。一面縫起。王婆自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里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里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食。不到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是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希奇果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八分精細。被小

意兒過縱十個九個着了道兒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請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來後門首叫道娘子老身大胆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厮見了來到王婆房里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吃了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打選衣帽齊齊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拏着酒金川扇兒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口茶坊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赶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里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

拖進房里來看。那婦人道：「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睜眼看着那婦人，雲鬟疊翠，粉面生春，上穿白夏布衫兒，桃紅裙子，藍比甲，正在房裡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道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做得。虧殺隣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布機也似針線，縫的又好又密，真個難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裡道：「這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

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
下那婆子道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大官人你那日屋簷下頭
過打得正好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叉竿打了我網巾的
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笑道那日奴悞冲撞官人休怪一
面立起身來道了個萬福那西門慶慌的還禮不迭因說道小
人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却是間壁武大郎的娘子西門慶道
原來就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是個養家經紀人
且是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個又會撰錢又且好
性格真個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了這大郎
但有事百依百隨且是合得着這婦人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
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

蛋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夫主所爲良善時蔑丈水無涓滴漏

一生只是志誠爲倒不好王婆一面打着攛鼓兒說西門慶獎了一回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麽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裡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藥鋪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白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又放官吏債結識人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也是吳千戶家小姐生的百伶百俐因問大官人怎的連日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連日家中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閑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

家陳宅。合成帖兒。他兒子陳經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俺這里又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同做保。即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當行。到明日娶過了門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拏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卓面。到是正景。怎的好和人鬬氣。兩個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有詩為証。

水性從來是女流　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　淫蕩春心不自由

西門慶見金蓮十分情意欣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吃畢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里官人好與老身做個主人拏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手如何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向茄袋裡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

與王婆子交備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官人口裡說着
却不動身王婆將銀子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
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却亦不動身也是姻緣
都有意了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裏這
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
西門慶見了他這表人物心中到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只
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見成肥鵞燒鴨熟肉鮮鮓細巧果子
歸來盡把盤碟盛了擺在房里桌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
拾過生活吃一盃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却不當
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一面將盤饌却
擺在面前三人坐在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擎起酒盞來道與婦

人說道。請不棄濁飲此盃。婦人謝道。多承官人厚意。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有詩爲証。

從來男女不同筵　賣俏迎奸最可憐
不獨文君奔司馬　西門今亦遇金蓮

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拏起筯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五歲。屬龍的。正月初九日丑時生。西門慶道。娘子到與家下賤累同庚。也是庚辰。屬龍的。只是娘子月分大七個月。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

婦人道將天比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揷口道好個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却是那里去討武大郎好有福招得這位娘子在屋里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里討得一個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個好的在家里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是他在時却不恁的家無主屋倒竪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那婦人便問大官恁的時沒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也繼娶這個賤累

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裏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裏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沒武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先妻也沒武大娘子這一般兒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岐人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却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見今已娶在家裏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册正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却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丟兒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個細疾自不得好婆子道若有似武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

主張誰敢說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裏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把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拏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得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睃那粉頭時三鍾酒下肚烘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幾朶碧桃春自開有詩為証

眼意眉情卒未休　姻緣相湊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　一味花言巧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金瓶梅詞話 [illegible]

第四回

淫婦背武大偷姦　鄆哥不憤鬧茶肆

酒色多能悞國邦　由來美色喪忠良
紂因妲巳宗祀失　吳爲西施社稷亡
自愛青青行處樂　豈知紅粉笑中殃
西門貪戀金蓮色　內失家麋外趕獐

話說王婆拏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壺裡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東街那里。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躭閣。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

吃一盞兒悄怎的。婦人口裡說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裏。當路坐了。一頭續着鎖。却說西門慶在房里把眼看那婦人雲髩半軃。酥胸微露。粉面上顯出紅白來。一徑把壺來斟酒。勸那婦人酒。一回推害熱。脫了身上綠紗褶子。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那婦人連忙用手。接了過去。搭放停當。這西門慶故意把袖子在卓上一拂。將那雙筯。拂落在地下來。一來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筯正落在婦人脚邊。這西門慶。連忙將身下去拾筯。只見婦人尖尖趫趫剛三寸。恰半扠。一對小小金蓮。正趫在筯邊。西門慶且不拾筯。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揑。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唣。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個勾搭我。西門慶便雙

膝跪下。說道娘子。作成小人則個。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說只怕乾娘來撞見。西門慶道不妨。乾娘知道。當下兩個就在王婆房裡脫衣解帶共枕同歡。但見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帶結。一個將朱唇緊貼。一個粉臉斜偎。羅襪高挑。肩膊上露兩灣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堆一朵烏雲。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妮。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脉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諧。真個偷情滋味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

大驚小怪拍手打掌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便雙膝跪下說道乾娘饒恕王婆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婦人便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從今日為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說我只依着乾娘說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着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一去了不來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二人出

語無憑當各人留下件表記物件拏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又來揷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一面亦將袖中巾帕遞與西門慶收了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廝也是歸來時分奴回家去罷便拜辭王婆西門慶踅過後門歸來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智賽隨何機强陸賈女兵十個九個都出不了乾娘手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道這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里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得還虧老娘把你兩個生扭做夫妻强撮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乾娘這般費心

我到家便取定銀子送來。所許之物，豈肯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耳聽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吃，且莫忘了洞庭湖。一面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罩，笑了去，不在話下。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個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咱晚武大還未見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任拏去，且請家里坐。婆

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做手勢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在那邊婆子拏瓢出了門一力攛掇武大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艷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個小賊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里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正是合歡杏蕊春堪笑裏許原來別有人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爲証。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到大來人難要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趂東風水上漂有疾被他撞倒無情被他罣着到底被他纏住拏着也曾在馬房里餧料也曾在茶房裡來叫如今弄的許由也不要赤

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麽藥。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個並肩疊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甚麽。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便說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鬢。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姮娥。有沉醉東風爲証。

動人心紅白肉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衫袖攙泥金。㩦喜孜孜寶髻斜歪。恰便似月裏姮娥下世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

西門慶誇之不足摟在懷中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腳穿
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叉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
問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屬虎的二十七
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婦人問家中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
除下拙妻還有三四個身邊人只是沒一個中我意的婦人又
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一個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西
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
餅兒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個相摟相抱如蛇吐信子一般
嗚咂有聲那王婆子只管往來拿菜篩酒那里去管他閑事由
着二人在房内做一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烘動春
心西門慶色心輙起露出腰間那話引婦人纖手捫弄原來西

門慶。自幼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帶着銀打就藥煮成的托子。那話約有許長大。紅赤赤黑鬚。直竪竪堅硬。好個東西。有詩單道其態爲証。

一物從來六寸長　有時柔軟有時剛
軟如醉漢東西倒　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爲本事　腰州臍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　曾與佳人鬬幾場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戶上。並無毳毛。猶如白馥馥。鼓蓬蓬。軟濃濃。紅縐縐。緊湫湫。千人愛。萬人貪。更不知是何物。有詩爲証。

溫緊香乾口賽蓮　能柔能軟最堪憐

喜便吐舌開口笑　困時隨力就身眠
內裏縣里爲家業　薄草崖邊是故園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閑戰鬭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踅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隣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正是自知本分爲活計。那曉防奸革弊心。有詩爲證。

好事從來不出門　惡言醜行便彰聞
可憐武大親妻子　暗與西門作細君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個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人取名叫做鄆哥兒。家中止有個老爹。年

紀高大那小廝生的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新菓品如常得西門慶賫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遶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一個去處一尋一個着鄆哥道聒譟老叔教我去尋得他見撰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是好處那多口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剌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房里坐的這早晚多定只在那里你小孩子家只故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走來逕奔入王婆子茶房里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櫈兒上績苧蔴線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里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撰三

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個便只是他那個。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姓名。鄆哥道便是兩個字的。婆子道甚麼兩個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說句話兒。望裡便走。那婆子一把手便揪住道這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罵道含鳥小猴猻。我屋裏那討甚麼西門大官。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你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多落在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鄆哥道我是小

猢猻你是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
個栗暴鄆哥便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合娘的小
猢猻你敢高則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蟲沒事
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叉一頭大栗暴鑿着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
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滚落了開去這小猴子打
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王
婆茶房裏罵道老咬蟲我交你不要慌我不說與他也不做出
來不信定然遭塌了你這塲門面交你撰不成錢使這小猴子
提個籃兒逕奔街上尋這個人不見鄆哥尋這個人却正是王
婆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分交

　　險道神脫了衣冠　　小猴子泄漏出患害

畢竟未知道。鄆哥尋甚麽人。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鄆哥幇捉罵王婆　淫婦藥酖武大郎

參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痴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　真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説當下鄆哥。被王婆子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巷。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是這等模樣。有甚麽吃的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粉。一地里沒糴處。人

都道你屋里有。武大道。我屋裡並不養鵝鴨。那里有這麥粉。鄆哥道。你說沒粉麥。怎的賺得你恁肥腌腌的。便軟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里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道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個東道。我吃三盃。我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哥到個小酒店里。歇下担兒。拏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鏇酒請鄆哥吃了。那小厮道。酒不要添。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且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

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肐膊武大道却怎的來有這肐膊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掛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里來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撰得三五十文錢使叵耐王婆那老猪狗不放我去房里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求問我武大道真個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屁鳥人那廝兩個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里做一處你問道真個也是假莫不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

家里做衣服。做鞋脚。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丢下個女孩兒。要便朝打暮罵。不與飯吃。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喜歡。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麽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三人也有個暗號兒。見你入來拏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個。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我却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說。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在巷

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担兒只在左邊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丢在街心來你却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里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十貫錢我把與你去你可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幾貫錢并幾個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那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禮虧只得窩盤他些個當晚武大挑了担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

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得他出去了便踅過王婆茶房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個你自去賣一遭來那廝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邊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街上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自把担兒寄了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虎有倀兮鳥有媒　暗中牽陷自狂爲

鄆哥指計西門慶　虧殺王婆撮合奇

且說鄆哥提着籃兒便走入茶坊里來向王婆罵道老猪狗你

胙日爲甚麽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駡我鄆哥道便駡你這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鳥鬯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時把那手中籃兒丢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里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裡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里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床下去躲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推那房門時

那里推得開。口里只叫做得好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里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用了個紙虎兒。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交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題醒他這個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拴。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脚來。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撲地望後便倒了。武大打鬧一直走了。鄆哥見頭勢不好。也撇了王婆。撒開跳了。那街坊隣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裡吐血。面皮蠟楂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救得甦醒。兩個上下肩摻着。便從後門扶歸中樓上去。安排他

床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糚艷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又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沒人來采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又捉着你奸。你倒挑撥奸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

不看顧我。特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踅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崗上打死大蟲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愜。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個把舵的。我是個撑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個男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要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每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

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個。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里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割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婆子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狠狽好下手。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却交大娘子。自去贖一貼心疼的藥來。却把這砒霜來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他命。一把火燒得乾乾净净。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由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裡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一頂轎子。娶到家去。這個

不是長遠做夫婦。諸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剪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却如何處置。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個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為証。詩曰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世間有此事　武大身軀喪粉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這婆子看着那婦人。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交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機。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

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這心疼藥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都不要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發之時。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氣斷了。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沒了血跡。便入在棺里。扛出去燒了。有麼了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臨時手軟了。安排不得屍首。婆子道。這個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就過來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

大你做甚麽來哭婦人拭着眼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乞那西門慶駒騙了誰想脚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只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來家亦不題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拏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裡坐地却交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裡吃吃了倒頭一睡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裡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天色將黑了婦人在房裡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拏了一方抹布煑在鍋裡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却舀一碗白湯來把到

樓上。却叫大哥。藥在那里。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將那藥抖在盞子里。把那藥帖安了。將白湯冲在盞里。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便把藥來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婦人道。只要他醫治病好。管甚麽難吃易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要再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

角。那里肯放些鬆寬。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氷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奸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麽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裏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

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嚎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走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大官人是網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個何須你說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

心。就是你武大一般。王婆道。大官人且休閒說。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地方。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仵作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個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分付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把銀子交付與王婆買棺材。他便自去對何九說去了。正是三光有影遣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西門慶怎的對何九說。要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可怪狂夫戀野花　因貪淫色受波喳
亡身喪命皆因此　破業傾家總爲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　一般滋味不須誇
有朝禍起蕭墻內　虧殺王婆先做牙

却說西門慶便對胡〈何〉九說去了。且說王婆拿銀子來買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婦人商議。就于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隣舍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荅道。拙夫因害心疼。得慌。不想一日一日越重了。看來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

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道此人
死的不明。不敢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
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暄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
自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又去請仵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
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于報恩寺。叫了兩個
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整頓。且
說何九到巳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
叫道老九何往。何九荅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
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借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
頭一個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
道。小人是何等之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

敢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有蹺蹊。兩個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向袖子裡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叉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身。凡百事周全。一床錦被遮蓋則個。余不多言。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老九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何九

自家懼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日來我鋪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心中疑忌。我殮武大身屍。他何故與我這十兩銀子。此事必蹺蹊。一面來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久哩。火家在那裡。何九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布𩬊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

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得的苦。我拙夫心疼症候。幾個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裡自忖的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裡。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觀着那兩點神水。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腳。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攛掇。拏出一吊錢來。與何九打發眾火家去了。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

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衆火家各分散了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個隣舍街坊吊孝相送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并武大屍首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裏原來那日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去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金旛錢紙金銀錠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坊裡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個恣情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隣舍瞧破

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今武大死後、帶着跟隨小廝、逕從婦人家後門而入。自此和婦人情沾肺腑。意密如膠。常時三五夜不曾歸去。把家中大小。丟的七顛八倒。都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幾時。必有敗。有鷓鴣天為証。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　溺愛誰將身體修
只為恩深情鬱鬱　多因愛闊恨悠悠
要將吳越冤仇解　地老天荒難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剌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幔。颯颯涼侵

扇處處遇端陽家家共舉觴

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裡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裡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大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裡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看回大官人這婆子一面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裡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㩻下笑來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到明日養個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裡得養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哩說罷潘媽媽道

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原來這婆子撮合得西門慶和這婦人刮剌上了。早晚替他通事慇懃兒提壺打酒。靠些油水養口。一面對他娘潘媽說。你家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枉了好個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用他。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則個。一面安下鍾筯。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連忙丢了個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去。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于是一力攛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的殘饌撤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陪侍。西門慶從月臺上過來。婦人從梯櫈接着。到房中道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樓上

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帋蒙着羹飯也不揪採每日只是濃粧艷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陪伴西門慶做一處作歡頑耍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兒了把奴冷丟不來揪採西門慶道便是家中小妾昨日沒了殯送忙了兩日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厮玳安來氊包内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拏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卓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酒肉𬃷飯果品去了大節間正要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卓整菜兒等

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躭閣。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慶。臉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提着個籃子。拏着一條十八兩秤。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一塊濕雲處。大雨傾盆相似。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泰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洗炎驅暑。佳人貪其賞玩。潤澤田苗。行人忘其泥濘。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魚肉雞鵝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巾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雨腳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

來把酒肉放在厨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個賴精婆子道我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過盪熱酒盞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盃說道老身往厨下烘乾衣裳去一面走到厨下把衣服烘乾那雞鵞嗄飯割切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共敘佳肴交盃疊股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歹彈個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奴自幼初學一兩句不十分好官人休要笑耻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摟婦人在懷

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氷絃。慢慢彈着。唱了一個兩頭南調兒。

冠兒不戴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鬟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廂。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西門慶聽了。喜歡的沒入腳處。一手摟過婦人粉項來。就親了個嘴。稱誇道。誰知姐姐。你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构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個殢雨尤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

肉。吃鞋盃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脚兒。官人休要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厨房中。動咲用着。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取樂歡娛。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門慶亦施逞鎗法打動。兩個女貌郎才。俱在妙齡之際。有詩單道其態。

詩曰

寂静蘭房簟枕凉　才子佳人至妙頑

纔去倒澆紅臘燭　忽然又掉夜行船

偷香粉蝶飱花蕚　戲水蜻蜓上下旋

樂極情濃無限趣　靈龜口內吐清泉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

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各散去了。正是倚門相送劉郎去。烟水桃花去路迷。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我做媒人實可能　全憑兩腿走慇懃
唇鎗慣把鰥男配　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賣翠花兒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使的小廝玳安兒問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俺爹在鋪子裡和傅二叔筭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鋪主管姓傅名銘字日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一直走到鋪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在裡面與主管

算帳。一面點首兒。喚他出來。這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薛嫂道了萬福。西門慶問他有甚說話。薛嫂道我來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得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方纔我在大娘房裡。買我的花翠。留我吃茶。坐了這一日。我就不曾敢題起。逕來尋你老人家。和你說。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是咱這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粧花袍兒。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箱子。珠子箍兒。胡珠環子。金寶石頭面。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裡現銀子。他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不幸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

還小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麽有他家一個嫡親的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了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垜誰似你老人家有福好得這許多帶頭又得一個娘子西門慶只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就問薛嫂兒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我和老人家這等計議相看不打緊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槅兒哩這婆子原嫁與非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

只靠姪男姪女養活。今日已過。明日我來會大官人。咱只倒在身上求他。求只求張良。拜只拜韓信。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道他侄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多許他幾兩銀子。家裡有的是那囂段子。拏上一段。買上一担禮物。親去見他。和他講過。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看官聽說。世上這媒人們。原來只一味圖撰錢。不顧人死活。無官的。說做有官。把偏房。說做正房。一味瞞天大謊。全無半點兒眞實。正是

媒妁慇懃說始終　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北邊他
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
計算帳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拏
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羹果裝了一個檯盒的薛嫂領着西門
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裡楊姑
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得知說近邊一個財主撒來
門外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覿面親見
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領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
來見在門首下馬伺候婆子聽見便道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
來說聲一面分付了丫鬟打掃客位收拾乾淨頓下好茶一面
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撺掇先把盒担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担

見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入見。這西門慶頭戴纏棕大帽。一撒鉤絛。粉底皂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裡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傍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我纔對你老人家說。就忘了。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慶大官人。在縣前開着個大生藥鋪。又放官吏債。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個當家立紀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因說你兩親家。都在此。漏眼不藏絲。有話當面說。省得俺媒人們架謊。這裡是姑奶奶大人。有話不先來和姑奶奶說。再和誰說。婆子道。官人倘然要說俺侄兒媳婦。自恁來閑講便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

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薛嫂馱盤子出門一面走來陪坐拏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我姪兒在時做人挣了一分錢不幸死了如今多落在他手裡少說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姪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我一個棺材本也不曾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個硬張主娶過門時生辰貴長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們窮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適間所言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你老人家既開口休說一個棺材本就是十個棺材本小人也來得起說着向靴桶

裡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個不當甚麽。先與你老人家買盞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找七十兩銀子。兩疋段子。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照頭上門行走。看官聽說。世上錢財。乃是衆生腦髓。最能動人。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當老身意小。自古先說斷。後不亂。薛嫂在傍插口說。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裡這等計較。我的大老爹。不是那等人自恁還要掇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來往。好不四海結識人寬廣。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屎流。陪的坐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說過話。明日好往門外

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山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樣人家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官人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拄拐送出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便說道還虧我主張有理麽寧可先在婆子身上倒還强如別人說多因說道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咱已是會過明日先往門外去了西門慶便拏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便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時分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大白馬玳安平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便騎驢子出的南門外來到猪市街到了楊家門首原來門面屋

四間。到底五層。西門慶勒馬在門首等候。薛嫂先入去半日。西門慶下馬。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進去裡面儀門紫牆竹搶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靛缸一溜。打布櫈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槅扇三間。倒坐客位。正面上供養着一軸水月觀音。善財童子。四面掛名人山水。大理石屏風。安着兩座投箭高壺。上下椅卓光鮮。簾櫳瀟灑。薛嫂請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一面走入裡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先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收下盞托去。這薛嫂兒倒還是媒人家。一面指手畫腳。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他小叔還小哩。不曉的什麼。當初有過世的他老公

在鋪子裡，一日不算銀子搭錢，兩大鐃波羅毛青鞋面布，俺每閑
他買定要三分一尺，見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
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個丫頭，一個小廝，長了十五歲，吊
起頭去，名喚蘭香。小丫頭纔十二歲，名喚小鸞。到明日過門時，
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強
如住在北邊，那搭刺子裡，往宅裡去不方便。你老人家去年買
春梅，許了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又
道：剛纔你老人家看見門首那兩座布架子，當初楊大叔在時，
街道上不知使了多少錢，這房子也值七八百兩銀子，到底五
層通後街。到明日丟與小叔罷了。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
叫薛嫂，良久，只聞環珮叮咚，蘭麝馥郁，婦人出來，上穿翠藍麒

麟補子粧花紗衫。大紅粧花寬欄。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西門慶睜眼。觀看那婦人。但見

長挑身材。粉粧玉琢。模樣兒不肥不瘦。身段兒不短不長。面上稀稀有幾點微麻。生的天然俏麗。裙下映一對金蓮小脚。果然周正堪憐。二珠金環。耳邊低挂。雙頭鸞釵。髻後斜插。但行動。胸前搖響玉玲瓏。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恰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下瑤階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薛嫂忙去掀開簾子。婦人出來。望上不端不正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把眼上下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門為正。管理家事。未知意下如何。那婦人問道。官

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建生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青春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鬟拏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銀鑲雕漆茶鍾銀杏葉茶匙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忙用手接了道了萬福慌的薛嫂向前用手掀起婦人裙子來裙邊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扠一對尖尖趫趫金蓮脚來穿着大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底鞋兒與西門慶瞧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來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

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拿下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這裡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來。對非還姑娘那裡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是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樁事。好不歡喜。纔使我領大官人來這裡相見。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們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的說。又好了。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

大娘子。說何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老公也罷了。因問西門慶房裡有人沒有人見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裡人那箇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是不知道的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了小廝安童盒子裡將着鄉裡來的四塊黃米麵棗兒糕兩塊糖幾個艾窩窩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曾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

家使了大官兒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下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麼與我些包了家去稍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個艾窩窩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手裡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爲繼室若小可人家還可有話說不想聞得是縣前開生藥鋪西門慶定了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秤了尋思已久千方百計不如破他爲上計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尚推官兒子尚舉人他又是斯文詩禮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強

如嫁西門慶那厮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戶家女兒過去做大是做小却不難為你了況他房裡又有三四個老婆并沒上頭的了頭到他家人多口多你惹氣也婦人道自古船多不礙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愿讓他做姐姐奴做妹子雖然房裡人多漢子歡喜那時難道你阻他漢子若不歡喜那時難道你去扯他不怕一百人單擺着休說他富貴人家那家沒四五個着緊街上乞食的携男抱女也挈扯着三四個妻小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奴過去自有個道理不妨事張四道娘子我聞得此人单管挑販人口慣打婦熬妻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你愿受他的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在他家

把得家定裡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為女婦人家好吃懶做嘴大舌長招是惹非不打他打狗不成張四道不是我打聽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把人多口多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裡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凡事從上流看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卧柳又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着起來朝廷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借

馬價銀子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這張四見說不動這婦人到吃他搶了幾句的話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為証

張四無端弄楚言　姻緣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　說破咽喉總是閑

張四羞慚歸家與婆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禮請了他吳大娘來坐轎押担衣服頭面四季袍兒羹果茶餅布絹紬綿約有二十餘担這邊請他姑娘并他姐姐接茶陪待不必細說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高僧念經做水陸燒靈都是他姑娘一

力張主這張四騙婦人起身。那當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鄰來和婦人講話。那日薛嫂。正引看西門慶家。顧了幾個閒漢。併守備府裡討的一二十名軍牢。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裝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邀請了街坊鄰舍。進來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隣聽着。大娘子在這裡。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是我的姐姐養的。今日不幸他死了。掙了一塲錢。有人主張着你。這是親戚。難管你家務事。這也罷了。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纫、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隣在這裡。你手裡有東西。沒東西。嫁人去也難管你。只把你箱籠打開。眼同衆人

看一看。你還擡去。我不留下你的。只見個明白。娘子你意下如何。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反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嫁人。他手裡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是積儹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兒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百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麼銀兩來。張四道。你沒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有沒有。看一看。你還拏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脚也要瞧不成。正亂着。只見姑娘拄拐。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列位高鄰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

我說去死了的也是侄兒活着的也是侄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裡沒錢他就是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麼衆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克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說道你好失心兒鳳凰無寶處不落此這一句話道着這婆子真病須臾怒起紫漲了面皮扯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不才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膫子合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

舅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頭放水
姑娘道賤沒廉恥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留着他在屋裡有
何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已張四道我不是
圖錢爭奈是我姐姐養的有差遲多是我過不得日子不是你
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兒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
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時不
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將錢來焦尾靶
椊不的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蒼根老猪狗我
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
裡夢裡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多虧衆隣舍勸住說道
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嚷打鬧裏領西

門慶家小厮伴當并發來衆軍牢赶人閙裡七手八脚將婦人床帳裝奩箱籠搬的搬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大的敢怒而不敢言衆隣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回各人多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紅紗灯籠他這姐姐孟大姨送親他小叔楊宗寶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撒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荅賀了他一疋錦段一柄玉縧兒蘭香小鸞兩個了頭都跟了來鋪床疊被小厮琴童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裡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都隨着叫三姨到晚

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裡。依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爲証。

怎覩多情風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夜嬋娟在柳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静悄房櫳獨自猜　鴛鴦失伴信音乖
臂上粉香猶未泯　床頭楸面暗塵埋
芳容消瘦虚鸞鏡　雲鬢蓬鬆墜玉釵
駿騠不來勞望眼　空餘鴛枕淚盈腮

話說西門慶自從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漆。又遇着陳宅那邊。使了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攢造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三朝九日。足亂了約一個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

婆往他門首去了兩遍。門首小廝。常見王婆。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只說大官人不得閑哩。婦人盼他急的緊。只見婆子回了婦人。婦人又打罵小女兒。街上去尋覓那小妮子。怎敢入他那深宅大院裡去。只在門首踅探了一兩遍。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又被婦人噦罵在臉上。打在臉上。怪他沒用。便要教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那時正值三伏天道。十分炎熱。婦人在房中害熱。分付迎兒熱下水。伺候澡盆。要洗澡。又做了一籠夸餡肉角兒。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纊短衫。坐在小杌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嘴谷都的。罵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悶悶不語。用纖手向脚上脫下兩隻紅綉鞋兒來。試打一個相思卦。看西門慶來不來。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

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為証

凌波羅襪。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纏得些娘大。柳條兒比來剛半扠。他不念咱。咱想念他。想着門兒。私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裡。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念戀他。

當下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見西門慶不來了。不覺困倦來。就歪在床上。盹睡着了。約一個時辰。醒來心中正沒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便問角兒蒸熟了。拏來我看。迎兒連忙拏到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翻來覆去。只數了二十九個。少了一個角兒。便問往那裡去了。

迎兒道。我並没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個。好嬌態淫婦奴才。你害饞癆饞痞。心裡要想這個角兒吃。你大碗小碗哧搗不下飯去。我做下的。孝順你來。于是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跣剝去了身上衣服。拏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猪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下百數。打的妮子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賴我錯數了。眼看着就是個牢頭。禍根淫婦。有那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裡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起他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賊淫婦。你舒過臉來。等我掐你這

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纔饒了他。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簾下站立。也是天假其便。只見西門慶家小厮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的。婦人叫住他。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厮平日說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常與他浸潤。他有甚不是。在西門慶面前。替他說方便。以此婦人往來就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裡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他。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看我一看。想必另續上了一個心甜的姊妹。把我做個網巾圈兒打靠後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得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裡丟我恁個半月。音信

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麽事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是笑不肯說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不對他說便了玳安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聽了由不的那裡眼中淚珠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便不對你說對你說便就如此婦人倚定門兒長歎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另有前腔爲證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綉鴛衾曠了三十夜。他俏心兒別戀。痴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與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了。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的。也只在這兩日頭。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幾個字兒。等我替你稍去。與俺爹瞧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裡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他若是問起你來這裡做什麼。你怎生回答他。玳安道。爹若問小的。只說在街上飲馬。六姨使王奶奶叫了我去。稍了這個柬帖兒。多上覆爹。好歹請爹過去哩。婦人笑道。你這小油嘴。到是再來的紅娘。倒會成合事兒哩。說畢。令迎兒把卓上

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兒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没打弄的躭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寫就疊成一個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兒收了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走走奴這裏來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粪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鞋

肐胆的帳。騎着木驢兒。磕爪子兒。瑣碎昏昏。說畢。騎上馬去了。

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一般。那裡得個西門慶影兒來看看。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這婦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等了一日。杳無音信。盼了多時。寂無形影。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波。至晚旋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他。央往西門慶家走走去。請他來。王婆道。晗晚來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往大官人宅上。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來。肯悮了勾當。當下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了。原來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欵剔銀灯。睡不着。短歎長吁。翻來覆去。正是得多少。琵琶夜

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于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個綿搭絮為證。

當初奴愛你風流。共你剪髮燃香。雨態雲踪兩意投。背親夫和你情偷。怕甚麼傍人講論。覆水難收。你若負了奴真情。正是緣木求魚空自守。　又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痴。斜傍定幃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為仇天降災。　又

奴家又不曾愛你錢財。只愛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輕性兒乖。奴本是朶好花兒園內初開。蝴蝶餐破再也不來。我和你那樣的恩情。前世裡前緣。今世裡該。　又

心中猶豫。展轉成憂。常言婦女痴心。惟有情人意不周。是我迎頭和你把情偷。鮮花付與。怎肯干休。你如今另有知心海神廟裡。和你把狀投。

原來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到天明。使迎兒過間壁瞧那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迎兒去了。不多時。說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辰梳洗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問門上大官人在家。都說不知道。在對門墻脚下。等不勾多時。只見傳夥計來開鋪子。婆子走向前來。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麽。傳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這早來問着我。第二個人也不知。他說大官人。昨日壽日。在家請客吃酒。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裡去了。一夜通沒來家。你往那裡尋他去。

這婆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抅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厮跟隨。吃的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有甚話說。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厮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哩。我如今就去。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個一遞一句。整說了一路話。比及時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且喜還虧老身去了。沒半個時辰。把大官人請得來了。婦人聽見他來。連忙叫迎兒收拾房中乾淨。一面出房來迎接。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帶酒半酣。進入房來。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怎的把奴來丟了一向。不

來傍個影兒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那裡想起奴家來還說大官人不變心哩西門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甚麼新娘子來只因少女出嫁忙了幾日不曾得閑工夫來看你就是這般話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若不是憐新棄舊再不外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說個誓我方信你那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情意生碗來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匾担大蛆螬口袋婦人道賊負心的匾担大蛆螬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帽兒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見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替他放在卓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人來就是這般的還不與他帶上着試了風婦人道那怕負心强人陰寒死了奴也不疼他一面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簮

兒拏在手裡觀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鈒着兩溜子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却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個唱的與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裡不與他說道你還不變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裡去了却帶着那個的這根簪子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吃酒醉了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道你哄三歲小孩兒也不信哥哥兒你醉的眼花恁樣了簪子落地下就看不見王婆在傍插口道大娘子你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攔屎出門交獅象拌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婦人因見手中擎着一根紅骨細洒金金釘鈸川扇兒取過來迎亮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意兒

扇兒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是那個妙人與他的扇子不由分
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這扇子是我一
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今日纔拏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
僕落了他一回只見迎兒拿茶來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
磕頭王婆道你兩口子䏲聒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悮了勾當
老身厨下收拾去也婦人一面分付迎兒房中放卓兒預先安
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無非是燒鷄熟鵝鮮魚肉鮓菓品
之類須臾安排停當拏到房中擺在卓上婦人向箱中取出與
西門慶做下上壽的物事用盤托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觀
看一雙玄色叚子鞋一雙挑線密約深盟隨君膝下香草邊闌
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叚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永祥雲嵌

八寶水光絹裡兒紫線帶兒。裡面裝着排草梅桂花兜肚。一根並頭蓮瓣簪兒。簪兒上鈒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並頭蓮贈與君關髻。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一手摟過。親了個嘴。說道。知你有如此一段聰慧少有。婦人教迎兒執壺。斟一盃。與西門慶。花枝招颭揷燭也似磕了四個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個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頑耍。迎兒打發王婆出去。關上大門。廚下坐的。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闘碧。僧投古寺。深林中嚷嚷鴉飛。客奔荒村。閭巷內汪汪犬吠。

梭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戲花來。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就在婦人家歇了到晚夕二人如顛狂鷂子相似儘力盤桓淫慾無度常言道樂極悲生泰極否來光陰迅速單表武松自從領了知縣書禮離了清河縣送禮物馱担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街上各處閑閑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大路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秋路上水雨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在路上雨水所阻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看哥哥不免差了一個土兵預先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了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也不久只在八月內回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奔來抓尋

武大家。可可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關着。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你有書信。交與我就是了。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促促。騎上頭口。飛的一般去了。這王婆拏着那封書。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迎見開了門。婆子入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匆匆有句話。和你們說。如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武二差土兵寄了書來。他與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幾句話兒。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早處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門八塊

頂緊骨傾下半桶氷雪來一齊與婦人多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內坐了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了武松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脚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毎則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與大姐情深意海不能相捨武二那厮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了初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已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已自大郎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位衆僧來抱這靈牌子燒了趂武二未到家來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厮回來我自有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無些鳥事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正是人無剛骨安身不牢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郎

百日請僧念佛燒靈。初八日晚。抬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拏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拏了數兩散碎銀錢。二斗白米。齋襯。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并天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灶上。安排整理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響靈杵。打動鼓鈸。宣揚諷誦。呪演法華經。禮拜梁王懺。早辰發牒。請降三寶。證盟功德。請佛獻供。午刻召亡施食。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僉字。証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來到佛前叅拜。那衆和尚。見了武大

這個老婆一個個都昏迷了佛性禪心一個個多關不住心猿意馬都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拏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闍黎武大郎念爲大父長老心忙打鼓錯拏徒弟手沙彌心蕩磬搥打破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那婦人佛前燒了香僉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了依舊陪伴西門慶做一處擺上酒席葷腥來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你自荅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大官人你到放心由着老娘和那禿廝纏你兩口兒是會受用看官聽

說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懷不亂的少。古人有云。一個字便是僧。二個字便是和尚。三個字是個鬼樂官。四個字是色中餓鬼。蘇東坡又云。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此一篇議論。專說這爲僧戒行。住着這高堂大廈。佛殿僧房。吃着那十方檀越錢糧。又不耕種。一日三飡。又無甚事縈心。只專在這色慾上留心。譬如在家俗人。或士農工商。富貴長者。小相俱全。每被利名所絆。或人事往來。雖有美妻少妾在旁。忽想起一件事來關心。或探探甕中無米。囤內少柴。早把興來沒了。卻輸與這和尚每許多。有詩爲証。

色中餓鬼獸中狨　壞教貪淫玷祖風
此物只宜林下看　不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這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裡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囘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飲酒作歡原來婦人卧房正在佛堂一處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窓下水盆裡洗手忽然聽見婦人在房裡顫聲柔氣呻呻吟吟哼哼唧唧恰似有人在房裡交姤一般于是推洗手立住了脚聽勾良久只聽婦人口裡嗽聲呼叫西門慶達達你休只顧𦡆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聽見饒了奴快些丟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在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禿廝聽了個不亦樂乎落後衆和尚都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道婦人有漢子在屋裡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

換了一身艷衣服。在簾裡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婆舀將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禿冷眼。瞧見簾子裡一個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立。想起白日裡聽見那些勾當。只個亂打鼓撣鈸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見青旋旋光頭。不去拾。只顧撣鈸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也燒過了。還只個撣打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沒燒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王婆說免了罷。衆和尚道。不如饒了罷。一齊笑的去了。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為證。

淫婦燒靈志不平　和尚竊壁聽淫聲

果然佛道能消罪　亡者聞之亦慘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悞打李外傳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只思當日同歡愛　豈想蕭墻有後憂

只貪快樂恣悠遊　英雄壯士報寃仇

天公自有安排處　勝負輸羸卒未休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換了一身艷色衣服。晚夕安排了一席酒。請王婆來作辭。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養活。分付等武二回來。只說大娘子度日不過。他娘教他前去。嫁了外京客人去了。婦人箱籠。早先一日。都打發過西門慶家去。剩下些破卓壞櫈。舊衣裳。都與了王婆。西門慶又將一兩銀子相謝

到次日。一頂轎子。四個灯籠。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潑皮。有錢有勢。誰敢來多管。地街上編了四句口號。說得極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　先奸後娶醜名留
轎內坐着浪淫婦　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院角門進去。設放花草盆景。白日間人跡罕到。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卧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庄桌。椅錦杌。擺設齊整。大娘子吳月娘房裡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

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趕
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月娘
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
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床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
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鬏髻排行第四以此把
金蓮做個第五房此事表過不題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
家中大小多不歡喜看官聽說世上婦人眼裡火的極多隨你
甚賢慧婦人男子漢娶小說不嗔及到其間見漢子往他房裡
同床共枕歡樂去了雖故性兒好殺也有幾分臉酸心歹正是
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西門慶當下就在婦人房
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粧打扮穿一套

艷色衣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裡拜見大小逓見面鞋脚月娘在坐上仔細定睛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様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帶着風情月意纖腰嫋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跑從脚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小厮每家來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今日果然生的標致怪不的俺那強人愛他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逓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

樓孫雪娥多拜見平叙了姊妹之禮立在傍邊月娘教丫頭拏個坐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赶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傍邊不轉睛把眼兒只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因是八月十五日生的故小字叫做月娘生的面若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體沉重在人前多咳嗽一聲上床賴追陪解數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的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多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金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裡出身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婦人一抹兒多看到在心裡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來

房裡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腳。凡事不拏強拏。不動強動。指着丫頭趕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兒貼戀幾次。把月娘喜歡的沒入腳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和他同卓兒一處吃。因此李嬌兒等衆人見月娘錯敬他。各人都不做喜歡。說俺們是舊人。到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好沒分曉。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倒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西門慶。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趁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按下這裡不題。单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

縣。且去縣裡交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他。不必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裡換了衣服鞋脚。帶上一頂新頭巾。鎖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一驚。揑兩把汗。說道這番蕭墻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看見迎兒小女在樓穿廊下撵線。說道我莫不眼花了。叫聲嫂嫂也不應。叫聲哥哥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我哥嫂聲音。向前便問迎兒小女。那迎兒小女見他叔叔來。諕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往那裡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决撒了。只得走過來幫着迎兒支吾。武二一見王婆過來。唱

了個喏問道我哥哥往那裡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那婆子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哥哥自從你去了。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了。得什麼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吃不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早脫下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裡。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脚蟹。那裡去尋墳地。做着。虧他左邊一個財主。前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三日。擡出一把火燒了。武二道。今嫂

嫂往那裡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没的養贍過日子
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道前月他嫁了外京人去了丢下這個
業障丫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來交付與你也了我一
場事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了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
下處去開了門去門房裡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教土兵街上
打了一條麻縧買了一雙綿鞋一頂孝帽帶在頭上又買了些
菓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
靈位安排羹飯就在桌子上點起燈燭鋪設酒肴掛起經旛
紙縚那消兩個時辰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
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爲人軟弱今日死後不
見分明你看若是負屈啣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

堯雪恨把酒一面澆奠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聲大哭倒還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家鄰舍無不悽惶武二哭罷將這羹飯酒肴和土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土兵房中傍邊睡武二把迎兒房中睡他便把條蓆子就武大靈卓子前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番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口裡只是長吁氣那土兵齁齁的卻是死人一般挺在那裡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卓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卻無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那靈卓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凛冽如殺氣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

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逐影寃魂。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竪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卓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却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交跌番在蓆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是夢非夢。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他的魂。想來他這一死。必然不小。聽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土兵。正睡得好。于是咄咄不樂。等到天明。却再理會。胡亂眺了一回。看看五更雞叫。東方將明。土兵起來燒湯。武二洗漱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土兵。出了門。在街上。訪問街坊隣舍。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隣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

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仵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不見那小猴子手裡拏着個柳籠簸羅兒正糴米回來武二便叫鄆哥兒弟唱喏那小厮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保你們打官司要子武二道好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過賣造兩分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倒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沒什麼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拏去與老爹做盤費我自有用你處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

取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裡想道這五兩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一面說道武二哥你聽我說只怕說與你休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不放進去又怎的幫扶武大捉姦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從頭至尾訴說了一遍武二聽了便道你這話說是實麼又問道我的嫂子嫁與甚麼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乞西門慶擡到家待攙吊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謊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大盤大碗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個下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費交與你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證一證

又問何九在那裡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尋何九你未曾來時三日前走的不知往那裡去了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到天明武二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走到縣門前只見鄆哥在此伺候一直帶到廳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朧入殮燒燬屍傷見今西門慶霸占嫂在家為妾見有這個小廝鄆哥是證見望相公做主則個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貳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主簿吏典上下多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

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出來，便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院中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奸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奸，如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當止即止。武二道：告稟相公，這都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拏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裡面，不放回家。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說武二回來，帶領鄆哥告狀一節。西門慶慌了，郤使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袖着銀兩，打點官吏，都買囑了。到次日早辰，武二在廳上，已告稟知縣，催逼拏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關下狀子來，說道：武二，你

休聽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旁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裡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蹤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有理收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歎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這漢子怎消洋這一口氣一直奔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鋪子的傳夥計在木櫃裡面見武二狠狠的走來聲喏問道大官人在宅上麼傳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傳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口

說話武二一番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睁圓怪眼說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要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你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厮如今在那裡我個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個小胆之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顧着小人只開鋪子並不知他閑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了手大扠步雲飛奔到獅子街來說的傅夥計半日移脚不動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隷李外傳專一在縣在府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撰

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打背。又因此縣中。起了他個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個消息。要來回報西門慶。知道武二告狀不行。一面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武松兇人。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推更衣。從樓後窗。只一跳。順着房山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那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西門慶在此麼。那酒保道。西門大官。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撩步撩衣。飛搶上樓去。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隷李外傳。知就來報信的。心中甚怒。向前便問西門慶那裡去了。那李外傳見是武二。諕得謊了。

半日說不出來被武二一腳把桌子踢倒了碟兒盞兒都打的粉碎兩個唱的也諕得走不動武二匹面向李外傳打一拳來李外傳叫聲沒呀時便跳起來立在櫈子上樓後窗尋出路被武二雙提住隔着樓前窗倒撞落在當街心裡來跌得個發昏下邊酒保見武二行惡都驚得呆了誰敢向前街上兩邊人多住了腳睜眼武二又氣不捨奔下樓見那人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只把眼動于是兜襠又是兩腳嗚呼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都頭此人不是西門慶錯打了他武二道我問他如何不說我所以打他原來不經打就死了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近上來收籠他那裡肯放鬆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裡來見知

縣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清河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多說西門慶不當死。不知走的那裡去了。却拏這個人來頂缸。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吃刀柳樹上暴。誰人受用。誰人吃官司。有這等事有詩為證。

英雄雪恨被刑纏　天公何事黑漫漫
九泉乾死貪毒客　深閨笑殺一金蓮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朝看瑜伽經　暮誦消災呪
種瓜須得瓜　種荳須得荳
經呪本無心　寃結如何究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話說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裡見知縣去了。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窗，順着房山，扒伏在人家院裡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丫頭走來毛廁裡淨手，蹶着大屁股，猛可見了一個漢子扒伏在院墻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的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

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拏去縣中見官去了多已定死罪大官人歸家去無事這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着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爲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餽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雪花銀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二知縣受了西門慶賄賂到次日早衙陞廳地方保甲押着武二并酒保唱的干証人在廳前跪下縣主一夜把臉番了便叫武二你這廝昨日虛告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了人有何理說武二磕頭告道望相公與小人做主小人本與西門慶執仇廝打不料撞遇了此人在酒樓上問道西門慶那裡去了他不說

小人一時怒起悞打死了他知縣道這廝胡說你豈不認的他是縣中皂隸想必别有緣故你不實說喝令左右與我加起刑來人是苦蟲不打不成兩邊閃出三四個皂隸役卒抱許多刑具把武松拖翻雨點般竹板子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二十板打得武二口口聲聲叫寃說道小人平日也與相公用力効勞之處相公豈不憫念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你這廝親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强抵賴那個喝令與我好生拶起來當下拶了武松一拶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内一干人寄監在門房裡内中縣丞佐貳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争奈多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張主又見武松只是聲寃延挨了幾日

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仵作甲隣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单格目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鬪毆拳打脚踢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允發落這東平府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但見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鑾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戶口增錢粮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讃歌喧市井攀轅截鐙名標書史播千年勒石鐫碑聲振黃堂傳萬古正直清廉民父母賢良方

正號青天。

這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事了，便教押過這一干犯人，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為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參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守孝不滿，擅自嫁人。是松在巷口打聽，不合與獅子街王鑾酒樓上撞遇先不知名今知名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娼婦牛氏、包氏見證，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使作、甲隣人等，檢驗明白，取

供具結塡圖解繳前來覆審無異同擬武松合依鬪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酒保王鸞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何祿。

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跪下。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道小的本爲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悞打死此人。把前情訴告了一遍。委是小的負屈啣冤。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但只是個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

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于是將一干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悞打死這李外傳也是個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裡一干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厮鄆哥仵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屈官司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食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脚陳文昭是個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走去央求覔親家陳宅心腹并家人來保星夜來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

督轉與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賫了一封緊要密書帖兒，特來東平府下書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陞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了。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干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余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

家活多辦買了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安撫左隣姚二郎看管迎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街坊隣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刑乎昔與武二好的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土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邐往孟州大道而行正遇着中秋天氣此這一去正是若得苟全癡性命也甘饑餓過平生有詩為證

府尹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蹺通

今朝刺配牢城去　病草萋萋遇煖風

這裡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于是家中

分付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懸起金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丫鬟使女兩邊侍奉。怎見當日好筵席？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腑，果然下筯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滿座。更有那軟炊紅蓮香稻，細膾通印子魚。伊魴洛鯉，誠然貴似牛羊；龍眼荔枝，信是東南佳味。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壺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

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多兩傍列坐傳盃弄盞花簇錦攢飲酒只見小廝玳安領下一個小廝一個小女兒纔頭髮齊眉兒生的乖覺拏着兩個盒兒說道隔壁花太監家的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衆人跟前都磕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門大娘戴揭開簾子看盒兒一盒是朝廷上用的菓餡椒塩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兒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面看菜兒打發兩個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綉春

小廝叫做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裡間壁住的花家這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過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我並不曾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他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個性兒不然房裡怎生得這兩個好丫頭月娘道前者六月間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時我在山頭會他一面生的五短身材團面皮細彎彎兩道眉兒且自白淨好個溫克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家子虛帶了一分好錢來月娘道他送盒來親近你我又在個緊隣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荅他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渾家娘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日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就

小字喚做雅娥。先與大名府梁中書家爲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史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扶侍。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逵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媽媽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人說親。娶爲正室。太監在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見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裡。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會中朋友。西門慶是個大哥。第二個姓應雙名伯爵。原是開

紬絹舖的應員外兒子沒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幫嫖貼食會一腳好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三個姓謝名希大字子純亦是幇閑勤兒會一手好琵琶每日無營運專在院中吃些風流茶飯還有個祝日念孫寡嘴吳典恩雲裡手常時節卜志道白來搶共十個朋友卜志道故了花子虛補了每月會在一處叫兩個唱的花攢錦簇頑耍衆人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手裡使錢撒漫都亂撮合他在院中請表子整三五夜不歸家正是

紫陌春光好　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　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喜在芙蓉

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于是坐在青紗帳内。令婦人馬爬在身邊。雙手輕籠金釵。捧定那話。往口裡吞放。西門慶垂首翫其出入之妙。鳴咂良久。淫興倍增。因呼春梅進來遞茶。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麽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裡。到有兩個好丫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個。也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過用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他跟出來。見是生的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房裡恁般用人。婦人聽了。瞅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我不好罵你。你心裡要收這個丫頭。收他便了。如何遠打週折

指山說磨。拏人家來比奴一節。不是那樣人。他又不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面騰個空兒。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說畢。當下西門慶品簫過了。方纔抱頭交股而寢。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慇懃快把紫簫吹。有西江月爲証

紗帳輕飄蘭麝。娥眉慣把簫吹。雪白玉體透房幃。禁不住魂飛魄蕩。玉腕款籠金釧。兩情如醉如痴。才郎情動囑奴知。慢慢多咂一會。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後邊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收用了這妮子。婦人自此一力擡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的兩隻腳小小的。原

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聰慧。喜謔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秋菊為人濁蠢。不任事體。婦人打的是他。正是

燕雀池塘語話喧　皆因仁義說愚賢
雖然異數同飛鳥　貴賤高低不一般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二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婦人嫉妬非常　浪子落魄無賴
一聽巧語花言　不顧新懽舊愛
出逢紅袖相牽　又把風情別賣
果然寒食元宵　誰不帮興帮敗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顛寒作熱鎮日夜不得個寧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尋些頭腦廝鬧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的一日金蓮爲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沒處出氣走往後邊廚房下去搥檯拍盤悶狠狠的模樣那孫

雪娥看不過假意戲他道恠行貨子想漢子便別處去想怎的在這裡硬氣春梅政在悶時聽了幾句不一時暴跳起來那個歪斯纏我哄漢子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不開口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一五一十又添些話頭道我和娘收了俏一帮兒哄漢子挑撥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只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殯起身早些也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樓搖颭的走來笑嘻嘻道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蓮道不要說起今早倦倒了不得三姐你在那里去來玉樓道纔到後面厨房里走了一下金蓮道他與你說些什麽來玉樓道姐姐没言語金蓮雖故口裡說着終久懷記在心與雪娥結仇不在話下兩個做了一回針指

只見春梅抱着湯瓶。秋菊拿了兩盞茶來。吃畢茶。兩個放卓兒擺下棋子盤兒下棋。正下在熱鬧處。忽見看園門小厮琴童走來報道。爹來了。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看見二人。家常都帶着銀絲鬏髻。露着四鬢。耳邊青寶石墜子。白紗衫兒。銀紅比甲。挑線裙子。雙彎尖趫紅鴛瘦小鞋。一個個粉粧玉琢。不覺滿面堆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銀子。潘金蓮說道。俺每纔不是粉頭。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被西門慶一手扯住。說道。你往那里去。我來了。你脫身去了。實說我不在家。你兩個在這里做甚麼。金蓮道。俺兩個悶的慌。在這里下了兩盤棋子。時沒做賊。誰知道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了衣服。說道。你今日送殯來家早。西門慶

道今日齋堂裡都是內相同官。一來天氣暄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還不來家。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使兩個小廝接去了。一面脫了衣服坐下。因問你兩個下棋。賭些什麼。金蓮道。俺兩個自恁下一盤耍子。平白賭什麼。西門慶道。等我和你們下一盤。那個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蓮道。俺每並沒銀子。西門慶道。你沒銀子。拏簪子問我手裡當也是一般。于是擺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纔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掐花兒。西門慶尋到那里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棋子。卻躲在這里。那婦人見西門慶來。眦笑不止。說道。陛行貨子。孟三兒輸了。你不敢禁他。卻來纏我。將手中花撮成瓣

兒洒西門慶一身。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戲謔做一處。不防玉樓走到跟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方纔撇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答話。同玉樓到後邊。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每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耍子。月娘笑了。金蓮當下。只在月娘面前。只打了個照面兒。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分付春梅房中薰下香。預備澡盆浴湯。准備晚間兩個效魚水之懽。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大娘子。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看往。出門走動。出人銀錢。都在唱的李嬌兒手裡。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中上灶。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

門慶在那房里宿歇或吃酒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裡丫頭自往厨下拿去此事不說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洗畢澡兩人歇了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了金蓮要往廟上替他買珠子要穿箍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鮓湯纔起身使春梅往厨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幫兒哄漢子百般指猪罵狗欺負俺娘兒們你又使他後邊做甚麼去西門慶便問是誰說此話欺負他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罐都有耳躲你只不叫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這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分付他往厨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是把卓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

跳。婦人見秋菊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長苗不見來。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廚下。只見秋菊正在那里等着哩。便罵道賊餳奴。娘要卸你那腿哩。說你怎的就不去了哩。爹緊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急的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忽刺八新梁興出來。要烙餅做湯。那個是肚裡蛔虫。春梅不忿他罵。說道。沒的扯毬淡。主子不使了來。問你那個好來問你。要有沒俺們到前邊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的。一隻手擰着秋菊的耳躲。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似這等硬氣。有時道着。春梅道。中有時

道使時道沒的把俺娘兒兩個別變了罷于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的黃黃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去時還在厨房裡雌着等他慢條絲禮兒纔和麵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使我來叫你來了倒被小院兒裡的千奴才萬奴才罵了我恁一頓說爹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只相那個調唆了爹一般預備下粥兒不吃乎自新生發起要餅和湯只顧在厨房裡罵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氣說俺娘兒兩個覇攔你在這屋裡只當吃人罵將來這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走到後邊厨房裡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脚罵道賊歪剌骨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罵他你罵他奴才你如何

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那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出厨房門外雪娥對着大家人來昭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晦氣早是你在旁聽我又沒曾說什麼他走將來兇神也一般大嚶小喝把丫頭採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把恁一塲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脚兒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親耳躲聽見你還罵他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厨房裡兩淚悲啼放聲大哭吳月娘正在上房纔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厨房裡亂的些甚麼小玉回道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說姑娘罵五娘房裡春梅來被爹聽見

了。在廚房裡踢了姑娘幾腳。哭起來。月娘道。也沒見他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平白又罵他房裡丫頭怎的。于是使小玉。走到廚房攛掇雪娥和家人媳婦。連忙攢造湯水。打發西門慶吃了。騎馬小廝跟隨往廟上去不題。這雪娥氣憤不過。走到月娘房裡。正告訴月娘此事。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于窻下潛聽。見雪娥在屋裡。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攔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爲。娘你不知。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一夜沒漢子也成不的。背地幹的那繭兒。人幹不出。他幹出來。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漢子烏眼鷄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月娘道。也沒見你。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罵他

怎的雪娥道我罵他禿也瞎也來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裡着緊不聽手俺沒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娘尚且不言語可可今日輪他手裡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在外邊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對我當初擺死親夫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省的我攔擱着他撐了你的窩兒論起春梅又不是我房裡丫頭你氣不憤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的你和他合氣把我扯在裡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月娘道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每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孫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誰他辦不過他又在漢子根前戳舌兒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

們都撵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着他那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拉些兒不曾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濃粧。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整。哭得兩眼如桃。揣在床上。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庙上來。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婦人放聲號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不曾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交人這等欺負。千也說我擺殺漢子。萬也說我擺殺漢子。拾了本有吊了本。無沒了頭便罷了。如何要人房裡丫頭伏侍。吃人指罵我。一個還多着影兒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神暴跳。五陵氣冲天。一

傳風走到後邊。採過雪娥頭髮來。儘力拏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了手。說道。沒的大家省事些兒罷了。好交你主子惹氣。西門慶便道。好賊揑刺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裡罵。你還攪纏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筭。看官聽說。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與一齊來。有詩為証。

金蓮恃寵仗夫君　到使孫娥忌怨深
自古感恩并積恨　千年萬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今日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穿箍兒戴。婦人見漢子與他[illegible]主兒出了氣。如何不喜。由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一日在園中

罷了一席。請吳月娘孟玉樓。連西門慶四人。共飲酒。話休饒舌。
那西門慶立了一夥結識了十個人做朋友。每月會茶飲酒。頭
一個名喚應伯爵。是個潑落戶出身。一分兒家財都嫖沒了。專
一跟着富家子弟幫嫖貼食。在院中頑耍。諢名叫做應花子。第
二個姓謝名希大。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兒沒了
父母。遊手好閑。善能踢的好氣毬。又且賭博。把前程丟了。如今
做幫閑的。第三名喚吳典恩。乃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
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來往。第四名孫天化。綽號孫
寡嘴。年紀五十餘歲。專在院中闖寡門。與小娘傳書寄柬。勾引
子弟。討風流錢過日子。第五是雲參將兄弟。名喚雲離守。第六
是花太監姪兒花子虛。第七姓祝名喚祝日念。第八姓常。名常

時節第九個姓白名賚白來創連西門慶共十個衆人見西門慶有些錢鈔讓西門慶做了大哥每月輪流會茶擺酒一日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內官家擺酒都是大盤大碗甚是豐盛衆人都到齊了那日西門慶有事約午後不見到來都留席面少頃西門慶來到衣帽整齊四個小厮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敘禮讓坐東家安席西門慶居首席一個粉頭兩個妓女琵琶箏纂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艷色藝雙全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流鶯舞態蹁躚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

宮商吐玉噴珠輕重疾徐依格調鏗金戛玉箏排鴈柱聲聲慢板排紅牙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巡歌吟兩套三個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揺颭繡帶飄飄磕頭西門慶呼荅應小使玳安書袋內取三封賞賜每人二錢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子虛這位姐兒上姓端的會唱東家未及荅在席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認的了這搊箏的是花二哥令翠构欄後巷吳銀兒那撥阮的是朱毛頭的女兒朱愛愛這彈琵琶的是二條巷李三媽的女兒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中見放着他親姑娘大官人如何推不認的西門慶笑道六年不見就出落得成了人兒了落後酒闌上席來遞酒這桂姐慇懃勸酒情話盤桓西門慶

因問你三媽你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走走看
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場至今腿腳半邊通
動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
常是接到店裡住兩三日不放來家家中好不無人只靠着我
逐日出來供唱答應這幾個相熟的老爹好不辛苦也要往宅
裡看看姑娘白不得個閑爹許久怎的也不在裡邊走走放姑
娘家去看看俺媽這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說話兒乖覺伶變
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
意下如何桂姐道爹休哄我你肯貴人腳兒踏俺賤地西門慶
道我不哄你到是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與香茶盒兒遞與桂
姐收了桂姐道多咱去如今使保兒先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

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畢酒約掌燈人散時分西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騾馬同送桂姐逕進构攔往李家去正是錦繡窩中入手不如撒手美紅綿套裡鑽頭容易出頭難有詞為証

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擄迷魂洞囚牢般巧砌疊檢屍場屠舖般明排列衢一味死溫存活打劫招牌兒大字書者買俏金哥哥休揝纏頭錦婆婆自接賣花錢姐姐不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虔婆扶拐而出半邊肐膊通動但不得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夫貴人那陣風兒刮你到于此處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沒曾來得老媽休怪

休怪。虔婆便問。這二位老爹貴姓。西門慶道。是我兩個好友。應二哥。謝子純。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送冊來。快看酒來。俺們樂飲三盃。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一面點了茶。一面下去打抹春檯。收拾酒菜。少頃保兒上來放卓兒。掌上燈燭。酒餚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旁邊陪坐。真個是風月窩。鶯花寨。免不得姊妹兩個。在旁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遞酒。有詩爲証。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莫虛度。

銀缸掩映嬌娥語。酒不到劉伶墳上去。

當下桂卿姐兒兩個。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飲酒。西門慶向

桂卿說道今日二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禾唱南曲何不請歌一詞以奉勸二位一盃兒酒意下如何那應伯爵道我等不當起動洗耳願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日不動身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桂姐故此發言先索落他唱却被院中婆娘見精識精看破了八九分李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腼腆不肯對人胡亂便唱于是西門慶便叫玳安小厮書袋内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放在卓上便說道這些不當甚麽權與桂姐爲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那桂姐連忙起身相謝了方纔一面令丫鬟收下了一面放下一張小卓兒請桂卿下席來唱當下桂姐不慌不忙輕扶羅袖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刺着一方銀紅撮穗的落花流

水汗巾兒歌唱一隻駐雲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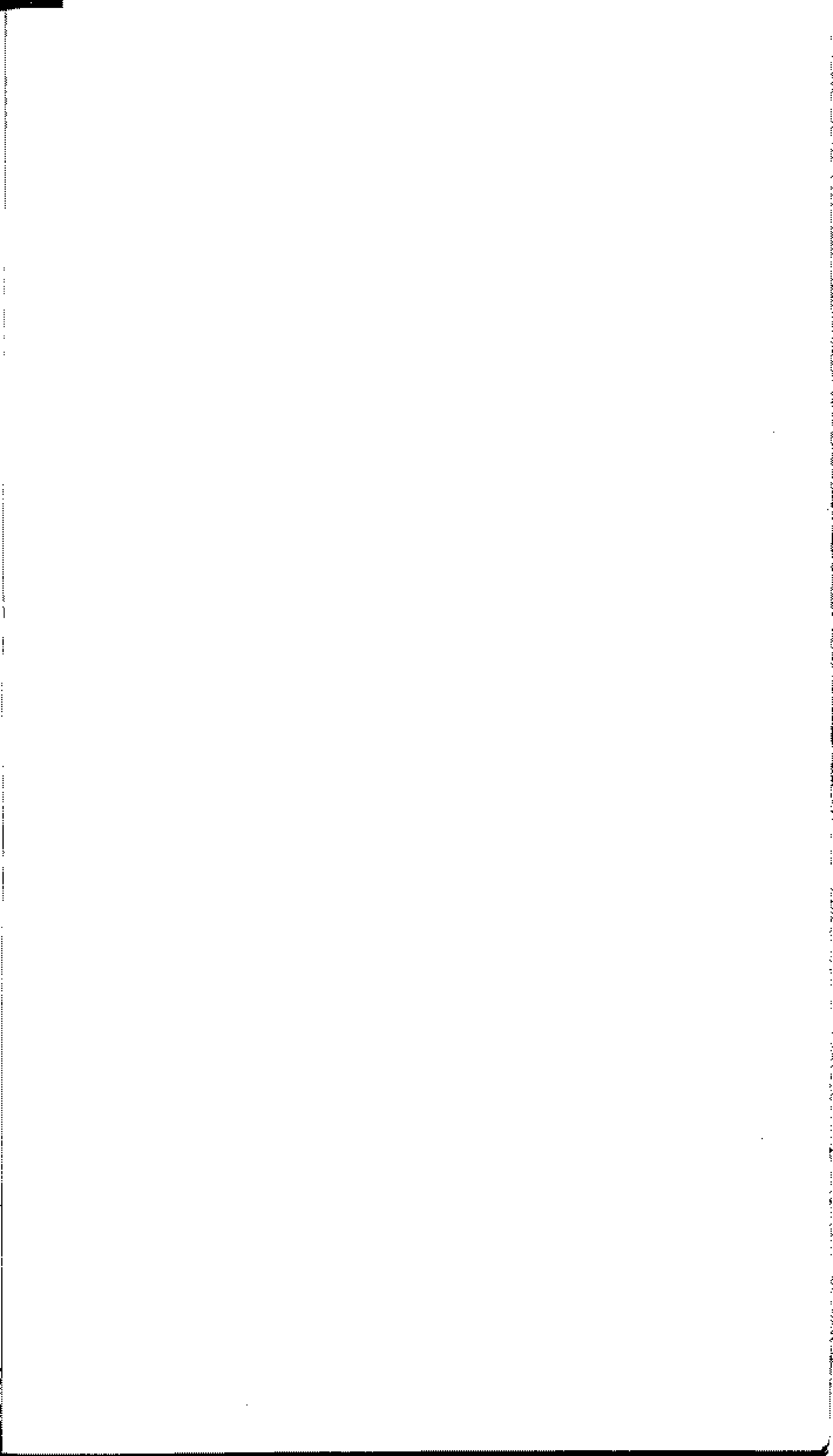
舉止從容壓盡拘攔占上風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嗏玉杵污泥中豈凡庸一曲清商滿座皆驚動何似襄王一夢中何似襄王一夢中

唱畢把個西門慶喜歡的沒入腳處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裡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在根前一力攛掇就上了道兒次日使小廝往家去拏五十兩銀子段鋪內討四套衣裳要梳籠桂姐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家中姪女兒如何不喜連忙拏了一錠大元寶付與玳安拏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卓席吹彈歌舞花攢錦簇做三日飲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

日念常時節每人出五分銀子人情作賀都來攢他鋪的蓋的俱是西門慶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語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魘勝貪財

堪笑西門暴富　有錢便是主顧
一家歪斯胡纏　那討綱常禮數
狎客日日來往　紅粉夜夜陪宿
不是常久夫妻　也算春風一度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曾來家。吳月娘使小厮。一連拏馬接了數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一邊。不放他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閑靜了。到別人猶可。惟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和孟玉樓兩箇。打扮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一日不走在大門首。

倚門而望。等到黃昏時分。到晚來歸入房中。粲枕孤幃。鳳臺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月洋水底。猶恐西門慶心性難拏。怪玳瑁猫兒交懽。鬬的我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箇小厮。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目清秀。乖滑伶俐。西門慶教他拿鑰匙。看管花園打掃。晚夕就在花園門前一間小耳房內歇。潘金蓮和孟玉樓。白日裡常在花園中亭子上坐在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厮專一道小慇懃。常觀見西門慶來。就先來告報。以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箇朝朝暮暮。眉來眼去。都有意了。不想將近七月廿八日。西門慶生日來到。吳月娘見西門慶在院中留戀烟花。不想回家。一面使小厮玳安拏馬往院中接西門慶。這潘金蓮暗暗修了

一東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不敢怠慢騎馬一直到构欄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常時節衆人正在那裡相伴着西門慶摟着粉頭花攢錦簇懽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麽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筭帳玳安道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上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稍來不曾玳安道巳稍在此便向毡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桂卿道了萬福收了連忙分付下邊管待玳安酒飯那小厮吃了酒飯復走來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附耳低言說道家中五娘使我稍了箇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纔待用手

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前邊那表子。寄來的情書。一手搶過來。拆開觀看。却是一幅廻文邊錦箋。上寫着幾行墨跡。桂姐遞與祝日念。教念與他聽。這祝日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對衆朗誦了一遍。

黃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爲他憔悴死。可憐也繡衾獨自　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牕的月。　眠心硬渾似鐵。這淒涼怎捱今夜。

下書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裡邊睡了。且說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衆人前把玳安踢了兩靴脚。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內。抱出他來。

到酒席上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箇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箇臭死。不說玳安含淚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舍下第五箇小妾頭。寄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再無別故。祝日念在旁又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箇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裡。新敘的一箇表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趕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单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李桂卿道。姐夫差了。旣然家中有人拘管。就不消在前梳籠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裡的便了。纔相伴了多少時。那人兒便就要抛離了去。應伯爵插口道。說的有理。便道大官人你依我。你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箇再恁惱了。每人罰二兩銀子。買酒肉。咱大家

吃到是這四五箇嚼客說的說笑的笑在席上猜枚行令頑耍飲酒把桂姐窩盤住了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倍笑一遞一口兒飲酒只見少頃鮮紅漆丹盤拿了七鍾茶來雪綻般茶盞杏葉茶匙兒鹽笋芝蔴木樨泡茶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箇朝天子兒单道這茶好處

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楂但煮着顏色大絕品清奇難描難畫口兒裡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簍兒千金價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一摟兒却圖些甚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箇笑話兒與桂姐下酒該謝希大先說有一箇泥水匠在院中摱地老媽兒怠慢着他些

兒、他瞎瞎把陰溝內堵上箇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秤了一錢銀子、央他打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去陰溝內、把那箇磚拿出、把水登時出的罄盡。老媽便問作頭、此是那裡的病。泥水匠回道、這病與你老人家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原來把桂姐家來傷了。桂姐道、我也有箇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眞人、擺着筵席請人、却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一箇箇都路上吃了。眞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人都說你那老虎都把客人路上吃了。不一時老虎來、眞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往那裡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就是一能、當下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道、可見的俺每只白白嚼

你家孤老就還不起箇東道于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閙銀耳斡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筭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男裙當兩壺半壜酒常時節無以爲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成色銀子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螃蟹打了一錢銀子猪肉宰了一隻雞自家又賠出些小菜兒來厨下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拿上來衆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筯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

人人動嘴箇箇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蝻一齊來擠眼掇肩好似餓牢纔打出這箇搶風膀臂如經年未見酒和餚那箇連二快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箇汗流滿面恰似與雞骨朶

有兒佻。一箇油抹唇邊。把猪毛皮連唾嚥。吃片時盃盤狼藉。
啖良久筯子縱橫。盃盤狼藉。如水洗之光滑。筯子縱橫。似打
磨之乾淨。這箇稱爲食王元帥。那箇號作淨盤將軍。酒壺番
晒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
送入五臟廟。

當下衆人吃了箇淨光王佛。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
了些菜蔬。還被這夥人吃的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
張。前邊跟馬的那小厮。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
翻倒來使位恰搠了。一泡稠谷都的熱屎臨出門來。孫寡嘴把
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揣在褲腰裡。應伯爵推鬭桂姐
親嘴。把頭上金啄針兒戲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

日念走到桂卿房裡照臉。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時節借的西門慶一錢八成銀子。竟是寫在嫖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爲證。

　　枸欄妓者媚如猱　　只堪乘興暫時留
　　若要死貪無足厭　　家中金鑰教誰收

按下這裡衆人簇擁着西門慶歡樂飲酒。單表玳安小厮。回馬到家。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在房坐的。見了玳安。便問你接了爹來了不曾。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如此這般。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說道那箇再使人接。來家都要罵。月娘便道你看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去罵小厮來。如何狐迷變心這等的。孟玉樓道。你踢將小厮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

箇丸箇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寨。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路上說話。草裡有人。李嬌兒從玳安。自院中來家時分。走來廳下潛聽。見潘金蓮對着月娘。罵他家千淫婦。萬淫婦。暗暗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煖　惡語傷人六月寒
金蓮只曉爭先話　那料旁人起禍端

不說李嬌兒與金蓮結仇。单表金蓮這婦人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箇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翫。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厮灌醉了。掩閉了房門。褪衣解帶。兩箇就幹做在一處。正是色膽如天

怕甚事。鴛鴦帳雲雨百年情。但見、

一箇不顧綱常貴賤。一箇那分上下高低。一箇色膽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箇淫心蕩漾。從他律犯明條。一箇氣暗眼瞪好似牛吼柳影。一箇言嬌語澁。渾如鶯囀花間。一箇耳畔許雨意雲情。一箇枕邊說山盟海誓。百花園內。翻爲快活排場。主母房中。變作行樂世界。霎時一滴驢精髓。傾在金蓮玉體中。

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這小厮進房中。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股子葫蘆兒。也與了他。繫在身底下。豈知這小厮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厮。在街吃酒要錢。顛露出來。常言若要

人不知。除非已莫為。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躲內
說道。賊淫婦。往常言語假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偷養小
厮。齊來告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說道。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的
孟三姐不怪。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厮。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
後婦人。夜間和小厮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被丫頭
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
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正值七月廿七日。西門慶上壽。從
院中來家。二人如此這般。他屋裡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
們葬送他。大娘不說。俺們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箇淫婦。自除
非饒了蝎子。娘是的。月娘道。他纔來家。又是他好日子。你每不
依我。只顧說去。等住回亂將起來。我不管你。二人不聽月娘之

言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說金蓮在家養小廝一節。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走到前邊坐下。一片聲叫琴童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脚。使春梅忙叫小廝到房中。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要過來收了。着了慌。就忘下解了香囊葫蘆下來。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分付三四個小廝。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道。問賊奴才你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除了帽子。拔下他簪子來我瞧。見撇着兩根金裹頭銀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往那裡去了。琴童道。小的並沒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搗鬼。與我旋剝了衣服。拿板子打。當下兩三個小廝扶侍。一個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着

玉色絹縫兒縱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就看見便叫拏上來我瞧瞧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就問他此物從那裡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唬的小厮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的並不曾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綑起着實打當下把琴童兒綳子綳着雨點般欄杆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三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教大家人來保把奴才兩箇鬢與我撏了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這小厮只因昨夜與玉皇殿上掌書仙子厮調戲今日罪犯天條貶下方有詩爲証

虎有倀兮鳥有媒　金蓮未必守空閨

不堪今日私奴僕　自此遭愆更莫追

當下西門慶打畢琴童趕出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諕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脉息。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一箇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交。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箇人進來。拿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拏在手裡。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着。那婦人自知理虧。不敢不跪。倒是真箇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睡裡夢裡。奴才我纔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麼天麼。可不寃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箇來月。

奴白日裡只和孟三姐做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有甚和鹽和醋。他有箇不知道的。因叫春梅來。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你如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箇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婦。嚼他那旺跳的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裡來歇。非都氣不憤。拏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楫的奴才。也不枉說的行一箇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篡一篇舌頭。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琴童那香囊來。說道。這箇是你的物件

兒。如何打小厮身底下揑出來。你還口强甚麽。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颼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沒口子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奴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奴。也只臭烟了這塊地。這箇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因從木香欄下所過。帶繫兒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裡沒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曾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綱纔琴童前廳上。供稱在花園內拾的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朶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摟在懷中。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厮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痴。坐在

西門慶懷裡。說道。這箇爹你好沒的說。和娘成日唇不離腮。娘
肯與那奴才。這箇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作做出這樣事來。
爹你也要箇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
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不言語。丟了馬鞭子。一面教金蓮起
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兒。放卓兒吃酒。這婦人當下滿斟
了一盃酒。雙手遞上去。花枝招颭。繡帶飄飄。跪在地下。等他鍾
兒西門慶分付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
改正。早關了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定不饒你。婦人
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到是插燭也似與西門慶磕了四箇頭。方
纔安座兒在旁陪坐飲酒。正是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
他人。潘金蓮這婦人。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得這場

羞辱在身上。有詩爲証。

金蓮容貌更溫柔　恃寵爭妍惹寇讐
不是春梅當日勸　父孃皮肉怎禁抽

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聽小厮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衆親戚送禮來祝壽。方纔撇了金蓮整衣出來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等衆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東請人。不在話下。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家裡。瞞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金蓮。見金蓮睡在床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麼緣故。告我說則箇。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裡白唆調漢子。打

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箇淫婦，冤讐結的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玷，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厮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每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裡來便罷，但到我房裡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娘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說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並無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箇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厮扎罰了，你不問了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你休怪六姐，却不難爲六姐了，我就替他賭了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箇不先說的，西門慶道，我問春梅他也是般說，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

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團練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拏轎子接了李桂姐并兩箇唱的唱了一日李嬌兒見他姪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衆人在上房裡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到門首桂姐又親自到他花園角門首好歹見見五娘那金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閉煉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叫不開說道我不開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回正是廣行方便為人何處不相逢多結冤讐路逢狹處難回避不題李桂姐回家去了单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鬟

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脚水百般
慇懃扶侍把小意定貼戀到夜裡枕蓆魚水懽娛屈身忍辱無
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都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
再醮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
疼奴在奴身邊去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裡架舌頭在你根前唆
調我的傻兒家你想起甚麽來中了人的拖刀之計把你心愛
的人兒這等下無情折剉常言道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的
貼天飛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裡敢往那裡去就是前
日你在院裡踢罵了小厮來早時有上房大姐姐孟三姐在根
前我是不是說了一聲也是好的恐怕他家裡粉頭淘淥壞了
你身子院中唱的只是一味愛錢你有甚情節誰人疼你誰知

被有心的人聽見。兩箇背地做成一幫兒算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纔害死了。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箇主兒便了。于是幾句把西門慶說的窩盤住了。是夜與他淫慾無度。到次日西門慶備馬。琹安平安兩箇小厮跟隨。往院中來。却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粧。除了簪環。倒在床上。褁衾而臥。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還沒一箇出來陪侍。只見老媽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虔婆便問。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窮冗。家中無人。虔婆道。姐兒那日打攪。西門慶道。怎的那日姐姐桂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裡。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小頂人拿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

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狠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箇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裡。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臥房裡睡。慌忙令丫鬟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粧。裹被便坐在那床上。面朝裡。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便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答應。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說道。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權買俏。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們雖是門戶中出身。蹺起腳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我前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倒見我甚是親

鬏又那兩箇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你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只聞知人說你家有的了五娘子。當能請你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你去。你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西門慶道。你倒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箇不出來見你的。這箇淫婦。我幾次因他再三咬羣兒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這桂姐叉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說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箇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沒見砍嘴的。你打三箇官兒唱兩箇喏。誰見來。你若有本事到家裡。只剪下一料子頭髮。拏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

三院有名的好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個手。當下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我在這裡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哥兒你這一去。沒有這物件。就休要見我。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裡去。逕到前邊潘金蓮房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付春梅。把床上拭抹涼蓆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床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婦人號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爲甚麽。于是跪在地下。柔聲大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箇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夕恁提心

吊膽。陪着一千箇小心。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只拏鈍刀子鋸處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門慶罵道。賊淫婦你真箇不脫衣裳。我就沒好意了。因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纔慢條廝禮。推開房門進來。看見婦人跪在床地平上。向燈前倒着卓兒下了油。西門慶使他。只不動身。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沒羞。娘幹壞了你的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來。平地裡起風波。要便搜尋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教人有刺眼兒看得上你。倒是也不依他。拽上房門。走在前邊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反呵呵笑了。向金蓮道。我且不打你

你上來。我問你要稀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骨朵肉兒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裡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心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婦人道。好心肝。淫婦的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遍了也依。這箇剪頭髮却成不的。可不諕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沒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奴好些。只當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嗔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我。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去。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我就與你做。休要拏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線兒。婦人道。你既要做頂線。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

頭髮。西門慶拏剪刀。按婦人當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柳來。用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忘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抛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懽會異常。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裡。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裡。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荷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觀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為剪這頭髮。好不費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逕拏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你恁箇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是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裡是

怕他的。我語言不的了。桂姐一面教桂卿管着他吃酒。走到背
地裡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躧踏。不在話下。到是把
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
覺意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飡。吳月娘使小厮請了
家中常走看的。那劉婆子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心中。
不能回轉。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
丸子藥兒。晚上用薑湯吃。又說我明日叫俺老公來。替你老人
家看看今歲流年。有灾没有。金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筭命。
劉婆道。他雖是箇瞽目人。到會兩三椿本事。第一。善陰陽講命。
與人家禳保。第二會鍼灸收瘡。第三椿兒不可說。单管與人家
回背。婦人問道。怎麼是回背。劉婆子道。如何。有父子不和。兄弟

不睦，夫妻小妻，爭鬬，教了俺這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鎮書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順溜，田宅不興旺者，常與人開財門，發利市，治病洒掃禳星，告斗，都會。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箇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腳兒不穩，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責打。俺老公與他回背，書了二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渾家大小吃了缸內水，眼看着媳婦偷盜，只相沒看見一般。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男子漢睡了，那枕頭也好似手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潘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叫丫頭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了。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教買紙劄信物，明日早飯時，叫劉瞎

來燒神紙那劉婆子作辭回家到次日果然大清早晨領賊瞎
運進大門往裡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未來看門小廝便問
瞎子往那裡走劉婆道今日與裡邊五娘燒紙小廝道既是與
五娘燒紙老劉你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運到潘金蓮
臥房明間內等到半日婦人纔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
與他八字賊瞎子用手揑了揑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
日巳丑時初八日立春已交正月算命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
字中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礙亥中一木生
到正月間不亦身旺論不尅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刃大重夫
星雖為尅過兩箇纔好婦人道已尅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
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庚中又

有癸水。水太多了。冲動了。只一重巳土。關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為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辱。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必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只是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裡一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瞎。賊瞎接了。放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箇男女人形像。書着娘子與夫主生時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

又朱砂書符一道燒灰暗暗攪在艷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椿兒是甚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一般嬌艷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着緊還跪着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裡胡行婦人聽言有這等事滿心懽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常頓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待的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兩日三似水如魚歡會如常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甚麼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

搽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　後門常鎖莫通和

院內有井防小口　便是禍少福星多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李瓶兒隔墻密約　迎春女窺隙偷光

人生雖未有千全　處世規模要放寬
好是但看君子語　是非休聽小人言
徒將世俗能欺戲　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語知音女娘道　莫將苦處語爲甜

話說一日。六月十四日。西門慶從前邊來。走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說。今日你不在家。花家使小厮。拏帖子來請你吃酒。若是他來家就去。西門慶觀看原帖子。寫着即午院中吳銀家叙希過我在萬萬于是打選衣帽齊整。叫了兩箇跟隨。預備下駿馬。先還到花家。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他渾家李瓶兒。夏月間。戴着

銀絲鬏髻。金鑲紫瑛墜子。藕絲對衿衫。白紗挑線鑲邊裙。裙邊露一對紅鴛鳳嘴。尖尖趫趫。立在二門裡台基上。手中正拏一隻紗綠潞紬鞋扇。那西門慶三不知。正進門。兩箇撞了箇滿懷。這西門慶留心已久。雖故庄上見了一面。不曾細翫其詳。于是對面見了一面。人生的甚是白淨。五短身材。瓜子面皮。生的細彎彎兩道眉兒。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忙向前深深的作揖。婦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去了。使出一箇頭髮齊眉的丫鬟來。名喚繡春。請西門慶客位內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容。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便來也。少頃使丫鬟拏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說道。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勸他早些來家。兩箇小廝

又都跟的去了。止是這兩個丫鬟和奴家中無人。西門慶便道。嫂子見得有理。哥家事要緊。嫂子既然分付在下。在下已定伴哥同去同來。怎肯失了哥的事。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便回房中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叙禮說道。蒙兄下降。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望望失迎。恕罪。于是分賓主坐。便叫小厮看茶。須臾茶罷。分付小厮對你娘說。看菜兒來。我和你西門爹吃三盃起身。今日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兄同往一樂。西門慶道。仁兄何不早說。即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封了來。花子虛道。兄何故又費心。小弟到不是了。西門慶見左右放卓兒說道。兒不消留坐了。咱往裡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敢久留。兄坐一回。就是大盤大碗雞蹄鮮肉餚饌。拏將上來。銀高脚葵花鍾。

每人一鍾。又是四箇捲餅。吃畢。收下來與馬上人吃。少頃。問玳安取了分資來。一同起身上馬。西門慶是大平平安兒花子虛是天福天喜兒。四箇小厮跟隨。逕往构欄後巷。吳四媽家。與吳銀兒做生日。到那裡花攢錦簇。歌舞吹彈。飲酒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留心。把子虛灌的酩酊大醉。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頓得相伴他一同來家。小厮叫開大門。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兒同丫鬟。掌着燈燭出來。把子虛攙扶進去。西門慶交付明白。就要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西門慶。說道。拙夫不才貪酒。多累看奴薄面。姑待來家。官人休要笑話。那西門慶忙屈着還喏。說道不敢。嫂子這裡分付。早辰一面出門。將的軍去。將的軍來。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答裡來家。非嫂子耽心。顯的在下

幹事不的了。你看哥在院裏，被那些人纏住了。我濕着你催哥起身。走到樂星堂兒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小名叫做鄭觀音。生的一表人物。哥就往他家去。被我再三攔住了。說道哥家去罷。改日再來。家中嫂子放心不下。方纔一直來家。不然若到鄭家一夜不來。嫂子在上。不該我說。哥也糊突。嫂子又青年。偌大家室。如何便丟了去。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人道。正是如此。奴為他這等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裏。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勸他早早回家。奴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腳底板響的人。積年風月中走。甚麼事兒不知道。可可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一條大路。教他入港。于是滿面堆笑道。嫂子說那裏話。比來比

來。相交朋友做甚麽。我已定苦心諫哥。嫂子放心。婦人又道了萬福。又叫小丫鬟拿了一盞。果仁泡茶來。銀匙雕漆茶鍾。西門慶吃畢茶。說道。我回去罷。嫂子仔細門戶。于是告辭歸家。自此這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把子虛掛住在院裡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徃在門首站立着。看見婦人領着兩箇丫鬟。正在門首。看見西門慶在門前咳嗽。一回走過東來。又徃西去。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裡睃着。婦人影身在門裡。見他來便閃進裡面。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箇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一日西門慶門首正站立間。婦人使過小丫鬟綉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你請我做甚麽。你爹在家裡不在。綉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

西門參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不的此一聲。連忙走過來。讓到客位內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于心。知感不盡。拙夫從昨日出去。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箇在鄭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曾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裡没在。若是我在那裡。有箇不催促哥哥早來家的。恐怕嫂子憂心。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只是奴吃他恁不聽人說常時在前邊眠花臥柳。不顧家事的虧。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鬟拿茶來吃了。那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千叮萬囑。央西門慶明日到那裡。好歹勸他早來家。奴恩有報。巳定重謝官人。西門

慶道嫂子没的說我與哥是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到
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家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便外邊貪酒
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睦你來家你買分禮
兒知謝知謝他方不失了人情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
一罈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
不題有吳月娘便說花家如何送你這分禮西門慶道此是花
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
他來家又見我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兒因
此感不過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買了此禮來謝我那吳月娘
聽了與他打了箇問訊說道我的哥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
勸土佛你也成日不着箇家在于養女調婦又勸人家漢子又

道你莫不自受他這分禮。既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坐。他已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治盃請過這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歸家。李瓶兒說你不要差了禮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他左右還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另治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也是好處。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令節。這花子虛假着節下。叫了兩箇妓者。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又邀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四人相陪。傳花擊鼓。懽樂飲酒。有詩為証。

烏兎循環似箭忙　人間佳節又重陽

千枝紅樹粧秋色　　三徑黃花吐異香

不見登高烏帽客　　還思捧酒綺羅娘

秀簾瑣闥私相覷　　從此恩情兩不忘

當日衆人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更衣解手。不防李瓶兒正在遮槅子外邊站立偷覷。兩箇撞了箇滿懷。西門慶廻避不及。婦人走于西角門首。暗暗使丫鬟秀春。黑影裡走到西門慶根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如今便打發我爹往院裡歇去。晚夕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這西門慶聽了。懽喜不盡。小解回來。到席上連偷酒在懷。唱的左右彈唱遞酒。只是粧醉再不吃。看看到一更時分。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窺覷。見西門慶坐在上面。只推

做打䏲那應伯爵謝希大如同箇子釘在椅子上正吃的箇定
油兒白不起身熬的祝日念孫寡嘴也去了他兩箇還不動把
箇李瓶兒急的要不的西門慶已是走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
說道今日小弟沒敬心哥怎的白不肯坐西門慶道我本醉了
吃不去于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箇小厮扶歸家去了應伯爵
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吃了沒多酒就醉了既是東
家費心難爲兩箇姐兒在此擎大鍾來咱每再週四五十輪散
了罷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臉的囚根子不絕暗暗使小厮
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分付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趁早與我
院裡吃去休要在家裡聒噪我半夜三更熬油費火我那裡耐
煩花子虛道這咱晚我就和他們院裡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

再麻犯我是的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便了這花子虛得不的
這一聲走來對衆人說如此這般我們往院裏去應伯爵道眞
箇嫂子有此話休哄我你再去問聲嫂子來咱好起身子虛道
房下剛纔巳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大道可是來自吃應
花子這等韶刀哥剛纔巳是討了老脚來咱去的也放心于是
連兩箇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天福兒天喜兒跟花子虛等三
人到後巷吳銀兒家巳是二更天氣叫開門吳銀兒巳是睡下
旋起來堂中秉燭迎接入裏面坐下應伯爵道你家孤老今日
請俺們賞菊飲酒吃的不割不截的又邀了俺每進來你這裏
有酒拏出俺每吃且不說花子虛在院裏吃酒单表西門慶推
醉到家走到潘金蓮房裡剛脫了衣裳就往前邊花園裡去坐

卓等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的那邊趕狗關門少頃只見
丫鬟迎春黑影影裡扒着墻推叫猫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
遞了話這西門慶掇過一張卓櫈來踏着暗暗扒過墻來這邊
已安下梯子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
素體濃粧立于穿廊下看見西門慶過來歡喜無盡迎接進房
中掌着燈燭早已安排一卓齊齊整整酒餚果菜小壺内滿貯
香醪婦人雙手高擎玉斝迎春執壺遞酒向西門慶深深道了
萬福說道一向感謝官人官人又費心相謝使奴家心下不安
今日奴自治了這盃淡酒請官人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
着兩箇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的奴要不的剛纔吃我都
打發他往院裡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麽婦人道奴

已分付過夜不來了。兩箇小厮都跟去了。家裡再無一人。只是這兩箇丫頭。一箇馮媽媽看門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已關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箇于是並肩疊股交盃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秀春往來拿菜兒。吃得酒濃時。錦帳中香薰鴛被。設放珊枕。兩個丫鬟擡開酒卓。拽上門去了。兩人上牀交歡。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窗寮。外面為窗。裡面為寮。婦人打發丫鬟出去。關上裡邊兩扇窗寮。房中掌着燈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鬟。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體。見他兩個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頭上簪子。挺簽破窗寮上紙。往裡窺覷。端的二人怎樣交接。但見燈光影裡。鮫綃帳內。一來一往。一撞一冲。這一個玉臂忙搖。那一個金蓮高舉。這一個鶯聲

嚦嚦那一個燕語喃喃好似君瑞遇鶯娘充若宋玉偷神女山
盟海誓依稀耳中蝶戀蜂恣未肯卽罷戰良久被耆紅浪靈犀
一點透酥胸鬪多時帳構銀鈎眉黛兩彎垂玉臉那正是三次
親唇情越厚一酥麻體與人偷這房中二人雲雨不料迎春在
窓外聽看了個不亦樂乎聽見他二人說話西門慶問婦人多
少青春李瓶兒道奴屬羊的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
西門慶道房下屬龍的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
明日買分禮物過去看看大娘只相不敢親近西門慶道房下
自來好性兒不然我房裡怎生容得這許多人兒婦人又問你
頭裡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倘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
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裡惟有我第五個小妾

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内獨自一所樓房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都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個姐姐罷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脚樣兒來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以表奴情婦人便向頭上關頂的金簪兒拔下兩根來遞與西門慶分付若在院裡休要叫花子虛看見西門慶道這理會得當下二人如膠似漆盤桓到五更時分窓外雞鳴東方漸白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整衣而起婦人道你照前越墻而過兩個約定暗號兒但子虛不在家這邊使丫鬟立墻頭上暗暗以咳嗽爲號或先丢塊瓦兒見這邊無人方纔上墻叫他西門慶便用梯凳扒過墻來這邊早安下脚手接他兩個隔墻酧和竊玉偷香又不

由大門裡行走，街坊隣舍怎得曉的。暗地裡事。有詩爲証。

吃食少添鹽醋　不是去處休去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西門慶天明，依舊扒過墻來，走到潘金蓮房裡。金蓮還睡未起，因問你昨日三不知又往那去了。一夜不來家，也不對奴說一聲兒。西門慶道：花二哥又使了小厮邀我往院裡去吃了半夜酒，脫身纔走來家。金蓮雖故信了，還有幾分疑影在心中。一日同孟玉樓飯後的時分，在花園裡亭子上坐着做針指。只見掠過一塊瓦兒來，打在面前。那孟玉樓低着納鞋，沒看見。這潘金蓮单单把眼四下觀盼，影影綽綽只見一個白臉在墻頭上探了探就下去了。金蓮忙推玉樓，指與他瞧，說道：三姐姐

你看這個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不知上墻瞧花兒看見俺們在這裡他就下去了說畢也不就罷了到晚夕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進金蓮房中金蓮與他接了衣裳問他飯不吃茶也不吃趔趄着脚兒只往前邊花園裡走的這潘金蓮賊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回只見先頭那丫頭在墻頭上打了個照面這西門慶就蹤着梯櫈過墻去了那邊李瓶兒入房中兩個厮會不必細說這潘金蓮歸到房中番來覆去通一夜不曾睡到天明只見西門慶過來推開房門婦人一逕睡在牀上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牀邊坐下婦人見他來跳起來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罵道好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去來把老娘氣了一夜又說沒曾搯住你你原來幹的那繭兒我

巳是曉的不耐煩了。趂闌寳說從前巳往隔壁花家那滛婦得手偷了幾遭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到明日你前脚兒但過那邊去了。後脚我這邊就嚷嚷起來。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標住他漢子在院裡過夜。是裡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嗔道昨日大白日裡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只見他家那大丫頭在墻那邊探頭舒腦的。原來是那滛婦使的勾使鬼來勾你來了。你還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裡去。原來他家就是院裡。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慌的粧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說道。怪小油嘴兒禁聲些。實不瞞你。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個的年紀。到明日討了鞋樣去。每人替你做雙鞋

兒要拜認你兩個做姐姐他情願做妹子金蓮道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獻小慇懃兒嗲哄人家老公我老娘眼裡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你在我根前弄了鬼兒去了說着一隻手把他褲子扯開只見他那話軟仃儅銀托子還帶上面問道你實說曉久與那淫婦弄了幾遭西門慶道弄到有數兒的只一遭婦人道你指着你這旺跳的身子賭個誓一遭就弄的他恁軟如鼻涕濃如醬恰似風癱了的一般有些硬朗氣兒也是人心說着把托子一揪掛下來罵道沒羞的黃猫黑尾的強盜嘴道教我那裡沒尋原來把這行貨子悄地帶出和那淫婦合搗去了那西門慶便滿臉兒陪笑兒說道怪小淫婦兒麻犯人死了他再三教我稍了上覆來他到明

日過來與你磕頭還要替你做鞋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今日教我稍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你于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却是兩根番紋低板石青填地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製造宮裡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等你過那邊去我這裡與你兩個觀風教你兩個自在合搗你心下如何那西門慶喜歡的雙手摟抱着說道我的乖乖的兒正是如此不枉的養兒不在阿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我到明日榜已買一套粧花衣服謝你婦人道我不信那蜜口糖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周全要依我三件事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婦人道頭一件不許你往走院裡去第二件要依我說話第

三件你過去和他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你瞞我。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處。都依你便了。自此為始。西門慶過去睡了來。就告婦人說。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身軟如綿花瓜子一般好風月。又善飲。俺兩個帳子裡放着菓盒看牌飲酒。常頑耍半夜不睡。又向袖中取出一個物件的兒來。遞與金蓮瞧。道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俺兩個點着燈。看着上面行事。金蓮接在手中。展開觀看。有詞為証。

內府衢花綾表。牙籤錦帶粧成。大青大綠細描金。鑲嵌斗方乾淨。女賽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雙雙帳內慣交鋒。解名二十四。春意動關情。

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好生收我箱

子內早晚看着耍子。西門慶道你看兩日還交與我此是人的愛物兒我借了他來家瞧瞧還與他。金蓮道他的東西如何到我家。我又不曾從他手裡要將來就是也打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沒問他要我却借將來了。恠小奴才兒休作耍。因赶着奪那手卷。金蓮道你若奪一奪兒賭個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爛。大家看不成。西門慶笑道我也沒法了。隨你看畢了與他罷麼。你還了他這個去他還有個稀竒物件兒哩。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金蓮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你拿了來我方與你這手卷去。兩個緊𦟛了一回。晚夕金蓮在房中香薰鴛被款設銀燈艷粧澡牝與西門慶展開手卷在錦帳之中效于飛之樂。看官聽說巫蠱魘眛之事自古有之。觀其金蓮自從教劉瞎子回背之後

不上幾時。就生出許多枝節。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爲寵愛。化幽辱而爲歡娛。再不敢制他。出三不信我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有詩爲証。

記得書齋乍會時。雲踪雨跡少人知。曉來鸞鳳棲雙枕。剔盡銀缸半吐輝。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喜得效于飛。顛鸞倒鳳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花子虚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姦赴會

眼意心期未即休　不堪拈弄玉搔頭
春回笑臉花含媚　浅感蛾眉柳帶愁
粉暈桃腮思伉儷　寒生蘭室盼綢繆
何如得遂相如志　不讓文君詠白頭

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吳大娘子來看。月娘留他住兩日。正陪着在房中坐的。忽見小厮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吳大妗子。便往李嬌兒房裡去了。少頃西門慶進來。脫了衣服坐下。小玉拿茶來也不吃。月娘見他面帶幾分憂色。便問你今日會茶來家忒早。西門慶道今該常時節會。他家没地方。請了

俺們在門外五里原永福寺去耍子。有花大哥邀了應二哥俺們四五個往院裡鄭愛香兒家吃酒。正吃在熱鬧處。忽見幾個做公的進來。不由分說。把花二哥拿的去了。把衆人諕的吃了一驚。我便走到李桂姐家。躲了半日。不放心使人打聽。原來是花二哥內臣家。房族中花大花三花四。告家財。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批下來着落本縣拿人。俺每纔放心。各人散歸家來。月娘聞言便道。正該。鎮日跟着這夥人喬神道想着個家。只在外邊胡撞。今日只當丢出事來。纔是個了手。你如今還不心死。到明日不吃人爭鋒廝打。群到那裡。打個爛羊頭。你肯斷絕了這條路兒。正經家裡老婆。好言語說着你肯聽。只是院裡淫婦在你跟前。說句話兒。你到着人個驢耳朵聽他。正是人家說着

耳邊風。外人說着金字經。西門慶笑道。誰人敢七個頭八個膽打我。月娘道。你這行貨子。只好家裡嘴頭子罷了。若上場兒誰的看出那嘴舌來了。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說隔壁花二娘家使了天福兒來。請爹過那邊去說話。這西門慶得不的一聲兒趔趄脚兒就往外走。月娘道。明日沒的教人扯你把。西門慶道。切鄰間不妨事。我去到那裡看他有甚麽話說。當下走過花子虛家來。李瓶兒使小厮請到後邊說話。只見婦人羅衫不整。粉面慵粧。從房裡出來。臉諕的蠟查也似黃。跪着西門慶。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沒耐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難。隣保相助。因奴拙夫不聽人言。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信着人成日不着家。今日只當吃人暗算。弄出這等事來。着緊這時

節方對小厮說將來教我尋人情救他我一個女婦人沒脚蟹那裡尋那人情去發狠起將來想着他恁不依他說拿到東京打的他爛爛的不虧只是難爲過世老公公的名子奴沒奈何請將大官人來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題起罷千萬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個兒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西門慶見婦人下禮連忙道嫂子請起來不妨今日我還不知因爲了甚勾當俺每都在鄭家吃酒只見幾個做公的人把哥拿的到東京去了婦人道正是一言難盡此是俺過世老公公連房大姪兒花大花二花三花四與俺家都是叔伯兄弟大哥喚做花子由三哥喚花子光第四個的叫花子華俺這個名花子虛都是老公公嫡親姪兒雖然老公公挣下這一分家財見俺這個兒不成

罄從廣東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裡收着着緊還打倘提兒那別的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年老公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於分了些床帳家去了只見一分銀子兒沒曾得我便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俺這個成日只在外邊胡幹把正經事兒通不理一理兒今日手暗不透風却教人弄下來了說畢放聲大哭西門慶道嫂子放心我只道是甚麼事來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這個不打緊處既是嫂子分付哥的事兒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如哥的事一般隨問怎的我在下謹領婦人問道官人若肯下顧時又好了請問尋分上用多少禮兒奴好預備西門慶道也用不多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乃蔡太師門生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

話的人拿兩個分上齊對楊府尹說有個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那提督楊爺與我舍下有親他肯受禮婦人便往房裡開箱子搬出六十定大元寶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消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去奴牀後邊有四口描金箱櫃蟒衣玉帶帽頂縧環提繫條脫值錢珍寶玩好之物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裡奴用時取去趁子奴不思個防身之計信着他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眼見得三拳敵不得四手到明日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算奪了去坑閃得奴三不歸西門慶道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婦人道這個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已交與奴收着的之物他一

字不知。大官人只顧收去。西門慶說道。既是嫂子恁說。我到家叫人來取。于是一直來家。與月娘商議。月娘說。銀子便用食盒叫小廝擡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裡來。教兩邊街房看着不惹眼。必須如此如此。夜晚打墻上過來。方隱密些。西門慶聽言大喜。即令來旺兒玳安兒來興平安。四個小廝。兩架食盒。把三千兩金銀。先擡來家。然後到晚夕月上的時分。李瓶兒那邊同兩個丫鬟迎春綉春。放桌櫈把箱櫃挨到墻上。西門慶這邊止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着。墻頭上鋪苫氈條。一個個打發過來。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你說有這等事。要得富。險上做。有詩為証。

富貴自是福來投　利名還有利名憂

命裡有時終須有　命裡無時莫強求

西門慶收下他許多軟細金銀寶物。鄰舍街坊俱不得知道。連夜打點馱裝停當。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差家人上東京。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有日到了東京城內。交割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陝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陞太理寺卿。今推開封府尹。極是個清廉的官。況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楊戩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這裡西門慶又順星夜稍書。花子虛知道。說人情都到了。等當官問你家財下落。只說都花費無存。止是房產庄田見在。恰說一日楊府尹陞廳。六房官吏俱都祇候。但見

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懷惻隱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爭田奪
地辨曲直而後施行鬬毆相爭審輕重方使決斷閒則撫琴
會客也應分理民情雖然京兆宰臣官果是一邦民父母
當日楊府尹陞廳監中提出花子虛來等一干人上廳跪下審
問他家財下落那花子虛口口只說自從老公公死了發送念
經都花費了止有宅舍兩所庄田一處見在其餘林帳家火物
件俱被族人分扯一空楊府尹道你每內官家財無可稽考得
之易失之易既是花費無存批仰清河縣委官將花太監住宅
二所庄田一處估價變賣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子由等還
要當廳跪禀要監追子虛要別項銀兩下落被楊府尹大怒
都喝下來說道你這廝少打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你每

不告做甚麼來。如今事情往了，又來騷擾，費告我紙筆。于是把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批了一道公文，押發清河縣前來估計庄宅，不在話下。早有西門慶家人來保，打聽這消息，星夜回來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楊府尹見了分上，放出花子虛來家，滿心歡喜。這裡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要教西門慶拿幾兩銀子，買了所住的宅子罷。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西門慶歸家，與吳月娘商議。月娘道：隨他當官估價賣多少，你不可承攬要他這房子，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怎了。這西門慶聽記在心。那消幾日，花子虛來家，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丈估計太監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慶坊，值銀七百兩，賣與王皇親為業。南門外庄田一處，值銀六百五十五兩，賣與守備周秀為業。

止有住居小宅。值銀五百四十兩，因在西門慶緊隔壁。沒人敢買。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西門慶只推沒銀子，延挨不肯上帳，縣中緊等要回文書。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過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教拿他寄放的銀子。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這西門慶方纔依允。當官交兌了銀兩，花大哥都畫了字。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共該銀二千八百九十五兩。三人均分訖。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沒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庄田。又沒了。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蹤影。心中甚是焦燥。因問李瓶兒查筭。西門慶那邊使用銀兩下落，今剩下多少，還要湊着添買房子。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魍魎混沌。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在外邊眠花臥柳，不着家。只當被人所筭。弄成圈套。拿在

宇裡使將人來對我說教我尋人情奴是個女婦人家大門邊兒也沒走能走不能飛曉的甚麼認的何人那裡尋人情渾身是鐵打得多少釘兒替你到處求爹爹告奶奶甫能尋得人情平昔不種下急流之中誰人來管你多虧了他隔壁西門慶看日前相交之情大冷天刮的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替你把事兒幹的停停當當的你今日了畢官司出來兩脚踏住平川地得命思財瘡好忘痛來家還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還說有也沒你過陰有你寫來的帖子見在沒你的手字兒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與人便難了花子虛道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實指望還剩下些咱湊着買房子過日子往後知數券兒了婦人道呸濁材料我不叫罵你的你早存

細好來。囫圇頭兒上下筭計。囫圇底兒下却筭計。千也說使多了。萬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裡。蔡太師楊提督。好小食膓兒。不是恁大人情。囑的話。平白拿了你一塲。當官蒿條兒也沒曾打在你。這王八身上。好好放出來。教你在家裡恁說嘴。人家不屬你管轄不倒。你甚麽着疼的親故。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使錢救你。你來家該擺席酒兒。請過人來知謝人一知謝兒。還一掃帚掃的人光光的。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搽帶罵。罵的子虛閉口無言。到次日西門慶使了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子虛這裡安排了一席。叫了兩個妓者。請西門慶來知謝。就找着問他銀兩下落。依着西門慶這邊還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李瓶兒不肯。暗地使過馮

媽媽子過來對西門慶說休要來吃酒開送了一篇花帳與他只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使沒了花子虛不識時還使小厮再三邀請西門慶一徑躲的往院裡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脚看官聽說大抵只是婦人更變不與男子漢一心隨你咬折釘子般剛毅之夫也難防測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為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要之在乎夫唱婦隨容德相感緣分相投男慕乎女女慕乎男庶可以保其無咎稍有微嫌輒顯厭惡若似花子虛終日落魄飄風謾無紀律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豈可得乎正是自意得其墊無風可動搖有詩為証

功業如將智力求　當年盜跖却封侯

行藏有義眞堪羡　好色無仁豈不羞
浪蕩貪淫西門子　背夫水性女嬌流
了虛氣塞柔腸斷　他日冥司必報仇

話休饒舌後來子虛只擯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刮撥到那裡不幸害了一場傷寒從十一月初旬墻倒在床上就不曾起來的對李瓶兒還請的大街坊胡太醫來看後來怕使錢只挨著一日兩兩日三挨到二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亡亡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小廝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拐了五兩銀子走了無踪跡子虛一倒了頭李瓶兒就使了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子虛到墳上埋葬那花大花三花四一般兒

男婦也都來吊孝送殯回來各都散了西門慶那日也教吳月
娘办了一張卓席與他山頭祭奠當日婦人轎子歸家也回了
一個靈位供養在房中雖是守靈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從子虛
在時就把兩個丫頭教西門慶要了子虛死後越發通家往還
一日正月初九日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未曾過子虛五
七就買禮坐轎子穿白綾襖兒藍織金裙白苧布鬏髻珠子箍
兒來與金蓮做生日馮媽媽抱毡包天福兒跟轎進門就先與
月娘插燭也磕了四個頭說道前日山頭多勞動大娘受餓又
多謝重禮拜了月娘又請李嬌兒孟玉樓拜見了然後潘金蓮
來到說道這個就是五娘又磕下頭一口一聲稱呼姐姐請受
奴一禮兒金蓮那裡肯受相讓了半日兩個還平磕了頭金蓮

又謝了他壽禮又有吳大娘子潘姥姥都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醮去了一面讓坐下換茶來吃了良久只見孫雪娥走過來李瓶兒見他粧飾少次與衆人便去起身來問道此位是何人奴不知不曾請見的月娘道此是他姑娘哩這李瓶兒就要慌忙行禮月娘道不勞起動二娘只拜平拜見罷了于是二人彼此拜畢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裳分付丫鬟明間內放卓兒擺茶須臾圍爐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來當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李瓶兒上坐月娘和李嬌兒主席孟玉樓和潘金蓮打横孫雪娥回廚下照管不敢久坐月娘見李瓶兒鍾鍾酒都不辭于是親自遞了一遍酒又令李嬌兒衆人各遞酒一遍頗嘲問他話兒便說道花

二娘搬的遠了。俺姊妹們離多會少。好不思想。二娘狠心。就不
說來看俺們看兒。孟玉樓便道。二娘今日不是因與六姐做生
日。還不來哩。李瓶兒道。好大娘三娘蒙衆娘擡舉。奴心裏也要
來。一來熱孝在身。二者拙夫死了。家下沒人。昨日纔過了他五
七。不是怕五娘怪。還不敢來。因問大娘貴降在幾時。月娘道。賤
日早哩。潘金蓮接過來道。大娘生日八月十五。二娘好歹來走
走。李瓶兒道。不消說。一定都來。孟玉樓道。二娘今日與俺姊妹
相伴一夜兒呵。不往家去罷了。李瓶兒道。奴可知也要和衆位
娘敘些話兒。不瞞衆位娘說。小家兒人家。初搬到那裏。自從拙
夫沒了。家下沒人。奴那房子後墻。緊靠著喬皇親花園。好不空。
晚夕常有狐狸打磚掠瓦。奴又害怕。原是兩個小廝。那個大小

厮又走了。正是這個天福兒小厮看守前門後半截通空落落的倒虧了這個老馮是奴舊時人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與丫頭做鞋脚累他月娘因問老馮多大年紀且是好個恩實媽媽兒高言兒也沒句兒李瓶兒道他今年五十六歲屬狗兒男兒花女沒有只靠說媒度日我這裡常管他些衣裳兒昨日擔夫死了叫過他來與奴做伴兒晚夕同丫頭一炕睡潘金蓮嘴快說道好又來既有老馮在家裡看家二娘在這過一夜兒也罷了左右那花爹沒了有誰管着你玉樓道二娘只依我教老馮回了轎子不去罷那李瓶兒只是笑不做聲說話中間酒過數巡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潘金蓮隨跟着他娘往房裡去了李瓶兒再三辭奴的酒勾了李嬌兒道花二娘怎的在他大

娘三娘手裡吃過酒偏我逝酒二娘不肯吃顯的有厚薄于是拿大杯只顧斟上李瓶兒道好二娘奴委的吃不去了豈敢做假月娘道二娘你吃過此杯畧歇歇兒罷那李瓶兒方纔接了放在面前只顧與衆人說話孟玉樓見春梅立在傍邊便問春梅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你去連你娘潘姥姥快請來你說大娘請來陪你花二娘吃酒哩春梅去不多時回來道俺姥姥害身上疼睡哩俺娘在房裡勻臉就來月娘道我倒也沒見你倒是個王人家把客人丟下三不知往房裡去了俺姐兒一日臉不知勻多少遭數要便走的勻臉去了諸般都好只是有這些孩子氣正說着只見潘金蓮上穿了香色潞紬雁啣芦花樣對衿襖兒白綾竪領粧花眉子溜金蜂趕菊鈕扣兒下着一尺寬

海馬潮雲羊皮金沿邊挑線裙子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粧花膝褲青寶石墜子珠子箍與孟玉樓一樣打扮惟月娘是大紅段子袄青素綾披袄沙綠紬裙頭上帶着鬏髻貂鼠卧兔兒玉樓在席上看見金蓮艷抹濃粧鬓嘴邊撇着一根金壽字簪兒從外搖擺將來戲道五丫頭你好人兒今日是你個驢馬畜把客人丟在這裡你躲房裡去了你可成人養的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玉樓道好大胆的五丫頭你還來遞一鍾兒李瓶兒道奴在三娘手裡吃了好少酒兒巴却勾了金蓮道他的手裡是他手裡帳我也敢奉二娘一鍾兒于是揎起袖子滿斟一大杯遞與李瓶兒只顧放着不肯吃月娘陪吴大妗子從房裡出來看見金蓮陪着李瓶兒坐的問道他潘姥姥怎的

不來陪花二娘坐金蓮道俺媽害身上疼在房裡揾着哩呌他不肯來月娘因看見金蓮鬓上撇着那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裡打造的倒且是好樣兒倒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李瓶兒道大娘既要奴還有幾兒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宮裡御前作帶出來的外邊那裡有這樣範月娘道奴取笑鬬二娘要子俺姊妹們人多那裡有這些相送衆女眷飲酒歡笑看看日西時分馮媽媽在後邊雪娥房裡管待酒吃的臉紅紅的出來催逼李瓶兒起身不起身好打發轎子回去月娘道二娘不去罷呌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李瓶兒只說家裡無人改日再奉看列位娘有日子住哩孟玉樓道二娘好執古俺衆人就沒些

分上兒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他爹來也少不的也要留二娘
自這說話逼逼迫迫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說道既
是他衆位娘再三留我顯的奴不識敬重分付轎子回去教他
明日來接罷你和小廝家仔細門戶又叫過馮媽媽附耳低言教
大丫頭迎春拿鑰匙開我床房裡頭一個箱子小描金頭面匣
兒裡拿四對金壽字簪兒你明日早送來我要送四位娘那馮媽
媽得了話拜辭了月娘月娘道吃酒去馮媽媽道我剛纔在後
邊姑娘房裡酒飯都吃了明日老身早來罷一面千恩萬謝出
門不在話下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同大妗子
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小廝抱進氈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
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裡慌的李瓶兒𨁏起身來兩個見了

禮坐下。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會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該我年例做會首。要不是過了午齋。我就來了。因與衆人在吳道官房裏筭帳。七担八挪。纏到這咱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了。玉樓道。二娘這裡再三不肯。要去被俺衆姊妹強着留下。李瓶兒道。家裡沒人。奴不放心。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但有些風吹草動。拿我個帖送與周大人。點倒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用了些酒兒不曾。孟玉樓道。俺衆人再三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你們不濟。等我奉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李瓶口裡雖說奴吃不去了。只不動身。一面分付丫鬟從新房中放桌兒。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

整下飯菜蔬細巧菓仁擺了一張桌子。吳大妗子知局趨推不用酒因往李嬌兒那邊房裡去了。當下李瓶兒上坐西門慶拿椅子關席。吳月娘在炕上跐着爐壺兒孟玉樓潘金蓮兩邊打横五人坐定把酒來斟也不用小鍾兒要大銀衢花鍾子。你一杯我一盞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横秋波斜視正是兩朶桃花上臉來眉眼施開真色婦月娘見他二人吃的餳成一塊言頗涉邪有下上來往那邊房裡吳大妗坐去了由着他三個陪着吃到三更時分李瓶兒星眼乜斜身立不住拉金蓮往後邊淨手西門慶走到月娘這邊房裡亦東倒西歪問月娘打發他那裡歇月娘道他來與那個做生日就在那個兒房裡歇西門慶我在那裡歇宿。月娘道

隨你那裡歇宿再不你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西門慶笑道豈有此禮因叫小玉來脫衣我在這房裡睡了月娘道就別要汙邪休要惹我那沒好口的罵的出來你在這裡他大姈子那裡歇西門慶道罷罷我往孟三兒房裡歇去罷于是往玉樓房中歇了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同往他前邊來晚夕和姥姥一處歇卧到次日起來臨鏡梳頭春梅與他討洗臉水打發他梳粧因見春梅伶变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鬟與了他一付金三事兒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金蓮謝了又謝說道又勞二娘賞賜他李瓶兒道不枉了五娘有福好個姐姐早辰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叫春梅開了花園門各處遊看了一遍李瓶兒看見他那邊墻頭開了個便門通着他那壁便問西門爹幾

時起盖這房子。金蓮道前者央陰陽看來。也只到這二月間興工動土收起要盖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前面盖山子捲棚展一個大花園後面還盖三間翫花樓與奴這三間樓相連做一條邊這李瓶兒聽見在心兩人正說話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三人同來到上房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吳大妗子擺下茶等着哩衆人正吃點心茶湯只見馮媽媽驀地走來衆人讓他坐吃茶馮媽媽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接過來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月娘道多有破費二娘這個却使不得李瓶兒笑道好大娘甚麼罕希之物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月娘衆人拜謝了方纔各人插在頭上月

娘道只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好不熱鬧到明日俺們看燈去就到往二娘府上望望休要推不在家李瓶兒道奴到那日奉請眾位娘金蓮道姐姐還不知奴打聽來這十五日是二娘生日月娘道今日說道若道二娘貴降的日子俺姊妹一個也不少來與二娘祝壽去李瓶兒笑道蝸居小舍娘們肯下降奴已定奉請不一時吃罷早飯擺上酒來飲酒看看留連到日西時分轎子來接李瓶兒告辭歸家眾姊妹款留不住臨出門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縣丞送行去了婦人千恩萬謝方纔上轎來家正是合歡核桃眞堪笑裏許原來別有人畢竟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翫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日墜西山月出東　百年光景似飄蓬
點頭纔羨朱顏子　轉眼翻爲白髮翁
易老韶華休浪度　掀天富貴等雲空
不如且討紅裙趣　依翠偎紅院宇中

話說光陰迅速、又早到正月十五日。西門慶這裡、先一日差小厮玳安。送了四盤羹菜、兩盤壽桃。一壜酒。一盤壽麵、一套織金重絹衣服。寫吳月娘名字。西門吳氏斂衽拜。送與李瓶兒做生日。李瓶兒纔起來梳粧。叫了玳安兒到臥房裡。說道前日打攪你大娘那裡。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玳安道。娘多上覆。

我爹上覆二娘不多些微禮與二娘賞人李瓶兒一面分付迎
春外邊明間內放小卓兒擺了四盒茶食管待玳安臨出門與
二錢銀子八寶兒一方閃色手帕到家多上覆你列位娘我這
裡使老馮拿帖兒請去好歹明日都光降走走玳安磕頭出門
兩個擡盒子的與一百文錢李瓶兒這裡隨即使老馮兒用請
書盒兒拿着五個柬帖兒十五日請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
金蓮孫雪娥又捎了一個帖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月
娘到次日留下孫雪娥看家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
子出門都穿着粧花錦繡衣服來興來安玳安畫童四個小廝
跟隨着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門面四間到底三
層臨街是樓儀門去兩邊廂房三間客座一間稍間過道穿進

上第三層。三間卧房。一間廚房。後邊落地。緊靠着喬皇親花園。李瓶兒知月娘衆人來看燈。臨街樓上。設放圍屏卓席。懸掛許多花燈。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房裡換衣裳擺茶。俱不必細說。到午間。李瓶兒客位內設四張卓席。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金釧兒。彈唱飲酒。凡酒過五巡。食割三道。前邊樓上酒席。又請月娘衆人登樓看燈頑耍。樓簷前掛着湘簾。懸着彩燈。吳月娘穿着大紅粧花通袖袄兒。嬌綠段裙。貂鼠皮袄。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袄兒。藍段裙。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鬢後挑着許多各色燈籠兒。搭伏定樓窓往下觀看。見那燈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

四下圍列些諸門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轟雷鰲山聳漢怎見好燈市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樓燈見一片珠璣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團錦綉綉毬燈皎皎潔潔雪花燈拂拂紛紛秀才燈揖讓進止存孔孟之遺風媳婦燈容德溫柔効孟姜之節操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通判燈鍾馗共小妹並坐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劉海燈倒背金蟾戲吞至寶駱駝燈青獅燈馱無價之奇珍咆咆哮哮猿猴燈白象燈進連城之秘寶頑頑耍耍七手八脚螃蟹燈倒戲清波巨口大髯鮎魚燈平吞綠藻銀蛾鬭彩雪柳爭輝雙雙隨綉帶香毬纓纓纏纏拂華旛翠幰魚龍沙戲七真五老獻丹書吊掛流

蘇九夷八蠻來進寶。村裡社鼓。隊共喧闐。百戲貨郎。俱庄庄齋鬬巧。轉燈兒一來一往。吊燈兒或仰或垂。瑠璃瓶光單美女奇花。雲母障並瀛州閬苑。往東看。雕漆床。螺鈿床。金碧交輝。向西瞧羊皮燈。掠彩燈。錦繡奪眼。北一帶都是古董玩器。南壁廂盡皆書畫瓶爐。王孫爭看。小欄下蹴踘齊雲。仕女相携。高樓上妖嬈衒色。卦肆雲集。相幙星羅。講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榮枯有准。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到看這搧响鈸遊腳僧。演說三藏。賣元宵的高堆菓餡。粘梅花的齊插枯枝。剪春娥。鬢邊斜插。鬧東風。禱凉釵頭上。飛金光耀日。圍屏畫石崇之錦帳。珠簾彩梅月之雙清。雖然覽不盡鰲山景也。應豊登快活年。

吳月娘看了一回。見樓下人亂。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哩。惟有潘金蓮。孟玉樓同兩個唱的。只顧搭伏着樓窓子。望下人觀看。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摟着。顯他遍地金掏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帶着六個金馬鐙戒指兒。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爪子兒。把磕了的爪子皮兒都吐下來。落在人身上。和玉樓兩個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來看那家房簷底下掛了兩盞玉綉毬燈。一來一徃。滾上滾下。且是到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來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下面又有許多小魚鱉蝦蟹兒。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孟玉樓。三姐姐。你看這首裡。這個婆兒燈。那老兒燈。正看着。忽然被一陣風來。把個婆子兒燈下半截割了一個大窟窿。婦人看見。笑不

了。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擠匝不開。都壓羅羅兒。須臾哄圍了一圈人。內中有幾箇浮浪子弟直指着談論。一個說道已定是那公侯府位裡出來的宅眷。一個又猜是貴戚皇孫家艷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內家粧束。那一個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裡看燈彈唱。又一個走過來。便道自我認的。你每都猜不着。你把他當唱的。把後面那四個。放到那裡。我告說。這兩個婦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他是閻羅大王的妻。五道軍將的妾。是咱縣門前開生藥鋪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子來這裡看燈。這個穿綠遍地金比甲的。我不認的。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上帶着個翠面花兒的。倒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

娘子。大郎因爲在王婆茶房內捉姦。被大官人踢中了死了。把他娶在家裡做了妾。後來他小叔武松東京回來告狀。悞打死了皂隷李外傳。被大官人墊發充軍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見出來。落的這等標致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多口過來。說道你們沒要緊。指說他怎的。咱每散開罷。樓上吳月娘。見樓下人圍的多了。吽了金蓮玉樓歸席坐下。聽着兩個粉頭彈唱燈詞飲酒。坐了一回。月娘要起身。說道酒勾了。我和他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姊妹兩個再坐一回兒。以盡二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裡無人。光丟着些丫頭們。我不放心。這李瓶兒那裡肯放。說道好大娘。奴沒敬心也是的。今日大娘來。見沒好生揀一筯兒。大節間。燈兒也沒點。飯兒也沒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

還有他姑娘們哩。怕怎的。待月色上來的時候。奴送三位娘去。月娘道。二娘。不是這等說。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兩個。就同我這裡一般。李瓶兒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鍾也沒這個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鍾鍾不辭。衆位娘竟不肯饒我。今日來到奴這湫窄之處。雖無甚物供獻。也盡奴一點勞心。于是拿大銀鍾。遞與李嬌兒。說道。二娘好歹吃一杯兒。大娘奴曉的吃不的了。不敢奉大杯。只奉小杯兒哩。于是滿斟遞與月娘。因說李嬌兒。二娘你用過此杯罷。兩個唱的月娘每人與了他二錢銀子。待的李嬌兒吃過酒。月娘起身。囑付玉樓金蓮。我兩個先起身。我去便使小厮拿燈籠來接你們。也就來罷。家裡沒人。玉樓應諾。李瓶兒送月娘李嬌兒到門首上轎去

了。歸到樓上。陪玉樓金蓮飲酒。看看天晚。玉兔東生。樓上點起燈來。兩個唱的彈唱飲酒。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家中吃了飯。同往燈市裡遊玩。到了獅子街東口。西門慶因為月娘衆人今日都在李瓶兒家樓上吃酒。恐怕他兩個看見。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只到賣紗燈的根前就回了。不想轉過灣來。撞遇孫寡嘴。祝日念唱喏。說道連日不會哥。心中渴想。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個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遊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西門慶道。祝兄弟。你錯怪了他兩個。剛纔也是路上相遇。祝日念道。如今看了燈。往那裡去。西門慶道。同衆位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杯兒。不是請衆兄弟。房下們。今日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日念道。比是哥請俺每到

酒樓上。咱何不往裡邊望望李桂姐去。只當大節間。往他拜拜年去。混他混。前日俺兩個在他家。望着俺每好不哭哩。說他從臘月裡不好到如今。大官人通影邊兒不進裡面看他看見。俺每便回說。只怕哥事忙。替哥擺過了。哥今日倒閑。俺每情愿相伴哥進去走走。西門慶因計掛着晚夕李瓶兒還推辭道。今日我還有小事不得去。明日罷。怎禁這夥人死拖活拽。于是同進去院中。正是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不知買盡長安笑　活得蒼生幾戶貧

西門慶同衆人到了李家。桂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見了。都道了萬福。祝日念高叫道。快請三媽出來

還虧俺衆人今日請的大官人來了。少頃老虔婆扶拐而出，向
西門慶見畢禮數，說道：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一向不
進來看看姐姐兒？想必別處另敘了新表子來。祝日念走來插
口道：你老人家會猜算，俺大官近日相絕色的表子，每日只在
那裡閑走，不想你家桂姐兒，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市裡撞見拉
他來，他還不來哩。媽不信，問孫天化就是了。因指着應伯爵、謝
希大說道：這兩個天殺的，和他都是一路神祇。老虔婆聽了，呷
呷笑道：好應二哥，俺家沒惱着你，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
句兒？雖故姐夫裡邊頭緒兒多，常言道：好子弟不闞一個粉頭，
粉頭不接一個孤老。天下錢眼兒都一樣，不是老身誇口說，我
家桂姐也不醜，姐夫自有眼，今也不消人說。孫寡嘴道：我是老

實說哥如今新叙的這個表子，不是裡面的，是外面的表子。還把裡邊人合八教那西門慶聽了。趕着孫寡嘴只顧打，說道，老媽。你休聽這天災人禍，老油嘴，弄殺人，你孫寡嘴和衆人笑成一塊。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遞與桂姐。大節間我請衆朋友，桂卿哄道，我不肯接，遞與老媽，老媽說道，怎麼兒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壞鈔。拿出銀子。顯的俺們院裡人家只是愛錢了。應伯爵走過來說道，老媽你依我收了，只當正月裡頭二王子快倉。快安排酒來俺每吃，那虔婆說道，這個理上却使不得，一壁推辭。一壁把銀子接的袖了。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謝姐夫的布施。應伯爵道，媽你且住，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了。一個子弟在院裡嫖小

娘兒那一日作耍裝做貧子進去老媽見他衣服藍縷不理他
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來子弟說媽我肚飢有飯尋些來我吃
老媽道米囤也曬那討飯來子弟又道既沒飯有水拿些來我
洗洗臉罷老媽道少挑水錢連日沒送水來這子弟向袖中取
出十兩一定銀子放在桌子上教買米顧水去慌的老媽沒口
子道姐夫吃了臉洗飯洗了飯吃臉把衆人都笑了虔婆道你
還是這等快取笑可可兒的來自古有恁說沒這事應伯爵道
你拿耳朶我對你說大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表子後巷兒吳
銀兒了不要你家桂姐了今日不是我們纏了他來他還往你
家來哩虔婆笑道我不信俺桂姐今日不是強口比吳銀兒好
多着哩我家與姐夫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姐夫是何等人

見他眼裡見的多着緊處金子也估出個成色來說畢客位內
放四把校椅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四人上坐西門慶
對席老媽下去收拾酒菜去了半日李桂姐出來家常挽着一
窩絲杭州攢金纍絲釵翠梅花鈿兒珠子箍兒金籠墜子上穿
白綾對衿襖兒粧花眉子綠遍地金掏袖下着紅羅裙子打扮
的粉粧玉琢望下不當不正道了萬福與桂卿一邊一個打橫
坐下少頃頂老彩漆方盤拿七盞來雪綻盤盞兒銀杏葉茶匙
梅桂潑滷瓜仁泡茶甚是馨香美味桂卿桂姐每人遞了一盞
陪着吃畢茶接下茶托去保兒上來打抹春臺纔待收拾擺放
案酒忽見簾子外探頭舒腦有幾個穿藍縷衣者謂之架兒進
來跪下手裡拿三四升瓜子兒大節間孝順大老爹西門慶只

認頭一個叫于春兒問你每那幾位在這裡于春道還有段綿紗青聶鉞在外邊伺候段綿紗進來看見應伯爵在裡說道應爹也在這裡連忙磕了頭西門慶起來分付收了他瓜子兒打開銀子包兒捏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于春兒接了和衆人扒在地下磕了個頭說道謝爹賞賜往外飛跑有朝天子單道這架兒行藏爲証

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虛頭大一些兒不巧人騰挪遶院裡都趕過席面上封閉把牙兒閑磕撩一回纔散火轉錢又不多歪斯纏怎麼他在虎口裡求津唾

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安排酒上來吃酒桂姐滿泛金杯雙垂紅袖餚烹異品菓獻時新倚翠偎紅花濃酒艷酒過兩巡桂卿

外與桂姐。一個彈箏。一個琵琶。一個簫。兩個彈着唱了一套壽景融和。正唱在熱鬧處。見三個穿青衣黃板鞭者。謂之圓社。手裡捧着一個盒兒。盛着一隻燒鵝。提着兩瓶老酒。大節間來孝順大官人貴人。向前打了半跪。西門慶平昔認的。一個喚白禿子。一個是小張閒。那一個是羅回子。因說道。你每且外邊候候兒。待俺每吃過酒。踢三跑。于是向卓上拾了四盤下飯。一大壺酒。一碟點心。打發衆員社吃了。整理氣毬。齊備。西門慶出來。外面院子裡。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來。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揸頭。一個對障。拘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的行頭比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丟拐。教小人每湊手腳不迭。再過一

二年這邊院中似桂姊妹這行頭就數一數二的蓋了群絕倫了強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使的塵生眉畔汗濕腮邊氣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兒搖涼與西門慶携手並觀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閒踢行頭白禿子羅回子在傍虛撮脚兒等漏往來拾毛亦有朝天子一詞單道這踢圓的始末為証

在家中也閒到處刮涎生理全不幹氣毬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窮的又不趁富貴他偏羨從早辰只到晚不得甚飽飡轉不的大錢他老婆常被人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內打雙陸踢氣毬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說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教小的

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門慶聽了，暗暗叫玳安把馬吊在後邊門首等着。于是酒也不吃，拉桂姐房中只坐了沒去一回兒，就出來推淨手，于後門上馬，一溜烟走了。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裡有事，那裡肯回來。教玳安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個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使了鬟直跟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衆人還吃二更鼓纔散。正是：嘲罵由他嘲罵，歡娛我且歡娛。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西門慶謀財娶婦　應伯爵喜慶追歡

傾城傾國莫相疑　巫水巫雲夢亦癡
紅粉情多銷駿骨　金蘭誼薄惜蛾眉
溫柔鄉裡精神健　窈窕風前意態奇
村子不知春寂寂　千金此夕故踟躕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隨打馬。逕到獅子街李瓶兒家門首下馬。見大門關的緊緊的。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一面叫玳安。問馮媽媽。開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櫳。口中磕瓜子兒。見西門慶來。忙輕移蓮步。欵蹙湘裙。下堦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

這裡只剛纔轎子起身往家裡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裡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辰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個朋友都拉去院裡家走撞到這咱晚我又恐怕你這裡等候小厮去時教我推淨手打後門跑了不然必吃他們掛住了休想來的成李瓶兒道適間多謝官人重禮他娘每又不肯坐只說家裡沒人教奴到沒意思的于是重篩美酒再設佳餚堂中把花燈都點上放下暖簾來金爐添獸炭寶篆爇龍涎春臺上高堆異品看杯中香醪滿泛婦人遞與西門慶酒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故舉眼無親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休要嫌奴醜陋奴情愿與官人鋪床疊被與衆位娘子作個姊妹奴死也甘心不知官人

心下如何。說着滿眼落淚。西門慶一壁接酒。一壁笑道。你請起來。既蒙你厚愛。我西門慶銘刻于心。待你孝服滿時。我自有處。不勞你費心。今日是你的好日子。咱每且吃酒。西門慶于是吃畢。亦滿斟了一杯。回奉婦人。安他上席坐下。馮媽媽單管廚下看菜兒。須臾拿麵上來吃。西門慶因問李瓶兒。今日是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在這裡臨晚。送他三娘五娘家中討花兒去了。西門慶坐席左。兩個在席上交杯換盞飲酒。迎春秀春。兩個丫鬟在傍。斟酒下菜伏侍。只見玳安上來。扒在地下。與李瓶兒磕頭拜壽。李瓶兒連忙起身。還了萬福。分付迎春。教老馮廚下看壽麵點心下飯。拿一壺酒與玳安吃。西門慶分付吃了。早些回馬家去罷。李瓶兒道。到家裡。你娘問。只休說你爹在這裡。玳安

道。小的知道。只說爹在裡邊過夜。明日早來接爹就是了。西門慶便點了點頭兒。當下把李瓶兒喜歡的要不的。說道。好個乖孩子。眼裡說話。即令迎春拿二錢銀子。節間買瓜子兒磕。明日你拿個樣兒來。我替你做雙好鞋兒穿。那玳安連忙磕頭說。小的怎麼敢。走到下邊。吃了酒飯。帶馬出門。馮媽媽把大門上了拴。李瓶兒同西門慶猜枚吃了一回。又拿一副三十二扇象牙牌兒。桌上鋪茜紅苫條。兩個燈下抹牌飲酒。吃一回。分付迎春房裡秉燭。原來花子虛死了。迎春秀春都已被西門慶要了。以此凡事不避他。教他收拾床鋪。拿菓盒杯酒。又在床上紫錦帳中。婦人露著粉般身子。西門慶香肩相並。玉體厮挨。兩個看牌。拿大鍾飲酒。因問西門慶。你那邊房子幾時收拾。西門慶道。

且待二月間興工動土，連你這邊一所，通身打開，與那邊花園取齊。前邊起蓋山子捲棚，花園耍子去處，還蓋三間玩花樓。婦人因指道：「奴這床後茶葉箱內，還藏着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着你蓋房子使。你若不嫌奴醜陋，到家好歹對大娘說，奴情愿只要與娘們做個姊妹，隨問把我做第幾個的也罷。親親，奴捨不的你。」說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西門慶慌把汗巾兒替他抹拭，說道：「你的情意我知道。也待你這邊孝服滿，我那邊房子蓋了纔好。不然，要你過去，沒有住房。」婦人道：「既有實心取奴家去，到明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他五娘在一處，奴捨不的他好個人兒，與後邊孟家三娘見了奴且親親，兩個天生的打

扮也不相兩個姊妹。只相一個娘兒生的一般。惟有他大姑姪兒不是好的。快眉眼裡掃人。西門慶道。俺吳家的這個拙荊。他到好性兒。不然。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明日這邊與那邊。二樣蓋三間樓。與你居住。安兩個角門兒出入。你心下何如。婦人道。我的哥哥。這等纔可奴之意。于是兩個顛鸞倒鳳。淫慾無度。狂到四更時分。方纔就寢。枕上並肩交股。直睡到次日飯時不起來。婦人且不梳頭。迎春拿進粥來。只陪着西門慶吃了上半盞粥兒。又拿酒來。二人又吃。原來李瓶兒好馬爬着。教西門慶坐在枕上。他倒插花往來自動。兩個正在美處。只見玳安兒外邊打門。騎馬來接。西門慶喚他在窗下問他話。玳安說。家中有三個川廣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許多細貨。要科兌與傅二叔。只

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其餘八月中旬。找完銀子。大娘使小的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西門慶道。你沒說我在這裡。玳安道。小的只說爹在裡邊桂姨家。沒說在這裡。西門慶道。你看不曉事。教把傅二叔打發他便了。又來請我怎的。玳安道。傅二叔講來。客人不肯。直等我爹去。方纔批合同。李瓶兒道。既是家中使了孩子來請。買賣要緊。你不去。惹的他大娘不怪麼。西門慶道。你不知賊蠻奴才行市。連貨物沒處發脫。纔來上門脫與人。遲半年三個月找銀子。若快將。他就張致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婦人道。買賣不與道路為讐。只依奴到家。打發了再來也。往後日子多如柳葉兒哩。西門慶于是依聽李瓶兒之言。慢慢起來。梳頭淨面。戴網巾。

穿衣服李瓶兒收拾飯與他吃西門慶一直帶着個眼紗。騎馬來家。舖子裡有四五個客人。等候秤貨兌銀。批了合同。打發去了。走到潘金蓮房中。便問你昨日往那裡去來。實說便罷。不然我就嚷的塵鄧鄧的。西門慶道。你們都在花家吃酒。我和他每燈市裡走了回來。同往裡邊吃酒過一夜。今日小廝接去。我纔來家。金蓮道。我知小廝去接。那院裡有你那魂兒罷麼。賊負心你還哄我哩。那淫婦昨日打發俺每來了。弄神弄鬼的。晚夕叫了你去合搗了一夜。合搗的了。纔放來了。玳安這賊囚根子。久慣兒牢成。對着他大娘。又一樣話兒。對着我。又是一樣話兒。先是他回馬來家。他大娘又是問他。你爹怎的不來家。在誰家吃酒哩。他回話和應二叔衆人。看了燈回來。都在院裡李桂姐家

吃酒教我明早接去哩落後我叫了問他他笑不言請問的為了纔說爹在獅子街花二娘那裡哩賊囚根他怎的就知我何你一心一計想必你叫他話來西門慶與道我那裡教他于是隱瞞不住方纔把李瓶兒晚夕請我去到那裡與我遞酒說定過你每來了又哭哭啼啼告訴我說他沒人手後半截空晚夕害怕一心要教我娶他問巳時收拾這房子他還有些香蠟細貨也直幾百兩銀子教我會經紀替他打發銀子教我收攢着蓋房子上緊修蓋他要和你一處住與你做了姊妹恐怕你不肯婦人道我也不多着個影兒在這裡巴不的來總好我這裡也空落落的得他來與老娘做伴兒自古船多不碍港車多不碍路我不肯招他當初那個怎麼招我來攙奴甚麼分兒也怎

的倒只怕人心不似奴心。你還問聲大姐姐去。西門慶道。雖故是憑說他孝服還未滿哩。說畢。婦人與西門慶盡脫白綾袄袖子裡滑浪一聲。吊出個物件兒來。拿在手內沉甸甸的。絽彈子大。認了半日。竟不知甚麼東西。但見

原是番兵出產。逢人薦轉在京。身軀瘦小內玲瓏。得人輕借力。展轉作蟬鳴。解使佳人心胆慣。能助腎威風。號稱金面勇先鋒。戰降功第一。揚名勉子鈴。

婦人認了半日。問道是甚麼東西兒。怎的把人半邊胳膊都麻了。西門慶笑道。這物件你就不知道了。名喚做勉鈴。南方勉甸國出產的。好的也值四五兩銀子。婦人道。此物使到那裡。西門慶道。先把他放入爐內。然後行事。妙不可言。婦人道。你與李瓶

兒也尋來西門慶于是把脫問之事從頭告訴一遍說得金蓮
滛心頓起兩個白日裡掩上房門解衣上牀交歡正是不知子
晉緣何事纔學吹簫便作仙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
把李瓶兒牀後茶葉箱內堆放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賣
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其餘都
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興工
動土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人來招并主管賁四卸磚瓦木石
管工計帳這賁四名喚賁第傳年少生的百浪囂虛百能百巧
原是內相勤兒出身因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滑流水被赶來初
睜眼着人做兒弟兒來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把人家奶子
拐出來做了渾家却在故衣做經紀琵琶簫管都會西門慶見

他這般本事常照顧他在生藥鋪中秤貨討中人錢使以此凡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賁地傳與來招督管各作匠人興工先拆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墻垣築起地脚盖起捲棚山子各亭臺耍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在家看管起盖花園約有一個月有餘却在三月上旬乃花子虛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虛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取過去罷省的奴在這裡晚夕空落落的我害怕常有狐狸児混的慌你到家對大娘說只當可憐見奴的性命罷隨你把奴做第幾個奴情愿伏侍你鋪牀叠被也無抱怨說着淚如雨下西門慶道你休煩惱前日我把你這話到家對房下和潘五姐也說過了

直待與你把房盖得完那時你孝服將滿取你過門不遲李瓶兒道好好你既有真心取奴先早把奴房攛掇盖了取過奴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省的奴在這裡度日如年西門慶道你的話我知道了李瓶兒道再不的房子盖完我燒了靈搬在五姐那邊樓上住兩日等你盖了新房子搬移不遲你好歹到家和五姐說我還等你的話這三月初十日是他百日我好念經燒靈西門慶應諾與婦人歇了一夜到次日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了金蓮道可知好哩奴巴不的騰兩間房與他住只怕别人你還問聲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洗船看大姐姐怎麼說這西門慶一直走到月娘房裡來月娘正梳頭西門慶把李瓶兒要嫁一節從頭至尾聽說一遍月娘道你不好取他的休

他頭一件孝服不滿。第二件你當初和他男子漢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連手買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許多東西。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我聞得人說他家房族中花大是個刁徒潑皮的人倘或一時有些聲口倒沒的惹虱子頭上撓奴說的是好話趙錢孫李你依不依隨你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走出前廳來自已坐在椅子上沉吟又不好回李瓶兒話又不好不去的尋思了半日還進入金蓮房裡來金蓮問道你到大姐姐房裡大姐姐怎麽說西門慶把月娘的說告訴了一遍金蓮道大姐不肯論他也說的是你又買了他房子又取他老婆當初又與他漢子相交了一世方纔好我又是一說既做朋友沒縣也有寸交官兒也看喬了西門慶道這個也罷了倒只

怕花大那厮沒圈子跳知道挾制他孝服不滿在中間見混怎
生計較我如今又不好回他的金蓮道呸有甚難處事我問你
今日回他去明日回他去西門慶道他教我今日回他聲去金
蓮道你今日到那裡憑對他說你說我到家對五姐說來他的
樓上堆着許多藥料你這家火去到那裡沒處堆放亦發再寬
待些時你這邊房子七八也待盖了攛掇匠人早些裝修油漆
停當你這邊孝服也將滿那時取你過去却不齊備些強似搬
在五姐樓上葷不葷素不素擠在一處甚麼樣子管情他也罷
了西門慶聽言大喜那裡等的時分走到李瓶兒家婦人便問
你到家所言之事如何西門慶道五姐說來一發等收拾油漆
你新房子你搬去不遲如今他那邊樓上堆的破零三亂你這

些東西過去那裡堆放。只有一件打攪。只怕你家大伯子說你孝服不滿。如之奈何。婦人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說各衣另飯。當官寫立分单。已倒斷開了的勾當。只我先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已。自古嫂兒不通問。大伯管不的我暗地裡事。我如今見過不的日子。他顧不的我。他若但放出個屁來。我教那賊花子坐着死不敢睡着死。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因問你這房子。也得幾時方收拾完備。西門慶道。我如今分付匠人。先替你盖出這三間樓來。及到油漆了。也到五月頭上。婦人道。我的哥哥。你上緊些。奴情愿等着到那時候也罷。說畢。丫鬟擺上酒。兩個歡娛飲酒過夜。西門慶自此沒三五日不來。俱不必細說。光陰迅速。西門慶家中。已盖了兩月房屋。三間玩花樓。裝修將完。只

少卷棚還未安碌。一日五月蕤賓佳節。家家門插艾葉。處處戶掛靈符。李瓶兒治了一席酒。請過西門慶來。一者解粽。二者商議過門之日。擇五月十五日。先請僧人念經燒靈。然後西門慶這邊擇取婦人過門。西門慶因問李瓶兒道。你燒靈那日。花大花三花四。請他不請。婦人道。我每人把個帖子。隨他來不來。當下計議已定。單等五月十五日。婦人請了報恩寺十二眾僧人。在家念經除靈。西門慶那日封了三錢銀子人情。與應伯爵做生日。早辰拿了五兩銀子。與玳安教他買辦雞鵝鴨置酒。晚夕李瓶兒除服。却教平安畫童兩個跟馬。約午後時分。往應伯爵家來。那日在席前者。謝希大。祝日念。孫天化。吳典恩。雲離守。常時節。白來創。連新上會賁地傳。十個朋友。一個不少。又叫了兩

個小優兒彈唱遞畢酒。上坐之時。西門慶叫過兩優兒。認的頭一個是吳銀兒兄弟。名喚吳惠。那一個不認的。跪下說道。小的是鄭愛香兒的哥。叫鄭奉。西門慶坐首席。每人賞二錢銀子。吃到日西時分。只見玳安拿馬來接。正上席來。向西門慶耳邊。悄悄說道。娘請爹早些去罷。西門慶與了他個眼色。就往下走。被應伯爵叫住問道。賊狗骨頭兒。你過來實說。若不實說。我把你小耳朵擰過一邊來。你應爹一年有幾個生日。恁日頭半天裡。就拿馬來接了。你爹往那裡去。端的誰使了你來。或者是你家中那娘使了你來。或是裡邊十八子那裡。你若不說。過一百年也不對你爹說。替你這小狗禿兒要老婆。那玳安只是說道。委的沒人使小的。小的恐怕夜深。爹要起身。早拿馬來伺候。那應

伯爵奈何了他一回見不說便道你不說我明日打聽出來和你這小油嘴兒算帳了是又斟了一鍾酒拿了半碟點心與玳安下邊吃去良久西門慶下來東淨裡更衣叫玳安道到僻靜處問他話今日花家那有誰來玳安道花三往鄉裡去了花四家裡瞎眼都沒人來只有花大家兩口子來吃了一日齋飯他漢子先家去了只有他老婆臨去二娘叫到房裡去了與了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還與二娘磕了頭西門慶道他沒說甚麼玳安道他一字通沒敢題甚麼只說到明日二娘過來他三日要來爹家走走西門慶道他負個說此話來玳安道小的怎敢說謊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問齋供了畢不曾玳安道和尚老早就去了靈位也燒了二娘說請爹早些過去西門慶道

我卻道了。你外邊看馬去。這玳安正往外走。不想應伯爵在過道內聽猛可叫了一聲。把玳安諕了一跳。伯爵罵道賊小狗骨頭兒你不告我說。我就的也聽見了。原來你爹兒們幹的好勾兒西門慶道。惟狗才。休要唱揚。一地裡知道。伯爵道。你央及我央兒我不說便了。于是走到席上。如此這般。對衆人說了一風。把西門慶拉着。說道。哥你可成個人。有這等事。就掛口不對兄弟們說聲兒。就是花大有些甚話說。哥只分付俺每一聲。等俺每和他說。不怕他不依。他若敢道個不是。俺每就與他結一個大肐膪。端的不知哥這親事。成了不曾。哥一一告訴俺們。比來相交朋友做甚麼。哥若有使令俺們處。兄弟情願火裡火去。水裡水去。願不求同日生。只求各自死。弟兄每這等待你。哥你不

說個道理還只顧購着不說謝希大接過說道哥如若不說俺
每明日唱揚的裡邊李桂姐吳銀兒那裡知道了大家都不好
意思的西門慶笑道我教衆位得知罷親事已都定當了應伯
爵問道取行禮過門還未定日子謝希大道哥到明日取嫂子
過門俺每賀哥去哥好歹叫上四個唱的請俺每吃喜酒西門
慶道這個不購說一定奉請列位兄弟祝日念道比時明日與
哥慶喜不如咱如今替哥把一杯兒酒先慶了喜罷于是叫伯
爵把酒謝希大執壺祝日念捧菜其餘都陪跪把兩個小優兒
也叫來跪着彈唱一套十三腔喜遇吉日一連把西門慶灌了
三四鍾酒祝日念道哥那日請俺每吃酒也不少了鄭奉吳惠
他兩個因定下你二人好歹去鄭奉掩口道小的們已定早去

宅裡伺候。須臾遞畢酒。各歸席坐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晚。那西門慶那裡坐的住。赶眼錯起身走了。應伯爵還要攔門不放謝希大道。應二哥你放哥去罷。休要悞了他的事。教嫂子見怪。那西門慶得手上馬。一直走了。到了獅子街。李瓶兒摘去孝髻。換了一身艷服。堂中燈燭熒煌。預備下一卓齊整酒餚。上面獨獨安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方打開一罈酒篩來。丫鬟執壺。李瓶兒滿斟一杯。遞上去。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今日拙夫靈已燒了。蒙大官人不棄。奴家得奉巾櫛之歡。以遂于飛之願。行畢禮起來。西門慶下席來。亦回遞婦人一杯。方纔坐下。因問今日花大兩口子。沒說甚麼。李瓶兒道。奴午齋後。叫進他到房中。就說大官人這邊做親之事。他滿口說好。一句閑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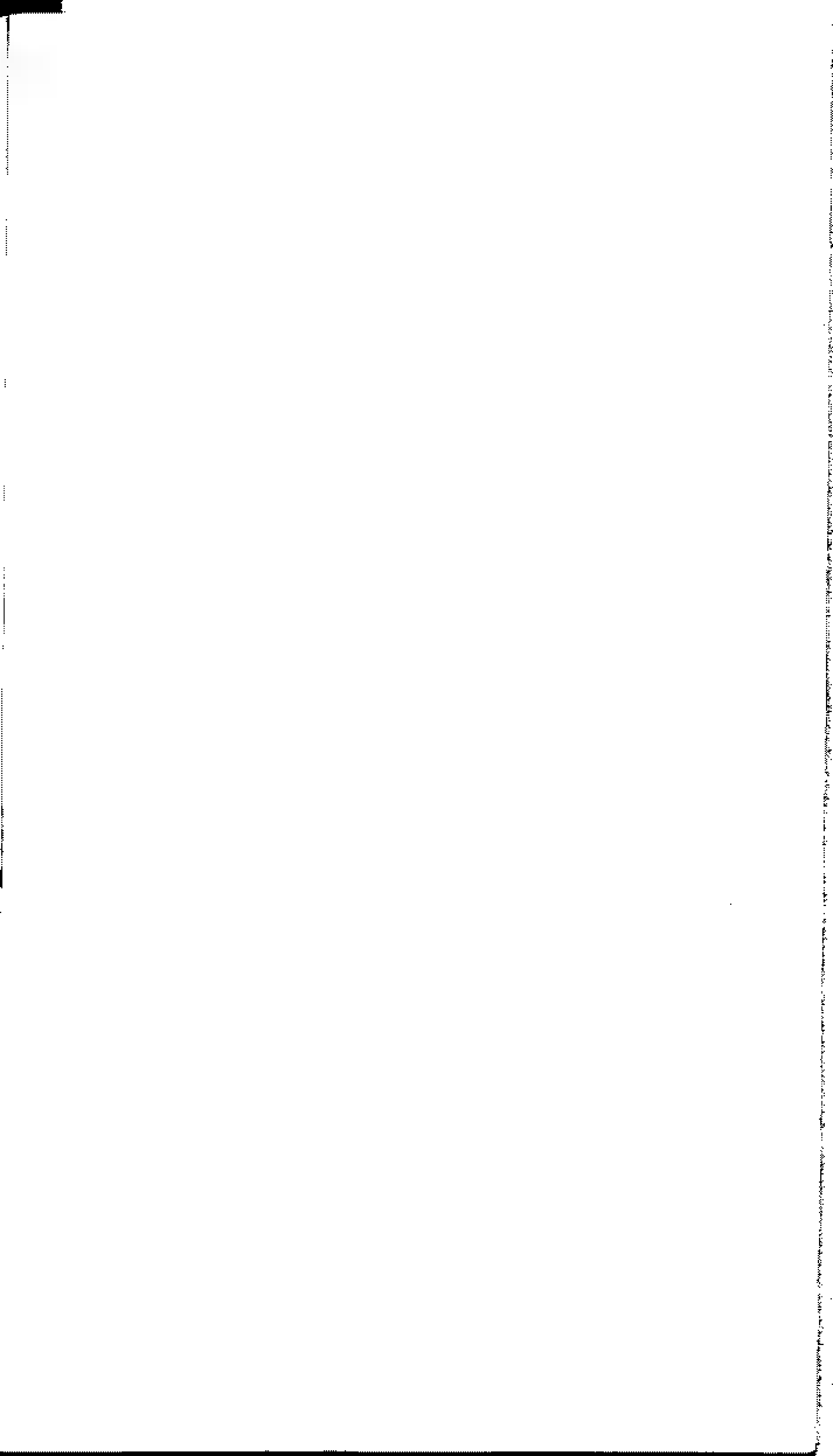
無只說明日三日哩教他娘子兒來咱家走走奴與他十兩銀子兩套衣服兩口子喜懽的要不的臨出門謝了又謝西門慶道他旣恁說我容他上門走走也不差甚麼但有一句閑話我不饒他李瓶兒道他就放辣騷奴也不放過他于是湯水嗄飯老媽厨下一齊拏上李瓶兒親自洗手剔甲做了些葱花羊肉一寸的匾食兒銀鑲鍾兒盛着南酒秀春斟了兩盃李瓶兒陪西門慶吃西門慶止吃了上半甌就把下半甌送與李瓶兒吃一徃一來迭連吃上幾甌眞個是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李瓶兒因過門日子近了比常時益發喜懽得了不的臉上堆下笑來對西門慶道方纔你在應家吃酒奴已候得久了又恐怕你醉了叫玳安來請你早些歸來不知那邊可有人覺道麽西門慶

道又被應花子猜着逼勒小廝說了幾句鬧混了一場諸弟兄要與我賀喜喚唱的做東道又齊攢的帮襯灌上我幾盃我趕眼錯就走出來還要攔阻又說好說歹放了我來李瓶兒就道他每放了你也還解趣哩西門慶看他醉態顛狂情眸眷戀一霎的不禁胡亂兩個口吐丁香臉偎仙杏李瓶兒把西門慶抱在懷裡叫道我的親哥你既真心要娶我可趂早些你又往來不便休丟我在這裡日夜懸望說畢翻來倒去攪做一團真個是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有詩爲証

情濃胸緊湊　款洽臂輕籠

賸把銀缸照　猶疑是夢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　李瓶兒招贅蔣竹山

記得書齋乍會時　雲蹤雨跡少人知
曉來鸞鳳棲雙枕　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　夢魂迷　今宵幸得效于飛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那日封。五星分資。兩方手帕。打選衣帽齊整。騎着大白馬。四個小廝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荆千戶賀千戶。一般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戲文。只是四個唱的遞酒。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裡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來。顧銀

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拿盒送來。請你爹那裏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都在守備府周老爹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裡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衆官員正飲酒在熱鬧處。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顧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拿了些點心湯飯與玳安吃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裡肯放。攔門拿巨杯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寧可飲一杯。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于是一飲而盡。作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

了。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黄烘烘火熖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准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使丫鬟房中揩抹凉蓆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衾展鮫綃。脫去衣裳。並肩疊股。飲酒調笑良久。春色橫眉。淫心蕩漾。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然後乘着酒興坐于牀上。令婦人横躶於衽席之上。與他品簫。但見

紗帳香飄蘭麝　蛾眉輕把簫吹
雪白玉體透簾幃　禁不住魂飛魄颺
一點櫻桃小口　兩隻手賽柔荑
才郎情動囑奴知　不覺靈犀味美

西門慶于是醉中戲問婦人當初有你花子虛在時也和他幹此事不幹婦人道他逐日睡生夢死奴那裡耐煩和他幹這營生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閒也不和他沾身况且老公公在時和他另在一間房睡着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好不好對老公公說了要打白棍兒也不筭人甚麼材料兒奴與他這般頑耍可不砢磣殺奴罷了誰似冤家這般可奴之意就是醫奴的藥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兩個要一回又幹了一回傍邊迎春伺候下一個小方盒都是各樣細巧果仁肉心鷄䐑腰掌梅桂菊花餅兒小金壺內滿泛瓊漿從黃昏掌上燈燭且幹且飲直要到一更時分只聽外邊一片聲打的大門响使馮媽媽開門瞧去原來是玳安來了西門慶道我分

付明日來接我這咱晚又來做甚麼因叫進房來問他那小廝慌慌張張走到房門首西門慶與婦人睡着又不敢進來只在簾外說話說道姐姐姐夫都搬來了許多箱籠在家中大娘使我來請爹快去計較話哩這西門慶聽了只顧猶豫這咱晚端的有甚緣故須得到家瞧瞧連忙起來婦人打發穿上衣服做了一盞暖酒與他吃打馬一直來家只見後堂中秉着燈燭女兒女婿都來了堆着許多箱籠牀帳家活先吃了一驚因問怎的這咱來家女婿陳經濟磕了頭哭說近日朝中俺楊老爺被科道官參論倒了　聖旨下來拿送南牢問罪門下親族用事人等都問擬枷號充軍昨日府中楊幹辦連夜奔走透報與父親知道父親慌了教兒子同大姐和些家活箱籠就且暫在爹

家中寄放，躲避些時。他便起身往東京我姑娘那裡，打聽消息去了。待的事寧之日，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問：你爹有書沒有？陳經濟道：有書在此。向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拆開觀看，上面寫道：

眷生陳洪頓首書奉

大德西門親家見字：餘情不叙。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尚書不發人馬，失悞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太重。

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投在家姐夫張世廉處，打聽示下。待事務寧帖之日

同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聲色生令小兒另
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沒齒不忘燈
下草草不宣
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脚教吳月娘安排酒飯管待女兒女婿就
令家下人等打掃廳前東廂房三間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
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經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交與
西門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了他五兩銀子教
他連夜往縣中孔目房裡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
上面端的寫的是甚言語
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
振本兵以消虜患事臣聞夷狄之禍自古有之周之玁狁漢

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强又我　皇宋建國大遼縱横中國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内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諺云霜降而堂鐘鳴雨下而柱礎潤以類感類必然之理譬猶病夫至此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内消風邪外入四肢百骸無非受病雖盧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夫尫羸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　陛下端拱於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于下元氣内充榮衛外扞則虜患何由而至哉今招夷虜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憸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恥之行讒諂面諛上不能輔君當道賛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禄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

君中傷善類忠士爲之解體四海爲之寒心聯翩朱紫萃聚一門邇者河湟失議主議伐遼內割三郡郭藥師之叛失盾孝致金虜背盟憑陵中夏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臧也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京汲引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邇者張達殘於太原爲之張皇失散今虜之犯內地則又挈妻子南下爲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本以紈袴膏粱叨承祖蔭憑籍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閫外大姦似忠怯懦無比此三臣者皆朋黨固結內外萌蔽爲 陛下腹心之蠹者也數年以來招災致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盜賊猖獗夷虜犯順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紀綱廢弛雖擢髮不足以數京等

之罪也。臣等待罪該科，備員諫職，徒以目擊奸臣誤國，而不
為　皇上陳之，則上辜君父之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
宸斷，將京等一干黨惡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罰，或寘極典，
以彰顯戮，或照例枷號，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天意可回，
人心暢快，國法已正，虜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
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便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
欽此欽遵。續該三法司會問過，并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本兵
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
下壞事家人、書辦、官掾、親黨董升、盧虎、楊盛、龐宣、韓宗仁、陳
洪、黃玉、賈廉、劉盛、趙弘道等，查出有各人犯，俱問擬枷號一
個月，滿日發邊衛充軍。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廂只聽颼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裡去了。就是驚損六葉連肝肺。諕壞三毛七孔心。即忙打點金銀寶玩駄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臥房中。悄悄分付。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媮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爾陳親家家爹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巳與了他二人二十兩盤纏。絕早五更。僱脚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敢往外去。隨分人叫着不許開。西門慶只在房裡動彈。走出來。又走進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蚰蜒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吳月娘見

他每日在房中愁眉不展面帶憂容便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爲事各人寬有頭債有主你乎白焦愁些甚麼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甚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搬來咱家住着這是一件事平昔街坊隣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着羊駒驢戰倘有小人指撥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正是關着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這裡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不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等了半月沒一個人牙兒出來竟不知怎的看看到廿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就請西門慶過去說話叫門不開去在對過房簷下少頃只見玳安出來餵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

麼。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哩。玳安道。俺爹連日有些小事兒。不得閒。你老人家還拿回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裡等着。你拿進頭面去。和你爹說去。你二娘那裡好不惱我哩。這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裡邊。半日出來道。對俺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裡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回了婦人話。婦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時分。朝思暮盼。音信全無。夢攘魂勞。佳期間阻。正是

懶把蛾眉掃　羞將粉臉勻
滿懷幽恨積　憔悴玉精神

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轉躊躕，忽聽外邊打門，彷彿見西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攜手進房，問其爽約之情，各訴衷腸之話，綢繆繾綣，徹夜歡娛，雞鳴天曉，頓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呼一聲，精魂已失。慌了馮媽媽，進房來看視。婦人說道：西門慶他剛纔出去，你關上門不曾？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裡得大官人來，影兒也沒有。婦人自此夢境隨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來攝其精髓，漸漸形容黃瘦，飲食不進，卧牀不起。馮媽媽向婦人說，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其人年小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才，人物飄逸，極是個輕浮狂詐的人。請入卧室，婦人則霧鬢雲鬟，擁衾而卧，似不勝憂愁之狀，勉強茶湯已罷，丫鬟安放褥甸，竹山

就兼胗視脉息畢因見婦人生有姿色便開言說道小人適診
病源娘子肝脉絃出寸口而洪大厥陰脉出寸口久上魚際主
六慾七情所致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似有鬱結于中而不遂之
意也似瘧非瘧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卧精神短少夜晚神
不守舍夢與鬼交若不早治久而變爲骨蒸之疾必有屬纊之
憂矣可惜可惜婦人道有累先生俯賜良劑奴好了重加酧謝
竹山道小人無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藥必然貴体全安說
畢起身這裡使藥金五星使馮媽媽討將藥來婦人晚間吃了
他的藥下去夜裡得睡便不驚恐漸漸飲食加添起來梳頭走
動那消數日精神復舊一日安排了一席酒餚俻下三兩銀子
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相謝這蔣竹山從與婦人看病之時懷

覬覦之心已非一日。于是一聞其請即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婦人盛粧出見道了萬福茶湯兩換請入房中酒饌已陳麝蘭香藹小丫鬟綉春在傍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婦人高擎玉盞向前施禮說道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賜良劑服之見效今粗治了一杯水酒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竹山道此是小人分內之事。理當措置何必計較因見三兩謝禮說道這個學生怎麼敢領婦人道些須微意不成禮數萬望先生笑納辭讓了半日竹山方纔收了。婦人遞酒安了坐次飲過三巡竹山席間偷眼睃視婦人粉粧玉琢嬌艷驚人先用言以挑之因說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幾何婦人道奴虛度二十四歲竹山道又一件似娘子這等妙年生長深閨處于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

此鬱結不足之病。婦人聽了。微笑道。不瞞先生。奴因拙夫去世
家事蕭條。獨自一身。憂愁思慮。何得無病。竹山道。原來娘子夫
主歿了多少時了。婦人道。拙夫從去歲十一月得傷寒病死了。
今已八個月來。竹山道。曾吃誰的藥來。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
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鬼嘴兒。他又不是我
太醫院出身。知道甚麼脈。娘子怎的請他。婦人道。也是因街坊
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拙夫沒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
也還有子女沒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惜娘子。這般青
春妙齡之際。獨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尋其別進之路。甘為幽
鬱。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講着親事。早晚過門。竹山便道
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藥舖西門大官人。

竹山聽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小人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抱攬說事舉放私債家中挑販人口家中不算丫頭大小五六個老婆着緊打倘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時對我說不然進入他家如飛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晚矣况近日他親家那邊爲事干連在家躲避不出房子蓋的半落不合的多丟下了東京門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到明日他蓋這房子多是入官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則甚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况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尋思半晌暗中跌脚怪嗔道一替兩替請着他不來原來他家中爲事哩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謙恭奴明日若嫁得恁

樣個人也罷了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問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親事舉保來說奴無有個不依之理竹山乘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小人打聽的實好來這裡說婦人道人家倒也不論乎大小只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蔣竹山不聽便罷聽了此言喜歡的勢不知有無于是走下席來雙膝跪在地下告道不瞞娘子說小人內爲失助中饋乏人鰥居已久子息全無倘蒙娘子垂憐見愛肯結秦晉之緣足稱平生之願小人雖啣環結草不敢有忘婦人笑以手携之說道且請起未審先生鰥居幾時貴庚多少既要做親須得要個保山來說方成禮數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小人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不幸去年荊妻已故家緣貧乏實出

寒微。今旣蒙金諾之言。何用氷人之講。婦人聽言笑道。你旣無錢。我這裡有個媽媽。姓馮。拉他做個媒証。也不消你行聘。擇個吉日良辰。招你進來入門爲贅。你意下若何。這蔣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小人重生父母。再長爹娘。宿世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杯交歡盞。已成其親事。竹山飲至天晚回家。婦人這裡與馮媽媽商議說。西門慶家。如此這般爲事。吉凶難保。況且奴家這邊沒人。不好了一場。險不喪了性命。爲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過其日月。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馮媽媽通信過去。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期。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過了三日。婦人湊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門面。兩間開店。煥然一新的。初時往人家

看病只是走。後來買了一疋驢兒騎着。在街上徃來搖擺。不在話下。正是一窪死水全無浪。也有春風擺動時。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來保上東京幹事　陳經濟花園管工

堪嘆人生毒似蛇　誰知天眼轉如車
去年妄取東隣物　今日還歸北舍家
無義錢財湯潑雪　倘來田地水推沙
若將奸狡爲活計　恰似朝雲與暮霞

話分兩頭。不說蔣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單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饑餐渴飲，帶月披星，有日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聽，只聽見過路人風裡言風裡語，多交頭接耳，街談巷議，都說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聖旨下來，秋後處决，止有楊提督名下親屬

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奪且待今日便有次弟這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慌慌打太師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的是楊提督府裡親隨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何如說家主不曾分付招惹他以此不言語放過了他去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門官深深唱了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不在家了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跟出老爺去了來保道且住他不實說與我已定問我要些東西於是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

了便問你要見老爺要見學士大爺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禀
大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禀各有所掌況老爺朝中未回止
有學士大爺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有甚事引
你禀見大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
有事禀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
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
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
見了所以不曾赶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楊幹辦只剛纔去了
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一面把來保
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三間敞廳
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學士

琴堂四字。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見爲祥和殿學士兼禮部尚書提點太一宮使。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廳上垂着朱簾。蔡攸深衣軟巾坐於堂上。問道是那裏來的。來保稟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禀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見了。小人赶來後見。因向懷中取出揭帖。遞上。蔡攸見上面寫着白米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閣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稱楊老爺的事。昨日內裏消息出來。　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徃到李爺那裏說去。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俯就。看家楊老

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邊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名諱邦彥的你李爺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裡還差個人同你去卽令祗候官呈過一緘使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老爺如此這般替他說那高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纔來家穿大紅縐紗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說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臺下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并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麽好受此禮物況你楊爺昨日聖

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已定問發幾個。即今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着。王黼名下。書辦官董昇。家人王廉。班頭黃玉。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椽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揆置本官。倚勢害人。貪殘無比。積弊如山。小民蹙額。市肆爲之騷然。乞勅下法司。將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或寘之典刑。以正國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來保等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禀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擡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

作賈慶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彦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
蔡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十兩銀子來保路上作辭
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店錢星夜回到清河縣來早
到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聽了
如提在冷水盆內對月娘說早時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
這回西門慶性命有如落日已沉西嶺外却被扶桑喚出來於
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關了花園照舊還蓋
漸漸出來街上走動一日玳安騎馬打獅子街所過看見李瓶
兒門首開個大生藥鋪裡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
漆牌面吊看幌子甚是熱鬧歸來告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
竹山一節只說二娘搭了個新夥計開了個生藥鋪西門慶聽

了半信不信。一日七月中何時分金風淅淅玉露冷冷。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人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哥一向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幾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整悶了這幾日。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嫂子娶過來不曾也不請兄弟們吃酒。西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家陳宅那邊為些閒事。替他亂了幾日。親事另改了日期了。伯爵道兄弟每不知哥吃驚。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裡邊吳銀姐那裡吃三杯。權當解悶。不由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玳安平安牽馬後邊跟着走。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短　思鄉猶恨馬行遲

世財紅粉歌樓酒　誰為三般事不迷

當日西門慶被他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分已帶半酣纔放出來打馬正望家走到於東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勒住馬問道你往那去馮媽媽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裡魚籃會替過世二爹燒箱庫去來赶進門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麽我明日和他說話去馮媽媽道尤得大人還問甚麽好也來把個見見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兒吃人撥了鍋兒去了西門慶聽了失驚問道莫不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了幾遍不見你大門閑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理今教別人成了你還說甚的西門慶問是誰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染病看看至死怎的請了大街上

住的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見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舖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脚叫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王八他有甚麼起解于是一直打馬來家剛下馬進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并西門大姐四個在前廳天井內月下跳馬索兒耍子見西門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閒的聲喚平白跳甚麼百索兒赶上金蓮踢了兩脚走到後邊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在西廂稍間一間書房要了舖盖那裡宿歇打丫頭罵小厮只是沒好氣衆婦人站在一處都甚是着

恐不知是那緣故見月娘甚是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兩三步抆開一邊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却教他蝗虫螞蚱一例都罵着玉樓道罵我每也罷如何連大姐也罵起淫婦來了沒槽道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子只我是好欺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裡只踢我一個兒那個偏受用着甚麼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裡何不教他連我也踢不是你沒偏受用誰偏受用恁的賊不識高低貨我到不言語你只顧嘴頭子嗶哩礴喇的那金蓮見月娘惱了便轉把話兒來撇說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他不知那裡因着甚麼由頭兒只拿我煞氣要便睜着眼望着我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只要嘲他來他不打你却打狗不

成玉樓道大姐姐且叫了小廝來問他聲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辰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憑個腔兒不一時把玳安叫到根前問他端的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廝來吊拷你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子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實說了罷爹今日和應二叔每都在院裡吳家吃酒散的早了來在東街口上撞遇馮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了爹一路上惱的要不的月娘道信那沒廉耻的歪淫婦浪着嫁了漢子來家拿人煞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把他倒踏門招進去了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的大藥鋪我來家告爹說爹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嫁人使不得的月娘道如今年程論的甚麼

便的便不的。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淫婦成日和漢子。酒裏眠酒裏臥底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看官聽說，月娘這一句話，一棒打着兩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再醮嫁人，孝服都不曾滿，聽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在話下。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却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把女婿陳經濟，安他在花園中同賁四管工記帳，換下來昭來，教他看守大門。西門大姐白日裡便在後邊和月娘衆人一處吃酒，晚夕歸前邊廂房中歇。陳經濟每日只在花園中管，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飲食都是小厮內裡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手下這幾房婦女，都不曾見面。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賀千戶送行去了。月娘因陳經

濟搬來居住。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酧勞他酧勞。向孟玉樓李嬌兒說道。待要管、又說我多攬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勞兒。那個興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個當家的人。你不上心誰上心。月娘於是分付廚下安排了一卓酒餚點心。午間請經濟進來吃一頓飯。這陳經濟撇了工程。教賁四看管。逕到後邊。來見月娘作畢揖。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卓兒。拿蔬菜案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來坐坐。白不得個閒。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杯水酒。權與姐夫酧勞。經濟道。兒子蒙爹娘擡舉。有甚勞苦。這等費心。月娘遞了酒。經濟傍邊坐下。須臾饌餚齊上。月

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王請大姑娘來這裡坐小王道大姑娘使看手便來少頃只聽房中抹的牌响經濟便問誰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與王箇丫頭弄牌經濟道你看沒分曉娘這裡呼喚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姐陳姐夫也會看牌也不會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兒當時月娘自知經濟是個志誠的女婿却不道是小夥子兒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折牌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有西江月為証

自幼乖滑伶俐風流博浪牢成愛穿鴨綠出爐銀雙陸象棋幇襯琵琶笙簫管彈丸走馬員情只有一件不堪聞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咱同看一看經濟道娘和大姐看罷兒子却不當月娘道姐夫至親間怕怎的一面進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牀上鋪茜紅毡看牌見經濟進來抽身就要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別人見個禮兒罷向經濟道這是你三娘哩那經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大姐三人同抹經濟在傍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輸了下來經濟上來又抹玉樓出了個天地分經濟出了恨點不到頭吳月娘出了個四紅沉八不就雙三不搭兩么兒和兒不出左來右去配不着色頭只見潘金蓮掀開簾子走進來銀絲䯼髻上戴着一頭鮮花兒仙掌體可玉貌笑嘻嘻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姐夫在這裡慌的陳經濟扭頸回頭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

精魂已失正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愛一旦遭逢
月娘道此是五娘姐夫也只見個長禮兒罷經濟忙向前深深
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便道五姐你來看小雛兒倒把
老鴉子來贏了道金蓮近前一手扶着牀護炕兒一隻手拈着
白紗團扇兒在傍替月娘指點說道大姐姐這牌不是這等出
了把雙三搭過來却不是天不同和牌還贏了陳姐夫和三姐
姐眾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
月娘連忙攛掇小玉送陳姐夫打角門出了西門慶下馬進門
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然後逕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慌
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
提刑所賀千戶新陞新平知寨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

拿帖兒來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沒酒教丫鬟看酒來你吃不一時放了桌兒飲酒菜蔬都擺在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後日花園捲棚上梁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遞菓盒酒掛紅少不得叫廚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天色已晚春梅掌燈歸房二人上牀宿歇西門慶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幾杯酒就醉了倒下頭鼾睡如雷齁齁不醒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裡有些餘熱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忽聽碧紗帳內一派蚊雷不免赤着身子起身來執着燭滿帳照蚊照一個燒一個回首見西門仰臥枕上睡得正濃搖之不醒其腰間那話帶着托子纍垂偉長不覺淫心輒起放下燭臺用纖手捫弄弄了一回蹲下身去用口吮之吮來吮去西門慶醒了罵道怪小淫婦兒你

達達驕驢就搊混死了一面起來坐在枕上亦發叫他在下儘
着吮咂又舂首翫之以暢其美正是帷底佳人風性重夜深偷
弄紫鸞簫有鼓子雙関踏莎行詞爲証
我愛他身體輕盈楚腰膩細行行一派笙歌沸黃昏人未掩
朱扉潜身撞入紗厨內款傍香肌輕憐玉體嘴到處臙脂記
耳邊廂造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
婦人于是頑了有一頓飯時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叫春
梅篩酒過來在牀前執壺而立將燭移在牀背板上教婦人馬
爬在他面前那話隔山取火托入牝中令其自動在上飲酒取
其快樂婦人罵道好個刀鑽的強盜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
怪剌剌教丫頭看答着甚麼張致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當

初你瓶姨和我常如此幹叫他家迎春在傍執壺斟酒到好耍子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的甚麽瓶姨鳥姨題那淫婦則甚奴好心不得好報那淫婦等不的浪着嫁漢子去了你前日吃了酒你來家一般的三個人在院子裡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踢我一個兒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辨嘴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他根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起來爲甚麽養蝦蟇得水蠱兒病如今到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如此這般告訴我把我氣了個立睜若饒了別人我到罷了那蔣太醫賊矮王八那花大怎不吱

下他下截來。他有甚麼起解。拐他進去與他本錢教他在我服面前開舖子。大剌剌做買賣。婦人道。虧你有臉兒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先下米的先吃飯。你不聽。只顧求他問姐姐。常信人調丟了瓢。你做差了。你抱怨那個。西門慶被婦人這幾句話。冲得心頭一點火無雲山半壁通紅。便道你由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休想我這裡理他。看官聽說。自古讒言罔行。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猶不能免。況朋友乎。饒吳月娘恁般賢淑的婦人。居于正室。西門慶聽金蓮衽席睥睨之間言。卒致于反目。其他可不慎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尚氣。彼此覿面都不說話。月娘隨他往那房裡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只教丫頭上前答應。也不

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到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尚氣之後，見漢子偏聽。巳于是以爲得志，每日抖擻着精神，粧飾打扮，希寵市愛。因爲那日後邊會遇陳經濟一遍，見小夥兒生的乖猾伶俐，有心也要勾搭他。但只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的西門慶往那裡去，不在家，便使了丫鬟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做一處。一日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梁，親友掛紅慶賀，遞菓盒的也有許多，各作人匠都有犒勞賞賜，大廳上管待官客。吃到晌午時分，人纔散了。西門慶看着收拾了家火，歸後邊廳去了。陳經濟走

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牀上彈弄琵琶道前邊上緊吃了恁半日酒你就不曾吃了些甚麽還來我屋裡要茶吃經濟道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麽來婦人問道你爹在那裡經濟道爹後邊睡去了婦人道你既沒吃甚麽叫春梅揀粧裡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你姐夫吃這小夥兒就在他炕桌兒擺着四碟小菜吃着點心因見婦人彈琵琶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曲兒怎不唱個兒我聽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兒你聽我等你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經濟笑嘻嘻慌忙跪下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那婦人笑起來了自此這小夥兒和這婦人日近日親或吃茶吃飯穿房入屋打牙

犯嘴。挨肩擦膀。通不忌憚。月娘托以兒輩放這樣不老實的女婿在家。自家的事却看不見。正是只緣採花成釀蜜。不知辛苦為誰甜。

堪嘆西門慮未通　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牀錦被藏賊驢　三頓珍羞養大蟲
愛物只圖夫婦好　貪財常把丈人坑
還有一件堪誇事　穿房入屋弄乾坤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草裡蛇邏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花開不擇貧家地　月照山河處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　百事還教天養人
痴聾瘖啞家豪富　伶俐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　筭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起蓋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景。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一日八月初旬天氣。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庄上擺酒。叫了四個唱的。一起樂工雜耍步戲。西門慶從巳牌時分。打選衣帽齊整。四個小廝跟隨。騎馬去了。吳月娘在家。整置了酒餚細果。酌同李嬌

見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人開了新花園門閒中遊賞玩看裡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但見

正面丈五高心紅漆綽屑周圍二十板砧炭乳口泥墻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多臺榭假山眞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論四時賞玩各有去處春賞燕遊堂桧栢爭鮮夏賞臨溪館荷蓮鬬彩秋賞叠翠樓黃菊迎霜冬賞藏春閣白梅積雪剛見那嬌花籠淺徑嫩柳拂雕欄弄風楊柳縱蛾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遊堂前金燈花似開不開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平野橋東幾朶粉梅開卸卧雲亭上數株紫荊未吐湖山側纔綻金錢寶檻邉初生石笋翩翩紫燕穿簾幙嚦嚦黃鶯度翠陰也有那月窓雪洞也有那

水閣風亭。水香棚與荼蘼架相連。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也有那紫丁香。玉馬櫻。金雀藤。黃剌薇。香茉莉。瑞仙花。捲棚前後。松墻竹徑。曲水方池。映堦蕉棕。向日葵榴。遊魚藻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菩薩面。荔枝擎出鬼王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携手遊芳徑之中。或鬭草坐香茵之上。一個臨欄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鱗。一個伏檻觀花。笑把羅紈驚粉蝶。月娘于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名喚臥雲亭。和孟玉樓李嬌兒下棊。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雪娥都在翫花樓望下觀看。見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那耐寒君子竹。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

嬌兒對席。兩邊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姑夫來。不一時經濟來到。頭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脚下粉頭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根前坐下。傳杯換盞吃了一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下棊。孫雪娥與孟玉樓。却上樓觀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為戲。不妨經濟。悄悄在他身背後觀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滾。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瞅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陳經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摟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猴兒推了一交。却不想玉樓在翫花樓遠遠

聽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裡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經濟上樓去了。原來兩個蝴蝶也沒曾捉的住。到訂了燕約鶯期。則做了蜂須花嘴。正是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沒處尋。經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怏怏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遣其悶。

我見他斜戴花枝。朱唇上不抹臙脂。似抹臙脂。前日相逢。今日相逢。似有情實未見情實。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又相思。

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庄子上吃了酒回來。打南尾子裡頭過。平昔在三尾兩巷行走

耍子。搗子每都認的。那時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為光棍是也。內中有兩個。一名草裡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被西門慶資助。乃雞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裡耍錢。勒住馬近前說話。二人連忙走至根前。打個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庄上請我每吃了酒來。我有一庄事央煩你每。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今使令小人之處。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你二人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人道。那裡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這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便了。因在馬上摟

起不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尋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裡。拔蒼龍頭上角。西嶽華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得。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個銀兩。小人斷不敢領受。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武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說。魯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每推託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扒倒地下。磕了個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去坐著。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官府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所。夏老爹那裡。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何消你說。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果然

把張勝送在夏提刑守備府做了個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題
那兩個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要錢去了西門慶騎馬進門來家
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
金蓮在捲簾內看收家火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裡來
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火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裡做甚麼來金
蓮笑道俺每今日和大姐開門看了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
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庄子上叫了四個唱的四個搗倒小厮
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
說道你沒酒教丫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
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
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衿衫兒五

色繡紗眉子。下着白碾光絹挑線裙子。裙邊大紅光素段子。白綾高底羊皮金雲頭鞋兒。頭上銀絲鬏髻。金廂玉蟾宮折桂分心翠梅鈿兒。雲鬢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出紅馥馥朱唇。白膩膩粉臉。不覺淫心輒起。攙着他兩隻手兒摟抱在一處親嘴。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咂的舌頭一片聲響。婦人一面摟起裙子。坐在身上噙酒哺在他口裡。然後在桌上纖手拈了一個鮮蓮蓬子。與他吃。西門慶道澀剌剌的吃他做甚麼。婦人道我的兒你就吊了造化了。娘手裡拿的東西兒你不吃。于是口中噙了一粒鮮核桃仁兒。逓與他纔罷了。西門慶又要翫弄婦人的胸乳。婦人一面摘下揀領子的金三事兒來。用口咬着。攤開羅衫。露見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緊就

就的香乳。揣揣摸摸良久。用口犢之。彼此調笑。曲盡于飛。西門慶乘着喜歡。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舖。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舖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華張勝二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個墮業的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那蔣太醫我見他且是謙恭禮體兒的。見了人把頭兒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作做他。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腳哩。婦人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腳。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哩。也是左近一個人家。請他看病。正是街上買了一尾魚。手提着。見那人請他。就說我送了魚到

家就來那人說家中有緊病請師父就去罷這蔣竹山一直跟到他家病人在樓上請他上樓不想是個女人不好素體容粧走在房來舒手教他把脈這廝手把着脈想起他魚來掛在簾鉤兒上就忘記看脈只顧且問嫂子你下邊有猫兒也沒有不想他男子漢在屋裡聽見了走來揪着毛打了個臭死藥錢也沒有與他把衣服扯的稀爛得手纔跑了婦人道可可兒的來我不信一個文墨人兒他幹這個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悞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家火歸房宿歇不在話下按下一頭却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景初時蔣竹山圖婦人喜歡修合了些戲藥部門前買了些甚麽景東人事美女相思套之類實

指望打動婦人心。不想婦人曾在西門慶手裡狂風驟雨都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漸頗生憎惡。反被婦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爛。都丟吊了。又說你本蝦鱔腰裡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家。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䏂鎗頭死王八。罵的竹山狗血噴了臉。被婦人半夜三更趕到前邊舖子裡睡。于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中來。每日聒聒着算帳。查算本錢。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走在舖子小櫃裡坐的。只見兩個人進來吃的浪浪蹌蹌。摟摟胖胖走在櫈子上坐下。先是一個問道。你這舖中有狗黃沒有。竹山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黃。那討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冰灰也拿一塊來我瞧。我要買你幾兩。竹山道。生藥行只有冰片。是南海

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氷灰來那一個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舖子他那裡有這兩庄藥材咱往西門大官人舖中買去了來那個說道過來咱與他說正經話罷蔣二哥你休推睡裡夢裡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借的那三十兩銀子本利也該許多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劉纔進門就先問你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個舖子恐怕丧了你行止顯的俺每陰騭了故此先把幾句風話來教你認範你不認範他這銀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聽了說了個立睜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銀却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彈快休說此話蔣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差了自古於官不

貪賴債不富想着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兒賣膏藥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了這步田地來這個人道我便姓魯叫做魯華你某年借了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四十八兩銀子少不的還我竹山慌道我那裡借你銀子來就借了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就是保人因向袖中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臉臘渣也似黃了罵道好殺材狗男女你是那裡搗子走來嚇詐我魯華聽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櫃颼的一拳去早飛到竹山面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邊一面把架上藥材撒了一街竹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只叫天福兒來幫助被魯華一腳踢過一邊那裡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攔住魯華手勸道魯大哥

你多日子也就待了。再寬他兩日兒教他湊過與你便了。蔣二哥你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打了你一面口袋倒過蘸來了。你若好好早這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話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莫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聽了。道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見他甚麼錢來。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了。不隄防魯華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洋溝裡將髮散開巾幘都汚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被保甲上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瓶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攘走來簾下聽覷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個立睜使出馮媽

媽來。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關閉了門戶。家中坐的。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這裡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陞廳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如何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毀罵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的通不認得此人。並沒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踢打。把小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他原借小的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光景。延挨不還。小的。小的今日打聽他在人家招贅了。做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辱罵小的。說小的搶奪他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便是保人。望爺查情。一面懷中取出文契。

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立借契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為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卻有欠少時家值錢物件折准恐後無憑立此借契為照者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說道可又來見有保人文契還這等抵賴看這廝咬文嚼字模樣就相個賴債的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去着實打當下三四個人不由分說拖番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個公人拿着白牌押蔣竹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那蔣竹山打的那兩隻腿剌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

兒問他要銀子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噦在臉上罵道沒羞的王八你遞甚麼銀子在我手裡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王八砍了頭是個債樁就瞎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王八那四個人聽見婦人屋裡攘罵不住催逼叫道蔣文蕙既沒銀子不消只管挨遲了趁早到衙門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去裡邊哀告婦人直撅兒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只當積陰騭西山五舍齋僧布施這三十兩銀子了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那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扯碎了文書方纔了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慶家回話了西門慶留在捲棚內管待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一遍西門慶滿心

大喜說二位出了我口氣足可以勾了當下把三十兩銀子交與西門慶門慶那裡肯收你二人收去買壺酒吃就是我酬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自行耍錢去了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却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出來歸到家中婦人那裡容他住說道你還是那人家裡只當狗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這兩間房子尚且不勾你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兩腿疼自去另尋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買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碾藥篩箱籠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臨出門婦人還使馮媽媽舀了一錫盆水赶着潑去說道喜得

冤家離眼前。當日打發了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聽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是後悔。每日茶飯慵飡。蛾眉懶畫。把門倚遍。眼兒望穿。白盼不見一箇人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　于今恩愛淪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關着。藥舖不開。靜落落的。歸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矮王八打重了。在屋裡睡哩。會勝也得半個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一日八月十五日。是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逕郊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晚上來接我。

旋遶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來打雙陸。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兒兩個在傍陪侍勸酒。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頑耍。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勸馬來接。西門慶正在後邊東淨裡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大廳上坐堂客都散了。家火都收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眾人。大娘邀的後邊坐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裡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盤羹菓。兩盤壽桃麵。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老馮一錢銀子。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曾請去。西門慶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裡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馮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強說着教小的吃了兩鍾。就臉紅起來。如今二娘到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

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文蕙打發去了二娘甚是後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歹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聲去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閑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個好日子擡了那淫婦來罷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裡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裡伺候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面走到李瓶兒那裡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哥哥今日多有累你對爹說成就了二娘此事于是親自洗手剔甲厨下整理菜蔬管待玳安酒飯說道你二娘這裡沒人明日好歹你來幫扶天福兒看着人搬家火過去

顧了五六付扛整擡運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盖的翫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一頂大轎一疋段子紅四對燈籠派定玳安平安畫童來興四個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了兩個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西門慶那日不往那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幅巾坐的单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個人出去迎接孟玉樓走來上房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接見惹的他爹不怪他爺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

一回。于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出來迎接。婦人抱著寶瓶。逕往他那邊新房裡去了。迎春繡春兩個丫鬟。又早在房中舖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教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裡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往他房裡去。頭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蓮房中睡。金蓮道。他是個新人兒。纔來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裡火。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進去。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入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裡歇去了。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鬟睡了。飽哭了一場。可憐走在牀上。用腳帶吊頸懸梁自縊。正是。連理未諧

鴛帳底冤魂先到九重泉兩個丫鬟蹋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暗起來剔燈猛見牀上婦人吊着諕慌了手脚走出隔壁叫春梅說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蓮起來這邊看視見婦人穿着一身大紅衣服直挺挺吊在牀上連忙和春梅把脚帶割斷解救下來撅了半日吐了一口精涎方纔甦醒即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娶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裡去惹他心中不反麼恰似俺每把這庄事放在頭裡一般頭上末下就讓不得這一夜見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淫婦有些吃着碗裡看着鍋裡想起來你惱不過我來曾你漢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沒告訴我臨了招進蔣太醫去了我不如那厮

今日却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惱的是。他也吃人念了。正說話間。忽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梅來請爹。六娘在房裡上吊哩。慌的玉樓攛掇西門慶不迭。便道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于是打着燈籠。走來前邊看覷。落後吳月娘李嬌兒聽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蓮摟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薑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下來時。就灌了些來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娘衆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歸房歇息。次日晌午。前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正是身如五鼓啣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灯。西門慶向李嬌兒衆人說道。你每休信那淫婦。裝死兒號人。我手裡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進房裡去。親看

着他。上個吊兒我瞧。方信。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衆人見他這般說。都替李瓶兒捏兩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他房中去了。玉樓金蓮。分付春梅。把門關了。不許一個人來。都立在角門兒外。悄悄聽覷。看裡面怎的動靜。且說西門慶。見婦人在牀上。倒胸着身子哭泣。見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幾分不悅。先把兩個丫頭。都赶去空房裡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麼緣何流那毯尿。怎的。我自來不曾見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個吊兒我瞧。于是拿一繩子丟在他面前。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的話來。說西門慶

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思量我那世裡晦氣。今日大睜眼。又撞入火坑裡來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牀來。脫了衣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慶拖番在牀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幾鞭子。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戰競競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過。教你畧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太醫那厮。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王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鋪子。在我眼皮子根前開鋪子。要撑我的買賣。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見來。把奴想的心斜了。後邊喬皇親花園裡。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奴精

髓到天明雞叫時分就去了。你不信只問老馮和兩個丫頭便
知端的。後來把奴攝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纔請這蔣太醫來
看。恰吊在麵糊盆內一般。乞那厮局騙了。說你家中有事。上東
京去了。奴不得已。纔幹下這條路。誰知這厮砍了頭是個債樁。
被人打上門來。經官動府。奴忍氣吞聲。丟了幾兩銀子。吃奴即
時攆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教他寫狀子。告我收着你許多東
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婦人道。你麼可是沒的說。奴那
裡有這個話。就把身子爛化了。西門慶道。就算有如此。我也不
怕你。道說你有錢。快轉換漢子。我手裡容你不得。我實對你說
罷了。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使的手段。
只略施行計。教那厮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了到

官弄到一個田地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計兒還是你可憐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煙之處就是死罷了看看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比蔣太醫那厮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個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說你仗義疎財敲金擊玉伶牙俐齒穿羅着錦行三坐五這等爲人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幾百年還沒曾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自這一句話把西門慶歡喜無盡即丟了鞭子用手把婦人拉將起來穿上衣裳摟在懷裡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厮他見甚麼碟兒天來大即叫春梅快放桌兒後邊快取酒菜兒來正是

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孟玉樓義勸吳月娘　西門慶大鬧麗春院

在世爲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悔　浮華過眼恐非眞
貧窮富貴天之命　得失榮華隙里塵
不如且放開懷樂　莫使蒼然兩鬢侵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幾句柔情軟話。感觸的回嗔作喜。拉他起來穿上衣裳。兩個相摟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卓兒。往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孟玉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角門首。打聽消息。他這邊門又閉着。止是春梅一人在院子裡伺候。金蓮拉玉樓兩個。打門縫兒望裡張覷。只

見房中掌着燈燭。裡邊說話。都聽不見。金蓮道。俺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聽得伶俐。那春梅便在窗下。潛聽一回。春梅走過來。金蓮悄問他房中怎的動靜。這春梅聽了。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俺爹怎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打了他。他脫了不曾。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纔慌了。就脫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玉樓恐怕西門慶聽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站立。那時八月二十頭。月色纔上來。站在黑頭裡。金蓮吃瓜子兒。兩個一處說話。等着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便向玉樓道。我的姐姐。說好食菓子。一心只要來這裡頭。兒沒動下馬。威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個好不順臉的貨兒。你着他順順兒。他倒罷了。

屬扭孤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乞小
婦奴才壓枉造舌我那一行說我陪下十二分小心還乞他奈
何的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幾時還不知他性格哩二人正
說話之間少頃只聽開的前門响春梅出來一直逕往後邊走
不防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去那春梅笑着只
顧走那金蓮道怪小肉兒你過來我問你話慌走怎的那春梅
方纔立住了腳方說如此這般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說
哩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卓兒如今往後
邊取酒去金蓮聽了便向玉樓說道賊沒廉恥的貨頭裡那等
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及到其間也不怎麼的我猜也沒的
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遞賊小肉兒沒他房裡丫頭你替他取

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毬聲浪顙，我又聽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的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般懶待動，且不知怎的聽見幹猫兒頭差事，鑽頭覓縫幹辦了要去，去的那快。見他房裡兩個丫頭你替他走，管你腿事。賣蘿蔔的跟着鹽担子走，好個閑嘈心的小肉兒。玉樓道，可不怎的，俺大丫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兒，他想伏實只不他爹使他行鬼頭兒聽人的話兒，你看他的走的那快。正說着，只見玉箫自後邊驀地走來，便道，三娘還在這裡，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怪狗肉，諕我一跳。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曾。玉箫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日，下我來前邊瞧瞧，剛纔看見春梅後邊叫了酒去了。因問，俺爹到他屋裡怎樣個動靜兒。金蓮接

過來道進他屋裡去尖頭醜婦磞到毛司墻上齊頭故事玉簫
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告他說玉簫道三娘真個教他脫了衣
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爹因他不跪纔打他玉
簫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那瑩白的皮肉兒上
怎麼挨得玉樓笑道怪小狗肉兒你倒替古人躭憂正說着只
見春梅和小玉取了酒菜來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往
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個勾當
兒雲端裡老鼠天生的耗分付快送了來教他家丫頭伺候去
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
把酒菜擺在卓上這春梅和小玉就出來了只是迎春綉春在
房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話玉簫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二人一

路去了。金蓮教春梅關上角門。歸進房來。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却照別人圓。不說金蓮獨宿。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飲酒說話到半夜。方纔被伸翡翠。枕設鴛鴦。上牀就寢。燈光掩映。不啻鏡中之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之蝴蝶對舞。正是今宵勝把銀缸照。祗恐相逢是夢中。有詞爲証。

淡畫眉兒斜插梳。不忺拈弄倩工夫。雲窗霧閣深深許。蕙性蘭心。　神仙標格世間無。從今罷却相思調。美滿恩情錦不如。

兩個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拿將來四小碟甜醬瓜茄。細巧菜蔬。一甌頓爛鴿子雛兒。一

甌黄韭乳餅。并醋燒白菜。一碟火燻肉。一碟紅糟鰣魚。兩銀廂甌兒。白生生軟香稻粳米飯兒。兩雙牙箸。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上半盞兒。就教迎春。昨日剩的銀壺裡金華酒篩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方纔洗臉梳粧。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與西門慶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金廂鴉青帽頂子。說是過世老公公的。起下來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門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䯼髻重九兩。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䯼髻沒有。西門慶道。他每銀絲䯼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䯼髻。婦人道。我不好帶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

鳳鑿根兒。每個鳳嘴啣一掛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金廂玉觀音滿池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了衣服出門。李瓶兒分付。那邊房子裡沒人。你好歹過去看看。委付個人兒看守。替了小廝天福兒來家使喚。那老馮老行貨子啻啻磕磕的。獨自在那裡。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你分付我知道了。袖着鬏髻和帽頂子出門。一直往外走。不防金蓮鬅着頭還未梳洗。站在東角門首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看雀兒撞見眼。那西門慶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怪行貨子。你還來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兩隻手拉說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怪火燎腿三寸貨。那個拿長鍋鑊吃了

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且問你。西門慶道：罷麼，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他袖子裡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去袖子裡，就掏出一頂金絲䯼髻來，說道：這是他的䯼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你每沒有這䯼髻，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䯼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䯼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照依上房戴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揭實枝

候他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筭掙着兒還落他一二兩金子勾打個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宜兒隨處也掐個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歹記着你不替我打將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袖了鬏髻笑着出門金蓮戲道哥兒你幹上了西門慶道我怎的幹上了金蓮道你既不幹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鬏髻來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只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我使了他有勾當去了原來

月娘早辰分付下他往王姑子庵裡送香油白米去了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了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怪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說的不敢言語一聲兒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衆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憋的慌一個人也拉剌將來了那房子賣吊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左右有他家馮媽媽子在那裡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厮晚夕同在那裡上宿罷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作養娘抱巴巴呼來跟兩口子去自他媳婦子七病八病一時病倒了在那裡上恭謹扶持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個一家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就是俺每不好張主的下邊孩子們也沒投奔他爹這兩日隔二騙三的也甚是

沒意思。看姐姐怎的。依俺每一句話兒。與他爹笑開了罷。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個意。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疼。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怎的不賢良的來。如今聳六七個在屋裡。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我當初大說攔你。也只爲好來。你既收了他許多東西。又買了房子。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况他孝服不滿。你不好要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裡。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過水。只瞞我一個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裡歇。明日也推在院裡歇。誰想他只當把個人兒歇了。家裡來說的好在院裡歇。他自吃人在他根前那等花麗狐哨。喬龍畫

虎前兩面刀哄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每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著他理你理兒你倒如今反被爲仇正是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倒了亦如然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頓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在這屋裏隨我去你每不要管他幾句話說的玉樓衆人訕訕的良久只見李瓶兒梳粧打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衿羅衫兒翠藍拖泥粧花羅裙迎春抱著銀湯瓶繡春拿著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衆人遞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也來到都遞了茶一處坐的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與大姐下個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他爹那些時兩個不說話因爲你來俺們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

席酒兒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
道姐姐分付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花枝招展繡帶飄飄插
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
不要來撺掇我已是賭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兒
哩以此衆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傍把拿抿子與李瓶兒抿頭
見他頭上戴着一付金玲瓏草虫兒頭面并金累絲松竹梅歲寒
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碎草虫頭面只是有
些抓住了頭髮不如大姐姐頭上戴的這金觀音滿池嬌是揭
實枝梗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奴也照樣兒要教銀匠打
恁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簫來根前遞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簫問
道六娘你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內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

惜薪司掌廠。御前班直。後陞廣南鎮守。玉簫笑嘻嘻道你老人家昨日搽的好柴。小玉又道。去年城外落鄉許多里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知道甚麼。說道他尋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玉簫又道。你老人家鄉里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勾了。小玉又說道。朝廷昨日差了四個夜不收。請你老人家往口外和番。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便道。怪臭肉每。幹你那營生去。只顧奚落他怎的。于是把個李瓶兒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良久西門慶進房來。回他顧銀匠家打造生活。就與他計較。明日發柬。二十五日請官客吃會親

酒。少不的拿帖兒請請花大哥。李瓶兒道。他娘子三日來。再三說了。也罷。你請他請罷。李瓶兒又說。那邊房子左右有老馮看守。你這裡再叫一個。和天福兒輪着。晚夕上宿就是。不消教旺官去罷。上房姐姐說。他媳婦兒有病去不的。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即叫平安近前分付。你和天福兒兩個輪。一遞一日。獅子街房子裡上宿。不在言表。話休饒舌。不覺到二十五日。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插花筵席。四個唱的。一起雜耍步戲頭。一席花大舅。吳大舅。第二席是吳二舅。沈姨夫。第三席應伯爵謝希大。第四席祝日念孫天化。第五席常時節。吳典恩。第六席雲離守。白來創西門慶主位。其餘傅自新。賁地傳。女婿陳經濟。兩邊列位先是李桂姐。吳銀兒董玉仙。韓金釧兒從晌午時分。坐轎子就

來了。在月娘上房裡坐的。官客在新蓋捲棚內坐的。吃茶。然後
到齊了。大廳上坐。席上都有卓面。某人居上。某人居下。先吃小
割海青捲兒八寶攢湯。頭一道割燒鵞大下飯。樂人撮弄雜
耍回數。就是笑樂院本。下去李銘吳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間
省清吹。下去。四個唱的出來。筵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
說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當斗膽。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
見。足見親厚之情。俺每不打緊。花大尊親。并二位老舅沈姨丈
在上。今日為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
大道。哥。你這話難說。當初已言在先。不為嫂子。俺每怎麼見來。
何況這個嫂子。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先做友。後做親。又不
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那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

你不要笑俺每都拿着拜見錢在這裡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材單管胡說乞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幾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賭幾個誓真個我就後邊去了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景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幾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猱獅狗好不利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伯爵故意下席赶着玳安踢兩腳笑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趣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來可二十欄杆把衆人四個唱的都笑了那玳安到下邊又走來立着把眼看着他爹不動身西門慶無法可

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見罷。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腳下人趕出去。關上儀門。四個唱的。都往後邊彈樂器簇擁婦人上拜。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攛掇替他插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廳上又早鋪下錦毡繡毯。麝蘭靉靆。絲竹和鳴。四個唱的。導引前行。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遍地羅袍兒。下着金枝線葉沙綠百花裙。腰裡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胸前項牌纓落。裙邊環珮玎璫。頭上珠翠堆盈。鬢畔寶釵半卸。紫瑛金環。耳邊低掛珠子。挑鳳髻上雙插。粉面宜貼翠花鈿。湘裙越顯紅鴛小。恍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到筵前。四個唱的。琵琶箏絃。簇擁婦人。花枝招颭。繡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眾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却

說孟玉樓潘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廳軟壁後聽覷聽見唱喜得功名完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夫共妻直到笑吟吟慶喜高擎着鳳凰杯象板銀箏間玉笛列杯盤水陸排佳會直至永團圓世世夫妻根前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聽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團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裡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動意惱在心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般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誇奬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裡有哥這樣大福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因與玳安兒快請你娘

回房裡。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的。吳月娘衆人聽了。罵扯淡輕嘴的囚根子不絕。良久李瓶兒下來。四個唱的。見他手裡有錢都亂趨捧着他。娘長娘短。替他拾花翠。叠衣服。無所不至。月娘歸房甚是悒怏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人情禮盤子。盛着拿到月娘房裡。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到前頭就是了。平白拿進我屋裡來做甚麽。玳安道爹分付拿到娘房裡來。月娘教玉簫接了。掠在牀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花枝招颭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這裡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卓面去。到家對我說你姐夫兩個不說話。我耽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請姐

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塲好都沒了。自古痴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常。今後姐姐。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得你不做好好先生。纔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俺這窮官兒家丫頭。只當亡故了的筭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麽的罷。賊強人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個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了茶來。吃畢茶。分付放卓兒。留吳大舅房裡吃酒。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我造纔席上酒飯都吃的飽飽的來。看看姐姐。坐了一回。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

興來。當下衆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那日四個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銷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自此西門慶。一連在瓶兒房裡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是潘金蓮惱的要不的。背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許多不是。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正是。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庄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騾馬成群。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小廝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個小廝。一名來安兒。一名棋童兒。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鬟。衣服首飾粧束出來。在前

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簫學箏。迎春學絃子。蘭香學胡琴。每日三茶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付夥計賁地傳。開解當鋪。女婿經濟。只要掌鑰匙出入。尋討。不拘藥材。賁地傳只是寫帳目秤發貨物。傳夥計督理生藥解當。兩個鋪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閣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當許多銀子出門。陳經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查點出入銀錢。收放寫算皆精。西門慶見了。喜歡的要不的。一日在前廳與他同卓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

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是何人我家姐姐是何人我若久後沒出這分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那陳經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裡蒙爹娘擡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躭待便了豈敢非望這西門慶聽見他會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但凡人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綿裡之針肉裡之刺常向繡簾窺賈玉每從綺閣竊韓香有詩為証

東牀嬌婿實堪憐　況遇青春美少年
待客每令席側坐　尋常只在便門穿
家前院後明嘲戲　呆裡撒奸暗做好

空在人前稱半子　從來骨肉不牵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見中秋賞月忽然菊綻東籬空中寒雁向南飛不覺雪花滿地一日十一月下旬天氣西門慶在友人常時節家會茶散的早未等掌燈時分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並馬而行剛出了常時節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大雪花兒來應伯爵便說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裡也不收我每知你許久不曾進裡邊看看桂姐今日趂着天氣落雪只當孟浩然踏雪尋梅咱望他望去祝日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月風雨不阻出二十兩銀子包錢包着他你不去落得他自在西門慶于是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說的把馬逕往東街勾欄那條路來了來到了李桂姐家

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裡掌起燈燭。丫頭正掃地。不迭。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上面列四張校椅。四人坐下。老虔婆便道。前者桂姐在宅裡來晚了。多有打攪。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他每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鬟就安放卓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到。不想今日他五姨媽生日。拿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看官聽說。原來世上。惟有和尚道士。并唱的人家這三行人。不見錢眼不開。嫌貧取富。不說謊調誑也成不的。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紬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丁雙橋。販了千

兩銀子紬絹，在客店裡安下。瞞着他父親來院中，敢嫖頭上拿十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歇了兩夜，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教桂姐連忙陪他後邊第三層一間僻淨小房，那裡坐去了。當下西門慶聽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每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邊一力攛掇，酒餚菜蔬齊上，須臾堆滿卓席。李桂卿不免箏排雁柱，歌按新腔，眾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飲酒在熱鬧處，不防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慶更畢衣，走至窗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兒在房內，陪着一個戴方巾的蠻子飲酒。由不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酒卓子掀倒，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

平安玳安畫童琴童四個小厮上來不由分說把李家門窗户壁牀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採出蠻囚來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兒又是個小膽之人外邊嚷鬧起來諕的藏在裡間牀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呸好不好就有媽哩不妨事隨他發作怎的叫嚷你休要出來且說老虔婆兒見西門慶打的不相模樣不慌不忙拄拐而出說了幾句閑話西門慶心中越怒起來指着罵道有滿庭芳爲証

虔婆你不良迎新送舊靠色爲娼巧言詞將咱誆說短論長我在你家使勾有黃金千兩怎禁賣狗懸羊我罵你句真伎倆媢人狐黨衠一片假心腸

虔婆亦答道　官人聽知。你若不來我接下別的，一家兒指望他爲活計。吃飯穿衣。全憑他供柴糴米。沒來由暴叫如雷。你怪俺全無意。不思量自巳。不是你憑媒娶的妻。

西門慶聽了。心中越怒。險些不曾把李老媽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三個死勸。活喇喇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鬧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裡上馬回家。正是

宿盡閑花萬萬千　不如歸去伴妻眠
雖然枕上無情趣　睡到天明不要錢

又曰　女不織兮男不耕　全憑賣俏做營生
任君斗量并車載　難滿虔婆無底坑

又曰　假意虛脾恰似真　花言巧語弄精神

幾多伶俐遭他陷　死後應知拔舌根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三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

脉脉傷心只自言　好姻緣化惡姻緣
回頭恨罵章臺柳　赧面羞看玉井蓮
只爲春光輕易泄　遂教鸞鳳等閒遷
誰人爲挽天河水　一洗前非共往愆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厮叫開門。下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於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内悄無人聲。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内暗道。此必有蹺蹊。于是潛身立於儀門内。粉壁前悄悄試聽覷。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

放卓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不說話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夜夜祝禱穹蒼保佑夫主早早回心齊理家事早生一子以爲終身之計西門慶還不知只見丫鬟小玉放畢香卓兒少頃月娘整衣出房向天井內滿爐炷了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流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瞞着兒夫發心每逢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保佑兒夫早早回心弃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愿也正是

私出房櫳夜氣清　滿庭香霧月微明
拜天盡訴衷腸事　那怕傍人隔院聽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原來他一篇都為我的心倒還是正經夫妻一面從粉壁前叔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恰燒畢了香不防是他大雪裡走來倒諕一跳就徃屋裡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不曉的你一片都是為我的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裡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裡你也就差了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為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那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潞紬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貂鼠卧兎兒金滿池嬌分心越顯出他粉粧玉琢銀盆臉蟬髻

鴉鬓楚岫雲。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根前。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的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荆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知君子。方纔識好人。千萬作饒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裡自生由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裡也難據放你。趂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丫頭攆你。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逕來告訴你。月娘道。作氣不作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的你人去說。那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一面折跌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鷄扯脖。口裡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玉簫

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香卓兒
還不收進來罷。小玉道。香卓兒頭裡已收進來了。月娘恐不住
笑道。沒羞的貨。丫頭根前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
跪下央及。月娘道。不看世界面上。一百年不理纔好。說畢。方纔
和他坐的一處。教玉簫來捧茶與他吃了。那西門慶因把今日
常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同到李家。如此這般嚷閙。告訴一遍。
我叫小厮打了李家一塲。被衆人拉勸開了。賭了誓再不蹅院
門了。月娘道。你蹅不蹅不在於我。我是不管你傻才料。你拿響
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的漢子。養漢老婆的
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也怎的。西
門慶道。你說的是。於是脫衣。打發丫鬟出去。要與月娘上牀宿

歎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定兒吃今日只容你在我牀上就勾了要思想別的事却不能勾那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月娘道怎的中風不語西門慶道他既不中風不語如何大睜着眼說不出話來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你西門慶不由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膊上那話插入牝中一任其鶯恣蝶採殢雨尤雲未肯即休正是得多少海棠枝上鶯梭急翡翠梁間燕語頻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之處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聲幃暱枕態有余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雨意雲情並頭交頸於帳内正是意恰尚忘 再綉帶興狂不管墜金釵有詩爲証

鬓亂釵横興已饒　情濃尤復厭通宵

晚來獨向粧臺立　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晚夫妻幽歡不題。却表次日太清早辰。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粧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庄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端的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裡。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裡歇了一夜。金蓮道。俺每那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又和怎的平白浪擠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俺大丫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廝每說。昨日他爹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

家吃酒。看出潘婦家甚麼破綻。把潘婦每門窗戶壁都打了。大雪裡着惱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話兒。兩個纔到一答裡。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硶死了。相他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過來說道。早時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兒牢成。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有這個道理。來。又沒人勸。自家暗裡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乾淨。假撇清。玉樓道。他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他是風老婆。不下氣。倒教俺每做分上。怕俺每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每說和。那個因院裡着

了氣來家。這個正燒夜香。奏了這個巧兒。正是我親不用媒和
証。睹把同心帶結成。如今你我這等較論。休教他買了乖兒去
了。你快梳了頭自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人每人出五錢
銀子。教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為他麽事起來。今日安排一席
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耍戲一日。有
何不可。金蓮道。你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個勾當沒有。玉樓
道。大雪裡有甚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
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
這邊來。李瓶兒還睡在牀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
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還睡。懶龍纔伸腰兒。金蓮就
舒進手去被窩裡摸見薰被的銀香球。說道李大姐生了彈這

裡。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每有庄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為你起來。今日大雪裡。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叫迎春開廂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樓教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個營生。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

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裏來。我那討銀
子。要着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
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
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日逐錢打我手裏
使。都是扣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裏有富餘錢。教我說了半日。
你當家還說沒錢。俺每那個是有的。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
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出來了。他慌了。使
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由。教我恁惹氣剌剌
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
奸倭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
玉樓道。只許他家拿黄秤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相打骨秃

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凑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麽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時節家會茶起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鴇子回說不在家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不出來爹就惱了不由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窓户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性步馬回家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蜜罐兒長連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採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

罵他。想著迎頭兒。俺每使著你。只推不得閑。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吽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下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吽起他淫婦來了。看我到明日對你爹說不對你爹說。玳安道。耶嚛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便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你別要說嘴。這裡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如此這般。今日俺每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飲酒。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罷。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于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裡來

興買了雞鵞下飯，逕往厨房裡去了。玳安便提了一罈金華酒進來，便問玉簫小廝的東西是那裡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裡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裡見放着酒，又去買，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壜攙着些這酒吃。于是在後廳明間內，設石崇錦帳圍屏，放下軸紙梅花暖簾來，爐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厨下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長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裡替你磕頭哩，俺每

磕着你你站着揚角葱靠南墻越發老辣已定還不跪下哩也
折你的萬年草料若不是大姐姐帶攜你俺每今日與你磕頭
子是遞了西門慶賴了鍾兒從新又滿滿斟了一盞請月娘轉上
遞與月娘月娘道你每也不和我說誰知你每平白又費這個
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每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
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每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
下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每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
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有俺每面上寬恕
了他下次再無禮冲撞了姐姐俺每不管他來望西門慶說道
你裝憨打勢還在上坐着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陪不
是哩那西門慶只是笑不動身良久遞畢月娘轉下來令玉簫

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惟孫雪蛾跪着接酒其余都平叙姊妹之情于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余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蛾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横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巳與大姐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為你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巳是遞過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肖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琵琶箏絃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云云　西門慶聽了便問誰教他唱道一套詞來玉簫道是五娘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

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厮前邊請去。不一時經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筯。合家金爐添獸炭。美酒泛羊羔。正飲酒來。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撏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鵞毛。刷刷似數蠏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頃刻拂滿蜂鬚。似飛還止。龍公試手於起舞之間。新陽力玉女尚喜於團風之際。襯瑤臺似玉龍鱗甲遶空飛。飄粉額。如白鶴羽毛橫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爛生花。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前。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

茶儘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與衆人吃正是白玉壺中翻碧浪紫金壺內噴清香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報道李銘來了在前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朝上向衆人磕下頭去又打了個軟腿兒走在傍邊把兩隻脚兒並立西門慶便道你來得正好往那裡去來李銘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裡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討掛着爹宅內姐兒每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穉金燈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套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絃調定頓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絳都春寒風布野云云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王拿團靶勾頭鷄膆

壺滿斟窩兒酒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杯西門慶又在桌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麵蒸餅一碗韭菜酸笋蛤蜊湯一盤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鵝一碟香噴噴晒乾的巴子肉一碟子柳蒸的勒鯗魚一碟奶罐子酪酥伴的鴿子雛兒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三扒兩咽吞到肚內唻的盤兒乾乾淨淨用絹兒把嘴兒抹了走到上邊把身子直竪竪的靠着槅子站立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字一向也不過那邊去論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合家歡樂先是陳經濟大姐徑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

分付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裡。李銘道爹分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關上大門。于是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爲証

赤繩緣分莫疑猜　扊扅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願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西門慶動意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月娘早辰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小厮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在前廳上坐着哩。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麽。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挨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裡又不知勾了

那去。西門慶道。你教小廝把餅拿了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別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大雪裡家裡坐着罷。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道。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喏。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每甚是怪他家。從前已往。哥在你家使錢費物。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每心裡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都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他家。娘兒每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

丁二官兒原先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乃是秘山省陳条政的兒子丁二官兒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纔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每賭身發咒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裡把這委曲情由也對哥表出也把惱釋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對房下賭誓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既他央了俺兩個一場顯的我每請哥不能哥去到那裡略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

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卓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教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你爹但來晚了。都在你身上等我和你答話。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不教他早些來。你要那等到那黑天暗地的。我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老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行。吃着飯。丟下飯碗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遊魂撞屍撞到多咱纔來。那時十一月廿六日。就是孟玉樓壽日。家中置酒等候不題。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院裡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

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那個遞酒應伯爵謝希大在傍打諢耍笑說砂磴語兒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不用着人兒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自認你家漢子剛總着他撥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兒念了經打和尚往後不省人了[illegible]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翹膀毛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于是不由分說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怪攮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的爹那甜

我是後娘養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雞結爲弟兄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螃蟹云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捩的恁樣了于是兩個一齊趕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不的不說這裡花攢錦簇調笑頑耍不題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個姑子都在上房裡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不的只見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他這咱不來

俺每往門首瞧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去。玉樓道。我這裡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這個說了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腳。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哩。說俺每只好葷笑話兒。素的休要打發出來。月娘道。你每由他說。別要搜求他。金蓮道。大姐姐。你不知大師父會好說笑話兒。前者那一遭來。俺每在後邊。奈何着他。說了好些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不慌不忙。坐在炕上。說一個人走至中途。撞見一個老虎。要吃他。此人云。望你饒我一命。家中止有八十歲老母。無人養活。不然。向我家去。有一猪與你吃罷。那老虎果饒他。隨他到家。與母說。母正磨豆腐。捨不的那猪。對兒子把幾塊豆腐與他吃罷。兒子云。娘娘。

你不知他平日不吃素的。金蓮道。這個不好。俺每耳朶內不好
聽素。只好聽葷的。王姑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
先該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相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
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相官。次該二媳婦上
來遞酒。說公公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皂隸。媳婦
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公公道。你說的
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隸。公
公道。却相甚麼。媳婦道。公公相個外郎。公公道。我如何相外郎。
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裡都串到。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
好禿子。把俺每都說在裡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胆。許他在各房
裡串。俺每就打斷他那狗禿的下截來。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

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不見到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裡不在家那裡去了金蓮道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樓道他打了一塲和他惱了賭了誓再不去了如何又去咱每賭甚麼管情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証見你敢和我拍手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王八先來打撩子兒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辰勾使鬼走來勾了他去了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成大姐姐還只顧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厮他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且在門首買瓜子兒磕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跑不

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裡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良久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裡西門慶撞見號了一跳說道怪小淫婦兒猛可諕我一跳你每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在那裡這時纔來教娘每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良久西門慶在房中月娘安酒餚端端整整擺在卓上教玉筲執壺大姐遞酒先遞了西門慶酒然後眾姊妹都遞酒完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菜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斟美釀眾姊妹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

歸後邊去了。止是吴月娘同衆姊妹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説。個擲個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遊絲兒抓住荼蘼架。不犯。該西門慶擲。我虞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只聽見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説。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説道鮑老兒。臨老入花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個三綱五常。吃了一杯酒。輪該李瓶兒擲。説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墻兒險化做望夫山。不遇。該孫雪娥説。麻郎兒見羣鴉打鳳。絆住了折脚雁。好教我兩下裡做

人難。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道。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襴。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滿令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衆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衆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兩口兒好好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耽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玉樓道。我的兒。你再坐回兒。不是。金蓮道。俺每是外四家兒的門兒的外頭的人家。於是

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恠喬叫起來。說道。這個李大姐。只相個瞎子。行動一磨趄子就倒了。我攙你去。倒把我一隻腳蹂在雪裡。把人的鞋也蹂泥了。月娘聽見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我分付了小廝兩遍。賊奴才。白不肯撞。只當還滑倒了。因叫小玉。你打個燈籠。送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裡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婦兒。蹉在泥裡。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蹉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兒。恁一個小淫婦。昨日教丫頭每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意等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倒

都知道俺每却不曉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単管咬群兒

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不題単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行叫李大姐花大姐一路兒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中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接着李瓶兒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裡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跐板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缸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纔說話了不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

話下。正是若得始終無悔吝。纔生枝節便多端。畢竟未知後來

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春梅正色罵李銘

巧厭多勞拙厭閒　善嫌懦弱惡嫌頑
富遭嫉妬貧遭辱　勤怕貪圖儉怕慳
觸事不分皆笑拙　見機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　爲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都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在後廳與衆客飲酒。倒也罷了。其中惹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自家痨病死了。月娘新近與他娶了一房媳婦。娘家姓宋。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裡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厨役蔣聰爲妻小。這蔣聰

常在西門慶家做活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蔣聰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厨役分財不均。酒醉厮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墻逃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為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蕙蓮。這個老婆屬馬的。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了。生的黃白淨面。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脚還小些兒。性明敏善機變。會粧飾。龍江虎浪。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的領袖。若說他底

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　人來倒目隨　托腮并咬指　無故整衣裳
坐立隨搖腿　無人曲唱低　開窻推户牖　停針不語時
未言先欲笑　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衆家人媳婦上竈。還沒甚麽粧飾。猶不作在意裡。後過了一個月有餘。看了玉樓金蓮衆人打扮。他把鬏髻墊的高高的。梳的虛籠籠的頭髮。把水鬢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慶睃在眼裡。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繡蟒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約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

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眾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在家沒往那去。月娘分付玉簫房中另放桌兒打發酒菜湯飯點心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惠蓮身上穿着紅紬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斟酒。故意問玉簫那個穿紅襖的是誰。玉簫回道。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惠蓮。西門慶道。這媳婦子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裙子。說了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生日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惠蓮正往外走。兩個撞了滿懷。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吶吶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

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老婆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徃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段子到他屋裡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酒席上斟酒穿着紅袄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說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爹纔開厨櫃拿了這疋段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憲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四季團花兼喜相逢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若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爹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爹與你買今日赶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何如那老婆聽了微笑而不言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在屋裡伺候玉簫道爹說小厮每看着不好進你這屋裡來的教你悄悄徃山子底下洞兒裡那裡無人堪

可一會兒。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裡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却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只見小玉立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裡。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這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簫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裡面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說。進入花園裡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裡。只見他兩

個人在裡面纔了事。老婆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裡做甚麼？老婆道：我來叫畫童兒來。看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耻的貨，你和奴淫婦大白日裡在這裡端的幹的勾當兒。剛纔我打與那淫婦兩個耳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往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猪，也不筭。俺每閑的聲喚，在這裡來，你來也挿上一把子，老娘眼裡却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這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

婦兩個瞞神諕鬼。弄剌子兒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却和你每答話。那西門慶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丫頭每說。爹來家。使玉簫手巾裹着一疋藍段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來旺兒媳婦子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老婆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脚。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諂漢子喜歡。惠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不筭。與他衣服汗巾。首飾香茶之類。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粉。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兩個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裡吃飯。與月

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有詩為証

西門貪色失尊卑　群妾爭妍竟莫疑
何事月娘欺不在　暗通僕婦亂倫彝

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教小廝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教唱春梅等四人彈唱西門慶正在大廳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經濟在傍陪着說話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寶跟着夾着氈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

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躲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喏不迭誇道誰似哥好有福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却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粉錢來罷少頃春梅等四人見了禮進去了陳經濟向前作揖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纔教好些房下記掛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教應保叫了轎子買了些東西在家我纔來了遲了一步見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一面分付小厮後邊看粥

來吃。只見李銘見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自新。一向不見你
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裡答應兩日。來爹
宅裡伺侯。說着。兩個小厮。放卓兒。拿粥來吃。就是四個鹹食。十
樣小菜兒。四碗頓爛。一碗蹄子。一碗鴿子雛兒。一碗春不老蒸
乳餅。一碗餛飩鷄兒。銀廂甌兒。粳米投着各樣榛松栗子果仁
梅桂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經濟吃了。就拿小銀鍾篩
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裡還剩下上半壺酒。分付小厮畫童
兒。連卓兒擡下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應伯爵
並馬相行。與尚推官送殯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
飯。那月娘房裡玉簫。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
內亂厮有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裡摑混

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拕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畧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王八。你怎敢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王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那王八靈聖兒出來了。平白捻我手的來了。賊王八。你錯下這個鍬撅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裡你來弄鬼。等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王八。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沒你這王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出王八來。撅臭了你這王八了。被他千八萬王八。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李銘諕的往外走了。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并宋惠蓮。在房

裡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氣的春梅道。情知是誰。叵耐李銘那王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厮。留下一卓菜并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簫他每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王八。雌牙露嘴的。狂的有些些褶兒。也怎的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廂房裡去了。王八見無人。儘力向我手上捻了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待笑。我饒了他。那王八見我喓喝罵起來。他就即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與賊王八兩個耳刮子纔好。賊王八。你也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王八。在我手裡弄鬼。我把王八臉。打綠了。金蓮道。恠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兒氣的黃黃的。等爹來家說了。把賊王八攆了去就是了。那

裡緊等着供唱撰錢哩。也怎的教王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王八業確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也怎的。宋惠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茶六飯兒扶持着。金蓮道。扶侍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王八也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裡。這些小廝每。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遇喜歡。罵兩句。若不喜歡。拉倒他王子根前就是打着。緊把他的扛的眼直直的。看不出他來。賊王八造化低。你惹他生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和他那廂房裡做甚麼。却教那王

八調戲你。春梅道。都是玉簫和他每只顧頑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裡。春梅道。都往對過大妗房裡去了。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綉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西門慶分付來興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自此遂斷了路兒。不敢上門。這李銘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証。

習教歌妓逞家豪。　每日閑庭弄錦槽。
不意李銘遭譴斥。　春梅聲價競天高。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玉簫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塢

行動不思天理　施爲怎却成覘
狗情縱意任奸欺　仗勢慢人尊巳
出則錦衣駿馬　歸時越女吳姬
休將金玉作根基　但恐莫逃輿隸

話說一日臘盡陽回。新正佳節。西門慶賀節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玉樓道。咱每今日賭甚麽好。潘金蓮道。咱每人三盤。賭五錢銀子東道。三錢買金華酒兒。那二錢買個猪頭來。教來旺媳婦子燒猪頭咱每吃。只說他會燒的好猪頭。只用一根柴禾兒。燒的

稀爛。玉樓道。大姐姐他不在家。却怎的計較。金蓮道。存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裡。也是一般。說畢。三人擺下棋子。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銀子。金蓮使綉春兒。叫將來興兒來。把銀子遞與。教他買一罈金華酒。一個猪首。連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厨房裡。教來旺兒媳婦惠蓮。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裡等着。我每就去。那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裡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答着。是請他不請他是。金蓮遂依聽玉樓之言。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猪首。送到厨下。惠蓮正在後邊和玉簫在石臺基上坐着撾瓜子兒哩。來興兒便叫他。惠蓮嫂子。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猪首連蹄子。都在厨房裡。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裡去。惠蓮道。我不得

開。與娘納鞋哩。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教我燒來。
興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揚長出去了。
玉簫道。你且丢下。替他燒燒罷。你曉的五娘嘴頭子。又惹的聲
聲氣氣的。惠蓮笑道。五娘怎麽就知我會燒猪頭。巴巴的裁派
與我替他燒。于是起身走到大厨竈裡。舀了一鍋水。把那猪首
蹄子剃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安在竈内。用一大碗油醬并
茴香大料拌着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猪
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盛了。連姜蒜碟
兒教小厮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裡。旋打開金華酒篩
來。玉樓揀上分兒齊齊整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壺金華酒與月
娘吃。使丫鬟送到上房裡。其余三個婦人圍定。把酒來斟正吃

中間。只見惠蓮笑嘻嘻。走到根前說道。娘每試嘗這猪頭。今日小的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繇纔誇你倒好手段兒燒的這猪頭倒且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用一根柴禾兒。惠蓮道。不瞞娘每說。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繡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繡春斟酒。他便取揀碟兒揀了一碟猪頭肉兒遞與惠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嘗嘗。惠蓮道。小的自知娘每吃不的鹹。沒曾好生加醬。胡亂也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于是搊燭也似磕了三個頭。方纔在卓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進來猪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每因在李大姐處下棋。輸的李大

姐豬頭。留與姐姐吃。月娘道。這般有些不均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咱每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叫將郁大姐來。晚間耍耍。有何妨礙。强如那等賭勝負。難爲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好。衆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明日就是初五日。我先起罷。使小廝叫郁大姐來。于是李嬌兒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日。金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我的壽酒。又該我擺酒。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他罷罷。你每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挨着擺。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妗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閑。教李大姐挪在初十日也罷了。衆人計議已定。話休饒舌。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

往隣家赴席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衆姊妹歡飲了一日。方散。到第二日。却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細說。須史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妗子。都在這裡過節。頑耍。看看到初十日。該李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每有錢的。都吃十輪酒。沒的那俺每去赤脚絆驢蹄。似他這等說。俺每罷了。把大姐姐都當驢蹄了看成。月娘道。他是恁不是才料處窩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于是擺上酒來。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裡吃酒。郁大姐在傍彈唱。當下也有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那日西門慶不在家。往人家去了。月娘分

付玉簫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在房裡打發他吃就是了玉簫應諾不想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簫向前替他脫了衣裳西門慶便問月娘往那去了玉簫回道都在前邊六娘房裡和大妗子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麽酒玉簫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一罈茉梨花酒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旋把茉梨花酒打開西門慶嚐了嚐說道自好你娘每吃教玉簫小玉兩個提着送到前邊李瓶兒房中惠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玉簫送酒來惠蓮倒便連忙走下來接他的酒玉簫便遞了個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下這老婆就知其意月娘問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都大回了玉簫道爹剛纔來家因問娘每

吃的甚麽酒。說是金華酒。教我把應二爹送的這一罈茉梨花酒。拿來與娘每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放卓兒有見成菜兒。打發他吃。玉簫應諾。往後邊去了。這惠蓮在席上站立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每吃。月娘分付對你姐說上房揀粧裡有六安茶。頓一壺來俺每吃。這老婆一個獵古調。走到後邊。玉簫跟在堂屋門首。取茶來了。撇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掀開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坐在他懷裡。兩個就親嘴咂舌頭做一處。老婆一面用手揝着他那話。一面在上噙酒哺與他吃。老婆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你與的那香茶都沒了。又道。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我還他。西門慶道。我茄袋內還有

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門慶要解老婆褲子。老婆道。不好。只怕
人來看見。西門慶道。你今日不出去。在後邊晚夕咱好生耍耍。
老婆搖頭說道。後邊惜薪司擋住路兒。柴衆。咱不如還在五娘
那裡。色絲子女。于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由他二人在屋裡
做一處頑耍。常言路上說話。草裡有人。不防孫雪娥正從後來。
聽見房裡有人笑。只猜玉簫在房裡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簫
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腳。玉簫恐怕他進屋裡去。便一徑
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往那裡吃酒。那雪娥鼻子裡
冷笑道。俺每是沒時運的人兒。漫地裡栽桑。人不上他行。騎着
快馬。也趕不上他。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兒酒。自下窮的伴當
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

厨房裡去了。這玉簫把簾子掀開。老婆見無人。急伶俐兩三步。就扠出來。往後邊看茶去了。須臾小玉從外邊走來。叫惠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哩。老婆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纔來。惠蓮道。爹在房裡吃酒。小的不敢進去。等着姐屋裡取茶葉。剥菓仁兒來。于是打發衆人吃了茶。小玉便拿回盞托去了。這惠蓮在席上斜靠卓兒站立。看着月娘衆人擲骰兒。故作揚聲說道。娘把長么搭在純六。却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娘。又道。你這六娘骰子是個錦屏風對兒。我看三娘這么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輸了。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每在這裡擲骰兒。揷嘴揷舌。有你甚麽說處。幾句把老婆

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飛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這裡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開簾子。進來笑道。你每好吃。吳大妗子跐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讓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去罷了。女婦男子漢。又走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旣是恁說。我去罷。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卽跟了來。見西門慶吃的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惠蓮在後邊一夜兒罷。後邊沒地方兒。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好不好。金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汗邪的胡說。隨你和他那裡合攙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裡。我是沒處照放他。我就算依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他這裡。你不信。叫了春

梅小肉兒問了他來。他若肯了。我就容你。容他在這屋裡。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每不肯罷。我和他往那山子洞兒那裡過一夜。你分付丫頭拿牀鋪蓋。生些火兒那裡去。不然這一冷怎麼當。金蓮忍不住笑了。我不好罵出你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臘月行孝順。在那石頭牀上臥冰哩。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休傒落我罷麼。好歹叫丫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我知道。當晚眾堂客席散。金蓮分付秋菊。果然抱鋪蓋籠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預備。惠蓮送月娘李嬌兒玉樓。進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說道。娘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月娘道。也罷。你前邊睡去罷。這老婆打發月娘進入。還在儀門首站立了一回。見無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莫教襄

王勞望眼。巫山自送雨雲來。這宋惠蓮走到花園門。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曾扣角門子。只虛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內。只見西門慶又早在那裡頭秉燭而坐。老婆進到裡面。但覺冷氣侵人。塵囂滿榻。于是袖中取出兩個棒兒香。燈上點着。揷在地下。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兢。老婆在牀上先伸下鋪。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雙扉。兩個上牀就寢。西門慶脫去衣裳。白綾道袍。坐在牀上。把老婆褪了褲。抱在懷裡。兩隻脚蹺在兩邊。那話突入牝中。兩個摟抱。正做得好。却不妨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已是定了。在房中摘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花園內。聽他兩個私下說甚話。到角門首。推了推門。着遂潛身徐步而入。也不怕蒼苔冰透了。凌波花刺抓傷

了。碹褶跙足隱身在藏春塢月窓下站聽良久只見裡面燈燭尚明老婆笑聲說。西門慶冷鋪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渴的老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裡來了。口裡啣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了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腳。怎的你看過那小腳兒的來相我沒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勾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處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腳兒還小老婆道拿甚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畧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金蓮在外聽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于是又聽勾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要

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回頭人兒老婆道嗔道恁恁久慣老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移脚不動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在裡面把俺每都吃他撑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淫婦的臉待要含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罷留下個記兒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門倒銷了懊恨歸房宿歇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老婆先來穿上衣裳鬅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一驚又搖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春替他開了因看見簪銷門兒就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曉夕

他聽了去了。這老婆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平安從東淨裡出來，看見他只是笑。惠蓮道：怪囚根子，誰和你雌着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嫂俺每笑笑兒也嗔？惠蓮道：大清早辰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這老婆聽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裡睡？怎的不來家？你丟塊瓦兒也要下落。平安道：我剛纔達着看嫂子鎖着門，怎的賴得過？惠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裡，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裡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醃螃蟹，說你會劈的好腿兒。嗔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旋簸箕的，說你會咂的好舌頭。把老婆說的急了，拿起條門拴來，赶着平安兒，遶院子罵道：賊汗邪

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
有甚些摺兒也怎的那平安道耶樂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
說我曉的你往高枝兒上去了那惠蓮急訕起來只赶着他打
不料玳安正在印子鋪簾子下走出來一把手將拴奪住了說
道嫂子爲甚麽打他惠蓮道你問那雌牙鬼囚根子口裡六說
白道的把我的胳膊都氣軟了那平安得手外往跑了玳安推
着他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且往屋裡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
間葫芦兒順代裡取出三四分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
拿大碗盪兩個合汁來我吃把湯盛在銚子裡罷玳安道不打
緊等我去一手接了連忙洗了臉替他盪了合汁來婦人讓玳
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

娘房裡打了鄭兒然後來金蓮房裡金蓮正臨鏡梳粧惠蓮小意兒在傍拿抿鏡掇洗手水慇懃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瞧他也不理他惠蓮道娘的睡鞋裹脚我捲了收了罷金蓮道由他你放着教丫頭進來收便叫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惠蓮道秋菊掃地哩春梅姐在那裡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丢着罷亦發等他每來拾掇歪蹄潑脚的沒的展污了嫂子的手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持他纔可他的心俺每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頂轎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胡戲這老婆聽了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小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擡貴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當初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

是後邊大娘無過只是個大綵兒小的還是娘擡舉多莫不敢
在娘面前欺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
死一個毛孔兒裡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子
裡放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要了你俺每莫不與你爭不許你在
漢子根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每躧下去了你要在中
間踢跳我的姐姐對你說把這等想心兒且吐了些兒罷惠蓮
道娘再訪小的並不敢欺心到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
道傻嫂子我閑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十個老婆買不
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裡有這幾個老婆或是外邊
請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你
聲你六娘當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裡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

告訴我你比他羞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走到儀門夾道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你是個大滑答子貨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裡放爛了纔好想起甚麽來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西門慶道甚麽話我並不知道那老婆瞅了一眼往前邊去了平昔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買西趕着傳夥計叫傳大郎陳經濟叫姐夫賁四叫老四昨日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衆人打牙配嘴全無忌憚或一時教傳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門首看着買粉的那傳夥計老成便驚心兒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

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道嫂子賣粉的早辰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称他的好。來老婆罵道賊猴兒裡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称三斤胭脂二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進裡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那嚛嫂子行動只拿五娘諕我幾時來一回又叫賣老四你對我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賣四俱了買賣好歹專心替他看着賣梅花的過來。叫住請出他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裡打開廂兒揀要了他兩對鬟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裡摸出半側銀子兒來央及賣四替他鑿称七錢五分與他那賣四正寫着帳丟下走來蹲着身子替他鏨只見玳安走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鏨一面

接過銀子在手。且不鑿。只顧瞧那銀子。婦人道。賊猴兒不鑿。只情端詳的是些甚麼。你半夜沒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玳安道。偷倒不偷。這銀子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裡的。前日爹在燈市裡鑿與賣方金蠻子的銀子。還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兒的。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裡。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麼帳兒。婦人便趕著打。小廝把銀子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買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裡。不與他去了。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筭你好漢。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甚麼吃。那婦人道。賊猴兒。你遞過來。我與你哄的。玳安遞到他手裡。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搽在腰裡。一直進去了。自此以

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截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教與各房丫鬟并衆人吃頭上治的珠子箍兒金燈籠墜子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潞紬褲兒線捺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穉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這老婆自從被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裡把小意兒貼恋與他頓茶頓水做鞋脚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正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到面兒就來前邊金蓮這邊來每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行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教他一處坐每日大酒大肉頑耍只圖漢子喜歡這婦人見抱金蓮腿兒正是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

桃花順水流。有詩為證

金蓮妒寵弄心機　宋氏姑容犯主闈

晨牝不當今蓄禍　他日遭愆竟莫追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銀燭高燒酒乍醺　當筵且喜笑聲頻

蠻腰細舞章臺柳　檀口輕歌上苑春

香氣拂衣來有意　翠微落地拾無聲

不因一點風流趣　安得韓生醉後醒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家廳上，張掛花燈，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正面圍着石崇錦帳圍屏，掛着三盞珠子吊燈。兩邊擺列着許多妙戲桌燈。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在兩邊列坐，都穿着錦綉衣裳，白綾襖兒，藍裙子。惟有吳

月娘穿着大紅遍地通袖袍兒貂鼠皮襖下着百花裙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春梅玉簫迎春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搊箏歌板彈唱燈詞獨於東首設一席與女婿陳經濟坐一般三湯五割食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小鸞綉春都在上面下來斟酒那來旺兒媳婦宋惠蓮不得上來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裡磕爪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酒他便揚聲叫來安兒畫童兒娘上邊要熱酒快儹酒上來賊囚根子一個也沒在這裡伺候多不知往那裡去了只見畫童盪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這裡伺候往那裡去來賊少打前奴才小厮走來說道嫂子誰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說要喝教爹罵我惠蓮道上頭要酒誰教你不伺候關我甚事不罵你罵誰畫

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
又罵了惠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熱還得快就是甚麼打緊
教你彫佛眼兒便當你不掃丟着另教個小廝掃等他問我只
說得一聲畫童兒道耶嚛嫂子將就些兒罷了如何和我合氣
手是取了苕帚來替他掃瓜子皮兒這宋惠蓮外邊磕瓜子兒
不題卻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經濟沒酒分付潘金蓮連忙
下來滿斟一杯酒笑嘻嘻遞與經濟說道姐夫你爹分付好歹
飲奴這杯酒兒經濟一壁接酒一面把眼兒不住斜瞅婦人說
五娘請尊便等兒子慢慢吃婦人一徑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
酒剛待的經濟用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捏這經濟一面
把眼瞧着衆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腳兒上踢了一下婦人

微笑低聲道：怪油嘴，你丈人瞧着待怎的。看官聽說，兩個自知暗地裡調情頑耍，却不知宋惠蓮這老婆又是一個，見在槅子外窻眼裡，被他瞧了個不亦樂乎。正是當局者迷，傍觀者清。雖故席上衆人到不曾看出來，却被他向窻隙燈影下，觀得仔細。口中不言，心下自思：尋常時在俺每根前，到且提精細撇清，誰想暗地却和這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出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是有話說。正是

誰家院内白薔薇　暗暗偷攀三兩枝
羅袖隱藏人不見　馨香惟有蝶先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吃酒去了。分付月娘：你們自在頑耍，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

小廝跟隨去了。月娘與衆姊妹吃了一回。但見銀河清淺。珠斗爛斑。一輪團圓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如白晝。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或月下整妝者。或有燈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并惠蓮。在廳前看經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也。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姐說。往街上走走去。惠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携帶我走走。金蓮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去。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在這裡等着你。那惠蓮連忙往後邊去了。玉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聲出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裡穿件衣裳去。這回來冷。只怕夜深了。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子。帶出件來我穿着。省得我往屋裡去走一遭。那李瓶

見應諸去了。獨剩着金蓮一個。看着經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經濟身上捏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恁單薄衣裳。不害冷麼。不是大家兒子小鐵棍兒笑嘻嘻在根前舞旋旋的。且拉着經濟問姑夫要炮燶放。這經濟恐怕打攪了事。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燶。支的他外邊耍去了。于是和金蓮打牙犯嘴嘲戲說道。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單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也恁的。金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了。頭裡躡了我的脚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胆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經濟道。你老人家不與他罷。如何扎筏子來諕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子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虫蟻兒。正說着。見玉樓和惠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大姐不

金蓮肉頑。兒猜不了 淺處

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走。早些來家。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雪娥見大姐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嗔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等他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兒和房裡玉簫。你房裡蘭香。李大姐房裡迎春。都帶了去。等他爹來家問。就教他答話。小玉走來道。俺奶奶也是不去。我也跟娘們走走。玉樓道。對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良久。小玉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當下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來安畫童兩個小厮。打着一對紗吊灯跟隨。女婿陳經濟躧着馬。臺放烟火花炮。與衆婦人瞧。宋惠蓮道。姑夫你好歹略等等兒。娘們携帶我走走。我到屋裡搭搭頭就來。經濟道。俺們卻今就行。惠蓮道。你不等我。我就是惱你一生。于是走到屋裡

換了一套綠閃紅段子對衿衫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三個香茶并面花兒，金燈籠墜子，出來跟着衆人走百媚兒。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滿，粉面朱唇。經濟與來興兒左右一邊一個，隨路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遊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喧，十分熱鬧。左右見一隊紗燈引導，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爲出於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躱路而行。那宋惠蓮一回叫：姑夫你放過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過元宵炮燿我聽。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兠鞋。左來右去，只和經濟嘲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

吊了鞋。玉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玉樓道。你叫他過來我瞧。眞個穿着五娘的鞋。金蓮道。他昨日問我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他套着穿。惠蓮于是摟起裙子來。與玉樓看。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用紗綠線帶兒扎着褲腿一聲兒也不言語。須臾走過大街。到燈市裡。金蓮向玉樓道。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裡走走去。于是分付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逕迴往獅子街來。小廝先去打門。老馮已是歇下。房中有兩個人家買的丫頭。在炕上睡。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讓衆婦女進來。旋戳開爐子。頓茶。挈着壺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老馮你且住。不要去打酒。俺每在家酒飯吃的飽飽來。你每有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訂下菜兒纔好

李瓶兒道媽媽子一瓶兩瓶取了來打水不渾的勾誰吃要取
一兩罈兒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纔
不動身李瓶兒道媽媽子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端的不知你
成日在家做些甚麼婆子道奶奶你看丢下這兩個業障在屋
裡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
北邊人家房裡使女十三歲只要五兩銀子一個是汪序班家
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主子把鬏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
兩銀子玉樓道媽媽我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撰他些銀子使
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裡只
元宵兒一個不勾使還尋大些的丫頭使喚你到把這大的賣
與他罷因問這丫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属牛十七歲了說

着拿茶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并惠蓮都前後瞧了一遍。又到臨街樓上推開窓子瞧了一遍。陳經濟催逼說夜深了。看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怪短命。催的人手脚兒不停住。慌的是些甚麽。於是叫下春梅衆人來。方纔起身。馮媽媽送出門。李瓶兒因問平安往那裡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教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户等着他來安兒道。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媽媽子。早些關了門睡了罷。他多也是不來。省的惧了你的睡頭。明日早來宅裡伺候你。是石佛寺長老請着你就張致了。婆子道。誰是老身主兒。老身敢張致。李瓶兒道。媽媽休得多言多語。明日早與你二娘送丫頭來。說畢。看着他關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走到家門首。只聽見

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韓嫂兒聲音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去了醉回來家說有人夜晚剜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脚金蓮使來安兒你去叫韓嫂兒等俺每問他個端的不一時把韓嫂兒叫到當面你爲甚麽來韓嫂子不慌不忙扠手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從頭兒告訴唱耍孩兒爲証太平佳節元宵夜 云云 云云 玉樓等衆人聽了每人掏袖中些錢果子與他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裡那陳經濟且顧和惠蓮兩個嘲戲不肯搊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付教他明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我對你爹說替你出氣那韓嫂兒千恩萬謝回家去了玉樓等剛走過

門首來只見賁四娘子穿着紅襖玄色段比甲玉色裙勒着銷金汗巾在門首笑嘻嘻向前道了萬福說道三位娘那裡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纔因小兒哭俺站住問了他聲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賁四娘子道那嚛三位娘上門惟人家就笑話俺小家人家茶也奉不出一杯兒來生死拉到屋裡原來外邊供養觀音八難并關聖賢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撒開門簾他十四歲女兒長姐在屋裡卓上兩盞紗燈擺設着春臺菓酌與三人坐連忙教他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磕頭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方汗巾又是一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磕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厮來興在門首迎接

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曾來興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還看着陳經濟在門首放了兩筒一丈菊和一筒大煙蘭一個金盞銀臺兒纔進後邊去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正是醉後不知天色暝任他明月下西樓却說陳經濟因走百病兒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來旺媳婦宋惠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辰梳洗畢也不到鋪子內逕往後邊吳月娘房裡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坐的放着炕卓兒纔擺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去了燒香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還教你小廝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張致等你大娘燒了香來看對他說不說經濟道你老人

家還說哩。昨日險些兒子腰累癱瘓了哩。跟了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裡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教小廝送送也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天曉了。今早還扒不起來。正說着。吳月娘從燒了香來。經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為甚麼撒酒風罵人。經濟把因走百病被人剜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每回來。勸的他進去了。一時你爹來家。撞見甚模樣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房裡吃茶。經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姐回房。罵經濟不知死的囚根子。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事。你死也沒處死。幾句說經濟。那日西

門慶。在李瓶兒房裡宿歇。起來的遲。只見荆千戶。新陞一處兵馬都監來拜西門慶。纔起來旋梳頭。包網巾。整衣出來陪荆都監在廳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來後邊要茶。宋惠蓮。正和玉簫小玉。在後邊院子裡撾子兒賭打瓜子。頑成一塊。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打。因叫惠蓮你過來。扯着淫婦一隻腿。等我合這淫婦一下子。正頑着。只見平安走來。叫玉簫姐。前邊荆老爹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厮打頑耍。不理他。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來這一日了。宋惠蓮道。怪囚根子。爹要茶。問厨房裡上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裡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裡用的茶。不管你外邊的帳。那平安兒走到厨房下。那日該來保

妻惠祥。惠祥道、怹因我這裡使着手做飯、你問後邊要兩鍾茶
出去就是了。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
發茶。惠蓮嫂子說、該是那上竈的首尾。問那個要、他不管哩。這
惠祥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裡人、俺天生是上
灶的來。我這裡又做大家夥裡飯、又替大娘子炒素菜。幾隻手。
論起就倒倒茶兒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上竈的
是你叫的。悞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上去。平安道、荆老爹來坐
了這一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又惹爹駡。當下
這裡推那裡、那裡推這裡、就躭悞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簫取茶
果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荆都監坐的久了。再三要
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駡平安、來另換茶上去。

吃了。荆都監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茶是誰頓的。平安道是竈上頓的茶。西門慶回到月娘上房。告訴月娘今日頓這樣茶去與人吃。你往廚下查。那個奴才老婆上竈採出來問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惠祥上竈哩。慌的月娘說道這捱辣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叫將惠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惠祥答道。因把做飯炒大娘子素菜。使着手。茶略冷了些。被月娘數罵了一回。饒了他起來。分付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玉簫和惠蓮後邊頓茶。竈上只管大家茶飯。這惠祥在廚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恨恨走來後邊。尋着惠蓮。指着大罵。賊淫婦。趁了你的心了罷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俺每是上竈的老婆來。

巴巴使小廝坐名問上竈要茶。上竈的是你叫的。你我生來做
成熟飯。你識我見的。促織不吃癩蝦蟇肉。都是一鍬土上人。你
恒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蕙
蓮道。你好沒要緊。你頓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走
來拿人散氣。蕙祥聽了此言。越發惱了。罵道。賊淫婦。你剛纔調
唆打我幾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數不了。
來這裡還弄鬼哩。蕙蓮道。我養漢你看見來。沒有。扯臊淡哩。嫂
子。你也不什麼清淨姑姑兒。那蕙祥道。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
蹺起腳兒來。比你這淫婦好些兒。我不說你罷。漢子有一拿小
米數兒。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說你背地幹的那營生
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何況以下的人。蕙

蓮道我背地說甚麽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壓我。我不怕你。惠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不怕哩。兩個正拌嘴。被小玉兒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麽。教你主子聽見。又是一塲兒頭裡不曾打得成。等住回却打得成了。惠蓮道。若打我一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裡腸掏了。也不筭我。破着這命擯兌了你。也不差甚麽。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往前去了。後次這宋惠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逐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那日馮媽媽。送了丫頭來。約十三歲。先到李瓶兒房裡看了。送到李嬌兒房裡。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在話下。正是梅花窓逞春情

性。不怕封夷號令嚴。有詩爲証

外作禽荒內色荒　連沾此二子又何妨
早辰跨得雕鞍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

名家臺榭綻群芳　搖拽鞦韆鬪艷粧
曉日暖添新錦綉　春風和藹舊門墻
玉砌蘭芽幾雙美　絳紗簾幙一枝良
堪笑家麋養家禍　閨門自此壞綱常

話說燒燈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常時節先在花園內捲棚下擺飯。看見許多銀匠在前打造生活。孫寡嘴作東。邀去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至是西門慶不在家。閑中率衆姊妹每遊戲一番。以消春晝之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

金蓮打李嬌兒辭以身体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兒和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分付休要笑着何如當下兩個婦人玉手挽定綵繩將身立于畫板之上月娘却教宋惠蓮在下相送又是春梅正是得多少紅粉面對紅粉面玉酥肩並玉酥肩兩雙玉腕挽腹挽四隻金蓮顛倒顛那金蓮在上頭便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耍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跐不牢只聽得滑浪一聲把金蓮擦下來早時扶住架子不曾跌着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了有甚麼好已定腿軟了跌下來也是我那咱在家做女兒時

隔壁周臺官家有一座花園花園中扎着一座鞦韆也三月佳節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個女孩兒都打鞦韆耍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上喜抓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等我和李大姐打個立鞦韆月娘道你兩個仔細打却教玉簫春梅右傍推送纔待打時只見陳經濟自外來說道娘每在這裡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丫頭每氣力少送不的這經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的一聲于是潑步撩衣向前說等我送二位娘先把潘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送也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那李瓶兒見鞦韆起去了諕

的上面惟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慌的陳經濟說。你老人家到且急性。也等我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相這回子。這裡叫那裡叫。把兒子勞病都使出來了。也沒些氣力使子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摳了一把。那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些。我腿軟了。經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先叫成一塊。把兒子頭也叫花了。金蓮又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兩個打到半中腰裡。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早時又沒站下我來。手挽綵繩。身子站的直屢屢。腳跐定下邊。風來一回。却教玉簫和惠蓮兩個打立鞦韆。這惠蓮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裡。然後抱地飛將下來。端的却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illegible]說[illegible]你

看媳婦子他到會打正說着被一陣風過來把他裙子刮起裡邊露見大紅潞紬褲兒扎着臟頭紗綠褲腿兒好五色納紗護膝銀紅線帶兒玉樓指與月娘瞧月娘笑罵了一句賊成精的就罷了這裡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話分兩頭却表來旺兒徃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還押着許多馱垜箱籠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打了頭口進入裡面拂了塵灰收卸了行李到於後邊只見雪蛾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蛾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胖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裡雪蛾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兒道阿呀打他則甚鞦韆雖是北方戎戲南方人不打他婦女每到

春三月只鬪百草耍子。雪蛾便往厨下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吃飯不曾吃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裡洗洗臉着。因問媳婦子在竈上怎的不見。那雪蛾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的媳婦兒如今是那時的媳婦兒了。好不大了。他每日只躧着他娘們夥兒裡下棋撾子兒抹牌頑耍。他肯在竈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說來旺兒來了。只見月娘自前邊走來坐下。來旺兒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子酒吃一回。他媳婦宋惠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且往房裡洗洗頭臉歇宿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裡惠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兒。舀水與他洗臉撣塵收進褡褳去。說賊黑囚幾時沒見便吃

得這等肥肥的來家替他替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醉了一覺起來已時日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根前叅見悉把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裝了四箱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顧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了他趕腳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收卸停當交割數目西門慶賞了他五兩房中盤纏又交他家中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娥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膝褲四匣杭州粉二十個胭脂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個月光景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牽頭從後子起金蓮屋裡怎的做窩巢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裡打撅成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

包帶在身邊使小厮在門首買東西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怪道箱子裡放着衣服首飾我問着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到是爺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到晚夕到後邊吃了幾鍾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頓腹之言。因開箱子中看見一疋藍段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裡的段誰人與你的趁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裡故意笑着回道怪賊囚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與了這疋段子放在箱中沒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搗鬼哄我端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裡的。婦人道怪囚根子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𥑮剌兒裡迸出來也有個窩巢兒。棗胡兒生的也有個仁兒。泥人捏下來的他也有靈性兒靠

着石頭養的。也有個根絆兒。爲人就沒個親戚六眷。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白眉赤眼。兒見兒到死囚根子。被來旺兒一拳來。險不打了一交。兒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沒人倫的豬狗有首尾。玉簫丫頭怎的牽頭。送段子的與你。在前邊花園內兩個幹。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裡明幹。成日入合的不值了。賊淫婦。你還來我手裡吊子曰兒。那婦人便大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要個下落。是那個嚼舌根的。沒空生有。枉口拔舌。調唆你來欺負老娘。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個乾淨地方誰說我。我就不信。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脚略趄兒把宋字

兒倒過來，我也還跐着嘴兒說人哩。賊淫婦王八，你來嚼說我，你這賊囚根子，得不的個風兒就雨兒。萬物也要個實，好人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幾句話兒，來旺兒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不是我打你，一時被那廝局騙了。這疋藍段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去年十一月裏，三娘生日，娘看見我身上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玉簫的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怪剌剌的，甚麼樣子，不好，纔與了我這疋段。誰得閑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纂我恁一偏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個饒人的。明日我咒他了樣兒與他聽，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來旺兒道：你既沒此事，罷，平白和人合甚氣，快些打鋪我睡。這老婆一面把鋪伸下，說道：怪倒路死的囚根子，喫了那黃湯挺

你那嬰愛獨乎白惹老婆罵你那毯臉彈子于是把來旺攘着在炕上面裡對壁如雷的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養漢子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吃斷鐵的漢子，吃他幾句左話兒右說的話，十個九個，都着了他道兒。正是東淨裡磚兒，又臭又硬。有詩為証：

宋氏偷情專主房　來旺乘醉詈嬌娘
雪娥牆泄蜂媒事　致使干戈肘掖傍

這宋惠蓮窩盤住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到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由。只顧海罵。雪娥不敢認犯。一日禍便是這段起。月娘使小玉叫取雪娥，一地裡尋不着。走到來旺兒房門首，只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裡去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

不想走到廚下。惠蓮在裡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戶說話。央及楊州鹽商王四峰。被安撫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戶去了。西門慶家中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一般家人小廝。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耍了我老婆。使玉簫丫頭。拿一疋藍段子。到房裡哄他。把他吊在花園裡姦耍。後來怎的停眠整宿。潘金蓮怎做窩主。由他只休要撞到我手裡。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也殺了。我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頭漢子武大。他小叔武

松因來告說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根前再說話破着一命剮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不知草裡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興兒聽見這來興兒本姓因在甘州生養的西門慶父親西門達往甘州販絨去帶了來家使喚就改名叫做甘來興兒至是十二三年光景娶妻生子西門慶常叫他在家中買辦食用撰錢近日因與來旺媳婦宋氏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旺兒管領這來興兒就與來旺不睦兩個有殺人之仇聽見發此言語有個不懷仇忌恨的于是走來潘金蓮房裡告訴與金蓮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只見

來興兒揪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興兒。你來有甚事。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興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裡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興兒道別無甚事。旺兒昨日不知那裡吃的稀醉了。在前邊大嘌小喝。指猪罵狗。罵了一日。又邏着小的廝打。小的走開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小的不敢說。三娘在這裡。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要了他爹老婆。使玉簫怎的送了一疋段子到他房裡。又是誰見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裡和爹兩個明睡到夜。夜睡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子進去。紅刀子

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如今恩將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的穿青衣抱黑柱不先來告五娘說聲早晚休乞那廝暗算玉樓聽了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先吃一驚這金蓮不聽見便罷聽了此言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等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興兒說五娘說那裡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來興兒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個他和爹這媳婦可有金蓮道你問那沒廉耻的貨甚

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九
焞十八火的主子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房裡和大婆
作弊養漢壞了事纔打發出來嫁了廚子滿聰見過一個漢子
他怎的不可舞手有一拿小米數兒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
瞞神兒諕鬼使玉簫送段子兒與他做襖兒穿我看他胆子敢
穿出來等他好老婆也是一 冬裡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
日大姐姐往喬大戶家吃酒不在咱每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
丫頭說他爹來家咱每不散了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見小
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到花園前
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兩個覷風我還不
知故教我徑往花園裡走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說爹在裡

西來我罵了兩句賊狗肉我從新又悄起你爹來了我到葬彩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不想走到裡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裡幹營生他老婆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訕的乞我罵了兩句沒廉恥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裡打旋磨跪着我教我休對他娘說落後正月裡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裡過一夜見乞我和春梅折了幾句再幾時容他傍個影兒賊萬殺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裡頭說我招惹他好嬌態的教方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裡頭弄碎見就是我罷了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嗔道賊臭肉在那在坐着見了俺每意意似似的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裡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猖

撥。甚麼樣子。傳出去了醜聽。金蓮道。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裡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這庄事。咱對他爹說好。不對他爹說好。大姐姐又不管。倘忽那廝真個安心。咱每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的。正是有心筭無心。不備怎提備。六姐你還該說說。正是爲驢扭棍傷了紫荊樹。金蓮道。我若饒了這奴才。除非是他就合下我來。正是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有詩爲證。

來旺無端醉詈主　甘興懷恨架風波
金蓮聽畢真情話　咬碎銀牙怒氣多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鬢不整。睡搵香腮。哭的眼壞壞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見有來興兒親自聽見他罵。你說此言語。思想起來。你背地圖要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番正。那厮殺你。便該當與他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爲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誰和那厮有首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那上房裡小玉便知了。又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見了說我當初怎的用藥擺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邊對人揚條。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長下女。教賊奴才揚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虧你尋人情。

救了他性命。恁說在爺臉上。也無光了。你便沒羞。我都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麼。這門慶聽了婦人之言。走到前邊。叫將來興兒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由。這小廝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走到後邊摘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頭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他來旺兒屋裏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裏。委的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竈。不許他見人。此事表過不題。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惠蓮。背地親自問他。這老婆說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可是沒有這個話。我就替他賭個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七個頭八個膽。背地裏罵[illegible]水土。又說[illegible]他靠那裏過日子。爹你不要

聽人言語。我且問爹。聽見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老婆一席話兒。閉口無言。問的急了。說是來興兒告訴我說來。他每日吃醉了。在外風裡言。風裡語。罵我。惠蓮道。來興兒因爹叫俺這一個買辦。說俺每奪了他的。不得撰些錢使。挾下這仇。假兒平空做作出來。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個欺心的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裡。在家裡和他合氣。與他幾兩銀子本錢。教他信信脫脫。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休要放他在家。礙眼了他身子。自古道。飽暖生閑事。飢寒發盜心。他怎麼不胡左走。見這裡無人。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叫他早上東京。與蔡太師押送生辰担。他又纔從杭州回來家。不好

又使他的叫來保去罷。既你這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回來時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紬絹絲線。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纔好。休放他在家裡。使的他馬不停蹄纔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摟他過來親嘴。老婆先遞舌頭在他口裡。兩個咂做一處。婦人道。爹你許我編鬏髻。怎的還不替我編。恁時候不戴。到幾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殼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匠家。替你拿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答。老婆道。不打緊。我自有話打發他。只說問我姨娘家借來戴。怕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到了次日。西門慶在廳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赶後日三月二十

八日起身。往東京押送蔡太師。生辰担去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兒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興兒打聽得知。就來告報金蓮知道。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裡不見西門慶。只見陳經濟那裡封蟒衣尺頭。先是叫銀匠在家。打造了一付四陽捧壽銀人。都是高一尺有餘。甚是奇巧。又是兩把金壽字壺。兩副玉桃杯。兩套杭州織造。大紅五彩羅段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紗蟒衣。一地裡拿銀子。尋不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去。不一時西門慶與他同往上樓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疋玄色焦布。俱是金織邊五彩蟒衣。比杭州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十倍。把西門慶喜歡要

金蓮說的未嘗不差

不的。正在捲棚內。教陳經濟封尺頭。金蓮便問你爹在那裡。你封的是甚麼。經濟道。爹剛纔在這裡來。往六娘那邊樓上去。我封的是往東京。蔡太師生辰担的尺頭。金蓮問打發誰去。經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敢打發來旺兒去。這金蓮纔待下臺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呌到屋裡。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還有鹽客王四峯。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婦人道。隨你心下。我說的話兒你不依。到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兒了。左右破着。把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頭子。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脫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

不怕你不賠他我說在你心裡隨你隨你老婆無故只是爲你
這奴才發言不是一日了不曾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
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裡早晚沒
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
說不的他你若要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
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
生就是你也不躭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的西門
慶如醉方醒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提醒夢中人畢竟未
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惠蓮含羞自縊

閑居慎句說無妨　纔說無妨便有方
爭先徑路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終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　不若病前能自防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變了卦兒。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裝馱垛起身，上東京。等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根前，說道：我夜間想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去罷了。你且在家歇息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

做罷。自古物定主財。貨隨客便。那來旺兒。那裡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生辰担。并細軟銀兩。䭾𫘝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五月廿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這來旺兒回到房中。把押担生辰不要他去。教來保去了一節。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中胡說。怨起宋惠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惠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墻有縫。壁有耳。味了那黃湯。挺他兩覺。打發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串作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厨房後墻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觀着風。老婆甚是埋怨。西門慶。說道。爹你是個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靶子。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滚下滚上。燈草拐棒兒。原拄不定。把你

到明日蓋個廟兒。立起個旗杆來。就是個謊神爺。你謊乾淨順屁股喇喇。我再不信你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到不是此說。我不是也教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他家門首。尋個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個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個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裡。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單等西門慶示下。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要不的。教你往東京去了。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些。所以教來保同吳主管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伯兩。你拿去搭上個主管。在家門首開個酒店。月間尋

些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到過醮來了拿買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怪賊黑囚你還嗔老娘說一鍬就撅了井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己休再吃了酒口裡六說白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尋夥計去也於是走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了也是合當有事劍睡下沒多大回約一更多天氣將人纔初靜時分只聽得後邊一片聲叫趕賊老婆推醒來旺兒酒還未醒楞楞睜睜扒起來就去取床前防身稍棒要往後邊趕賊婦人道夜晚了須看個動靜你不可輕易就

進去。來旺見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時。豈可聽見家有賊。怎不行赶。于是拖着稍棒。大扠走入儀門裡面。只見玉簫在廳堂臺上站立。大叫一個賊往花園中去了。這來旺兒徑往花園中赶來。赶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抛出一條櫈子來。把來旺兒絆倒了一交。只見哃喨了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個小厮。大叫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道。我是來旺兒進來赶賊。如何顛倒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兩棍。打倒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即叫拿上來。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聽見有賊。進來捉賊。如何倒把小的拿住了。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生好度人難度。這厮真個殺人賊。我到

見你杭州來家教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如何寅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取過來我燈下觀看是一把背厚刃薄扎尖刀鋒霜般快看見越怒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眾小廝隨即押到房中惠蓮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他去後邊捉賊如何拿他做賊向來旺道我教你休去你不聽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止有一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定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那裡去了趁早實說那來旺兒哭道爹擡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見在還要支吾甚麼因把甘來興兒叫到面前跪下執證說

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嗔爹不與你買書做這
來旺兒只是嘆氣張眉口兒合不的要西門慶道既賍証刀杖
明白叫小厮與我拴鎖在門房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
只見宋惠蓮雲髩髮鬆衣裙不整走來廳上向西門慶不當不
正跪下說道爹此是你幹的營生他好意進來赶賊把他當賊
拿了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恁
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爲甚麽你只因他甚麽打與他一頓如今
拉刺刺着送他那裡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婦兒不
關你事你起來他無理胆大不是一日見藏着刀子要殺我你
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沒你之事因令來安兒小厮好速攙扶你
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嚇他那惠蓮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

心處。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說着。你就不依依兒。他雖故他吃酒。並無此事。纏的西門慶急了。教來安兒攙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到天明。西門慶寫了柬帖。叫來興兒做証見。揣着狀子。押着來旺兒。往提刑院去。說某日酒醉。持刀夤夜殺害家主。又抵換銀兩等情。纔待出門。只見吳月娘輕移蓮步。走到前廳。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好要拉剌剌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西門慶聽言。圓睜二目喝道。你婦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到還教饒了他罷。于是不聽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衆人說道。如今這屋裡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廝

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個着實纔好。拿紙棺材糊
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宋惠蓮聽見在當面哭泣。月娘
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你漢子恒是問不的他死罪。打死了人
還有消繳的日子兒。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每說話不中
聽。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惠蓮道。你爹正在個氣頭上。
待後慢慢的俺每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裡不題。單
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下了一百石白米與
夏提刑賀千戶。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廳。來興兒遞上呈狀。看
了一遍。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
主查筭。夤夜持刀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
叫到當廳。審問這件事。這來旺兒告道。望天官爺查情。容小的

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廝見獲贓
証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兒悉把西門
慶初時令某人將藍段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如今
故入此罪要墊害圖覇妻子一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
聲令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
主子要的配與你爲妻又托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思報本還生
事倚醉夤夜突入臥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
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寃屈被夏提刑叫過甘來興兒過
來面前執証那來旺兒有口也說不得了正是會施天上計難
免目前災夏提刑即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
夾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分付獄卒帶下去

收監來興兒鈸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分付家中小厮鋪蓋飯食一般都不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休要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衆小厮應諾道小的每知道了這宋惠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後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裙腰不整倒靸了鞋只是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了玉簫并賁四娘子兒再三進房勸解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惠蓮不信使小厮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沒打一兩日來家教嫂子在家安心這惠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蛾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

婆在簾下呌道房裡無人爹進來坐坐不是西門慶抽身進入房裡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說道我兒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曾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耐他性兒一兩日還放他出來還教他做買賣婦人摟抱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達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往那去他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尋上個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人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了那裡去咱兩個自在頑耍老婆道着來親親隨你張主便了說畢兩個閉了門首原來婦人夏月常不

穿褲兒只單吊着兩條裙子。遇見西門慶在那裡便掀開裙子就幹。口中常噙着香茶餅兒。于是二人解佩露甄妃之玉。有幾點漢署之香。雙鳧飛肩雲雨一席。婦人將身帶所佩的白銀條紗挑線四條穗子的香袋兒。裡面裝着松栢兒挑着冬夏長青玫瑰花蕋。并跤趾排草。挑着嬌香美愛八個字。把西門慶令轉了。喜的心中要不的。恨不的與他誓共死生。不能遽捨。向袖中又掏了一二兩銀子。與他買菓子吃。房中盤纏。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對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衆丫鬟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已知道。轉來告潘金蓮說。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

另替他娶一個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裡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個丫頭扶侍他與他編銀絲鬏髻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你我等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潘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愈氣滿懷無處着雙腮上更添紅說道真個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做了第七個老婆我不是喇嘴說就把潘字吊過來哩玉樓道漢子沒正條大的又不管咱每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忒不長俊要這命做甚麼活一百歲殺肉吃他若不依我拚着這命擯兑在他手裡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胆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

話休饒煩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裡坐的要教陳

經濟來寫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走到根前，搭伏着書卓兒問你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送與誰家去。西門慶不能隱諱，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放他出來罷。一節告訴一遍。婦人止住小廝，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傍邊因說道你空虧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個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的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裡，不帶不素，當做甚麼人兒看成，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見在，待要說是奴才老婆，你見把他逞的恁浸張置的，在人根前上頭上臉，有些樣兒，就算另替那奴

才娶一個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倘忽你兩個坐在一答裡。那奴才或走來根前回話。做甚麼見了。有個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先不先只這個就不雅相。傳出去休說六隣親戚笑話。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裡。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幹這營生。誓做了泥鰍怕污了眼睛。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結果了。你就摟着他老婆也放心。幾句又把西門慶又念翻了。把帖子寫就了。送與提刑院。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來受一頓。拷譏拷打的通不像模樣。提刑兩位官府。并上下觀察緝捕排軍監獄中捱鎖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財物。只要重不要輕。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陰騭。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個仁慈正直之士。因是提刑官吏。上下受了西

門慶賄賂要陷害此人圖謀他妻子故入他奴婢圖財持刀謀
殺家長的重罪也要天理做官的養兒養女也往上長再三不
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抗面相講況兩位提刑官上下都被
西門慶買通了以此掣肘難行又況來旺兒監中無錢受其凌
逼多虧陰先生憫念他負屈啣寃是個沒底人反替他分付監
中獄卒凡事鬆寬看顧他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當廳責
了他四十論個遞解原籍徐州為民當查原贓花費十七兩鉛
錫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差人寫了個帖子回覆
了西門慶隨教即日押發起身這裡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
文差兩個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稀爛旋釘了扭上
了封皮限即日起程逕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

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體狼狽衣服藍縷沒處投奔哀告兩個公人哭泣不一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寸布皆無要奏些脚步錢與二位無處所湊望你可憐見押我到我家主家處有我的媳婦兒并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賣了支謝二位并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個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西門慶既要擺佈了一場他又肯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你還有甚親故俺每看陰師父分上瞞上不瞞下領你到那裡胡亂討些錢米勾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怜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浼兩三位親鄰替我美言討討兒無多有少兩個公人道也罷我每押你到他門首這來旺兒先到應伯

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面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念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使出五六個小厮。一頓棍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繞。把賈伊二人羞的要不的。他媳婦兒宋惠蓮在屋裡瞞的鐵桶相似。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分付那個小厮。走漏消息。決打二十板。兩個公人。又押到丈人家。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那兩個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大道而來。這來旺兒。又是那棒瘡發了。身邊盤纏缺乏。甚是苦惱。正是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飢餓過平生。有詩為証。

當案推詳秉至公　來旺遭陷出牢籠

今朝遞解徐州去　病草萋萋遇暖風

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且說宋惠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衆人都吃了。轉回來惠蓮問着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爹沒來衙門中問事，也只在一二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即出。婦人以爲信實。一日風裡言風裡語，聞得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廝，每都不說。忽見鉞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幾時出來。鉞安道：嫂子，我告你知了罷，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惠蓮問其故，這鉞安千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板，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裡

休題我告你說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是實關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人紙棺材暗筭計了你你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在屋裡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筭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存亡未保我如今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臥房門楷上懸梁自縊不想來昭妻一丈青住房正與他相連說後來聽見他屋裡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聽喘息之聲扣房門時他不應慌了手腳教小厮平安兒撬開窗戶拴進去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在門楷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關了房門取姜湯撅灌須臾擾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簫

小玉都來看視見貴四娘子見也來瞧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白哭不出聲來月娘叫着他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道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條路起來因問一丈青灌些薑湯與他不曾一丈青道纔灌了些薑湯吃了月娘令玉簫扶着他親叫道蕙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排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眾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賁四嫂同玉簫攙倖在屋裡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也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簫你攙他炕上去罷玉簫道剛纔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襁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你有話對我說如

何這等拙智惠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你原來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殯的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好出來你如遞解他也和我說聲兒暗暗不透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個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户計把圈套兒做的成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個人都打發了如何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廝壞了事難以打發你你安心我自有個處因今玉簫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我使小厮送酒來你每吃說畢往外去了賁四嫂良久扶他上炕坐的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做一處坐的只見西門慶到前邊舖子裡

問傳夥計要了一吊錢買了一錢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惠蓮屋裡說道爹使我送這個與嫂子吃惠蓮看見一頓罵賊囚根子趁早與我都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大拳打了這回拿手模掌來安兒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打我于是放在桌子上就是那惠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提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他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裡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因問賁四嫂那裡去賁四嫂道他爹門外頭來了要飯吃我到家瞧瞧就來我亦看看乞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倒把我來掛住

了。不得脫身。因問他想起甚麼尋這道路。一丈青接過來道。早是我打後邊來。聽見他在屋裡哭著。就不聽的動靜兒乞我慌了。推門推不開。旋叫了平安兒來。打窓子裡跳進去。纔救下來了。若遲了一步兒。胡子老兒吹燈把人了了。惠祥道。劉纔爹在屋裡。他說甚麼來。那責四嫂只顧笑。說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個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誰家媳婦兒有這個道理。惠祥道。這個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好些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畢。往家裡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責四嫂道。甚麼話。我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惟死了。西門慶白日教責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簫伴他一處睡。慢慢將言詞說勸化他。說道。宋大

姐。你是個聰明的。趁早恁妙齡之時。一朶花初開。主子愛你。也是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他去也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好歹。却不悞了你的性命。常言道。我做了一日和尚撞了一日鍾。往後貞節輪不到你頭上了。那惠蓮聽了。只是哭涕。每日飯粥也不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便拿甚麼拴的住他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摭說他若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廚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一面坐在前廳上。把衆小厮家人都叫到根前。審問你每近前幾日。來

旺兒遞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趁早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聽出，每人三十板子，即與我離門離戶。忽有畫童跪下說道：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畫童道：那日小的聽見鉞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子問他，他走了口，對嫂子說。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一片聲使人尋鉞安兒。這鉞安兒早已知此消息，一直躲在潘金蓮房裡不出來。金蓮正洗臉，小厮走到屋裡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則個。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諕我一跳，你又不知幹下甚麼事。鉞安道：爹因爲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歹勸勸爹，過出去。爹在氣頭上，小的就是死罷了。金蓮惟道：因根子諕的鬼也似的。我說甚麼勾當來，恁驚天動地的。原來爲那奴才淫婦，分付

你在我這屋裡不要出去。于是藏在門背後。西門慶見叫不將鉞安去。在前廳暴叫如雷。一連使了兩替小廝來。金蓮房裡尋他。都被金蓮罵的去了。落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到手裡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裡。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遶屋走了一遭。從門背後採出鉞安來要打。乞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掠在牀頂上。說道沒廉耻的貨兒。你臉做個主了。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羞急拿小廝來煞氣。關小廝另腳兒事。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金蓮叫小廝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鉞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這潘金蓮幾次見西門慶留意在宋惠蓮身上。于是心生一計。行在後邊唆調孫雪蛾。說來旺

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備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惱了。纔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掏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告說的。這孫雪蛾耳滿心滿掉了。雪蛾口氣兒走到前邊。向惠蓮又是一樣說。說孫雪蛾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喝了的奴才。積年轉主子養漢。不是你背養主子。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着些脚後跟。說的兩下都懷仇忌恨。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日。院中李媽媽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衆堂客在後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惠蓮吃了飯兒。從早辰在後邊打了個提兒。一頭拾到屋裡。直睡到日沉西。由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鬟來叫。只是不出來。雪蛾尋不着這個由頭兒

走來他房裡叫他說道嫂子做了王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那惠蓮也不理他只顧面朝裡睡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慶家裡這惠蓮聽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由翻身跳起來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浪聲顙氣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為甚麼來打你一頓攆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些便罷了何必撐着頭兒來尋趁人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胆罵我惠蓮道我是奴才淫婦你是奴才小婦我養漢養主子強如你養奴才你倒背地偷漢我的漢子你還來倒自家掀騰這幾句話分明戳在雪娥身上那雪娥怎不急了那宋惠蓮不防他被他走向前一個巴掌打在臉

上打的臉上通紅的說道你如何打我於是一頭撞將去兩個
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解把雪娥拉的
後走兩個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每都沒些規
矩兒不管家裡有人沒人都這等家反宅亂等你主子回來我
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便往後邊去了月娘見惠蓮頭髮
揪亂便道還不快梳了頭往後邊來哩惠蓮一聲兒不吞話打
發月娘後邊去了走到房內倒插了門哭泣不止哭到掌燈時
分眾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憐這婦人忍氣不過尋了兩條
腳帶拴在門楹上自縊身死亡年二十五歲正是世間好物不
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那時可要作怪不想月娘正送李嬌嬌
桂姐出來打惠蓮門首過關着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

李媽媽欵兒兩個。上轎去了。回來推他門不開。都慌了手脚。還使小厮打窓户內跳進去。正是瓦罐不離井上破。割斷脚帶解卸下。撅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但見

四肢冰冷。一氣燈殘。香魂渺渺。已赴望鄉台。星眼雙瞑。魄悠悠。屍橫光地下。半晌不知精爽逝何處。疑是行雲秋水中。

月娘見救下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厮來興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西門慶來家。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扳樹尋根。歸罪於已。在上房打旋磨兒。跪着月娘。教休題出和他嚷鬧來。月娘見他說的那等腔兒。心中又下般不的。比時你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惠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赶後邊人亂。不知多咱。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自個

棚婦。原來沒福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主李知縣
手裡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家火他失落一
件銀鍾恐家主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回
來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領幾個仵作來
看了。自買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賁四來興兒同送到門
外地藏寺。與了火家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待發火燒燬不
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寃屈來說他
女兒死的不明口稱西門慶因倚強姦要他我家女兒貞節不
從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上告進本告狀誰敢燒化屍首那衆
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賁四來興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裡來
家回話正是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畢竟未知後

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頭上青天自恁欺　害人性命覇人妻

須知奸惡千般計　要使人家一命危

淫黷從來由濁富　貪嗔轉念是慈悲

天公尚且含生育　何況人心忒妄爲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下頭口，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禀事的管家，下了書，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去，交付明白。老爺分付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撫侯爺，把山東滄州鹽客王霽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翟叔多上覆爹，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好歹教爹上

京走走。他有話和爹說。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來保此遭回來。撰了鹽商王四峰五十兩銀子。西門慶使他回喬大戶話去。只見賁四來興走來。見西門慶在捲棚內。和來保說話。立在傍邊。來保便往喬大戶家去了。西門慶問賁四。你每燒了回來了。那賁四不敢言語。來興兒向前附耳低言。如此這般。被宋仁走到化人場上。攔着屍首。不容燒化。聲言甚是無禮。小的不敢說。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心中大怒。罵道。這少死光棍。這等可惡。即令小廝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興兒與正堂李知縣。隨即差了兩個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裏。反問他打網詐財。倚屍圖賴。當廳一夾二十大板。打的順腿淋漓鮮血。寫了一紙供案。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方火甲。

眼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化訖來回話。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塲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濵冷餓鬼撞鍾馗。有詩爲証。

縣官貪汚更堪嗟　得人金帛售奸邪

宋仁爲女歸陰路　致死寃魂塞滿衙

西門慶剗了畢宋惠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顧銀率領許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内。打造蔡太師上壽的四陽捧壽的銀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尋了兩副玉桃盃。不消半月光景。都攢造完備。西門慶打聽得來旺兒杭州織造蟒衣。少兩件蕉布紗蟒衣。拿銀子教人到處尋買不出好的來。將就買二件。一日打包端就着來保同吳主管五月二十八日。離

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即今到三伏天。正是大暑無過未申大寒無過丑寅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翳。真乃爍石流金之際。人口有一隻詞單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雲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方國如在紅爐中。五岳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發。為我掃除天下熱。

說話的。世上有三等人怕熱。有三等人不怕熱。那三等人怕熱。第一怕熱田舍間農夫。每日耕田邁隴。扶犁把耙。趁王苗二稅。納倉廩餘糧。到了那三伏時節。田中無雨。心間一似火燒。第二經商客旅。經年在外。販的是那紅花紫草。蜜蠟香茶。肩負重担。

手碾沉車路途之中走的飢又飢渴又渴汗涎滿面衣服精濕得不的寸陰之下實是難行第二是那邊塞上戰士頭頂重盔身披鐵甲渴飲刀頭血困歇馬鞍鞽經年征戰不得回歸衣生虱蟣瘡痍潰爛體無完膚這三等人怕熱又有那三等人不怕熱第一是皇宮內院水殿風亭曲水為池流泉作沼有大塊小塊玉正對倒透犀碧玉欄邊種着那異果奇葩水晶盆內堆着那瑪瑙珊瑚又有廂成水晶卓上擺列着端溪硯象管筆蒼頡墨蔡琰箋又有水晶筆架白玉鎮紙悶時作賦吟詩醉後南薰一枕又有王侯貴戚富室名家每日雪洞涼亭終朝風軒水閣蝦鬚編成簾幙鮫綃織成帳幔茉莉結就的香毬吊掛雲母牀上鋪着那水紋涼簟鴛鴦珊瑚枕四面撓起風車來那傍邊水盆

內浸着沉李浮瓜。紅菱雪藕。楊梅橄欖。蘋婆白鷄頭。又有那如花似朶的佳人。在傍打扇。又有那琳宮梵刹。羽士禪僧。住着那侵雲經閣。接漢鍾樓。閑時常到方丈內。講誦道法黃庭。時來仙苑中。摘取仙桃異菓。悶了時。喚童子松陰下。横琴膝上。醉後携棋枰。柳陰中對友笑談。原來這三等人不怕熱。有詩為証。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煑　樓上王孫把扇搖

這西門慶起來。遇見天熱。不曾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看着小廝每打水澆灌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小厮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

銀條紗衫兒。密合色紗挑線穿花鳳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都用羊皮金滾邊。粧花楣子。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杭州攢翠雲子網兒。露着四鬓。上粘着飛金。貼粉面額上。貼着三個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朱唇皓齒。兩個携着手兒。笑嘻嘻驀地走來。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原來在這裡看着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這裡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裡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與你爹這裡梳頭。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了戴在頭上。西門慶攔住道。怪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朶罷。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頭。早已摘下幾朶來。浸在一隻翠磁胆

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摘下恁幾朵來放在這裡。不與娘
戴。于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了一朵與李瓶兒。
只見春梅送了抿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
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
月琴我聽。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
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朵花兒與我。我只替你
叫唱的也該與我一朵兒。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
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你是全不與我。
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那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上
頭也掐個先兒。于是又與了他一朵。金蓮簪於雲鬓之傍。方纔
往後邊去了。止撇下李瓶兒和西門慶二人。在翡翠軒內。西門

慶兒他紗裙內，單着大紅紗褲兒，日影中玲瓏剔透，露着玉骨冰肌，不覺淫心輙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把李瓶兒按在一張涼椅上，揭起湘裙，紅裩初褪，倒蹶着隔山取火，幹了半晌，精還不洩。兩人曲盡于飛之樂，不想潘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去，走到花園角門首，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想了想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槅子外潛聽。聽勾多時，聽見他兩個在裡面正幹得好，只聽見西門慶向李瓶兒道：我的心肝，你達不愛別的，愛你好個白屁股兒，今日儘着你達受用。良久，又聽的李瓶兒低聲叫道：親達達，你省可的㩳罷，奴身上不方便，我前番乞你弄重了些，把奴的小肚子疼起來，這兩日纔好些兒。西門慶因問：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中已懷臨

月孕望你將就些兒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心肝你
怎不早說既然如此你爹胡亂耍耍罷于是樂極情濃怡然感
之兩手抱定其股一泄如注婦人在下弓股承受其精良久只
聞的西門慶氣喘吁吁婦人鶯聲軟軟都被金蓮在外聽了個
不亦樂乎正聽之間只見玉樓從後來驀地來到便問五姐丫
頭在這裡做甚麼兒那金蓮便搖手兒兩個一齊走到軒內慌
的西門慶湊手腳不迭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
好還沒曾梳頭洗臉哩西門慶道我等着丫頭取那茉莉花肥
皂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說的巴巴尋那肥皂洗臉怪不的
你的臉洗的與人家屁股還白那西門慶聽了也不着在意裡
落後梳洗畢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來帶了

月琴來不曾。玉樓道我在屋裡替大姐姐穿珠花來。到明日與
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月琴春梅拿了來。不一時春
梅來到。說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
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涼亭上偎紅倚翠。玉樓道。不使春梅
請大姐姐。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邀他去。當下妻妾四人
便了。西門慶居上坐。三個婦人兩邊打橫。得多少壺斟美釀。盤
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坐豆青磁涼墩兒。孟玉樓
叫道。五姐你過這椅兒上坐。那涼墩兒只怕冷。金蓮道不妨事。
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麼。須臾酒過三巡。西門慶教春梅
取月琴來。教玉樓。取琵琶教金蓮彈。你兩個唱一套。赤帝當權
耀太虛我聽。金蓮不肯。說道我兒誰養的你恁乖。俺每唱。你兩

個是會受用快活。我不也教李大姐也拿了庄樂器兒。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麽。金蓮道。他不會。教他在傍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单管咬蛆兒。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個方纔輕舒玉指。款跨鮫綃。合着聲唱雁過沙。丫鬟繡春在傍打扇。赤帝當權耀太虛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那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菓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内沒閑事。怕甚麽冷糕麽。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西門慶瞧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单管只胡說白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媽睡着吃乾臘肉。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你管他怎的。正飲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

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濕。正是江河淮海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少頃雨止。天外殘虹。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晚風涼院落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幾朵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個一答兒裡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每一送。于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衆人齊唱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粧凌亂。聽春雷隱隱。雨收雲散。但聞得荷香十里。新月一鈎。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粧殘。深院黃昏懶去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檻排佳宴。清世界。能有幾人見。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
只見玉繩低度。朱戶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携素手。整雲鬟。
月照紗廚人未眠。合前節節高漣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瀉下
瓊珠濺。香風扇。芳沼邊。閑亭畔。坐來不覺人清健。蓬萊閬苑
何足羨。合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换。
衆人唱着。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同
往後去了。潘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撇了
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
我偏不放你。拉着只一輪。險些不論了一交。婦人道。怪行貨子。
我不服着出來的看勾了。我的肐膊。淡孩兒他兩個都走去了。
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西門慶道。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取酒

來挍個壺兒耍子吃三杯。婦人道怪行貨子。咱往亭子上那裡挍去來平白在這裡做甚麼。你不信使春梅小肉兒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揚長的去了。婦人接過月琴在手內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於雲鬓之傍。說道我老娘帶個三日不吃飯眼前花。被西門慶聽見。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扛將起來。戲道我把這小淫婦。不看世界面上。就合死了。那婦人便道怪行貨子。且不要發訕。等我放下這月琴着。于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邊。因說道我的兒再一來來越發罷了。適纔你和李瓶兒合搗去罷沒撻撒疊兒來纏我做甚麼。西門慶道怪奴才。单管只胡說。

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兒。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老娘是誰。你來瞞我。我往後邊送花兒去。你兩個幹的好營生兒。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休胡說。于是按在花臺下。就親了個嘴。婦人連忙吐舌頭在他口裡。西門慶道。你叫我聲親達達。我饒了你。放你起來罷。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聲親達達。我不是你那可意的。你來纏我怎的。兩個正是弄晴鶯舌於中巧。着雨花枝分外研。兩個頑了一回。婦人道。咱往葡萄架那裡投壺耍子兒去。走來于是把月琴。跨在胳膊上。彈着找梁州序後半截。

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裡笙歌按。合前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

尾聲　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闌。拚取歡娛歌笑喧。

日日花前宴　宵宵伴玉娥
今生能有幾　不樂待如何

兩人並肩而行。須臾轉過碧池。抹過木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到葡萄架上。睜眼觀看。端的好一座葡萄。但見
四面雕欄石甃。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墜流蘇。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緹緹馬乳。水晶丸裡浥瓊漿。滾滾綠珠。金屑架中含翠幄。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芳。端的四時花木襯幽葩。明月清風無價買。
二人到於架下。原來放着四個涼墩。有一把壺在傍。金蓮把月

琴倚了和西門慶投壺遠遠望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掇着菓盒
盒子上一碗冰湃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裡使性兒的去
了如何又送將來了春梅道教人還往那裡尋你們去誰知驀
地這裡來秋菊放下去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裡邊攢就的八
槅細巧菓菜一槅是糟鵞胗掌一槅是一封書臘肉絲一槅是
木樨銀魚鮓一槅是劈晒雛雞脯翅兒一槅鮮蓮子兒一槅新
核桃穰兒一槅鮮菱角一槅鮮荸薺一小銀素兒葡萄酒兩個
小金蓮蓬鍾兒兩雙牙筋兒安放一張小涼杌兒上西門慶與
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過橋翎花倒入雙飛雁登科及
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捲簾投了十數壺把
婦人灌的醉了不覺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藥五香

酒又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我再央你央兒往房內把涼蓆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裡略倘倘兒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罷麼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遲了半日只見秋菊先抱了涼蓆枕衾來婦人分付放下鋪蓋拽花園門往房裡看去我叫你便來那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于是起身脫下玉色紗䙓兒搭在欄杆上逕往牡丹畦西畔松墻邊花架下小淨手去了回來婦人又早在架兒底下鋪設涼簟枕衾停當脫的上下沒條絲仰臥於衽蓆之上腳下穿着大紅鞋兒手弄白紗扇兒搖涼西門慶走來看見怎不觸動淫心于是乘着酒興亦脫去上下衣坐在一涼墩上先將

脚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一面又將婦人紅繡花鞋兒摘取下來戲把他兩條脚帶觧下來拴其雙足吊在兩邊葡萄架兒上。如金龍探爪相似。使牝戶大張。紅鈎赤露雞舌内吐西門慶先倒覆着身子。執麈柄抵牝口。賣了個倒入翎花。一手據枕極力而提之提的陰中淫氣連綿如數鰍行泥淖中相似婦人在下。没口子呼叫達達不絶正幹在美處只見春梅盪了酒來一眼看見把酒注子放下。一直走到山頂上一座最高亭兒名喚臥雲亭。那裡搭伏着棊卓兒弄棊子耍子。西門慶擡頭看見他在上面點手兒叫他不下來說道小油嘴我拿不下你来就罷了手是撇了婦人比及大扠步從石磴上走到上頂亭子上蔣。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羊腸小道兒下去打

藏春塢。雪洞兒裡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欲待藏躲。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裡攔腰抱住。說道。小油嘴。我却也尋着你了。遂輕輕抱出到於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鍾酒着。一面摟他坐在腿上。兩個一遞一口飲酒。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說道。不知你每甚麼張致。大青天白日裡。一時人來撞見。怪模怪樣的。西門慶問道。角門子關上了不曾。春梅道。我來時扣上來了。西門慶道。小油嘴。看我投個肉壺名喚金彈打銀鵝。你瞧。若打中一彈。我吃一鍾酒。于是向水碗內取了枚玉黃李子。向婦人牝中。內一連打了三個。皆中花心。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又令春梅斟了一鍾兒。遞與婦人吃。又把一個李子放在牝內。不取出來。又不行事。急的婦人

春心沒亂淫水直流又不好去叫出來的只是朦朧星眼四肢軃然於枕簟之上口中叫道好個作怪的冤家捉弄奴死了鶯聲顫掉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着扇只顧吃酒不理他吃來吃去仰卧在醉翁椅兒上打睡就睡着了春梅見他醉睡走來摸摸打雪洞内一溜烟往後邊去了聽見有人叫角門開了門原來是李瓶兒由着西門慶睡了一個時辰睜開眼醒來看見婦人還弔在架下兩隻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興不可遏因見春梅不在跟前向婦人道淫婦我丟與你罷于是先摳出牝中李子教婦人吃了坐在一隻枕頭上向紗褶子順袋内取出淫器包兒來先以初使上銀托子次只用硫黃圈來初時不肯只在牝口子來回擂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仰身迎播口中不住

聲叫達達。快些進去罷。急壞了淫婦了。我曉的你惱我。為李瓶兒故意使這促掐來奈何我。今日經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知道就好說話兒了。于是一壁提着他心子。把那話拽出來。向袋中包兒裡。打開捻了些閨豔聲嬌塗在蛙口內。頂入牝中。送了幾送。須臾那話昂健奢稜。暴跳怒起來。垂首看着往來抽拽。翫其出入之勢。那婦人在枕畔朦朧星眼。呻吟不已。沒口子叫大䯼䯼達達。你不知使了甚麼行子。進去又罷了。淫婦的毯心子癢到骨髓裡去了。可憐見饒了罷。淫婦口裡硶死的言語都叫出來。這西門慶一上手就是三四百回。兩隻手倒拔住枕蓆。仰身竭力迎播掀幹。抽沒至脛復送至根者。又約一百餘下。婦人以帕在下不住手搽拭牝中之

津隨拭隨出。袵席爲之皆濕。西門慶行貨子沒稜露腦。往來逗遛不已。因向婦人說道。我要要個老和尚撞鐘。忽然仰身望前只一送。那話攮進去了。直抵牝屋之上。牝屋者。乃婦人牝中深極處。有屋如含苞花蕋。到此處。無折男子莖首覺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觸疼急跨其身。只聽磕碴响了一聲。把個硫黃圈子折在裡面。婦人則目瞑息微。有聲嘶舌尖氷冷。四肢收軃然於袵席之上矣。西門慶慌了。急解其縛。向牝中摳出硫黃圈。并勉鈴來。拆做兩截。于是把婦人扶坐。半日星眸驚閃。甦省過來。因向西門慶作嬌泣聲。說道。我的達達。你今日怎的這般大惡。險不丟了奴之性命。今後再不可這般所爲。不是耍處。我如今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矣。西門慶見日色已西。連忙替他披上衣

裳。叫了春梅秋菊來。收拾衾枕。同扶他歸房。春梅回來。看着秋菊收了吃酒的家火。纔待閞花園門。來昭的兒子小鐵棍兒從花架下鑽出來。赶着春梅問姑娘。要菓子吃。春梅道。小囚兒你在那裡來。把了幾個李子桃子與他。說道你爺醉了。還不往前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接了菓子。一直去了。春梅閞了花園門。回來房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牀就寢。不在話下。正是

朝隨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暮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

風波境界立身難　處世規模要放寬
萬事盡從忙裡錯　此心須向靜中安
路當平處行更穩　人有常情耐久看
直到始終無悔吝　纔生枝節便多端

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脫去上下衣裳。着薄纊短襦。赤着身體。婦人止着紅紗抹胸兒。兩個並肩疊股而坐。重斟杯酌。復飲香醪。西門慶一手摟着他粉項。一遞一口和他吃酒。極盡溫存之態。睨視婦人雲鬟斜嚲。酥胸半露。嬌眼乜斜。猶如沉醉楊妃一般。纖手不住只向他腰裡摸弄那話。那話因驚。銀托子還

帶在上面。軟叮噹毛都魯的。累垂偉長。西門慶戲道。你還弄他哩。都是你頭裡唬出他風病來了。婦人問怎的風病。西門慶道。既不是風病。如何這軟癱熱化起不來了。你還不下去央及他央及兒哩。婦人笑瞅了他一眼。一面蹲下身子去。枕着他一隻腿。取過一條褲帶兒來。把那話拴住。用手提着說道。你這廝頭裡那等頭睜睜。股睜睜。把人奈何昏昏的。這咱你推風症裝佯死兒。提弄了一回。放在粉臉上。偎掯良久。然後將口吮之。又用舌尖挑舐其蛙口。那話登時暴怒起來。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鬍挺身直豎。西門慶亦發坐在枕頭。令婦人馬爬在紗帳內。儘着吮咂。以暢其美。俄而淫思益熾。復與婦人交接。婦人哀告道。我的達達。你饒了奴罷。又要掇弄奴也。是夜二人淫樂。爲之無

度有詩為証。

戲酣樂極雲雨歇嬌眼乜斜手持玉莖猶堅硬告才郎將就些些此此滿飲金杯頻勸兩情似醉如痴

雪白玉體透簾幃　口賽櫻桃手賽荑
一脉泉通聲滴滴　兩情膠合色迷迷
翻來覆去魚吞藻　慢進輕抽猫咬鷄
靈龜不吐甘泉水　使得嫦娥敢暫離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睡鞋尋昨日腳上穿的那一雙紅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梅春梅說昨日我和爹搊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鋪蓋來婦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道

你看胡說我沒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腳進來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裡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還裝憨兒無故只在這屋裡你替我老實尋是的這秋菊三間屋裡床上床下到處尋了一遍那裡討那雙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裡有鬼攝了我這雙鞋去了連我腳上穿的鞋也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裡做甚麼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裡沒曾穿進來婦人道敢是合昏了我鞋穿在腳上沒穿在腳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裡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我的鞋來教他院子裡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個押着他花園到處并葡萄架根前尋了一遍兒那裡得來再有一隻也沒了正是都被六十收拾去蘆花明月竟難尋尋了一遍兒回來春

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噦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攪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鋪蓋就不經心瞧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裡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教採出他院子裡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裡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裡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裡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戳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他這奴才看

他那裡尋去這春梅又押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雪洞兒花池邊松墻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個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個雪洞裡沒尋哩春梅道那裡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裡我着尋哩尋不出來我和你答話于是押着他到於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牀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裡沒的撅溜子揑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塲兒你這揑刺骨可死成了良久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一個紙包內裹着些棒兒香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了娘的鞋剛纔就打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

麽來到這書篋內。好蹊蹺的事。于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裡。春梅道在藏春塢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鞋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嵌八寶段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綠提根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鎖線兒。一隻是翠藍鎖線。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登在腳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隻比舊鞋畧緊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不敢拿到屋裡。悄悄藏放在那裡。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這鞋不是我的鞋。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分付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

若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還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掇了塊大石頭頂在頭上那時婦人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脚上嫌房裡熱分付春梅把粧臺放在玩花樓上那裡梳頭去梳了頭要打秋菊不在話下却說陳經濟早辰從鋪子裡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鐵棍兒在那裡正頑着見陳經濟手裡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麽與了我耍子兒罷經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來贖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經濟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麽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裡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與經濟看經濟便問是那裡的那猴子笑

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裡耍子。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在葡萄架兒底下。一陣好風搖落。後俺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姑要菓子。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經濟接在手裡。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三寸。就知是金蓮脚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了。經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耍去了。這陳經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已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滚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裡。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兒。正是。時人不用穿針線。那得工夫送巧來。經濟袖着鞋。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內。便

戲道小大姐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乾淨這奴才沒頂着。春梅道是姐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沒人你上來。不是這小影兒。方扒步撩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前面開了兩扇窗兒掛着湘簾。那裡臨鏡梳頭。這陳經濟走到傍邊。一個小杌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攢上戴着銀絲鬏髻。還墊出一綹香雲鬏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鬢上打扮的就是個活觀音。須臾看着婦人梳了頭。掇過粧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裳。喚春梅拿茶來與姐夫吃。那經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經濟道我笑你管情

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關你甚事。你怎的曉得。經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訕起我來。恁說我去罷。掇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怪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卻怎麼還認的老娘。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經濟向袖中取出來。提溜着鞋拽靶兒。笑道。你看這個好的兒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拿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頭。遶地裡尋。經濟道。你怎的到得我手裡。婦人道。我這屋裡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經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不往你這屋裡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到偷了我鞋。還說我不害羞。經濟道。你只好拿爹來

說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胆子兒。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七個八個。你還調戲他。想那淫婦教你戲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裡。趁早實供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益。自古物見主。不索取。但迸半個不字。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經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刀。這裡無人。咱每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摔也打不出去。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兒與你。經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裡見過。不好與你的。經濟道。我不。別的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稀罕。一心我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老成久

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了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這經濟連忙接在手裡與他深的唱個喏婦人分付你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經濟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裡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一節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銀牙暗咬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油手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經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在我身上是我說的千萬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蠍子可有他兩個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攛掇他出

去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說着。不肯倘。說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劉纔陳經濟拿的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個當我的鞋。將這個放在那裡。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不敢認。說道。可是怪的勾當。怎生跑出娘的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膽奴才。你敢是拿誰的鞋來搪塞我。倒如何說我是三隻腳的蟾。這個鞋從那裡出來了。不由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的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這回教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鋪盖。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怨人。早是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個小廝

辣辣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當下西門慶叫了經濟。到前廳封尺頭禮物。送提刑所賀千户。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户。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不必細說。西門慶差了玳安送去。廳上陪着經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那鞋拾了。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過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子不知。正在石臺基頑耍。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脚踢。殺猪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手。這小猴子。倘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

來將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廝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裡問慢慢問他方知為拾鞋之事拾了金蓮一隻鞋因和陳經濟換圈兒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廚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王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毯生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口都流血假若死了他淫婦王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于是廚房裡罵了到前邊又罵整罵了一二日還不定教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床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脚上穿着兩隻紗紬子睡鞋兒大紅提根兒因說道阿呀如何穿這個鞋在脚上恠恠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雙紅睡鞋倒乞小奴才拾了一隻弄油了

我的那裡再討第二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做一雙兒穿在腳上。你不知我達達一心只喜歡穿紅鞋兒。看着心裡愛。婦人道。怪奴才。可可兒的來。我想起一件事來。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繭兒。一行死了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子。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雪洞兒裡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指着秋菊罵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分付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

拾在手裡。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脚指頭兒罷了。婦人罵道賊奴才。還教甚麼毬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耻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刀來等我把淫婦剁做幾截子。掠到毛司裡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剁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怪奴才。丢開手罷了。我那裡有這個心。婦人道。你沒這個心。你就賭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麼。早晚有省好思想他。正經俺每和你恁一場。你也沒恁個心兒。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怪小淫婦兒。偏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根前行差了禮

法。于是攜過粉項來就親了個嘴。兩個雲雨做一處。正是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意濃。有詩爲証

漫吐芳心說向誰　欲於何處寄相思
相思有盡情難盡　一日都來十二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吴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

百年秋月與春花　展放眉頭莫自嗟
吟幾首詩消世慮　酌二杯酒度韶華
閒敲棋子心情樂　悶撥瑤琴興趣賒
人事與時俱不管　且將詩酒作生涯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去後。掛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針線筐兒。往花園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那裡描畫鞋扇。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描金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光素段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兒上扣綉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段子。也照依姐姐

描恁一雙兒我要做高底的羅子是取了針線筐兩個同一處做金蓮描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後邊玉樓房中倚着護炕兒手中也衲着一隻鞋兒哩金蓮進門玉樓道你早办金蓮道我起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户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裡赶早凉做些生活等住回日頭過熱了做不的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遲來約你同去咱三個一答兒哩好做因問你手裡衲的是甚麼鞋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叚子鞋金蓮道你好漢又早衲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昨日就衲了這一隻又衲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個到明日使甚麼雲

頭子。玉樓道。我不得你們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
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綠線鎖。出白山子兒。上白綾高
底穿。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裡等着
哩。玉樓道。你坐着。咱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咱拿了茶那裡
吃去來。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進去。兩個婦人手拉着手兒。袖
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到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們那去。金
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來到
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
一遍。先是梅茶來吃了。然後李瓶兒那邊的茶到。孟玉樓房裡
蘭香落後纔拿茶至。三人吃了。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
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鞋好着。你若嫌木底子响脚。也似

我用毡底子。却不好走着。又不响。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
也是他爹因我不見了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兒偷了。弄油了我
的。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哩。這個也不是
舌頭李大姐在這裡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來昭家孩
子小鐵棍兒怎的花園裡拾了。後來不知你怎的知道了。對他
爹說。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猴子打的鼻口流血。倘在地
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罵那個淫婦王八
羔子學舌。打了他小廝。說他小廝一點尿不曉孩子。曉的甚麼
便唆調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王八羔子也不
得清潔。俺再不知罵淫婦王八羔子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
大姐姐問他。你爹為甚麼打你。小廝纔說。因在花園裡耍子。

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兒去。也說畢，一直往前跑了。原來罵的王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大姐沒在根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塲兒。金蓮問大姐姐沒說甚麼。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為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廝，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主子，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成日做賊哩，養汗哩，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個媳婦又逼臨的吊死了。如今為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腳上，怎的教小廝拾了？想必吃醉了，在那花園裡和漢子不知怎的餳

成一塊繞吊了鞋。如今沒的摭羞。拿小厮頂缸。打他這一頓。又
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那扯毬淡。甚麼是大事。殺
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子要殺主子。向玉樓道。孟三姐早是
瞞不了你。咱兩個聽見來。與見說了一聲。謊的甚麼樣兒的。你
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個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
漢子纔好。老婆成日在你那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
歎大歲小。和這個合氣。和那個合氣。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揭
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時苦了錢好人
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的推乾淨。說面子話兒。左右是左
右我調唆漢子。也罷。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提攙的
離門離戶。也不算恒屬人。拔不到我井裡頭。玉樓見金蓮粉面

適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姊妹都是一個人。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裡。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邏揸兒和人攘。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說在心裡。到次日。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那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看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正是事不三思終有悔人逢得意早回頭。却說西門慶在前廳打發來昭三口子。搬移獅子街看守房屋去。一日正在前廳坐。忽有看守大門的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

慶道來人進見遞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縧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的神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威儀凜凜道貌堂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鑑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決一世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禮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坐上欠身道貧道姓吳名奭

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道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課。常施藥救人。不愛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聽言。益加敬重。誇道。眞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卓兒擺齋。管待神仙。神仙道。周老總兵。送貧道來。未曾觀相。造可先要賜齋。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已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于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擡過卓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這神仙暗暗掐指尋紋。良久說

道官人貴造丙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子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筭命月令提剛辛酉理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立命申宮是城頭土命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弱旺丁辛得壬午日干丑中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子時丙合辛生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主生貴子爲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火來尅若你尅我者爲官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見行癸亥戊

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目下透出紅鸞天喜熊羆之兆。又命宮驛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有災沒有。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常在陰人之上。只是多了底流星打攪。又被了壬午日破了。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于今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只多日逢破敗五鬼在家炒鬧。些小氣惱。不足爲災。都被喜氣神臨門冲散了。西門慶道。命中還有敗否。神仙道。年赶着月。月赶着日。實難矣。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容轉正。貧道觀之。西門慶把座兒掇了一掇。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生。吾觀官人頭圓項短。必爲

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庄見好處。還有幾庄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魚尾多紋。定終須勞碌。眼不哭而淚汪汪。心無慮而眉縮縮。若無刑剋。必損其身。妻宮剋過方可。西門慶道。已刑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乎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逸祿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眉抽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年必然多耗散。奸門紅紫。一生廣得妻財。黃氣發於高曠。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

厚。亦主貪花。谷道亂毛。號為淫抄。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漿地閣。管末世之榮枯。

承漿地閣要豐隆　準乃財星居正中
生平造化皆由命　相法玄機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眾人。一面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于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眾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在傍邊觀相。請娘子尊容轉正。那吳月娘把面容朝看廳外。神仙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興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聲響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口中露出十指春葱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

必善持家。照人之影。坤道定須秀氣。這幾樁好處。還有些不足之處。休道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　緩步輕如出水龜

行不動塵言有節　無肩定作貴人妻

相畢。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于是李嬌兒過來。神仙觀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肩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貧即夭。請步幾步我看。李嬌兒走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臀并蛇行　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娼門女　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觀着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孛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仙道。

口加四字神清徹　　温厚堪同掌上珠
威福兼全財命有　　終主刑夫兩有餘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方纔出見。神仙擡頭觀看這個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鬢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彎。身不搖而自顫。面上黑痣。必主刑夫。人中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　　眼如點漆壞人倫

月下星前長不足　雖居大廈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這個女人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娘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是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約眉靨漸生月下之期難定觀臥蠶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過喜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幾椿好處還有幾椿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聲法令細纏雞犬之年焉可過慎之慎之

花月儀容惜羽翰　平生良友鳳和鸞
綠門財祿堪依倚　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來吳月娘叫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

這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機深內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　眼如流水不廉貞
常時斜倚門兒立　不為婢妾必風塵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女娘。鼻梁仰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雖溝洫長而壽亦夭。行如雀躍。處家室而衣食缺乏。不過三九。常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靈　父母衣食僅養身
狀貌有拘難顯達　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

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纏手縛脚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禀性要強。神急眼圓。爲人急燥。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位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响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乞了這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只一點黑痣。主常沾啾唧之災。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　口若塗硃行步輕

倉庫豐盈財祿厚　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畢。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却。說

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飡露宿。化救萬道。周總兵送將過來。可一時之情耳。要這財何用。决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了。收在經包內。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揚長飄然而去。正是拄杖兩頭挑日月。葫芦一個隱山川。西門慶送神仙出。回到後廳。問月娘衆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個人相不着。西門慶道。那三個人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疾。到明日生貴子。他見將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折磨。不知怎的折磨。相春梅。後日來也生貴子。或者只怕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春梅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

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官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每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只當是你我親生養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個貴壻。故說有些珠冠之分。自古筭的着命。筭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囂了他的頭。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閑遊。來花園大捲棚內。聚景堂內。週圍放下簾櫳。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當午時分。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為證。

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臺倒影入池塘
水晶簾動微風起　一架墻薇滿院香

別院深沉夏草青　石榴開遍透簾明
槐陰滿地日卓午　時聽新蟬噪一聲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手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畫童兒兩個小厮來井上打水。西門慶道。叫一個來。拿浣水安放盆內。來安兒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放在這冰盤內湃着。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露着頭。戴着銀絲雲髻兒。穿着毛青布褂兒。桃紅夏布裙子。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我在後邊上房裡吃了。春梅嗔道。不進房裡來。把這梅湯放在冰內湃着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上梅湯。走來扶着椅兒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裡大娘和你說甚麼

話來西門慶道說吳神仙相面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麽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自胡亂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就替你上了頭于是把他摟到懷裡手扯着手兒頑耍問他你娘在後邊在屋裡怎的不見春梅道娘在屋裡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就在牀上睡了西門慶道等我吃了梅湯等我摑混他一混去于是春梅向冰盆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湃骨之涼透心沁齒如甘露洒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門來到金蓮淋房中掀開簾櫳進來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

新買的螺鈿牀上原是因李瓶兒房中安着一張螺鈿廠廳牀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也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鈿有欄杆的牀兩邊槅扇都是螺鈿攢造安在牀內樓臺殿閣花草翎毛裡面三塊梳背都是松竹梅歲寒三友掛着紫紗帳幔錦帶銀鈎兩邊香毬吊掛婦人赤露玉體止着紅綃抹胸兒蓋着紅紗衾枕石鴛鴦枕在凉席之上睡思正濃房裡異香噴鼻西門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上門出去悄悄脫了衣褲上的牀來掀開紗被見他玉體互相掩映戲將兩股輕開按麈柄徐徐插入牝中比及星眸驚欠之際已抽拽數十度矣婦人睜開眼笑道怪強盗三不知多咱進來奴睡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兒搵混死了我西門慶道我便罷了若是有個

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不好罵的誰人七個頭八個胆敢進我這房裡來只許了你恁沒大沒小的罷了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奬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將茉莉花蕋兒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掬使西門慶見了愛他以奪其寵西門慶於是見他身體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一面蹲踞在上兩手兜其股極力而提之垂首觀其出入之勢婦人道怪貨只顧端詳甚麼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兒的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憐痛惜俺每是拾兒由着這等掇弄西門慶問道說你等着我洗澡來婦人問道你怎得知道來西門慶把春梅告訴他話說了一遍婦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掇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掇

到房中。注了湯。二人下牀來。同浴蘭湯。共效魚水之歡。當下添湯換水。洗浴了一回。西門慶乗興。把婦人仰臥在浴板之上。兩手執其雙足。跨而提之。掀騰攛幹。何止二三百回。其聲如泥中螃蟹一般。响之不絕。婦人恐怕香雲拖墜。一手扶着雲髩。一手扳着盆沿。口中燕語鶯聲。百般難述。怎見這塲交戰。但見

華池蕩漾波紋亂。翠幃高捲秋雲暗。才郎情動要爭持。穩色心忙顯手段。一個顫顫巍巍挺硬鎗。一個搖搖擺擺輪鋼劍。一個捨死忘生徃裡鑽。一個尤雲殢雨將功幹。撲撲蔘蔘皮鼓催。碑碑磚磚鎗付劍。𥕦𥕦磆磆弄响聲。砰砰𥕢𥕢成一片。下下高高水逆流。滴滴溳溳盈清澗。滑滑𣻌𣻌怎住停。攔攔濟濟難存站。一來一徃一衝一撞。東西探。熱氣騰騰妖雲生

紛紛馥馥香氣散，一個逆水撑船，將玉股搖，一個稍公把舵將金蓮掐，一個紫騮猖獗逞威風，一個白面妖嬈遭馬戰，喜喜歡歡美女情，雄雄糾糾男兒愿，翻翻覆覆意歡娛，鬧鬧挨挨情摸亂，你死我活更無休，千戰千羸心胆戰，口口聲聲呌殺人，氣氣昂昂情不厭，古古今今廣鬧爭，不似這番水裡戰

當下二人水中戰鬪了一回，西門慶精泄而止，搽抹身體乾淨，撤去浴盆，止着薄纊短襦，上牀安放炕桌菓酌飲酒，教秋菊取白酒來與你爹吃，又向牀閣板上方盒中拿菓餡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婦人纔待斟在鍾上，摸了摸氷凉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潑了一頭一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教你篩了來，如何拿

冷酒與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麽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揉到院子裡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後邊捲裹脚去來一些兒沒在根前你就弄下碜兒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裡喃喃吶吶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麽與我採過來教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汚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于是不由分說拉到院子內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話下婦人從新教春梅煖了酒來陪西門慶吃了幾鍾掇去酒卓放下紗帳子來分付拽上房門兩個抱頭交股體倦而寢正是若非群玉山頭見多是陽臺夢裡尋畢竟

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來保押送生辰担　西門慶生子喜加官

得失榮枯總是閑　機關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醫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家常守分隨緣過　便是逍遙自在天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個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凉椅兒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又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怪囚根子。你有甚麽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脚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有看墳的張安

兒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在屋裡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教張安在外邊等等兒。那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角門首趄採問姐。爹起來了不曾。春梅道。怪囚失張冒勢、慌諕我一跳、有要沒緊、兩頭回來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出去見了。說了話。還要赶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教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裡聽見。便叫春梅進房問誰說話。春梅道。琴童小廝進來說墳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

日來說。咱家墳隔壁趙寡婦家庄子兒連地要賣價錢三百兩銀子。我只還他二百五十兩銀子。教張安和他講去若成了我教賁四和陳姐夫去兌銀子。裡面一眼井四個井圈打水。我買了這庄子。展開合為一處裡面盖三間捲棚三間廳房叠山子花園松墻槐樹棚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們上墳到那裡好遊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鬟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金蓮便問道教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你爹吃原來你家沒大了說着你還丁嘴鐵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十板子那琴童纔打

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廚下去了李瓶兒道老潘領了個十五歲的丫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裡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要送與他去哩這金蓮遂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瓶兒果然問了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丫頭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安下一頭却說一處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担自從離了清河縣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飢飡渴飲夜住曉行正值大暑炎蒸天氣爍石流金之際路上十分難行評話捷說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賫抬馱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

個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裡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囚軍。你那裡便興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趂早靠後。內中有認的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此是新參的守門官吏。纔不多幾日。他不認的你。休怪你要稟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個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略候候。等我領你先見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寶籙宮。進了香回

來書房內聽。良久請到翟管家出來。穿着凉鞋淨襪。青絲絹道袍。來保見了先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脚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鹽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又遞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擡進來。到二門裡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裡待茶。須臾一個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出廳。翟謙先禀知太師。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跪於堦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捧獻禮

物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減靸仙人良工製造費工夫
巧匠鑽鑿人罕見錦綉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段金碧交輝湯
羊美酒盡貼封皮異菓時新高堆盤榼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
決不好受的你還將回去于是慌了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
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順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便了太師
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左右祇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
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
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
到衆塩客都牌提到塩運司與了勘合都放出來了太師因向
來保說道禮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
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

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劄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户頂補千户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莫能報答于是喚堂後官擡書案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户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向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到好個儀表喚堂後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個驛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劄付來

把來保名字塡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頭謝了領了劄付分付明日早辰吏兵二部掛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補價夤緣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汚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盗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廚下大盤大碗肉蒸花糕酒如琥珀湯飯點心齊上飽飡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處未知你爹肯應承我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裡話蒙你老人家

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分付。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荊一人。我年也將及四十。常有疾病。身邊通無所出。央及你爹。只說你那貴處。有好人才女子。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個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一奉過去。于是一封人事。并回書付與來保。又已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劉總老爺上已賞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裡替你差個办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來。途閣往返了。我分付了。去部裡不敢遲滯了你文書。那時喚了個办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裡掛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

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掛號討了勘合閑得是太師老爺府裡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勔即時使印僉了票帖行下頭司把來保填註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個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日顧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在家中聚景堂中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居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麟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盆浸冰桃。美女高擎碧玉斝。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鋪錦綉。消遣壺中閒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往屋裡做甚麽哩。怎的不來吃酒。綉春道。我娘害肚裡疼。屋裡歪着哩。便來也。月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歪着。來這裡坐着聽一回唱罷。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害肚裡疼。屋裡歪着哩。我剛纔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只怕攬撒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他那裡是這

個月約他是八月裡孩子還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丫頭請你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娘道只怕你擗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唱個人皆畏夏日我聽那春梅等四個方纔箏排雁柱阮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云云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忔𢤱着也沒等的唱完了回房中去了月娘聽了詞曲躭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裡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厮來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即令來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于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問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裡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

我只心口連小肚子往下鱉墜着疼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滚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的緊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了來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迎去平白沒筭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沒慢的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騾子趕了去月娘道一個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裡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個站在西稍間簷柱兒底下那裡歇涼一處說話說道耶嚛嚛緊着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裡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胆哩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衆人那位是主家奶奶李嬌兒道這位大娘裡那蔡老娘倒身磕頭去月娘道

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纔來。蔡老娘道。你老人家聽我告訴。

我做老娘姓蔡　兩隻脚兒能快　身穿怪綠喬紅
各樣鬏髻歪戴　嵌絲環子鮮明　閃黄手帕符攥
入門利市花紅　坐下就要管待　不拘貴宅嬌娘
那管皇親國太　教他任意端詳　被他褪衣剝劃
横生就用刀割　難產須將拳揣　不管臍膞包衣
着忙用手撕壞　活時來洗三朝　死了走的偏快
因此主顧偏多　請的時常不在

月娘道。你且休閑說。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牀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繃接草紙不曾。月娘道有。便教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且說玉樓見老

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裡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頭裡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見他不是這個月的孩子。只怕是八月裡的。教大姐姐白搶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裡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韶刀了。我和你恁算。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個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個月纔生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裡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踩小板凳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裡尋犢兒去。正說着。只見雪娥後邊。和小玉抱着草紙繃接并小褥

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預備下。他早晚臨月用的物件兒。今日且借來應急兒。金蓮道。一個是大老婆。一個是小老婆。明日兩個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個毋雞不下蛋。莫不殺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虗喜歡。玉樓道。五姐是甚麼話。以後見他說話兒出來。有些不防頭惱。只低着頭弄裙子。並不作聲應答他。潘金蓮用手扶着庭桂兒。一隻脚跐着門檻兒。口裡磕着瓜子兒。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兒前邊養孩子。後邊慌慌張張。一步一跌走來觀看。不防黑影裡被臺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懃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子拌倒了。磕了牙也是錢。姐姐。賣蘿蔔的拉鹽担子。攘醎嘈心。養下孩子來。

明日賞你這小婦一個紗帽戴。良久只聽房裡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娩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門慶慌的連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生走去了。房裡自閉門戶。向牀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一日。也正是。不如意處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這蔡老娘收拾孩兒。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定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他一疋段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去。見一個滿抱的孩子。生

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不欣悅。晚夕就在李瓶兒牀房中歇了。不往來看孩兒。次日巴天不明早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厮各親戚隣友處。分投送喜麵。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麵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麵。剛打發去了。正在廳上亂着。使小厮叫媒人來。尋養娘。看妳孩兒。忽有薛嫂兒領了個妳子來。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個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要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起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妳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顧他衣服。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

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訴說一遍。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禮太多。無可補報。因問爹原祖上有甚差事。小的說一介鄉民。並無寸役在身。太師老爺說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與了爹一張。填寫爹名姓在上。填註在金吾衛副千户之職。就委差的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爹員缺。把小的做了鐵鈴衛校尉。填註鄆王府當差。吳主管壓做本縣驛丞。于是把一樣三張印信劄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來。放在卓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户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

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衆人觀看說太師老爺
擡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
官誥坐七香車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携帶做了驛丞來保做
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平地登雲之喜今
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椿喜事都應驗了對月娘說李大姐養的
這孩兒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與月
娘看了來保進來與月娘衆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
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裡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
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三畢衆親隣朋
友一槩都知西門慶第六個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
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來趋附送禮

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真金無艷色，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壺覷玉簫　西門慶開宴吃喜酒

家富自然身貴　逢人必讓居先
貧寒敢仰上官憐　彼此都看錢面
婚嫁專尋勢要　通財邀結豪英
不知興廢在心田　只靠眼前知見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本縣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率領四五個裁縫在家來裁剪尺頭。償造衣服。又叫了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都是四指寬玲瓏雲母犀角鶴頂紅玳瑁魚骨香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亂。且說吳典恩那日走

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借銀子出來把十兩銀子買禮物謝老兒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一手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照顧你東京走了這遭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叅官贄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類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那裡區處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在旁加美言事成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伯爵看了文書因令吳二哥你說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上官兒慢慢

陸續還他。也是不遲。常言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的鍋。哄了一日是兩晌。何况你又在他家曾做過買賣。他那裡把你這幾兩銀子放在心上。那吳典恩聽了。謝了又謝。于是把文書上塡寫了一百兩之數。當下兩個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伯爵問守門平安兒。你爹起來了不曾。平安兒道。俺爹起來了。在捲棚看着匠人釘帶哩。待小的禀去。于是一直走來。報西門慶說。應二爹和吳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不一時二人進入裡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門慶帶着小帽錦衣和陳經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哥的手本劄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劄付去了。今有手本還未往東平府。

并本縣下去。說畢。小廝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拿起帶來看。一徑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伯爵極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裡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自這條犀角帶。并鶴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說是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不值錢。水犀角號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爲兩處。此爲無價之寶。又夜間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滅。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每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個有甚行款。我每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

說了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招宣府裡的帶昨日晚間一個人聽見我這裡要帶巴巴來對我說我着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他這條帶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爵道且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霍綽就是你同僚間見了也愛于是誇美了一回坐下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二哥文書還未下哩今日巴巴的他央我來激煩你雖然蒙你抬舉他往東京押生辰担蒙太師與了他這個前程就是你擡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況他如今家中無錢他告我說就是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之類也并許多銀子使一客不煩二主那處活變去沒奈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

幾兩扶持他賙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人休說他舊是咱府中夥計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從前後外京外府官吏哥不知拔濟了多少不然你教他那裡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我料你上下巴得這些銀子攬纏了是把文書收了纔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提刑所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

初二日。青龍金匱黃道。宜辰時到任。拿拜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俱不必細說。應伯爵和吳典恩正在捲棚內坐的。只見陳經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教與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典恩一面接了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守寡。把小玉配與玳安為妻。家中平安兒小厮。又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裡宿娼。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拷打。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要羅織月娘出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正是不結子花休要種。無義之人不可交。那時賁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

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西門慶舅子吴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吴主管家吴典恩又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你這一百兩銀子與你隨你上下還使不了這些還落一半家中盤纏那吴典恩酧謝了伯爵治办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會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賀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喚名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的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絹直裰京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

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叫做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裳新靴新帽不教他跟馬教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匙祝日念又舉保了一個十四歲小厮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牌色長承應吹打彈唱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洒線揉頭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隣舍何等榮耀施為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血纓彩色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頑鐵皆光彩　運去良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提刑院衙門中。陞廳畫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户娘子。許多親隣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彌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户。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與月娘斟酒執壺。堂客飲酒。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見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教書童疊了。安在書房中。正戴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日起身。旋使丫鬟來書

房中取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牀几卓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牀脚踏板書搭着舖睡未曾西門慶出來就收拾頭腦打掃書房乾淨伺候答應或是在那房裡歇早辰就使出那房裡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的伶俐乖覺又清俊二者又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于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個嘲戲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書房牀地平上插着棒兒香正在窓戶臺上擱着鏡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上房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咱還來描眉畫眼兒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那玉簫道爹的衣服疊了在那裡放着哩書童道在牀南頭安放着哩玉簫

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他分付我教問你要那件玄色圖金補子系布圓領玉色襯衣穿書童道那衣服在厨櫃裡我昨日纔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筲且不拿衣服走來根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惟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髮這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滚紗漂白布汗掛兒上繫着一個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問他要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個愛物兒你就要玉筲道你小厮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個罷了打要是個漢子兒你也愛他罷被玉筲故意向他肩膊上擰了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不由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揪斷繫兒放在袖子內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

的帶子也揪斷被玉簫發訕一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道我且問你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三宅華主簿老爹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裡擺酒來家早下午時分我聽見會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户家房子那裡吃酒罷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簫于是與他約會下拿衣服一直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往那去了先寫十二個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二日請官客吃慶官哥兒酒教來興兒買办東西添厨役茶酒預備卓面齊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

進行去了。那吳月娘眾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擺茶。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菓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經濟。招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並四個梨。一個柑子。逕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睃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裡邊。三不知扠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牀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袖裡。將那一壺酒。影著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迎春和婦人都在上邊。

不曾下來。止有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裡看哥兒。那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裡？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好的兒，教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只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玉米面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這裡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教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玉簫和書童兒小厮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赶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

說着我看節了酒今日該我獅子街房子裡我上宿去也迎春道等住回抓尋壺久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放在裡間卓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火少了一把壺玉簫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再有一把也沒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奋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拿進他這把壺來後邊為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小玉推玉簫急的那大丫頭

賭身發咒，只是哭。你越早還不快替他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要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簫和小玉兩個正亂這把壺不見了，兩個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的是些甚麼！你每管着那一門見，把壺不見了。玉簫道：我在上邊跟着娘遞酒，他守着銀器家火，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妗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敢屁股大吊了心了也，怎的？月娘道：我背恐今日席上再無閒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看這把壺從那裡出來。等住回嚷的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玉簫道：爹若打了我，我把這淫婦饒了也不筭。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

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麼。潘金蓮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看官聽說。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不見了。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簫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在那裡來。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俺娘屋裡收着。不知在那裡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裡。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差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裡笑了一聲。西門慶便問。你笑怎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裡。想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厮如今叫將那奴才。老實打着。問他個下落。不然。頭裡就賴他那兩箇。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

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看着你恁說起來。莫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就是了。只管亂甚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裡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被陳經濟來請。說有管磚廠劉太監差人送禮來。往前去看了。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賊。强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剎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毯窟礲喓喝人。誰不知姐姐有錢。明日慣的他每小斷了頭。養漢做賊。把人合遍了。也休要管他。說着。只見西門慶坐了一回。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裡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裡

熱鬧俺每沒孩子的屋裡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裡去了你還不信哩這春梅來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他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他今日借了我汗巾子戴來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裡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裡去了這金蓮聽了心上如攛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脚也別要進我那屋裡踹踹門檻兒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懷子骨搓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呪他金蓮道不是這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雞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恁擡一個滅一個把人躧到泥裡正是大風刮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這

裡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
送了一罈內酒。一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錆
餚。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
李桂姐。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每兩個再住一
日兒。到二十八日。我請你帥府周老爹。和提刑夏老爹。都監荊
老爹。管皇庄薛公公。和磚廠劉公公。有院中親要扮戲的。教你
二位只專遞酒。桂姐道。旣留下俺每。我教人頭家去回媽聲。放
心些。于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
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預先發柬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
皇庄見管磚廠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裡
發柬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相陪。從飯時。各人衣帽

齊整。又早先到了。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坐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荊南江。撒。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便今日使人來回了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客。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卓兒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曾。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客要看。房下說且休教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他妳子說不妨事。教妳子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裡走了遭。應了個日子兒就進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裡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忙他舊時那疾又舉發了。起不的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爹倒好說聲抱哥兒出來俺每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

慢慢抱哥兒出來。休要諕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裡和應二爹謝爹要看一看。月娘教奶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送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衆人睜眼觀看。官哥兒穿着大紅段毛衫兒。生的面白紅唇。甚是富態。都喝采誇奬不已。伯爵與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段兜肚。上着一個小銀墜兒。惟應伯爵與一掛五色線。上穿着十數文長命錢。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諕哥兒。說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個戴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作揖謝了他二人重禮。伯爵道。哥沒的說。惶恐表意罷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鎗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

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荊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道
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椽跟隨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
多伺候裡面鼓樂喧天笙簫迭奏上坐遞酒之時劉薛二內相
相見廳正面設十二張卓席都是幗拴錦帶花神金瓶卓上擺
着簇盤定勝地下鋪着錦裀綉毯西門慶先把盞讓坐次劉薛
二內相再三讓遜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
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
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難爲東家咱
坐了罷于是羅圈唱了個諾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
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廝在傍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
纔是周守備荊都監衆人須臾堦下一派簫韶動起樂來怎的

的當日好筵席。但見食烹異品。菓獻時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獻。厨役上來割了頭一道。小割燒鵝。先首位劉内相賞了五錢銀子。教坊司俳官跪呈上大紅摺手本。下邊簇擁一段笑樂的。院本當先。是外扮節級上開

法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小人不是別人。乃是上廳節級是也。手下管着許多長行樂倫匠。昨日市上買了一架圍屏。上寫着滕王閣的詩。訪問人請問人說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自說此人下筆成章。廣有學問。乃是個才子。我如今吩傳末抓尋着。請得他來。見他一見。有何不可。傳末的在那裡。末云 堂上一呼。堦下百諾。禀復節級有何使令。外云 我昨日見那圍屏上。寫的滕王閣詩

甚好。聞說乃是唐朝身不滿三尺王勃殿試所作。我如今這個樣板去。根即時就替我請去。請得來一錢賞賜。請不得來二十麻杖。決打不饒。末云 小人理會了。轉下云 節級糊塗。那王勃殿試。從唐時到如今。何止千百餘年。教我那裡抓尋他去。不免來來去去。到於文廟門首。遠遠望見一位飽學秀士過來。不免動問他一聲。先生你是做滕王閣詩的。云 不滿三尺王勃殿試麼。淨扮秀才笑云 王勃殿試。乃唐朝人物。今時那裡有。試哄他一哄。我就是那王勃殿試。滕王閣的詩是我做的。我先念兩句你聽。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文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末云 俺節級與了我這副樣板。身只要三尺。差一指也休請去。你這等身軀如何充得過。淨云 不打緊。道在

人爲。你見那裡。又一位王勃殿試來了。背粧矮子來 將樣板比

淨 趦縮 末 笑云。可充得過了。淨云 一件。見你節級切記好歹小

板櫈兒要緊。來來去去。到節級門首。末 令 淨 外邊伺候 淨云 小

板櫈兒要緊。等進去稟報節級 外云 你請得那王勃殿試來了。

末云 見請在門外伺候 外云 你與說。我在中門相待。榛松泡茶。

割肉水飯 相見科 外云 此眞乃王勃殿試也。一見尊顏。三生有幸。磕

下頭 淨慌科 小板櫈在那裡 外云 又 亘古到今。難逢難遇。聞名不曾

見面。今日見面勝若聞名。再磕下頭去 淨慌科 那 小板櫈在那裡

末 躲過一邊去了。外云 聞公博學廣記。筆底龍蛇。眞才子也。在

下如渴思漿。如熱思涼。多拜兩拜 淨 急了說道。你家爺好。你家

媽好。你家姐和妹子。一家兒都好 外云 都好 淨云 狗合娘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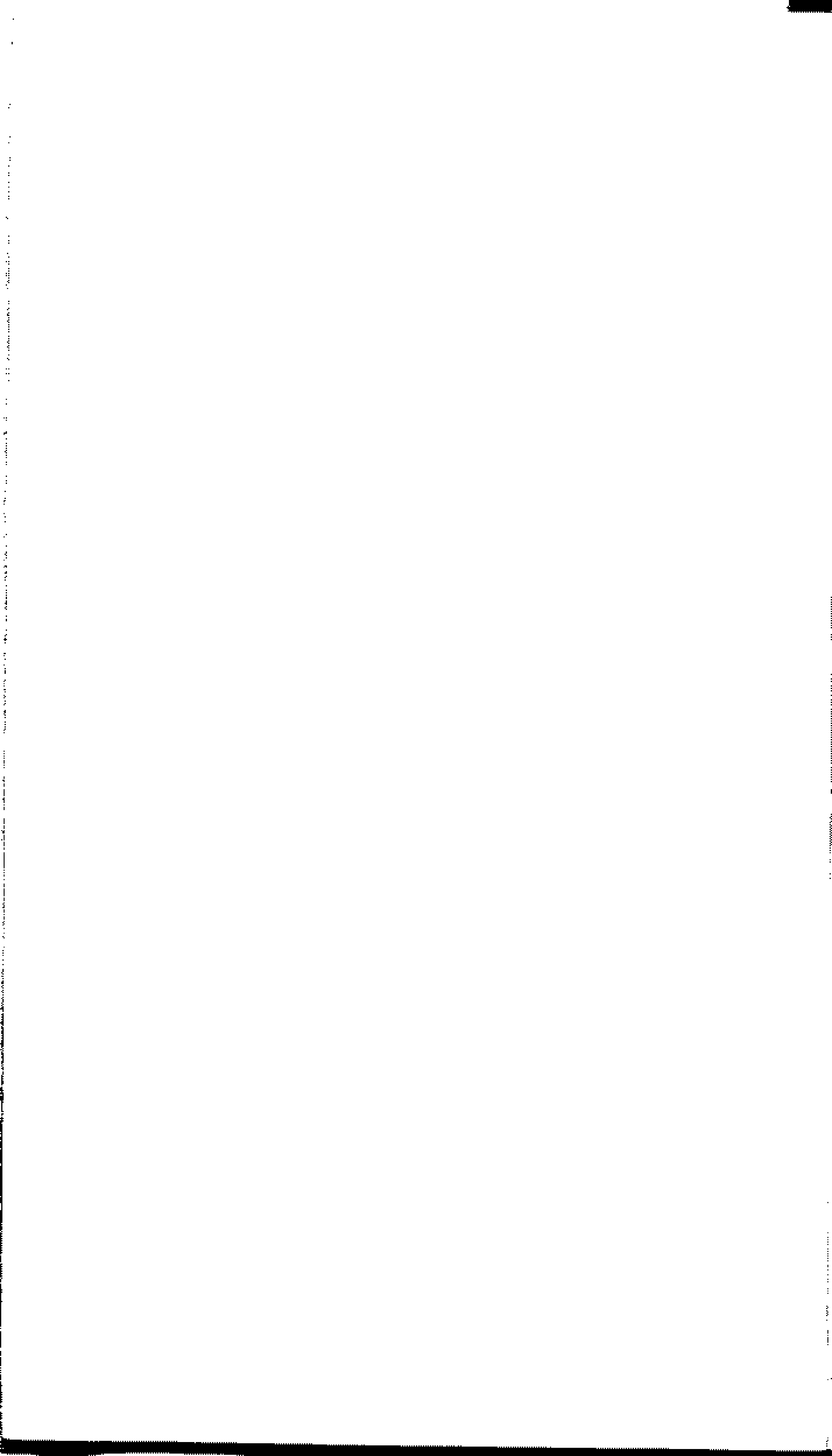
既一家大小都好。也教我直直腰兒著正是

百寶粧腰帶　珍珠絡臂鞲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筵前遞酒。席上衆官都笑了。薛內相大喜。叫上來賞了一兩銀子。磕頭謝了。須臾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了。一個排箏。一個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監。分付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計較。劉太監道。兩個子弟唱個嘆浮生有如一夢裡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這歸隱嘆世之詞。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華誕。唱不的。劉太監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粧盒雜記。今日

慶賀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
普天樂。想人生最苦是離別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此是離別
之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
歲爺。不曉的詞曲中滋味。憑他每唱罷。夏提刑。倒還是金吾執
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一樂工上來。分付你唱套三十腔。今日
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又是好的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
唱這套。薛內相問這怎的弄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
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弥月之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
內相道。我等因向劉太監道。劉家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
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犬。不足爲賀。到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
喚玳安裡邊交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個唱的打扮出

來花枝招颭望上不端不正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真有遶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方纔薛內相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値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蓽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欵留不住只得同吳大舅吳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燈火燦爛前遮後擁喝道而去正是得多少歡娛嫌日短故燒高燭照紅粧畢竟後項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認女　應伯爵打渾趨時

常言富者貴之基　財旺生官衆所知
延攬宦途陪激引　夤緣權要入遷推
姻連黨惡人皆懼　勢倚豪强孰敢欺
好把炎炎思寂寂　豈容人力敵天時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我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纔好。臨了等我一總賞你每。罷。衆樂工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日多是官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吳銀兒。搭着頭出來。

笑嘻嘻道。爹。只怕晚了。轎子來了。俺每去罷。應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裡。不說唱個曲兒與老舅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里去。媽不知怎麽盼哩。伯爵道。盼怎的。玉黃李子兒。掐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他兩個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教李銘吳惠唱一回罷。問道。你吃了飯了。桂姐道。剛纔大娘房裡。留俺每吃了。于是齊揷燭磕頭下去。西門慶分付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兒。你怎曉的恁切。說畢。笑的去了。伯爵因問哥後日請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

夫并會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攪的哥忒多了到後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是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拏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等衆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先送過賀禮西門慶纔生兒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家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老太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內相看見只懼喝釆好個哥哥便叫小廝在那里須臾兩個青衣家人戢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爛紅官段一疋福壽康寧鍍金銀錢四

個追金瀝粉綵畫壽星博郎鼓兒一個銀八寶貳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麽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題西門慶陪他吃了茶擡上八仙卓來先擺飯就是十二碗嗄飯上新稻米飯剛纔吃罷忽門上人來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慌整衣冠出二門迎接因是知縣李達天并縣丞錢成王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各先投拜帖然後廳上叙禮薛內相方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居首席席間又有尚舉人相接分賓坐定普坐遞了一巡茶少頃階下鼓樂響動笙歌擁奏遞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陳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拏兩弔錢出來賞賜樂工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

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盒菓餡餅兒一副豚蹄兩隻燒鴨兩瓶酒一雙女鞋教保兒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他做乾女兒進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插燭也似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西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的那咱常往裏邊走我情愿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來往宅裡好走動慌的月娘連教他脫衣服坐收拾罷因問桂姐有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他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分付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怕不也待來言未

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個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提
着衣裳包兒進門。先望月娘花枝招颭。綉帶飄飄。磕了頭。吳銀
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兒。不等
俺每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
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每來的遲。月娘笑道
也不遲。你每坐着多一搭兒里擺茶。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
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不一時小玉放卓兒擺了
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個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
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個剝菓仁兒裝菓盒。
吳銀兒鄭香兒韓釧兒。在下邊杌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
逕抖擻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

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個拏錫盆舀了水與他洗了手吳銀兒衆人都看他睜睜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個拏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唱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家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薛内相昨日只他一位在這里來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快頑把人掐擰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個内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乞他奈何的人

慌。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兒他四個在屋里坐着。說道客巳到了一半。七八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花大爹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今日一個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爺嚛。遭遭兒有這起攮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不出去。寧可在屋里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且是自在性兒。拏出菓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這祝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個好不涎臉。鄭愛香兒道。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

那里拏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俺媽說他纔教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個月。南人還沒起身。我怎麼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倒插了。不出來見他。那張小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四五個小廝跟隨。坐在俺每堂屋裡只雇不去。急得祝麻子直撅兒跪在天井內。說道好歹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見一見。待一盃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要不的。只顧告水災的。好箇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兒先包着董猫兒來。鄭愛香道因把猫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醮。和他丁八着好一向了。這日只散走哩。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庄子上收頭。會見周肖兒。多上覆你。說前日同聶鉞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個眼色。說道。我來爹宅

里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馮沒點兒相交。如何劫打熱。桂姐道。好合的劉九兒。把他當個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砢碜殺我罷了。他為了事出來。逢人至人說了來。嗔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傻的不勾了。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你每說了這一日。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按下這里不題。却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冕着遞酒。衆人讓喬大戶為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個唱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蹀躞身邊蘭麝降香。應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個零布在那里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鄭

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啟朱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良久遞酒畢喬大戶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日念雲離守常時節白來搶傅自新賁地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卓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蹁躚酒若波流肴如山疊到了那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每唱了翻來吊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攮門的誰待聽你教大官兒拏三個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遞酒倒還强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席尊衆親兩套詞兒着你這狗才就是等撞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你門背後放花子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怪小淫

婦兒什麽晚不晚。你娘那毬。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拏了。一手拉着一箇都拉到席上。教他遞酒。鄭愛香兒道。怪行貨子。拉的人手脚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遞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問怎麽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根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二爹。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姐如今與大娘認義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裡。却說人弄心。前日在爹宅裡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裡收拾了。只雇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

了倒教我等到這咱晚使了頭往你家瞧去說你來了好不教
媽說我早時就與他姊妹兩個來了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
兒對我說了他怎的不攛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
他頭里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剩菓仁
兒定菓盒拏東西把俺每往下躧我還不知道倒是裡邊六
娘剛纔悄悄對我說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菓餡餅
兒兩隻鴨子一副膀蹄兩罈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
訴一遍伯爵聽了說道他如今在這里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
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鴇子計較
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者恐進
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

是我教與你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
郤認與六娘是乾女兒就是了你和他多還是過世你花爹一
條路上的人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不消惱他
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畢遞過酒去就是
韓玉釧兒挨着來遞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
你姐姐家裡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
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里打攪了再
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
了伯爵道那日不是我還坐坐內中有兩個人還不合節又是
你大老爹這里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
斟出一盃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

慢上上過待我唱曲兒你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可着我心坎兒常言道養兒不要屙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强如鄭家那賊小淫婦搊刺骨兒只躲滑兒再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里嗔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頭里帳如今遞酒不教他唱個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兒推磨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四個小曲兒伯爵因問西門慶今日李桂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剛纔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又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聽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伯爵道賊小油

嘴還哄我休等我自家後邊去叫祝日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
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盃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曉
的他今日人情來了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
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
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
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上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爹韶刀
頭裡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衆人纏不過纔使進
小的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
玳安真箇是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
我一世也不出去于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衆
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鬏髻周圍金纍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

綠衣裳下着翠綾裙尖尖趫趫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個翠面

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當不正只磕了一個頭就用洒

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分付玳安放

錦杌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捧酒喬大戶到忙欠身道到不

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于

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酒伯爵在旁說道喬上尊你

請坐交他侍麗春院粉頭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

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這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

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表子了見

大人做了官情愿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

你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個有這等事俺每不曉的趂今日

衆位老爹在此。一箇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里來。與哥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洒上些水看出汁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管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鉄。倒打把好刀兒哩。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個乾兒子罷。吊過來就是箇兒乾子。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兒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子曰兒罵我。我沒的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裤帶子也扯斷了。由他到明日。不與你箇功德。你也不怕不把

將軍為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哥兒拏出急來了。鄭愛香笑道。這應二花子。今日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箇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歪剌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攮刀子。好乾淨嘴兒。擺人的牙花已攔了。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遞酒。你鬦他怎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遞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他唱一套與俺每聽着。他後遲滑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這里前廳花攢錦簇。飲酒頑耍。不題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宿歇

于是常懷嫉妬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廳擺酒。在鏡臺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髻。輕點朱唇。整衣出房。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他媽媽。原來不在屋裡。他怎這般哭奶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赶着這等哭。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的後邊。尋你媽媽去。纔待解開衫兒。把這孩子。奶子如意兒就說。五娘休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拿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兒來。抱在懷裏。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逕把那孩兒。舉得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李瓶兒與玉簫在房首。揀酥油蚫螺兒

那潘金蓮笑嘻嘻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月娘忽擡頭看見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什麼舉的恁高只怕諕着他他媽媽在屋裡忙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裏奶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裡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鬪了一回分付好好抱進房裡去罷休要諕他李瓶兒到前邊便悄悄說奶子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着他到後邊尋我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

喂了奶子。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奶子喂他奶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個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絹絨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因見孩兒只是哭。便問怎麼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奶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唬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唬了他。就一字沒得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西門慶道。休教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個剛滿月的孩子。什麼

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厮請了劉婆來看了。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奶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陳經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人生雖未有前知　富貴功名豈力爲
枉將財帛爲根蒂　豈容人力敵天時
世俗炎凉空過眼　塵紛離合漫忘機
君子行藏須用舍　不開眉笑待何如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廝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見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奶、穩穩睡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纔好。既好些了罷、若不好。拏到衙門里去、拶與老淫婦一拶子。月娘道、你枉憑的口拔舌罵人。你家

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丫鬟擺上飯來。西門慶剛纔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廝拏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菓蔬休動。教小廝拏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辰使他往那里去。那咱纔來。西門慶便告說應二哥。認的湖州一箇客人何官兒。門外店里堆着五百兩絲線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折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拏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已是有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個絨線鋪子。搭個夥計。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里。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

娘道少不得又尋數計。西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線行。如今沒本錢。閑在家里。說寫筭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拏出來。陳經濟已是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完飯。等的心裡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了喏。說道昨日打攪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僱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里。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于是同來保。騾頭口。打着銀子。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買賣。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砸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

工對着來保當面只拏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雇了車脚即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滾相貌堂堂滿面春風一團和氣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各色絨絲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并兩箇姑子住兩日晚夕宣誦唱佛曲兒帶坐到二三更分散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里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兒我心裡不耐煩往他五媽媽房裡

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款伸錦被，薰香澡牝，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正是：鼓鬣遊蜂，嫩蕋半勻春蕩漾；餐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流。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席烙餅，晚夕說話，坐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段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喜歡的屁滾尿流，過這邊來，拏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我的。金蓮見了，反說他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拏了他的來。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都說這個

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穿
的還沒有哩。拏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等住回。咱整
理幾碟子來。篩上壺酒。拏過去還了他就是了。倒明日少不的
教人激言試語。我是聽不上。一面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
菓子。一錫瓶酒。打聽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拏到李瓶
兒房裡。說娘和姐姐過來。無事和六娘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
你娘費心。少頃金蓮和潘姥姥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
立斟酒。娘兒每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
衣裳。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金蓮分付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
這裡喝甌子酒去。不一時。經濟尋了幾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
進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歹拉了他來。又使出繡春去。把經

濟請來。潘姥姥在炕上坐。小卓兒擺着菓菜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弔了造化了。撇了個嘴兒教春梅拏寬盃兒來。篩與你姐夫吃。經濟把尋的衣服放到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箇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經濟說道。五娘賜我寧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鋪子裡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不耐煩。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他有什麼忙。吃好少酒兒。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箍上。那經濟笑着拏酒來。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拏筋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拏筋。故意毆他。向攢盒內取了兩個

核桃。遞與他那經濟接過來道。你敢笑話我就禁不開他。于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相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經濟道兒子世上有兩庄兒鵞卵石牛犄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兒。說頭一鍾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只吃三甌子。饒了你罷。經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得了。此這一鍾恐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里吃酒去了。經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過喬大戶房子里看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經濟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里住去了。經濟道。他在東大

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子
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說話之間經濟揑着鼻子又挨
了一鍾趁金蓮眼錯得手拏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便
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
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每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兒纔與
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便了又奈何他怎的那經濟走到鋪子
裡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裡尋金蓮道誰見
你什麼鑰匙你拏鑰匙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裡就不知道春梅
道只怕你鎖在樓上了頭裡我沒見你拏來經濟道我記的帶
出來金蓮道小孩兒家屁股大敢丟了心又不知家裡外頭什
麼人扯落的你恁有魂沒識心不在肝上經濟道有人來贖衣

業可怎的樣趁爹不過來少不得叫個小爐匠來開樓門纔知有沒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顧笑經濟道六娘拾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俺每拏了他的一般急得經濟只是油回磨轉賺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纔待用手去取被金蓮褪在袖內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裡急得那小夥兒只是殺雞扯膝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鋪子里唱與小廝聽怎的不唱個兒我聽今日趁着你姥姥和六娘在這裡只揀眼生好的唱四箇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沒有經濟道這五娘就勒揹出人痞來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的兒金蓮道你還搗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

人的名兒樹影兒那小廝兒吃他柰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使心柱肝要一百個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盃盞着臉兒好唱經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菓子花兒名山坡羊兒你聽

初相交在桃園兒裡結義相交下來把你到玉黃李子兒擡舉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撾的紛紛的碎我把你賊你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裏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見你在軟棗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剪一柳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句生心紅的強賊逼的我急了我在吊枝乾兒上尋個無常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

又

我聽見金雀兒花眼前高哨，撒的我鵞毛菊在斑竹籬兒下喬叫多嬌了二位靈鵲兒報喜，我說是誰來，不想是望江南兒來到，我在水紅花兒下，梳粧未了，狗奶子花迎着門子去咬，我躡促着迎春花兒，遶到處尋你，手搭伏薔薇花口，吐丁香，把我玉簪兒來叫，紅娘子花兒慢慢把你接進房中來，呵同在碧桃花下，鬭了回百草，得了手，我把金盞兒花丟了，曾在轉枝蓮下，纏勾你幾遭，叫了你聲嬌滴滴石榴花兒，你試被九花丫頭，傳與十姊妹，什麼張致，可不交人家笑話，又了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夥計舖子裡，不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在性兒，說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里吃了酒，把鑰匙

不見了。走來俺屋裡尋。經濟道。爺嘜。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傷邊說道。姐姐與他去罷。金蓮道。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晚。頭里騙嘴說一百個。二百個。纔唱兩個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裡放你不過。經濟道。我還有兩個兒看家的。是鎖錢名山坡羊。亦發孝順你老人家罷。于是頓開喉音唱道。

寃家。你不來白悶我一月。閃的人反拍着外膛兒細絲諒不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拏着黃票兒請你。你在兵部窪兒里。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爲焦心。一旦兒棄捨我。把如同印鋝兒印在心里。愁無救解。叫着你。把那挺臉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撥着雙火同兒頓着罐子。等到你更

深半夜。氣的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鏝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臨那潑臉兒兎家。乾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空把奴一腔子煖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又

姐姐你在開元兒家。我和你燃香說誓。我拏着祥道祥元。好黃邊錢也。在你家行三坐四。誰知你將香爐拆爪哄我。受不盡你家虔婆鵝眼兒閑氣。你楡葉兒身輕。筆管兒心虛。姐姐你好似古錄錢。身子小。眼兒大。無庄兒可取。自好被那一條棍滑鏝兒油嘴。把你戲耍。脫的你光屁股。把你線邊火漆打硌硌跌澗兒。無所不為。來呵。到明日。只弄的倒四顛三。一箇黑沙。也是不值。叫了聲二與兒姐姐。你識聽知。可惜我黃鄧

鄧的金背。配你這鏇雞兒一臉裙子。

經濟唱畢。金蓮纔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婦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孩子纔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裡。還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經濟慌的拏鑰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裡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吃一盃。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妗子。和楊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這孩子。逕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教婦子抱他在風裡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看他。李瓶兒道。俺每陪着他姥姥吃酒。誰知賊

臭肉。三不知掩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後邊去了。一回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勻了臉。同潘姥姥往後來。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裡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姐。今日他爹不在。往吳驛丞家吃酒去了。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裡瞧瞧。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誰拏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每要過去瞧。開着門哩。來興哥看着兩個坌工的在那裡做活。月娘分付你教他躲開。等俺每瞧瞧去。平安兒道。娘每只顧瞧。不妨事。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擦灰篩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搬兩個坌工。擡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廳。第二層是樓。月

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趄。只聞
月娘哎了一聲。滑下一隻脚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
慌了玉樓。便道。姐姐怎的。連忙攙住他一隻肐膊。不曾打下來。
月娘乞了一驚。就不上去。衆人扶了下來。諕的臉蠟查兒黃了。
玉樓便問姐姐怎麽上來。尖了脚。不曾蹅着那里。月娘道。跌倒
不曾跌着。只是扭了腰子。諕的我心跳在口裡。樓梯子趄。我只
當咱家裏樓上來。滑了脚。早是攀住欄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
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于是衆姊妹相伴月娘
回家。剛到家。呼的肚中疼痛。月娘忍不過。趂西門慶不在
家。使小廝叫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
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個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

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道下來罷婆子于是留了兩服大黑丸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弔下來了在馬桶內點燈撥看原來是個男胎已成形了正是胚胎未能全性命真靈先到杳冥天幸得那日西門慶來到沒曾在上房睡在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辰到上房問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存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廝兒玉樓道可惜了的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裡纔得脫衣裳我說你往他每屋裡去罷我心裡不自在他纔往你這邊來了我沒對他說我如今肚裡還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怕還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又道姐姐你還計較兩日兒且在屋裡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還難調理只怕掉

了風寒難為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沒的說倒沒的倡揚的一地
里知道平白噪刺刺的抱什麼空窩惹的人動的唇齒以此就
沒教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
鋪夥計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破落戶
韓光頭的兒子如今跌落下來替了大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
做校尉見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虛飄言過其實
巧于詞色善于言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
因此街上人見他是般說謊順口叫他做韓道國自從西門慶
家做了買賣手裡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乾鮑皮在街上虛飄
說詐掇着肩膊兒就搖擺起來人見了不叫他個韓希堯只叫
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姐生的長

挑身材瓜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上有個女孩兒嫡親三口兒度日他兄弟韓二名二擣鬼是個耍手的撈子在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姦要便趕韓道國不在家鋪中上宿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幾個浮浪子弟見婦人搽脂抹粉打扮喬模喬樣常在門首站立睃人人略鬥他鬥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心中有幾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個月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事來原韓道國在牛皮小巷住着門面三間房裡兩邊都是鄰舍後門逼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倩老嫗灑堂或夜晚扒在牆上看覷或白日裡暗使小猴子在後堂推道捉蛾兒單

等捉姦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裡幹事不防衆人躧見蹤跡小猴子扒過來把後門開了衆人一齊進去撥開房門韓二奪門就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拏住老婆還在炕上慌穿衣不迭一人進去先把褲子撾在手裡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廂鋪裡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個來問那一個來瞧都說韓道國婦人與小叔犯姦內中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便問左右跕的人此是爲什麼事的旁邊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姦嫂子的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姦兩個都是絞罪那旁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個媳婦都吃他扒

了。因此擲卩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稍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殺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那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正是各人自掃簷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這里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單表那日韓道國、鋪子里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絹衣服、新盔的一頂帽兒、細網金圈、玄色段子履鞋、清水絨襪兒。搖着扇兒、在街上濶行大步。搖擺走着、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就是一回。內中遇着他兩個相熟的人。一個是開紙舖的張二哥、一個是開銀舖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好閒便道、韓老兒連日少見、聞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寶鋪做買賣、我等缺禮失賀、休怪休怪。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

坐在櫈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
位餘光在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分錢掌巨萬之財
督數處之鋪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謝汝謊道聞老兒在他
門下做只做線鋪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兒不知線鋪生意只是
名目而已今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貲本那些兒不是學生筭
帳言聽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初大官人每
日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下飯去俺兩個
在他小書房裡閑中吃菓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
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轎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
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兒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
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先一個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

興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事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傳自新也怕我幾分不是我自己誇獎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鬧熱處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裡說什麼教我鋪子裡尋你不着拉到僻靜處告他說你家中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大嫂和二哥被街坊眾人撮弄兒拴到鋪裡明早要解縣見官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這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咂嘴下邊頓足就要翅趄走被張好問叫道韓老兒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學生家有小事不及奉陪慌忙而去正是誰人挽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書童兒因寵攬事　平安兒含恨截舌

自恃官豪放意爲　休將喜怒作公私
貪財不顧綱常壞　好色全忘義理虧
狎客盜名求勢利　狂奴乘飲弄奸欺
欲占後世興衰理　今日施爲可類知

話說韓道國走到家門首打聽見渾家和他兄弟韓二拴在鋪中去了，急急走來獅子街鋪子內，尋來保計議。來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拏個帖兒對縣中李老爹一說，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應伯爵家，他娘子兒使了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里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

韓道國道沒在宅裡問應寶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拘攔院里抓尋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兩峯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蟾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紅紅的帽簷上揷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于是作辭了何兩峯與道國先同到的問了端的道國央及道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討個帖兒只怕明早解縣上去轉與李老爹案下求青目一二只不教你姪婦見官事畢重謝二叔磕頭就是了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取張紙兒寫了個說帖兒我如今同你到大官府裡對他說把一切閑話多丟開你只說我常

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負娘子衆人稱你
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羣住揪採在地亂
行踢打同拴在鋪裏望大官府討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
你令正出官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
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兒爹
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裡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
爵狗也不咬走熟了的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
鑽山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兩邊松墻松墻裏面三
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後簾櫳掩
映四面花竹陰森周圍擺設珍禽異獸瑤草琪花各極其盛裏
面一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厮在那里掃地說應二爹和韓

大叔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只見書童在書房裡。看見應二爹。和韓大叔。便道請坐。俺爹剛纔進後邊去了。一面使畫童兒請去。伯爵見上下放着六把雲南瑪瑙漆減金釘藤絲甸矮矮東坡椅兒。兩邊掛四軸天青衢花綾裱白綾邊名人的山水。一邊一張螳螂蜻蜓脚一封書大理石心壁畫的幫桌兒桌兒上安放古銅爐流金仙鶴。正面懸着翡翠軒三字。左右粉箋弔屏上。寫着一聯。風靜槐陰清院宇。日長香篆散簾櫳。伯爵于是正面椅上坐了。韓道國拉過一張椅子打橫。畫童後邊請西門慶去了。良久。伯爵走到裏邊書房內。裏面地平上安着一張大理石黑漆縷金涼床。掛着青紗帳幔。兩邊綵漆描金書厨。盛的都是送禮的書帕尺頭几席文具書籍堆滿。綠紗窗下。安

放一隻黑漆琴桌。獨獨放着一張螺鈿交椅。書篋內都是往來書柬拜帖。并送中秋禮物帳簿。應伯爵取過一本揭開觀開。上面寫着蔡老爺。蔡大爺。朱太尉。童太尉。中書蔡四老爹。都尉蔡五老爹。并本處知縣知府四宅。第二本。是周守備。夏提刑。荊都監。張團練。并劉薛二內相。都是金段尺頭。猪酒金餅。鮮魚海鮮。雞鵝大禮。各有輕重不同。這裡二人等候不題。且說畫童見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姐。爹在這裡。春梅罵道。賊見鬼小奴才見爹在間壁六娘房裡。不是巴巴的跑來這里問。畫童便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臺基上坐的。悄悄問爹在房裡。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裡請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裡看着娘與哥裁衣服哩。原來西門慶拏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

二疋鸚哥綠潞紬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兒披襖背心兒護頂之類在酒金炕上正鋪着大紅氊條奶子抱着哥兒在旁邊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春進來悄悄拉迎春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麼的拉撒了這火落在氊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白拉他怎的綉春道畫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奴才見應二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西門慶分付畫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于是看裁完了衣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喚畫童取茶來不一時銀匙雕漆茶鍾蜜餞金澄泡茶吃了收了盞托去伯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說西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道國纔待說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被應伯爵攔住

便道賢侄你不是這等說了喒着骨秃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
你家大官府在這里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鋪子
里上宿家下沒人止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箇孩兒左右街坊
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
的急了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
不由分說羣住打了個臭死如今都拴在鋪裏明早解廂往李
縣正宅往李大人那里去見他哭哭啼啼敬央煩我來對哥說
討個帖兒差人對李大人說說青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
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拏出來與
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去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去連忙雙膝
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俯就

二舉家沒齒難忘慌的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道你請起來手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比時我拏帖對縣裏說只分付地方改了報单明日帶來我衙門里來發落就是了伯爵教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這等亦發好了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玳安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邊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是那牌那鋪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鈞語分付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里聽審那節級應諾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

大哥你即一同跟了他幹你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句話
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分付去了西門
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玳安放卓兒後邊對你大娘說
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
吃就把糟鰣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
送了那兩尾好鰣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兒去剩下一尾對房
下說拏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拏
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攪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罐內留着我
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個人客兒來蒸恁一碟兒上去也不
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
河下管蘆葦塲撰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拏

皇木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裡辦事。依着夏龍溪饒了他一百兩銀子。還要動本參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拏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里。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了。料着也過了日。那裡希罕他這樣錢。況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相房屋邉連夜拆了。到衙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不過我這些情。宰了一口豬。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兩包糟鰣魚。重四十斤。又兩疋粧花織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有光。見箇情分。錢恁自中使。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個錢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攪些兒。拏甚過日。哥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

了幾椿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幾件公事。別的倒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蹹婪的。有事不問青水皂白。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成什麽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掌着這刑條。還放些體面纔好。說未了。酒菜齊至。先放了四碟菜菓。然後又放了四碟案鮮。紅鄧鄧的泰州鴨蛋。曲灣灣王瓜拌遼東金蝦。香噴噴油煠的燒骨禿。肥肥乾蒸的劈晒雞。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飯。一甌兒濾蒸的燒鴨。一甌兒水晶膀蹄。一甌兒白煠猪肉。一甌兒炮炒的腰子。落後纔是裏外青花白地磁盤。盛着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鰣魚。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斟荷花酒。陪伯爵吃。不說兩個說話兒。坐更餘方散。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

氏放回家去。又拘總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都各人面面相覷。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攛子。只落下韓二一人在舖裡。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登時問保甲查寫了那幾個名字。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裡坐廳。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里。夏提刑先看報單。牛皮街一牌四舖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個就叫韓二。第二個車淡。第三個管世寬。第四個游守。第五個郝賢。都叫過花名去。然後問韓二。爲什麽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常不在家去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個光棍。要便彈打胡博詞。扠兒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

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幾句。被這夥羣虎棍徒。不由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麽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耍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王氏有姦。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每捉住。見有底衣爲證。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只說王氏脚小。路上走不動。便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光棍因調戲他不遂。裡成這個圈套。因叫那爲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在那里捉住那韓二。來衆人道。昨日在他屋裏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什麽

人保甲道是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里進他屋裡保甲道越墻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不不許上門行走相你這起光棍你是他什麼人如何敢越墻進去況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姦即盜了喝令左右拏夾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況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分付韓二出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個個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嚇詐他你四個若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稍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下尋

人情內中有拏人情央及夏提刑說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門
老爹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
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纔好出來也有央吳大舅出來的
說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不敢來打點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
一處內中一箇說道也不消再央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
說東街上住的開紬絹舖應大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如
每人拏出幾兩銀子湊了幾十兩銀子封與應二教他過去替
咱每說說管情極好于是車淡的父兄開酒店的車老兒爲首
每人拏十兩銀子來共湊了四十兩銀子齊到應伯爵家央他
對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衆人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既替
韓夥計出力攏布這起人如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反便

不惹韓夥計怪。伯爵道。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如今如此這般拏十五兩銀子去。悄悄進與他書房的書童兒。教他取巧說這樁事。你不知他爹大小事兒。甚是托他。專信他說話。管情一箭就上垜。于是把銀子兌了十五兩。包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進入廳上。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帶瓦楞帽兒。札着玄色段子總角兒。撇着金頭蓮瓣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褲兒。凉鞋淨襪。說道。二爹請客位內坐。交書童兒後邊拏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拏茶與應二爹。你不動。且耍子兒。等爹來家。看我說不說。那小廝就拏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看衙門里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答應的來。說爹衙門散了。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說話。伯爵

道沒甚話。書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裡。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送問。多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已是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沒柰何。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看你巧取對你爹說。看怎麽。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大小四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分上。交他再拏五兩來。待小的替他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爹不依。小的虼蚤臉兒好大面皮兒。實對二爹說。小的這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鉛兒轉達知俺

生哥的六娘這個灣兒替他說纔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他說你好歹替他上心些他後晌些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早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這書童把銀子拏到鋪子鍘下一兩五錢來教買了一罈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鮮魚一肘蹄子二錢頂皮酥菓餡餅兒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把下飯送到來興兒屋裏央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不想潘金蓮不在家從早間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了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拏在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里的畫童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李瓶兒在描金炕床上

舒着雪藕般玉腕兒帶着鍍金鐲釧子引着玳瑁猫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因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童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瓶兒道賊因你平白好好的怎麽孝順我是的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常言說的好君子不吃無名之食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擺在小卓上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傾酒在鍾内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纔吃你的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是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央及小的先來禀過娘等爹問休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

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娘遞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屋裡再加一美言況昨日衙門裡爹巳是打過他罪兒爹胡亂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隲李瓶兒笑道原來也是這個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麽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會排鋪攢錢于是不吃小鍾旋教迎春取了付大銀衢花盃來先吃了兩鍾然後也回斟一盃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吃了快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磕了頭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嗄飯揀在一個碟兒裡教他吃那小厮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不敢吃就

出來了。到了前邊鋪子里。還剩了一半點心。嗄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罈酒。請了付夥計。賁四。陳經濟。來與兒。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吃了箇淨光。就忘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扠到廳上。與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人。西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内坐下。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里吃酒來。這書童就向桌上硯臺下。取着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裡。與小的這個柬帖。是花大舅那里送來。說車淡等。那六娘教

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遞與書童。分付放下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裡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馥馥脣兒。露着一口糯更牙兒。如何不愛。于是淫心輒起。摟在懷裡。兩個親嘴咂舌頭。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身上薰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褲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付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爹分付小的知道。兩個在屋裡正做一處。且說一個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問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里是問刑的西門老爹家。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撅着。

正沒好氣。半日不荅應。那人只雇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明日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荆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里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剛纔多到了。邏來報知。累門上哥稟稟進去。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方拏了他的轉帖。入後邉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裡面。剛轉過松牆。只見畫童兒在窻外基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悄悄走在窻下。聽覷半日。聽見裏邉氣呼呼。跐的地平一片聲响。西門慶叫道。我的兒。把身子吊正着。休要動。就半日沒聽見動靜。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舀水洗手。看見平安兒畫童兒在窻子下跕立。把臉飛紅了。往後邉拏去了。平安拏轉

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畫了押分付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拏了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卓子底下放着一罈金華酒便問是那里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厮街上買了這罈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待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着酒你又拏銀子買因前日買酒我賒了丁蠻子的四十罈河清酒丢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厮拏鑰匙取去說畢李瓶兒還有頭里吃酒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雞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安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薰肉放下卓兒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

問這頭飯是那里可見平日家中受用管待人家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想起問李瓶兒頭里書童拏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門外花大舅那里來說教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沒依若不是我定要送問這起光棍既是他那里分上我明日到衙門里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嘴什麽模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嬌貴的昨日衙門中問了一起事咱這縣中過世陳參政家陳參政死了母張氏守寡有一小姐因正月十六日在門首看燈有對門住的一箇小眼子兒名喚阮三放花兒看見那小姐生得標致就生心調胡博詞琵琶唱曲兒調戲他那小姐聽了那

心動。使梅香暗暗把這阮三叫到門裏。兩個只親了個嘴。後次竟不得會面。不期阮三在家。思想成病。病了五個月不起。父母那裡不使錢請醫看治。看看至死。不久身亡。有一朋友周二定計。說陳宅母子每年中元節令。在地藏寺薛姑子那里。做伽藍會燒香。你許薛姑子十兩銀子。藏他在僧房內。與小姐相會。管病就要好了。那阮三喜歡。果用其計。薛姑子受了十兩銀子。在方丈內不期小姐午寢。遂與阮三苟合。那阮三剛病起來。久思色慾。一旦得了。遂死在女子身上。慌的他母親忙領女子回家。這阮三父母。怎肯干罷。一狀告到衙門裡。把薛姑子陳家母子。都拏了。依着夏龍溪。知陳家有錢。就要問在那女子身上。便是我不肯。說女子與阮三。雖是私通。阮三久思不遂。況又病體不

瘥。一旦苟合，豈不傷命。那薛姑子不合假以作佛事，窩藏男女通姦，因而致死人命。况又受賍，論了個知情，褪衣打二十板，責令還俗。其母張氏，不合引女入寺燒香，有壞風俗，同女每人一拶，二十敲，取了個供招，都釋放了。若不然，送到東平府，女子穩定償命。李瓶兒道：也是你老大個陰騭，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方便兒，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兒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別的罷了，只是難爲那女孩兒，虧那小嫩指頭兒上，怎的禁受來，他不害疼。西門慶道：疼的兩個字，拶的順着指頭兒流血。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拶打人，得將就將就些兒，那里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的。情見這裡兩個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見西門慶

正和李瓶兒腿壓着腿兒吃酒說道你每自在吃的好酒兒這咱晚就不想使個小厮接接娘去只有來安兒一個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鬓蓬鬆便滿臉堆笑道小油嘴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你吃我使小厮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挾着桌頭且兒輕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裡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兒道左右今日你娘不在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自飲我心里本不待吃有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恁的就是娘在家遇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呵口茶兒罷我使迎

春前頭叫個小厮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的那盞木樨芝麻薰
笋泡茶遞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在手裏只呷了一口就放
下了說道你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裡他還大些
教他接去西門慶隔窓就叫平安兒那小厮應道小的在這里
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
門上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快拏個燈籠接去罷于是逕拏了燈
籠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南來了
原來兩個是熟擡轎的一個叫張川兒一個叫魏聰兒走向前
一把手拉住轎扛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
問道你爹在家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
我來倒少倒少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你爹想必衙

門裡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裡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拏灯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一個跟着轎子又小只怕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個大的兒來接纔好又沒人看守大門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首小的纔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里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里吃酒哩姐禀問了爹纔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聽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冷笑罵道賊强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婦屋裏睡了長覺也罷了到明日只交長遠倚逞那尿胞種只休要晌午錯了張川兒在這里聽着也沒別人你脚踏千家門萬家戶那裡一箇纔尿出來多少時兒的孩子拏整綾段尺頭裁衣裳與

他穿。你家就是王十萬使的使不的。張川兒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個可是使不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好容易就能養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個高貴大庄屯人家。老兒六十歲。見居着祖父的前程。手裡無碑記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成羣。米粮無數。丫鬟侍妾。只成羣立紀。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七八個。要個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東廟里打齋。西寺裡修供。捨經施像。那里沒求。到不想他第七個房里生了個兒子。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擎。錦繡綾羅窩兒裡抱大。糊了五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五個養娘扶侍。成日見了風也怎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了。休怪小的說。倒是潑丟潑養的還好。金蓮道。潑丟

溪養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褁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庄事對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夥人爹衙門裡都夾打了收在監裡要送問他令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拏到鋪子裡就硬鑿了二三兩使了買了許多東西嗄飯在來興屋裡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掇到六娘屋裡又買了一兩罈金華酒先和六娘吃了又走到前邊鋪子裡和傅二叔賁四姐夫玳安來興衆人打夥兒直吃到爹來家時分纔散了哩金蓮道他就不讓你吃些平安道他讓小的好不大胆的蠻奴才把娘每還不放到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裡幹的齷齪營生况他在縣里當過門子什麽事兒不知道

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子乞他弄的
壞了。金蓮問道。在李瓶兒屋里吃酒。吃的多大回。平安兒道。吃
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臉通紅。纔出來。金蓮道。你爹來
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爹也打牙粘住了。說什麽。金蓮罵道。
恁賊沒廉耻的昏君強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你
便圖毪他那屎屁股門子。奴才。左右合你家愛娘子。囑付平安
等他再和那蠻奴才。在那里幹這齷齪營生。你就來告我說。平
安道。娘分付。小的知道。老川在這里聽着。也沒走了。裡話。他在
咱家也荅應了這幾年。也是舊人。小的穿青衣抱黑柱。娘就是
小的的主兒。小的有話兒。怎不告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題
出小的一字兒來。于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潘金蓮下了

轎上穿着丁香色南京雲紬襖的五彩納紗喜相逢天圓地方補子對衿衫兒下着白碾光絹一尺寬攀枝耍娃娃挑線拖泥裙子胸前襟帶金玲瓏擦領兒下邊羊皮金荷包先進到後邊月娘房裡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住一夜慌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娘那里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養活都擠在一個炕上誰住他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教我就來了俺娘多多上覆姐姐多謝重禮于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衆人房裡多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吃酒逕來拜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兩個齊拜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鍾酒兒教迎春快拏座兒與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盃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

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胆。來家就不拜我拜見。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没修福來哩。奴才不大膽。什麽人大膽。看官聽說潘金蓮這幾句話。分明譏諷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不是雙席兒那。西門慶怎曉的就裏。正是情知語是針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童兒妝旦勸狎客

莫入州衙與縣衙　勸君勤謹作生涯
池塘積水須防旱　買賣辛勤是養家
教子教孫并教藝　栽桑栽棗莫栽花
閑是閑非休要管　渴飲清泉悶煑茶

此八句。單說爲人之父母。必須自幼訓教子孫。讀書學禮。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切不可縱容他。少年驕情放肆。三五成羣。遊手好閑。張弓挾矢。籠養飛鳥。蹴踘打毬。飲酒賭博。飄風宿娼。無所不爲。將來必然招事惹非。敗壞家門。似此人家。使子陷于官司。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吃打受牢。財入公

門政出吏口。連累父兄悲悔躭憂。有何益哉。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此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交將就饒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即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雇磕頭。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我把你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犯了我手裡。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里處斷公事不題。且說應伯爵拏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拏眼兒睃着他。書童子。是如此這般。勸住時。說昨日已對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裏發

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雇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每話去了。到月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撲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妄生事了。正是禍患每從勉強得，煩惱皆因不忍生。都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盒揭了。把人家送的卓面上响糖與他吃，那小廝千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大膽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裡。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鋪子里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

房裡和爹幹什麽營生。這書童不聽便罷。聽了暗記在心。過了一日。也不題起。到次日西門慶早辰。約會了。不往衙門裡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時分。纔來家下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廳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拏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二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每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兒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姪女兒鄭三姐做鬏髻兒。西門慶早送了茶去。他那里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拏帖兒與他瞧。說道明日你每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illegible]坐下。書童連忙拏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

去西門慶擎茶在手。他慢慢挨近跕立在卓頭邊。良久西門慶
掇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關上。用手摟在懷里。一手捧着他的臉
兒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裡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
替他弄玉莖。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沒人欺負你。那小厮乘機
就說。小的有椿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
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前日爹冉小的在屋裏。他和畫
童在窓外聽覷。小的出來舀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
邊對着人罵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了。心中大
怒。發狠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筭這里書房中說
話。不題平昔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三不知走去春房中。報與
金蓮。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墻。只見畫

童兒在那里弄松虎兒便道姐來做什麼爹在書房里被春梅
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裡面聽見裙子响就知有人來連忙
推開小廝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在卓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
來見了西門慶咂嘴兒說道你每悄悄的在屋裡把門兒關着
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仰睡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
他請我說什麼話你先行等我畧倘倘兒就去那春梅那里容
他說道你不去我就拉起你來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拉到
金蓮房中金蓮問他在前頭做什麼春梅道他和小廝兩個在
書房里把門兒揷着揑殺蠅子兒是的赤道幹的什麼繭兒恰
似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廝在卓子根前推㝍字兒了我眼張
大個的他便倘剌在床上拉着再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

這屋裡只怕有鍋鑊吃了他是的賤沒廉恥的貨你想有個廉耻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兩個關着門在屋里做什麼來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門子鑽了到晚夕還進屋裏還和俺每沾身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里有此勾當我看着他寫禮帖兒來我便揾在床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寫禮帖什麼機密謠言什麼三隻腿的金剛兩個觭角的象怕人瞧見明日吳大妗子家做三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的也尋什麼件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不問我和野漢子要大姐姐是一套衣裳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沒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廚櫃內拏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囂紗片子拏出去

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上尋一件什麼與他便了。如今往東京這賀禮也要幾疋尺頭。一套兒尋下來罷。于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兩疋南京色段。一疋大紅斗牛紵絲。一疋翠藍雲段。因對李瓶兒說。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拏帖段子鋪討去罷。李瓶兒道。你不要鋪子里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罷。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個都做了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拏與金蓮瞧。隨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個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人取去。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你的。李瓶兒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陳經濟換了腰封。寫了二人

名字在上。這里西門慶後邊揀尺頭不題。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只見西門慶朋友白來搶走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麼。平安兒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來搶不信。逕入裏面廳上見槅子關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還沒來。白來搶道既是送行。這咱晚也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有甚說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白來搶道沒什麼話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等罷。平安道只怕來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來搶不依。把槅子推開。進入廳內。在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廝也不理他。由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門慶教迎春抱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白來搶在廳上坐着。迎春兒丟下段子。往後走不迭。白來搶道

道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來唱喏這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須索讓坐睃見白來搶頭帶着一頂出洗覆過的恰如太山遊到嶺的舊羅帽兒身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脚下靸着一雙乍板唱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古銅木耳兒皂靴裹邊插着一雙一碌子繩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櫈襪子坐下也不叫茶只見琴童在旁伺候西門慶分付把尺頭抬到客房裡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裡去了白來搶舉手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罣意我也常不在家日逐衙門中有事白來搶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坐廳問事到朔望日子還要拜牌畫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

時閑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陞了新陞了新平寨坐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明日曾皇庄薛公公家請吃酒路遠去不成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蕭茂德帝姬童太尉姪男童天胤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僉書管事兩三層都要賀禮自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說了半日話來安兒纔拏上茶來白來搶纔拏在手裡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拏着大紅帖兒往後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爹來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白來搶躲在西廂房內打簾裡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來穿着黑青水緯羅五彩灑線猱頭金獅補子圓領翠藍羅襯衣腰繫合香嵌金帶脚下皂朝靴身邊帶鑰匙黑壓壓跟着許多人進到廳上西門慶

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個敘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棋童兒雲南瑪瑙雕漆方盤拏了兩盞茶來銀鑲竹絲茶鍾金杏葉茶匙木樨青荳泡茶吃了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曾乙未進士牌巳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勑衙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尋個去所預備一頓飯那里接見纔是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里着人尋個庵觀寺院或是人家庄園亦好教個廚役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敎長官費心說畢又吃了一道茶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來搶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個月沒往會里去

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事。應二哥又不管。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兒、到沒個人拏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沒的說、散便散了罷。我那里得工夫幹此事。遇閑時在吳先生那里。一年打上個醮。荅報荅報天地就是了。隨你每會不會。不消來對我說。幾句搶的白來搶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卓兒。拏了四碟小菜、葷連素。一碟煎麪觔、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篩酒上來。西門慶後邊討副銀鑲大鍾來。斟與他吃了幾鍾。白來搶纔起身。西門慶送

他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帶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
白來搶告辭去了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來就一片聲
的呼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站着
呼答應的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什麼緣故
諕的臉蠟查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分付你但有人來
答應不在你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
外送行去了沒來家他不信强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來問他
白大叔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
推開廳上槅子坐下了落後不想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
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膽子兒人進來你在那里耍錢吃
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聞他口裡那排軍聞了一

閭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分付叫兩個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一個套上拶指只顧緊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委的回爹不在他强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綰住跪下稟道拶上了西門慶令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分付打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杖痕西門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聲呼喚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外邊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朶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頭了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拏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厮殺猪兒似怪叫這里西

門慶在前廳㩐人不題。單說潘金蓮從房裏出來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後聽覷。金蓮便問你在此聽什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里聽他爹打平安兒。連畫童小奴才也㩐了一㩐子。不知爲什麼。一回棋童兒過來。玉樓呌住。問他爲什麼打平安兒。棋童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來搶來。敢是爲他打了象牙梳。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麼打得小廝這樣的。賊沒廉耻的貨。亦發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耻兒也怎的。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學說蠻秫秫小廝。攬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買嗄飯在前邊整治了兩方盒。又是

一鍾金華酒。掇到李瓶兒房裡。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纔出來。沒廉耻貨來家。學說也不言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裡。插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什麼營生。平安這小廝。拏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關着。就在窓下站着了。蠻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耻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廝。打的膫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弔腳兒事。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蓮道。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肐蔕兒事。偏歡喜的這兩個人。一個在裏。一個在外。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每是沒時運的。行動就相烏眼鷄一般。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今相他哩。三

姐你聽着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今日為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但來家不是在他房裡就在書房裡不知幹的什麼事我今日使春梅你看他在那里叫他來誰知他大白日裡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在書房裡春梅推門入去號的一個眼張失道的到屋裡教我儘力數罵了幾句他只隹左遮右掩的先拏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樓上尋去賊人膽兒虛自知理虧拏了他廂内一套織金衣服來幾自來儘我說道姐姐你看這衣服好不好省的拆開了咱兩個拏去都做了拜錢罷我便說你的東西兒我如何要你的教爹舖子裡取去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彩兒也得裙兒也得看了好拏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纔

吐了口兒他讓我要了衫子玉樓道這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
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只怕睜着眼兒
的金剛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鬆兒與他王
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合的玉樓戲道六丫頭你是屬麵筋
的倒且是有靳道說着兩個笑了只見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
邊吃螃蠏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個手拉着手兒進來
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那門穿廊下坐說道你兩個笑什麼
兒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兒月娘道嗔他恁亂鄉鄉叫喊的
只道打什麼人原來打他爲什麼來金蓮道爲他打折了象牙
了月娘老實便悶象牙放在那里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
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推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每

笑什麽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來搶來了月娘道放進白來搶便罷了怎麽說道打了象牙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閙着賺子坐平白有要沒緊來人家撞些什麽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弔下炕來了望沒的扯臊淡不說來挑嘴吃罷了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到衆人圍遶吃螃蟹月娘分付小玉屋裡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每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纔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月娘道這咱晚那裡買燒鴨子去那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着深意題目兒里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不曉的話中之話這里吃螃蟹不題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

外邊打內刺扒着腿兒走那屋裡掇的把人揸沙着賁四來與衆人都亂來鬧平官兒爹爲什麼打你平安哭道我知爲什麼來與兒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平安道早是頭里你看着我那等攔了他兩次兒說爹不在家他强着進去了到廳上槅子門裡我說你老人家有什麼說說下罷爹門外送行去了不知多咱來只怕等不得他說我等等兒話又不說坐住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我閑來望望兒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躲在廂房里又不去爹沒法兒少不的留他坐人家知慚愧的畧坐一回兒就去他直等拏酒來吃了纔去倒惹的進來打我這一頓說我不在門首看放進人來了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

他强自進來坐着。不虧了。管我腿事。打我。教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禿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梁脊下過。來興兒道。爛折脊梁骨的。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顙根軸子爛弔了。平安道。天下有没廉耻皮臉的。不相這狗骨禿。没廉耻來我家闖的。狗也不咬。賊雌飯吃花子。合的再不爛了。賊亡八的屁股門子。來興笑道。爛了屁股門上。人不知道。只說是臊的。衆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裡没晚米做飯。老婆不知餓得怎麼樣的。閑的没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裡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如教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歷罵。正是外頭擺浪子。家里老婆啃家子。玳安在鋪子裡。覓頭。鋸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說。平安兒。我不言語。繁的。我

慌廝你還答應王子。當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偏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的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間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分付你答應不在家。你怎的放人來。不打你。却打誰。賁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纔學閑閑。他又會頑。成日只踢毬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賁四道。他便爲放進人來。這畫童兒。却爲什麽。也陪揆了一揆子。是好吃的菓子兒。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指頭套在揆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饊子兒拏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里前邊小廝熱亂不題。西門慶在廂房中。看着陳經濟書童封了禮物尺頭。寫了

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送蔡駙馬童堂上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頭帶珠翠冠。身穿錦綉袍。來興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妗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罈金華酒。一隻水晶鵞。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尾鰣魚。帖子上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沒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擔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中回來。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舖子里。旋叫了韓夥計。甚是說他沒分曉。又買這禮來做什麽。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老爹。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是

我門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即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分付左右，只受了鵞酒，別的禮都令擡回去了。教小厮拏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晌叫來保看着舖子，你來坐坐。韓道國說：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西門慶家中又添買了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放下一張八仙桌兒。應伯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雇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鵞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和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我說你大官府里那里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去，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裡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

兩個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叙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横登時四盤四碗拏來卓上擺了許多嗄飯吃不了又是兩大盤玉米麵鵞油蒸餅兒堆集的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甑兒篩熱了拏來教書童斟酒畫童兒单管後邊拏菓拏菜去酒斟上來伯爵分付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怎的不拏出螃蠏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蠏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材那里有一個螃蠏實和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蠏到如今娘每都吃了剩下醃了幾個分付小厮把醃螃蠏撩幾個來今日娘每都不在往吳妗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畫童拏了兩盤子醃螃蠏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淨光因見書童

兒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聽見今日你好歹唱個兒我纔吃這鍾酒那書童纔待拍手着唱伯爵道這個唱一萬個也不筭你裝龍似龍裝虎似虎下邊搽畫粧扮起來相個旦兒的模樣纔好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西門慶咲罵伯爵你這狗材專一歪斯纏人因向書童道旣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裡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往後問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面前一件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綠重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裡搽抹起來儼然就是個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遞上一盃

與應伯爵頓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淡了眉兒誰描因春帶得愁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遥水遥我爲你數盡歸期畫損了掠兒稍

伯爵聽了誇奬不已說道相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裡小娘兒便怎的那套唱都聽的熟了怎生如他那等滋潤哥不是俺每面獎似俺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倒說的正經話你休虧了這孩子凡事衣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纔爲李大人送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收禮帖兒封書柬荅應都是

他和小婿小婿又要舖子裡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一盃在
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伯爵道你若不
吃我就惱了我賞你怕怎的書童只雇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
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厮打了個僉兒慢慢低垂粉
頸呷了一口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
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個前腔兒

新荷池內翻過雨瓊珠濺對南薰燕侶鶯儔心煩啼痕界破
殘糚面瘦對腰肢憶小蠻從別後千難萬難我為你盼歸期
靠損了王欄杆

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
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

曲子。胡亂廝上答應爹每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豈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第二個前腔兒

東籬菊綻開。金井梧桐敗。聽南樓塞雁聲哀傷懷春情欲寄梅花信、鴻雁來時人未來。從別後音乖信乖。我爲你。假歸期。

跌綻了綉羅鞋。

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那韓道國慌的連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那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個第四個前腔兒。

漫空柳絮飛。亂舞蜂蝶翅。嶺頭梅開了南枝。折梅須寄皇華

使幾度停針長歎時從別後朝思暮思我爲你數歸期掐破了指尖兒。

那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里說罷不一時賁四身穿青絹褶子单穗縧兒粉底皂靴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了玳安連忙取一雙鍾筯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去了西門慶因問他庄子上收拾怎的樣了賁四道前一層纔盖瓦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沒有還少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還得五百那舊的都使不得砌墻的大城角多沒了整地脚帶山子上土也添勾一百多車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

緊我明日衙門里分付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
送我些磚兒你開個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半人情
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賁四道昨日老爹分付門外看那庄子人
今早到債上同張安兒到那家庄子上原來是向皇親家庄子
大皇親沒了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咱每不是要他的講過
只拆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羣房就勾了他口氣要五百兩
到跟前拏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拆他的休說木植
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來
是向五的那庄子向五被人告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
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裡包着羅存兒如今手裡弄的沒錢
了你若要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手撾不着熱饅頭在

那壇兒哩念佛麽西門慶分付賁四你明日拏兩錠大銀子同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拆了來罷賁四道小人理會良久後邊拏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斟上膳案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個骰盆兒俺每行個令兒吃纔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娘屋裡取個骰盆來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悄悄走到西門慶耳邊掩口說六娘房裡哥哭哩迎春姐教爹着個人兒接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教個小厮拏燈籠接去因問那兩個小厮那里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拏兩個灯籠接去了伯爵見盆內放着六個骰兒伯爵即用手拈着一個說我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兒合着點數兒如說不過

來罰一大盃酒下家唱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樁兒不會定罰一大盃西門慶道怪狗材忒韶刀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欽此欽遵你會我怎的叫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爹然後好行令西門慶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說道張生醉倒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壺兩小壺果然是個么西門慶教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兒我唱了個折挂令兒你聽罷唱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慊達着緊春山眼横秋水髩綰着烏鴉乾相思撇不下一時半霎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難菩薩

伯爵吃過酒過盒與謝希大該擲擲輪着西門慶唱謝希大拿過骰兒來說多謝紅兒扶上床什麼時候三更四點可要作怪擲出個四來伯爵道謝子純該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不得書童兒滿斟了兩盃先吃了頭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個把一碟子孛薺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了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舖問可有榧子麼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裡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顧吃那人道我啚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却心疼衆人多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拏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越曬謝希大吃了第三說西門慶擲說留下金釵與表記多少重五六七錢西門慶拾起骰兒來擲了個五書童兒道再斟上兩

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吃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
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夥計唱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
賁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
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姦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脚也
朝東姦來官云胡說那里有個缺着行房的道理旁邊一個人
走來跪下說道告禀若缺刑房待小的補了罷應伯爵道好賁
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
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他此言號的把臉通紅了說
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于無心伯爵道什麼話檀木靶沒了刀
兒只有刀鞘兒了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
坐針氊相似西門慶于是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擲賁四纔

待拏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他說是窰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去聽見這一聲一個金蟬脫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夥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小人尊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你爹也篩上聽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門徒弟把絛兒鬆了些垂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相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西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材狗口裏吐出什麼象牙來這里飲酒不題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拏着燈籠來吳大妗子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里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

錢就要告辭來家吳大妗二妗子那里肯放好歹等他兩日兒上了拜見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裡沒人孩子好不尋他哭哩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妗子纔放李瓶兒出門玳安手下畫童和琴童兒兩個隨着轎子跟了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和四位轎子只打着一個燈籠況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的時分月娘問別的燈在那里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拏了兩個來玳安要了一個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冷帳更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每頭里拏幾個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拏了兩個來接娘每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把畫童換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沒拏燈來畫童道

我和他又拏一個燈籠來了。金蓮道旣是有一個就罷了。怎的又問你要這個。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强着奪去了。金蓮便叫吳月娘姐姐。你看琹安恁賊獻勲的奴才。等到家裡。和他荅話。月娘道。忝煩。孩子家裡緊等着。叫他打了來罷了。怎的。金蓮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晴天還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個燈籠。雇那些兒的是。說着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進門。就問琹安兒在那里。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琹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勤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認。趄了。單揀着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脚兒錫錫兒有一個燈籠打着罷了。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厮也

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倒占了兩個燈籠俺每四頂轎子反打着一個燈籠俺每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拏了來哥哥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休要認着了冷灶上着一把兒熱灶上着一把兒纔好俺每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脯子骨撞折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着衆人說我精攮氣的營生平白的爹使我接的去教五娘罵了我恁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爹在

那里坐着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了個唱的。在那里唱哩。娘每瞧瞧去。金蓮拉玉樓咱瞧瞧去。二人同走到捲棚槅子外。往裏觀看。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只相線兒提的。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書童便粧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西門慶悄悄使琴童兒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拏草圈兒悄悄兒從後邊作戲弄在他頭上。把金蓮和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的不了。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醜都教他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纔往後邊去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里睡去了。金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什麼話來。春梅道。沒說什麼。又問你沒嚷

賊貨進他屋裡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娘來家。爹往他房里。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真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下也哭。沒法處。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敎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上房玉簫借了。前邊對爹說了。纔使小厮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的也罷了。我說又是沒廉耻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金蓮道。衣有來。休要與稀稀奴才穿。說畢。見西門慶不進來。使性兒關了門睡了。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庄子上攢錢。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又行令之間可可見賁四不防頭。說出這個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錯。使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伯爵家

磕頭。伯爵又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賁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于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賁四出門。拏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婆兒沒布裙。賁四這狗啃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飯碗兒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拏銀子。成向五家庄子。一向撰的錢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這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每冬衣了。正是。假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正是。甜恨閑愁成懊惱。始知伶俐不如痴。

第三十六回

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富川遥望劍江西　一片孤雲對夕暉
有淚應投烟樹斷　無書堪寄雁鱗稀
問安已負三千里　流落空懷十二時
海濶天高都是念　憑誰爲我說歸期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出郊外接了新巡按。又到庄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有平安進門。就禀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裡順便捎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裡翟大爹寄來的書與爹。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面

寫着什麽言詞。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即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丰標。屢辱厚情。感媿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理事。敢托盛价煩瀆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便鴻。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勑回藉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伏教小厮。叫媒人去。我什麽營生。就忘死了。再想不起來。吳月娘便問什麽勾當。你對我說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來

央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要圖生長雖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寫去他一封封過銀子來。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好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想不起來。來保他又日逐往鋪子里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又教人稍書來。問尋的親事。怎樣的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原差人來討回書。你教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叫了媒人。你分付他好歹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里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裡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塲替他看個真正女子

去他也好謝你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施捨佛施燒香急水裡怎麼下得槳比不的買什麼兒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教媒人慢慢踏看將來你到說的好容易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見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在書上回覆了他去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還待幾時完畢這裡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裡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經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

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爹纔辭朝。京中起身。翟爹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里多少只顧借與他。寫書去翟爹那里。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爹。隨他要多少。我這里無不奉命。說畢。命陳經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正是意急欲捲飛虎點。心忙挦碎紫花韉。看官聽說。當初安忱取中頭甲。被言官論他。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御遷早不得已。把蔡蘊擢為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秘書省正事。給假省親。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厮叫了老馮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分付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帖兒

來說不在話下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拿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就送了一分嗄程酒麵雞鵝嗄飯鹽醬之類況且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是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擡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到了就同安進士進城拜西門慶西門慶已是叫廚子家裡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問書童兒說在南門外磨子營見那里住旋叫了四

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宮袍烏紗先投拜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敘禮交拜家童獻畢贄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峯甚是稱道賢公閥閱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荊今得晉拜堂下為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峯書來具道二位老先生華輈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羈幸為寬恕因問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蔡蘊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秘書正字給假省親得蒙皇上俞允不想雲峯先生稱道盛德拜遲安進士道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見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鄉續親敢問賢公尊號

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號稱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擡舉雲峯扶持襲錦衣千戶之職見任理刑實爲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敘畢禮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既見尊顏又不遽舍奈何奈何西門慶道蒙二公不棄蝸居伏乞暫駐文旆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元道既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西門慶家園池花館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極口稱羨誇道誠乃勝蓬瀛也于是擡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燕賞安進士道在那里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

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旦叫甚名字于是走向前說道小的是裝生的叫苟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每是那里子弟苟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扮了來唱個我每聽四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教書童也粧扮起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飲酒中間唱了一摺下來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里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价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去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旦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分付你唱個朝元歌花邊柳邊苟子孝答應在旁拍

手唱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歎行蹤。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雁杳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日短北堂萱空勞魂夢牽。合洛陽遙遠。幾時得上九重金殿。

唱了一箇。吃畢酒。又唱第二個。

十載青燈黃卷。螢窓苦勉旃。雪案費精研。指望榮親。姓揚名顯。試向文場鏖戰。禮樂三千。英雄五百。爭後先。快着祖生鞭行。瞻尺五天。合前

安進士。令荀子孝。你每可記的玉環記。恩德浩無邊。荀子孝答道。此是畫眉序。小的記得。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風雲

際會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諧繾綣。合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

玉種藍田。

書童見把酒斟拍手唱道。

弱質始笄年父母恩深浩如天報無由。娘報此心縈牽。鶴髮

罪深沐親恩箕箒婦願夫榮顯。合前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南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兩個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遊花園向捲棚內下棋令小廝拏兩卓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狀元道學生每初會不當深擾潭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二公此回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佛寺寄居西門慶道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先

生把手下從者留下一二人答應餘者都分付回去明日來接麽可兩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二人一面分付手下都回門外寺里歇去明日早拏馬來接衆人應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盤棋子弟唱了兩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席前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此去學生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道不勞老先生分付雲峯尊命一定謹領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看把二人一引轉過粉墻來到藏春塢乃一邊僻靜所雪洞內裡面曉騰騰掌着燈燭小琴卓兒早已陳設綺席菓酌之類床榻依然琴書瀟灑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

你會唱紅入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蔡狀元道既是記的大官你唱于是把酒都斟那書童拏住南腔拍手唱道

紅入仙桃青歸御柳鶯啼上林春早簾捲東風羅襟曉寒尤峭喜仙姑書付青鸞念慈母恩同烏鳥合風光好但願人景長景醉遊蓬島

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稱道此子可敬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席前穿着翠袖紅裙勒着銷金箍兒高擎玉斝捧上酒去又唱道

難報母氏劬勞親恩罔極只願壽比松喬定省晨昏連枝上有兄嫂喜春風棠棣聯芳娛晚景松栢同操合前

當日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

帳鋪陳綾錦被褥就要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厮答應西門慶道
了安置回後邊去了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轎馬來
接西門慶廳上擺飯伺候撰盤酒飯與脚下人吃教兩個小厮
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叚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
一百兩安進士是色叚二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
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
厚貺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贐
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此意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
人俱席上出來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
去入氈包內與西門慶相別說道生輩此去天各一方暫違台
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

得。奉接尊顏。西門慶道。學生蝸居。屈尊。多有褻慢。幸惟情恕。本
當遠送。柰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
正是博得錦衣歸故里。功名方信是男兒。畢竟未知後來何如。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吳艭輕舸更遲遲　別酒重斟惜醉攜
滄海侵愁光蕩漾　亂山那恨色高低
君馳蕙檝情何極　我憑闌干日向西
咫尺烟波幾多地　不須懷抱重萋萋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教小廝叫住。問他。爹說問你尋的那女子。怎樣的。如何不往宅裡回話去。那婆子兩步走到跟前。說這幾日我雖是看了幾個女子。都是賣肉的挑担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不

起來十分人材屬馬兒的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老婆子昨日打他門首過他娘在門首請進我吃茶我不得看見他哩纔爭起頭兒沒多幾日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纏得兩隻腳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是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每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怎麽樣的了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什麽家裡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管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的女子問他討個庚帖兒來我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千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

開緞線的。韓夥計的女孩兒。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個日子。你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分付道。既如此這般。就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内回我話。那婆子應諾去了。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拏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既是大爹可怜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姐只是家寒。沒辦備的。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粧奩廂櫃等件。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還與他二十兩財禮。教他家止備女孩兒的鞋脚就是了。臨期還叫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

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個大富貴。馮媽媽問道。他那里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他那里再三有書來。要的急。就對他說休教他預備什麼。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爺爺。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就是。雖不稀罕他的。也畧坐坐兒。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就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恁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兒。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宅內老爹看了你家孩子的帖兒。甚喜不盡。說來不教你這里費一絲兒東西。一應粧奩陪送。都是宅內管。還與你二十兩銀子財禮。只教你家與孩兒做些生活鞋脚兒就是了。到明日。還教你官兒送到那里。難得你家姐

姐一年半載有了喜事你一家子都是造化的了不愁個大富
貴明日他老人家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
備他也不坐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道真個媽媽子
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
事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聽言安排了些酒食與
婆子吃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
他商議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担甜水買了些好細菓仁
放在家中還往鋪子裡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艷粧濃抹
打扮的喬模喬樣洗手剔甲揩抹盃盞乾淨剝下菓仁頓下好
茶等候西門慶來馮媽媽先來攛掇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
換了便衣靖巾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國

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良久。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玄色段紅比甲。玉色裙子。下邊顯着趫趫的兩隻脚兒。穿着老鴉段子。羊皮金雲頭鞋兒。生的長䠶身材。紫膛色。瓜子臉。描的水鬢長長的。正是未知就里何如。先看他粧色油樣。但見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嬝嬝娉娉。懶染鉛華。生定精神秀麗。兩彎眉畫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狂蜂蝶亂。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聞瑟卓文君。

西門慶見見。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內暗道。原來韓

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模樣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颭綉帶飄飄也磕了四個頭起來侍立在旁老媽連忙拏茶上來婦人取來抹去盞上水漬令他去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疊鬢粉黛盈腮意態幽花醅麗肥膚嫩玉生香便令玳安氈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脚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每頭頂脚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

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虧了大爹又多謝爹的拜帶厚禮西門慶問道韓夥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辰說了話就往鋪子裡走了明日教他往宅裡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惑動了臨出門上覆他我去哩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于是竟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千里姻緣着線穿既是韓夥計這女孩兒好也是俺每費心一場西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拏十兩銀替他打半副頭面簪鐶之類月娘道及緊攢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咱這里不着人去罷了西門慶道把鋪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駙

馬的禮到，也不曾話休饒舌。過了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攙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來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道生受，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每擡舉孩兒，這等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擺茶，然後明間內管待。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絲瀦紬，兩疋綿紬，和他做裏衣兒。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織金紗段衣服，一件大紅粧花段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抬粧描金箱籠、鑑粧鏡架、盒罐、銅錫盆、淨桶、火架等件，非止一日，都治辦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快手，又撥了兩名排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韓道國，雇了四

乘頭口，緊緊保定車輛煖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丟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房裡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婆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媽道：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本等他家裡沒人，他娘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說下些兒來了。他又說孩子事多累了爹，問我爹曾與了你些辛苦錢兒沒有？我便說：他老人事忙，我連日宅裡也沒曾去，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敢爭？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已定有些東西，少不的謝你。說了一回話，見

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邉如此這般你鬧了到他那里取巧
兒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鬧中我要他那里坐半日看他意何
如肯也不肯我明日還來討囘話那婆子掩口冷冷笑道你老
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鍬撅了個銀娃娃還
要尋他娘母兒哩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
不知這婦人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
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喬樣倒沒見他輸身你老人家
明日准來等我問他討個話來囘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
來家婆子打發西門慶出門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牛
皮巷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裏邉房里坐道我昨日下了些
麵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到人家便就有

許多事。掛住了腿子。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的熱騰騰的飯
兒。炒麵觔兒。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呼些茶罷。那婦
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
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裡空落
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相個人模樣。倒
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
心。怎麼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駿駿的哭
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的。養女兒家冷清清。
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
你家姐姐。到府裡腳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
我老身了。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層小。知道怎樣的。

等他的長俊了。我每不知在那里晒牙揸骨去了。婆子道。怎的恁般的說。你每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會。各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口。說勾良久。看看說得入港。婆子道。我每說個傻話兒。你家官兒不在。前後去的。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麽。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到。我保舉個人兒來。與你做伴兒。你肯不肯。婦人問是誰。婆子掩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里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里。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麽說。這里無人。你若與凹上了。愁沒吃的。穿的。使的。用的。走上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强如在這僻格剌子里。

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里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他肎要俺這醜貨見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爹他好閑人見不留心在你昨日巴巴的肎到我房子裡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沒人在根前話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肎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千恩萬謝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欣喜忙秤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拏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净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拏籃子買了許多雞魚嗄

飯菜蔬菓品來廚下替他安排端正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筯麪餅明間內揩抹卓椅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厮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打攪孩子又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兒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磕了四個頭馮媽媽拏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裏坐房正面紙門兒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段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弔屏兒上卓鑑粧鏡架盒罐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棒兒香上面

設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筍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了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已拏托盤兒說道你這里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俺家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那時有他在家如今少不的奴自已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脚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少不得東輔西湊的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那婦人道怎好又費煩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卓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

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我明日領來與你看。也是一個小人家的。親養的孩兒來。他老子是個巡捕的軍。因倒死了馬。少椿頭銀子。怕守備那里打。把孩子賣了。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小杌兒上坐下。廚下老媽將嗄飯菓菜。一一送上。又是兩筯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中。一盞來盞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廚房裡老馮陪他。是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

門慶根前。與他做一處說話。遞菜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遞一口兒吃酒。見無人進來。摟過脖子來。親嘴咂舌。婦人便舒手下邊籠攥西門慶玉莖。彼此淫心蕩漾。把酒停住不吃了。掩上房門。褪去衣褲。婦人就在裏邊炕床上。伸開被褥。那時已是日色平西時分。西門慶乘着酒興。順袋內取出銀托子來使上。婦人用手打弄。見奢稜跳腦。紫強光鮮。沉甸甸甚是粗大。一壁坐在西門慶懷裡。一面在上。兩個且摟着脖子親嘴。婦人乃蹺起一足。以手導那話入牝中。兩個挺一回。西門慶摸見婦人柔膩牝毛踈秀。意欲交接。令婦人仰卧于床。背把雙枕。以手雙足置之于腰眼間。肆行抽送。怎見的這場雲雨。但見

威風迷翠榻。殺氣瑣鴛衾。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帳中鬪勇。男

見忿怒挺身逕刺黑纓鎗女帥生嗔掐膀着搓追命劍一來一往祿山會合太真妃一撞一衝君瑞追陪崔氏女左右迎湊天河織女遇牛郎上下盤旋仙洞嬌姿逢阮肇鎗來牌架崔郎相共薛瓊瓊砲打刀迎雙漸迸連蘇小小一個鶯聲嚦嚦猶如武則天遇敖曹一個燕喘吁吁好似審在逢呂雉初戰時知鎗亂刺利劍微迎次後來雙砲齊攻膀脾夾湊男兒氣急使鎗只去扎心窩女帥心忙開口要來吞腦袋一個使雙砲的往來攻打內襠兵一個輪膀脾的上下夾迎臍下將一個金雞獨立高蹺玉腿弄精神一個枯樹盤根倒入翎花來刺牝戰良久朦朧星眼但動些兒麻上來鬬多時款擺纖腰再戰百愁挨不去散毛洞主倒上橋放水去淹渰軍烏甲將

軍虛點鎗側身逃命走脂膏落馬須臾蹂踏肉爲泥溫緊粧呆頃刻跌翻深澗底大披掛七零八斷猶如急雨打殘花錦套頭力盡觔輸恰似猛風飄敗葉硫黃元帥盔歪甲散走無門銀甲將軍守住老營還要命正是愁雲托上九重天一塊敗兵連地滾

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但凡交媾只要教漢子幹他後庭花在下邊揉着心子纔過不然隨問怎的不得去身子就是韓道國與他相合倒是後邊去的多前邊一月走不的兩三遭兒第二件積年好咂鬂髮把鬂髮長常遠放在口裏一夜他也無個足處隨問怎的出了毯禁不得他吮嗍挑弄登時就起自這兩椿兒可在西門慶心坎上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纔回家婦人和西門

慶說。爹到明日再來早些。白日裏。咱破工夫脫了衣裳。好生耍耍。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線舖里就兊了四兩銀子。與馮媽媽討了丫頭使喚。改名叫做錦兒。西門慶想着這個甜頭。見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兩個跟隨。到了門首。就分付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里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通小慇懃兒。圖些油菜養口。西門慶來一遭。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裡來。直到起更時分。纔家去。瞞的家中鐵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里打勤勞兒。往宅里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只是不得閑。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小廝畫童見撞見婆子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猫兒

頭差事。叫一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里走走兒。忙的你怎樣兒的。丟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幇着。丫頭每折洗折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倒說的且是好。寡字的拏逃軍。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翠的做雕鑾匠。我是那鹹人兒。李瓶兒道。媽媽子。你做了石佛寺裡長老。請着你就是不閑。成日攛的錢。不知在那里。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頰耳去了。嘴也趕不上。在這里攛什麼錢。你惱我。可知心裡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里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門外頭替他稍個拜佛的蒲甸兒來。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甸兒。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

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裝憨打呆的。婆子道。等我沒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騾子。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弔了他的。你死也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厨下打探子兒。只見玉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里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纔到他前頭來。乞他聒聒了。這一回來了。玉簫道。娘問你替他稍的蒲甸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拏銀子到門外。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裡纔來哩。銀子我還拏在這里。姐你收了罷。玉簫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里兌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

坐的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將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他連今纔去了八日也得盡頭纔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賁四拏了庄子上去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拏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幾個粗匃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稍雙料好蔴匃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你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了後來到李瓶兒房里來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喜歡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個大餅定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裡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

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討下漿我明日蚤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往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兒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得你明日不來我與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做一步正是媒人婆地里小鬼兩頭來回抹油嘴一日走勾千千步只是苦了兩隻腿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麗質温柔更老成　玉壺明月逼人情
輕回玉臉花含媚　淺蹙蛾眉雲鬢鬆
勾引蜂狂桃蕋綻　潛牽蝶亂柳腰新
令人心地常相憶　莫學章臺贈淡情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看見玳安在廳槅子前。拏着茶盤兒伺候。玳安望着馮媽媽拟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里去。俺爹和應二爹說話哩。說了話。打發去了。就起身。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原來應伯爵來說攬頭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粮下來。該一萬兩銀

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關銀子來和你計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里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衙門里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教他另搭別人在你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教他關了銀子還你你心下如何計較定了我對他說教他兩個明日拏文書來西門慶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庄子收拾還沒銀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再撥五百兩銀子貨物兒湊個千五兒與他罷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邉東騙西騙我打聽出來只怕我衙門監里放不下他伯爵道哥

說的什麼話。與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什麼。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遲。我就來對哥說。說定了。我明日教他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教他來。我有勾當。教他後日來說。畢。伯爵去了。西門慶教玳安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沒有玳安道。來了。取挽手兒去了。不一時。取了挽手兒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逕往牛皮巷來。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耍錢輸了。吃的光睜睜兒的。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里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我哥還沒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廚下。不去兜攬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拏過一邊吃去。我那里耐煩。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麼。那韓二搗鬼把

眼兒涎瞪着又不去看見桌底下一罈白泥頭酒貼着紅紙帖兒問道嫂子是那里酒打開篩壺來俺每吃耶樂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趁早兒休動是宅里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什麼哥就是皇帝爺的我也吃一鍾兒纔待搬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奪過酒來提到屋裡去了把二搗鬼仰八叉推了一交半日扒起來惱羞變成口裡喃喃吶吶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落和你吃盃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教你不要慌你另敘上了有錢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的連我罵我訕我又趕我休教我撞見我教你這不值錢的淫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防頭一點紅從耳畔起須

兒緊脹了雙腿便取棒槌在手趕着打出來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才倒了你那里酥醉了來老娘這里撒野火兒老娘手裡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裡喇喇哩哩罵淫婦直罵出門去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厮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耍錢輸了吃了酒來殿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搗鬼一溜跑了西門慶又道這少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裡與他做功德婦人道又教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慣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分付棋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里明日帶衙門裡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了不知

走的那里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畢禮。連忙屋裡叫丫鬟錦兒拏了一盞菓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倒好個孩子。你且將就使着罷。又道老馮在這里。怎的不替你拏茶。婦人道。馮媽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廚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里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淸酒哩。裡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里打的酒。道吃不上口。我所以拏的這罈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說多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每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里。又沒個好酒店。那里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子獅子街那里。替你破幾兩銀子。買所房子。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里住去罷。鋪子里又近買

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裡要處自情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說一回。房里放下桌兒。請西門慶房裡。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菜上來。桌上無非是些鷄鴨魚肉嗄飯點心之類。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並肩疊股而飲。吃得酒濃時。兩個脫剝上床交歡。自在頑耍。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的被褥。被裡薰的噴鼻香。西門慶見婦人好風月。一徑要打動他。家中袖了一個錦包兒來。打開裏面。銀托子。相思套。硫黃圈。藥煮的白綾帶子。懸玉環。封臍膏。勉鈴。一弄兒淫器。那婦人仰卧枕上。玉腿高蹺。口舌內吐。西門慶先把勉

鈴教婦人自放牝內。然後將銀托束其根。硫黃圈套其首。臍膏貼于臍上。婦人以手導入牝中。兩相迎湊。漸入大半。婦人呼道達達。我只怕你蹾的腿酸。拏過枕頭來。你墊着坐。等我淫婦自家動罷。又道只怕你不自在。你把淫婦腿弔着。你看好不好。西門慶真個把他脚帶解下一條來。拴他一足。弔在床槅子上。低着拽拽的婦人牝中之津。如蝸之吐涎。綿綿不絕。又拽出好些白漿子來。西門慶問道。你如何流這些白。纔待要抹之。婦人道。你休抹。等我吮咂了罷。于是蹲跪他面前。吮吞數次。嗚咂有聲。咂的西門慶淫心頓起。掉過身子。兩個幹後庭花。龜頭上有硫黃。濡研難澁。婦人蹙眉隱忍。半晌僅沒其稜。西門慶于是顛作抽巳。而婦人用手摸之。漸入大半。把屁股坐在西門慶懷里。

回首流睇，作顫聲叫。達達慢着些，往後越發粗大，教淫婦怎生挨忍。西門慶且扶起股，觀其出入之勢，因叫婦人小名王六兒：我的兒，你達不知心里怎的，只好這一庄兒。不想今日遇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日生死難開。婦人道：達達，只怕後來耍的絮煩了，把奴不理，怎了。西門慶道：相交下來，纔見我不是這樣人。說話之間，兩個幹勾一頓飯時，西門慶令婦人沒高低淫聲浪語叫着，纔過婦人在下，一面用手舉股，承受其精，樂極情濃，一泄如注，已而拽出那話來，帶着圈子，婦人還替他吮咂淨了。兩個方纔並頭交股而臥，正是一般滋味美，好耍後庭花，有詩為証。

美冤家，一心愛折後庭花，尋常只在門前里走，又被開路先

鋒。把住了。放在戶中難禁。受轉絲韁。勒回馬。親得勝。弄的我身上麻。鬮損了奴的粉臉。粉臉那丹霞。

西門慶與婦人摟抱到二鼓時分。小廝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到次日早衙門裡。差了兩個緝捕。把二搗鬼拏到提刑院。只當做掏摸土賊。不由分說。一夾二十。打的順腿流血。睡了一個月。險不把命花了。往後嚇了影。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提了。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遲了幾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費心。留倘在府裡住了兩日。討了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夥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

生名字。稱呼親家。不在話下。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已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花了。我有個處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里好麼。這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子到那里就與了三間房。兩個丫鬟伏侍。衣服頭面。是不消說。第二日就領了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每住了兩日。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

還教我拏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里。也與了他一兩。正說着。只見丫頭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里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的丫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廚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憤。走這里放水。被他撞見了。拏到衙門里。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許了要替咱每大街上。買一所房子。教咱搬到那里住去。韓道國道。嗔道他頭里不受這銀子。教我拏回來。休要花了。原來

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鋪子裡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撰錢。怎麼赶的這個道路。老婆笑道。賊強人倒路死的。你倒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下。到天明。韓道國。宅裡討了鑰匙。開鋪子去了。與了老馮一兩銀子謝他。俱不必細說。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黑子青馬。問道長官。那疋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到好一匹馬。不知口裡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

昨日東京翟雲峯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參將送他的。口裡纔四個牙兒。脚程緊慢。多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糟踅蹬。初時着了路上走。把膘息跌了許多。這兩日纔吃的好些兒了。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只好長騎着每日聽街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論起在咱這里。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瘸了。今早來衙門裡來。旋拏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須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

日到衙門裡面謝過了兩月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名小優兒請西門慶一敘以酬送馬之情西門慶家中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殽只爲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堦迎接至廳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閒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他客于是見畢禮數寬去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正是得多少金尊進酒浮香蟻象板催箏唱鷓鴣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裡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燈高點靠定幃屏彈弄琵琶

等到二三更，使使春梅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箏夜久慇懃弄，寂寞空房不忍彈。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彈了個二犯江兒水，以遣其悶。在床上和衣兒又睡不着，不免

悶把幃屏來靠，和衣强睡倒。

猛聽的房簷上鐵馬兒一片聲響，只道西門慶來到，敲的門環兒響，連忙使春梅去瞧。他回頭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于是彈唱道。

聽風聲嘹喨，雪洒窗寮，任冰花片片飄。

一回兒燈昏香盡，心里欲待去剔續，見西門慶不來，又意兒懶的動旦了。唱道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只是捱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捱過今宵，怕到

門朝。細尋思。這煩惱何日是了。暗想負心賊當初說的話。想
兒。心中由不的我傷情兒。
起來。今夜裡。心兒內焦燥了。我青春年少。誰想你弄的我三不歸。四捕兒着他
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一路天氣陰晦。空中半雨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多化了。不免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燈籠。就不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西門慶穿着青絨獅子補子。坐馬白綾襖子。忠靖段巾。皂靴棕套。貂鼠風領。李瓶兒替他接了衣服。止穿綾敞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回。方睡下了。西門慶分付叫孩兒睡罷。休要沉動着。只怕諕醒他。迎春于是拏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日吃酒來的早。西

門慶道。夏龍溪還是前日因我送了他那匹馬。今日全為我費心治了一席酒請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來你吃。天雪裡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自造的菊花酒。我嫌他歆香歆氣的。我沒大好生吃。于是迎春放下桌兒。就是幾碟醃雞兒嗄飯。細巧菓菜之類。李瓶兒拏杌兒在旁邊坐下。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里兩個吃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裡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桌上燈昏燭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雲。把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繡床愁懶睡。低垂錦帳繡衾空。
早知薄倖輕拋棄。辜負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閑自惱。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外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屋里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聽罷了。聽了如同心上戳上幾把刀子一般。罵了幾何負心賊。由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

論殺人好恕。情理難饒。負心的天鑒表。好教我題起來。又是那疼他。又是那恨他。

心痒痛難搔。愁懷悶自焦。叫了聲賊狠心的宽家。我比他何如鹽也是這般鹽。醋也是這般醋。

薄兒能厚瓦兒能薄。你一旦棄舊憐新。讓了甜桃。去尋酸棗。不合今日教你哄了。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合想起來。心兒里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為人莫作婦人身。　百般苦樂由他人。
痴心老婆負心漢。　悔莫當初錯認真。

常記的當初相聚。痴心兒望到老。誰想今日他把心變了。把奴來一旦輕拋不理。正如那日被雲遮楚岫。水淹藍橋。打拆開鸞鳳。到如今當面對語。心隔千山隔着一堵牆咫尺不得相見。心遠路非遙。意散了。如鹽落水如水落沙相似了。情蹤魚雁杳。空教我有情難控訴。地厚天高。空教我無夢到陽臺。夢斷魂勞。俏冤家。這其間心變了。合想起來。心兒裡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西門慶正在房中。和李瓶兒吃酒。忽聽見這邊房里彈的琵琶之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响。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綉春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哩。那綉春去了。李瓶兒忙教迎春那邊安下個坐兒。放個鍾筯在面前。良久綉春走來說。五娘摘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你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關了。說吹了燈。睡下了。西門慶道。休要信他。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打了半日。春梅把角門子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只見婦人坐在帳上。琵琶放在傍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兩三

轉請着你不去金蓮坐在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日說道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裡隨我自生兒由活的又來揪採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牙有那些唇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盤棋兒只顧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里擺下棋子了咱每閑着下一盤兒賭杯酒吃金蓮道李大姐你每自去我摘了頭你不知我心里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每心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黃湯淡水誰嘗着來我成日睜着臉兒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好兒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太醫來看你金蓮道你不信教春梅拏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瞧瞧這兩日瘦的相

個人模樣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裡。燈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拭粉粧。　爲郎憔瘦減容光。

閉門不顧閒風月。　任您梅花自主張。

羞把菱花來照。娥眉懶去掃。暗消磨了精神。折損了丰標瘦

伶仃不甚好。

西門慶拏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拏什麼

比的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被西門

慶不由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

嘴。舒手被里摸見他還沒脫衣裳。兩隻手齊插在他腰里去。說

道。我的兒。真個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氷的人慌莫

不我哄了你。不成。正是

香褪了海棠嬌。衣惚了楊柳腰。

說道我着香腮。拋下珠淚來。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里流罷了。

悶下無聊。攘攘勞勞。淚珠兒到今滴盡了。合想起來。心裡亂焦。悞了我青春年少。撇的人來有上稍來落下稍。

亂了一回。西門慶還把他强死强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攛掇過他這邊歇了。正是得多少腰瘦故知閒事惱。淚痕只爲別情濃。有詩爲証。

自從別後減容光。　萬轉千回懶下床。

虧殺瓶兒成好事　得教巫女會襄王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第三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漢武清齋夜築壇　自斟明水醮仙官
殿前玉女移香案　雲際金人捧露盤
絳節幾時還入夢　碧桃何處更驂鸞
茂陵烟雨埋弓劍　石馬無聲蔓草寒

話說當日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淚揾鮫鮹。語言溫順。實指望買住漢子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剌上了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了一百廿兩銀子。買了一所門面兩間。倒底四層房屋居住。除了過道。第二層間半客位。第

三層除了半間供養佛像祖先。一間做住房。裡面依舊廂着炕床。對面又是燒煤火炕。收拾糊的乾淨。第四層除了一間廚房。半間盛煤炭。後邊還有一塊做坑廁。俱不必細說。自從搬過來。那左近街坊隣舍。都知他是西門慶夥計。又見他穿着一套兒齊整絹帛衣服。在街上搖擺。他老婆常揷戴的頭上黃烘烘。打扮模樣。在門前跕立。這等行景。不敢怠慢。都送茶盒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中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大嫂。以下者趕着以叔嬸呼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舖子裡上宿。教老婆陪他自在頑耍。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多知道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誰敢惹他。見一月之間。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遭。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穿着器用的。比前日不同。看

看臈月時分。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衛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一盒肉，一盒銀魚，兩盒棗餡蒸酥，并天地疏、新春符、謝灶誥。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拏進帖來，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嚞頓首拜。西門慶揭開盒兒看了，說道：出家人又教他費心，送這厚禮來。分付玳安：連忙教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題起一個出家人，你要使的頭節尾常受他的禮，到把前日李大姐生孩兒時，你說許了多少願醮，就教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題起來，我許下一伯廿分醮，我就忘死了。月娘道：原來你這個大謅答子貨，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原來都這願

心壓的他此此是你幹的營生西門道既恁說正月裡就把這醮願在吳道官這廟裡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裡討個外名西門慶道又往那裡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這廟裡罷因問玳安他廟裡有誰在這裡玳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了禮來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兒連忙跨馬磕頭說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什麼孝順使小徒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讓他坐說道小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掇下邊履鞋淨襪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兒挪到旁另坐下西門慶換茶來吃了說道老爹有甚鈞語分付西門慶道正月裡我

有些醮願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在你本院也是那日就送
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爹
分付隨問有甚人家經事不敢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幾時
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爺旦日那個日子罷徒弟道此日又是
天誕玉匣記上我請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那日
開大殿與老爹鋪壇請問老爹多少醮欵西門慶道也是今歲
七月為生小兒許了一百廿分清醮一向不得個心淨趁着正
月裡還了罷就把小兒送與你師父向三寶座下討個外名徒
弟又問請問那日延請多少道衆西門慶道教你師父請十六
衆罷說畢左右放卓兒待茶先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封了一
兩酧荅他的節禮又說道衆的襯施你師父不消備辦我這裡

連阡張香燭一事帶去。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兒又磕。到正月初八日。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担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二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段。兩罈南酒。四隻鮮鵝。四隻鮮雞。一對豚蹄。一脚羊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發帖兒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經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也沒往衙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送出東門。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綵的寶旛。過街榜棚。進約不上五里之地。就是玉皇廟。至山門前下馬。睁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天宮般蓋造。但見

青松鬱鬱。翠栢森森。金釘朱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簷繡

模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帥將。祥雲影裡。流星門高接青霄。瑞霞光中。鬱羅臺直侵碧漢。黃金殿上。列天帝三十二尊。白玉京中。現臺光百千萬億。三天門外。離婁與師曠猙獰。左右堦前。白虎與青龍猛勇。寶殿前仙妃玉女。霞帔曾獻御香花。玉陛下四相九卿。朱履肅朝丹鳳闕。九龍床上。坐着個不壞金身。萬天教主玉皇張大帝。頭戴十二冕旒。身披袞龍青袍。腰繫藍田帶。按八卦九宮。手執白玉圭。聽三皈五戒。金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聞仙珮響。只此便爲眞紫府。更于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由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上。七尺高朱紅牌架列

着兩行門對大書

黃道天開祥啟九天之閶闔迓金輿翠蓋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幡幢誦寶笈瑤章而闡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六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酧

恩九轉玉樞盟寄名吉祥普滿齋壇兩邊一聯

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申至悃

昊帝尊居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盥手畢鋪排跪

請上香鋪毯禱行禮叩壇畢原來吳道官諱宗嘉法名道真生

的魁偉身材一臉鬍鬚襟懷灑落廣結交好施捨見作本宮住

持以此高貴達官多往投之做醮席設甚齊整迎賓待客一團

和氣。手下也有三五個徒弟徒孫。一呼百諾。西門慶會中。常在建醮。每生辰節令。疏禮不缺。何况西門慶。又做了刑名官來。此做好事。送公子寄名。受其大禮。如何不敬。那日就是他做齋功。主行法事。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四宿大袖鶴氅。腰繫絲帶。忙下經筵來。與西門慶稽首。小道蒙老爹錯愛。迭受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三寳。保安增延壽命。尚不能以報老爹大恩。何以又叨受老爹厚賞。許多厚禮。誠有愧赧。經襯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酬。薄禮表情而已。叙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丈。三間厰廳。名曰松鶴軒。多是朱紅亮槅。那裡自在坐處待茶。西門慶四面粉墻。擺設湖山瀟

酒堂中椅卓光鮮。左壁掛黃鶴樓白日飛昇。右壁懸洞庭湖三醉渡過。正面有兩幅吊屏草書一聯。引兩袖清風舞鶴。對一方明月談經。西門慶剛坐下。就令小廝棋童兒拏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咱還沒來。玳安道。有姐夫騎的驢子還在這裡。西門慶道。也罷。分付棋童快騎接去。那棋童從山門裡馬牽出來騎了。一直去了。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遞茶陪西門慶坐敘話。老爹敬神。一點誠心。小道怎敢惹罪。各道多從四更起來到壇諷誦諸品仙經。并玉皇恭行醮經。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多是整做將官兒的生月八字。另具一字文書。奏名于三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壽齡。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裡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

二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五十八分醮款。西門慶道。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繫蒙金犀角帶。到壇有絳衣表白在方先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酧醮保安信官西門慶。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表白道還有寶眷。小道未曾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個李氏辛未年正月十五日申時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時建生。領家眷等。即日投誠。拜干洪造。言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末品。出入起居。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班。叨

承禁衛沭恩光之寵渥享符祿之豐盈蒞任刑名每思圖報
恭逢盛世仰賴帡幪是以修設清醮共八廿四分位答報天地
之洪恩酬祝皇王之巨澤又修設清醮十二分位茲逢天誕
慶讚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而下邇良願于去歲七月
二十三日因爲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是慶要祈坐蓐無虞
臍盆有慶恭對將男官哥兒寄于三寶殿下賜名吳應元期
在出幼圓滿另行請祈天地位下告許清醮一百廿分位續
箕裘之胤嗣保壽命之延長附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
冤祖西門京良祖妣李氏先考西門通妣夏氏故室人陳氏
及前亡後化昇墜罔知是以修設淨醮十二分位恩資道力
均證生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干化單俯賜勾銷謹

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伏延
官道修建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酧盟慶神保安寄名轉經吉
祥普滿大齋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迓萬天之帝駕日近清
光出入金門而有喜時加美秩褒封紫誥以增榮一門長叨
均安四序公和迪吉公子道力令滿方來謹意
宣畢齋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揭開第一張
說道此是棄世功果影發文書申請三天三境上帝十極高真
三官四聖泰玄都省及天曹大皇萬滿真君天曹掌醮司真君
天曹降聖司真君到壇證監功德的奏收又揭起第二張此是
申請東岳天齊大生神聖帝子孫娘娘監生衛房聖母元君并
當時許還願日受禱之神今日勾銷頂願典者祠家侍奉長生

香火三教明神勾銷老爹昔日許的願款及行下七十五司地府真官案吏主者到壇來受追薦護送亡人生天此一票是玉友靈官天神帥將功曹符使土地等神捧奏三天門運遞關文此一張玉清總召萬靈真符高功發遣公文受事官符此一張是召九斗陽芒流星火全總大將開天門納符命看畢此處又到一張卓上焆起頭一張來此是早朝開啟請無佞太保康元帥九天靈符監齋使者嚴禁齋儀監臨厨所此一張是請正法馬趙溫關四大元帥崔盧竇鄧四大天君監臨壇監門及玄壇四靈神君九鳳破穢大將軍淨壇蕩穢以格高真此一字是早朝啟五師箋文晚朝謝五師箋文此一字是開闢二代捲簾化壇真符此一字是請神霄辟非大將軍鳴金鍾陽牒神雷禁壇

大將軍擊玉磬陰牒，此一字是安鎮五方真人雲象，東方九炁鎮天玉字真文，南三炁鎮天玉字真文，西方七炁鎮天玉字真文，非方五炁鎮天玉字真文，中央一炁鎮天玉字真文，請五老上帝安鎮壇堠，證監功德，俱是五方顏色彩畫的，此一字早朝頭一遍轉經高上神霄玉真王南極長生大帝，第二遍轉經高上碧霄東極青華生大帝，第三遍轉經高上青雷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午朝第四遍轉經高上玉霄九天雷祖大帝，第六遍轉經高上泰霄，六天洞淵大帝，晚朝第七遍轉經高上紫霄深波天王帝君，第八遍轉經高上景霄，青城益筭可幹司丈人真君，第九遍轉經高上絳霄，九天採訪使真君，九道表箋，掠剩報應，幽枉積逮起四司，謝四司箋，此又一字是午朝高功捧奏

拜進三天玉陛。黃素朱衣。并遣旨介直符醮吏者。當同日受事
功曹。護送章表殿遞云盤關文。一字是三天持寶錄大將軍。并
金龍夔龍騎吏火府。賚簡童子。靈寶諸符命。不可細數。此一字
是曉朝謝恩誠詞都疏。及一百八十表醮經醮雲鶴馬子俵分
錢馬滿散關文。又一卓案上。此是哥兒三寶蔭下寄名。外一家
文書符索牒劄。其餘不暇細覽。請謝高功老爹今日十分費心。
西門慶于是洞案前。炷了香。畫了文書。左右捧一疋尺頭。與吳
道官盡字。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
礚碌碌。擂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諸衆。一派音樂響起。吳
道官身披大紅五彩雲織法氅。脚穿雲根飛舄朱履。手執牙笏。
關發文書。發壇召將。兩邊鳴起鍾來。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裏向

三寶案。左右兩邊上香。西門慶于是睜眼觀看。果然鋪設齋壇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層供三清四御。八極九霄。十極高真。雲宮列聖。中層山川嶽瀆。社會隍司。福地洞天。方輿博厚。下層冥官幽壤。地府羅酆。江河湖海之神。水國泉扃之衆。兩班醮筵森列。合殿官將威儀。香騰瑞靄。千枝畫燭流光。花簇錦筵。百盞銀燈散彩。天地亭左右。金童玉女。對對高張羽蓋。玉帝堂兩邊執盂捧劍。重重密布幢旛。風清三界。步虛聲。月冷九天。琛流灑金鐘撞處。高功來進奏虛皇。玉珮鳴時。多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燦爛。芙蓉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猙獰。直日功曹猛勇。道衆齊宣寶懺。上瑤臺酌水獻花。真人密

誦靈章。披法劍踏罡步斗。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西門慶剛遶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裡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裡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喏。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爲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奈煩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什麽。吳親家這裡點茶。我一總多有了。不消拏出來了。那應伯爵連忙又唱喏。說哥眞個俺每還收了罷。因望着謝希大說道。都是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拏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舅。花子油。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齋。放

了兩張桌。桌上堆的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西門慶覓
去衣服。同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
鴻門會。吳道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
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諕着他。來不的。到午間。
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攝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道
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別的倒也罷了。他是有些小膽
兒。家裡三四個丫鬟連養娘輪流看視。只是害怕。貓狗都不敢
到他根前。吳大舅道。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
進來說。裡邊桂姨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
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
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搽穰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

因問李銘你每怎得知道今日我在這裡打醮李銘道小的今
早辰路見陳姑夫騎頭口問來纔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歸
家告訴桂姐三媽說還不快買禮去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
上覆爹本當親來不好來得這盒粗茶兒與爹賞人罷了西門
慶分付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
處連手下人多飽食一頓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
預備了一張大插卓簇盤定勝高頂方糖菓品各樣托葷蒸碟
醎食素饌點心湯飯又有四十碟碗又是一罈金華酒哥兒的
一頂黑青段子銷金道髻一件玄色紵絲道衣一件綠雲段小
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潞紬納臉小履鞋一根黃絨線縧
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一付銀

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非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就扎在黃線索上。都用方盤盛着。又是四盤美果。擺在卓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宛紅橎經疏。將三朝做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目。方纔裝入盒擔內。共約八擡。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兒家去。賞了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廟裡送了齋來。又是許多羮果插卓禮物。擺了四張卓子。還擺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兒子。師父廟裡送來了。又有許多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噫。你看又是小履鞋兒。孟玉樓又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就說道大

姐姐你看道士家也精細的這小履鞋白綾底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鎖的這雲兒又且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摽的恁好針腳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裡有老婆想必是顧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相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莫不是也有漢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個帽子那裡不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聽得說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月娘道這六姐好恁囉說白道的金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的紫線瑣又是這個銀脖項符牌兒上面銀打的八個字帶着且是好看背面墜着他名字吳什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

是個應字。叫道大姐姐。道士無禮。怎的把孩子改了他姓了。月娘道。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兒。你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每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他纔睡下。又抱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揉醒他。那李瓶兒真個去了。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紙袋兒。扯出送來的經疏。看上面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傍邊只有李氏。再沒別人。心中就有幾分不忿。拏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强人。你說他偏心不偏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俺每都是不在數的。都打到贅字號裡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姐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姐姐。倒好笑。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個。也多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也多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麽。金蓮道。俺每都是劉湛兒鬼兒麽。比那個不

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李嬌兒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李瓶兒抱着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兒套上項牌和兩道索說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分付李瓶兒你把這經疏纳個阡張頭兒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金蓮見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个小道士兒金蓮接過來說道什麼小道士兒倒好相個小太乙兒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便道五姐你這個什麼話孩兒們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回那孩子穿着衣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屎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屎也

有一托盤。月娘連忙教小玉。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裡。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卓面多散了。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打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直等到今晚來家就與他遞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經濟和玳安。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爹來了。經濟道。爹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纔拜懺。怕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饒素放的。還要謝將吃酒。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裡。對月娘說。賈瞎子傳摽。乾起了個五更。隔墻掠肝能死心塌地。兜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剛纔在門首。跕了一回。只

見陳姐夫騎了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瞧事還沒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每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曲兒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酣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裡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這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膛兒恰好今日打瞧只好了你吃的恁憨憨的來家月娘便問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來陳經濟道爹見瞧事還沒了恐怕家裡沒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裡答應哩道士再三不肯放我強死強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裡經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二叔和謝三叔李銘又有吳惠兩個小優

兒夜黑不知纏到多咱晚今日只吳大舅來了門外花大舅教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瓶兒在根前便道陳姐夫連你也叫起花大舅來是那們兒親死了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纔是怎叫他花大舅經濟道五娘你老人家鄉里姐姐嫁鄭恩睜着個眼兒閉着個眼兒罷出兒子不知他什麽帳兒只是瞞裡分錢就是了大姐道賊囚根子快磕了頭趁早與我外頭挺去又口裡恁汗邪胡說了陳經濟于是請金蓮轉上踉踉蹌蹌磕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不一時房中掌上燈燭放下卓兒擺上菜兒請潘姥姥楊姑娘大妗子與衆人來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麵吃到酒闌收了家活擡了卓出去月娘分付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放下小卓兒衆人圍定兩個姑

子在正中間。焚下香。秉着一對蠟燭。都聽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說道。

盖聞大藏經中。講說一段佛法。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昔日唐高宗天子。咸亨三年。中夏記是不題。却說嶺南鄉泡渡村。有一張員外。家豪大富。廣有金銀。呼奴使婢。員外所取八個夫人。朝朝快樂。日日奢華。貪戀風流。不思善事。忽的一日出門遊玩。見一夥善人。馱載香油細米等物。人人稱念佛號。向前便問。你這些善人何往。內中一人答曰。一者打齋。二者聽經。員外又問你等打齋聽經。有何功德。衆人言說。人生在世。佛法難聞。人身難得。法華經云。說的好。若人有福。曾供養佛。今生不捨。求生榮華富貴。從何而

來。古人云。龍聽法而悟道。蟒聞懺以生天。何況人乎。張員外到家。便吁安童去後房。請出你八個奶奶來。不一時。都到堂前。員外說婆婆。我今黃梅寺修行去。把家財分作八分。各人過其日月。想你我如今。只顧眼前快樂。不知身後如何。若不修行。求出火坑。定落三塗五苦。有夫人聽說。便道員外。你八寶羅漢之體。有甚業障。比不的俺女流之輩。生男長女。觸犯神祇。俺每業重。你在家裡修行。等俺八個替你躲罪。你休要去罷。正是

婆婆將言勸夫身。　員外冷笑兩三聲。

大師父說了一回。該王姑子接偈。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李瓶兒西門大姐并玉簫。多齊聲接佛。王姑子念道。

說八個眾夫人要留員外。告丈夫休遠去在家修行。
你如今下狠心撇下妻子。痛哭殺兒和女你也心疼。
閃得俺姊妹們無處歸落。好教我一個個怎過光陰。
從小兒做夫妻相隨到老。半路里丟下俺倚靠何人。
兒扯爺女扯娘搥胸跌脚。一家兒大共小痛哭傷情。

金字經

夫人聽說淚不乾。苦勸員外莫歸山。顧家園。兒女永團圓。休遠去。在家修行都一般。

白文

員外便說。多謝你八個夫人。我明日死在陰司。你們替我躭罪。我今與你們遞一鍾酒。明日好在閻王面前承當。飲酒中

開。員外說了一計。夫人與我把燈剔一剔。員外哄的夫人。剔燈。一口把燈吹死。諕的八個夫人失色。連忙叫梅香快點燈來。員外取出鋼刀劍。諕殺八個衆夫人。

又偈

老員外。喚梅香。把燈點起。　將鋼刀。拿在手。指定夫人。
那一個。把明燈。一口吹死。　圖家財。害我命。改嫁別人。
若不說。一劍去。這頭落地。　一個個。心害怕。倒在埃塵。
有八個。老夫人。慌忙跪下。　告員外。你息怒。饒俺殘生。
你分明。一口氣。把燈吹死。　吃幾鍾。紅面酒。拏劍殺人。
你若還。殺了俺。八個夫人。　到陰司。告閻君。取你真魂。

員外冷笑便叫八個夫人。你哄我當身吹燈不認。如何認我

陰司就罪八個女流之輩。倒哄男身笑殺年高有德人。說的八個夫人。閉口無言。員外想人生富貴。都是前生修來。便叫安童連忙與我裝載數車香油米麵。各樣菜蔬錢財等物。我往黃梅山裡。打齋聽經去也。

金字經

夫人聽我說根源。梵王天子棄江山。不貪戀要結萬人緣。多全捨。萬古標名在世間。

員外今日修行去。　親戚隣人送起程。

念了一回。吳月娘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請過。吃些甚麼。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素菜兒兩碟醎食兒四碟兒糖薄脆蒸酥。菊花餅扳搭饊子。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陪着二位師父用一

個兒大妗子說。俺每不當家的。都剛吃的飽飽。教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每樣揀了個點心。放在碟兒裡。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不當家。老身吃的可勾了。又道這碟兒裡是燒骨朶。姐姐你拿過去。只怕錯揀到口裡。把衆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頭裡廟上送來的。托葷鹹食。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香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麽。惠香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着。你打那裡進來了。玉簫道。他在厨房封火來。月娘道。嗔道恁王小的鼻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

搗來聽什麼經。當下衆丫鬟婦女。圍定兩個姑子。吃了茶食。收過家活去。擦抹經卓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兩個姑子。打動擊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白日長跪聽經。夜晚叅禪打坐。四祖禪師。觀見他不是凡人。定是個真僧出世。問其鄉貫住處姓甚名誰。員外具說前因一遍。弟子把家財妻子棄了。實爲生死出家。四祖收留座下。做了徒弟。白日教他栽樹。夜晚椿米。六年苦行已滿。驚動護法韋馱尊天。驚覺四祖。教他尋安身立命之處。與了他三座寶貝。斗蓬簑衣灣棗棍。往南去濁河邊投胎奪舍。尋房兒居住。三百六十日。經果圓成。你如今年紀高大。房兒壞了。傳不得真妙法度脫。不得衆生。直說到千金小姐。姑嫂兩個。在濁河邊洗濯衣裳。見一

僧人借房兒住，不合荅了他一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潘金蓮熬的磕困上來，就往房裡睡去了。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姥、孫雪娥、楊姑娘、大妗子，守着聽到河中漂過一夥大鱗來，小姐不合吃了，歸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子唱了一個耍孩兒

一靈眞性投肚內，這個消息誰得知，人人不識西來意，呀的一聲孕男女，[illegible]的娘生鉄面皮，纔得見光明際，崑崙頂上轉大千沙界，古彌陀分南北東西。

說千金小姐，來到嫂子房中，吃咱兩個，曾在濁河邊洗衣見了那老人，問咱借房兒住，他如何跳在河內，諕的我心中驚怕，又吃了一個仙桃，我如今心頭膨悶，好生疑悔，腹中成其身孕，正

是十月腹中母懷胎。千金小姐淚盈腮

千金說。在綉房。成其身孕　心中悔。無可奈。忍氣吞聲

一個月。懷胎着。如同露水　兩個月。懷胎着。纔却朦朧

三個月懷胎着。纔成血餅　四個月。懷胎着。骨節纔成

五個月。懷胎着。纔分男女　六個月。懷胎着。長出六根

七個月。懷胎着。生長七竅　八個月。懷胎着。着相成人

九個月。懷胎着。看看大滿　十個月。母腹中。准備降生

五祖投胎在母腹中。因爲度衆生。娑婆男女不肯回心。古佛下界轉凡身。借胎出殼。久後度母到天宮

五祖一佛性　投胎在腹中

權住十個月　轉凡度衆生

念到此處。月娘兒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挃在月娘裡間床上睡着了。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卓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問小玉，這天有多咱晚了，小玉道，已是四更天氣，雞鳴叫，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卷。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裡去了。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裡宿歇，只有兩個姑子，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和月娘在炕上睡，兩個還等着小玉頓了一甌子茶吃了。纔睡。大妗子在裡間床上。和玉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後來這五祖長大了，怎生成了正果，王姑子道，這裡爺娘見他有身孕，教他哥哥視虎，把于金小姐，赶將出去。要行殺害。多虧視龍慈心，放他逃生。走在垂楊樹下自縊，驚動天上太白李金星，教他尋茶討飯，隨緣度日。不覺十月滿足，來到仙人庄

誰承想降生下五祖。祥霧紅光罩滿了廟堂。小姐見孩兒生下。就發縣端坐。心中害怕。不比尋常。後又到天喜村王員外家墻裡宿歇。場中火趕。拏起見員外。見小姐顏色。就要留下做小。子母兩個下拜。登時把員外夫人。多拜死了。家奴院公拏住子母。後員外甦省過。說道只怕是好人。留在家中。養活六歲。五祖方說話。不由為母的。一直走到濁河邊枯樹。取了三座寶貝。逕往黃梅寺聽圓祖說法。遂成正果。後還度脫母親生天。月娘聽了。越發好信佛法了。有詩為証

聽法聞經怕無常　紅蓮舌上放毫光
何人留下禪空話　留取尼僧化稻粮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鬟金蓮市愛

善事須好做　無心近不得
你若做好事　別人分不得
經卷積如山　無緣看不得
財錢過壁堆　臨危將不得
靈承好供奉　起來吃不得
兒孫雖滿堂　死來替不得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裡。因買了對過喬大戶房子。平白俺每都過去看。上他那樓梯。一脚蹅

滑了把個六七個月身扭吊了至今再誰見什麼孩子來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六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裡吊在楀子裡我和丫頭點燈撥着瞧倒是個小廝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麼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月娘道我只上他家樓梯子窄趔不知怎的一脚滑下來還虧了孟三姐一手扶住我不然一吊下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强如別人你看他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個兒子何等的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每同行一個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常時小產了幾胎白不存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了好不醜滿抱的小廝兒一家兒歡喜的要不得只是用着一

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麼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拏酒洗了。燒成灰兒。揀着符藥揀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筭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氣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裡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五十多歲。原在地藏庵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裡法華庵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止是這一件兒難尋。這裡沒尋處。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借情跑出來便了罷。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巳的。我與你銀

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個倒只是問老娘尋他纔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管情就有。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隨他多少。十個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分付。你却休對人說。王姑子道。好奶奶。傻了。我肯對人說。說了一回。各人多睡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打廟裡來家。月娘纔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下。月娘因說昨日家裡六姐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悉把醮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桌席。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俺每吃了半夜酒。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昨日甚是難爲吳親家。破費了許多錢。告訴了一回。玉簫遞茶吃了。也沒往衙門裡去。走到前邊書

房裡搖在床上就睡着了。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多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教他吃茶食。他不吃。丫頭有了飯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裳。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于是戴上緇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項牌符索。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教他媽媽抱罷。况自你這蜜褐色挑繡裙子。不耐汚。撒上點子臢到了不成。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來到前邊西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掀簾。連忙就躲出來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裡睡炕床上。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裡擺下飯。教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

推睡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倒去頭。那顧天高地下。鼾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鬼混。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睜開眼看。見官哥兒在面前。頭上戴着銷金道髻兒。身穿小道衣兒。項圍符索。喜歡的眉開眼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裡。與他親個嘴兒。金蓮道。好乾净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噦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裡使牛耕地來。今日乏困的你這樣的。大白日挺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恁大膽。不來與五媽磕頭。西門慶道。昨日雖事等的晚晚夕謝將。又整酒吃了一夜。今日到這咱時分。還一頭在這裡睡。回還要往尚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不吃酒去罷了。西門慶道。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

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
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酸笋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
道。我心裡還不待吃。等我去阿些湯罷。于是起來往後邊去了。
這潘金蓮見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間。脚蹬着地
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裡。說道倒且
是燒的滾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卓上放着個烘硯瓦的銅絲
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裡盛的甜
香餅兒。你取些來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內。一面夾在
襠裡。拏裙子裹的沿沿的。且薰熱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
咱進去罷。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麼。
于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來。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分付排

軍備馬午後往尚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且說曉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父說。好歹往薛姑子。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十六日見。纔來罷。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見來。月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還謝你。于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僧尼牙婆。决不可擡舉。在深宮大院相伴着婦女。俱以講天堂地獄。談經說典爲由。背地裡說釜念款送暖偷寒。甚麼事見不幹出來。十個九個都被他送上災厄有詩爲證

最有緇流不可言　深宮大院哄嬋娟
此輩若皆成佛道　西方依舊黑漫漫

那說金蓮晚夕走在月娘房裡陪着衆人坐的走到鏡臺前把鬏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揸髻把臉搽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燈籠墜子貼着三面花兒帶着紫銷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着翠藍段子裙要裝丫頭哄月娘衆人耍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裝扮起來活像個丫頭等我往後邊去我那屋裡有紅布手巾替你蓋着頭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個丫頭號他們號管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在頭裡走走到撞見陳經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個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等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經濟道我有法兒哄他于是先走到上房裡衆人都在炕上坐

着吃茶。經濟道。娘你看爹平白裡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拏轎子送將來了。月娘道。真個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經濟道。他怕你老人家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他就去了。丫頭便教他每領進來了。大妗子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幾房姐姐勾了。又要他來做什麼。月娘道。好奶奶。你禁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麼多。俺每多是老婆當軍。在這屋裡充數兒罷了。玉簫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地裡。原來春梅打燈籠叫了來安兒小廝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着。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嬌兒都出來看。良久。進入房裡。玉簫挨在月娘邊說道。這個是王子。還不磕頭哩。一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拿燭也似磕下頭

去。忍不住撲砵的笑了。玉樓道。好丫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

月娘也笑了。說道。這五姐成精死了罷。把俺每哄的信了。玉樓

道。月娘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

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那等磕了頭。起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

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了。李嬌兒道。我也就

信了。剛纔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來。正說着。只見琴

童兒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藏在明間裡。等

爹進來。等我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大妗子。出去

了。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玉樓道。今日薛嫂

兒轎子送人家一個二十歲丫頭來。說是你教他送來。要他的。

你恁許大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

裡教他買丫頭來。信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
是。丫頭也領在這裡。我不哄你。你不信。我叫出來你瞧。于是
叫玉簫。你拉進那新丫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笑。又不
敢去拉。前邊走了走。見。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
去拉。恁大胆子的奴才。頭兒沒動。就扭主子。也是個不聽指教
的。一面走到明間內。只聽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
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腳兒不着。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
恁沒規矩。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灯影下。
睁眼覷看。却是潘金蓮。打着揸髻。裝丫頭。笑的眼沒縫兒。那金
蓮就坐在傍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膽丫頭。新來乍到。就恁少
條失教的。大剌剌對着主子坐着。道撅臭。與他這個主子兒了。

月娘笑道。你趁着你王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裡間屋裡。一頓把簪子拔了。戴上鬏髻出來。月娘道。好淫婦。討了誰上𠰻話。就戴上鬏髻了。衆人又笑了一回。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裡。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每吃看燈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教玉簫拿帖兒與西門慶瞧。見上面寫着。

十二日寒舍。薄具菲酌。奉屈魚軒。仰冀貴臨。不勝榮幸。右啟。

大德望西門大親家老夫人粧次。　下書眷末喬門鄭氏歛衽拜。

到明日咱家發柬。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周守備娘子。荊都監娘子。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黃四叫

將花兒匠來。做幾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厮每來扮西廂記的。你每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兒接了。西門慶看畢說道明早叫來興兒。買四樣餚品。一罈南酒。送了去就是了。你每在家看燈吃酒。和應二哥。謝子張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卓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遞酒。衆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了。頭燈下艷妝濃抹。不覺淫心蕩漾。不住把眼色遞與他。這金蓮就知其意。行陪着吃酒。就到前邊房裡去了。冠兒挽着杭州攢。重勻粉面。復點朱唇。原來早在房中。先預備下一卓酒齊整菓菜等。西門慶進房。婦人還要自已與遞酒。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心中喜甚。摟着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

酒菜來。婦人從新與他遞酒。西門慶道。小油嘴兒。頭裡已是遞過罷了。又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個大夥裡酒兒不筭。這個是奴家業兒。與你遞鍾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休抱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接了他酒。摟在懷裡膝蓋兒坐的。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到十二日。喬家請俺每多去。只教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是下帖兒多請你每。如何不去。到明日。叫妹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的家裡尋他娘哭。金蓮道大姐姐。他每多有衣裳穿。我老道只自知數的。那幾件子。沒件好當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服。一家分散幾件子。裁與俺每穿了罷。只顧放着。怎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擺酒。請眾官娘子。俺每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長是說着。你把臉兒

憑着西門慶笑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每裁了罷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幾個人來替你每攢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剩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向他們多有我身體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去處掐個尖兒兩個說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鸞鳳畫樓燕語不肯即休復應即再求雲情一時不肯即休整狂了半夜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打開出南邊織造的夾板羅段尺頭來使小廝叫將趙裁來每人做件粧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

袍兒四套䌫花衣服。在捲棚。一面使琴童兒。叫趙裁去。這趙裁正在家中吃飯。聽的西門慶宅中叫。連忙丢下飯碗。帶着剪尺就走。時人有幾句。誇讚這趙裁好處

我做裁縫姓趙　月月主顧來叫
針線緊緊隨身　剪尺常掖靴靿
幅摺趕空走儹　截彎病除手到
不論上短下長　那管襟扭領拗
每日肉飯三飡　兩頓酒兒是要
剪截門首常出　一月不脫二廟
有錢老婆嘴光　無時孩子亂叫
不拘誰家衣裳　且交印鋪睡覺

隨你催討終朝　只挐口兒支調
十分要緊騰挪　又將後來頂倒
問你有甚高强　只是一味老落

不一時走到見西門慶坐在上面連忙磕了頭卓上鋪着氊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叚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叚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多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粧花錦雞叚子袍兒兩套粧花羅叚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

兑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儹造。不在話下。正是金鈴玉墜粧閨女。錦綺珠翹飾姝娃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戶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鬭氣

富貴雙全世業隆　聯翩朱紫一門中
官高位重如王導　家盛財豐比石崇
畫燭錦幃消夜月　綺羅紅粉醉春風
朝懽暮樂年年事　豈肯潛心任始終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攢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辰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并衆姊妹大妗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又令來興媳婦惠秀伏侍叠衣服，又是兩頂小轎

西門慶在家看着賁四叫了花兒匠來。紮縛烟火在大廳捲棚內掛燈。使小厮拏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卓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衆官娘子。你每四個多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遞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卓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出去。春梅道。娘每都新裁了衣裳。陪侍衆官戶娘子。便好看。俺每一個一個。只像燒煳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家笑話。西門慶道。你每多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雲髻兒。穿戴出去。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怎麼好穿。少去見人的。倒沒的羞剌剌的。西門慶笑道。我曉的

你這小油嘴兒。你娘每做了衣裳。都使性兒起來不打緊。叫趙
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替你裁三件。一套段子衣裳。一
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裙兒。
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的
也與你大姐裁一件。春梅道。大姑娘有一件罷了。我却沒有。他
也說不的。西門慶于是拏鑰匙開樓門。揀了五套段子衣服。兩
套遍地金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惟大姐
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迎春玉簫蘭香。都是藍綠顏色
衣服。都是大紅段子織金對衿襖。翠藍邊拖裙。共十七件。一面
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貼裡。一色多
是杭州絹兒。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西門慶在屋裡吃了一日

酒、筵下家中不題。且說吳月娘、衆姊妹到了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尚舉人娘子、并左隣朱臺官娘子。崔親家母、并兩個外甥姪女兒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叫了兩個妓女、席前彈唱。聽見月娘衆姊妹和吳大妗子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廳敘禮。趕着月娘呼姑娘。李嬌兒衆人、都排行呼二姑娘、三姑娘、稱着吳大妗子。那邊稱呼之禮也。與尚舉人、朱臺官娘子。敘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見了。各依次坐下。丫鬟遞過了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他娘子讓進衆人房中去。寬衣服。就放卓兒擺茶。無非是蒸糕細巧茶食、菓餡點心、酥菓甜食。諸般菓蔬、擺設甚是齊整。請堂客坐下吃茶。妗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等着。看官哥兒。另自管待。須臾吃了茶。

到廳。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卓席。讓月娘坐了首位。其次就是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朱堂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關席坐位。傍邊放一卓。是段大姐。鄭三姐。共十一位。尚家兩個妓女。在旁彈唱。上了湯飯。廚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頓爛烤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尚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勻臉去了。孟玉樓也跟下來。到了喬大戶娘子卧房中。只見奶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倘着。他家新生的長姐。也在傍邊卧着。兩個你打我下兒。我打你下兒頑耍。把月娘玉樓。見了喜歡的要不得。

說道他兩個倒好相兩口兒。只見吳大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你來瞧瞧兩個倒相小兩口兒。大妗子笑道。正是孩兒每在炕上張手兒蹬脚兒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耍子。喬大戶娘子。和衆堂客多進房來。吳妗子如此這般說。喬大戶娘子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家兒人家。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是何人。我與你愛親做親。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何却說此話。玉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只是笑。吳妗子道。喬親家不依我。我就惱了。尚舉人娘子。和朱堂官娘子。皆說道。難爲吳親家厚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

正是兩口兒衆人于是不由分説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李瓶兒拉到前廳兩個就割了衫襟兩個妓女彈唱着旋對喬大戶説了拏出菓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面分付玳安琴童快往家中對西門慶説旋擡了兩罈酒三疋段子紅綠板兒絨金絲花四個螺甸大菓盒兩家席前掛紅吃酒一面堂中畫燭高縈花灯燦爛麝香靄靄喜笑匆匆席前兩個妓女啟朱唇露皓齒輕撥玉阮斜把琵琶唱一套鬪鵪鶉

翡翠窻紗鴛鴦碧瓦孔雀銀屏芙蓉綉褟幕捲輕綃香焚睡鴨灯上　下下這的是南省尚書東床駙馬

紫花兒序　帳前軍朱衣畫戟門下士錦帶吳鈎坐上客繡帽宮花按教坊歌舞依內苑奢華板撥紅牙一派簫韶准備

下立兩個美人如畫。粉面銀箏。玉手琵琶。

金蕉葉　我倒見銀燭明燒絳蠟纖手高擎着玉斝。我見他舉止處。堂堂俊雅。我去那燈影兒下。孜孜的覷着。

調笑令　這生那里每曾見他。莫不我眼睛花。呀我這裡手抵着牙兒事記咱。不由我眼兒裡見了他。心牽掛。莫不是五百年前。歡喜冤家。是何處綠楊曾繫馬。莫不是夢兒中。雲雨巫峽。

小桃紅　玉簫吹徹碧桃花。一刻千金價。燈影兒裡斜將眼稍兒抹。諕的我臉紅霞。酒盃中嫌殺春風凹。玉簫年當二八未曾擡嫁。俺相公培養出牡丹芽。

三完台　他說幾句凄涼話。我淚不住行兒般下。鎖不住心

猿意馬。我是個嬌滴滴洛陽花。險些露出風流的話靶。這言詞道要不是要。這公事道假不是假。他那裡扳樹尋根。我這裡指鹿道馬。

禿厮兒　我勸他似水底納瓜。他覷我似鏡裡觀花。更做道書生自來情性耍。調戲咱好人家嬌娃。

聖藥王　你看我怎救他。難按納。公孫弘東閣鬧諠譁。散了玳瑁筵。漾了這鸚鵡斝。踢番了銀燭絳籠紗。扯三尺劍離匣。

尾聲　從來這秀才每色膽天來大。把俺這小膽文君諕殺。忒火性卓王孫。强風情漢司馬。

當下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掛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厨子上了一

道菓餡壽字雪花糕。喜重重滿池嬌並頭蓮湯。剛了一道燒花猪肉。月娘坐在上席。滿心歡喜。叫玳安過來賞一疋大紅與廚役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還不放起身。還在後堂留坐。擺了許多勸碟細菓攢盒。約吃到一更時分。月娘等方纔拜辭回家。說道親家明日好歹下降寒舍。那裡久坐坐。喬大戶娘子道。親家盛情。家老兒說來。只怕席間不好坐的。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沒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了大妗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裡來罷。大妗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莫不也不去。喬大戶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明日子我怎敢不去。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妗子。我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

是生死把大妗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轎。頭裡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喝的路走。吳月娘在頭裡。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意兒和惠秀。然後妗子轎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沒沒的。恐怕冷。脚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圍隨。到了家門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下。衆丫鬟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一遍。西門慶聽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月娘道。倒是俺嫂子見他家新養的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兒。

我打你一下兒。恰是小兩口兒一般。纔吁了俺每去說將起來。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我方纔使小廝來對你說攮送了花紅菓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如今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着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前日荊南岡央及營里張親家。再三赶着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纔五個月兒。也和咱家孩子同歲。我嫌他沒娘母子。也是房裡生的。所以沒曾應承他。不想倒與他家做了親。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家是房裡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今日喬家這孩子也是房裡生的。正是險道神撞見那壽星老兒。你也休說我的長

我也休嫌你那短。這西門慶聽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裡說話。也插嘴插舌的。有你什麽說處。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抽身走出來。說道誰這裡說我有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看官聽說。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心中甚是氣不憤。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屋裡哭去了。西門慶因問大妗子。怎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他衆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下他在那裡。教明日同他一搭兒裡來。西門慶道。我說自這席間坐次上。也不好相處的。到明日怎麽厮會。說了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過這邊屋裡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了幾句罷了。金蓮道。早是你在

旁邊聽着。我說他什麽歹話來。又是一說。他說別家是房裡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也是房裡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瞞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強人。就睜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絕情絕義。我怎來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教他明日現報了我的眼。我不說的。喬小婦子出來。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的失迷了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人便圖往扳親家耍子兒。教他人拏我惹氣。罵我管我毬事。多大的孩子。又是我一個懷抱了。尿泡種子。平白子扳親家。有錢沒處施展的。爭破卧单。沒的蓋。狗咬尿胞空喜歡。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纔難。吹殺燈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的勾當。做親時人家好。過後三年五載。方了的纔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

賊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來也還早哩。纔養的孩子。割什麼衫襟。無過只是圖往來。扳陪着耍子兒罷了。金蓮道。你的便浪揸着圖扳親家耍子。平白教賊不合鈕的强人罵我。我養蝦蟆得水蠱兒病。着什麼來由來。玉樓道。誰教你說話不着個頭頂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是房裡是大老婆。就是喬家孩子。是房裡生的。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失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聽了一聲兒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新花枝招颭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娘笑嘻嘻。也倒身還下禮去。說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磕畢頭起來。與月娘李嬌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

與月娘磕頭。與李嬌兒李瓶兒道了萬福。小玉拿將茶正吃茶。只見李瓶兒房裡丫鬟綉春來請。說哥兒屋裡尋哩。爹使我請娘來了。李瓶兒道。奶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裡去了。一搭兒去也罷了。是孩子沒個燈兒月娘道頭裡進門我教他抱的房裡去恐怕晚了。小玉道頭裡如意兒抱着他來安兒打着燈籠。送他來李瓶兒道這等也罷了。于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屋裡。官哥兒在奶子懷裡睡着了。因說是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來。如意兒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燈籠就趂着燈兒來了。哥哥哭了一回。纔拍着他睡着了。西門慶道他尋了這一回纔睡了。李瓶兒說畢。望着他笑嘻嘻說道今日與孩子定了親累你我替你磕個頭兒于是插燭也似磕下去喜歡

的西門慶。滿面堆笑。連忙拉起來。做一處坐的。一面令迎春拿上酒兒。兩個這屋裡吃酒。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沒好氣明知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一經因秋菊開的門遲了。進門就打兩個耳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奴才。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你做什麼來摺兒。我且不知你荅話。于是走到屋裡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在屋裡做什麼來。春梅道在院子裡坐着來。他叫了我。那等摧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和我兩個毆業。党太尉吃匾食。他也學人照樣兒行事。欺負我。待要打他。又恐西門慶在那屋裡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一面卸了濃粧。春梅與他搭了鋪。上床就睡了。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教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裡。跪的

他梳了頭。教春梅扯了他褲子。拏大板子要打他。那春梅道好乾淨的奴才。教我扯褲子。倒沒的污濁了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叫了画童兒小廝。扯去秋菊底衣。婦人打着他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恁大來。別人與你。我却不與你。姐姐。你知我見的。將就膿着些兒罷了。平白撑着頭兒逞什麼强。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一面罵着又打。打了大罵。打的秋菊。殺猪也似叫。李瓶兒那邊纔起來。正看着妳子官哥兒。打發睡着了。又諕醒了。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丫鬟罵的言語兒妨頭。閘一聲兒不言語。諕的只把官哥兒耳朶握着。一面使綉春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菊罷。哥兒纔吃了些妳。睡着了。金蓮聽了。越發打的秋菊狠了。罵道賊奴才。你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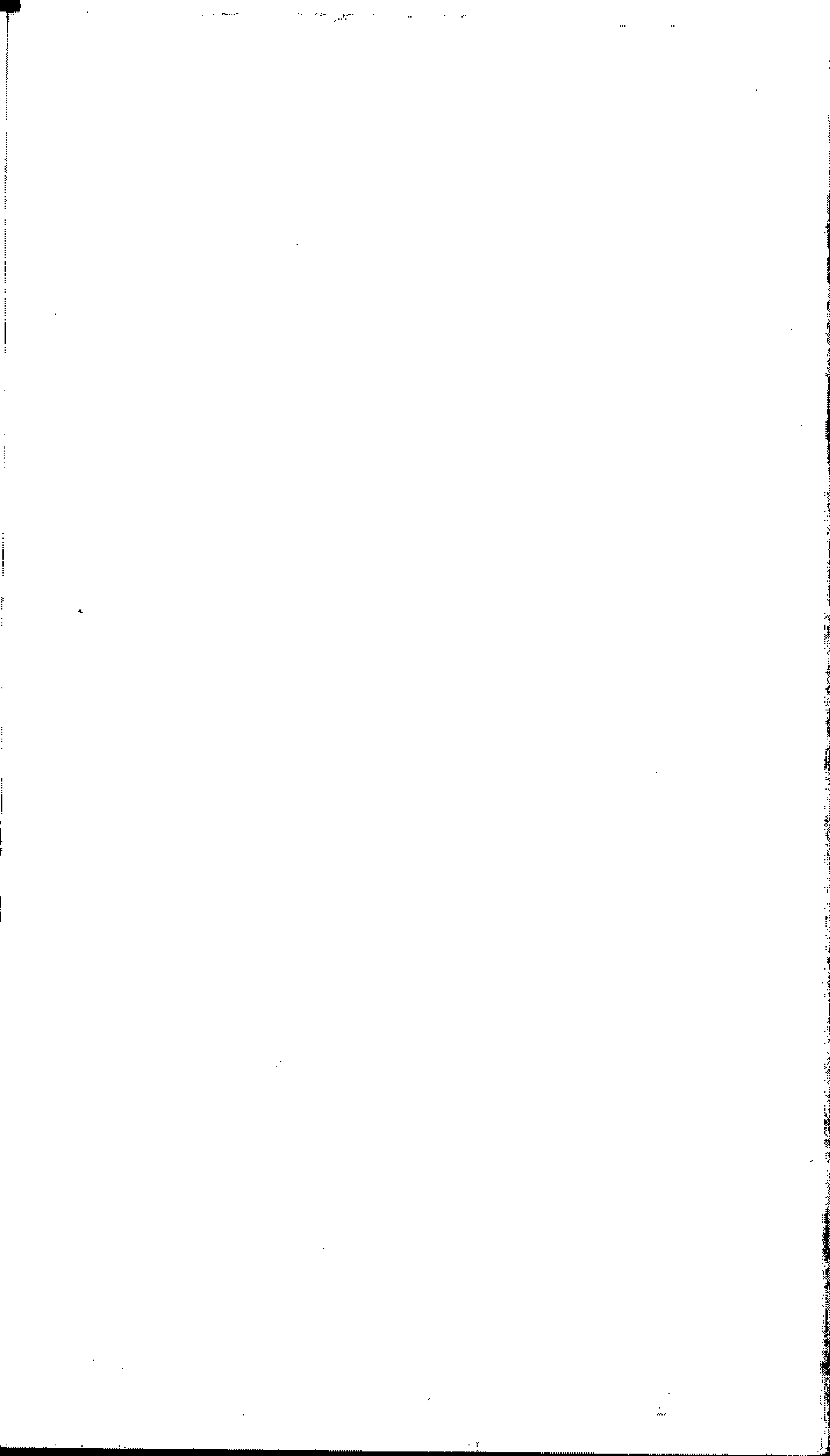
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饒。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莫不爲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丫頭。也來看着你。好姐姐。對漢子說。把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氣的冷。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早辰茶水也沒吃。摟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房來看官哥兒。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收拾。上房請你說話。你怎麼的眼恁紅紅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那邊指罵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喬親家那裡。送你的生日禮來了。一疋尺頭。兩罈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嗄飯。又是哥兒近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菓。兩掛珠子吊灯。兩座羊皮屏風燈。兩疋大紅官段。一頂

青段攢的金八吉祥帽兒兩雙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裡去。他又早與咱孩兒近節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只他那裡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押了禮來。大妗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直到後日纔來。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五太太。聽見和咱門做親。好不喜歡。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聽了。方慢慢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妗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裡待茶。禮物都擺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通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又差人補請帖。送與喬太太去了。正是但將鐘鼓悅和愛。好把犬羊爲國羞。有詩爲証

西門獨富太驕矜　　襁褓孩童結做親

不獨資財如糞土　也應嗟歎後來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豪家攔門玩烟火　貴家高樓醉賞燈

星月當空萬燭燒　人間天上兩元宵
樂和春奏聲偏好　人蹈衣歸馬亦嬌
易老韶光休浪度　最公白髮不相饒
千金博得斯須刻　分付譙更仔細敲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來上房。和月娘大妗子。李瓶兒商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家孩子送節。咱少不的也買禮過去。與他家長姐近節。就權爲插定一般。月娘道。既不差了禮數。大妗子道。咱這裡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月娘道是孔嫂兒。咱家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

馮媽媽于是連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了老馮來。教他同玳安拿請帖盒兒。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喬五太太。并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并吃看燈酒。一面分付來興兒拿銀子。早往糖餅舖早定下蒸酥點心。多用大方盤。要四盤蒸餅。兩盤菓餡團圓餅。兩盤玫瑰元宵餅。買四盤鮮果。一盤李乾。一盤胡桃。一盤龍眼。一盤荔枝。四盤羹肴。一盤燒鵝。一盤燒雞。一盤鴿子兒。一盤銀魚乾。兩套遍地錦羅段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雲南羊角珍燈。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兒。應伯爵來講李智黃四官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訴與喬大戶結親之事。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陪親家坐的。伯爵

道嫂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衆堂官娘子吃酒

十四日早裝盒担。教女婿陳經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

喬大戶那邊酒筵管待。重加答賀。回盒中。回了許多生活鞋脚。

俱不必細說。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咱每往獅子街房子內。先

送了禮來。買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兩方

銷金汗巾。一雙女鞋來。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兒相交。月娘收

了禮物。打發轎子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

裡。悄悄問月娘。他多咱來了。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

禮來。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

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兩個不說話。却說前廳有王皇親家二

十名小廝唱戲。挑了廂子來。有兩名師父領着。先與西門慶磕

頭西門慶分付西廂房做戲房管待酒飯堂客到時吹打迎接大廳上玳筵齊整錦茵匝地先是周守備娘子荊都監母親荊太太與張團練娘子先到了俱是大轎排軍喝道家人媳婦跟隨裡邊月娘衆姊妹多穿着袍出來迎接至後廳敘禮與衆親相見畢讓坐遞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料等的日中還不見來小廝邀了兩三遍約午後時分纔喝了道來擡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護鼓樂接進去後廳與衆堂客見畢禮數依次席坐下先在捲棚內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簫迎春蘭香都是雲髻珠子纓絡兒金灯籠墜子遍地錦比甲大紅段袍翠藍織金裙兒惟春梅宝石墜子大紅遍地錦比甲兒席上捧体斟酒那日王皇親家樂扮的是西廂記不說畫堂

深處。珠圍翠繞。歌舞吹彈飲酒。單表西門慶那日。打發堂客畢

上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往獅子街房裡去了。分付四

架烟火。拿一架那裡去。晚夕堂客根前放。兩架那裡樓上。設放

圍屏卓席。掛上灯。旋叫了個廚子。生了火。家中抬了兩食盒下

飯菜蔬。兩坛金華酒。叫了兩唱的。董嬌兒韓玉釧兒。原來西門

慶。先使玳安。廝下轎子。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裡去。見婦人

爹說。請韓大嬸。那裡晚夕看放烟火。那婦人笑道。我羞剌剌。怎

麼好去哩。你韓大叔知道。不嗔我。玳安道。爹對韓大叔說了。教你

老人家快收拾哩。若不是使了老馮來請你老人家。今日各宅

家奶奶吃酒。六姐見他看哥兒那裡抹嘴去。見爹巴巴使了我

來。因叫了兩個唱的。沒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回只

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嬸這裡不信我說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教我去。韓道國道。老爹再三說兩個唱的。沒人陪他。請你過去。晚夕就着放烟火。等你還不收拾哩。剛纔教我把鋪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裡坐坐。保官兒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纔散。你到那裡坐回就來罷。家裡沒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玳安跟隨。逕到獅子街房裡來。昭妻一丈青。又早床房裡收拾乾淨。下床炕帳幔褥被。多是見成的。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裡吊着兩盞紗燈。地平上火盆裡。籠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裡面炕上坐下。良久來昭妻一丈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纔到房子裡。兩個在樓上打雙陸。

樓上掛了六扇窗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灯市。十分熱鬧。打了回雙陸。收拾擺飯吃了。二人在簾裡觀看燈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繡圍。香車駿馬鬧如雷。

鰲山聳出青雲上。何處遊人不看來。

伯爵因問明日喬家那頭幾位人來。西門慶道。有他家做皇親家五太太。明日我又不在家。早辰從廟中上元醮。又是府裡周菊軒那裡請吃酒。西門慶見人叢裡謝希大。祝日念。同一個戴方巾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瞧。因問那戴方巾。這個人你不認的他。如何跟着他一答兒裡走。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他。西門慶便叫玳安。你去下邊悄悄請了謝爹來。休教祝麻子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廝眼裡說話賊。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鬧

裡待祝日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傍邊出來。把謝希大拉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看。却是他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請謝爹說話。希大道。你去。知道了。等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去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不想到了粘梅花處。這希大向人鬧處。就救過一邊。由着祝日念和那一個人。只顧哩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二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看燈。早辰就不說呼喚兄弟一聲。西門慶道。我早辰對衆人。不好邀你每的。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請你不在家。剛纔祝麻子。沒看見你這裡來。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王昭宣府裡王三官兒。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央我同許不與先生那裡借三百兩銀子。央我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幹前程

入武學肄業我那裡管他這閒帳剛纔陪他燈市裡走了走聽見哥使盛价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交我乘人亂就扠開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裡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曾呼小厮拿飯來你吃謝希大道可知道哩早辰從哥那裡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誰吃飯來西門慶分付琨安廚下安排飯來與你謝爹吃不一時揉抹桌兒乾淨就是春盛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燗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了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吃了琨安收下家活去希大在傍看着兩個打雙陸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擡轎的各提着衣裳包兒笑進來伯爵早已在窓裏看

見說道兩個小淫婦兒這咱纔來分付玳安且別教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裡肯來一直往後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扭心鬏髻兒羊皮金箍兒身上穿紫潞紬襖兒玄色一塊瓦領披襖兒白挑線絹裙子下邊顯着趫趫兩隻金蓮穿老鴉段子紗綠鎖線的平底鞋兒拖的水鬢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丁香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多在炕邊頭坐了小鐵棍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個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落後玳安進來兩個唱的悄悄問他每房

中那一位是誰。玳安沒的回荅。只說是俺爹大姨人家、接來這看燈、兩個聽的進房中。從新說道。俺每頭裡。不知是大姨。沒曾見的禮。休怪。于是揷燭磕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同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聽。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淨手。聽見後邊唱。點手兒叫過玳安。問道。你告我說。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玳安只是笑。不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好管事寬。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賊小油嘴。你不和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罷了。又問怎的。說畢。一直往後走了。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驀地上樓來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在那裡來。怎知道俺每在

這裏。李銘跪下。掩口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裏來。宅裏說爹房在這邊房子裏擺酒。前來伏侍爹們。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伺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收拾放卓兒。廚下拿春盤案酒來。琴童便在旁邊用銅布甑兒篩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斟。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裏知道我在這裡我呌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胆。到明日一家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董嬌兒笑道。哥兒那裏隔墻掠見。腔兒可不把我諕殺。韓玉釧道。你知道。愛奴兒。掇着獸頭城以裏掠。好個丟醜

兒的孩兒。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赶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沒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兒。你怎的沒着大爹。吁了。俺每來答應。又不伏侍你。哥你怎的閑出氣。伯爵道。傻小刺骨兒。你見在這裡。不伏侍我。你說伏侍誰。韓玉釧道。唐胖子吊在醋缸裡。把你撅酸了。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撅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裡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兒。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到第二日我拿個拜帖兒。對你周爺說。梭你一頓好梭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擡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

到家沒錢。不怕鴇子不打。胥我腿事。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每不去。在爹這房子裡睡。再不。教爹這裡差人送俺每。王媽媽支錢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見。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歎保了。拏三道三。說笑回。兩個唱的。在傍彈唱了。春景之詞。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多不言語。不一時。祝日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可成個人。因說謝子張。哥這裡請你。也對我說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教我只顧在粘梅花處那裡尋你。希大道。我也是候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拏椅兒來。和我祝兄弟。在下邊坐罷。于是安放鍾筯。在下席坐了。廚下拿

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呷了一口湯
因見李銘在旁都遞與李銘。遞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
日念韓道國每人青花白地吃一大深碗八寶攢湯。三個大包
子。還零四個挑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左右收下湯
碗去。斟上酒來飲酒。希大因問祝日念道。你陪他還到那裡纔
拆開了。怎知道我在這裡。祝日念于是如此這般告說我因尋
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會了。往許不與先生那
里借三百兩子去。乞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大道你
每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討保頭錢使。因問
怎的寫差了。祝日念道我那等分付他寫了文書滑着些立與
他三限纔還他這銀子。不依我。教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

道你文書上怎麽寫着。念一遍我聽。祝日念道。依着了我這等寫。

立借契人王寀。係招宣府舍人。休說因為要錢使用。只說要錢使用。憑中見人孫王化。祝日念作保。借到許不與先生名下。不要說白銀鈔斯金三百兩。每月休說利錢。只說出納榜兒五百文。約至次年交還。別要題次年。只說約至三限交還。那三限頭。一限。風吹轆軸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岸。第三限。水裡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平白寫了。孩子點頭。那一年纔還他。我便說孩子點頭。倘忽遇着一年閏動。怎了。教我改了兩句。說道。如借債人東西不在。代保人門面南北躲閃。恐後無憑。立此文契。不用。到後又批了兩個字。後空

謝希大道你這等寫着還說不滑稽及到水裡石頭爛了時節他和尚在也不在祝日念道你到說的好有一朝天旱水淺朝廷挑河把石頭乞做功的夫子兩三鍬頭坎得稀爛怎了那裡少不的還他銀子衆人說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分付樓上點起灯又樓簷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灯甚是奇巧不想家中月娘使棋童兒和排軍人擡送了四個攢盒多是美口糖食細巧菓品也有黃烘烘金橙紅馥馥石榴甜磂磂橄欖青翠翠蘋婆香噴噴水梨又有純蜜盞蒂透糖大棗酥油松餅芝麻象眼骨牌減煠蜜潤絛環也有柳葉糖牛皮纏端的世上稀奇家中少有西門慶叫棋童兒向前問他家中衆奶奶們散了不曾還在那裡吃酒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

下酒。眾奶奶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摺。大娘留住大門首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擠圍着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分付下平安兒。留下四名青衣排軍。拏欄杆在大門首攔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多看放了烟火。眾奶奶們。七八散了。大娘纔使小的來了。並沒閑雜人攪擾。西門慶聽了。分付把卓上飲饌。多搬下去。將攢盒擺上。厨下拏上一道果餡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分付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篩美酒。再設珍羞。教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雙調新水令。

鳳城佳節賞元宵。遶鰲山瑞雲籠罩。見銀河星皎潔。看天塹月輪高。動一派簫韶。開玳宴盡歡樂。

川撥棹　花燈兒兩邊挑。更那堪一天星月皎。我到見綉帶風飄。寶蓋微搖。鰲山上燈光照耀。剪春娥頭上挑。

第七兒　一壁廂舞着唱着。共彈着。驚人的這百戲其實妙。動人的高戲怎生學。笑人的院本其實笑。

梅花酒　呀一壁廂舞飽老。仕女每打扮的清標。有萬種妖嬈。更百媚千嬌。一壁廂舞迓鼓。一壁廂蹝高撬。端的有笑樂。細氤氳蘭麝飄。笑吟吟飲香醪。

喜江南　呀今日喜孜孜開宴賞元宵。玉纖慢撥紫檀槽。灯光明月兩相耀。照樓臺殿閣。今日個開懷沉醉樂淘淘。

唱畢。吃了元宵。韓道國先往家去了。少頃。西門慶分付來昭將樓下開下兩間。吊掛上簾子。把烟火架擡出去。西門慶與衆人

在樓上看教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來昭妻一丈青在樓下觀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裏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紥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椿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裡啣着一封丹書乃是一枝起火起去萃山律一道寒光直鑽透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裡人物皆着觱剝剝萬個轟雷皆燎徹彩蓮舫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燈冲散碧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驪珠倒挂水晶簾箔霸王鞭到處响喨地老鼠串遶人衣瓊盞玉臺端的旋轉得好看銀蛾金彈施逞巧妙難移八仙捧壽名顯中通七聖降

妖。遍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氤氳籠罩萬堆霞。緊吐蓮。慢吐蓮。燦爛爭開十段錦。一丈菊與烟蘭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樓臺殿閣。頃刻不見巍峩之勢。村坊社鼓。彷彿難聞歡鬧之聲。貨郎担兒。上下光焰齊明。鮑老車兒。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鬧判。焦頭爛額見猙獰。十面埋伏。馬到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

玉漏銅壺且莫催　星橋火樹徹明開
萬般傀儡皆成妄　使得遊人一笑回

那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見六兒在這裡。推小淨手。拉着謝希大祝日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裡去。伯爵便向他耳邊說道。傻孩子。我頭裡說的

那本帳。我若不趕身。別人也只顧坐着。顯的就不趣了。等你爹問你。只說俺每多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裡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多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爹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分付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還是應二爹三個。并眾夥計當家兒。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道小的告禀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春三個。多往東平府新陞的。胡爺那裡。別任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每晚夕纔吃酒哩。你只休悞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並不敢悞。於是跪着吃畢酒。出門拜辭西門慶。分付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多在這裡。你每兩個好歹來走一走。

與兩個唱的。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分付來昭。玳安。琴童。看着收家活。滅息了燈燭。就往後邊房裡去了。且說來昭兒子小鐵兒。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于是來樓上見他爹老子。掉一盤子雜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裡。就問他娘一丈青。手裡拏着燒胡鬼子。被他娘打了兩下。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裡頑耍。只聽正面房子裡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于是眼裡望裡張看。見房裡掌着燈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在牀沿子上行房。西門慶已有酒的人。把老婆倒按在牀沿上。灯下褪去小衣。那話上使着托子。幹後庭花。一手一陣。往來搧打。何止數百回。搧打的連聲响喨。其喘息之聲。往來之勢。猶賽折牀一般。無處不聽見。這小孩

子。正在那裡明靚。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後邊。看見他孩子。揪着頭角兒揪到那前邊鑿了兩個栗爆。罵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裡聽他去。于是與了他幾個元宵。吃了。不放他出來。就唬住他上炕睡了。西門慶和老婆。足幹搗有兩頓飯時。纔了事。玳安打發擡轎的酒飯吃了。跟送他到家。然後纔來。同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西門慶家去。正是不愁明月盡。自有暗香來。有詩為證。

南樓玩賞頓忘歸　摠有風流得幾時
回來明月三更轉　不覺歡娛醉似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爲失金西門慶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細推今古事堪愁　貴賤同歸土一丘
漢武玉堂人豈在　石家金谷水空流
光陰自旦還將暮　艸木從春又到秋
閑事與時俱不了　且將身入醉鄉遊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到于後邊。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衆人坐着說話。見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屋裡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教李瓶兒與他磕了頭。同坐下。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歇

了一夜。到次日廚役早來。收拾擡辦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夏提刑見了。致謝昨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有喬大戶家使了孔嫂兒引了喬五太太那裡家人。送禮來了。一罈南酒。四樣餚品。西門慶收了。管待家人酒飯。孔嫂兒進裡邊。月娘房裡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先來了。拜了月娘。衆人多陪着孔嫂兒吃茶。正值李智黃四。関了一千兩香蠟銀子。賁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與西門慶。令陳經濟拿天平在廳上發秤兌明白收了。還欠五百兩。又銀一百五十兩利息。當日黃四。拿出四錠金鐲兒來。重三十兩。算一百五十之數。別的捣換了合同。西門慶分付二人。你等過灯節。再來計較。我連日

家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爹長。老爹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趂此攛會。好問他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西門慶因問昨日。你每三個怎的三不知不和我說。就走了。我使小廝落後趕你不着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勾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擺酒。已定還等哥說話。俺每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猜哥今日也沒得往衙門裡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裡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還赶了往周菊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伯爵道還是虧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獎若是第二個也。

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去罷。西門慶又問嫂子怎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趕往李智黃四去了。正是假饒駕霧騰雲術。取火鑽冰只要錢。却說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把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鐲兒。心中甚是可愛。口中不言。心裡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脚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于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鐲兒。也不到後邊。徑往花園內李瓶兒房裡來。正往潘金蓮角門首所過。只見金蓮正出來看見。叫住問道。你手裡托的是什麼東西兒。過來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托着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這婦人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有

幾分羞訕。說道什麼罕稀貨。柞的這等就人子。剌剌的。不與我瞧罷。賊䟦折腿的。三寸貨强盜。正麼剛遂進他門去。正走着。花齊的。把那兩條腿搖拆了。纔見報了我的眼。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裡。見李瓶兒纔梳了頭。妳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裡。把那四個金鐲兒抱着。教他手兒撾弄。李瓶兒道。是那裡的。只怕氷了他手。西門慶。悉把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准折利錢。約這金子。這李瓶兒。生怕氷着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裹着耍子。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驂討。騎了兩疋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西門慶問道。雲驂討他是那裡的馬。玳安道。他說是他哥雲參將邊上稍來的馬。只說會行。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并他媳婦兒鄭三

姐。多來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下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大門首。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說道娘。沒曾收哥兒耍的那錠金子。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曾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我料來那裡得那錠金子來。屋裡就亂起來。奶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耶嚛耶嚛。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裡恁幾年。就是折針。我也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每守着哥兒。沒的冤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這裡不見的。不是金子。都是什麼。又罵迎春賊臭肉。平

白亂的是些什麼。等你爹進來。等我問他。只怕是你爹收了。怎的只收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裡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外邊。拿來的與孩子耍。誰知道是那裡的。不想西門慶在門首看了一疋馬。衆夥計家人多在跟前。教小廝來回騎溜了兩邊。西門慶雖是兩疋東路來的馬。鬃尾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了。因問雲夥計道。此馬你令兒那裡要多少銀子。雲離守道。兩疋只要七十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會行。你還綁了去。另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說畢。西門慶進來。只見琴童來請。六娘房裡請爹哩。于是走入李瓶兒房裡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丟下就出來了。外邊看馬。誰收那錠來。李瓶兒道。你沒收。却往那裡去了。尋

了這一日。沒有。妳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賭身罰咒只是笑。西門慶道。端的是誰拿了。由他慢慢兒尋罷。李瓶兒道。頭裡要尋。已後邊和大妗子女兒兩個來時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出去。誰知你也沒收。就兩躭了。尋起來。諕的他們多走了。于是把那三錠。還交與西門慶收了。正值賁四。領了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往後邊收兌銀子去。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攘不見了孩子耍的一錠金鐲子。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就先走來房裡。告月娘說。姐姐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耍。月娘道。剛纔他每告我說。他房裡。好不翻亂。說不見了金鐲子。端的不知那裡的金鐲子。金蓮道。誰知他是那裡的。你還沒見他頭裡從外邊拿進來。那等

用襖子袖兒托着。恰是八蠻進寶的一般。我問他是什麼。拿過來我瞧瞧。頭兒也不回。一直奔命往屋裡去了。遲了一回。反亂起來。說不見了一錠金子。乾淨就是他學三寸貨。說不見了。由他慢慢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個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窩裡走了蠍。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裡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兌收賣四傾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這四錠金子。拿到與孩子耍了耍。就不見了一定。分付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裡丫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廝。街上買狼觔去了。早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教狼觔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沉甸甸

氷着他怕一時砸了他手脚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拿與孩子耍只恨拿不到他屋裡頭裡叫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不教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虧你怎麼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教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裡丫頭教各房裡丫頭口裡不笑罷了也咲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狠殺我罷了不看世界面上把你這小挃剌骨兒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也來插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喬張就哭將起來說道我曉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爲主把心來橫了只欺負的是我你說你這般把這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裡那個攔着你手兒哩不成你打不是有的是我隨你

怎麽打。難得只打的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沒了。慭我家那病媽子來。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麽有錢有勢。和你家一來一狀。你說你是衙門裡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個破紗帽。債殼子。窮官罷了。能禁的幾個人命耳。就不是教皇帝敢殺下人也。怎的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說道。你有這原來小掗刺骨兒。這等刀嘴。我是破紗帽窮官。教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放着破。這裡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殼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掗刺骨來。因蹺起一隻脚來。你看老娘這脚。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掗刺骨。那刺骨也不怎的。月娘在旁笑道。你兩個銅盆撞了鉄刷帚。常言惡人見了惡人磨。見了惡人没奈何。自古嘴强的争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

嘴頭子。不然嘴鈍些兒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安來。說周爹家差人邀來了。備馬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爺家去。西門慶分付打醮處。教你姐夫去罷。到了那裡。拈了香。快來家裡看伺候馬。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說書童兒。拿冠帶過來。打發穿了。繫上帶。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率衆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教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唱伏侍衆奶奶。我自有重賞。休要上邊打箱去。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每。若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分付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小的知道了。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单表潘金蓮。在上房陪吳妗子坐的。吳月娘使說

你還不往屋裡。匀匀那臉去。揉的恁紅紅的。等住回人來看着。什麼張致。誰教你惹他來。我倒替你捏兩把汗。若不是我在根前勸着。挪石鬼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歹。只顧下死手的。和他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裡不見了。平白扯着脖子。和他強怎麼。你也去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裡匀臉去了。不一時。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多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裡。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了。剛纔惹得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裡。好不辨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曾辨惱了打起來。乞我勸開了。他爹便往人家吃酒去了。分付小厮買狠觔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拙起來。你屋裡丫頭老婆。管着那一

門兒來。就看着孩子耍。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半個錢的東西兒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耍。我亂着陪大妗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不見了一錠。如今丫頭推妳子。妳子推老馮。急的那媽媽哭哭啼啼。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究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麼天麼。早是今日我在好。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這邊屋裡梳頭。沒曾過去。不然難為我了。雖然爹娘不言語。你我心上何安。誰人不愛錢。俺裡邊人家。最忌叶這個名聲兒傳出去醜聽。正說着。只見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擺着衣包兒進來。笑嘻嘻先向月娘大妗子。李瓶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已來了。沒家去。吳銀兒道。你兩個怎的曉得。董嬌兒道

昨日俺兩個都在燈市街房子裡唱來。大爹對俺們說。教俺今日來唱。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他兩個坐下。須臾小玉拏了兩盞茶來。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了一拜。吳銀兒因問你兩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弟李銘都一路去來。說了一回話。月娘分付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來忙了。一面放下卓兒。兩方春槅。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娘房裡。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各道了禮數。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戴着金梁段子。八吉祥帽兒。身穿大紅氅衣兒。下邊白綾襪兒段子鞋兒。胸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

龐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甚麼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裡子把眼不住的看了這頭看那一個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鬬他耍子道哥子只看着這裡想必只要我抱他於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裡教他抱着吳大妗子笑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飄風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小飄風頭兒教大媽媽就打死了那李瓶兒道小厮你姐姐抱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我就打死了那桂姐道耶樂怕怎麼溺了也罷不妨事我心裡要抱哥兒要要兒于是與他兩個嘴揾嘴兒要子只見孟玉樓也來了董嬌兒韓玉釧兒下來行禮畢坐下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曾唱個兒與娘們聽因

叫小玉姐你取樂器來等俺唱那小玉便取箏和琵琶遞與他二人當下韓金釧兒琵琶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於是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塵遶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諕的在桂姐懷裡只磕倒着再不敢擡頭出氣兒月娘看見便叫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教迎春抱的屋裡去罷好箇不長俊的小厮你看諕的那臉兒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教迎春掩着他耳朶抱的往那邊房裡去了於是四個唱的齊合着聲兒唱這一套詞道

繁花滿月開錦被空閑在劣性冤家悮得我忒毒害我前生少欠他今世裡相思債廢寢忘食倚定門兒待房櫳靜悄如何捱

罵玉郎冷清清房櫳靜悄如何捱獨自把幃屏倚知他是甚

情懷想當初同行同坐同懽愛到如今孤另另怎別劃愁戚

戚酒倦醺羞慘慘花慵戴

東甌令花慵戴酒倦醺如今曾約前期不見來都應是他在

那裡那裡貪歡愛物在人何在空勞魂夢到陽臺只落得淚

盈腮

感皇恩呀只落得兩淚盈腮都應是命裡合該莫不是你緣

薄咱分淺都應是一般運拙時乖怎禁那攪閒人是非施巧

計裁排撕擣碎合歡帶破分開鸞鳳釵水淹浸楚陽臺

針線廂把一床絃索塵埋兩眉峯不展開香肌瘦損愁無奈

懶刺繡傍粧臺舊恨新愁教我如何捱我則怕蝶使蜂媒不

再來。臨鸞鏡也問道朱顏未改。他又早先改。

〔採茶歌〕改朱顏瘦了形骸。冷清清怎生挨。我則怕梁山伯不戀祝英臺。他若是背義忘恩尋罪責。我將那盟山誓海說的明白。

〔解三酲〕頓忘了盟山誓海。頓忘了音書不寄來。頓忘了枕邊許多恩和愛。頓忘了素躰相挨。頓忘了神前兩下千千拜。頓忘了表記香羅紅繡鞋。說將起旁人見了。珠泪盈腮。

〔烏夜啼〕俺如今相離三月如隔數載。要相逢甚日何年再。則我這瘦伶仃形躰如柴。甚時節還徹了相思債。又不見青鳥書來。黃犬音乖。每日家病懨懨懶去傍粧臺。得團圓便把神羊賽。意廝搜心相愛。早成了鸞交鳳友。省的着蝶笑蜂猜。

【尾聲】把局兒牢鋪擺情人終久再歸來美滿夫妻百歲諧

四個唱的正唱着只見玳安進來月娘便問你邀請的衆奶奶們怎的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小的到喬親家娘那邊邀來朱奶奶尚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娘家來了只等着喬五太太到了就往咱這裡來月娘分付你就說與平安兒小廝說教他在大門首看着等奶奶們轎子到了就先進來說玳安道大門前邊大廳上鼓樂迎接哩娘們都收拾伺候就是了月娘分付玳安後廳明間鋪下錦氈安放坐位捲起簾來金鉤雙控蘭麝香飄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家人媳婦都插金戴銀披紅垂綠準備迎接新親只見應伯爵娘子應二嫂先到了應寶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內坐下向月娘

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這裡，多蒙看顧。良久，只聞喝道
之聲漸近。月娘道：姐姐好說，常時累你二爹。前廳鼓樂喧動，平
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群人跟着
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裡，轎上是垂珠銀
頂，天青重沿綃金走水轎衣，使藤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小
轎跟隨。四名校尉，擡衣箱火爐，兩箇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
隨從。其餘都是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崔大
官媳婦、段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疊衣裳。
吳月娘這裡，穿大紅五彩遍地錦，百獸朝麒麟段子通袖袍兒，
腰束金鑲寶石鬧粧，頭上寶髻巍峩，鳳釵雙插，珠翠堆滿，胸前
繡帶垂金，項牌錯落，裙邊禁步明珠。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

李瓶兒。孫雪娥。一箇箇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繡耀目。都出二門迎接。只見衆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多年紀。戴着疊翠寶珠冠。身穿大孔雀繡袍兒。近面視之。鬢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髻綰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鬢似楚山雲淡。接入後廳。先與吳大妗子叙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厮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止受了半禮。次與喬大戶娘子。又叙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款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裀座位。坐了。喬五太太與衆謙讓喬大戶娘子。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姪婦不敢與五太太上坐。讓朱臺官尚舉人娘子。兩箇又不肯。彼此讓了半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座。其餘客東主西。兩分頭坐了。當中大方

爐火爐籠起火來。堂中氣煖如春。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箇丫頭。都打扮起來。身上一色都大紅粧花段襖兒。藍纖金裙。綠遍地金比甲兒。在根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門大人出來拜見。叙叙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理公事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于何官。月娘道乃一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見掌刑名。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裡話。似大人這等崢嶸也殼了。昨日老身聽得舍姪女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會。到明日席上好廝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說話。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係老身親姪女兒。

他父母都沒了。止存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輪着別門姪男替了。手裡沒錢。如今倒是做了大戶。我這箇姪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子。麽不玷污了門戶。說了一回。吳大妗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討討壽。李瓶兒慌的走去到房裡。分付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箇端正的哥哥。即呼過左右。連忙向毡包內打開。捧過一端官中紫閃黃錦段。并一付鍍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卓席。擺下茶。每卓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點心。細巧油酥餅饊之類。兩邊家人媳婦丫頭。侍奉伏侍。不在話下。吃了茶。月娘就

去後邊山子花園中。開了門。遊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經濟打

𤍠去。吃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見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卓

席齊整。請衆奶奶們遞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盤堆異果奇珍。瓶插金花翠葉。爐焚獸

炭。香裊龍涎。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白玉碟高

堆麟脯。紫金壺滿貯瓊漿。煮猩唇。燒豹胎。果然下筯了萬錢。

烹龍肝。炮鳳髓。端的獻時品滿座。梨園子弟。簇捧着鳳管鸞

簫。内院歌姬。緊按定銀箏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

兩嫦娥。正是兩行珠翠列堦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須臾。吳月娘與李瓶兒遞酒。堦下戲子鼓樂響罷。喬太太與衆

親戚。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董嬌

兒四個唱的在席前錦瑟銀箏玉面琵琶紅牙象板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壽比南山。下邊鼓樂響動。戲子呈上戲文手本。喬五太太分付下來。教做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廚役上來獻小割燒鵝。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畫燭流光。者如山疊。各樣花燭都點起來。錦帶飄飄。彩繩低轉。一輪明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來興媳婦惠秀。與來保媳婦惠祥。每人拏着一方盤果餡元宵。都是銀鑲茶鍾。金杏葉茶匙。放白糖玫瑰。馨香美口。走到上邊。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四人。分頭照席捧遞。甚是禮數周詳。舉止沉穩。堦下動樂琵琶箏纂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唱畢。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了兩包。二兩銀

子。四個唱的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果
碟兒，留後座，四張卓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了一回
酒。喬太太再三說晚了。要起身，月娘衆人款留不住，送在大門
首，又攔了遞酒，看放烟火，兩邊街上看的人，鱗次蜂膞一般。平
安兒同衆排軍，執棍攔擋，再三還湧擠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
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衆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
去了。那時已有三更天氣，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月娘衆姊妹
歸到後邊來，分付陳經濟來興書童玳安兒，看着廳上收拾家
活，管待戲子，并兩箇師範酒飯，與了五錢銀子唱錢，打發去了。
月娘分付出來，剩儹下一卓餚饌，半罈酒，請傅夥計賁四陳姐
夫，說他們管事辛苦，大家吃鍾酒，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卓兒

你爹不知多咱纔囬。於是還有殘燈未盡。當下傳夥計賫四。經濟來保上坐來興書童玳安平安打横把酒來斟來保叫平安兒你還委箇人大門首怕一時爹囬没人看門平安道我教畫童看着哩不妨事於是八箇人猜枚飲酒經濟道你毎休猜枚大驚小唱的惹後邊聽見咱不如悄悄行令兒耍子毎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盃酒該傳夥計先說堪笑元宵草物賫四道人生歡樂有數經濟道趂此月色燈光來保道咱且休要喜賫來興道纔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分付玳安道雖然剩酒殘燈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衆人念畢呵呵笑了正是飲罷酒闌人散後不知明月轉梅梢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囬分解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拶夏花兒

窮途日日困泥沙　上苑年年好物華
荊林不當車馬道　管絃長奏絲羅家
王孫草上悠揚蝶　少女風前爛熳花
懶出任從愁子笑　入門還是舊生涯

話說經濟同傳夥計衆人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欵留再三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喬親家那裡就是三四日了家裡沒人你哥衙裡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家去罷明日請姑娘衆位好歹往我那裡大節坐坐晚夕告百倫兒來家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

些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坐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兩個盒子。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着你去。他去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原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子先去罷。他兩個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裡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裡沒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寡可拿甚麼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正說着。只見陳經濟走進來。叫剩下的賞賜與我。月娘說道。喬家并各家貼轎賞一錢

其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姑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經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裡不知誰回了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真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經濟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哄你。劉言未罷，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娘道：早是你每不去了。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戴着冠帽，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月娘便道：你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道：人都散了，更已深了。怎的我教他唱月娘道：他們這裡求着我要家去，且說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相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若

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個轎子在這裡不曾。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打着緊急鼓子。一遞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先是桂姐唱山坡羊。

俏冤家。生的出類拔萃。翠衾寒。孤殘獨自。自別後朝思暮想。想冤家。何時得遇遇。遇見冤家如同往。如同往。該吳銀兒唱

金字經　惜花人。何處落和春。又殘倚遍危樓。十二欄十二欄。韓玉釧唱。

駐雲飛　悶倚欄杆。燕子鶯兒怕待看。色衰誰曾犯。思心漸謹
經慣畫嬌兒唱　呀。減盡了花容月貌。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
峭。細雨漬濛。落紅千萬點。桂姐唱。
畫眉序　自會俏冤家。銀箏塵鎖怕湯抹。雖然是人離起尺。
如隔天涯。記得百種恩情。那里討半星兒狂詐。吳銀兒唱。
紅綉鞋　水面上鴛鴦一對。順河岸步步相隨。怎見個打漁
船驚折在兩下裡飛。韓玉釧唱。
耍孩兒　自從他去添憔瘦。不似今番病久。才郎一去正逢
春。急回頭雁過了中秋。董嬌兒唱。
傍粧臺　到如今瑤琴絃斷少知音。花好時誰共賞。桂姐唱
鎖南枝　紗窗外月兒斜。久想我人兒常常不捨。你為我力

盡心竭。我爲你珠淚偷揩。吳銀兒唱。

桂枝香　楊花心性。隨風不定。他原來。假意兒虛名到使我眞心陪奉。韓玉釧唱。

山坡羊　惜玉憐香。我和他在芙蓉帳底抵面共。你把衷腸來細講。講離情如何把奴拋棄。氣的我似醉如痴來呵。何必你別心另叙上。知巳幾時。得重整佳期。佳期。實相逢如同夢裡。董嬌兒唱。

金字經　彈淚痕羅帕斑。江南岸。夕陽山外山。李桂姐唱。

駐雲飛　嗏書寄兩三番。得見艱難。再猜霜毫寫下喬公案。滿緘春心墨未乾。吳銀兒唱。

江兒水　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體嵓嵓鬼病懨懨俺

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挨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憎厭。這些時鶯花不捲簾。韓玉釧唱。

畫眉序　想在枕上温存的話。不由人窓顫身麻。董嬌兒唱紅綉鞋　一個兒投東去。一個兒向西飛撇的俺一個兒南來。一個兒北去。李桂姐唱。

耍孩兒　你那裡偎紅倚翠銷金帳。我這裡獨守香閨淚暗流。從記得說來呪頁心的隨燈兒滅海神廟放著根由。吳銀兒唱。

傍粧臺　美酒兒誰共斟。意散了如瓶兒難見面似参辰。從别後幾月深。畫劃兒畫損了掠兒金。韓玉釧唱。

鎖南枝　兩下裡心腸牽掛誰知道風掃雲開今宵復顯出

團圓月。重令情郎把香羅再解。訴說情誰負誰心須共你說
個明白。董嬌兒唱
桂枝香　怎忘了舊時。山盟爲証。坑人性命。有情人。從此分
離了去。何時直得成。李桂姐唱。
尾聲　半叉綉羅鞋。眼兒見了心兒愛。可喜才捨着捨白忙
把這俏身挨。
唱畢。西門慶與了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
姐。吳銀兒兩個這裏歇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
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裏。夏花兒進來禀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
兩個唱的出去。打燈籠往馬房裏拌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
裏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諕了小的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小的

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便道那奴才在那裡。與我拿來。就坐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邊打着一個簇把那丫頭兒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丫頭不言語。李嬌兒在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平白白往馬坊裡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丫頭要走之情。即令小厮與我與他搜身上。他又不容搜。被琴童把他一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從身從腰裡吊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麼東西。安通上去。可霎作怪。却是一定金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頭裡不見了的那定金子。尋不見。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拾的。西門慶問是那裡拾的。他又不言語。西門慶于是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邊去取拶子來。須臾把丫頭拶起來。拶的殺豬

也是叫。搜了半日。又敲二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丫頭挨恐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裡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拶子。又分付與李嬌兒領到屋裡去。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拉出去賣了這個奴才。還留着做甚麼。那李嬌兒沒的話兒說。便道恁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養在家裡。也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哭。李嬌兒道。拶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哭。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裡去了。那小厮多出去了。月娘令小玉關上儀門。因叫道玉簪來。問他頭裡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麼。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知就偷了他這

定金子在手裡頭裡聽見娘說爹使小厮買狼觔去了唬的他要不的在厨房問我狼觔是甚麽教俺每衆人笑道狼觔敢是狼身上的觔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觔抽將起來就纏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脚兒都在一處他見咱說想必慌了到晚夕趕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纔藏入馬坊裡鑽在槽底下躲着不想被小厮又看見了採出來月娘道那裡看人去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到就不是個咍咳的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裡李桂姐晚間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俗孩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俺裡邊纔使不的這裡沒人你就拾了些東西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似這等把出來他在傍邊也好救你你怎的

不望他題一字兒劉纏這等拶打着好麼乾淨俊丫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裡人就不管他劉纏這等掠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着是我怎教他把我房裡丫頭對衆拶恁一頓拶子又不是拉到房裡來等我打前邊幾個房裡丫頭怎的不拶只拶你房裡丫頭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真個教他拉出這丫頭去罷你也就沒句話兒說你不說等我說休教他領出去教別人好笑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家一所狐狸一般你原鬬的過他了因叫個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出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麼交付與他教似元

宵一般擡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分付我知道了。撥下這裡。教唆夏花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只見他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裡。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兩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便瞅了他眼兒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里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走了。說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于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牀鋪乾淨。展放鮫綃。款設珊瑚。吃了茶。兩個上牀歇宿不題。李瓶兒這裡。打發西門

慶出來。和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卓兒擺下黑白棋子。對坐下
象棋兒。分付迎春。定兩盞茶兒。拿個菓盒兒。把這甜金華酒兒。
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
吳銀兒道娘。我且不餓。休叫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
飯。你拿個盒盖兒。我揀粧裡有菓餡餅兒拾四個兒來。與銀姐
吃罷。須臾迎春拿了四碟小菜。一碟糟蹄子觔。一碟醎雞。一碟
爟雞蛋。一碟炒的苴芽菜拌海蜇。一個菓盒都是細巧菓仁兒
一盒菓餡餅兒。頓倚在傍邊。少頃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子。篩
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
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姐不唱罷。小大官兒𣍈着了。
他爹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咱。擲骰子耍耍罷。于是教迎春。遞過

色盆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爲樂擲了一回吳銀兒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裡請過妳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他摟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摟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來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裡敢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只是哭只要我摟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也不論遇着一遭也不可止兩遭也不可止常進屋裡看他爲這孩子來看他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相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呪的自湛湛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墊舌根誰和

他有甚麼大閒事寧可他不來我這裡還好第二日教人眉兒
眼兒的只說俺們什麼把攔着漢子爲甚麼剛纔到這屋裡我
就攛掇他出去銀姐你不知俺這家人多舌頭多自今日爲不
見了這定金子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氣不憤在後邊調白你大
娘說拿金子進我這屋裡來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
娘屋裡丫頭偷了纔顯出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
這屋裡丫頭和奶子老馮媽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
有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後見有了金子那咱纔肯去還打了
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兒慢慢
過到那裡是那裡論起後邊大娘沒甚言語也罷了倒只是別
人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些兒氣爹他老人家有些些主就好

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宿歇。正是

得意客來情不厭。知心人到話相投。有詩為証

畫樓明月轉窻寮　相伴嬋娟宿一宵

玉骨氷肌誰不愛　一枝梅影夜迢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花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

佳名號作百花王　幼出冰肌異衆芳
映日妖嬈呈素艷　隨風冷淡散清香
玉容吳妬啼粧女　雪臉渾如傳粉郎
檀板金尊歆勝賞　何誇魏紫與姚黃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裡去。早辰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卓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件樹菓之類。喬五太太賞了玳安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赶到黃四家。黃四又早駁中。封下十兩

銀子謝他大官人分付教俺過節去口氣兒只是搗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粮拿甚麼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纔勾黄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問那内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裡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找着再得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黄四道我對李三說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你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每巧一巧兒就在裡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俺每晚夕賞燈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飯再着上一罈金華酒不要

叫唱的。他家裡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裡。你院裡叫上十八名吹打的。等我領着送了去。他就要請你兩個坐。我有傍邊。那消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五十兩銀子。那裡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個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取漆無真。進錢糧之時。香裡頭多上些木頭。蠟裡頭多攙些桕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鼎。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于是計議已定。到是李三黃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個小廝。擡着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卓面。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裡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曾見的新親。說老早就去了。今早

衙門中放假。也沒去看着。打發了兩張卓面。與喬親家那裡去。說畢坐下了。伯爵就喚李錦。你把禮擡進來。不一時。兩個抬進儀門裡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甚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個小厮。向前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擡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擡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了十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即令與我叫進來。不一時把十六名樂工叫至當面跪下。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是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得不的一聲。見郎叫過李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裡不着請去了。叫你

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裡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西門慶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少頃棊童兒拿茶上來那裡吃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說道有了飯請問爹西門慶讓伯爵西廂房裡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張伯爵道我早辰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裡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閑去會他西門慶即使棊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卓兒擺飯畫童兒用罩漆方盒兒拿了四碟小菜兒都是裡外花靠小碟兒精緻一碟美甘甘十香瓜茄一碟甜孜孜五方豆豉一碟香噴噴的橘醬一碟紅馥馥的糟筍四大碗下飯一碗大燎羊頭一碗滷燉的炙鴨一碗黃芽菜並州的餛飩鷄蛋湯一碗山藥膾的紅肉圓子上下安放了兩

雙金筯牙兒伯爵面前是一盞上新白米飯兒西門慶面前手是一甌兒香噴噴軟稻粳米粥兒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火去揩抹的卓兒乾淨西門慶與伯爵兩個坐着賭酒兒打雙陸伯爵趁謝希大未來乘先問下西門慶說道哥明日我與李智黄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總不如再找上一千兩到明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筭一百五十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閑着兩個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走來說道賁四拿了一座大螺蛔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說是

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他西門慶道你
教賁四拿進來我瞧瞧不一時賁四同兩個人擡進去放在廳堂
上西門慶與伯爵丟下雙陸走出來撇看原來是三尺濶五尺高
可卓放的螺甸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是一樣黑白分明伯爵
偕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瞧恰相好似蹲着個鎮
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生粧雕刻雲頭十分齊
整在傍一力攛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
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
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麼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八本
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前邊鋪子裡兌三十兩與他
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

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邊打發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于是廳內擡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了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張。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裡只顧誇奬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買的巧也得一百兩銀子與他少了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鑼銅鼓。帶鐺鐺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裡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攙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你看這兩座架。做的這工夫。硃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範。

少說也有四十觔响銅。該值多少銀子。恠不的一物一主。那裡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請入書房裡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下了禮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于是搬過坐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厮畫童兒拿了五盞茶上來。衆人吃了。收下盞托去。少項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裡放卓兒。西門慶令擡進卓兒。就在這裡坐罷。于是玳安與書童兩個。一〻有將擡進一張八仙瑪瑙籠漆卓兒進來。騎着火盆安放在地平上。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臾拿上春檠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無非鵝鴨

雞蹄。各様下飯之類。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吽了吳銀兒席上遞酒。這裡前邊飲酒不題。却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蠟梅。都吽了轎子來接他姐姐家去。那桂姐聽保兒來。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回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俺們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們也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裡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每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裡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王姨媽那裡。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俺媽不知怎麽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若是閑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玉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

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挼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
他早去。這桂姐先辭月娘眾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教畫
童替他抱了氊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
這玳安慢慢揪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讚道。桂姐家去。請爹
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
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看見李桂姐穿着紫丁香色
潞州紬粧花肴子對衿襖兒。白展光五色線挑的寬襴裙子。用
青點翠的白綾汗巾兒搭着頭。面前花枝招颭。綉帶飄飄。磕了
四個頭。就道打攪爹娘這裡。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
家裡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我還有一件事對爹
說。俺姑娘房裡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

了他幾下。說起來還小哩。恁怎麼不知道。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他也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娘房中沒個人使。你心裡不急麼。自古木杓火杖兒短。强如手撥刺。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一面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向畫童兒抱着桂姐氊包。說道。拿桂姨氊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那畫童應喏。一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話。東窓子前揚聲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唱一套兒且與我聽聽着。桂姐道。等你娘閒了。唱與你聽。伯爵道。由他乾乾淨淨。自你兩個梯巳話兒。就不教我知道了。恁大白日就家去

了。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投到黒還接好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個眞脫牢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子。恁個大節。他肯只顧在人家住着。鴇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裡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未數句。伯爵道。悄悄裡說道。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脚步兒响進來。兩個就不言語了。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摟在懷裡。和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又軟欵。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個。就一個。一百個。就百個。一般一方之

地也有賢有愚可可兒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鬬賊徇材單骨只個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家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不忙不慌輕舒玉指款跨鮫綃把琵琶在于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柳搖金

心中牽掛飯不飯茶不茶難割捨我俏冤家凄涼因爲我心上放不下更不知你在誰家要離別與我兩句伶仃話抛閃殺奴家閃賺殺奴家你抹要把奴來丟罷

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道

常懷憂悶何時得趣我心牽掛着我有情人姊妹們拘管的緊老尊堂不放鬆顯的我言兒無信不愛你寶貝和金只愛你

只愛你生的胖兒俊我和你做夫妻死了甘心教奴和你往
來相趂
這裡和吳銀前邊遞酒彈唱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月娘
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姐雪娥并大師父都在上房裡坐的只
見畫童兒進來月娘纔待使他叫老媽來夏花兒出去畫童便
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
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說教休要領他出
去畫童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姨毡包桂姨臨去對爹說央及
留下了且將就使着罷休領出去了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
安不進來在爹根前使小的進來了送過毡包送桂姨去了這
月娘聽了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恁賊兩頭弑番獻勤

欺主的奴才。嗔道他頭裡使他教媒人。他就說道爹教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办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後來。我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臘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往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臘梅你來做甚麼。臘梅道。媽使我來瞧瞧你。吳銀兒問道。家裡沒甚勾當。臘梅道。沒甚事。吳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娘留下我。我晚夕還同眾娘每往於奶奶家走百病兒去。我那裡回來。纔往家去哩。說畢。臘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他吃些甚麼兒。吳銀兒道。你大奶奶賞你東西吃哩。等着。就把衣裳包子。帶了家去。對媽媽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

因問吳惠怎的不來。臘梅道。他在家裡害眼。叫月娘分付玉簫。臘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拿去。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裡。李瓶兒連忙又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氊包內。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實和娘說。我沒個白襖兒穿。娘收了這段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瓶兒道。我的白襖子多寬大。你怎的穿。于是叫迎春拿鑰匙。上大櫥櫃裡拿一疋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省襯著比甲。

兒好生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你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甚麼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濶機尖素白綾下號兒寫着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花枝招颭繡帶飄飄插燭也是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段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袄兒又包了這衣服去于是又磕頭謝了不一時臘梅吃了東西交與盒子毡包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姐你這等我纔喜歡你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昨日和今早只相臥不住虎子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可兒家裡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就不待見

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裡一個爹娘宅裡。是那裡去處。就有虛簣。放着別處。便敢在這裡。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歹同衆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哩。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裡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俺每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俺每坐一回。聽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娘。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定

當。共六頂轎子起身。孤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名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正是

萬井風光春落落　千門燈火夜漫漫

此生此夜不長見　明月明年何處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塵飛動。車喝綉轂。月照樓臺。三宮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街。迓鼓通宵。華燈競起。五夜齊開。

此隻詞兒。是前人所作。單題這元宵景致。人物繁華。且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約坐伯爵赶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你二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我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到黃昏時分。就告辭去了。廂房中和謝希大還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

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同西門慶說。他兩個稍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分付拿飯與他兩個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答裡吃罷。沒也拿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個托盤來。桌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你每拿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傻侄子。常言道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你不知他這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槩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我

不幇襯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材。行記中人。只護行記中人。又知這當差的苦甘。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麽。你空做子弟一塲。連惜玉憐香四個字。你還不曉的甚生說。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兒。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剉他。敢就八聲甘州懨懨瘦損。難以存活。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個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每記的。于是拿過箏來。王柱彈琵琶。李銘搊箏。頓開喉音。黃鍾醉花陰。

雪月風花共裁剪。雲雨夢香嬌玉軟。花正好。月初圓。雪壓風嵌。人比天涯遠。這些時欲寄斷鵬箋。爭奈我無岸的相思好

着我難運轉。

喜鶯遷　指滄溟爲硯硯箇撥毫逮筆如椽松烟將泰山作墨硯萬里青天爲錦箋都做了草聖傳一會家書書不盡心事一會家訴訴不盡熬煎

出隊子　憶當時初見見俺風流小業冤兩心中便結下死生緣一載間澤如膠漆堅誰承望半路番騰倒做了離恨天二三朝不見渾如隔了十數年無一頓茶飯不掛牵無一刻光陰不唱念無一個更見將他來不夢見

四門子　無一個來人行將他來不問遍害可人有似風顛相識每見了重還勸不由我記掛在心間思量的眼前活現作念的口中粘涎襟領前袖兒邊泪痕流遍想從前我和他

語在前。那時節嬌小當年。論聰明貫世何曾見。他敢眞誠處有萬千。

刮地風　憶咱家爲他情無倦。淚江河成春戀。俺也曾坐並着膝。語並着肩。俺也曾芰荷香效他交頸鴛。俺也曾把手兒。行。共枕眠。天也是我緣薄分淺。

水仙子　非干是我自專。只不見的鸞膠續斷絃。憶枕上盟言。念神前發愿。心堅石也穿。暗暗的禱告青天。若咱家負他前世緣。俏寃家不趂今生願。俺那世裡再團圓。

尾聲　囑付你衷腸莫更變。要相逢則除是動載經年。則你那身去遠。莫教心去遠

說話唱了看看晚來。正是金烏漸漸落西山。玉兎看看上畫闌。

佳人欵欵來傳報道月移花影上紗窗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傳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陳經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圍安放兩張卓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檠菓盒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一代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邊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西門慶分付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六個樂工擡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動起樂來那一回銅鑼銅鼓又清吹細樂上來李銘王柱兩個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云云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莫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安兩個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各執攪杆攔攩閑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

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閙。但見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聲。士女翩翩垂舞調。鰲山結綵。巍峩百尺聳晴雲。鳳禁縟香。縹緲千層籠綺隊。閙廷內外。溶溶寶月光輝。畫閣高低。燦燦花燈照耀。三市六街人閙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後邊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背後扒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個在圍屏背後火盆上篩酒。原來玉簫和書童舊有私情。兩個常時戲狎。兩個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磕。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騰起來。溺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還只顧嘻笑。被西門慶聽見。

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灰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一經搗聲罵玉簫。好個怪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個把酒推倒了纔罷了。都還嘻嘻哈哈。不知笑的是甚麼。把火也淌死了。平白落了人恁一頭灰。那玉簫見他罵起來。諕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裡酒了。那西門慶聽了。更不問其長短就罷了。先是那日賁四娘子。打聽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個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個去他家裡散心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嬌

見說。我燈草拐杖不定。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不敢承攬。看看挨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春梅要令齊了。往李嬌兒轉央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及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個個鬼攛掇的也似。不知忙的是甚麽。你教我半個眼兒看的上。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被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們禀禀去。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掩口對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們坐坐。姐教我來禀問爹。

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分付教你姐每收拾去。早些來。家裡沒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慢慢纔往房裡。勻施脂粉去了。不一時四個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裡間屋裡。頂槅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卓兒上。整齊菜蔬堆滿滿的。赶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教下人家。另是一分菜蔬。當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横。長兒往來盪酒拿菜。按下這裡不題。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分付你們吹了一套。東風料峭好事近。與我聽。正值後邊拿上

玫瑰元宵來。銀金匙。衆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應佳節。李銘王柱。席前又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慢悠揚。挨徐合節。道

東野翠烟。喜遇芳天晴曉。惜花心。惟春來又起得偏早。教人探取問東君。肯與我春多少。見丫鬟笑語回言道。昨夜海棠開了。

千秋歲　杏花稍見着。黎花雪。一點梅豆青小。流水橋邊流水橋邊。只聽的賣花人聲聲。頻叫。鞦韆外行人道。我只聽的粉墻内。佳人歡笑。笑道春光好。我把這花籃兒旋簇。食疊高挑。

越恁好　鬧花深處。涌溜溜的酒旗招。牡丹亭佐。倒尋女伴

鬭百草。翠巍巍的柳條。忒楞楞的曉鶯兒飛過樹稍。撲簌簌亂橫舞翩翩粉蝶兒飛過畫橋。一年景四季中惟有春光好。向花前暢飲。月下歡笑。

紅綉鞋　聽一派鳳管鸞簫。見一簇翠圍珠繞。捧玉樽醉頽倒。歌金縷舞甚麽。恁明月上花稍。月上花稍。

尾聲　醉教酩酊眠芳草。高把銀燈花下燒。韶光易老。休把春光虛度了。

這裡彈唱飲酒不題。且說玳安與陳經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個排軍。拿着兩個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接月娘衆人。正在明間。和吳大姨。吳二妗子。吳舜臣媳婦兒。郁大姐在傍彈唱着。正飲酒。見仝丨陳經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裡坐。你大舅今日不

在家衕裡看着造冊哩一面放卓兒拿春盛點心酒菜上來陪
經濟琴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們來了請娘
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着頭裡惱
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只大妗子便叫來定兒拿些甚麼兒
與琴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和他一處兒吃
罷只月娘道忙怎的那裡纔來乍到澆與他吃罷教他前邊站
着我每就起身只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惟人家比
來大姑娘們在俺這裡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開懷大坐坐兒左
右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別
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個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娘說
你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

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妗奶奶這裡接我去。教我纔收拾開閣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聽。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妗子叫吳舜臣媳婦鄭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唱一江風道。

子時那這淒涼。如何過羅幃錦帳。和衣臥。歹哥哥。你許下我子丑時來。不覺寅時錯。疼心腸。等他待如何拋悶了我。愿神靈降與他災和殃。

卯時前亂挽起烏雲髻。羞對菱花鏡。想多情穿不的錦綉衣。

裳戴不起翡翠珍珠。觧不開心頭悶。辰時巳過了。巳時不見影。奴家為你憂成病。

午時排。這相思真個害的我魂不在。想多才。你記的月下星前。誓海盟山。誰把你輕看待。他若是未時來。也把奴愁懷解。申時買個猪頭兒賽。

酉時下。不由人心牽掛。誰說幾句知心話。謊冤家。你在謝館秦樓倚翠偎紅。色胆天來大。戌時點上燭。早晚不見他。亥時去卜個龜兒卦。

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凉凄凄的起來。來安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单薄。我倒帶了個綿披襖子來了。咱這一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見是

下雪叫個小廝家裡取皮襖來咱們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
玳安說娘分付教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
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問一直家去了少頃
月娘想起金蓮的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
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
就教他拿俺的皮襖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
怎的家中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娘穿就是
了月娘便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
來一面把玳安叫到根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好的好奴才
是你怎的不動又遣將兒使了那個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
三不知就去了但坐壇遣將兒惟不的你做了大官兒恐怕打

動他展指兒巾就只遣他去玳安道娘錯怪了小的頭裡娘分
付教小的去小的敢不去若使來安下來只說教一個家裡去
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們恁大老婆還不敢使你
哩如今但的你這奴才們想有些摺兒也怎的一來主子烟薰
的佛像掛在墻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戳
舌獻勤出尖兒外合裡表奸懶食饞奸消流水背地瞞官作弊
幹的那繭兒我不知道頭裡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
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毡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丫頭不留丫
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使就恁送他裡頭啚
嘴吃去了却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個人了你還說
你不久慣牢成玳安道這個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爹見

他抱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罷使了他進來時娘說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裡閑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脫臍倒拗過颼了我使着不動耍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他個爛羊頭也不筭哭大妗子道就安兒還不快替你娘們取皮襖去他惱了又道姐姐你分付他拿那裡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裡稍了我的披襖子來我穿罷人家當的赤色好也歹也黃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氣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纔不是當的倒是當人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皮襖當的王招宣府裡那件皮襖與李嬌

兒穿了。因分付玳安。皮袄在大橱裡。教玉簫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袄也帶了來。那玳安把嘴谷都走出來。陳經濟問道。你往那去。玳安道。精是攮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裡跑一遭。逕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王骨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袄來了。說畢。便往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裡尋玉簫。要皮袄。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個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袄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窗外悄悄覷聽。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二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筯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

治的不好吃也恁的。春梅道。四嫂。俺們酒勾了。賁四嫂道。那嚛
没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惟人家。又吽韓回子老婆便是我的
切鄰。就如東鄰副東。一樣三姑四姑根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
的單扳吽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斟淺些兒罷。
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麼
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吽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
下酒。又恐怕爹那裡聽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
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多不言語了半日。只聽長兒問
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
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惟雎不見。因
問着你看雎的那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們還在於子家吃

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簫道
皮襖在外描金廚子裡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
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春梅道
你每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也沒皮襖自我不動身蘭香
對琴童你三娘皮襖問小鸞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
兒教綉春開裡間門拿與你那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
玉樓房中小鸞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
問道你來家做甚麽玳安道你還說哩爲你來了平白教大娘
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
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裡等着我一答兒
裡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畢玳安來到上房

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拷火口中嗑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原來你也來了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裏于是把月娘罵他一節前後訴說一遍着琴童取皮襖嗔我不來說我遣將兒因爲五娘沒皮襖又教我來去說大橱裏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與我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裡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裏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拷拷火兒着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裏有酒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開抽替拿了一盞子臘鵝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個就摟着咂舌親嘴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

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那琴童把毡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遞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白通不開鎖。了門。那玉簫道。不是那個鑰匙。娘櫥裡鑰匙在床褥子座下裡。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丁子釘在人家不來。掇頭來回。只教使我着能開了櫥裡。又沒皮襖。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來回走的抱怨了。就死也死三日三夜。以省合氣。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奶兒門把人瘟也沒出了。向玳安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不說屋裡鎖。只惟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裡間娘櫥裡尋沒有皮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裡。到後邊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皮襖在這

裡却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包袱包了連大姐披襖都交付與玳安琴童兩個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駡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又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廂皮襖于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覩看說道也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穿着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了人家舊皮袄來披在身上做甚麼玉樓戲道好個不認業的人家有這一件皮袄穿在身念佛

于是替他穿上見寬寬大大潘金蓮纔不言語當下吳月娘是貂鼠皮襖孟玉樓與李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子二妗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摘去一兩銀子與他磕頭謝了吳大妗子同二妗子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衆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裡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妗子這裡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裡兩個排軍打着燈籠一簇男女跟了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經濟路上放了許多花炮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們送你到家月娘便問

他家去那裡經濟道這條衚衕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那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娘們家去。月娘道地下濕姐家去了罷頭裡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廝送你到家因吽過玳安你送送銀姐家去經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娘道也罷姐夫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送那經濟得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姐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着耍了兒你就信了。麗春院裡那處是那裡。你我送去。潘金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院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月娘道你來時兒他爹到明日往院裡去尋他尋試試倒沒的丟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

去看你那兩個眼兒裡說着。看看走東街口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的見月娘這邊一簇男女過來。拉請月娘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戶娘子。那裡肯放。說道好親家。你怎的上門兒怪人家。强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題。却說西門慶在家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酒已將闌。先是伯爵與希大二人整吃了一日。頂額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樓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帶減碟都收拾了個淨光。倒在袖子裡都收拾了個淨光。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又不敢往屋裡去。直陪着西門慶打發了樂工酒來吃了。各都與了賞錢打發出門。看

着收了家火滅息了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姐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春梅聽見和迎春玉簫等慌的行回不顛將拜了賁四嫂辭的一溜烟跑了只落下蘭香在後邊了別了鞋趕不上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哩把人的鞋都別了白穿不上到後邊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裡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還說玉簫娘那裡使了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當見教我來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櫥門甫能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櫥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又昏搶了你不知道姐姐們都吃勾來了罷一個也曾見長出塊兒來那玉簫倒吃相的臉飛紅便道惟小淫婦兒如何

狗撾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每使性兒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大師父在傍勸道説姐姐們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聽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着正説着只見琴童抱進氈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們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個纔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走出來厮見陳經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纔進來衆人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娥走來向月娘根前磕了頭與玉簫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劉纔在我那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

兒便說今日前邊責四嫂。請了四個出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語。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都竟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道。我的奶奶。恁四個上畫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畫兒只畫兒半邊兒。平白放出做甚麼。與人家喂眼兒。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正是香消燭冷樓臺夜。挑菜燒燈掃雪天。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裡首站立看

見一個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袄。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褡褳。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厮叫進來在二門裡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們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個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個屬龍兒的女人。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兒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卦帖兒。上面畫着一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多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巳巳大林木。爲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有經佈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

足正是喜怒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哄哄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人早在堂前禁轉梅香洗銚鐺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就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吃了你這心好濟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婆子道休恠婆子說兒女宮上有些貴往後只好招過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不能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哩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個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撇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三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個男人頭一個小帽商旅打扮第二個穿

紅官人。第三個是個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有左右侍從人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巳尅過了。婆子道。你爲人溫柔和氣。好個性兒。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個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爲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與人爲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襍。饒吃了還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去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玉樓笑道剛纔爲小廝討銀子。和爹亂了這回子。亂將出來。自我吃了却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見個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上這位奶奶。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

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廿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宫上砣磴住了揭起卦帖來上面畫着兩個娘子三個官人頭個官人穿紅第二個官人穿綠第三個穿青懷着個孩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個青臉獠牙紅髮的鬼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傍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為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好吃不轉他倒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思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擾轉眼無情就放刁寧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兩面刀奶奶你休怪我說你儘好疋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為李瓶兒道今已是寄

說着了

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要見哭聲纔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們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也罷了。金蓮搖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正是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有詩為証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丹家貧石崇富　筭來各是只爭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贓枉法

風擁狂瀾浪正顛，孤舟斜泊抱愁眠。
離鳴叫切寒雲外，驛鼓清分旅夢邊。
詩思有添池草綠，河船天約曉潮昇。
憑虛細數誰知己，惟有故人月在天。

此一首詩，單題塞北以車馬爲常，江南以舟楫爲便。南人乘舟，北人乘馬，盖可信也。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牀，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揚州大馬頭娼妓出身，天秀用銀三百兩，

娶來家納爲側室寵嬖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爲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錄天秀問之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以完備此像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白氣乃是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殃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得不預先說與你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天秀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平白是個浪子正與刁氏在亭側相倚私語不意天秀卒至躲避不及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親鄰再三勸留得免終是切恨在心不

期有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楊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也一日差人齎了一封書來楊州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為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不勝歡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所萃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有以大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囑付不可出門且此去京都甚遠況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女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為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遨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況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之不到手此去表兄必有美事于我切勿多言二人于是分付

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廂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兩個家童并苗青來上東京取功名如拾芥得美職猶嚼手遺囑妻妾守家值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陰惡

萬里長洪水似傾　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滔雪浪令人怕　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陝灣苗員外見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稍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姓陳名喚陳三一個姓翁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苗天秀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由口中不言心内暗道不如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無

兩個艄子做一路。拿得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這一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情受的。正是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這苗青由是與兩個艄子。密密商量說道。我家主皮廂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段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不瞞你說。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睡。苗青在艄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苗天秀從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刃。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蕩裡。那安童正要走時。乞翁八一悶棍打落于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廂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并其段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艄便說我

哥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沒人相疑因此二艄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乞依前撑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艘船載至臨清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從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則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艄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芦港得上岸來在於堤邊號泣連聲看看天色微明之時忽見上流有一隻漁船撑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箬笠身披短蓑只聽得岸邊芦荻深處有啼哭移船過來看時

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廝。滿身是水。問其始末情由。却是揚州苗員外家童。在洪上被刼之事。這漁翁帶下船。撑回家中。取衣服與他换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乎。却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愿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其日月。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寄與漁翁說道。主人之冤當雪矣。漁翁道。如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當下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没贓証。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刼殺人命等事。把

狀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口。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於案。責問了口詞。一一觧見安童在傍執証。也沒得動刑。一一招承了供稱。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裡把二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拿到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問事。早有衙門首透信見的人。悄悄報與苗青。苗青把這件事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在獅子街石橋西首。韓道國家隔壁。門面一間。到底三層房兒居住。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所交敬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坐。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間壁韓家就是提刑

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說。這苗青聽了，連忙就下跪，說道：但得除割了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寫了說帖，封下五百兩銀子，兩套粧花段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喜歡的要不的，把衣服和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单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裡去來？玳安道：我跟了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在那裡？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

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腳下人的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王六兒笑道。怪油嘴兒。要飯吃。休要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麼打緊。寧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了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不羞當面。先斷過。後商量。王六兒當下。又備幾樣菜。留玳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咱家爹問。却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裡來。于是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你到好歹累你。說我這裡等着哩。玳安一直上了頭口。來家。交進毡包。後邊。立等的西門慶。房中睡了一覺出來。在廂房中坐的。這玳

安慢慢走到根前。無淂說。小的回來。韓大嬸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甚麼話。我知道了。說是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客位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因來前邊鋪子裡該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廚下整治等候西門慶。一面丫鬟錦兒拿茶上來。婦人遞了茶。西門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裡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哥家中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大嫂那裡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

敢陪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裡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兒，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店裡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揌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那禮物謝你。王六兒向廂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麼。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為在船上

與兩個船家商議殺害家主擴在河裡謀財害命如今見打撈不着屍首又當官兩個船家招尋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厮安童又當官三口執証着要他這一個過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麽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廚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呌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脚底下正是驚駭六葉連肝胆諕壞三魂七魄心即請樂三一處商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邉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屬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奏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

得一半纔得勾用苗青道況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一徑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裡進禮去王六兒拿禮帖復到房裡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分付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拿他教他即便進禮來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房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事分付緝捕休捉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攬掇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另外加五十兩銀子又另送他四套上色

衣服。且說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壜內。又宰一口猪。約掌燈已後時分。擡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禁子與了十兩銀子纔罷。玳安走王六兒這邊。梯巳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纔上來。擡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着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死生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個罪名。既是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卽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楊州那裡。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楊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

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不曾。說苗青道。小的外邊人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并餘下幾疋段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五更替他顧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網之魚。不說苗青逃出性命不題。單表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降到舍下一敘。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門首同下了馬。進到廳上敘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上來吃了。書童玳安走上安放卓席擺設。夏提刑道。不當閒來打

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兩個小廝用方盒拿了小菜就

在傍邊擺下。各樣雞蹄鵝鴨。鮮魚下飯。就是十六碗。吃了飯收

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菓蔬出來。小金把鍾兒。銀臺盤兒。

金鑲象牙筯兒。飲酒中間。西門慶慢慢題起苗青的事來。這廝

昨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禮在此。學

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於把禮帖遞與夏

提刑。夏提刑看了。便道。任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

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

原告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結未遲。禮

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些意。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

是。此是長官費心一塲。何得見讓於我。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

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作揖謝說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再辭顯的迂濶了盛情感激不盡實爲多愧又領了幾盃酒方纔告辭起身這裡西門慶隨即就差玳安拿了盒還當酒擡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办且說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陞廳那提孔節級并緝捕觀察都被樂三替苗青上下打點停當了擺設下刑具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由只是供称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刼掠鏊漏邀截客

旅圖財致命見有這個小厮供稱是你等持刀戮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存証你如何抵頼別人因把安童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推在水中來安童道某日夜至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戮死推在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纔得逃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厮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於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根頭打的脛骨皆碎殺豬也似叫動他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裡提刑連日做了文書將過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依原行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只把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

東京投到開封府黃判通衙內具訴苗青情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寃仇何時得報黃通判聽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山東察院裡投下這一來管教苗青之禍從頭上牙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証

善惡從來畢有因　吉凶禍福並有行
平生不作皺心事　夜半敲門不乞驚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曾御史參劾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

格言

知危識險，終無羅網之門。譽善薦賢，自有安身之地。施恩布德，乃後代之榮昌。懷妬藏奸，爲終身之禍患。損人利巳，終非遠大之圖。害衆成家，豈是長久之計。改名異體，皆因巧語而生。訟起傷財，蓋爲不仁之召。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黄通判，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察院住劄，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這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我在此等着放告牌出來，我跪

門進去遞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決斷于是早已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裡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二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在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麽的這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聽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于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美端肅書奉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　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已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

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瑾章華扎。開函啟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每有感愴。輙一歌之。足舒懷抱矣。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即賀即賀。惟年兄忠存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値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不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訴。

幸垂察不宣。　仲春望後一日具。

這曾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放出。這里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差人賫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脚無措。即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為人剛而且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明。文下來沿河查訪苗天秀屍首下落。也是合當有事。不想這狄縣丞率領一行人。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正行之際。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

丞道怪哉遂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去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即拘了里老來用鍬掘開岸上深數尺見一死屍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仵作檢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公人禀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令拘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灯兒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為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于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由分說先把長老一箍兩桚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回覆曾公再行報看各僧皆稱寃不服曾公尋思既是此僧謀死屍必棄于河中豈反埋于岸上又

說干礙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這安童見其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于是檢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提出陳三翁八審問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下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泰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贓賣法正是

污吏贓官濫國刑　曾公判刷雪寃情
雖然號令風霆肅　夢裡輸嬴揔未眞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夜間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鬏髻用

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教韓道國收用不題。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如何教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不然我教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賺着老爹。廟上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晒醬。下邊不拘做馬坊。做個淨也是好處。老婆道。賊沒筭計的。比時搭月臺。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倒不好了。是東子房子了。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于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了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

差玳安兒擡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犒樂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西門慶因墳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墳上祭祖教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墳門砌的明堂神路門首栽的柳週圍種松栢兩邊疊的坡峯清明日上墳要更換錦衣牌面宰猪羊定卓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搬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金釧董嬌兒官家請了

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離守。賁地傳。并女婿陳經濟等。約二十餘人。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妻段大姐。并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裹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教他往墳上去罷。一來還不曾過一周。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顖門還未長滿。胆兒小。這一到墳上路遠。只怕諕着他。依着我不教他去。留下奶子和老湯在家。和他做伴兒。只教他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

此來爲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個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就是孩子顖門未長滿。教妳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裏。放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墳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新蓋的墳門。兩邊坡峯上去。週圍石墻。當中甬路。明堂神臺香爐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面。大書錦衣武畧將軍西門氏先塋。墳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猪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家祭畢。堂客纔祭。響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諕的在妳子懷裡。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教妳子抱了孩子。往後邊

去罷哩。你看諕的那腔兒。我說且不教孩兒來罷。恁灑的貨。只當教抱了他來。你看諕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攛掇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罷。須臾祭畢。徐先生唸了祭文。燒了帋。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由花園進去。兩邊松墻普築。竹徑欄杆。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桃紅柳綠鶯梭織。都是東君造化成。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兩個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唱了一回。四個唱的。輪番遞酒。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執壺斟酒。立在大姐卓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裡。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

兩暗三間床炕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卓椅梳籠抿鏡粧臺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墳在此梳粧歇息或閒常接了妓者在此頑耍糊的猶如雪洞般乾净懸挂的書畫琴棋瀟灑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洒金床炕兒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花兒進屋裡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簫在上邊哩俺娘教我下邊來看哥兒拏了兩楪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金蓮看見那邊卓上放着一楪子鵝肉一碟蹄子肉并幾箇果子奶子見金蓮來便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打起鑼鼓來諕的不則聲原來這等小胆兒于是一面解開藕絲羅襖兒紺

金衫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兒忽有陳經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鬥孩子頑耍也鬥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兒你也與姐夫個嘴兒可要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經濟不由分說把孩子就摟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把人的鬏髻都抓亂了經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没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婢子瞧科便戲發訕將手中拏的扇子倒過把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經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經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兒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如意兒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經濟兩個還

戲誰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
經濟帽子上。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
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經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
言語。堂客前廳戲文扮了四大摺。看看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
影座間移。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抬轎子的。每
人一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捸散停當。然後纔把堂客轎
子起身。官客騎馬在後。來興兒與廚役慢慢的抬食盒。然後玳
安。來安。畫童。棋童兒。跟月娘眾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排軍跟西
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
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畫童兒來叫他跟定着
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

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經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禀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中猶豫。到于廳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麽話來。書童道。他也沒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墳上燒帋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中不足。心下轉道。却是甚麽。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披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于廳上敘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庄去來。西門慶道。今

日先塋祭掃。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敢來有一事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每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裡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本參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參例。學生令人抄了個邸報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邸報來。灯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參劾貪肆不職武官。乞

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

昔者春秋載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

民順矣。

聖治明矣。臣自去歲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

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

皇上陳之。除參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參照山東提

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𦘕茸之材。貪鄙之行。久

干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狼

貪。爲同僚之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

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謗。而政事不可知

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

群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貪
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
而帷薄爲之不清攜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至
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撿不修受苗青夜賂之
金曲爲掩飾而贓跡顯著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玷清
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
聖明垂聽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
官常有賴而裨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諕的面面相覷默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

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裡去于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裡是金鑲玉寶石鬧粧一條三百兩銀子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裡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修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個早顧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墳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奶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周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獨濕貨他生死不依只說此來今日墳上祭祖爲甚麼來不教他娘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裡攙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叫如今却怎麼好李瓶

兒正沒法兒擺佈。況西門慶又是因巡按御史參本參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月娘使小厮。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燒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驚哭吐妳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拏出一兩銀子。教劉婆子備紙去。後晌帶了他老公。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裡。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麼抱怨如意兒。說

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裡諕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裡將被兒褁得緊緊的又沒諕着他娘便回画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摟着他睡只進城內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個冷戰到家就不吃妳哭起來了按下這裡家中燒帋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壽一路儧行只六日就赶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割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曾御史叅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奏了七件事在這里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曾御史本到等我對老爺說變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里差人再拏我的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

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那里等到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抄了個邸報帶回家與西門慶瞧端的上面奏行那七件事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陳愚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効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由學校陞貢竊謂教化陵夷風俗頹敗皆由取士不得真才而教化無以仰賴書曰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漢舉孝廉唐興學校我

國家始制考貢之法各執偏陋以致此輩無真才而民之司
牧何以賴焉今
皇上宵旰圖治治在于養賢養賢莫如學校今後
取士悉遵古由學校陞貢其州縣發解禮闈一切罷之每
歲考試上舍則差卿貢舉亦如禮闈之式仍立八行取士
之科八行者謂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士有此者即免試
率相補太學上舍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切惟
國初定制都堂置講議財利司蓋謂人君節浮費惜民財也
今陛下即位以來不寶遠物不勞逸民躬行節儉以自奉蓋
天下亦無不可返之俗亦無不可節之財惟當事者以俗

化爲心以禁令爲信不忽其初不弛其後治隆俗美豐亨

豫大又何講議之爲哉悉罷

三曰更塩鈔法切惟塩鈔乃

國家之課以供邊備者也令合無遵復祖宗之制塩法者詔雲中陝西山西三邊上納粮草關領舊塩鈔易東南淮浙新塩鈔每鈔折派三分舊鈔搭派七分令商人照所派產塩之地下塲支塩亦如茶法赴官秤驗納息請批引限日行塩之處販賣如遇過限並行拘收别買新引增販者俱爲私塩如此則國課日增而邊儲不乏矣

四曰制錢法切謂錢貨乃

國家之血脈貴乎流通而不可淹滯如[illegible]扼阻淹滯不行者

則小民何以變通。而國課何以仰賴矣。自晉末鵝眼錢之

後至

國初瑣屑不堪。甚至雜以鉛鐵夾錫。邊人販于虜。因而鑄兵

器。為害不小。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以

陛下新鑄大錢。崇寧大觀通寶。一以當十。庶小民通行。物價

不致于踴貴矣。

五日行結糴俵糴之法。

切惟官糴之法。乃賑恤之義也。近年水旱相仍。民間就食

上始下賑恤之詔。近有戶部侍郎韓侶題覆

欽依。將境內所屬州縣。各立社會。行結糴俵糴之法。保之于

黨。黨之于里。里之于鄉。倡之結也。每鄉編為三戶。按上上

中中下下上戶者納粮中戶者減半下戶者通派粮數關支謂之俵糴如此則斂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而
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嚴切舉行其關係益匪細矣

六曰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切惟我
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丁壯集于京師以供運饟以壯國勢今
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頒　詔行天下州郡每歲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赴京師以資邊餉之用庶兩得其便矣而民力少蘇矣

七曰置提舉御前人舡所切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花石，皆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致擾，有傷

聖治。

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舡所，凡有用悉出內帑，差官取之，庶無擾于州郡。伏乞　聖裁。奉

聖旨：鄉言深切時艱，朕心加悅，足見忠猷，都依擬行，該部知

道。

來保抄了邸報，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有日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躭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一遍，府中見翟管

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交你爹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況他的參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參的怎麼重只批了該部知道老爺這里再拏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關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倒還不到來保道俺每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趕到京中可知在他頭里俺每回來見路上一簇响鈴驛馬過背着黃包袱插着两根雉尾两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賞封纔到了西門慶道到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的又打聽的两椿好事來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

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糴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支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到好趂着蔡老爹巡鹽下場。支種了。罷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邸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經濟來唸。與他聽。陳經濟唸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旋叫了書童兒來唸。那書童到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唸到底。端的上面奏着那七件事。云云。

西門慶聽了喜。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已點了兩淮巡鹽。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傷喪身。有詩爲証。

得失榮枯命里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胷中有志終須到　　囊內無財莫論才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寺餞行遇胡僧

寛性寛懐過幾年　人死人生在眼前
隨高隨下隨緣過　或長或短莫埋怨
自有自無休歎息　家貧家富總由天
平生衣祿隨緣度　一日清閑一日仙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即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托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沒曾過爲。隨他說去便了。老爺那里自有個明見。一面在廳上放卓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裡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曾公

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內多乖方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糶俵糴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鹽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那時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為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史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煅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拏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里趕着街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

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先來家通報。這里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知府州縣。及各衛有司官員。又早預備祗應人馬。鉄桶相似。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蹕傳道。雞犬皆隱跡。鼓吹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鹽蔡爺來拜。宋御史急令撤去公案。

連忙整冠出迎。兩個敘畢禮數。分賓主坐下。少頃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事期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為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問道。是那個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遞的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到此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峯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

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鹽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幾隊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抬起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慌的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道。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獬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卓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令

家人。其贄見之禮。兩端湖紬。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面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見邀。同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于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蓽生光。于是鞠恭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敘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堦下簫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酒泛金波。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西門慶知道手下跟從人多。堦下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

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用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便說。年兄無事。再消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卓席。連金銀器。巳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擡。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卓席。兩壜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盃。兩個銀折盂。一雙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辭道。這個我學生怎麽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乎

侑觴而已。何為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卓席已擡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判識。既擾盛席。又承厚貺。何以克當。餘容圖報不忘也。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了。于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後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卓席。擺設珍羞果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和曾待盛庫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里他再三不來。被我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

生那邊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峯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蹺蹊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蹺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咲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舡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畱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分付卽去院中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裡用轎子擡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

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
御史道老母倒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
被曹禾論劾將學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
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
按他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
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荆州催儹皇木去了
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交海鹽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
你唱個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唱道

別後杳無書不疼不痛病難除恨凄凄旅館有誰相知魚沉
不見雁傳書三山美人知何處眠思夢想此情為誰懨懨憔
瘦一似風中柳絮知他幾時再得重相會

皂羅袍

滿目黃花初綻。怪淵明怎不回還。交人盼得眼睛穿。寃家怎不行方便。從伊別後。相思病纏。昏昏如醉。汪汪淚漣。知他幾時再得重相見。

我愛他桃花爲面。筍生成十指纖纖。我愛他春山淡淡柳掩烟。我愛他清俊一雙秋波眼。烏鴉堆鬢。青絲翠綰。玳鈎月釣丹霞襯臉。交人想得肝腸斷。

戍鼓鼕鼕初轉。聽樓頭畫角聲殘。搥床搗枕數千番。長吁短嘆手千遍。精神撩亂。語言倒顛。忘飡廢寢。和衣淚漣。終朝懞懂昏沉倦。

我爲你終朝思念。在那里要咲貪歡。忽然想起意懸懸。一番

題起一番怨恩深如海情重似山佳期非偶離別最難常言

道藕斷絲不斷。

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分付把轎子擡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擡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磕了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山子下扶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在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了他用心扶侍他我另酬荅你兩個那韓金釧兒咲道爹不消分付俺每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俱要扭手扭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裡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墻越發老辣已是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

里來了。這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經濟拏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趂着蔡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西門慶道。交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你跟了來。那來保跟到捲棚槅子外邊跪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那邊。在邊上納過些粮草。坐派了有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楊州支鹽。只是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近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

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逕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𤱶人早掣取你塩一個月。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下山虎。

中秋將至。漸覺心酸。只見穿窻月。不見故人還。聽叮噹砧聲滿耳。嘹嚦嚦非雁南還。怎不交人心中慘然。將想相思斷送少年。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當初携手。月下並肩。說下山盟海誓。對天禱言。若有個負意忘恩。早歸九泉。一向如何音信遠。空教我卜金錢。廢寢忘飡有誰見憐。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尾聲

蒼天若肯行方便。早遣情人到枕邊。免使書生獨自眠。

唱畢。當下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于是從花園裏遊翫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完備。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手下管待酒飯。與了二兩賞錢。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粧打扮。立于堦下。向前花枝招颭磕頭。

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堦墀
時來水濺羅裙濕　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別乎。蔡御史

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攜手。不啻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要留題。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灯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雨過書童開樂圃　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鍾何急　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交書童粘于壁上。以為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

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拍手歌唱。玉芙蓉。唱道

東風柳絮飄。玉砌蘭芽小。這春光艷冶。巧鬦難描。牆頭紅粉佳人笑。蹴罷鞦韆香汗消。尋芳與。不辭路遙。我只見酒旗搖曳杏花梢。

唱畢。蔡御史贏了董嬌兒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回奉蔡御史。韓金釧這里遞與西門慶。陪飲一盃。書童又唱道。

風吹蕉尾翻。雨洒荷珠亂。見佳人盤髻如蟬。湘裙半掩芙蓉面。綵袖輕飄賽小蠻。秋波臉。兩情牽好難。引的人意遲寂寞泪闌干。

飲了酒。兩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盃。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盃。書童又唱。

黃花遍地開。百草皆凋敗。小蛩吟唧唧空堦。牛郎夜夜依然在織女緣何不見來。懨懨害。糊突夢怎猜。我為他淚滴濕表記鳳頭鞋。

唱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了。于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于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時分。月色纔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未曾賞他一盃酒。蔡御史道。正

是你與他來。我就此花下。立飲一盃。于是韓金釧拏大金桃盃

滿斟一盃。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書童拍手又唱

第四個。

梨花散亂飛。不見遊蜂翅。小窓前鵲踏枯枝。愁鬧月雪尋梅

至。忽聽銅壺更漏遲。傷心事。把離情自思。我爲他寫情書。閣

不住筆尖兒。

蔡御史吃過斟上一盃。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

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

盛情盛德。此心懸懸。若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

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峯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

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倒不消介意。那韓金釧

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里。月娘便問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姐兒了。我不來只在那裡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那里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悮了。來興兒道。家里二娘上壽。没人看來。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廚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里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拏着一把湘妃竹泥金面扇兒。上面水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為

題就指着你這薇仙號于是灯下來與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譁　一池月上浸窓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里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辰蔡御史與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紙大包封着到于後邊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説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早從後門打發他去了書童督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

又道學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里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仞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扎下臨只盛价有片帋到學生無不奉行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廚役早已安排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盃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于山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詿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捉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又作揖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

此係曾公手裡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舡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正是人事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有詩單表人情之有虧人處。詩曰

公道人情兩是非　人情公道最難爲
若依公道人情失　順了人情公道虧

胡知府已受了。西門慶夏提刑囑託。無不做分上。要說此係後事。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舡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遞茶。頭戴僧伽帽。身披袈裟。小沙彌拿着茶托。遞茶去。合掌道了問訊。西門慶荅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

五西門慶道倒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稱呼甚麽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余僧行西門慶道你這等院倒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長老裏沒錢粮修理丟得壞了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稟了你周爺寫個緣簿一般別處也再化着來我那里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見書袋內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長老這里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爺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便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里敲

着木魚念經。西門慶不因不由，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
尚形骨古怪，相貌搊搜，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箍
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頦下髭鬚亂拃，頭上有一腦光檐，就是個
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
着頭，把脖子縮到腔子裏，鼻口中流下玉筯來。西門慶口中不
言，心內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
相。等我叫醒他，問他個端的。于是應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
人氏，何處高僧，雲遊到此？叫了頭一聲不荅應，第二聲也不言
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伸了伸
腰，睜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麄聲應道：你
問我怎的？貧僧行不問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

腰峯寒庭寺下來的胡僧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話說西門慶道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胡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胡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卽此就行那胡僧直竪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鐵柱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褡褳褡褳內盛着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付玳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着我就來胡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巳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

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沒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里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厮問是那里的那小厮三不知走到根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里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與胡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的那胡僧躰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

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不想大娘正送院里李奶奶出來門首上轎。看見他冒冒勢勢。走到根前。與大娘磕頭。大娘問他。說我是韓家的。早是我在傍邊拉過一邊。落後大娘問我我說是韓夥計家的使他來問他韓夥計幾時來。大娘纔不言語了。早是沒曾禡覺出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睜睜的。只顧搧扇子。今日造化低的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這賊秃因來。好近遠兒。從門外寺里。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腳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爹交顧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便走着沒事。沒事的。難爲我這兩條腿了。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腳也踏破了。攮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麽。玳安道誰知道他。說問他討甚麽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

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胡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眞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那胡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地下鋪獅子滾繡毬絨毛線毯正當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卓子卓子上安着縧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週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觔的校椅兩壁掛的畫都是紫竹桿兒綾邊瑪瑙軸頭正是鼉皮画鼓振庭堂烏木春檯盛酒器胡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胡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厮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廚下肴饌下飯都有安放卓兒只顧拿上來先綽邉兒放了四碟果子

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一碟糟鴨。一碟烏皮雞。一碟舞鱸公。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葱炒的核桃肉。一碟細切的餶飿樣子肉。一碟肥肥的羊貫腸。一碟光溜溜的滑鰍。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個肉員子。夾着一條花筋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西門慶讓胡僧吃了。教琴童拏過團靶鉤頭雞脖壺來。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邈出滋陰摔白酒來。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腳鍾內。遞與胡僧。那胡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一碟子醃臘鵝脖子。又是兩樣艷物。與胡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一碟流心紅李子。落後又是一大碗鱔魚麵。與菜卷兒。一齊拏上來。與胡僧打

散登時把胡僧吃的楞子眼兒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可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拏過酒卓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胡僧道我有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褡褳內取出葫蘆兒傾出百十丸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又撇向那一個葫兒捏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釐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腿上只顧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樽節用之不可輕泄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効胡僧說形如雞卵色似鵝黃三次老君炮煉王母親手傳方外視輕如糞土內覷貴乎玕瑱比金金豈換比玉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任你大厦高堂任

你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梁。此藥用托掌內。飄然身入洞房。洞中春不老。物外景長芳。玉山無頽敗。丹田夜有光。一戰精神爽再戰氣血剛。不拘嬌艷寵。十二美紅妝。交接從吾好。徹夜硬如鎗。服久寬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鬚髮黑。千朝體自强。固齒能明目。陽生姤始藏。恐君如不信。拌飯與猫嘗。三日淫無度。四日熱難當。白猫變為黑。尿糞俱停亡。夏月當風卧。冬天水裏藏。若還不解泄。毛脫盡精光。每服一厘半。陽興愈健强。一夜歇十次其精永不傷。老婦顰眉蹙。淫娼不可當。有時心倦怠。收兵罷戰塲。冷水吞一口。陽回精不傷。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贈與知音客。永作保身方。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里

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遞與胡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胡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四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胡僧。僧方纔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褳。拴定拐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拄杖挑擎雙日月。芒鞋踏遍九軍州。有詩為證。

彌勒和尚到神州　布袋橫拖拄杖頭
饒你化身千百化　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天與胭脂點絳唇　東風滿面笑欣欣
芳心自是歡情足　醉臉常含喜氣新
傾國有情偏惱客　向陽無語笑撩人
紅塵多少愁眉者　好入花林結近隣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庵王姑子。請了蓮華庵薛姑子來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月娘聽薛師父來了。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的青旋旋頭兒。生的魁肥胖大。沿口豚腮。進來與月娘衆人。合掌問訊。王姑子便道。這個就是主家大娘。與列位

娘慌的月娘衆人連忙下頭去見他在人前鋪眉苫眼拏班做勢口裡咬文嚼字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十分那日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里月娘擺茶與他吃整理素饌鹹食菜蔬點心擺了一大卓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卓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都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小廝畫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畫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妗子因問是那里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里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問他求甚

麼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吃了這日纔去了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倒還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這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還他異大妗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谷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里說話不題且說西門慶送了胡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向前說道頭里韓大嬸那里使了他兒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歹過去坐坐西門慶得了胡僧藥心里定要去和婦人試驗不想他那里來請正中下懷即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于是逕走到

潘金蓮房里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遲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童兒在這里伺候玳安囘了馬家去等家里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里筭帳哩玳安應諾小的知道說畢騎馬囘家去了王六兒出來戴着銀絲鬏髻金纍絲釵梳翠鈿兒二珠環子露着頭穿着玉色紗比甲兒夏布衫子白腰挑線單拖裙子與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對簪兒就來遞與他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倒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厮有南燒酒買他一瓶來我

吃那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于是連忙稱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拏瓶買去了王六兒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里坐的親自洗手剔甲剝果仁兒交丫頭拽好茶拿上來西門慶吃在房內放小卓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按下這頭不題單表玳安回馬到家辛苦了一日跟和尚走了來乏困了走到前邊屋裡倘了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分纔醒了揉了揉眼見天晚了走到后邊要燈籠要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里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哩玳安沒的回答說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子里和你哥筭帳哩月娘道就是筭帳沒的筭恁一日玳安道筭了帳爹自家

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里韓道國家小厮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因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麼鬼。那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拏了灯籠與他。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小玉一面拏了個灯籠。遞與玳安來。到前邊鋪子里。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木櫃上。放着一瓶酒。兩雙鍾筯。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邊。拏了兩瓶鮓來。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走來。把灯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見書童兒戲道。好淫婦。你在這里做甚麼。交我那里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里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心里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村村小厮。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

于是走向前。揪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傳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灯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躧了。被書童奪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鬧了你。鬧兒。你惱了。不由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向他口裏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撒了。流在水櫃上。傳夥計恐怕他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頑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腳。那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耍便耍。笑便笑。臢刺刺的屁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秫村村。你今日纔吃屁。你從前巳後把屁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

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秋秋小廝不擺布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粘于是吃了酒門班房內叫了個小伴當拏着灯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里睡哩于是關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來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向廚櫃里拏了一盤驢肉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吃酒叫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個㩳了這素子酒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了來了于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

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與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里。又與韓大嬸當家。等我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不對六娘說。那老馮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里說出來。就交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里我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窗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胡僧藥。吃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上床和老婆行房。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銀托束在根下。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把胡僧與他的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挑了有一厘半兒。安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眼圓睜。橫觔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胡僧此藥

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赤條。坐在他懷里。一面用手籠攥。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原來幹這個營生。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急把胡僧與他的藥。從頭告訢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拏那話。往里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頗作。淺抽深送。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則淫心如醉。酥癱于枕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聲。只叫大𩬊𩮀達達。淫婦今日可死也。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要耍。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其股而極力搧䃺搧䃺的連聲响喨。老婆道達達。你好生搧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拏過灯來。照着頑耍。西門慶于是移灯近前。令婦人在

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了好不好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關着王八在家里做甚麽因問這鋪子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在家且替他買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窓外聽了不亦樂乎玳安正從後邊來見他在窓下聽覷向身上掐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趂他正未起來咱每去來琴童跟出他到外邊玳安道你不知後面小衚衕子里新來了兩個好丫頭子我頭里騎馬打那里過看見了來在曾長腿屋里一個金兒一個叫

賽兒。却不上十六七歲。交小伴當在這里看着。省往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每往街上淨淨手去。等裏邊尋你。往小衚衕口兒上。那里叫俺每去。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裡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那玳安一來也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王八。正和虔婆。曾長腿。在灯下。拏黃桿大等子稱銀子。嘿。見兩個兇神也般。撞進來裏閒屋里。連忙把灯來。一口吹滅了。王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讓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每聽。就去。王八道。管家。你來的遲。行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了人了。這玳安不由分說。兩步就掃進裡面。只見黑洞洞。燈也不點。炕上有兩個戴白毡帽子的

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脫裹脚。便問道是甚麽人進
屋里來了。玳安道我合你娘的眼。不防䁖的。只一拳去。打的那
酒子。只叫着裹脚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
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
倒問我是那里人。劉纔把毛搞淨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了他去
了。好不好。拏到衙門里去。且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嘗長腿向
前掌上灯。拜了又拜。說二位官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
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
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
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沒曾做得准備。一面放了四碟乾
菜。其餘幾碟都是鴨鳴蝦米。熟鮮鹹魚。猪頭肉。乾板腸兒之類。

玳安便摟着賽兒一處。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
銀紅紗香袋兒。就拏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
兒拏鍾兒斟上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唱頓開喉
音。就是山坡羊下來。金兒就奉酒與琴童。唱道。

煙花寨。委實的難過。白不得清涼倒坐。逐日家迎賓待客。一
家兒吃穿。全靠着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
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
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煙花寨。再住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
少來。死命的多。不由人眼淚如梭。有英樹上開花。那是我收
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盃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唱道。

進房來。四下觀看。我自見粉壁墻上。排着那琵琶一面。我看琵琶上塵灰兒倒有。那一隻袖子裡。掏出個汗巾兒來。把塵灰攤散。抱在我懷中。定了定子絃。彈了個孤恓調。淚似湧泉。有我那冤家。何等的歡喜。冤家去。撇的我和琵琶一樣。有他在。同唱同彈里來嘜。到如今。只剩下我孤单。不由人雨淚兒傷殘。物在存留。不知我人兒在那廂。

正唱在熱鬧處。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爹每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纔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玳安問老馮。爹尋俺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廚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交小伴當。點上

灯籠。牽出馬去。西門慶歸起身。老婆道。爹好歹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可不吃了。于是斝起酒兒。又吃了一鍾。老婆問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我待的打發了他每起身。我纔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送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却表潘金蓮。同衆人在月娘房內。听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到起更時分。纔回房來。想起頭里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兒。因是向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沒了。叫春梅問。說不曾拏頭里娘不在時。爹進屋里來。向床背閣抽替內。擱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包子。放在那裡。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帶着小帽兒。進屋里來。我

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巳定拏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了。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燈籠。送到花園角門首。西門慶就往李瓶兒屋里去了。琴童兒把灯籠還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大姐。並兩個姑子。正在上房坐着。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里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里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麽。于是一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

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里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了丟開了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腳兒還踅到前邊李瓶兒房里來原來在王六兒那里因吃了胡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婆弄聳了一日恰好過沒曾去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鐵杵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上床就要和李瓶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下了睡的甜甜兒的我心里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屋裏睡去不是好來這里纏彼西門慶摟過脖子來按着就親了個觜說道怪奴才你達心里要和你睡睡兒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

瓶兒瞧。說的李瓶兒要不的。說道耶嚛。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說吃了胡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纔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等着兒去了。我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里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個雞兒。央及你央及兒。再不你交丫頭掇些水來洗洗。和我睡睡也罷了。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那里吃了酒。吃的恁醉醉兒的來家。恁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汚在男子漢身上。臢剌剌的。也矁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于是乞逼勒不過。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房。可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揭開的宮

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醒了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拏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里去了。這里二人。方纔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里。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邊。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燈下。窺見他那話雪白的屁股兒。用手抱着股。且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興不可遏。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搜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點毛髮。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李瓶兒達達慢着些。頂的奴裏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疼。我丟了罷。于是向桌上取過茶來。呷了一口冷茶。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團都是陽春。西門慶方知胡僧。有如此之妙

藥。睡下時三更天氣。且說潘金蓮那邊。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里歇了。自知他偷去淫器包兒。和他要頑。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咬銀牙。關門睡了。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歇。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教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兒吃下去。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的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月娘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我正來見你老人家。我說亦發等四月裡。他二娘生日。會了薛師父。一答兒里來罷。不想廚我這師父。好不異難。尋了這件物兒出來。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爺在那里。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

得了拏在這里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拏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了薛爺。和王師父了。于是兩個姑子。每人拏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一担針賣不得。一日賣一担甲倒賣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　天下僧尼似水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六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在西門宅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　芳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淫器包兒，在李瓶兒房里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李瓶兒在屋里梳頭，老早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作衙。別人生日，喬作

家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里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在後邊。還往我房裡來了。他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梯巳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果是你昨日也在根前看着。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灯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廝倒說往六娘屋裡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等着。恁沒槽道。却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作衙。我是淫婦老婆。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里看人去。乾净是個綿裏針。肉里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的甚麼舌兒哩。怪道他昨日決烈的就往前

走了。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那屋里不出門。不想我這心
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丢與你們。隨你們去。與寡的不過。想着一
娶來之時。賊强人和我門裡門外不相逢。那等怎麽過來。大妗
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麽。那看着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裡
好行舡。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你心裡。歹的也放
在心裡。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着他。我
怎麽虔婆勢。喬作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
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屋里。背地調唆漢
子。俺每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
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逞着孩子降人。他還說的
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

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帛就與之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是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裡與孩子做那端午戴的那絨線符牌兒及各色紗小粽子兒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同看做生活李瓶兒交迎春拏茶與你大姑娘吃一面吃了茶大姐道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赶早涼兒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學說你說俺娘虔婆勢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在後

邊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如今俺娘要和你對
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交他怪我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
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拏着那針兒通拏不起來
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
姑娘我那里有一字兒閑話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厮說他爹
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再誰說一句
話兒來你娘㤙覷我一場莫不我㤙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
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
拘幾時要對這話他如何就慌了要着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
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自憑天罷了他
左右晝夜筭計的我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料里吃他筭計

了一個去也是了當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就後邊去了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了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里怎麽的對我說那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裡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為証

莫道佳人總是痴　惺惺伶俐沒便宜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閑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我問他來他說沒有此話我對着誰說

來。且是好不賭身罰咒。望着我哭哩。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原肯說這等謊。月娘道。想必兩個不知怎的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戳無路兒。沒的拏我墊舌根。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他說。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藍布大包袱背進來。月娘問是甚麽。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纔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一日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楊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裡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

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屋里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來我這裡做甚麽。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家小姐。七月十五日。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個小夥阮三偷奸。不想那阮三。就死在女子身上。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拏到衙門里。再與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没緊恁毁神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麽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

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淺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裡出五百兩我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舖子却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拏出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正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兌與他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不在話下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見西門慶看着打包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楊州支塩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有大利息西門慶一面讓他坐喚茶來吃了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不出這個月里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

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的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撞過這邊來。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這里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那裡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將我。對你說。一家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裡借去。那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鋪。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拏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道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展開東帖云云。伯爵道我今敢來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院里李桂兒勾當。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趙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

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往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畫兒委的只畫半邊兒也有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裏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閑三四個摽着在院裏撞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攏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拏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里上吊不想前日這月裏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拏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拏的去了李桂兒便躱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你這里央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裡

都摽着他走這里誰人家銀子。那裡誰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哩。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銀子出來。和你說話去。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西門慶正分付陳經濟。交他騎騾子。往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見走到捲棚內。請西門慶道。大娘後邊請。有李桂姨來了。這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線汗子。搭着頭。雲鬟不整。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里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俺每

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來討茶吃。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跟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出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爲嚚了人了。他便生爺這里來了。交我把門插了。不出來。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由分說。都拏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里有個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里接的你家去。到家把媽諕的魂兒也没了。只要尋死。今日縣里皂隷又拏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却怎麼樣兒的。娘在傍邊

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子他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着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個毛孔兒里生一個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誓刺刺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拏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里躲着里西門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里住兩日倘人來尋你我就差人往縣里替你說去于是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里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

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拏人縣里只拘的人在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里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處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沒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赶了去也是不遲你看誆的他那膽兒那桂姐連忙與月娘和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交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今這般好歹差人往衛里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退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交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

桂姐便歡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路上做盤纏說道相
來及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交桂姐收了銀子交月娘
另拏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
這裡說人情又交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
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
道累保哥明日好歹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
就走道見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
正在屋里替他縫小衣兒哩打窓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
說話請房里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
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里來
保道我敢來說聲我明日且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來當家

的留下。交我往東京。替院里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根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娘和爹說。也罷你且替他往東京走一遭。說說這勾當。且交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你回來再趕了去。也是不遲。我明日早起身了。剛纔書也有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交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楊州那裡尋你們。韓道國道。老爹分付。交俺每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里下。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房屋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裡尋俺每就是了。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脚東西。稍進府里與你大

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并他兩雙鞋起動保叔稍稍進去與他于是用手帕包縫停當遞與來保一面交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丢下生活就放卓兒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收拾了搭褳明日好趕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嚛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餞行也該吃鍾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卓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相沒事的人兒一般兒于是拿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晚了只怕家里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顧下了不曾來保道明日早顧罷了說鋪子里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里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

道國道。轂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
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鍾。我也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子你既
要我吃。再篩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裏。教錦兒炮熱了。
傾在盞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
道。嫂子好說。家無常禮。擎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而同乾。方
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脚。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歹
到府里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于是道了萬福。兩口兒齊
送出門來。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不
題。單表月娘上房。擺茶與桂姐吃。吳大妗子楊姑娘兩個姑子。
都做一處坐。有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下文書
來。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戶管工脩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

工完陞一級遂限聽巡按御史查叅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閑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拏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進入後邊見了月娘說了話交月娘拏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出來因後邊有堂客不好坐的交西門慶晋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上爹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里用銀子使再讓兩日兒照舊還去罵那狗弟子孩兒經濟應諾吳大舅讓姐夫坐的陳經濟作了揖打横坐了琴童兒連忙安放了鍾筯這里前邊吃酒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回張生遊寶塔放下

琵琶孟玉樓在傍斟酒喃菜兒與他吃說道賊瞎賤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那潘金蓮又大筯子夾腿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遞過那郁大姐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里熱剌剌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等我唱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里一來時把眉頭忔㒖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撥冰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俺每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不往後邊來了往五娘房里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往

他屋里去了就坐不住趨趄着腳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說道他往你屋里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的那潘金蓮嚷可可兒的走來口兒的硬着那腳步兒且是去的快來到前邊入房來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交春梅脫了衣裳在床上帳子里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剛纔在後邊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個兒黑影子里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就走的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真個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撇了個嘴與春梅那春梅就知其意那邊屋早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牝向灯下摘了頭止撇着一根金簪子拏

過鏡子來從新把嘴脣抹了些臙脂口中噙着香茶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來這婦人便將灯臺挪近床邊卓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裩露見玉躰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個托子一位弄的大大的露出來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諕了一跳一手揝不過來紫巍巍沉甸甸約有虎二便睨聽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沒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一位要來柰何老娘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根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里來了俺每是雌剩鬂髮合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裏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里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個營生他

還對着人撇清擣鬼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個沒挽和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有本事把他咂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你了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于是把身子斜𨉖在衽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裹說道好大行貨子把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說畢出入鳴咂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用口噙着往來哺摔或在粉臉上偎提百般搏弄那話越發堅硬搥崛起來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鬍挺身直豎西門慶垂首觀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捧定毛都魯那話往口里吞放灯下一往一來動旦不想傍邊蹲踞着一個白獅子猫兒看見動旦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向前用爪兒來撾這西

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拏的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鬥他耍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猫儘力打了一扇把子。打出帳子外去了。
兜向西門慶道。怪發訕的。寃家緊着這扎扎的不得人意。又引鬥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鬬撾了人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交李瓶兒替你咂來。我這屋裡儘着交你撥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咂了這一日。亦發咂了。沒事沒事。西門慶于是向汗巾兒上。小銀盒兒裏。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口內。仰卧于上。交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摒着你往里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捱擦。似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達。裏邊緊澁住了。好不難捱。一

而用手摸之灯下窺見麈柄已被牝戸吞進半截撑的兩邊皆滿無復作往來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戸兩邊已而稍覺滑落顛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婦人因向西門慶說你每常使的顫聲嬌在裹頭只是一味熱痒不可當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這命死在你手里了好難捱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個笑話兒說與你聽是應二哥說的一個人死了閻王就拏驢皮披在身上交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由他等我慢慢兒的

挨罷婦人聽了咲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㸔不的應花子的二老婆捱慣了驢的行貨碜說嘴的貨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個足纏了一個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由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刮答刮答怪响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足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合伏在身上舒舌頭在他口裡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没口子叫親達達罷了五兒的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氷冷泄訖一度西門慶覺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疊股嗚咂其舌那

話通不拽出來雖將沒半個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不採睹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窗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歹替你咂過了罷西門慶道就咂也不得過管情只一樁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我說是那一樁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再得我晚夕來對你說早辰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里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交來保稍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

爹書還不曾寫交來保後邊稍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日昨多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佳叙。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吳月娘又早上房擺下菜蔬。請西門慶吃粥。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隷騎着驢點。夾着毡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來的。那人疾便下了馬。作揖。便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先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這里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毡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拏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

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拏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家中。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員。喝道而至。此日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忱拜。一個是侍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鷴補子。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敘禮各道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盛德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事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說。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西門慶

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家中起身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學生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備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向來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卓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大尹那里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許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脩一飯在此。以犒手下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上安放卓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只奉了三盃。連卓兒擡下去。管

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柬到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庄上一敘。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打着黑扇。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敘禮。說道。適有工部督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見畢禮數。接了衣服下來。玳安叫排軍褶了。連帶放在氈包內。見廳上面。設放兩張卓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敘起來。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

先生門下。設舖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吃罷湯飯。廚役上來。割道。西門慶喚玳安。拏賞賜。賞了廚役。分付取巾來戴。把冠帶衣服送回家去。晚上來接。罷。玳安應諾。吃了點心。回馬家來不題。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道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正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一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妗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一個不少。都在根前。圍着他坐的。聽他

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葢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綉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廂，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見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伽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纔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百化化身。有天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又道。

大莊嚴妙善王。辭別皇宮香山住。天人送供。跏趺坐。只修的五十三条變化身。纔成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

王姑子道。觀音菩薩。既聽其法。昔日有六祖禪師。傳灯佛。教化行西域東歸。不立文字。如何苦功。願聽其詳。薛姑子又道。

達磨師盧六祖。九年面壁功行。昔蘆芽穿膝伏龍虎。只修的隻履折蘆任往來。纔成了南無大慈大願毘盧佛。

王姑子道。六祖傳燈。既聞其詳。敢問昔日有個龐居士。捨家私送窮船歸海。以成正果。如何說。薛姑子道。

龐居士。善知識。放債來生濟貧苦。驢馬夜間私相居。只修的抛妻棄子上法舡。纔成了南無妙乘妙法伽藍耶。

月娘正聽到熱鬧處。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家。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亂着。只見玳安兒放進氊包來。說道不打緊。等我拏帖兒對爹說去。交姐夫且讓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氊包。拏着帖子。騎馬雲飛般

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了。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面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帋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書童快拏我的官銜雙摺手本回去。門子答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擡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里得來。急的只遊回磨轉。陳經濟又不在。交傳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樓房里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交傳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里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秫秫小廝在外邊胡行亂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唣之間。只見陳經濟與書童兩個叠騎着騾

子幾來被玳安罵了幾句交他寫了官銜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秫小廝仰攞着掙了合蓬着去爹不在家里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小爹又没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乎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攮的秫秫小廝你賭幾個真個走向前一個潑脚撇翻倒兩個就磆碌成一塊子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算帳騎馬一直去了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兒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偈子兒那潘金蓮不住在傍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刺劃没是處的那李瓶

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裡跑兎子一般原不是那聽佛法的人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咱每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麽哩于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經濟正在裡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了被金蓮向窗欞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里拌的甚麽嘴兒陳經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膽子罵不是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剌剌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攘的是些甚麽陳經

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交
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里袖子里摸銀子沒了不
曾稍得來來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我嚷罵我這一日急的
我賭身發呪不想了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
還交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
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
兒去做甚麼剛纔交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
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里金蓮問道有
了銀子了不曾大姐道有了銀子剛纔了頭地下掃地拾起來
我拏着哩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
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買銷金汗巾兒也稍

幾方兒與我。經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
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問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
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一齊都替你帶來了。李瓶兒道。我
要一方老金黃銷金點翠。穿花鳳汗巾。經濟道。六娘老金黃銷
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
海水嵌八寶汗巾兒。又是一方閃色。是蔴花銷金汗巾兒。經濟
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
勾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汗巾兒。經濟道。你又不是
老人家。白剌剌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
我往後吃孝戴。經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
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十樣錦。同

心結方勝地兒。一箇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欄子兒。都是纓絡出珠碎八寶兒。經濟聽了。說道耶嚛耶嚛。再沒了賣瓜子兒。開廂子打噴嚏。瑣碎一大堆。那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拏出一塊銀子兒。遞與經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哩。那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哩。交姐夫稍來的。又起個窖兒。經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了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那大姐連忙道了萬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拏出來。你兩口兒鬪葉兒賭了東道兒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出來兒。明日等你爹不在了。買燒鴨子白

酒咱每吃。經濟道。既是五娘說。拏出來。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拏出牙牌來。灯下大姐與經濟鬥。金蓮又在傍替大姐指點。登時贏了經濟三桌。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經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邊。逕往金蓮房里來。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何怕明朝花不云。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看蘑菇

海棠深院雨初收　苔徑無風蝶自由
百結丁香誇美麗　三眠楊柳弄輕柔
小桃酒臟紅尤淺　芳草寒餘綠漸稠
寂寂珠簾歸燕子　子規啼處一春愁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宋巡按送禮與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二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又早向灯下除去冠兒，露着粉面油頭，叫春梅床上設放衾枕，搽抹凉蓆乾淨，薰香澡牝，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了衣裳，春梅點茶來吃了，打發

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脚換剛三寸恰半窄大紅平底睡鞋見西門慶一見淫心輒起麈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連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個托子都帶上一手摟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個後庭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瞅了一眼說道好個没廉耻冤家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厮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麽你若依了我又稀罕小厮做甚麽你不知你達心里好的是這樁兒管情放到里頭去我就過了婦人被他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挨不的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一個我和你耍一遭試試西門慶

眞個除去硫黄圈，根下只束着銀托子，令婦人馬爬在床上，屁
股高蹶，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
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子難挺，叫道達達慢
着些，這個比不的前頭，撑得裏頭熱炙火燎，疼起來。這西門慶
叫道好心肝，你叫着達達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
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
的那五色線掐羊皮金挑的油鵞黄銀條紗裙子，倒好看，說是
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條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
買一條我穿罷了。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疋。說
着，在上頰作抽拽，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
眄叫道好達達，這里緊着人疼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搬動作

起來了。我央及你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聽。且扶其股。翫其出入之勢。一面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浪的叫着達達。哄出你達達屐兒來罷。那婦人真個在下星眼朦朧。鶯聲欵掉。柳腰欵擺。香肌半就。口中艷聲柔語。百般難述。良久。西門慶覺精來。兩手扳其股。極力而搧之。扣股之聲。响之不絶。那婦人在下邊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䠠過之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扳。麈柄盡沒至根。直低于深異處。其美不可當。于是怡然感之。一泄如注。婦人承受其精。二體偎貼良久。拽出麈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涎。婦人以帕抹之。方纔就寢。一宿晚景題過。次日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里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莊上敍席。請畢

去西門慶打發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廳來只見篦頭的
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在傍伺候西門慶道你來得正好我正
要尋你篦篦頭哩于是走到花園翡翠軒小捲棚內西門慶坐
在一張京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在後面卓上鋪
下梳篦家活與他篦頭櫛髮觀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
說老爹今歲必有大遷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篦了頭
又交他取耳掐捏身上他有滚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
門慶滚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
五錢銀子交他吃了飯伺候與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
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
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發

趄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付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八月裏到我生日。好歹走走。我這里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里。我到那日已定來。于是作辭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妗子。回後邊去了。只有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穿着白銀條紗對衿衫兒。鵞黄縷金挑綫紗裙子。戴着銀絲鬏髻。翠水祥雲鈿兒。金累絲簪子。紫夾石墜子。大紅鞋兒。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裡遊翫。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里要抱抱哥子。孟玉樓道。桂姐。你還没到你爹新收拾書房兒瞧瞧來。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

㜺摘了兩朶與桂姐戴。于是順着松墻兒到翡翠軒兒裡邊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畫琴棋極其瀟洒。床上綃帳銀鈎。冰簟珊枕。西門慶正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窓半掩。窓外芭蕉低映。那潘金蓮且在卓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里。俺每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鬪了一回。忽見畫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應伯爵走到松墻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里。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麽。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關我

事也罷。你且與我個嘴罷。于是摟過來就要親嘴。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攮刀子。若不是怕諕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伯爵拉着桂姐。說道怪狗材。看諕了孩兒。因交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奶子如意兒正在松墻拐角邊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的。桂姐道。多虧爹這里。可怜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于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纔唱喏。兩個在打內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里差人送禮。送了一口

鮮豬。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了廚子來卸開。用椒料連豬頭燒了。你休去了。如今請了謝子純來。咱每打雙陸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裡。琴童兒應諾。一直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了來了。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有先與二百五十兩。你交他兩個後日來。少我家里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的他今日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交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這咱哩從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里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里沒個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日看飲酒吃肉。蒲架虫。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

等大熱天，着鉄索扛着，又没盤纏，有甚麽要緊。西門慶笑道：怪狗材，交軍牢撡站的不過。誰交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廝，只胡撞來。李六，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你說的有理。蒼蠅不鑽没縫的鷄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喏坐下，只顧搧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别題，大官兒去遲了一步兒，我不在家了。我剛出大門，可可他就到了。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伯爵問道：你惹的又是甚麽氣。希大道：大清早辰，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因王何故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摽着人在院里頑，酒快肉吃，大把家撾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個一分兒使也

怎的，交我枉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呼喚，伯爵道，我剛纔這里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里，清自清，渾自渾，出不的咱每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廝，到明日有一欠，今日如何撞到這網里，怎暢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廝，有甚大氣槩，幾年兒了，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每那咱撒下的，羞死鬼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面，且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諕殺了罷了，說畢，小廝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個打雙陸，後邊做着個水麵，等我叫小廝拿麵來咱每吃，不一時，琴童來放卓兒，画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靠山小碟兒，盛着四樣小菜兒，一碟十香瓜茄，一碟五方荳豉，一碟醬油浸的鮮花椒，一碟糖蒜，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

牙筯擺放停當。西門慶走來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麪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拏起筯來。只三扒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麪。是那位姐兒下的。又爽口。又好吃。謝希大道。本等滷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家里吃了飯來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搭在椅子上。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温茶兒又好。熱的盪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墻外。各花臺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鰣魚。一盒枇杷果。伯爵

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里剜的送來我且嘗個兒着一手撾了好幾個遞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物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材還沒供養佛就先撾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贓着西門慶分付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這三錢銀子這里西門慶看着他兩個打雙陸不題且說桂姐和他哥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上房明間內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剃頭把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

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你拏曆頭看看。好日子。歹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這金蓮便交小玉取了曆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個庚戌日。定妻金金狗。當直宜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月娘道。既是好日子。交丫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交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兒。那里幾剃得幾刀兒下來。這官哥兒呱的聲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赶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憋下去。不言語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也諕慌手脚。連忙說。不剃罷不剃罷。那小周兒諕的收不迭家活。往外沒腳子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剪罷。平白交進來剃。剃的

好麼。天假其變。那孩子嗽了半日氣。放出聲來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纔落地。只顧抱在懷里。拍哄着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胆。乎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接。欺負我的哥哥。還不拏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於是抱到月娘根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耍了。你便益了。這等哭剩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鬭了一回。李瓶兒交與妳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妳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妳子抱的他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說門首號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交來安。你拏一瓯子酒出去與他。說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個錢。小玉連忙篩了一盞。拏了一碟臘肉。交來安

與他吃了。往家去了。吳月娘因交金蓮你看看曆頭。幾時是壬子日。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聲兒李桂姐接過曆頭來看了。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我不得在家。月娘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中人家。一日害這樣病。做三個生日。日里害思錢病。黑夜思漢子的病。早辰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趂着姐夫有錢。攛掇着都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画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勻了臉。往花園中來。捲棚內。又早放下八僊卓兒。前後放下簾櫳來。卓上擺設許多肴

饌兩大盤燒猪肉。兩盤燒鴨子。兩盤新煎鮮鯽魚。四碟玫瑰點心。兩碟白燒筍鷄。兩碟𤉣爛鴿子雛兒。然後又是四碟臟子血皮猪肚釀腸之類。衆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拏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事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纔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去了。隨你心處的甚麽曲兒。你唱個兒我聽下酒。也是拏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碎花子。你虼蜾兒。好大面皮兒。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唸。就先打和尚起來。要吃飯。休要惡了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丁。擺佈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話。我半邊俏。還動的。被桂姐拏手中扇把子。儘力向他身上打了兩

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材。到明月論個男盜女娼。還虧了原
問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纔拏起琵琶。橫担膝上。啓朱唇。露皓
齒。唱了個伊州三台令。

思量你好辜恩。便忘了誓盟。遇花朝月夕良辰。好交我虛度
了青春。悶懨懨。把欄杆凭倚。凝望他怎生全無個音信。幾回
自將。多應是我薄緣輕。

黃鶯兒

誰想有這一種。伯爵道。陽溝里翻了藏香肌憔瘦損。伯爵道
舡後十年也不知道。愛好貪
他悶在鏡鸞塵鎖無心整。脂粉輕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
人水里
蹙破春山恨。伯爵道。你記的說。接客千個。情在一人。無言對
鏡長吁氣。半是思君半恨君。你兩個當初好。如
今就為他就些驚怕兒也罷。不抱最難禁。伯爵道。你繫禁別
怨了人。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人那怎樣禁的。

樵樓上画角吹徹了斷腸聲。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個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們攮的，今日汗歪了你，只鬼混人的。

集賢賓

幽窗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驀聽的孤鴈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提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灯昏香盡眠未成，他那里睡得安穩。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拏了他去，落合的在家里睡覺兒，裡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伯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來，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纔譏得爹了。桂姐不理他，彈着琵琶又唱

雙聲叠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伯爵道：揉着你那痒痒處，不由你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伯爵道：一個人慣溺床，那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鋪在靈前睡，聽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褥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

聞眼淚打肚里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桂姐道沒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

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伯爵道我又一件說你怎的不愁天赤道得了他多少錢見今日緊在人家把買賣都悞了說他不盡是左門神白臉子極古來子不知道甚麼兒的好哄他誰知道這里先走滾伯爵道可知拏著到手中還飛了哩自恨我當初不合地認眞伯爵道傻小淫婦兒如今年程在這里小歲小孩兒出來也哄不過何況風月中了弟你和他認眞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枝兒你聽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的假眞個個人古怪精靈個個人久慣老誠倒將計活埋他膳釘瑠頂老虔婆只要閣財小淫婦兒少不的拽着脖子往前挣苦似投河愁如覓聲幾時得把業罐子填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個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斷了腸子的狗材生兒吃你把人就歐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個大疔瘡那桂姐半日拏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伯爵纔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按了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李桂姐又唱道却原來

廝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弄不出此事來了心口裏

不相應如今虎口里倒相應不多也只兩三烟兒桂姐道白

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星堂兒里不是連

西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山誓海盟說假道眞險些兒不為他錯害了相

思病伯爵道好保兒只有錯買了的沒有錯賣了的你院中人肯把病兒錯害了負人心看伊家

做作如何交我有前程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個招宣襲了罷

琥珀猫兒

日踈日遠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寧耐等伯爵道等到幾日到明日東京了畢裏再

回炉也是不進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鳳拆鸞凰

拆鸞

尾聲

寃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里恩情番成做話柄。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回畫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酧勞桂姐一杯酒兒。」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拏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摸挲。」當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了罷。」于是二人又打雙陸。西門慶遞了個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稍些香茶兒出來。頭里吃了些些蒜，這回子倒反帳兒，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得香茶兒來？」伯爵道：「哥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着，你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那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

石畔。推掐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画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画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郤往那去了。因交謝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兒兩個在書草上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里。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塢雪洞兒里。把門兒掩着。兩個坐在矮床兒上說話。原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里。吃了藥出來。把桂姐摟在懷中。坐于腿上。一逕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諕了一跳。便問怎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胡僧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低垂粉頸。款啟猩唇。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搊起他剛半扠恰三寸。好錐靶。賽藕芽。步香塵。舞翠盤。千

人愛。萬人貪。兩隻小小金蓮來。踏在兩邊肐膊。穿着大紅素段
白綾高底鞋兒。粧花金欄膝褲。腿兒。用紗綠線帶兒紮着。抱到一
張椅兒上。兩個就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
尋不着。打滴翠巖小洞兒里。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轉葡萄架。
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
伯爵慢慢躡足潛蹤。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只
顧聽覷。聽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慶。𠰶達
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𠰶一聲。推開門進
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在椅兒上。正幹得好。說道快
取水來。潑潑兩個。攮心的。摟到一答里了。李桂姐道怪攮刀子
猛然進來。諕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兒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

些數兒是的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且過來等我抽個頭兒着西門慶便道怪狗材快出去罷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厮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要喝起來連後邊嫂子們都嚷的知道你旣認做乾女兒了好意交你躱住兩日兒你又偷漢子交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罷我且親個嘴着于是按着桂姐親訖一嘴纔走出來西門慶怪狗材還不帶上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見兩個儘着搗儘着搗搗吊底子不關我事纔走到那個松樹兒底下又囘來說道你頭里許我的香茶在那里西門慶道怪狗材等住會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個不得人意的攮刀子的這西門慶和

桂姐兩個在雪洞内。足幹勾約一個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纔得了事。雨散雲收。有詩爲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　　綠竹陰中燕語頻
閒來付與丹青手　　一段春嬌畫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内。掏出好些香茶來袖了。西門慶則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纓花下溺尿。李桂姐腰里模出鏡子來。在月窻上擱着。整雲理鬢。往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里。洗洗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掐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由他由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里來。你沒曾打聽

得他每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里。這兩日
縣里也没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
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
里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
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交他那里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
里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嬸。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甚麼事。伯
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做生日。
李銘道。爹們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嬸和桂姐。愁不請爹
們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
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了。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
銀把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

爵道你敢沒吃飯卓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拏兩盤燒
猪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筯
子又撥了半段鰣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個哩且
嚐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材都拏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
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兒你每那里江
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兒里剔出來都是香的好
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里誰家有正說着
只見画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
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裏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撾
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得手撾一碟
子烏菱來只落下藕在卓子上西門慶掐了一塊放在口內別

的與了李銘吃了。分付畫童後邊再取兩個梳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到家和與三媽吃李銘吃了點心。上來拏箏過來纔彈唱了。伯爵道。你唱個花藥欄僧每聽罷李銘調定箏絃拏腔唱道。

新綠池邊。猛拍欄杆。心事向誰論。花也無言。蝶也無言。離恨滿懷縈牽。恨東君不解留去客。嘆舞紅飄絮。飄粉輕沾。景依然。事依然。悄然不見郎面。

倦想別時正逢春。海棠花初綻。蓮微分開現。不覺的榴花噴。紅蓮放沉水。果避暑搖紈扇。霎時間菊花黃金風動。敗葉桐梧變。

邊逃見臘梅開水花墜。腰閣內把香醪旋。四季景偏多思想

心中怨。不知俺那俏寃家。冷清清獨自個。悶懨懨何處貌寂怨。

金殿喜重重嗟怨。自古風流惧少年。那嗟暮春春天。生怕到黃昏。愁怕到黃昏。獨自個悶。不成歡。撲寶香薰被。誰共宿。嘆夜長。枕冷衾寒。你孤眠我孤眠。只是夢里相見。

債郎兒

有一日稱了俺平生心願。成合了夫妻謝天。今生一對兒。好姻緣。冷清清貌寂寞。愁沉沉受熬煎。

醉太平煞尾

只爲俺多情的業寃。今日恨惹情牽想當初說山盟言誓在星前。擔閣了風流少年。有一日朝雲暮雨成姻眷。画堂歌舞

排歡宴。羅幃錦帳永團圓。花燭洞房成連理。休忘了受過熬
煎有萬千。

當日三個吃至掌燈時候。還等着後邊。拿出綠荳白米水飯來
吃了纔去。伯爵道。哥明日不得閑。西門慶道。我明日往磚廠劉
太監庄子上。安主事。黃主事。兩個昨來請我吃酒。早去了。伯爵
道。李三黃四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分付交他
那日後晌來。休來早了。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交書童
看着收家活。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一宿無話。到次日
西門慶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着騎馬。拏着金扇。
僕從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庄上來赴席。那日書童
與玳安兩個都跟去了。不在話下。潘金蓮趕西門慶不在家。與

李瓶兒計較將陳經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交李瓶兒添出七錢來。交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下飯。一罈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裹餡凉糕。交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姐。那日鬭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七錢。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里吃。與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了酒菜兒。在山子上。一個最高的卧雲亭兒上。那里下棋投壺耍子。孟玉樓便與李嬌兒大姐孫雪娥都在翫花樓上。夫凭欄杆。望下着那山子前面。牡丹畦。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玫瑰樹。端的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景。觀了一回。下來。小玉迎春。都在卧雲亭上。侍奉月娘斟酒下菜。月娘猶然

想起今日倒不請陳姐夫來坐坐大姐道爹又使他今日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待好來也不一時陳經濟來到穿着玄色練絨紗衣腳下京鞋淨襪頭上纓子瓦楞帽兒金簪子向月娘衆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里玉簫收了于是穿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李瓶兒孫雪娥大姐經濟便向各處遊翫觀花草惟有金蓮在山子後那芭蕉叢深處將手中白紗團扇兒且去撲蝴蝶爲戲不防經濟蓦地走在背後猛然叫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等我與你撲這蝴蝶就和你老人家一般有些毬子心腸滚上滚下的走滚大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對着陳經濟笑罵道你這

少死的賊短命誰要你撲將人來聽見敢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怕死了搗了幾鍾酒兒在這里來鬼混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那經濟笑嘻嘻向袖子中取出一手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里了又道汗巾兒稍了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把臉子挨向他身邊被金蓮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牆那邊走來見金蓮和經濟兩個在那里嬉戲撲胡蝶李瓶兒這里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去山子里邊猛叫道你兩個撲個胡蝶兒與官哥兒耍子慌的那潘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子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個坐在花臺石上打開兩個分了金蓮

見官哥兒脖子里圍着條白挑線汗巾子手裡把着個李子往
口裏吮問道是你的汗巾子李瓶兒道是剛纔他大媽媽見他
口裏吮李子流下水替他圍上這汗巾子兩個只顧坐在芭蕉
叢下李瓶兒說道這答兒里到且是陰凉咱在這里坐一回兒
罷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里取孩子的小枕頭兒帶凉蓆
兒放他在這里悄悄兒就取骨牌來我和五娘在這里抹回牌
兒你就在屋里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
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倘着交他頑
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交迎春在屋里𤇆一壺好茶來
不想孟玉樓在卧雲亭欄杆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
姐叫你說句兒就來那李瓶兒撇下孩子交金蓮看着我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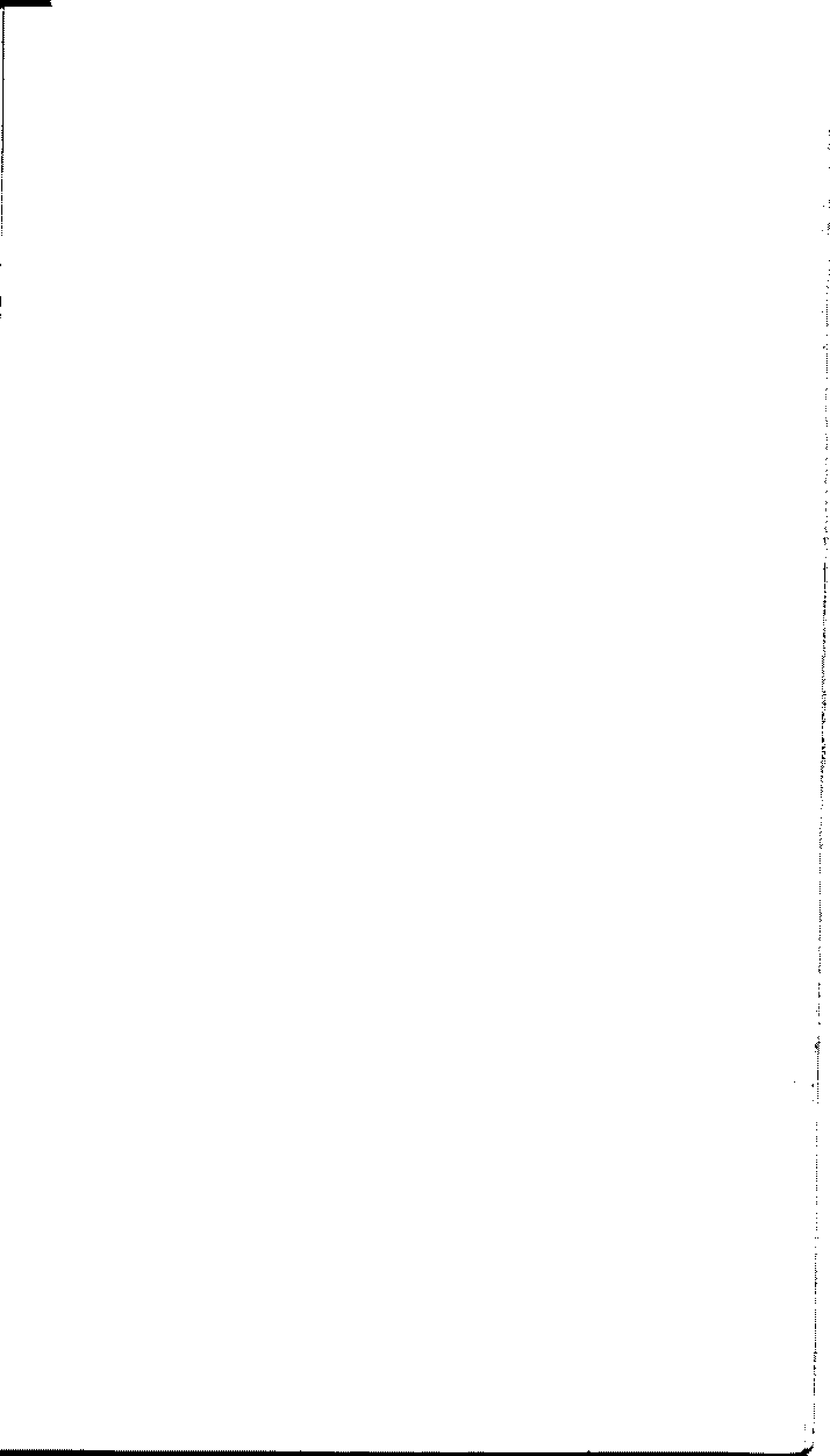
那金蓮記掛經濟在洞兒里那里又去顧那孩子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交經濟說沒人你出來罷經濟便叫婦人進去瞧蘑菇裏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入到洞里就折鉄腿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個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李瓶兒走到亭子上吳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沒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六姐在那里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交小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便倘在蓆上登手登脚的怪哭並不知金蓮在那里只見傍邊大黑猫見人來一滚烟兒跑了玉樓道他五娘那里去了耶嚛耶嚛把孩子丢在

這里吃猫諕了他了。那金蓮便從傍邊雪洞兒里鑽出來。說道
我在這里。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里有猫來諕了他。白眉赤
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
往卧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拏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
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
是那里一個大黑猫。蹲在孩子頭根前。月娘說。乾淨諕着孩兒。
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在洞兒里。淨手去來。
金蓮走上來說。玉樓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我在那里討個
猫來。他想必餓了。要奶吃哭。就賴起人了。李瓶兒見迎春拏上
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奶。那陳經濟見無人從洞兒鑽
出來。順着松墻兒。抹轉過捲棚。一直行前邊角門往外去了。正

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月娘見孩子不吃奶，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里，好好打發他睡罷。于是也不吃酒，眾人都散了。原來陳經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做爲燕侶鶯儔，只得做了個蜂頭花嘴兒，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有折桂令爲証。

我見他戴花枝，笑撚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逐日相逢，似有情兒，未見情兒，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未是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反相思。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吳月娘承歡求子息　李瓶兒酬愿保兒童

人生有子萬事足　身後無兒摠是空
產下龍媒須保護　欲求麟種貴陰功
禱神且急酬心愿　服藥還教暖子宫
父母好將人事盡　其間造化聽蒼穹

話說吳月娘與李嬌兒桂姐孟玉樓李瓶兒孫雪娥潘金蓮大姐混了一塲身子也有些不耐煩徑進房去睡了醒時約有更次又差小玉去問李瓶兒道官哥沒怪哭麽叫嬭子抱得緊緊的拍他睡好不要又去惹他哭了嬭子也就在炕上吃了晚飯沒待下來又丟放他在那里李瓶兒道你與我謝聲大娘道自

進了房裡。只顧呱呱的哭。打冷戰不住。而今纔住得哭、磕伏在奶子身上睡了。額子上有些熱剩剩的、奶子動也不得動、停會兒我也待換他起來。吃夜飯淨手哩。那小玉進房、回覆了月娘。月娘道。他們也不十分當緊的。那里一個小娃兒、丟放在芭蕉脚下。徑倒別的走開、吃貓諕了。如今纔是愁神哭鬼的、定要弄壞了。纔住手。那瓶兒說了幾句、也就洗了臉、睡了一宿、到次早起來。別無他話。只差小玉問官哥、下半夜有睡不、還說大娘吃了粥、就待過來看官哥了。李瓶兒對迎春道、大娘就待過來、你快要拿臉水來。我洗了臉。那迎春飛搶的拿臉水進來。李瓶兒急攘攘的梳了頭、交迎春慌不迭的燒起茶來。點些安息香在房里。三不知小玉來報、說大娘進房來了。慌得李瓶兒撲起的也

似撥了。月娘就到孩子床前。摸着官哥道。不長俊的小油嘴。常時把做親娘的。乎自地提在水缸裡。這官哥兒㘈的聲怪哭起來。月娘連忙引鬭了一番。就住了。月娘對如意兒道。我又不得養。我家的人種。便是這點點兒。休得輕覷着他。着緊用心經好孩子。如意兒道。這不消大娘分付。月娘就待出房。李瓶兒道。大娘來。泡一甌子茶在那里。請坐坐去。月娘就坐定了。問道。六娘。你頭髮也是亂蓬蓬的。李瓶兒道。因這寃家作怪。攪氣頭也不得梳。又走大娘來。倉忙的扭一挽兒。胡亂磕上鬏髻。不知怎模樣的。做笑話。月娘咲道。你看是有槽道的。麽自家養的親骨肉。倒也叫他是寃家。學了我。成日要那寃家。也不能勾哩。李瓶兒道。要便這等。說沒有這些鬼病來纏擾他便好。如今不得三兩

叫安靜，常時一出。前日墳上去，鑼鼓諕了，不幾時，又是剃頭哭得要不的。如今又吃貓諕了。人家都是好養，偏有這東西是燈草一樣脆的。說了一場，月娘就走出房來，李瓶兒隨後送出，月娘道：你莫送我，進去看官哥去罷。李瓶兒就進了房。月娘走過房裡去，只聽得照壁後邊，賊燒昏的說些什麼。月娘便立了聽着，又在板縫裡瞧着，一名是潘金蓮，與孟玉樓兩個，同靠着欄杆，嗽了聲氣，絮絮苔苔的講說道：姐姐好沒正經，自家又沒得養，別人養的兒子，又去㶑遭竈的捱相知，呵卵脬。我想窮有窮氣，杰有杰氣，奉承他做甚的？他自長成了，只認自家的娘，那個認你！只見迎春走過去，兩個悶的走開了，假做尋貓兒喂飯，到後邊去了。月娘不聽也罷，聽了這般言語，怒生心上，恨落牙根

那時即欲吽破罵他。又是爭氣不穿的事。反傷體面。只得忍耐了。一徑進房。睡在床上。又恐丫鬟每覺着了。不好放聲哭得。只管自埋自怨短嘆長吁。眞個在家不敢高聲哭。只恐猶聞也斷腸。那時日當正午。還不起身。小玉立在床邊請大娘起來吃飯。月娘道我身子不好。還不吃飯。你掩上房門。且燒些茶來吃。小玉捧了茶進房去。月娘纔起來悶悶的坐在房裡說道我沒有兒子。受人這樣懊惱。我求天拜地也要求一個來羞那些賊淫婦的毬臉。于是走到後房。文櫃梳匣內取出王姑子整治的頭胎衣胞來。又取出薛姑子送的藥看。小小封筒上面刻着種子靈丹四字。有詩八句。

姮娥喜竊月中砂　　咲取斑龍頂上芽

漢帝桃花勅特降　梁王竹葉詔曾加
須臾餌驗人堪羨　衰老還童更可誇
莫作雪花風月趣　烏鬚種子在些些

後有讚曰

紅光閃爍宛如礪就之珊瑚香氣沉濃彷彿初燃之檀麝含之口內則甜津湧起于牙根置之掌中則熱氣貫通于臍下直可還精補液不必他求玉杵霜且能轉女為男何須別覓神樓散不與爐邊雞犬偏助被底鴛鴦乘興服之遂入蒼龍之夢按時而動預徵飛燕之祥求子者一投即效修真者百日可僊後又曰服此藥後凡諸臟損物諸血敗血皆宜忌之又忌蘿蔔葱白其交接單日為男雙日為女惟心所願服此

一年可得長生矣。

月娘看畢。心中漸漸的歡喜。見封袋封得緊。用纖纖細指。緩緩輕挑。解包開看。只見烏金紙三四層。裹着一丸藥。外有飛金硃砂。糝艷艷得十分好看。月娘放在手中。果然臍下熱起來。放在鼻邊。果然津津的滿口香唾。月娘唉道。這薛姑子。果有道行。不知那里去尋這樣妙藥靈丹。莫不是我合當得喜。遇得這個好藥。也未可知。把藥來看玩了一番。又恐怕藥氣出了。連忙把麵蘖來。依舊封得緊緊的。原進後房。鎖在梳匣內了。走到步廊下。對天長嘆道。若吳氏明日壬子日。服了薛姑子藥。便得種子。承繼西門香火。不使我做無祀的鬼。感謝皇天不盡了。那時日已近晚。月娘纔吃了飯。話不再煩。西門慶到劉太監庄上。投了帖兒

那些役人報了黃主事安主事一齊迎住都是冠帶好不齊整敘了揖坐下那黃主事便開言道前日仰慕大名敢爾輕造不想就擾執事太過費了西門慶道多慢爲罪安主事道前日要赴撒同年胡大尹召就告別了主人情重至今心領今日都要盡歡達旦纔是西門慶道多感盛情門子低報道酒席已完備了就邀進捲棚解去冠帶安席送西門慶首坐西門慶假意推辭畢竟坐了首席歌童上來唱一隻曲兒名喚錦橙梅

紅馥馥的臉襯霞黑髭髭的鬢堆鴉料應他必是箇中人打扮的堪描畫顫巍巍的插著翠花寬綽綽的穿著輕紗兀的不風韻煞人也嗏是誰家把我不住了偷睛兒抹

西門慶讚好安主事黃主事就送酒與西門慶西門慶答送過

了。優兒又展開檀板唱一隻曲名喚降黃龍袞。
麟鴻無便錦箋慵寫脫鬆金釧褪玉羅衣寬徹淚痕淹破胭
脂雙頰寶鑑愁臨翠鈿羞貼○等閒孤負好天良夜玉爐中
銀臺上香消燭滅鳳幃冷落鴛衾虛設玉筍頻搓繡鞋重攧
那時吃到酒後傳盃換盞都不絮煩却說那潘金蓮在家因昨
日雪洞里不曾與陳經濟得手此時趁西門慶在劉太監庄上與
黃主事安主事吃酒吳月娘又在房中不出來奔進奔出的好
像熱盤上蟻子一般那陳經濟在雪洞裡跑出來睡在店中那
話兒硬了一夜此時西門慶不在家中只留與金蓮兩個眉來
眼去直至黃昏時後各房將待掌燈金蓮躡足潛踪蹅到捲棚
後面經濟三不知走來隱隱的見是金蓮遂緊緊的抱着了把

臉子挨在金蓮臉上兩個親了十來個嘴經濟道我的親親昨夜孟三兒那寃家打開了我每害得咱硬帮帮撑起了一夜今早見你妖妖嬈嬈搖颭的走來教我渾身兒酥麻了金蓮道你這少死的賊短命沒些槽道的把小丈母便揪住了親嘴不怕人來聽見麽經濟道若見火光來便走過了經濟口裡只故叫親親下面單裙子內却似火燒的一條硬鉄隔了衣服只顧挺將進來那金蓮也不由人把身子一聳那話兒都隔了衣服熱烘烘對着了金蓮政忍不過用手掀開經濟裙子用力揑着陽物經濟慌不迭的替金蓮扯下褲腰來劃的一聲却扯下一個裙襉兒金蓮笑駡道蠢賊奴還不曾偷慣食的恁小着膽就慌不迭倒把裙襉兒扯吊了就自家扯下褲腰剛露出牝口一腿

趓在闌干上就把經濟陽物塞進牝口原來金蓮兒濕了半晌
已是濕答答的被經濟用力一挺便撲的進去了經濟道我的
親親只是立了不盡根怎麼處金蓮道胡亂抽送抽送且再擺
佈經濟劉待抽送忽聽得外面狗子都嗥嗥的叫起來却認是
西門慶吃酒回來了兩個慌得一滾烟走開了却是書童玳安
兩個拿着冠帶金扇進來亂嚷道今日走死人也月娘差小玉
出來看時只見兩個小厮都是醉糢糊的小玉問道爺怎的不
歸玳安道方纔我每恐怕追馬不及問了爺先走回來他的馬
快也只在後邊來了小玉進去回覆了不一時西門慶已到門
外下了馬本待到金蓮那里睡不想醉了錯走入月娘房里來
月娘暗想明日二十三日乃是壬子日今晚若留他反挫明日

大事。又是月經左來月子。也至明日潔淨。對西門慶道。你今晚醉昏昏的。不要在這里鬼混。我老人家。月經還未淨。不如在別房去睡了。明日來罷。把西門慶帶笑的。推出來。走到金蓮那里去了。捧着金蓮的臉。道這個是小淫婦了。方纔待走進來。不想有了幾杯酒。三不知走入大娘房里去。金蓮道。精油嘴的東西。你便說明日要在姐姐房里睡了。砕說嘴的。在真人前赤巴巴弄謊。難道我便信了你。西門慶道。怪油嘴。專要歪斯纏人。真正是這樣的着甚緊。弄着謊來。金蓮道。且說姐姐怎地不留你在西門慶道。不知道他。只罵道我醉了。推了出來說明晚來罷。我便急急的來了。金蓮政待潯牝。西門慶把手來待摸他。金蓮雙手巻住。罵道短命的。且沒要動。我有些三不耐煩在這里。西門

慶一手抱住。一手揷入腰下。竟摸着道。怪行貨子。怎的夜夜乾卜卜的。今晚裡面有些濕答答的。莫不想着漢子。騷水發哩。原來金蓮想着經濟。還不曾澡牝。被西門慶無心中打着心事。一時臉通紅了。把言語支吾。半笑半罵。就澡牝洗臉。兩個宿了一夜不題。却表吳月娘。次早起來。却正當壬子日了。便思想薛姑子。臨別時。千叮嚀萬囑付。叫我到壬子日吃了這藥。管情就有喜事。今日正當壬子。政該服藥了。又喜昨夜天然湊巧。西門慶飲醉回家。撞入房來。回到今夜。因此月娘心上暗自喜歡。清早起來。即便沐浴梳粧完了。就拜了佛。念一遍白衣觀音經。求子的最是要念他。所以月娘念他。也是王姑子教他念的。那日壬子日。又是個緊要的日子。所以淸早閉了房門。燒香點燭。先誦

過了，就到後房，開取藥來，叫小玉熨起酒來，也不用粥，先吃了些乾糕餅食之類，就雙手捧藥，對天禱告，先把薛姑子一丸藥，用酒化開，異香觸鼻，做三兩口，服完了，後見王姑子製就頭胎衣胞，雖則是做成末子，然終覺有些注疑，有些焦刺刺的氣子，難吃下口，月娘自忖道：不吃他，不得見効，待吃他，又只管生疑，也罷，事到其間，做不得主了，只得勉強吃下去罷，先將符藥一把，卷在口內，急把酒來，大呷半碗，覺乎嘔將出來，眼都忍紅了，又連忙把酒過下去，喉舌間只覺有些膩格格的，又吃了幾口酒，就討溫茶來漱淨口，睡向床上去了，西門慶政走過房來，見門閉着，叫小玉開了，問道：怎麼悄悄的關上房門，莫不道我騂夜去了，大娘有些二十四麼，小玉道：我那裏曉得，西門慶走

進房來。叫了幾聲。月娘吃了早酒。向裡床睡着去。那里荅應他。西門慶向小玉道。賊奴才。現今叫大娘。只是不應。怎的不是氣我。遂沒些趣。向走出房去。只見書童進來。說道應二爹在外邊了。西門慶走出來。應伯爵道。哥。前日到劉太監庄上。赴黃安二主酒席。得盡歡麼。直飲到幾時分。纔散了。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他前的下顧。因欲赴胡大尹酒席。倒坐不多時。我到他那里。都情投意合。倒也被他多留住了。灌了好幾杯酒。直到更次。歸路又遠。醉又醉了。不知怎的了。應伯爵道。別處人倒也好情分。還該送些下程與他。西門慶道。說得有理。就叫書童寫起兩個紅禮帖來。分付裡面。辦一樣兩副盛禮。枝圓荔棗。鵞鴨羊腿。鮮魚。兩罈南酒。又寫二個謝宴名帖。就叫書童來。分付了。差

他送去書童荅應去了應伯爵就挨在西門慶身邊來坐近了哥前日說的曾記得麼西門慶道記甚的來應伯爵道想是忙的都忘記了便是前日同謝子純在這里吃酒臨別時說的西門慶呆登登想了一會說道莫不就是李三黃四的事麼應伯爵笑道這叫做簷頭雨滴從高下一點也不差西門慶做攢眉道教我那里有銀子你眼見我前日支鹽的事没有銀子與喬親家挪得五百兩湊用那里有許多銀子放出去應伯爵道左右生利息的隨分箱子角頭尋些湊與他罷哥說門外徐四家的銀日先有二百五十兩來了這一半就易處了西門慶道是便是那里去湊不如且回他等討徐家銀子一搃與他罷應伯爵正色道哥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哥前

日不要許我便好。我又與他每說了。千真萬真。道今日有的了。
怎好去回他。他們極服你做人慷慨。直甚麼事。反被這些經紀
人。背地裡不服你。西門慶道。應二爹如此說。便與他罷。自已走
進去。收拾了二百三十兩銀子。又與玉簫討昨日收徐家二百
五十兩頭。一總彈准四百八十兩。走出來對應伯爵道。銀子只
湊四百八十兩。還少二十兩。有些段疋作數。可使得麼。伯爵道。
這個邦難。他就要現銀去幹香的事。你好的段疋。也都沒放。你
剩這些粉段。他又幹不得事。不如湊現物與他。省了小人腳步。
西門慶道。也罷也罷。又走進來。稱了廿兩成色銀子。叫玳安通
共掇出來。那李三黃四。邦在間壁人家坐久。只待伯爵打了照
面。就走進來。謝希大適值進來。李三黃四。敘揖畢了。就見西門

慶行禮畢。就道前日蒙大恩。因銀子不得關出。所以遲遲。今因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敢再挪五百兩暫濟燃眉之急。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盡這邊來。一齊筭利奉還。西門慶便喚玳安。鋪子裡取天平。請了陳姐夫先把他討的徐家廿五兩彈准了。後把自家二百五十兩彈明了。付與黃四李三。兩人拜謝不已。就告別了。西門慶欲留應伯爵謝希大再坐一回。那兩個那有心想坐。只待出去與李三黃四分中人錢了。假意說有別的事。急急的別去了。那玳安琴童都擁住了伯爵。討些使用買果子吃。應伯爵搓手道。沒有沒有。這是我認得的。不帶得來送你。這些狗弟子的孩兒。徑自去了。只見書童走得進來。把黃主事安主事兩個謝帖回話。說兩個爺說。不該受禮。恐拂

盛意只得收了多去致意你爺力錢二封西門慶就賞與他又稱出些把他來的挑盤人打發了天色已是掌燈時分西門慶走進月娘房裡坐定月娘道小王說你曾進房來叫我我睡着了不得知你叫西門慶道却又來我早認你有些不快我哩月娘道那里說起不快你來便叫小王炮茶討夜飯來吃了西門慶飲了幾杯身子連日吃了些酒只待要睡因先時不在月娘房裡來又待奉承他也把胡僧的膏子藥來用了些脹得陽物來鐵杵一般月娘見了道那胡僧這樣沒槽道的謊人的弄出這樣把戲來心中暗忖道他有胡僧的法術我有姑子的仙丹想必有些好消息也遂都上床去暢美的睡了一夜次日起身都至日午時候那潘金蓮又是顛唇簸嘴與孟玉樓道姐姐前

日教我看幾時是壬子日。莫不是揀昨月與漢子睡的。爲何恁的湊巧。玉樓笑道。那有這事。正說話間。西門慶走來。金蓮一把扯住西門慶道。那裡人家睡得這般早。起得恁的晏。日頭也沉沉的待落了。還走往那里去。西門慶被他鬼混了一場。那話兒又硬起來。徑撇了玉樓。玉樓自進房去。西門慶按金蓮在床口上。就戲做一處。春梅就討飯來。金蓮同吃了不題。却說那月娘。自從聽見金蓮背地。講他愛官哥。兩日不到官哥房裡去看。只見李瓶兒走進房來。告訴道。孩子日夜啼哭。只管打冷戰不住。却怎麼處。月娘道。你做一個擺佈。與他弄好了便好。把些香愿也許許。或是許了賽神。一定減可些。李瓶兒前日身上發熱。我許拜謝城隍土地。如今也待完了心愿。月娘道。是便是。你的心

愿。也還該再請劉婆來。商議商議看他怎地說。李瓶兒政待走出來。月娘道。你道我昨日成日的不得看看孩子。着甚緣故。不得進來。只因前日我來看了孩子。走過捲棚照壁邊。只聽得潘金蓮在那里和孟三兒說我自家沒得養。倒去奉承別人。扯淡得沒要緊。我氣了半日的。飯也吃不下。李瓶兒道。這樣怪行貨歪刺骨。可是有槽道的。多承大娘好意思着他甚的。也在那里搗鬼。月娘道。你只記在心。防了他也沒則聲。李瓶兒道。便是這等前日迎春說大娘出房後邊迎春出來。見他與三姐立在那里說話。見了迎春就尋貓去了。政說話間。只見迎春氣吼吼的走進來。說道。孃孃。官哥不知怎麼樣兩隻眼不住反看起來。口裡捲些白沫出來。李瓶兒就得頓口無言。攢眉欲淚。一面差小

玉簫西門慶一面急急歸到房裡見婢子如意兒都失色了關看驚西門慶也走進房來見了官哥放死放活也吃了一驚說道不好了不好了怎麼處婦人平日不保護他好到這田地說來尋我如今怎好指如意兒道婢子不看好他以致今日若論一差池起來就搗爛你做肉泥也不當稱罕那如意兒慌得口也不敢開兩淚齊下李瓶兒只管看了暗哭西門慶道哭也沒用不如請施灼龜來與他灼一個龜板不知他有甚禍福緩脉與他完一完再處就問書童討單名帖飛請施灼龜來坐下先是陳經濟陪了吃茶琴童點安點燭燒香昏淨水擺卓子西門慶出來相見了就拿龜板對天禱告作揖進入堂中放龜板在卓上那施灼龜雙手接着放上龜藥點上了火又吃一甌茶西

門慶正坐時只聽一聲響施灼龜看了停一會不開口西門慶問道吉凶如何施灼龜問甚事西門慶道小兒病症大象怎的看郵脉也沒有施灼龜道大象目下沒甚事只怕後來反覆牽延不得脫然全愈父母占子孫子孫爻不宜晦了又看朱雀爻大動主獻紅衣神道城隍等類要殺猪羊去祭他再領三碗羮飯一男傷一女傷草船送到南方去西門慶就送一錢銀子謝他施灼龜極會諂媚就千恩萬謝蝦也似打躬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說道方纔灼龜的說大象牽延還防反覆只是目下不急的該獻城隍老太李瓶兒道我前日原許的只不曾獻得孩子只管駁雜西門慶道有這等事即喚玳安叫慣行燒帋的錢痰火來玳安即便出門西門慶和李瓶兒擁着官哥道

孩子我與你賽神了你好了些謝天謝地說也奇怪那時孩子就放下眼磕伏着有睡起來了李瓶兒對西門慶道好不作怪麼一許了獻神道就減可了大半西門慶心上一塊石頭纔得放了下來月娘聞得了也不勝喜歡又差琴童去請劉婆子的來劉婆急波波的一步高一步低走來西門慶不信婆子的只爲愛着官哥也只得信了那劉婆子一徑走到廚房下去摸竈門迎春笑道這老媽敢汗邪了官哥倒不看走到廚下去摸竈門則甚的劉婆道小奴才你曉得甚的別要吊嘴說我老人家一年也大你三百六十日哩路上走來又怕有些邪氣故來燂門前走走迎春把他做了個臉聽李瓶兒叫就同劉婆進房來劉婆磕了頭西門慶要分付玳安稱銀子買東西殺猪羊獻神

走出房來。劉婆便問道。官哥好了麽。李瓶兒道。便是內得緊。請
你來商議。劉婆道。前日是我說了。獻了五道將軍就好了。如今
看他氣色。還該謝謝三界土便好。李瓶兒道。方纔施灼龜說。該
獻城隍老太。劉婆道。他慣一不着的。曉得甚麽。來這個原是驚
了。却我收驚倒好。李瓶兒道。怎地收驚。劉婆道。迎春姐。你去取
二米。舀一椀水來。我做你看。迎春取了米水來。劉婆把一隻高
脚瓦鍾。放米在裡面。滿滿的。袖中摸出舊綠絹頭來。包了這鍾
米。把手捏了。向官哥頭面上下手足。虛空運來運去的戰。官哥
正睡着。妳子道。別要驚覺了他。劉婆搓手低言道。我曉得。我曉
得。運了一陣。口裡啣嚷嚷的念。不知是麽。中間一兩句響些。李
瓶兒聽得是念天驚地驚。人驚鬼驚。猫驚狗驚。李瓶兒道。孩子

敢是猫驚了起的劉婆念畢。把絹兒抖開了。放鍾子在卓上看了一回。就從米搓實下的去處。撮兩粒米。投在水碗內。就曉得病在月盡好。也是一個男傷。兩個女傷。領他到東南方上去。只是不該獻城隍。還該謝土。纔是。那李瓶兒疑惑了一番。道我便再去謝謝土也不妨。又叫迎春出來。對西門慶說。劉婆看水碗說該謝土。左右今夜廟裡去不及了。留好東西明早志誠些去。西門慶就叫玳安。把拜廟裡的東西及猪羊收拾好了。待明早去罷。再買了謝土東西。炒米藺團。土筆土墨。放生麻雀鰍鱔之類。無物不備。件色整齊。那劉婆在李瓶兒房裡。走進來到月娘房裡坐了。月娘留他吃了夜飯。却說那錢痰火到來。坐在小廳上。琴童與玳安。忙不迭的扶侍他謝土。那錢痰火吃了茶。先討

個意旨。西門慶叫書童寫疏與他。那錢痰火就帶了雷圈板巾，依舊着了法衣，仗劍執水，步罡起來，念淨壇咒。

咒曰

洞中玄虛，晃朗太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靈寶符命，普告九天。乾羅答那，洞罡太玄。斬妖縛邪，殺鬼萬千。中山神咒，元始玉文。持誦一遍，却病延年。按行五嶽，八海知聞。魔王束手，侍衛我軒。兇穢消散，道氣常存。云云

請祭主拈香。西門慶淨了手，漱了口，着了冠帶，帶了攢藤蒲。雪娥、孟玉樓、李嬌兒、桂姐都靚艷着衣服，都嘖嘖的誇好。西門慶走出來拈香拜佛，安童背後扯了衣服，好不冠冕氣象。錢痰火見主人出來，念得加倍響些。那些婦人，便在屏風後瞧着西門

慶掐着錢蹾火都做一團笑倒西門慶聽見笑得慌跪在神前又不好發話只顧把眼睛來打抹書童就覺着了把嘴來一擺那衆婦人便覺住了些金蓮獨自後邊出來只見轉一揚兒驀見了陳經濟就與他親嘴摸奶袖裡掣出一把果子與他又囑道你可要吃燒酒經濟道多少用些也好遂吃金蓮乘衆人亂的時分扯到屋裡來叫春梅閉了房門連把燒鍾與他吃了藏說出去罷恐人來我便死也經濟又待親嘴金蓮道磣短命不惱婢子瞧科便戲發訕打了他一下那經濟就攛蹶走出來金蓮就叫春梅先走引了他出去了正是雙手擘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那時金蓮也就走外邊瞧了不在話下那西門拜了土地跪了半晌纔得起來只做得開啟功德饒疾穴

次拜䞞西門慶走到屏風後邊對衆婦人道別要嘻嘻的笑引的我幾次忍不住了衆婦人道那錢痰火是燒昏的火鬼又不是道士的帶了板巾着了法衣這赤巴巴沒廉耻的嘞嘍嘍的臭涎唾也不知倒了幾斛出來了西門慶道敬神如神在不要是這樣的寡薄嘴調笑的他苦錢痰火又請拜䞞西門慶走到毡单上錢痰火通陳起頭就念入䞞科文遂念起志心朝禮來看他口邊涎唾捲進捲出一個頭得上得下好似磕頭蟲一般笑得那些婦人做了一堆西門慶那里趕得他拜來那錢痰火拜一拜是一個神君西門慶拜一拜他又拜過凭個神君了于是也顧不得他只管亂拜那些婦人笑得了不的適值小玉出來請李桂姐吃夜飯說道大娘在那里冷清清和大姐劉婆三

個坐着講閑話。這里來這樣熱鬧得狠。嬌兒和桂姐。即便走進屋裡來。衆人都要進來。獨那潘金蓮。還要看後邊。看見都待進來。只得進來了。吳月娘對大姐道。有心賽神。也放他志誠些。這些風婆子。都擁出去。甚緊要的。有甚活獅子相咬。去看他。纔說得完。李桂姐進來。陪了月娘大姐。三個吃夜飯不題。却說那西門慶。拜了滿身汗。走進裡面。脫了衣冠靴帶。就走入官哥床前。摸着說道。我的兒。我與你謝土了。對李瓶兒道。好呀。你來摸他額上。就凉了許多。謝天謝天。李瓶兒笑道。可要作怪。一從許了謝土。就也好些。如今熱也可些。眼也不反看了。冷戰也住些了。莫道是劉婆沒有意思。西門慶道。明日一發去完了廟裡的事便好了。李瓶兒道。只是做爺的吃了勞碌了。你且揩一揩身上。

吃夜飯去。西門慶道。這里恐諕了孩子。我別的去吃罷。走到金蓮那里來。坐在椅上。說道我兩個腰子。落出也似的痛了。金蓮笑道。這樣孝心怎地痛起來。如今叫那個替你拜拜罷。西門慶道。有理有理。就叫春梅喚琴童。請陳姐夫替爺拜拜。送了紙馬。誰想那經濟在金蓮房裡。灌了幾鍾酒出來。恐怕臉紅了。小厮們猜道出來。只得買了些淡酒。在舖子裡。又吃了兇杯。量原不濟。一霎地醉了。齁齁的睡着了。琴童那里叫得起來。一脚箭走來回覆西門慶道。睡在那里。再叫不起。西門慶便惱將起來。道可是個有槽道的。不要說一家的事。就是隣佑人家。還要看看。怎的就早睡了。就叫春梅來大娘房里。對大姐說。爺拜酸了腰子。請姐夫替拜送紙馬。問怎的再不肯來。只管睡着。大姐道。這

樣沒長俊的。待我去。叫他。逕走出房來。月娘就叫小玉到舖子裡。叫起經濟來。經濟揉一揉眼。走到後邊。見了大姐道。你怎的恁不迭的叫。命大姐道。叫你替爹拜王送馬去。方纔琴童來叫你不應。又來與我歪斯纏。如今娘叫小玉來叫你。好歹去拜拜罷麽。遂半推半攙的。擁了經濟到廳上。大姐便進房去了。小玉回覆了月娘。又回覆了西門慶。西門慶分付琴童玳安等。伏侍錢痰火完了事。就睡在金蓮床上不題。却說那陳經濟走到廳上。只見燈燭輝煌。纔得醒了。挣着眼。見錢痰火攻收散花錢。遂與叙攝。痰火就待領齋飯。叫琴童掌灯。到李瓶兒房首。迎春接香進去。遞與如意兒。替官哥呵了一呵。就遞出來。錢痰火裡神揑兒的念出來。到廳上就待送馬。陳經濟拜了一回。錢痰火就

送馬發檄發了乾卦說道檄向天門一兩日就好的縱有反覆
沒甚事就放生燒帋馬奠酒辭神禮畢那痰火口渴肚飢也待
要吃東西了那玳安收家活進去了琴童擺下卓子就是陳經
濟陪他散堂錢痰火千百聲謝去了經濟也進房去了李瓶兒
又差迎春送果子福物到大姐房里來大姐謝了不題却說劉
婆在月娘房里謝了出來剛出大門只見後邊錢痰火提了燈
籠醉醺醺的撞來劉婆便道錢師父你們的散花錢可該送與
我老人家麼錢痰火道那里是你本事劉婆道是我看水椀作
成你老頭子倒不識好歹哩下次落我頭也不薦你了錢痰火
再三不肯道你精油嘴老淫婦平白說嘴你那里薦的我我是
舊主顧那里說起分散花錢劉婆指罵道餓殺你這賊火鬼經

來求我哩。兩個見混的鬭口一塲去了。不題。卻說西門慶次早起來，分付安童跟隨上廟，挑猪羊的跳猪羊，拏冠帶的拏冠帶，徑到廟裡。慌得那些道士連忙鋪单讀疏。西門慶冠帶拜了，求了籤，交道士解說。道士接了籤，送茶畢，即便解說籤是中吉。解云病者即愈。只防反覆，須宜保重些。西門慶打發香錢歸來了。剛下馬進來，應伯爵正坐在捲棚的下。西門慶道：請坐，我進去來。遂走到李瓶兒房，說求籤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徑走到捲棚下，對伯爵道：前日中人錢盛麼，你可該請我一請。伯爵笑道：謝子純也得了些，怎的獨要我請。也罷，買些東西與哥子吃也罷。西門慶笑道：那個真要吃你的，試你一試兒。伯爵便道：便是你令日猪羊上廟，福物盛得十分的。小弟又在此，怎的不散福。西

門慶道。也說得有理。與琴童去請謝爹來同享。一面分付廚下整理菜蔬出來。與應二爹吃酒。那應伯爵坐了。只等謝希大到。那得見來。便道我們先坐了罷。等不得這樣喬做作的。西門慶就與應伯爵吃酒。琴童歸來說謝爹不在家。西門慶道。怎去得恁久。琴童道。尋得要不的。應伯爵遂行口令都是祈保官哥的意思。西門慶不勝歡喜。應伯爵道。不住的來擾宅。心上不安的緊。明後日待小弟做個薄主。約諸弟兄。陪哥子一杯酒何如。西門慶笑道。賺得些中錢。又來撒漫了。你別要費。我有些猪羊剩的。送與你湊樣數。伯爵就謝了。道只覺忒相知了些。西門慶道。唱的優兒。都要你身上完備哩。應伯爵道。這却不消說起。只是沒人伏侍。怎的好。西門慶道。左右是弟兄。各家人都使得的。我

家孳壹玳安將就用用罷。應伯爵道。這卻全副了。吃了一回。遂閃去了。正是百年終日醉。也只三萬六千場。

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

來日陰晴未可商　常言極樂起憂惶
浪遊年少耽紅陌　薄命嬌娥怨綠窗
乍入杏村沽美酒　還從橘井問奇方
人生多少悲歡事　幾度春風幾度霜

話說西門慶在金蓮房裡起身，分付琴童玳安，送豬蹄羊肉到應二爹家去。兩個小廝，政送去時，應伯爵政邀客回來，見了就進房帶邀帶請的，寫一張回字。聒擾極茲，復承佳惠，謝謝，即刻屈吾兄過舍同往郊外一樂。寫完了，走出來，將交與玳安，玳安道：「別要寫字去了，爹差我們兩個在這里伏侍，也不得去了。」應

伯爵笑道怎好勞動你兩個親油嘴折殺了你二爹哩就把字來袖過了琪安道二爹今日在那箇兒吃酒我們把卓子也擺擺麼還是灰塵的哩伯爵道好人呀正待要抹抹先擺在家裡吃了便飯然後到郊園上去頑耍琴童道先在家裡吃飯也倒有理省得又到那里吃飯徑把攢盒酒小碟兒拿去罷伯爵道你兩個倒也聰明正合二爹的粗主意想是日夜被人鑽攛攛開了聰明孔哩琪安道別要講閑話就與你收拾起來伯爵道這叫做接連三個觀音堂妙妙妙兩個安童剛收拾得七八分只見搖搖擺擺的走進門來却是白來創見了伯爵拱手又見了琴童琪安道這兩個小親親這等奉承你二爹伯爵道你莫待撚酸哩笑了一番白來創道哥請那幾客伯爵道只是弟兄

幾個坐坐就當會茶沒有別的新客白來創道這都妙了小弟極怕的是面沒相識的人同吃酒今日我們弟兄輩小敘倒也好吃酒須要只是席上少不得娼的和吳銘李惠兒彈唱彈唱倒也好吃酒伯爵道不消分付此人自然知趣難道悶昏昏的吃了一場便罷了你幾曾見我是恁的來白來創道停當停當還是你老幇襯只是停會兒少罰我的酒因前夜吃了火酒吃得多了嗓子兒疰疼的要不得只吃些茶飯粉湯兒罷伯爵道酒病酒藥醫就吃些何妨我前日也有些嗓子痛吃了幾杯酒倒也就好了你不如依我這方絕妙白來創道哥你只會醫嗓子可會醫腫子麼伯爵道你想是沒有用早飯白來創道也差不遠伯爵道怎麼處就跑的進去了拿一碟子乾糕一碟子檀

香餅。一壺茶出來與白來創吃。那白來創把檀香餅一個一口。都吃盡了。讚道這餅都好。伯爵道糕亦頗過。白來創就嗶嗶聲都吃了。只見琴童琅安收迭家活。一霎地明窓淨几。白來創道收拾恁的整齊了。只是弟兄們還未齊。早些來多頑頑也得。怎地只管縮在家裡。不知做甚的來。伯爵政望着外邊。只見常時節走進屋裡來。琴童政掇茶出來。常時節拱手畢。便瞧着琴童道是你在這里。琴童笑而不荅。吃茶畢。三人剛立起散走。白來創看見掛上有一副棋枰。就對常時節道。我與你下一盤棋。常時節道。我方走了。熱剩剩的。政待打開衣帶。搧搧扇子。又要下棋。也罷麼。待我胡亂下局罷。就取下棋枰來下棋。伯爵道賭個東道兒麼。白來創道。今日擾兒了。不如着人巳的倒也徑捷些

兒省得虛脾胃。吃又吃不成。倒不如入巳的有實惠。伯爵道。我做主人不來。你們也着東道來湊湊麽。笑了一番。白來創道。如今說了。着甚麽東西。還是銀子。常時節道。我不帶得銀子。只有扇子在此。當得二三錢銀子起的。漫漫的贖了罷。白來創道。我是贏別人的絨繡汗巾。在這里。也值許多。就着了罷。一齊交與伯爵。伯爵看看。一個是詩畫的白竹金扇。却是舊做骨子。一個是簇新的繡汗巾。說道。都值的。徑着了罷。伯爵把兩件拿了。兩個就對局起來。琴童玳安。見家主不在。不住的走到椅子後邊。來看下棋。伯爵道。小油嘴。有心央及你來再與我泡一甌茶來。琴童就對玳安。蹅蹅裡做了一個鬼臉。走到後邊燒茶了。却說白來創。與常時節。棋子原差不多。常時節畧高些。白來創極會

又悔。政着時。只見白來創一塊棋子。漸漸的輸倒了。那常時節暗暗決他要悔。那白來創果然要拆兌着子。一手撇去常時節着的子。說道差了差了。不要這着。常時節道哥子來。不好了。伯爵奔出來道。怎的。鬧起來。常時節道。他下了棋。差了三四着。後又重待拆起來。不算帳。哥做個明府。那里有這等率性的事。白來創面色都紅了。太陽裡都是青筋綻起了。滿面涎唾的嚷道。我也還不曾下。他又撲的一着了。我政待看個分明。他又把手來影來影去。混帳得人眼花撩亂了。那一着方纔着下。手也不曾放。又道我悔了。你斷一斷。怎的說我不是。伯爵道。這一着便將就着了。也還不叫悔。下次再莫待恁的了。常時節道。便罷。且容你悔了這着。後邊再不許你白來創我的子了。白來創笑道。

你是常時節輸慣的。倒來說我。政說話間。謝希大也到了。琴童掇茶吃了。就道你們自去完了棋。待我看着。正看時。吳典恩也正走到屋裏來了。都敘過寒溫。就問可着甚的來。伯爵把二物與衆人看。都道既是這般。須着完了。白來創道。九阿哥。完了罷。只管思量甚的。常時節政在審局。吳典恩與謝希大旁賭。希大道。九弟勝了。吳典恩道。他輸了。恁地倒說勝了。賭一杯酒。常時節道。看看區區叨勝了。白來創臉都紅了。道難道這把扇子。是送你的了。常時節道。也差不多。于是塡完了官着。就數起來。白來創看了五塊棋頭。常時節只得兩塊。白來創又該找還常時節三個棋子。口裡道輸在這三着了。連忙數自家棋子。輸了五個子。希大道可是我決着了。指吳典恩道。記你一杯酒。停會一

准要吃還我。吳典恩笑而不答。伯爵就把扇子。併原搭汗巾。送與常時節。常時節把汗巾原袖了。將扇子拽開賣弄。品評詩畫。衆人都笑了一番。玳安外邊奔進來。報說是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兩個相牽相引。嬉笑進來了。深深的相見衆位。白來創意思還要下盤。却被衆人笑了。伯爵道。罷罷。等大哥一來。用了飯。就到郊園上去。着到幾時。莫要着了。于是琴童忙收棋子。都吃過茶。伯爵道。大哥此時也該來了。莫待弄宴了。須要不來。剛說時。西門慶來到。衣帽齊整。四個小廝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敘禮讓坐。兩個妓女。都磕了頭。吳銘李惠。都到來磕頭過了。伯爵就催琴童玳安。拿上八個靠山小碟兒。盛着十香瓜。五方豆豉醬。油浸的花椒。釀醋。滴的苔菜。一碟糖蒜。一碟糟筍乾。一碟辣菜。

一碟醬的大通薑。一碟香葷攢放停當兩個小厮見西門慶坐地加倍小心比前越覺有些馬前健。伯爵見西門慶看他擺放家活。就道虧了他兩個。收拾了許多事。替了二爹許多力氣。西門慶道。恐怕也伏侍不來。伯爵道。忒會了些謝希大道。自古道強將手下無弱兵。畢竟經了他們。自然停當那兩個小厮擺完小菜。就拿上大壺酒來。不住的拿上廿碗下飯菜兒蒜燒荔枝肉。葱白椒料檜皮煮的爛羊肉。燒魚燒雞酥鴨熟肚之類。說不得許多色樣。原來伯爵在各家吃轉來。都學了這些好烹庖了。所以色色俱精。無物不妙。衆人都拏起筯來嗒嗒聲都吃了。幾大杯酒就拿上飯來吃了。那韓金釧吃素再不用葷。只吃小菜。伯爵道。今日又不是初一月半。喬作衙甚的。當初有一個人。吃

了一世素。死去見了閻羅王。說我吃了一世素。要討一個好人身。閻王道。那得知你吃不吃。且割開肚子驗一驗。割開時。只見一肚子涎唾。原來平日見人吃葷腥。在那裡的。衆人笑得翻了。金釧道。這樣搗鬼。是那里來。可不怕地獄拔舌根麽。伯爵道。地獄裡只拔得小淫婦的舌根。道是他親嘴時。會活動哩。都笑一陣。伯爵道。我們到郊外去一遊。何如。西門慶道。極妙了。衆人都說妙。伯爵就把兩個食盒。一罈酒。都央及玳安。與各家人。擡在河下。喚一隻小舡。一齊下了。又喚一隻空舡載人。衆人逐一上舡。就撑到南門外三十里有餘。徑到劉太監莊前。伯爵叫灣了船。就上岸扶了韓金釧。吳銀兒兩個上岸。西門慶問道。到那一家園上走走倒好。應伯爵道。就是劉太監園上也好。西門慶道

也罷。就是那笪也好。衆人都到那里。進入一處廳堂。又轉入曲廊深徑。茂林修竹。説不盡許多景致。但見

翠栢森森。修篁簌簌。芳草平鋪青錦褥。垂楊細舞綠絲絲。曲砌重欄。萬種名花紛若綺。幽窓密牖。數聲嬌鳥弄如簧。真同閬苑風光。不減清都景致。散淡高人日涉之以成趣。往來游女每樂此而忘疲。果屬奇觀。非因過譽。

西門慶携了韓金釧吳銀兒手。走往各處。飽玩一番。到一木香棚下。蔭凉的緊。兩邊又有老大長的石櫈琴臺。恰好散坐的。衆人都坐了。伯爵就去交琴童兩個舡上人。拿起酒盒菜蔬風爐器皿等上來。都放在綠陰之下。先吃了茶。閑話起孫寡嘴祝麻子的事。常時節道。不然今日也在這里。那里説起西門慶道。也

是自作自受。伯爵道。我們坐了罷。白來創道。也用得着了。于是就擬列坐了。西門慶首席坐下。兩個妓女就坐在西門慶身邊。吳銘李惠。立在太湖石邊。輕撥琵琶。漫擊檀板。唱一隻曲。名曰水仙子。

據着俺老母情。他則待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生分開交頸。㗭剌剌沙鞴雕鞍。撒了鎖韁廝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箏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咭叮叮璫。精甎上摔碎菱花鏡。撲通通蓁井底墜銀瓶。

唱畢。又移酒到水池邊。鋪下毡單。都坐地了。傳盃弄盞。猜拳賭色。吃得恁地熱鬧。西門慶道。董嬌兒那個小淫婦。怎地不來應伯爵道。昨日我自去約他。他說要送一個漢子出門。約午前來

的。想必此時。曉得我們在這里頑耍。他一定赶來也。白來創道。這都是二哥的過。怎的不約實了他來。西門慶就向白來創耳邊。說道我們與那花子賭了。只說過了日中。董嬌兒不來。各罰主人三大碗。白來創對應伯爵說了。伯爵道便罷。只是日中以前來了。要罰列位三大碗一個。賭便一時賭了。董嬌兒那得見來。伯爵慌的只管笑。白來創與謝希大。西門慶兩個妓女。這般這般都定了計。西門慶假意淨手起來。分付玳安。交他假意嚷將進來。只說董姑娘在外來了。如此如此。玳安曉得了。停一會時。伯爵正在遲疑。只見玳安慌不迭的。奔將來。道董家姐姐來了。不知那里尋的來。那伯爵嚷道。樂殺我老太婆也。我說就來的。快把酒來。各請三碗一個。西門慶道。若是我們羸了。要你吃

你怎的就肯吃。伯爵道。我若輸了。不肯吃。不是人了。衆人道。是便是了。你且去叫他進來。我們纔好吃。伯爵道。是了。好人口裡的言語呢。一走出去。東西南北。都看得眼花了。那得董嬌兒的覔盡。望空罵道。賊淫婦。在二爺面上這般的拔短梯。喬作衙嘍。走進去。衆人都笑得了不的。權任道。如今日中過了。要吃。還幾們三碗一個。伯爵道。都是小油嘴哄我。你們倒做實了我的酒了。怎的擺佈。西門慶不由分說。滿滿斟一碗酒。對伯爵道。方纔說的。不吃不是人了。伯爵接在手。謝希大接連又斟一碗來了。吃也吃不完。吳典恩又接手斟一大碗酒來了。慌得那伯爵了不的。讓道不好了。嘔出來了。拏些小菜我過過便好。白來創倒取甜東西去。伯爵道。賊短命。不把酸的。倒把甜的來混攪。白來

釗笑道。那一椀就是酸的來了。左右鹹酸苦辣。都待嚐到罷了。且沒慌着。伯爵道。精油嘴。砕誇口得好。常時節又送一碗來了。伯爵只待奔鬪暫避。西門慶和兩個妓女。擁住了。那里得去。伯爵叫道。董嬌兒賊短命。小淫婦。害得老子好苦也。衆都笑做一堆。那白來釗。又交玳安拿酒壺滿滿斟着。玳安把酒壺嘴。支入椀內一寸許多。骨都都只管篩。那里肯住手。伯爵瞧着道。潚客勸主人也罷。那賊小淫婦。慣打鬧鬪的。怎的把壺子都放在椀內了。看你一千年。我二爺也不擡掇你討老婆哩。韓金釧。吳銀兒各人斟了一碗。送與應伯爵。伯爵道。我跪了殺雞罷。韓金釧道。都免禮。只請酒便了。吳銀兒道。怎的不向董家姐姐殺雞求他來了。伯爵道。休見笑了。也勾吃了。兩個一齊推酒到嘴邊。伯

爵不好接一頭兩手各接了一橛就吃完了連忙吃了些小菜一時面都漲紅了叫道我被你們弄了酒便漫漫吃還好怎的峯得悶不轉的衆人只待斟酒伯爵跪着西門慶道還求大哥說個方便饒恕小人窮性命還要留他陪客若一醉了便不知天好日暗一些與子也沒有了西門慶道便罷這兩橛一個你與玳安畫童了罷伯爵就起來謝道一發蠲免了罷足見大恩西門慶道也罷罷恕了你只是方纔說我們不吃不是個人如今你灑着些漫人氣了伯爵道我倒灌醉了那淫婦不知那里歪斯纏去了吳銀兒笑伯爵道咳怎的大老官人在這里做東道須要董嬌姐也不來來伯爵假意道他是上檯盤的名妓倒是難請的韓金釧兒道他是趕勢利去了成甚的行貨叫他是

名妓伯爵道我曉得你想必有些吃醋的宿帳哩西門慶認是蔡公子那夜的故事把金釧一看不在話下那時伯爵已是醉醺醺的兩個妓女又不是耐靜的只管調唇弄舌一句來一句去歪斯纏到吃得冷淡了白來創對金釧道你兩個唱個曲兒麼吳銀兒道也使得讓金釧先唱常時節道我勝那白阿弟的扇子倒是板骨的倒也好打板金釧道借來打一打板接去看看道我倒少這把打板的扇子不如作我贏的棋子送與我罷西門慶道這倒好常時節吃衆人攛掇不過只得送與他了金釧道吳銀姐在這裡我怎的好獨要我與你猜色那個色大的拿了罷常時節道這都有理就猜一色是吳銀兒贏了金釧就遞與銀兒了常時節假冠冕道這怎麼處我還有一條汗巾送

與金釧姐。補了扇罷。遂送過去。金釧接了道。這却撒漫了。西門慶道。我可惜不曾帶得好川扇兒來。也賣富貴富常時節道。這是打我一下了。那謝希大驀地喚起來道。我絕乎忘了。又是說起扇子來。交我安排了一大杯酒。送與吳典恩道。請完了旁賭的酒。吳典恩道。這罷了。停了幾時。纔想出來。他每的東西。都花費了。那在一杯酒。被謝希大逼勒不過。只得呷完了。那時金釧就唱一曲。名與茶蘼香。

記得初相守。偶爾間因循成就。美滿效綢繆。花朝月夜同宴賞。佳節須酬。到今日一旦休。常言道好事天慳。美姻緣他娘間阻。生拆散鸞交鳳友。　坐想行思。傷懷感舊。辜負了星前月下深深呪。願不損。愁不煞。神天還祐。他有日不測相逢。話

別離情取一場消瘦。

唱畢。吳銀兒接唱一曲名青杏兒。

風雨替花愁。風雨過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朝花謝。白了人頭。　乘興再三甌。揀溪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無花也好選甚春秋。

唱畢。李惠吳銘排立謝希大道。還有這些伎藝。不曾做哩。只見彈的彈。吹的吹。琵琶簫管。又唱一隻小梁州。

門外紅塵滾滾飛。飛不到魚鳥清溪。綠陰高柳聽黃鸝。幽棲意料俗客幾人知。　山林本是終焉計。用之行舍之藏。兮悼後世。追前輩五月五日。歌楚些弔湘纍。

唱畢。酒興將闌。那白來創。尋見園廳上。架着一面小小花框羯

鼓被他馱在湖山石後又折一枝花來要催花擊鼓西門慶對李惠吳銘擊鼓一個眼色他兩個就曉得了從石孔內瞧着到曾吃的面前鼓就住了白來創道畢竟賊油嘴有些作弊我自去打鼓也弄西門慶吃了幾杯正吃得熱鬧只見書童搶進來到西門慶身邊附耳低言道六娘身子不好的緊快請爹回來馬也備在門外接了西門慶聽得連忙走起告辭那時酒都有了眾人都起身伯爵道哥今日不曾奉酒怎的好去是這些耳報法極不好便待留住西門慶以實情告訴他就謝了上馬來伯爵又留衆人一個韓金釧霎眼挫不見了伯爵躡足潛蹤尋去只見在湖山石下撒尿露出一條紅線抛却萬顆明珠伯爵在隔籬笆眼把草戲他的牝口韓金釧撒也撒不完吃了一驚

就立起裩腰都濕了。罵道。硶短命。恁尖酸的沒槽道。面都紅了。帶笑帶駡出來。伯爵與衆人說知。又笑了一番。西門慶原留琴童與伯爵收拾家活。琴童收拾風爐食具下舡。都進城了。衆人謝了伯爵。各散去訖。伯爵打發兩隻舡錢。琴童送進家活。伯爵就打發琴童吃酒。都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來家。兩步做一步走。一直走進六娘房里。迎春道。俺娘了不得病。爹快看看他。走到床邊。只見李瓶兒呼嚶的叫疼。却是胃脘作疼。西門慶聽他叫得苦楚。連忙道。快去請任醫官來看你。就叫迎春與書童寫帖。去請任太醫。迎春出去說了。書童隨寫侍生帖。去請任太醫了。西門慶摊了李瓶兒坐在床上。李瓶兒道。恁的酒氣。西門慶道。是胃虛了。便厭着酒氣。又對迎春道。可曾吃些粥湯。迎春回

道今早至今一粒米也沒有用只吃了兩三匙湯兒心口肚腹兩腰子都疼得異樣的西門慶攢着眉皺着眼歎了幾口氣又問如意兒官哥身子好了麼如意兒道昨夜還有頭熱還要哭哩西門慶道恁的慪氣娘兒兩個都病了怎的好留得娘的精神還好去支持孩子哩李瓶兒又叫疼起來了西門慶道且耐心着太醫也就來了待他看過脉吃兩鍾藥就好了的迎春打掃房裡抹淨卓椅燒香點茶又支持妳子引鬪得官哥睡着此時有更次了外邊狗叫得不迭都是琴童歸來不一時書童拿了燈照着任太醫四角方巾大袖衣服騎馬來了進門坐在軒下書童走進來說請了來了坐在軒下了西門慶道好了快拿茶出去玳安即便掇茶跟西門慶出去迎接任太醫太醫道不

知尊府那一位看脈失候了貧罪實多西門慶道昏夜勞重心切不安萬惟垂諒太醫着地打躬道不敢吃了一鍾燻豆子撒的茶就問看那一位尊恙西門慶道是第六個小妾又換一鍾鹹櫻桃的茶說了幾句閒話玳安接鍾西門慶道裡面可曾收拾你進去話聲掌燈出來照進去玳安進到房裡去話了一聲就掌燈出來回報西門慶就起身打躬邀太醫進房太醫遇着一個門口或是階頭上或是轉灣去處就打一個半喏的躬渾身恭敬滿口寒温走進房裡只見沉烟繞金鼎蘭火爇銀缸錦帳重圍玉鈎齊下真是繁華深處果然別一洞天西門慶看了太醫的椅子太醫道不消了也答看了西門慶椅子就坐下了迎春便把繡褥來襯起李瓶兒的手又把錦帕來擁了玉臂又

把自已袖口籠着他纖指從帳底下露出一段粉白的臂來與太醫看脉太醫澄心定氣候得脉來却是胃虚氣弱血少肝經旺心境不清火在三焦須要降火滋榮就依書據理與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道先生果然如見實是這樣的這個小妻性子極忍耐得太醫道政爲這個緣故所以他肝經原旺人却不知他如今木尅了土胃氣自弱了氣那里得滿血那里得生水不能載火火都升上截來胸膈作飽作疼肚子也時常作疼血虚了兩腰子渾身骨節裡頭通作酸痛飲食也吃不下了可是這等的迎春道正是這樣的西門慶道真正任仙人了貴道裡望聞問切如先生這樣明白脉理不消問的只管說出來了也是小妾有幸太醫滾打躬道晚生曉得甚的只是猜多了西門慶道

太醫遜了些。又問如今小妾。該用甚麼藥。太醫道。只是降火滋榮。火降了。這胸膈自然寬泰。血足了。腰脅自然不作疼了。不要認是外感。一些也不是的。都是不足之症。又問道經事來得勻麼。迎春道。便是不得準。太醫道。幾時便來一次。迎春道。自從養了官哥。還不見十分來。太醫道。元氣原弱。産後失調。遂致血虛了。不是壅積了。要用疏通藥。要逐漸吃些丸藥。養他轉來纔好。不然。就要做牢病了。西門慶道。便是要求看得明白。如今先求煎劑。救得目前痛苦。還要求些丸藥。太醫道。當得。晚生返舍。即便送來。沒事的。只要知此症。乃不足之症。其胸膈作痛。乃火痛。非外感也。其腰脅疼。乃血虛。非血滯也。吃了藥去。自然逐一好起來。不須驚疑。西門慶謝不絕口。剛起身。出房。官哥又醒覺

了。哭起來。太醫道。這位公子好聲音。西門慶道。便是也會生病。不好得緊。連累小妾。日夜不得安穩。一路送出來了。却說書童對琴童道。我方纔去請他。他已早睡了。敲得半日門。纔有人對來。那老子一路揉眼出來。上了馬。還打盹不住。我只愁突了下來。琴童道。你是苦差。使我今日遊玩得了不的。又吃了一肚子酒。玳安在閑話。玳安掌燈跟西門慶送出太醫來。到軒下。太醫要告走。西門慶道。請寬坐。再奉一茶。還要便飯點心。太醫擺頭道。多謝盛情。不敢領了。一直走到出來。西門慶送上馬。就差書童掌燈送去。別了太醫。飛的進去。交玳安拿一兩銀子。赶上隨去討藥。直到任太醫家。太醫下了馬。對他兩個道。阿叔們。且坐着吃茶。我去拿藥出來。玳安拿禮盒。送與太醫道。藥金請收了。太

醫道。我們是相知朋友。不敢受你老爹的禮。書童道。定要老爹
纔好領藥。不然我們藥也不好拿去。恐怕回家去。一定又要
來。空走那步。不如作速收了。候的藥去便好。玳安道。無錢[illegible][illegible]
靈定求收了。太醫只得收了。見藥金盛了。就進去簇起煎劑。送
瓶內丸子藥。也倒了淺半瓶。兩個小廝方纔出裏面打發回話
出來。與玳安書童徑閉了門。兩個小廝回來。西門慶見了藥袋
厚大的。說道怎地許多。拆開看時。都是丸藥。也在裏面了。笑道
有錢能使鬼推磨。方纔說先送煎藥。如今都送了來。也好道
好。看藥袋上。是寫著降火滋榮湯。水二鍾。姜不用。煎至捌分。食
遠服。查再煎。忌食燒炒油膩炙煿等物。又打上[illegible][illegible]任氏藥室
的印記。又一封筒大紅票簽。寫著加味地黃丸。西門慶把那藥交

迎春。先分付煎一帖起來。李瓶兒又吃了些湯。迎春把藥熬了。西門慶自家看藥。濾清了查出來。捧到李瓶兒床前。道六娘藥在此。李瓶兒翻身轉來。不勝嬌顫。西門慶一手拿藥。一手扶着他頭頸。李瓶兒吃了叫苦。迎春就拿滾水來過了口。西門慶吃了藥。洗了脚。就伴李瓶兒睡了。迎春又熬些熱湯。護着。也連衣服假睡了。說也奇怪。吃了這藥。就有睡了。西門慶也熟睡去了。官哥只管要哭起來。如意兒恐怕哭醒了李瓶兒。把妳子來放他吃。後邊也寂寂的睡了。到次早西門慶將起身。問李瓶兒昨夜覺好些兒麼。李瓶兒道。可要作怪。吃了藥。不知怎地睡得熟了。今早心腹裡。都覺不十分怪疼了。學了昨晚下半晚。眞要人也。西門慶笑道。謝天謝天。如今再煎他二鍾吃了。就全

好了。迎春就煎赳第二鍾來吃了。西門慶一個鷩堤落向爪哇國去了。怎見得。有詩爲証。

西施時把翠蛾顰　幸有仙丹妙入神

信是藥醫不死病　果然佛度有緣人

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揚州送歌童

千歲蟠桃帶露擕　擕來黃閣祝期頤
八仙下降稱觴日　七鳳團花織錦時
六合五溪輸貢軸　四夷三島獻珍奇
羲和莫遣兩丸速　願壽中朝帝者師

却說任醫官看了脈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看得何如沒的甚事麼任醫官道夫人這的病原是産後不慎調理因此得來目下惡路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沒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大凡婦人産後小兒痘後最難調理畧有些差池便種了病根如今夫人

兩手脉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却又軟不能自固這病症都只爲火炎肝腑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番不治他後邉一發了不的了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任醫官道只是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栢知母爲君其餘只是地黃黃芩之類再加减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門慶听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一官做藥本任一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屋里煎服不在話下且說西門慶送了任醫官去回來與應伯爵坐地想起東京蔡太師壽旦已近先期曾差玳安往杭州買辦龍袍錦繡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即日要自往東京拜賀筭來日期已近自山東來到東京也有半個月日路程連夜收拾行李進發劉劉正好再遲不的了便進房來和月娘

說知如此這般月娘道這咱時不說如今忙匆匆的你擇定几時起身西門慶道明日起身也纔數到哩還得几個日頭西門慶說畢就走出外來分付玳安書童畫童打點衣服行李明日跟隨東京走一遭四個小厮各各收拾行李不題月娘便教小玉去請你各房娘都來收拾你爹行李當下只有李瓶兒一來有了孩子二來服了藥不出房來其餘各房孟玉樓潘金蓮一齊都到走來的多動手把皮廂涼廂裝了蟒衣龍袍段匹上壽等物共有二十多扛又整頓了應用冠帶衣服等件一齊完了晚夕三位娘子擺設酒殽和西門慶送行席上西門慶各人叮囑了几句自進月娘房里宿歇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

然后進李瓶兒房里來。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了句話，教他好好調理，我不久便來家看你。那李瓶兒閣着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房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點兒送出了大門。西門慶乘了涼轎，四個小厮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逦行來。却走了百里路程。那時日巳傍晚，西門慶分付駐劄，驛官厮見，送供應過了一宵。明日天早。西門慶催趲人馬，扛箱快行。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午牌時打中火，又行，路上相遇的，無非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旦的。也有進生辰擔的。不計其數，又行了十來日。算前途路已不多。趲到劉劉湊巧。宿了一晚，又行勾兩日。早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赶到龍德街牌樓底下，就投翟家屋裏去住歇。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的出

來迎接各叙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專管行李一一交盤進了翟家裏來翟謙交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卓上列着几十樣大菜几十樣小菜都是珍羞美味燕窩魚刺絕好下飯只沒有龍肝鳳髓其餘奇巧富麗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直的拿着通天犀杯斟上麻姑酒兒遞與翟謙接過滴了天然後又斟上來把盞與西門慶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菓熱𥞩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來单為老太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向有相攀的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但拜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也不枉了一生一世不知可以啓口帶攜的學生麽翟謙道這個有何

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盛禮自然還要陞選官爵不惟拜做乾子定然允哩西門慶听說不勝之喜飲彀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罷翟管家道再請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却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得又吃了一杯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分付叫把牲口牽到後槽去當下收過了家活就請西門慶到後邉書房裏安歇排下好描金暖床綾綃帳兒把銀鈎掛起露出一床好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廝扶侍西門慶脫衣脫襪上床獨宿孤眠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也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門戶重掩着那里討水來淨臉直挨到巳牌時分纔有個人把匙鑰一路開將出來隨后一個小廝拿着手巾一個捧着

銀面盆傾了香湯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戴上忠靖冠穿着外盖衣服一個在書房里坐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厮見了坐下當直的托出一個朱紅合子里邊有三十來様美味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主翁說過然后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數杯就拏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翟家去不多時慌跑來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各伺候拜壽未得厮見哩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者的泦褋學生也隨後便到了西門慶不勝歡喜便教跟隨人拉同翟家兇個伴當先把那二十扛金銀段疋指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

門慶。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个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認。倒是揚州苗員外。却不想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了。兩個同下轎作揖。叙來寒溫。原來這苗員外。是第一個財主。他身上也現做個散官之職。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忙匆匆。路次話了幾句。分手而別。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但見

堂開綠野。彷彿雲霄。閣起凌烟。依稀星斗。門前寬綽。堪旋馬閥閱巍峩。好竪旂。錦綉叢中。風送到畫眉聲巧。金銀堆裏。日映出琪樹花香。旃檀香截成梁棟。醒酒石滿砌階除。左右玉屏風。一個個夷光紅拂。滿堂羅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明晃

晃懸掛着明珠十二。黑夜里何用燈油。覷堂堂描致得琺房。
三千。彈短鋏盡皆名士。憑地九州四海。大小官員。多來慶賀。
就是六部尚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
只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只見中門關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爲何今日大事。却不開大門。翟管家道。原來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打這門出入。西門慶和翟管家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見了翟謙。一個個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說罷。又走過幾座門。轉幾個灣。無非是畫棟雕梁。金張甲第。隱隱聽見鼓樂之聲。如在天上的一般。西門慶又

問道這里貝居隔絕那里來的鼓樂喧嚷翟管家道這是老爺教的女樂一班共二十四人也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觀音舞凡老爺早膳中飯夜讌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听言未了又鼻子裏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發近了翟管家道這里老爺書房將到了腳步兒放鬆些轉個廻廊只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爍爍應接不暇西門慶還未敢闖進交翟管家先進去了然后挨挨排排走到堂前堂上虎皮太師交椅上坐一个大猩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四三十个美女一个个都是宮樣粧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氈單上回了个

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后翟管家又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几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了。因受了四拜后來都以父子相稱。西門慶開言道。孩兒沒恁孝順爺爺。今日華誕。家里備的几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這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直的拏了把椅子上來。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翟管家慌跑出門來。叫擡禮物的都進來。二十來扛禮物。揭開了凉箱蓋。呈上一个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余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明

珠十顆。又梯巳黃金二伯兩。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的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了抬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懽喜。連聲称多謝不迭。便教翟管家收進庫房去罷。一面分付擺酒款待西門慶因見忙冲冲。推事故辭別了蔡太師。太師道。既如此。下午早早來罷。西門慶作个揖起身。蔡太師送了兇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內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竟回到翟家來。脫下冠帶。又整的好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个嗑睡。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隨后就來了。便重整冠帶。預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隨着四個小廝。乘轎望太師府來不題。且說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

始分做三停第一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尚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到十分歡喜他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个見說請到了新乾子西門慶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畧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爺爺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掛懷兩个喁喁咲語真似父子一般二十個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的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筵席西門慶教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斟上一杯滿滿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

孩兒起來接過便飲个完。西門慶纔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筵。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纔作謝告別道。爺爺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后日不敢再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却在皇城后。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拏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學生一个兒坐着。正想个知心的朋友講講。恰好來湊巧。就留西門慶筵讌。西門慶推却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記其數。又有兩个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書童畫童。向苗員外看着。那班蠢材。只顧吃酒飯。却怎地比的那兩个苗員外哄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

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來翟家歇。那一幾日內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那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叙姻親，極其眷戀。次日早起辭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風餐，不在話下。且說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眼巴巴望西門慶回來。多有懸掛在屋里做些針指，通不出來閒耍。只有那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嬌模嬌樣，在丫鬟影裏，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只想着與陳經濟勾搭，便心上亂亂的焦燥起來，多少長吁短嘆，托着腮兒，呆登登本待要等經濟回來，和他做些營生，又不道經濟每日在店里沒的閒，欲要自家出來尋着他

又有許多丫頭往來不方便日里便似熬盤上蟻子一般跑進跑出再不坐在屋里那一日正是風和日暖那金蓮身邊帶着許多麝香合香走到捲棚後面只望着雪洞里那經濟日在店里那得脫身進來望了一回不見只得來到屋里把筆在手吟哦了几声便寫一封書封着叫春梅遞送與陳姊夫經濟接着拆開從頭一看却不是書一個曲兒經濟看罷慌的丟了買賣跑到捲棚後面看只見春梅回房去時潘金蓮說了不一時也跑到捲棚下兩個遇着就如餓眼見瓜皮一般禁不的一身直鑽到經濟懷里來捧着經濟臉一連親了兌個嘴咂的舌頭一片声响道你負心的短命賊囚自從我和你在屋里被小玉撞破了去後如今一向都不得相會這几日你爺爺上東京去了

我一個兒坐炕上淚汪汪只想着你你難道耳根兒也不熱的我仔細想來你恁地薄情便去着也索羅休只到了其間又丟你不的常言痴心女子負心漢只你也全不留些情正在熱鬧間不想那玉樓冷眼瞧破忽然抬頭看見順手一推險些兒經濟跌了一交慌忙驚散不題那日吳月娘孟玉樓李嬌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的跑進門來見月娘磕了個頭道爹回來了小的一路騎頭口拏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曾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不曾吃中飯月娘便教玳安廚下吃飯去又教整飯待大官人回來自和六房姊妹同夥兒到廳上迎接正是

詩人老去鶯鶯在　公子歸時燕燕忙

四人閑話多時。却早西門慶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厮見畢。然后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西門慶和六房妻小。各叙寒溫。落后書童琴童畫童也來磕了六房的頭。自去廚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翟家住下。明日蔡太師厚情。與内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時好麽。你身子怎地調理吃的任醫官藥。有些應驗麽。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弔不下家事。哩店里又不知怎樣。因此急急回來。李瓶兒道。孩子也沒甚事。我身子吃藥后。畧覺好些。月娘一面教衆人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就在月娘房裡歇了兩夜。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權

愛之情。多不必說。次日陳經濟和大姐來廝見了。說了些庄上的帳目。應伯爵和常時節打听的大官人來家。都來望西門慶出門廝見畢。兩個一齊說哥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稱羡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時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麽。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時節道。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間房子安身。却沒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日后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我如今忙忙地。那討銀子。且待到韓夥計貨船來家。自有个處。說罷。常時節應伯爵作謝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

會在太師府前便請了一席酒席上又把兩个歌童許下了那一日西門慶歸心如箭却不曾作別的他竟自歸來了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伴當來翟家問着那翟家說三日前西門大官家去了伴當回話苗員外纔曉的却不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不送去也罷不和我合着氣只后邊說不的話了便叫過兩个歌童分付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席上把你兩个許下他如今他離東京回家去了我目下就要送你們過去你們早收拾包裹待我稍下書打發你們那兩个歌童一齊陪告道小的每伏侍的員外多年了却為何今日悶的小的們不好又不知西門大官性格怎地今日還要員外做主員外道你們却不曉的西門大官家里豪富潑天金銀廣布身居着右班左職現在

蔡太師門下做个乾兒子。就是內相朝官。那个不與他心腹往來。家里開着兩个綾段鋪。如今又要開个標行。進的利錢也委的無數。況兼他性格溫柔。吟風弄月。家里養个七八十个着頭。那一个不穿綾着襖。後房里擺着五六房娘子。那一个不揷珠挂金。那些小優們戲子們。个个借他錢鈔。服他差使。平康巷青水巷。這些角伎人人受他恩惠。這也不消說的。只是咱前日酒席之中。已把小的子許下他了。如今終不成改个口哩。那歌童又說道。員外這几年上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們彈唱哩。如今才曉得些絃索。卻不留下自家歡樂。怎地到送與別人快話。說罷不覺地撲簌簌哩吊下淚來。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說道。小的子你也說的是。咱也何苦定要是這等。只是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麼違得如今也由不得你待咱修書一封差个伴當送你去教他把隻眼兒好生看覷你們你到那邊快活也強似在我這里一般就叫那門管先生寫着一封通候的八行書信後面又寫那相送歌童求他親目的話兒又寫个禮單兒把些尺頭書帕做个通問的禮兒差了苗秀苗實齎擎書信護送兩个歌童一霎時拴上了頭口帶了被囊行李直到山東西門慶家來那兩個歌童當時忍不住腮邊淚滴又是主命難違只得揮燭也似磕了幾個頭謝辭了員外番身上馬迤邐行來見那青山環馬首綠水繞行鞭酒帘深樹里草舍落霞前止爲那遏行雲歌声絕代不覺的辭恩主跋涉風烟這兩个思鄉念主把那些檀板風流陽春白雪兒多忘却這

兩個忙投急趁止思量早完公事。披星帶月的夜忘眠。正是朝為苗府清哥客。慕作西門衙酒人。遠遠望見綠樹林中。挂着一個望子。那歌童道。哥走了這一日了。肚里有些餓了。且吃盃酒兒去。只見四个人兒滾鞍下馬。走入店中。那招牌上面寫的好說。神仙留玉佩。卿相解金貂。真个是好酒店也。四人坐下喚顛買打上兩角酒來。擺个葱兒蒜兒。大賣肉兒。荳腐菜兒。鋪上兹碟。正待舒懷暢飲。忽地哩回頭看時。止見粉壁上飛白字。寫着兩行說道。千里不為遠。十年歸未遲。總在乾坤內。何須嘆別離。正對着兩个歌童眼兒。不覺的賣藥有病的了。動人心處。撲簌簌流下兩行淚來。說道。哥我們隨着員外。指望一蒂兒到底。誰想酒席中間。一言兩句。竟把我們送與別人。人離鄉賤。未知去

後若餉那苗秀苗實把好言知慰了一番吃了飯上馬又走四个生口十六个蹄兒端的是走的好不多几个日頭就到東平洲清河縣地面四人拴了生口下馬訪問端的一直地竟到紫石街西門慶家府裡投下却說那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日日三朋四友既要與大娘兒接風又要與各房兒纏綣朝朝殢雨尤雲以此不曾到衙門里去走連那告獃的帖兒也不曾消的那日清閑無事且到衙門里升堂画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也有姦情的鬥毆的賭博的竊盜的一一重問一番又把那些投到文書一一押到日僉押了一會乘了一乘凉轎几个牢子喝道了簇擁來家只見那苗秀苗實與那厮个獃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

廳雙膝跪下稟說小的是楊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爺磕个頭起在一邊那西門慶舉个手說着起來就把苗員外別來的行徑寒暄的套語問了一會就叫書童把那銀剪子剪開護封拆了內函封袋打開副啟細細看時只見那苗秀苗實依先跪下奉過那許多禮物說道這是俺員外一點孝心求老爹俯納西門慶喜之不勝連忙叫玳安收起禮物請起苗秀苗實說道我與手里相逢不想就蒙員外情投意合十分相愛就把歌童相許那時酒中說話咱也忘却多時因為那歸的忙促不曾叩府辭別正在想着不意一諾千金遠蒙員外記憶我記得那古人交誼止有那范張結契千里相從古今以為美談如今你們那个員外委的也是難的稱長道好細細又感謝了一番只見那

兩个歌童通新走過又磕几个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爺舊求老爺親目西門慶見兩个兒生得清秀真真嬌嬌媚媚雖不是兩節穿衣的婦人却勝似那唇紅齒白的妮子懽天喜地就請四位管家前廝茶飯一面整辦厚禮綾羅細軟修書答謝員外一面收拾房間就叫兩个歌童在于書房伺候着只見那應伯爵諸人聞此事知此事通來探望西門慶就叫玳安里邊討出菜蔬嗄飯點心小酒擺着八仙卓兒就與諸人燕飲就叫兩个歌童前來唱只見捧着檀板拽起歌唱一个

新水令　小園昨夜放江梅另一番動人風味梨花迎笑臉楊柳妬腰圍試問荼蘼開到海棠未

駐馬聽　野徑踈籬障暉香風來燕子小園幽砌紛紛晴雨過

恭西芳心不與蝶潛知。噴香未許蜂先覺。闌遍倚不知多少

傷心處。

雁兒落帶得勝令　我則見碧陰陰西施鎖翠。紅點點踼鵑拋珠淚。舞仙仙砑光帽帽簷。虛飄飄花香樓前墜。尚兀是芳氣襲人衣。艷質易沾泥。落處魚驚。飛來蝶欲迷。尋思憑誰寄還悲。花源未可期

那西門慶點着頭道。果然唱得好。那两个歌童打个半跪兒。跪將下告道。小的們還學得些小詞兒。一發歌與老爹听。西門慶說道這却更好。便教歌詞。

試裂齊紈　施鉛槧　爰畫春妝　草淺淺細鋪平野　散騎黃犢　一卷殘書牛背穩　數聲短笛烟光綠　想按畫

題詠 賦新詞 勞心曲

文章抄傳芸局 音調促借綠竹 倚清歌追和 陽春難

續 一代風流誇好事 可堪膾炙人爭錄 羨先生想像

賦高唐情詞足

又

畫出耕圖 郊原外東阡西陌 町疃曲 羣山環翠 岸

塍聯絡 綠遍田疇多黍稌 麥旂篡篡蚕盈箔 彷彿有

溪小繞柴門山如削 扶藜杖 徑丘壟 穿林藪 聽儂

謌 子耕耘 前妻饁服 勞耕作喬木陰森 流甜憩處餔

笑捫腹 舒雙 羨先生想像詠豳風 村田樂

寫就丹青 新圖好 溪山環繞 隱隱邇沙汀水岸 綠

蘋紅蓼　一派秋光連浦溆　短蓑翁笠　烟波渺　看此
時釋得兗鮮鱗　鮓魚小　漁唱起　飛鴻杳　江月白
歸雲少　倚蓬窓　試覓舊盟鷗鳥　借問忘機當日事
何如此際心情悄　羨先生想像詠滄浪　起塵表

又

四野雲垂　冰花醉平鋪茅屋紅炉暖　妻煨山芋自斟醽
醁　課僕採薪外戶　呼兒引鶴　翻平阯　攬此景寫入
圖畫中娛心目　鍾貴富天之祿　恩盛滿吾之欲　騁妍奇
攄寫好詞盈軸　愧我倡酬才思澁　輸他文采機閑熟
羨先生想像樂桑榆顏如玉

果然是声遏行雲。歌成白雪引。的那後邊娘子們。吳月娘孟玉

樓潘金蓮李瓶兒都來听着十分懽喜齊道唱的好只見潘金蓮在人叢裡雙眼直射那兩个歌童口里暗暗低言道這兩个小猻子不但唱的好就他容貌也標致的緊心下便已有几分喜他了當下西門慶打發兩个歌童東廂房安下一面叫擺飯與苗秀苗實吃一面整頓禮物回書答謝苗員外畢竟未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周濟常時節　應伯爵舉荐水秀才

千積黃金侈素封　　遽遽莊蝶夢魂中
曾聞鄧氏光難駐　　不道銅山運可窮
此日分籯推鮑子　　當年沉水笑龐公
悠悠末路誰知已　　惟有夫君尚古風

這八句单說人生世上，榮華富貴，不能常守，有朝無常到來，恁地堆金積玉，出落空手歸陰，因此西門慶仗義疎財，救人貧難，人人都是讚嘆他的。這也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留下兩箇歌童，祗候着，遇有呼喚，不得有違。兩人應諾去了，隨即打發苗家人囬書禮物，又賞了些些銀錢，苗實苗秀，磕頭謝了出門，後來兩

個歌童。西門慶畢竟用他不着。都送太師府去了。正是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却說常時節自那日蒙上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個到手。房主又日夜催逬了。不的恰遇西門慶自從在東京來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個不見却告訴誰。每日央了應伯爵。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間住。吃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瓶落水。說的常時節。有口無言。呆登登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只見小小茅簷兒。靠着一灣流水。門前綠樹陰中。露出酒望子來。五七個火家。搬酒搬肉

不住的走店裡橫下一張櫃檯掛幾樣鮮魚鵝鴨之類到潔淨
可坐便請伯爵店裡吃三盃去伯爵道這都不當生受常時節
拉了到店裡坐下量酒打上酒來擺下一盤薰肉一盤鮮魚酒
過兩巡常時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
日通不能勾會房子又催逼的緊昨晚被房下聒絮了半夜耐
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趁早大官人還沒出門時慢慢地候他
不知哥意下如何應伯爵道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
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個又吃過幾盃應伯爵便推
早酒不吃罷常時節又勸一盃筭還酒錢一同出門逕涉西門
慶屋裡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荐爽西門慶連醉了幾日
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

藏春塢遊玩原來西門慶后園那藏春塢有的是菓樹鮮花兒四季不絕這時雖是新秋不知開着多少花朶在園裡西門慶無事在家只是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個在花園裡頭耍只見西門慶頭戴着忠靖冠身穿柳綠縐羅直身粉頭靴兒月娘上穿柳綠杭絹對衿襖兒淺藍水紬裙子金紅鳳頭高底鞋兒孟玉樓上穿鴉青段子襖兒鵝黃紬裙子桃紅素羅羊皮金滚口高底鞋兒潘金蓮上穿着銀紅縐紗白絹裏對衿衫子荳綠沿邊金紅心比甲兒白杭絹畫拖裙子粉紅花羅高底鞋兒只有李瓶兒上穿素青杭絹大衿襖兒月白熟絹裙子淺藍玄羅高底鞋兒四個妖妖嬈嬈伴着西門慶尋花問柳好不快活且說常時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

憔的坐着等了好半日。都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擡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廳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擡着進去了。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出來。兩人坐着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地。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郤怎的在家裡。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里擡來的。西門慶道。這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時節伸

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的。憑做着許多綾絹衣服。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和。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地還不見到。不知他買賣貨物何如。前日哥許下李三黃四的銀子。哥許他待門外徐四銀到手。湊放與他罷。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里擔閣着。書也没稍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我也只得依你了。應伯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間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情。一向哥又没的空。不曾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團。没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上皮襖兒。又當在典鋪哩。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時無。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裡絮絮叨叨。況且尋的房子住着了。人

走動也只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
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當先曾許下他來因爲東京去了這番
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和他理會要房子時我就
替他兌銀子買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
不的他嫂子聒絮只得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
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纔勾住了伯爵道他兩口
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床房一間厨灶四間房子是
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個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與他
成就了這椿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拏去買
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子我自兌銀與你成交
可好麽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

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去了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時節道這一包碎銀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好襍用打開與常時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時節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只等你尋下房子一攬果和你交易你又沒曾尋的如今即忙便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兒去便了常時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幾個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閭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曾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

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有詩為證：

積玉堆金始稱懷　誰知財寶禍根荄
一文愛惜如膏血　仗義翻將笑作呆
親友人人同陌路　存形心死定堪哀
料他也有無常日　空手傳伶到夜臺

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了。常時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懽的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那渾家鬧炒炒。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尚兀是千懽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朵裡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將出來。放在卓兒上。打開瞧

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响噹噹的無價之寶。滿身遍麻了。恨沒口水嚥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場合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里。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道。你生世要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去買些衣服穿好。自去別處過活。郤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里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郤不好。倒恁地喬張智。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自家也有幾分慙愧了。禁不的吊下淚來。常二

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發作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人都閉着口又沒個人勸解悶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尉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盃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曾去吃酒多虧了應二哥不知費許多唇舌纔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一頓對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又不要花費開了尋

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常二與婦人兩個說了一回那婦人道你那里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沒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栲栳望街上便走不一時買了米栲栳上又放着一大塊羊肉兒笑哈哈跑進門來那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那婦人笑指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

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聲親哥
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饒你哩試試手段看那婦人聽說笑
的走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卓
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在大官人屋裡吃的飯不要吃
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
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
都不中意只買了一領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月白雲紬
衫兒紅綾襖子兒白紬子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件鵝
黃綾襖子丁香色紬直身兒又有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
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着來到家中教婦人打開看看那婦人
忙打開來瞧着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買

來婦人道雖沒的便宜却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懽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時節出門依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的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是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多不得了人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們在屋裡好教他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我須尋間空房與他住下每年算還幾兩束脩與他養家却也要是你心腹之友便好。伯爵道哥不說不知你若要別樣却有要這個到難怎的要這個到沒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

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若只是平平才學。又做慣
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祖父相處一個朋友。生下來的孫
子。他現是本州一個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胷中才學。
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他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
極有情分的。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
他好。却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
不中。禁不的髮白鬢班。如今他雖是飄零書劍。家裡也還有一
百畝田。三四帶房子。整的潔淨。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
勾用了。却怎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
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
是賣過的田。算甚麼數。伯爵道。這果是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

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了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專要偷漢。跟了個人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歌賦。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哩。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纔說這兩椿。都是吊慌。我卻不信你的吊慌。你有記的他些書柬兒。念來我聽。看好時。我便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尋個好日子。便請他也罷。伯爵道。曾記得他稍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畧記的幾句。念與哥聽。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在邊
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羡妳樣。往來言疏落。筆起雲烟
西門慶聽畢。呵呵大笑。將起來道。他滿心正經。要你和他尋個
王子。却怎的不稍封書來。到寫着一隻曲兒。又做的不好。可知
道他才學荒疎。人品散彈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爲他
與我是三世之交。小弟兩三歲時節。他也纔勾四五歲。那時就
同吃糖糕餅果之類。也沒些兒爭論。後來大家長大了。上學堂
讀書寫字。先生也道應二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
俐。後來已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妬忌。日裡同
行同坐。夜裡有時也同一處歇。到了戴網子。尚兀是相厚的。因
此是一個人一般。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

我一見了也有幾分着惱後想一想他自托相知纔敢如此就不惱罷了況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趣哥却看不出來第一句說書寄應哥前是啓口就如人家寫某人見字一般却不好哩第二句說別來思不待言這是叙寒溫了簡而文又不好哩第三句是滿門兒托賴都康健這是說他家沒事故了後來一發好的緊了西門慶道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荐因此說有時定要求方便羨如椽他說自家一筆如椽做人家往來的書疏筆兒落下去其烟滿紙因此說落筆起雲烟哥你看他詞裡有一個字兒是閑話麽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裡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

爵說了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只得對伯爵道、你既說他許多好處、且問你有甚正經的書札、拏些我看看、我就請了他。伯爵道。他做的詞賦、也有在我處、只是不曾帶得來哥看。我還記的他一篇文字、做得甚好、就念與哥聽着、

一戴頭巾心甚懽、豈知今日悞儒冠。別人戴你三五載。偏戀我頭三十年。要戴烏紗求閣下、做篇詩句別尊前。此番非是吾情薄。白髮臨期太不堪、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冤家學種田。

維歲在大比之期、時到揭曉之候、訴我心事。告汝頭巾。為你青雲利器望榮身。誰知今日白髮盈頭戀故人。嗟乎。憶我初戴頭巾。青青子襟、承汝枉顧、昂昂氣忻、既不許我少年早發、

又不許我久屈待俑上無公卿大夫之職下非農工商賈之民年年居自屋日日走衙門宗師案臨膽怯心驚上司迎接東走西奔思量為你一世驚驚嚇嚇受了若干辛苦一年四季零零碎碎被人賴了多少束修銀告狀助貧分穀五斗祭下領支肉半斤官府見了不覺怒嗔皁快通稱盡道廣文東京路上陪人幾次兩齋學霸惟吾獨尊你看我兩隻皁靴穿到底一領藍衫剩布筋埋頭有年說不盡艱難悽楚出身何日空歷過冷淡酸辛賺盡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沾恩命數載猶懷霄漢心嗟乎哀哉哀此頭巾看他形狀其實可矜後直前橫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真是禍根嗚呼沖霄烏兮未垂翅化龍魚兮已失鱗豈不聞久不飛兮一飛登雲久不鳴

兮一鳴驚人。早求你脫胎換骨。非是我棄舊憐新。斯文名器。想是通神。從茲長別。方感洪恩。短詞薄奠。庶其來歆。理極數窮。不勝具懇。就此拜別。早早請行。

伯爵念罷。西門慶拍手大笑道。應二哥。把這樣才學就做了班揚了。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如今且說他人品罷。西門慶道。你且說來。伯爵道。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里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廝。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任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厮。見是一個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鬨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

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麽再不亂的西門慶道他既前番被主人提了出門一定有些不停當哩二哥雖與我相厚那椿事不敢領教前日敝僚友倪桂岩老先生曾說他有個姓温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畢竟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本性員明道自通　番身跳出網羅中
修成禪那非容易　煉就無生豈俗同
清濁兇番隨運轉　闢門数仭任西東
逍遥萬億年無計　一點神光永注空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迴老祖。怎麼叫做萬迴老祖。因那老師父七八歲的時節。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因此上那老娘兒。思想那大的孩兒。撑不下的心腸。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那孩子問着毋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孩兒們又

没的打攪你。頓頓兒小米飯兒咱家也儘挨的過。恁地哩你時時弔下淚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哩。那老娘兒就說。小孩子你還不知道。老人家的苦哩。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地信兒也不稍一個來家、不知他死生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弔的下。說了又哭起來。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裏。咱做弟郎的早晚閒走去。抓着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說起你哥。在恁地。若是那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面去。此一萬餘里。就是那好漢子。也走得要不的。直要四五個月纔到哩。笑你孩兒家怎麽去的。那孩子就說哽。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

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把靸鞋兒繫好了。把直裰兒整一整。開
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
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推肩搡背。拏湯送水。說長道短。
前來解勸。也有說的是的。說道孩兒門怎去的遠。早晚間却回
也。因此婆婆也收着兩眼淚。悶悶的坐地。看看紅日西沉。東
隣西舍。一個個燒湯煑飯。一個上欄關門。那婆婆探頭探腦。那
兩隻眼珠兒一直向外。恨不的趕將上去。只見遠遠的望見那
黑魆魆影兒。頭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
着日月三光。若得俺小的子兒來也。也不負了俺修齋吃素的
念頭。只見那萬迴老祖。一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聽炕哩
咱已到遼東抓着哥兒討的平安家夜[信]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

不去的。正好兒教你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弔着謊哄着老娘
那里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往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不信麼。一
直里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夜。果然是那哥兒手筆。又取出一
件汗衫帶回漿洗的。也是那個婆婆親手縫紉的。毫厘不差。因
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
然是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那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
升鐵針兒。又在那梁武皇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
勅建那永福禪寺。做那萬回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錢
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主尊隆聖澤深

不想那歲月如梭。時移事改。只見那萬迴老祖歸天圓寂。那些

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見有個憊賴的和尚。撒賴了百丈清規。養婆兒吃燒酒。咱事兒不弄出來。打哄了燒苦惱。咱勾當兒不做。却被那些潑皮賴虎。常常作酒撈錢抵當。不過一會兒。把袈裟也當了。鐘兒磬兒。多典了。殿上椽兒賣了沒人要的。燒了。磚兒瓦兒。換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了。荒荒凉凉。燒香的也不來了。主顧門徒做道場的。薦亡的。多是關大王賣豆腐。鬼兒也沒的上門了。一片鐘鼓道場。忽變做荒煙衰草。驀地裏三四十年。那一個扶衰起廢。原來那寺里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發心要到上方行脚。打從那流沙河。星宿海。灌兒水地灰走了八九個年頭。纔到中華區處。迤邐來到山東地方。卓錫在這個破寺院裏

面。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真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　工夫好向定中尋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兒。珊塌的這模樣了。你看這些蠢頭村腦的禿驢。止會吃酒噇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白地。豈不可惜。那一個尋得一磚半瓦。重整家風。常記的古人說得好。人傑地靈。事到今日。咱不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兒且前日山東有個西門大官人。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家中。那一件沒有。前日餞送宋西廉御史。曾在咱這裏擺設酒席。他因見咱這裏寺宇傾頹。就有個舍錢布施。鼎建重新的意思。咱那時。口雖不言。心裏已有下幾分了。今日呵若得那個檀越。爲主作倡。管情早晚鬧把咱好事成就也。

咱須辦自家去走一遭。當時間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敲起鼓，舉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怎生打扮，只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　雙环掛耳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　百八胡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　提起凡夫夢亦醒
龎眉紺髮銅鈴眼　道是西天老聖僧

那長老宣揚已畢。就教行者，拏過文房四寶，磨起龍香劑，飽揩鬚筆，展開烏絲欄，寫着一篇䟽文。先叙那始末根由，後勸人捨財作福。寫的行行端正，字字清新，好長老，眞個是古佛菩薩現身。從此辞了大衆，着上了禪鞋，戴上個斗蓬笠子。一壁廂直遶到西門慶家府里來。且說西門慶辞別了應伯爵，轉到後廳，直

到捲棚下卸了衣服。走到吳月娘房內。把那應伯爵荐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的時節。多虧那些親朋齊來。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辦些兒小酒。回答他、倒今日空閒。沒件事體。就把這事兒完了也罷。當下就叫了玳安拿了籃兒到十市街坊。買下些時鮮菓品猪羊魚肉。奄腊鷄鵝嗄飯之類。分付了。當就分付小廝。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一同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月娘西門慶。西門慶道。娘兒來看孩子哩。李瓶兒就叫奶子。抱出官哥。見眉目稀踈。就如粉塊裝成一般。笑欣欣直攢到月娘懷里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地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那

李瓶兒就說娘說那里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娘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好生奉養老人家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挣箇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箇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却沒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那潘金蓮正在外边聽見不覺的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沒廉耻弄虛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哩也不曾經過三箇黃梅四箇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水的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裡的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我那惟賊囚根子沒廉耻的貨怎地就見的要他做箇文官不要像你正在嘮嘮叨叨喃喃洞洞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那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裡潘金蓮便罵怪

尖嘴的賊囚根子。那个曉的你什麼爹在那裡。爹怎的到我這屋裡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裡。那裡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說是了。望六娘房裡便走。走到房門前打个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所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纔進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自家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仍到那捲棚下。面穿了衣服走。到外边迎接伯爵。正要動問間。只見那募緣的來。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麼。那個學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箇撒漫好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

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廝也通曉得並不嗔道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教他進來看只見管家的三步那來兩步走就如見子活佛的一般慌忙請了長老那長老進到花厛裡面打了箇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腳到東京汴梁卓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為那殿宇傾頹琳宮倒塌貧僧想的起來為佛弟子自然應的為佛出力總不然償到那箇身上去因此上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餞行各位老爹的時悲憐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的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故此特叩高門不拘

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双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厮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伏以白馬馱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啓宗門大地。衆生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裝嚴。看此尾礫傾頹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欽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梵修福地。啓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迴祖師。規制恢弘彷彿那給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希似祇洹舍白玉爲堦。高閣摩空。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兩翼嵬峩。盡是琳宫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鐘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

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地時移事異莾和尚縱酒撒潑首賣清規獃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莫斷絕門徒以致凄凉罕稀瞻仰兼以烏鼠穿鑽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頹一而二二而三支撑靡計墻垣坍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朱紅櫺槅拾來煨酒煨茶合抱梁檻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熒煌一旦爲灌莾榛荊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費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惻隱梁柱椽楹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饒投櫃日疏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厚祿高官瓜瓞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

奕熀煌金埒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疏。

看畢。西門慶就把冊葉兒收好。粧入那錦套囊頭。把掭鎖兒鎖着錦帶兒拴着。恭恭敬敬放在卓兒上面。义手而言。對長老說。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忝居武職。交遊世輩儘有。不想借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房下們也有五六房。只是放心不下。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累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頹。有個捨才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西門慶那敢推辭。拏着兔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那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為姪兒發愿。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體。西門慶拏着筆。哈哈哩

嘆道。力薄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哈哈地嘆

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

止是我們佛家的行徑。多要隨緣喜捨。終不強人所難。隨分但

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嘘。西門慶又說

道。還是老師體亮。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閣了兎毫筆。那長

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之說。我這里內官太監。府縣倉巡。一

個個多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薄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

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教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

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慈悲作豪家事。保福消災父母心

又有一首詞。单道那有施主的事體。

佛法無多止在心　　種瓜種果是根因

珠和玉珀寶和珍　誰人拏得見閻君
積善之人貧也好　豪家積業枉拋銀
若使年齡身可買　董卓還應活到今

却說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哥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因往西京多蒙眾親友們與咱把個盞兒今日分付小的買辦你家大嫂安排小酒與眾人回答要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那伯爵就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二哥你又幾曾做施主來的蹤簿又是幾時寫的應伯爵笑道哎難道我出口的不是施主不成哥你也不曾見佛經過來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

施第三才是財施難道我從傍攛掇的不當個心施的不成西門慶又笑道二哥又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來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裏頭只見那潘金蓮吘吘唔唔沒揪沒採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兇個噴嚏走到房中倒在象牙牀上一忽地睡去了那李瓶兒又為孩子啼哭自與那奶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嬉笑只有那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伴當在那里整辦嗄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地就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己開疏的事備細對月娘說了一番又把那應伯爵耍笑打覷的說話也說了一番懽天喜地大家嘻笑了一會只見那吳月娘畢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不思不想說下兇句

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妻賢每致雞鳴警款語常聞藥石言畢竟那說話怎麽講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他怕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兒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椿兒也好攢下些陰功與那小的子也好西門慶笑道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多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剌剌搊搊胡扯歪斯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儘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常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

藏我潑天富貴。月娘咲道。咲哥猶吃蒸酥。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弔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咲問。只見那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一個合子。直闖進來。飛也似朝月娘道個萬福。又向西門慶拜拜了。說老爹你到在家里。我自前日別了。因爲有些小事。不得空。不曾來看得你老人家。心子裏吊不下。今日同這薛姑子來看你。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居住。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那薛姑子就有些不尷不尬。專一與那些寺里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眼去。說長說短。弄的那些和尚們的懷中。個個是硬幫幫的。乘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酒後。早與那和尚們刮上了。四五六个。也常有那火燒波波饅頭果子。拿來進奉他。又有那付應錢。與他

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裹脚。他丈夫那里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這等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些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懺。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和尚進門。他就做個馬八六兒。多得錢鈔。閙的那西門慶家里豪富。見他侍妾多。又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那西門慶也不曉的。三姑六婆。人家最忌出入。正是

當年行經是窠兒。和尚闍黎鋪。中間打扮念弥陀。開口兒就說西方路。尺布裹頭顱。身穿直裰。繫個黃縧。早晚揑門傍戶。騙金銀猶是可。心窩裏。畢竟胡塗。弄來不是好姑姑。羌个清名被點汚。

又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个光頭好像師父師

兒并師弟。只是鐃鈸緣何在里床。

那薛姑子坐就把那個小令兒揭開說道。咱們沒有甚麼孝順孥得施主人家。兇個供佛的菓子兒。權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來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那潘金蓮驪覺听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諗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听看。見那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同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不曾曉的。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永福的事情。重新又說一番。不想道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噥噥。一溜烟竟自去了。只見那薛姑子。站將起來。合掌着手。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

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甚麼多。更自獲福無量。噯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可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黄金。也比不的你功德哩。西門慶咲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麼功果。我便依你。那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法西方净土的。佛說那三禪天四禪天。忉利天。兜率天。大羅天。不周天。急切不能卽到。唯有西方極樂世界。這是阿彌陀佛出身所在。沒有那春夏秋冬。也沒有那風寒暑熱。常常如三春時候融和天氣。也沒有夫婦男女。其人生在七寶池中。金蓮臺上西門慶道。那一朶蓮花有兇多大。生在上邊。一陣風擺。怕不骨碌碌吊在池里麽。薛姑子道。老爹你還不曉的。我依那經上說

佛家以五百里爲一由旬。那一朶蓮花，好生利害，大的緊，大的緊大的五百由旬，寶衣隨願至，玉食自天來，又有那些好鳥和鳴，如笙簧一般，委的好個境界。因爲那肉眼凡夫，不知去向，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人專心念佛，竟往西方，見了阿彌陀佛，自此一世二世，以至百千萬世，永永不落輪迴。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頌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于萬人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裏面，又有獲諸童子經咒，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災去福來。如今這付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刷施行，老爹你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幾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工夫，多少印

刷有個細数纔好動彈薛姑子又道老爹你一發呆了說那里話去細細算將起來止消先付九兩銀子交付那經坊裏要他印造幾千幾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攪果算還他工食帋札錢見就是了却怎地要細細算將出來正說的熱鬧只見那陳經濟要與西門慶說話跟尋了好一回不見問那玳安說在月娘房里走到捲棚底下劉劉奏巧遇着了那潘金蓮凭闌獨笑猛然抬起頭來見了經濟就是个猫兒見了魚鮮飯一心心要啖他下去了不覺的把一天愁悶多改做春風和氣两个乘着沒有人來執手相偎做剝嘴咂舌頭两下肉麻好生兒頑了一回兒因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那算帳的事情也不𠰻呼兩雙眼又像老鼠兒見了猫來左顧右盼提防着又沒个方便一溜

烟自出去了，且說西門慶听罷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心上打動了一片善念，就叫玳安取出拜匣，把汗巾上的小匙鑰兒開了，取出一封銀子，準準三十兩足色松紋，便交付薛姑子與那王姑子，即便同去隨分那里經坊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筭帳找他。正話間，只見那書童慌慌的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多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二舅、謝希大、常時節這一班多各齊齊整整一齊到西門慶，慌的不迭，即便整衣出外迎接升堂，就叫小厮擺下卓兒，放下小菜兒，請吳大舅上坐了，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叙長幼，各各坐地。那些雞臘煎蒸，大魚大肉，燒雞燒鴨，時鮮菓品，一齊兒多捧將出來。西門慶又叫道：開那麻菇酒兒盪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迹多忘，猜枚的，打鼓的，催

花的三拳兩謊的歌的歌唱的唱談風月盡道是杜工部賀黄剝乗春賞翫掉文袋也曉的蘇玉局黄鼻直赤壁清遊投壺的定要那正雙飛拗雙飛八仙過海擲色的又要那正馬軍拗馬軍鰍入姜寮輸酒的要喝个無滴不怕你玉山頹倒巖色的又要去掛紅誰讓你倒着接羅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裏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　賞心樂事此時同
百年若不千場醉　碌碌營營總是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懷妒忌金蓮打秋菊　乞臈肉磨鏡叟訴冤

綉幃寂寂思懨懨　萬種新愁日夜添
一鴈叫羣秋度塞　亂蛩吟苦月當簷
藍橋失路悲紅線　金屋無人下翠簾
何似湘江江上竹　至今猶被淚痕沾

話說當日西門慶，前廳陪親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裡來，雪娥正顧灶上看收拾家火，聽見西門慶往後邊去，趕的兩步做一步走。先前郁大姐正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攛掇他往月娘炕屋裏。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在後邊。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

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了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在房中揩抹涼蓆，收拾床鋪，薰香澡牝，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攙扶進房中，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後生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禀報與西門慶。西門慶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里。這胡秀遞上書帳，悉把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方纔納稅起腳裝載進城。這西門慶一面看了書帳，心中大喜，分付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教他往喬親家爹那里見見去。不一時，胡秀吃畢飯去了。西門慶進來對吳月娘說，如此這般，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

使了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
到那里尋夥計收拾裝廂土庫開鋪子發賣月娘聽了便說你
上緊尋着也不早了還要慢慢的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
我就對他說教他上緊尋覓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在廳上陪
着他坐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
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
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却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
是這段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閑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正是
當年漢子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算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
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巳房兒西門慶道
若好你明日請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先來

扒在地下磕頭起來旁邊站立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廚房中打發吃飯就把卓子擺下與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同吃只見荅應的節級拏票來回話小的叫了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鴇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的往宅裡唱去了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裡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你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就拏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拏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是我這里請幾位人吃酒這鄭月兒荅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

了他來。倘若推辭。連那鎢子。都與我鎖了。墊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叫不得來就罷了。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裏叫。怕不的還沒收拾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教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宅裡去了。等我拏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與你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性格。他從夏老爹宅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了。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後邊去着。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鄭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裡叫他不

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的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再無有出在他上的了。李銘道。你沒見愛香兒的。伯爵道。我跟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曾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做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妝飾。唱曲也會。怎生趕的上桂姐的一半兒。咀爹這里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只見胡秀來回話。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爺示下。西門慶教陳經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來。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與你鈔關上錢老爹。教他過稅之

時青目一二須臾陳經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禀道小的往韓大叔家歇去便領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聽喝的道子响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郎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盖蟒衣上面設兩張校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耍笑的應先兒麼那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禀道府裡周爺差人拏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教老爹這裡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

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上坐休等他哩。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旣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上面只見兩個小厮上來。一邊一個打扇。正說話之間。王經拏了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侍生倪鵬。一個溫必古。西門慶就知倪秀才舉薦了他同窗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衣巾着進來。且不着倪秀才觀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明眸皓齒。三牙髭鬚。丰姿洒落。舉止飄逸。未知行藏何如。見觀動靜君是有幾何道得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華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

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恥爲重哉其冠博
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席上闊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
物三年叶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啣盃遯世
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

西門慶讓至廳上敘禮每人遞書帕一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
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問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
秀才道學生賤名必古字日新號葵軒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
又問貴庠何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初學易經一向
久仰尊府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我這敝同窓倪桂岩道及老先
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不敢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
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

筆。前者因在我這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貺。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繆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荅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是王皇親那裡不在。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拴他鵓子墩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荅兒來了。西門慶。即出來。到廳臺基上站立。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花枝颭招。繡帶飄颻。都插燭也似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

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子。頭上鳳釵半卸，寶髻玲瓏，腰肢嬝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萬種風流無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拏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俺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每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那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兒，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

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卓兒擺茶與衆人吃那潘金蓮且只顧揭起他裙子擺弄他的脚看說道你每這裡邊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相俺外邊的樣子趫俺外邊尖底停勻你裡邊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百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撇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邊就來這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艸就往李瓶兒房

裡看官哥兒官哥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嬭
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
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的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
了這一日我打發他面朝裡床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請劉
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厮快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
好的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
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這裡却教俺花園內尋
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在那里咱每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
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纔來洪
四兒道俺每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來坐了這一回潘金蓮聽
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是四娘來董嬌兒

道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來他每問來還不曾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耻的小婦人別人称道你便好誰家自己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里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便有銀姐在這裡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里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辰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裡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替他尋丫頭子與他爹昨日到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見問他到底是那

小淫婦做勢兒對你爹說。我昨日不得個閒。收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子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他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閒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每人一盞果仁泡茶。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響動。荊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坐。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吊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敘禮。任醫官令左右氈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

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纔說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道不消剛纔已見過禮就是了一面脫了衣服安在左手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攢盤任醫官道多謝了令僕從領下去管坐坐下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各分投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到劉薛二內相席前揀令一段韓湘子度陳半街升仙會雜劇纔唱得一摺只聽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禀報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冠帶迎接未曾相見就先令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非為別務要與四哥把一盞薛內相向前來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于是

二人交拜。又道我學生來遲。恕罪恕罪。敘畢禮數。方寬衣解帶。
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筯。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一
道添換。拿上來。席前打發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
周守備舉手謝道。忒多了。令左右上來。領下去。然後坐下。一面
劉薛二內相。每人送周守備一大杯。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
錦簇飲酒。正是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吃至日暮
時分。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
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
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
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
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

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多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
月奉上束修。以備薪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盛愛。感激不盡。倪
秀才道。觀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
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
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
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
上家火。都收了。鮮果殘饌。都令手下人。分散吃了。分付從新後
邊拿菓碟兒上來。教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拏大杯賞酒與
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歡。李銘道。今日
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
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畫童

兒拿上添換果碟兒來。都是蜜餞減碟。榛松果仁。紅菱雪藕。蓮子荸薺。酥油蚫螺。氷糖霜梅。玫瑰餅之類。這應伯爵看見酥油蚫螺。渾白與粉紅兩樣。上面都沾着飛金。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肯吃此。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于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教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用錢。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了。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便來。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哩。還

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便看你每都不去等我去罷于是就往後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趂早休進去後邊有狗哩好不利害只咬大腿伯爵道若咬了我我直賴到你娘那炕頭子上玳安入後邊良久只聽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搭着頭出來伯爵看見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每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梭兒來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鴇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大爺這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俺每明日還要趂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

門兒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
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裡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
遭雀兒不在那窩兒罷了。齊香兒笑罵道。怪老油嘴。汗邪了你。
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那些兒放着老。我半邊俏。把你
這四個小淫婦兒。還不勾擺布。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
不怎麼好。光一味好撇。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
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百不言語。有些出
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里。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
你說。在這里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拏樂器來。每人唱
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每吽兩個遞
酒。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

見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校床兒兩個輕舒玉指款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鬬鵪鶉夜去明來倒有個天長地久當下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翠袖慇懃金杯瀲灩正是

朝赴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了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教春鴻上來唱南曲與大舅聽分付棋童備馬來拏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天色晚了西門慶道無是理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當下唱了一套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道深擾姐夫西門慶送至大門

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位甘夥計來見了
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一兩日卸貨伯爵道
哥不消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
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伯爵悉把韓夥計貨船
到無人發賣他心內要開個段子鋪收拾對門房子教我替他
尋個夥計一節對大舅說了大舅道幾時開張咱每親朋會定
少不的具果盒花紅來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伯爵小衚衕
口上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叔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
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分路回來
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關門回後邊月
娘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

拜見講說了回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卸貨。修蓋土庫局面擇日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譬如得利十分爲率。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戶分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收卸磚瓦木石。修蓋土庫裡面。裝畫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貨物後邊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束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畫童兒小廝伏侍他半晚替他拿茶飯。昏硯水他若出門答拜人。跟他拏拜帖匣兒。西門慶家中常延客就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辰就請

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討藥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蠏午間煮了來在後邊院內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都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住了奶奶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卓兒鋪氊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那個輸一牌吃一大杯酒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鍾酒又不敢久坐坐一囬又去了西門慶在對門房子內看着收拾打掃和應伯爵崔本甘夥計吃酒又使小廝來家要菜兒慌的雪娥往厨下打發只撁李嬌兒頂鈌金蓮教吳銀兒桂

姐你唱慶七夕俺每聽當下彈着琵琶唱商調集賢賓

暑纔消大火即漸西斗柄往坎宮移一葉梧桐飄墜萬方秋意皆知暮雲軒脂脂蟬鳴晚風輕點點螢飛天堦夜凉清似水鵲橋高掛偏宜金盤内種五生瓊樓上設筵席

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早辰請任醫官又來看他那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躧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大紅段子新鞋兒上滿幫子都展污了登時柳眉剔竪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關了拏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那邊使過迎春來說俺娘

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教五娘這邊休打狗罷這潘
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
了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
喚至跟前說論起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
屋裡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發他出去教他恁遍
地撒尿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躧了恁一鞋帮
子屎知道了我來你與我點箇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聾粧啞
裝憨兒春梅道我頭裡又對他說你趂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
到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佯打耳睁的不理我還拏眼兒瞟着我
婦人道可又來賊胆大萬殺的奴才怎麼恁把屁股兒懶待動
且我知道你在這屋裡成了把頭便說你恁久慣牢頭把這打

來不作理。因叫他到跟前。叫春梅拏過燈來。教他瞧瞧的我這鞋上的齷齪。我纔做的恁奴心愛的鞋兒。就教你奴才遭塌了我的。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着搽血。那秋菊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教春梅與我採過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筭。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婦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雨點般鞭子輪起來。打的這丫頭殺猪也似叫。那邊官哥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不打他罷。只怕諕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歪在裡間屋裡炕上。聽見金蓮打的秋菊叫。一𩈪碌子扒起來。在旁邊勸解。見金蓮

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的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諕了哥哥。為驢扭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荊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攛上把火一般。須臾紫漒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不知道。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膔子甚麼紫荊樹。驢扭棍。單管外合裏差。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差。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捽我。金蓮道。你明日說與我來。看那老毯走。怕是他家不敢拏長鍋煮吃了我。那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證他。走那裡邊屋裡嗚嗚咽咽。哭起來了。內着婦人打秋菊。打勾約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

蓋了十闌杆。打得皮開肉綻。纔放起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朶腮頰痛淚。敢怒而不敢言。不想那日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吃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諕。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來對月娘說。向房中拏出他壓被的銀獅子一對。來要教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赶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拏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廝叫將賁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鋪裡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咱每捨多少。到幾時有。纔好。你教

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過來。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你去瞧賁四來家不曾。你叫了他來。來安兒一直去了。不一時賁四來到。向月娘眾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兌了。重四十九兩伍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鋪請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送他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携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來安兒薛姑子。王姑子。往經鋪裡去。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前來東廂房門首。見他正守着針線筐兒。在簷下納鞋。金蓮拏起來看。都是沙綠潞紬子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線子。爽利着藍頭線兒。都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根子的。這個我心裡要藍提跟子。

所以使大紅線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裡吃了兩鍾酒。在屋里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說。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拏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脚蟹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時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你看麽。你教我幹。恁有錢的姐姐。不撰他些兒。是傻子。只相牛身上拔一根毛了。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正是饒你有錢拜北斗。誰人買得不無常。如今這屋裡。只許人放火。不許俺每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你會那等輕狂百勢。大清早辰。刁蹬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他的。俺

每又不胥。每每當在人前。會那等做清見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看孩子。睡着和我歪斯纏。教我就擷掇往別人屋裡睡去了。俺每自恁好罷了。背地還嚼說俺每那大姐姐。偏聽他一面詞見說話。不是俺每爭這個事。怎麽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了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看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在那屋裡。和吳銀兒睡了一夜去了。一徑顯你那乖覺。教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姐就有的話兒說了。昨日晚夕人進屋裡。踹了一雞狗屎。打了頭趕狗。也嗔起來。使了頭過來說。諕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偎他那嘴吃。教他那小買手。走來勸甚麽的。驢扭棍。傷了紫荊樹。我惱他們等輕聲浪氣。他又來我跟前。說話長短。教我墩了他兩句。

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教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比時恁他快使性子。到明日不要來他家。怕他拏長鍋煮吃了我。隨他和他家纏去。玉樓笑道。你這個沒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見你這等訌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子腸了。单管黃貓黑尾。外合裡差。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躧到那泥裡頭還躧。今日怎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生出病來了。我只說日頭常晌午。如何也有個錯了的時節兒。正說着。只見賁四和來安兒往經舖裡。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

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悶悶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教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安說了。賁四于是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把上項兊了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講定印造綾殼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絹殼經一千部每部三分。筭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擡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里取出一個銀香毬來教賁四上天平兊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拏了去。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每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于是留香毬出門。月娘使來安。送賁四出去。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

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舖了賁四道已交付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那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相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根頭也橋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你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麼繭兒幹不出來剛纔不是我說着把這些東西就託他拏的去了這等着咱家個人兒去却不好金蓮道總然他背地落也落不多兒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每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不出去大姐道我不去這潘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

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從昨日爹看着。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要裝廠三間土庫閣段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鋪子局面。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地下鏝磚鑲地平。打架子。要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分付。把後邊堆放的那一張涼床子。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卓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聽見遠遠一個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閨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出來。跕了

多大囘怎的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見兩個婦人在門里首。向前唱了兩個喏。立在旁邊金蓮便問玉樓道你也磨都教小厮帶出來。一答兒里磨了罷于是使來安兒你去我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拏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賊小肉兒你拏不了做兩遭兒拏。如何恁拏出來。一時叮噹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没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里的金蓮道是鋪子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晄安在屋里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的大

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俺春梅姐的稍出來也教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攙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將磨的耀眼爭光婦人拏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爲証

蓮萼菱花共照臨　風吹兒動影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　好似嫦娥入月宫
翠袖拂塵霜暈退　朱唇呵氣碧雲深
從教粉蝶飛來撲　始信花香在畫中

那磨鏡老子須臾將鏡子磨畢交與婦人看了付與來安兒收

進去了。玉樓便令平安問鋪子里傳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兒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痴長六十一歲。老漢前者丟下個兒子。二十二歲。尚未娶妻。專一狗油。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便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要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他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了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抓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況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

無人送老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啣寃各處告訴所以這等淚出痛腸玉樓教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娶婆兒是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痴長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纔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走了十數條街巷白不討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歎人子玉樓笑道不打緊處我屋里抽替內有塊臘肉兒哩即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教他拏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里可知好哩金蓮于是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稍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拏兩個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

吃。那來安去不多時。拏出半腿臘肉。兩個餅錠。二斤小米。兩個醬瓜茄。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担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楊長挑着担兒。搖着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子。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誆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這街上走過去。不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麽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的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閒來無事倚門楣　正是驚閨一老來

不獨纖微能濟物　無緣滴水也難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日落水流西復東　春風下盡折何窮

巫峨廟裡低含雨　宋玉門前斜帶風

莫將榆莢共爭翠　深感杏花相映紅

灞上漢南千萬樹　幾人遊宦別離中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裡吃酒去了收拾了交卸在

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經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教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到。經濟拏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領籌搬運貨。一箱箱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運家用酒米。直卸到掌燈時分。崔本也來幇扶。照管堆卸。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脚錢。出門。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鍾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

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单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那錢老爹于是分付陳經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拏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王經替他䭾行李搭連來家連忙接了行李因問你姐夫來了麽王經道俺姐夫看着卸行李還等着見俺爹纔來哩這婦人分付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内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己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

來。卸在門前店裡。漫漫發賣了銀子來家。老婆滿心歡喜。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鋪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立庄置貨。老爹已定還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看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意。難得世人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得去。等我對老爹說了。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閑。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盃闊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用說。次日却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西門慶。教同顧本甘夥計在房子內看着收卸磚

兎木石。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卻說西門慶。見卸貨物。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鴇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了禮物。沒口子向玳安。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裏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戴着披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然後起身。坐上涼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着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月兒家來。正是

天仙機上整香羅　入手先拖雪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來月窟伴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頭戴着銀絲鬏髻梅花鈿兒周圍金纍絲簪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花容月貌上着藕絲裳下着湘紋裙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里首迎接進去到于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厮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不題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良久只見鴇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家中閙的慌來這里自恁散心走走罷了如何多計較又見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鴇子道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每都有了禮只俺每姐兒沒有若早知時已不

答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老爹那里。叫唱在後。咱姐兒纔待收拾起身。只見王家人來。把姐兒的衣包拏的去。落後老爹那里。又差了人來。他哥子鄭奉。又說你若不去一時老爹動意怒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攛掇姐兒打後門起身。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巳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的說。鴇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諕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該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不一時。丫鬟拏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

鴇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原來鄭愛香兒家門面四間。到底五層房子。轉過軟壁。就是竹槍籬。三間大院子。兩邊四間廂房。上首一明兩暗三間正房。就是鄭愛月兒的房。他姐姐愛香兒的房在後邊第四層住。但見簾櫳香靄。進入明間內。供養着一軸海潮觀音。兩旁掛四軸美人。按春夏秋冬。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上面挂着一聯。捲簾邀月入。諧瑟待雲來。上首列四張東坡椅。兩邊安二條琴光漆春凳。西門慶坐下。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坐了半日。忽聽簾櫳響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鬏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攢。梳的黑鬖鬖光油油的烏雲。霞着四鬢。雲鬢堆縱。猶若輕烟密霧。都用飛金巧貼。帶着翠梅花鈿兒。周圍金纍絲簪兒。齊插後鬢。鳳釵

半卸耳邊帶着紫瑛石墜子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
翠紋裙脚下露一雙紅鸞鳳嘴胸前搖珮璫寶玉玲瓏正面貼
三顆翠面花兒越顯那芙蓉粉面四周圍香風縹緲偏相襯楊
柳纖腰正是若非道子觀音畫定然延壽美人圖望上不當不
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因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
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見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
禁止不一時丫鬟又拿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
取一鍾茶遞來抹去盞邊水漬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
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托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
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
見瑤窗素紗罩淡月半浸繡幕以夜明懸伴光高燦正面黒漆

鏤金床，床上帳懸繡錦，褥隱華裀，旁設提紅小几，博山小篆靄沉檀，樓壁上文錦囊象管，瓶插紫筍。其中床前設兩張綉甸矮椅，旁邊放對鮫綃錦帨，雲母屏模寫淡濃之筆，鴛鴦榻高閣古今之書。西門慶坐下，但覺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彼此攀話之間，言語詼笑之際，只見丫鬟進來安放桌兒，四個小翠碟兒，都是精製銀絲細菜，割切香芹，鱘絲鰉鮓，鳳脯鸞羹。然後拿上兩筋賽團圓，如明月，薄如紙，白如雪，香甜美口，酥油和蜜餞，麻椒鹽荷花細餅。鄭愛香兒與鄭愛月兒親手揀攢各樣菜蔬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旁邊燒金翡翠甌兒斟上苦艷艷桂花木樨茶。須臾，姊妹二人陪吃了餅，收下家火去，揩抹桌席，鋪茜紅氈條，

床几上取了一個沉香雕漆匣內盛象牙牌三十二扇兩個與
西門慶抹牌當下西門慶出了個天地分劍行十道那愛香兒
出了個地牌花開蝶滿枝那愛月兒出了個人牌搭梯望月須
臾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果酒泛金波桌上無非是鵝
鴨雞蹄烹龍炮鳳珍果人間少有佳肴天上無雙正是舞回明
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鴛鴦杯翡翠盞飲玉液泛瓊漿姊
妹二人遞上酒去在旁箏排鴈柱款跨鮫綃當下鄭愛香兒彈
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
石遶梁之聲唱畢又是十二碟果仁減碟細巧品類姊妹兩個
促席而坐拏骰盆兒一十個骰兒與西門慶搶紅猜枚飲勾多
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

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雙欄子汗巾兒上一頭拴着三事挑牙兒一頭束着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面只用紙包兒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這邊袖子裡掏又掏出個紫縐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拏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兒都拏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楊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樓在懷中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向他身上摸

弄他香乳兒緊緊就就賽麻團滑膩一面推開衫兒觀看白馥
馥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
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揝粉頭見其偉是粗大諕的吐舌害怕雙
手摟定西門慶脖心說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
半截兒罷若都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
如何天生恁怪刺刺的兒紅赤赤紫溉溉好砢磣人子西門慶
笑道我的兒你下去替我品品愛月兒道慌怎的往後日子多
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說畢西門
慶欲與他講歡愛月兒道你不吃酒了西門慶道我不吃了咱
睡罷愛月兒便叫丫鬟把酒桌擡過一邊與西門慶脫靴他便
就往後邊更衣溺尿去了西門慶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

手。打發先上床睡。炷了香。放在薰籠內。良久婦人進房。問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道。我不吃。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綃來。將綃兒安在褥下。解衣上床。兩個枕上鴛鴦。被中鸂鶒。西門慶見粉頭脫了衣裳。肌膚纖細。牝淨無毛。猶如白麵蒸餅一般。柔嫩可愛。抱了抱腰肢。未盈一掬。誠爲軟玉溫香。千金難買。于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來。夾在兩邊腰眼間。那話上使了託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攪半晌。方纔沒稜。那鄭月兒把眉頭縐在一處兒。兩手攀閣在枕上。隱忍難挨。朦朧着星眼。低聲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西門慶于是扛起他兩隻金蓮。于肩膀上。肆行抽送。不勝歡娛。正是得多少春點碧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有詩爲証。

帶雨籠烟匝樹奇　妖嬈身勢似難支
水推西子無雙色　春點河陽第一枝
濃艷正宜吟郡子　功夫何用寫王維
含情故把芳心束　留住東風不放歸

當下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四樣鮮肴。一罈酒。一疋金段。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咱晚纔來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繭兒。玳安還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的。月娘道。不是那里。却是誰家。

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段疋。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娘你不消問這賊囚根子。他也不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他爹去來。你只叫了蠻小廝來問他。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鑲了。門裡立着個娘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因根子。一個院裡半門子。也認不的了。赶着粉頭叫娘娘起來。金蓮問道。那個娘娘。怎麽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生的相菩薩樣。也相娘每頭上戴着這個假殼

進入裡面。一個年老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大後邊。竹籬笆進去。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不戴假殼生的銀盆臉。瓜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每都在那里坐來。春鴻道。我在俺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陪着俺每吃酒并肉兜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個。好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也沒竹槍籬。金蓮道。只怕你不知道。你家新安的半門子是的。悶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活的一隻白獅子猫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兒

拾扇兒。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着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婦人吃飯。常蹲在肩上喂他飯。呼之即至。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半斤。調養得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雞彈。甚是愛惜他。終日抱在膝上摸弄。不是生好意。因李瓶兒官哥兒平昔怕猫。尋常無人處在房裡用紅絹裹肉。令猫撲而撾食。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略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鋪着小褥子兒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拏着碗吃飯。不料金蓮房中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撲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

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被風搐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摟抱在懷。只顧唾噦。與他收驚。那猫還來赶着他要撾。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搐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一陣不了。一陣搐起來。李瓶兒入在後邊。一面使迎春後邊請娘去。哥兒不好了。風搐着哩。吽娘快來。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驚損六葉連肝肺。諕壞三毛七孔心。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走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搐的兩隻眼直往上弔。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咿咿猶如小鷄吽。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侵一般。連忙摟抱起來。臉揾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麽的搐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裡猫。所諕一

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裡的猫諕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着這老婆子。這等張睛。俺猫在屋裡。好好兒的卧着不是。你每亂道。怎的把孩子諕了。沒的賴人起來。爪兒只揀軟處捏。俺每這屋裡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猫。怎得來這屋里。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裡走跳。那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撾他。可可今日兒就撾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六說自道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兒俺每自恁沒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里去了。看官聽說。常言道

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這潘金蓮。平日見李瓶兒從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每日爭妍競寵。心中常懷嫉妬不平之氣。今日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猫。必欲諕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于已。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舉意早先知
休道眼前無報應　古往今來放過誰

月娘衆人。見孩子只顧搐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脉息。只顧跌脚說道。此遭驚諕重了。是驚風難得過來。急令快熬燈心薄荷湯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拔

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王家奶奶必須要灸幾醮纔好月娘道誰敢躭必須還等他爹來問了他爹不然灸了惹他來家嗄喝李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惹是他爹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根兩手關尺并心口共灸了五醮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藥錢一溜烟從夾道內出去了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搐起來李瓶兒來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

說西門慶又見官哥兒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焦躁。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猫驚唬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若等你來。又恐怕遲了。他娘母子主張。教他灸了。孩兒身上五處。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冲。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由分說。尋着猫。提溜着脚。走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响亮一聲。腦漿迸萬朶桃花。滿口牙零落碎玉。正是不在陽間擒鼠耗。却歸陰府作狸仙。那潘金蓮見他拏出猫去摔死了。坐在炕上。風紋也不動。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喃吶吶罵道。賊作死的强盜。把人粧出去殺了。纔是好漢。一個猫

兒碍着你咪屎了神也似走的來捽死了他到陰司裡明日邊問你要命你慌怎的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强盗這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里因說奶子迎春我教你好生看着孩兒怎的教猫諕了他把他手也撾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恁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婬婦拏到衙門裡與他個兩拶李瓶兒道你着孩兒緊自不得命你又是恁樣的孝順是兒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當下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于內變為慢風內裡抽搐的腸肚兒皆動屎尿皆出大便裏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睁忽閉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皆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

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騭守他罷了。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爭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吊錢。買帋馬香燭。十五日同陳經濟早往岳廟裡進香帋。把經來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乙來看。說道這個變成天弔客忤。治不得

了。白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來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响。李瓶兒通衣不解帶。夜口接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裡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卓上點着銀燈。丫鬟養娘都睡熟了。覷着滿窓月色。更漏沉沉。見那孩兒只是昏昏不省人事。一向愁腸萬緒。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磕睡多。

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窓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鴈聲嘹喨。孤眠才子夢魂驚。蛩韻淒涼。獨宿佳人情緒苦。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前

可嚐鐵馬敲碎仕女情懷銀臺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歎。

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在夢多。

當下李瓶兒睡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連噦了幾口道怪哉怪哉一聽兩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這李瓶兒諕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起來到次日西門慶進房來把夢中之事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你休害怕如今我使小

厮拏轎子接了吴銀兒晚夕來與你做伴兒再把老媽叫來伏
你兩個玳安打院裡接了吴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
兒在奶子懷裡只搐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
哥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
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
你說孩子待斷氣也可好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告訴房子兒尋
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聽
見彼邊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時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
我使人拏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連
吴銀兒大妗子都在房里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里把嘴一口
口搐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吁短

氣不消半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了一年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號哭那李瓶兒撾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摟着他大放聲哭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答兒裡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上了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西門慶即令小厮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凳要把孩子連榻席被褥擡出去那裡挺放那李瓶兒倘在孩兒身上兩手摟抱着那里肯放口口聲聲直哭沒救星的寃家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塲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衆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

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滚的寶髻鬅鬆烏雲散亂便道你看蠻子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塲他短命死了哭兩聲丢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緊如今擡出去好叫小厮請陰陽來看那是甚麽時候月娘道這個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裡怎麽說來他管情還等他這個時候纔閉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厮每伺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說道慌擡他出去怎麽的大媽媽你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的叫了一聲我的兒嚛你教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地下放聲哭道有山坡羊爲證

叫一聲青天你如何坑陷了人奴性命叫一聲我的嬌兒呵恨不的一聲兒就要把你叫應也是前緣前世那世裡少欠下你冤家債不了輪着我今生今世為你眼淚也抛流不盡每日家另胆提心費殺了我心從來我又不曾坑人陷人蒼天如何恁不睜眼非是你無緣必是我那些兒薄倖撇的我囬撲着地樹倒無陰來的竹籃打水落而無効叫了一聲痛腸的嬌生奴情愿和你陰靈路上一處兒行

當下李瓶兒哭了一回把官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里并他師父廟裡說聲去西門慶道他師父廟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户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拏出十兩銀子與賁四教他快擡了

一付平頭杉板令匠人隨即儹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
喬宅那里一聞來報隨即喬大戶娘子就坐轎子進門來就哭
月娘衆人都陪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說了陰
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
世殺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掐指尋復又檢閱了陰陽秘書瞧
了一回哥兒生時八字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
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喪
本家都要忌忌哭聲親人不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兎四生人避
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他前
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吃酒落魄不敬天
地六親横事牽連遭氣寒之疾久臥床席穢汚而亡今生為小

見亦患風癎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司太歲先亡攝去寃死託生往鄭州王家爲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㬰徐先生看了黒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出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墳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釘了長命釘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塲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早辰衙門散時就來弔問致賻慰懷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吳道官廟裡并喬大戶家俱備折卓三牲來

祭奠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姊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卓來燒紙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傳李智黃四都鬪了分資晚夕來與西門慶宿伴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卓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情來上紙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懨懨連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濞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裡分付奶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寃呪勸他休要哭了經上不說的好改頭換面輪廻去來世機緣莫想他當來世他不是你的兒女

都是宿世寃家債主託生來化財化目騙劫財物或一歲而亡二歲而亡三六九歲而亡一日一夜萬死萬生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常持佛頂心陀羅經日以供養不缺乃于三生之前曾置毒藥殺害他命此寃家不爭離于前後欲求方便致殺其母遂以托蔭此身向母胎中抱母心肝令母至生產之時分解不得萬死千生及至生產下來端正如法不過兩歲即便身亡母思憶之痛切號哭遂即把他孩兒抛向水中如是三遍托蔭此身向母腹中欲求方便致殺其母至第三遍准前得生向母胎中百千計較抱母心肝令其母千生萬死悶絕叫喚准前得生下特地端嚴相見具足不過兩歲又以身亡母旣見之不覺放聲大哭是何惡業因緣准前把孩兒直至江邊巳

經數時。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遂化作一僧。身披百衲。直至江邊。乃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是你男女。是你三生前寃家。三度托生。欲殺母不得。爲緣你常持誦佛頂心陀羅經。并供養不缺。所以殺汝不得。若你要見這寃家。但隨貧僧手指看之。道罷。以神通力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來。我今故來報寃。蓋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故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爲寃。道畢。沉水中不見。此女人兩淚交流。禮拜菩薩。歸家益修善事。後壽至九十七歲而終。轉女成男。不該我貧僧說。今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寃家。托來你蔭下。化目化財。要惱害你身。爲緣你供養修時。那捨了此經一千五百

卷有此功行。他投害你不得。今此離身。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這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須臾過了五日光景。到廿七日早辰。雇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旛幢雲蓋。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冢男之柩。吳道官廟裡。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遶棺轉呪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上頭口。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慟。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里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玉姐。往內頭去。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那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

趕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嚛叫的連聲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慌了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攙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一面想將起來。拍了卓子。由不的又哭了。山坡羊全腔為証。

進房來。四下靜。由不的我悄嘆。想嬌兒。哭的我肝腸兒氣斷。想着生下你來。我受盡了千辛萬苦。說不的偎乾就濕。成日把你耽心兒來看。教人氣破了心腸。和我兩個結寃。實承望你與我做生兒。團圓久遠。誰知道天無眼。又把你殘生喪了。撇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明知我不久也命喪在黃泉。來的咱娘兒兩個鬼門關上。一處兒眠。叫了一聲我嬌嬌的心

那吳銀兒在旁。一面拉着他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了。你去了。那裡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了。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墻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已身。誰不知他氣不忿。你養這孩子。若果是他害了。當當來世。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也。被他語理了幾遭。壓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時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邊。到了一遭兒。你看背地亂都嘀咕成一塊。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那個屄包兒里也看哩。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着眼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

怎麽死哩。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
日明日死也。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正說着。只見奶子如
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
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的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
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
傷痛起來。說我有那寃家在一日。去用他一日。他豈有此話說。
便道。怪老婆。你放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
了。你伏侍我手下一場。我也不教你出門。往後你大娘身子若
是生下哥兒小姐來。你就接了奶。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些
甚麽。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這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
前腔。

想嬌兒想的我無顛無倒。嬌兒除非是夢兒中來到。白日裡覩物傷情如刀剜了肺腑。到晚間睡醒來再不見你在我這懷兒中抱。由不的珎珠望下拋。你再再不來在描金床兒上睡着頑耍。你再不來在我手掌兒上引笑。你再再不來相靠着我胸膛兒。來的生抱這熱熱笑笑。心肝割上一刀。奴爲你乾生受枉費了徒勞。稱怨了別人撇的我無有個下梢。

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在旁解勸了一回。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兒。這般只顧哭了去。一面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桌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嚥得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墳上教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戶山頭并衆親戚都在祭祀就在

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你家姐姐做了望門寡。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那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每各人壽數。誰人保得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老。往後愁沒子孫。須得慢慢來。親家也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西門慶在前廳。教徐先生洒輝。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遊神冲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勿避。西門慶拏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

都令迎春。拏到後邊去了。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　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氣惹病　西門慶立段舖開張

赤繩緣盡再難期　造化無端敢恨誰
殘淚驚秋和葉落　斷魂隨月到窓遲
金風拂面思兒處　玉燭成灰墮淚時
任是肝腸如鉄石　不生悲也自生悲

話說當日孫雪娥吳銀兒兩個在旁邊勸解了李瓶兒一回。云云到後邊去了。那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李瓶兒死了生兒。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的稱快。指着丫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春櫈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

鴇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裡分明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裡只是掉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之煩惱憂戚漸漸心神恍亂夢魂顛倒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墳上葬埋了官哥兒回來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十三歲丫頭來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要了五兩銀子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時病症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一遍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藥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漸漸李瓶兒夜間獨宿在房中銀床枕冷

紗窗月浸不覺思想孩兒欷歔長歎似睡不睡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欞響李瓶兒呼喚丫鬟都睡熟了不荅乃自下床來倒靸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這李瓶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去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有詩為証

纖纖新月照銀屏　人在幽閨欲斷䰟
益悔風流多不足　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單稅銀兩西門慶這里寫書差榮海拏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段禮物

謝主事就說此船貨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鋪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人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裡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不拘經紀買主進來讓進去每人飲酒二杯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燒罷紙各親友都遞果盒把盞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卓席五果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鼓樂喧天那日夏提刑家差人送禮花紅來西門慶回了禮物打發去了在座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原來

西門慶近日與了他五十兩銀子使了三十五兩典了房子十五兩銀子做本錢在家開了個小小雜貨鋪兒過其日月不題近隨衆出分資來與西門慶慶賀還有李智黄四傅自新等衆夥計王眘并街坊鄰舍都坐滿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吕紅衲襖混元初生太極云云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當日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倪秀才温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卓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鋪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賁四連陳經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

良久把吹打樂工打發去了。止留下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那應伯爵坐了一日。吃的已醉上來。出來前邊解手。叫過李銘問。李銘那個紮包髻兒的清俊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不知道。因掩口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裡邊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真個。怪道前日上帋送殯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擡了小舅子了。西門慶笑道。怪狗材。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杯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麽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材。一個出位妄言。那伯爵低頭想了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聽我纔罷。

了。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箏兒。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個曲兒吃一鍾酒。于是玳安旋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箏。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墻。春筍彈珠淚。喚梅香。赶他去別處飛。

鄭春唱了個請酒。伯爵剛纔飲訖。那玳安在旁連斟。又斟上一盃酒。鄭春又唱道。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荼䕷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笑吟吟。掐將花片兒打。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的了謝希大道俊化子你吃不的推于我來我是你家有毯的蠻子伯爵道俊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材到明日只好做個韶武伯爵笑道俊孩兒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拏磕爪來打這賊花子那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响爪兒說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兒他斯文人不管這閒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王發散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座上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個

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眞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拏起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說差了罰酒一杯先用一骰後用兩骰遇點飲酒

一百萬軍中捲白旗　二天下豪傑少人知
三秦王斬了余元帥　四罵得將軍無馬騎
五謊得吾今無口應　六衮衮街頭脫去衣
七皂人頭上無白髮　八分屍不得帶刀歸
九一九好藥無人點　十千載終須一撇離

吳大舅擲畢遇有兩點飲過酒該沈姨夫起令說道用一骰六擲遇點飲酒說道

天象六色地象雙　人數推來中二紅
三見巫山梅五出　算來花有幾人通
當下只遇了個四紅。飲過一杯。遇盆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
奉令了。遇點要一花名。名下接四書一句頂。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
三擲三春柳。柳下不整冠。　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褻服。
五擲臘梅花。花迎劍珮星初落。　六擲滿天星。星辰之遠也。
溫秀才只遇了一鍾酒。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
也不識。行個急口令兒罷。
一個急急腳腳的老小。左手拏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拏着
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撞着一個黃白花狗咬着那

綿花叉口。那急急腳腳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孔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黃白花狗。不知手鬭過那狗狗鬭過那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謅斷了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鬭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教他不拏個棍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柴。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個令。謝子張你行罷。謝希大道我這令兒。比他更妙。說不過來罰一鍾。

墻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騾馬。落下破瓦。打着騾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騾馬。不知是那騾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劉大

姐。就是個騾馬。我就是個破无俺兩個破磨對腐驢。謝希大道。你家那杜鑾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猪拱狗。也不要他兩個人鬪了回嘴。每人罸了一鍾。該傳自新行令。傳自新道。小人行個江湖令。遇點飲酒。先一後二。

一舟二櫓。三人搖出四川河。五音六律。七人齊唱八仙歌。九十春光齊賞翫。十一十二慶元和。

擲畢皆不遇。吳大舅道。總不如傳夥計。這個令兒。行得切實些。伯爵道。太平鍾。也該他吃一杯兒。于是親下席來。斟了一杯與傳自新吃。如今該韓夥計。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你每行過。等我行罷。于是韓道國道。頭一句要天上飛禽。第二句要果名。第三句要骨牌名。第四句要一官名。俱要

貫串遇點照席飲酒說

天上飛來一仙鶴　落在園中吃鮮桃
却被孤紅拏住了　將去獻與一提學
天上飛來一錫鶯　落在園中吃朱櫻
却被二姑拏住了　將去獻與一公卿
天上飛來一老鸛　落在園中吃菱芡
却被三綱拏住了　將去獻與一通判
天上飛來一班鳩　落在園中吃石榴
却被四紅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戶侯
天上飛來一錦雞　落在園中吃苦株
却被五岳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尚書

天上飛來一淘鷟　落在園中吃蘋菠
却被綠暗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照磨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只擲四擲。遇點飲酒

六口載成一點霞　不論春色見梅花
摟抱紅娘親個嘴　抛閃鶯鶯獨自嗟

擲到遇紅一句。果然擲出個四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高轉加官。主有慶事。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喚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着收了家火。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却說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關了一千四

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這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銀子關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把銀子教陳經濟來。拏天平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卓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就賣了。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了。我心裡正亂着哩。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趣郎不好。他自亂亂的。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聽了。便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教常二哥門面開個小本鋪兒。月間撰的幾錢銀子兒。勾他

兩口兒盤攪過來就是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卓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拏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里還教個大官和我兩個拏這銀子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小事去實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辰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教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我教大官兒好來回你說罷西門慶道若是恁說教王經跟了你去罷一面叫了王經跟伯爵去了到了常時節家常時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拏出銀子來與常時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閒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

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所以叫大官兒跟了我來。成了房子。我不回他爹話去。教他回回便了。常時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畢茶。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的銀。教與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你常二叔收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萬般皆下品　誰知陰德是良圖

正是王光有影遺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七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

去年九日愁何限　重上心來益斷腸
秋色夕陽俱淡薄　淚痕離思共淒涼
征鴻有隊全無信　黃菊無情却有香
自覺近來消瘦了　懶將鸞鏡照容光

話說一日韓道國晚夕鋪中散了。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你我被他照顧。此遭挣了恁些錢。就不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兒。休說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也請他坐半日。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些。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就

到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也是這等說。明日是初五日。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叫了廚子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鋪子里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姨家常走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兒的。打扮又風流。又會唱時興的小曲兒。倒請將他來唱。等晚夕酒闌上來。老爹若進這屋里來。打發他過去就是了。韓道國道。你說的是。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這韓道國走到鋪子里。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走到對門宅內。親見西門慶。聲喏畢。說道。老爹明日沒事。小人家里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

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那韓道國作辭出門來到鋪子做買賣拏銀子叫後生胡秀拏籃子往街買雞蹄鵝鴨鮮魚嗄飯菜蔬一面叫廚子在家整理割切使小廝早拏轎子接了中二姐來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客座內打掃收拾卓椅乾淨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至迎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來酒正面獨獨安放一張校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頭上銀絲䯼髻翠藍綢紗羊皮金滚邊的箍兒週圍揷碎金草蟲啄針兒白杭絹對衿兒玉色水緯羅

比甲兒鵝黃挑線裙子。脚上老鴉青光素段子高底鞋兒羊皮金緝的雲頭兒耳邊金丁香兒打扮的十分精緻與西門慶揷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紅漆描金託子拿了兩盞八寶青荳木樨泡茶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旁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蒙老爹看顧王經又蒙擡舉叫在宅中答應感恩不淺今日與媳婦兒商議無甚孝順治了一杯水酒兒請老爹過來坐坐前日因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里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裡弔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教你兩口兒費心

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旁邊小杌兒坐下。因向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曾。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甚麽。王六兒道。他今日心裡。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恐怕老爹計較。又不敢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姓申名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里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教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每聽。他也常在各人家走。若叫他預先兩日定下他。他並不敢惧了。西門慶道。既是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不一時。韓道國教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卓席。胡秀拿果菜案酒上來。無非是鴨腊蝦米海味燒

餶飿之類當下王六兒把酒打開盪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上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他高髻雲鬟插着幾枝稀稀花翠淡淡釵梳綠衫紅裙顯一對金蓮趫趫枕腮粉臉抽兩道細細春山青石墜子耳邊垂糯米銀牙噙口內望上花枝招颭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小唱申二姐道小的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那申二姐向前行畢禮方纔坐下先箏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付把箏箏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

能彈接唱。一面輕搖羅袖，款跨鮫綃，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坡羊。

一向來不曾和冤家面會。厮臍情難稍難寄。我的心誠想着你，你爲我懸心掛意，咱兩個相交，不分個彼此，山盟海誓。心中牢記，你比鶯鶯重生而再有，可惜不在那蕭東寺，不由人一見了，眼角留情，來呵，玉貌生春，你花容無比，聽了聲嬌姿。好教人目斷東墻，把西樓倦倚。

意中人兩下裡懸心掛意，意兒里不得和你兩個眉來眼去。了時，强挨孤枕，枕兒寒，衾兒剩，璀琴獨對，病體如柴，瘦損了腰肢。知道你夫人行應難離，倒等的我寸心如醉，最關心伴着這一盞寒燈，來呵，又被風弄竹聲，只道多情到矣，急忙

忻出離了書幃不想是花影輕搖月明如水
唱了兩個山坡羊吁了斟酒那韓道國教渾家篩酒上來滿斟
一盞遞與西門慶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個兒與
老爹聽那申二姐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鬖鬖兩朶烏雲紅馥
馥一點朱唇臉賽夭桃如嫩笋若生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
個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強
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撚堪描俏
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願席上樽前淺
斟低唱相偎抱一覷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半霎歡娛

權且將悶減愁消。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又見他叫了個賞音。王六兒在旁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兒的消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他還記得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閒了。拏轎子接了。唱與他娘每聽。又說宅中那位唱姐兒。西門慶道。那個是常在我家走的郁大姐。這些年代了。王六兒道。眘情申二姐到宅裡。比他唱的高。爹到明日呼喚他早些兒來。對我說。我使孩子早拏轎子去接他。送到宅內去。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話。但呼喚小的。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心中大喜。不一時交杯換盞之間。

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教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教小廝招弟兒送過他那邊樂三嫂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賞賜與他買絃。那申二姐。連忙花枝招颭。向西門慶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那王六兒道。爹只教王經來對我說。等這里教小廝送他去。那申二姐拜辭了韓道國夫婦。招弟領着往隔壁去了。那韓道國打發申二姐去了。與老婆說知。就往鋪子里睡去了。只落下老婆在席上。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往後邊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個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燈燭拏出來。在前半間內和玳安琴童兒三個做一處飲酒。那後生胡秀。不知道多咱時分。在後邊廚

下偷吃多幾碗酒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娘隔壁半間供養佛祖先堂兒內地下鋪着一領簾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原來與那邊臥房止隔着一層板壁兒忽聽婦人房裡聲喚起來這胡秀只見板壁縫兒透過燈亮兒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取下來刺破透板縫中糊的紙打一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里兩個正幹得好伶伶俐俐看見把老婆兩隻腿却是用腳帶弔在床床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綾襖兒下身赤露就在床沿上兩個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搧打的連身響喨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淫聲艷語通做成一塊良久只聽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裡揀着那塊只

顧燒淫婦不敢擱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顧的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裡的嗔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他敢嗔。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西門慶道。你既是一心在我身上。到明日等賣下銀子。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立庄做個買手。家中已有甘夥計發賣。那里只是缺少個買手。看着置貨。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回來。都教他去。省的閑着在家做甚麼。他說道。倒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他江湖從小兒走過。甚麼買賣客貨中事兒不知道。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裡替他尋下一個。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安插在那里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見你快休賭誓。

這裡兩個一動一靜都被這胡秀聽了個不亦樂乎那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鋪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鋪裡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里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這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鋪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用腳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鋪子裡睡去你原來在這里挺的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睛睁睁跟道國往鋪子里去了西門慶弄老婆直弄勾有一個時辰方纔了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裡并毯蓋子上尾停骨兒上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教丫鬟打發舀水淨了手重篩煖

酒再上佳肴情話攀盤又吃了幾鍾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個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醺醺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悉把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家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厮拏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每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裡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丫頭火上替我煎着藥哩你往別人屋里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里還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里捨不的你只要和你睡如之

柰何李瓶兒瞟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又道亦發等我好好兒你再進來和我睡也是不遲那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着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里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却怎怳兒來我這屋裡纏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那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麽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這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拏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從香腮邊滚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那盞藥正是心中無限傷心事付與黃鸝叫幾聲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单表西門慶到于潘金蓮房里金蓮纔教春梅罩了燈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

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倖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這屋里來。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了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却照顧了他老婆了。西門慶道。夥計家。那里有這道理。婦人道。夥計家有這個道理。齊腰拴着根線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你還搗鬼哄俺每哩。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時。賊淫婦。他沒在這里。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黃猫黑尾偷與他。却教他戴了來這里麄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乞我相問着他。那臉兒上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里去了。賊沒廉耻的貨。你家外頭。還少哩。也不知怎的。一個大摔瓜長淫婦。喬眉喬

樣描的那水鬓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人家那血毴甚
麽好老婆一個大紫膛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與
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却一早一晚教他好往回傳稍話
兒那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里有
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拏這個
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
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撰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
是好四十里聽銃响罷了見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
人探出手來把褲子扯開摸見那話軟叮噹的托子還帶在上
面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煮到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還硬
見放着不語先生在這里强道和那淫婦怎麽弄聳聳到這咱

晚纔來家。弄的恁軟如鼻涕濃瓜醬的。嘴頭兒還强哩。你賭幾個誓。我教春梅舀一瓶子凉水。你只吃了。我就筭你好膽子。論起來。鹽也是這般鹹。醋也是這般酸。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抿子兒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兒。把天下老婆都耍遍了罷。賊沒羞的貨。一個大眼裡火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合遍巷。屬皮匠的。逢着的就上。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上的床來。教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拈了一粒。放在口裡嚥下去。仰卧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替你達品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一徑做喬張智。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窩䆣子里鑽了來。教我替你咂。可不愛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单管胡說。自道的。那里有此勾當。婦人道。那里有

此勾當。你搯着肉身子。賭個誓麽。亂了一回。教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旋向袖子裡。掏出通花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朱唇裹沒。鳴咂半晌。登時咂弄的那話奢稜跳腦。暴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麈柄自後插入牝中。兩手斲其股蹲踞而擺之。肆行搧打。連聲响喨。燈光之下。窺翫其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湊者久之。西門慶興猶不㦞。將婦人仰臥朝上。那話上使了粉紅藥兒。頂入去。執其雙足。又舉腰沒稜露腦。掀騰者將一二三百度。婦人禁受不的。瞑目顫聲。沒口子叫達達。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他也罷了。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無禮不敢。婦人道。我的達達。罷麽。你將就我些兒。我再不敢了。達達慢慢提

看提撒了我的頭髮兩個顛鸞倒鳳又狂了半夜方纔體倦而寢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家前日請我席上唱的一個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琵琶箏都會我使小廝接他去等接了他來留他兩日教他唱與你每聽于是分付厨下收拾酒菓肴饌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卓席放下簾來合家宅眷在那里飲酒慶賞重陽佳節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衆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倒會不多若題諸般小曲兒山坡羊鎖南枝兼數落倒記的有十來個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教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設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

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拏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請了來恰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好生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教申二姐唱個曲兒你聽玉樓道你說與他教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那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里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教人拏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了些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怎好空了

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里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吽申二姐你好歹唱個好曲兒與他六娘聽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裡說個甚麼曲兒教申二姐唱個你聽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此來爲你吽將他來你又不言語的于是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個紫陌紅徑俺每聽罷那申二姐道這個不打緊我有于是取過箏來排開鴈柱調定冰絃頓開喉音唱折腰一枝花

紫陌紅徑丹青妙手難畫成觸目繁華如鋪錦料應是春負我非是辜負了春爲着我心上人對景越添愁悶

東甌令花零亂柳成陰蝶困蜂迷鶯倦吟方纔眼睜心兒裡忘了想啾啾唧唧呢喃燕重將舊恨舊恨又題醒撲簌簌淚

珠兒墮傾。

（滿園春）悄悄庭院深。默默的情掛心。涼亭水閣。果是堪宜宴飲。不見我情人。和誰兩個閒樽。把絲絃再理。將琵琶自撥。是奴欲歌悶情。怎如倦聽。

（東甌令）榴如火。簇紅巾。有燭無烟燒碎我心。懷着向前。欲待要摘一朵。觸觸拈拈不堪　怕奴家花貌。不似舊時人。伶伶仃仃。怎宜樣簪。

（梧桐樹）梧桐葉兒飄。金風動。漸漸害相思。落入深深井。一日夜長。難捱孤枕。懶上危樓。望我情人。未必薄情。與奴心相應。他在那里。那里貪歡戀飲。

（東甌令）菊花綻。桂花零。如今露冷風寒。秋意漸深。蓦聽的窗

兒外幾聲幾聲孤鴈悲悲切切如人訴最嫌花下砌畔小蛩吟咭咭咶咶惱碎奴心

（浣溪沙）風漸急寒威凜害想思最恐怕黃昏沒情沒緒對着一盞孤燈窓兒眼數教還再輪畫角悠悠聲透耳一聲聲哽咽難聽愁來別酒强重斟酒入悶懷珠淚傾

（東甌令）長吁氣兩三聲斜倚定幃屏兒思量那個人一心指望夢兒里略略重相見撲撲簌簌雪兒下風吹簷馬把奴夢兒驚叮叮噹噹攪碎了奴心

（尾聲）爲多情牽掛心朝思暮想淚珠傾恨殺多才不見影

唱罷吳月娘道李大姐你好甜酒兒吃上一鍾兒那李瓶兒又不敢違阻了月娘拏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强打着

精神兒與衆人坐的。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里
去了。不說這里內眷单表西門慶到于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
伯爵與常時節。在松墻下。正看菊花原來松墻兩邊擺放二十
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
帶白粉西黄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鵞毛菊鴛鴦花之類
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時節即喚跟來人把盒兒擡進
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麽伯爵道常二哥蒙你厚情成了
房子無甚麽酬荅教他娘子製造了這螃蟹鮮并兩隻爐燒鴨
兒邀我來同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個心做甚
麽你令正病纔好些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
别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

四十個大螃蠏都是剔剝淨了的裏邊釀着肉外用椒料薑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煠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搬進去分付拏五十文錢賞拏盒人因向常時節謝畢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坐的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里尋的西門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我這二十盆伯爵道連這盆西門慶道就連這盆都送與我了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窑雙箍鄧漿盆又吃年袋又禁水浸都是用絹羅打用脚跐過泥纔燒造這個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了一回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那家子已是尋下房子兩

三日就搬了。昨見好日子。買刮了些雜貨兒門首把舖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兒弟。替他在舖兒里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每幾時買些禮來。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裡整理菜兒擡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兒。叫兩個妓者。咱每替他煖煖房。耍一日。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算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狭。恐怕哥受屈馳。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里又費他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厮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郎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你鄭月娘和洪四兒去。洪四兒令打掇鼓兒。唱慢山坡羊兒。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

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個肉佞賊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携帶你走走你月娘兒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慣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材不要惡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每已搬過去了咱每人隨意出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里整治停當教小厮擡了他府上我還叻兩個妓者咱要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哥這里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没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裡没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

慶道請你大舅這里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叙禮坐下小厮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于後邊月娘房里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聽唱聽見小厮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坐着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上纔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厫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將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在邇還望姐夫

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于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來前邊坐。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麽話。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兒來謝我。節間留他每坐坐。不想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至前邊坐下。月娘連忙教厨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卓席端正。拿上小菜果酒上去。西門慶旋教開庫房。拏去一罈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碧靛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攙一瓶涼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甑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教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嗄飯肴品擺將

上來堆滿桌上先拿了兩大盤玫瑰菓餡蒸糕蘸着白砂糖衆人乘熱一搶着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釀螃蠏并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麽做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來的大舅道我空癡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為我這常嫂嫂也這般好手段兒常時節笑道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口教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捲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有李桂姐在這里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着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

是就是吴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单管只瞎謅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姓申二姐年小哩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個這等好哥怎的不揀出來俺毎瞧瞧又唱個兒俺毎聽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毎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材耳朶內聽的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朶似竹簽兒也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他出來俺毎見見俺毎不打緊教他只當唱個兒與老舅聽也罷了休要就古執了西門慶乞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校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

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個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拏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入空你唱與大舅聽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鮫綃微開檀口唱羅江怨道

懨懨病轉濃甚日消融春思夏想秋又冬滿懷愁悶訴與天公也天有知呵怎不把恩情送恩多也是個空情多也是個空都做了南柯夢

伊西我在東何日再逢花箋慢寫封又封叮嚀囑付與鱗鴻也他也不忠不把我這音書送思量他也是空埋怨他也是空都做了巫山夢

恩情逐曉風。心意懶慵。伊家做作無始終。山盟海誓。一似耳邊風也。不記當時多少恩情重。虧心也是空。痴心也是空。都做了蝴蝶夢。

惺惺似懞懂。落伊套中。無言暗把珠淚湧。口心誰想不相同也。一片真心將我廝調弄。得便宜也是空。失便宜也是空。都做了陽臺夢。

不說前邊彈唱飲酒。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尿也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的。向前一頭搭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攙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攙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使綉春連忙快對大娘說去。那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眾人。俺

娘在房中暈倒了。這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姊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攙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里。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諕了一跳。說道此是他剛纔只怕吃了酒。助趕的他這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幾曾大好生吃酒來。一面煎燈心薑湯灌他。半晌甦醒過來。纔說出話兒來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面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由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教他請任醫官來看你。那李瓶兒又嗔教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月娘分付迎春。打鋪教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

分付收拾了家火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臘查黃了扯着西門慶衣袖哭泣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裡坐橋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憑甚麼就顧不的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里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丫頭都在根前和奶子攙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得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日還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看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次日早辰投往衙門里去了旋使琴童騎頭口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

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厮說進去。李瓶兒房里。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到房中。胗畢脉。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些。七情感傷。肝肺火太盛。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複使大官兒後邊問去。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望。不然難爲矣。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間。又是明川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卽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乘熱而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冲血管。熱入血室。亦

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月娘見前邊亂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雲絹比甲兒并花翠裝了個盒子。打發他坐轎子去了。花子由自從開張那日。吃了酒去。聽見李瓶兒不好。至是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物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懨懨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姪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老爹這里差人。請他來看看六娘。管情就好。西門慶於是就使玳安同王經兩個。疊騎着頭口。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在廂房坐的。和他商議。第六個房下。甚是不好的重。如之柰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好些。怎

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一向着了憂慼把病
來又犯了昨日重陽我說接了申二姐節間你每打夥兒散悶
須要他又沒大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不好暈起來一交
跌倒在地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脉息比前沉重吃
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哥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
慶道胡太醫說是氣冲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今日韓
夥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廝
騎頭口請去了一回把我焦愁的了不得生生為這孩子不好
是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轉勸着
他又不依你教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爹來了
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坐敘禮已畢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

家母有些不安昨日舍甥到家請房下便來奉看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他着了憂感身上原有些不調又感發起來了蒙親家掛心喬大戶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行醫何老人大小方脉俱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醫士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小价請了趙龍崗來看了脉息看怎的說再請他來不遲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如今請了何老人來看了親家母脉息講說停當安在廂房內坐的待盛价門外請將趙龍崗來看他脉了脉怎麽說教他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

有個不效之理。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拏我拜帖兒。和喬通去。請縣門前行醫何老人來。玳安等應諾去了。西門慶請伯爵到廳上。與喬大戶相見。同坐一處吃茶。那消片晌之間。何老人到來。進門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肆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閑。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痴長八十一歲。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厮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脉息。旋攙扶起來。坐在炕上。挽着香雲。阻隔三焦。形容瘦的十分狠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看減褪丰標。漸漸消磨精彩。胸中氣急。連朝水米怕沾唇。五臟膨脝。盡日藥丸難下腹。隱隱耳虛聞磬响。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脈細沉。東岳判官催命去。一靈縹緲。西方佛子喚同行。喪門弔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那何老人看了脈息。出來外邊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沖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細思當初起將病之由。看是也不是。西門慶道。你老人家如何治療。正相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門外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脈息出來。你老人家和他兩個相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禮畢。然後與衆人

相見何二老居中。讓他在左。應伯爵在右。西門慶主位相陪。來安兒拿上茶來吃了。收下盞托去。此人便問二位尊長貴姓。喬大戶道俺二人一位姓何。一位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敢問先生高姓。尊寓何處。治何生理。其人答道不敢在下小子。家居東門外。頭條巷二郎廟。三轉橋。四眼井住的。有名趙搗鬼便是。平生以醫爲業。家祖見爲太醫院院判。家父見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脉訣。加減十三方。千金奇効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無書不看。藥用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裡。定關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芤石之脉理。莫

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腮不能細陳聊有幾句道其梗槩便道

我做太醫姓趙　門前常有人叫　只會賣杖搖鈴
那有真材實料　行醫不按良方　看脉全憑嘴調
撮藥治病無能　下手取積兒妙　頭疼須用繩箍
害眼全憑艾醮　心疼定敢刀剜　耳聾宜將針套
得錢一味胡醫　圖利不圖見効　尋我的少吉多凶
到人家有哭無笑　正是

半積陰功半養身　古來醫道通仙道

衆人聽了都呵呵笑了何老人道你門裡出身門外出身趙太醫道門裡出身怎的說門外出身怎的說何老人道你門裡出身有父待子按脉理之良法若是門外出身只可問病下藥而

巳趙太醫道老先生你就不知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巧學生三輩門裡出身先問病後看脉還要覩其氣色就如同子平兼五星還要觀手相貌纔看得准庶乎不差何老人道旣是如此請先生進看去西門慶即令琴童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囘又攙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胗其左手次胗右手便教老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眞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敎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西門慶便問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擡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死不成還認的人哩西門慶笑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

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胗其脉息。非傷寒則爲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胗一胗。先生道。敢是飽悶傷食飲饌多了。西門慶道。他連日飯食通不十分進。趙先生又道莫不是黃病。西門慶道。不是。趙先生道。不是。如何面色這等黃。又道多管是脾虛泄瀉。西門慶道。也不是泄疾。趙先生道不泄瀉。却是甚麽怎生的害個病。也教人摸不着頭腦。坐想了半日。說道我想起來了。不是便毒魚口。定然是經水不調勻。西門慶道女婦人那里便毒魚口來。你說這經事不調倒有些近理。趙先生道南無佛耶。小人可怎的也猜着一座兒了。西門慶問如何經事不調勻。趙先生道不是乾血癆。就是血山崩。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

此這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你有甚急方合些好藥與他吃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不打緊處小人有藥等我到前邊寫出個方來好配藥去西門慶一面同他來到前廳喬大戶何老人還未去問他甚麽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碙砂藜蘆巴豆與芫花人言調着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兒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撾清辰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吃了不藥殺人了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若早得摔手伶俐强如只顧牽經西門慶道這

厮俱是胡說。教小厮與我拟出去。喬大戶道。暇討既舉保來一場。醫家休要空了他。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前邊鋪子裡稱二錢銀子。打發他去罷。那趙太醫得了二錢銀子往家。一心忙似箭。兩家走如飛。西門慶見打發趙太醫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麽。何老人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脉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貼藥來。遇緣看服畢。經水少减。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飲食再不進就難爲矣。說畢起身。西門慶這里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拏盒兒討將藥。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其分毫動静。吳月娘道。你也省可里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麽兒。只顧

拿藥陶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算他二十七歲有血光之災今年
却不整廿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教替他打算算這
祿馬數上看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
這里旋差人拏帖兒往周守備府裡問去那裡說吳神仙雲遊
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
當山去了要打數算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一數
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去一生別後事都如眼見西門慶
隨即使陳經濟拏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抄尋有黃
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算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星陳經濟向前
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算說與他八字女命年
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算子一打就說這女

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壬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廿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摻。夫計都者。乃陰晦之星也。其像猶亂絲而無頭。變異無常。人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暗傷財物。小口凶殃。小人所筭。口舌是非。主失財物。若是陰人。大為不利。斷云。

計都流年臨照　命逢陸地行舟　必然家主皺眉頭
靜裡躊躇無奈　閑中悲慟無休　女人犯此問根由
必似亂絲不久　切記胎前產後　其數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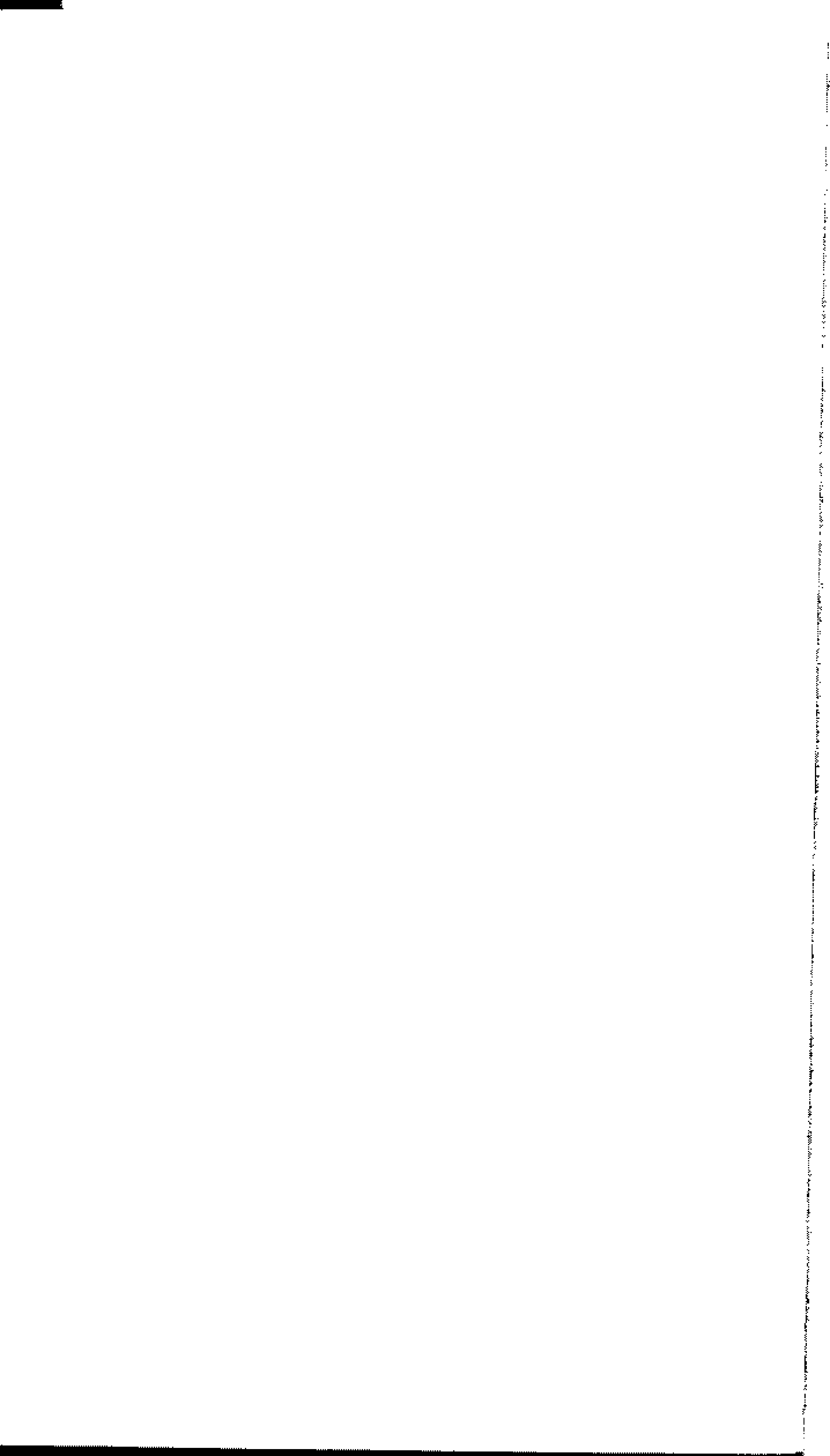
莫道成家在晚時　止緣父母早先離

芳姿嬌媚年來美　百計俱全更有恩
傳揚伉儷當寵至　榮合屠羊看虎威
可憐情熟恩情失　命入鷄官葉落裏

抄畢數。封付與經濟拏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經濟抄了數來。拏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命中多凶少吉。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眉頭搭上三黃鎖。腹內包藏萬斛愁。正是

高貴青春遭大喪　伶俐醒然卻受貧
年月日時該定載　筭來由命不由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燈法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行藏虛實自家知　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閒中點檢平生事　靜裡思量日所為
常把一心行正道　自然天理不相虧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百般醫治無効。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閙着。梳頭洗臉。還自已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下邊流之不止。那消幾時。把個花朵朵人兒瘦弱的不好看。也不着的炕了。只在裀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進來嫌穢惡。敎丫頭燒着下些香

在房中。西門慶見他肐膊兒瘦的銀條兒相似。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便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悞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得止住不流了。再把口裏放開。吃下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住你在房中。守着甚麽。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又道。我要對你說。也没與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没人在房裡。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我跟前一般。夜裡要便夢見他。恰似好時的。拏刀弄杖。和我廝嚷。孩子也在他懷裡。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交。說他那里。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如燈滅。這幾年知道他

金蓮將來其言也。甚書子婆子素信不疑來

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了。下邊流的你這神虛氣弱了。那里有甚麼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明日往吳道官廟裡討兩道符來。貼在這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話中間。走到前邊。即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下頭口。因問你爹在家裡。玳安道。爹在家裡。又問你往那里去。玳安道。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諕了一跳。敬來問安。西門慶道這兩日較好些。告訴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樣的孩子死了。隨他罷了。成夜只是哭。生生憂慮出病兒來了。勸着又不依你。教我有甚法兒處。伯爵道。哥你又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房中無人害

伯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厮問吳道官那里討兩道符來貼在房中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里有甚麽邪祟魍魎來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做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裡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里住沒柰何你就領小厮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伯爵和希大吃了茶起身自勾當去了玳安見討了符來貼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個人來拏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

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早來。那厮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拏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厮。拏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悞了他家裡勾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裡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與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教他快來宅内。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伯爵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了。俱不在話下。次日只見觀音庵王姑子。跨

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攙扶起來坐的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道請他坐下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見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他大娘使了大官兒到庵里我纔曉得的又說印經來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赶了網兒背地裡和印經家打了一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為他氣的我不好了把大娘的壽日都悞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受生

的經都悞了。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悞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個月，受生昨日纔圓滿了。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瓜，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教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與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那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裡吃了茶，煎些粥米，我看着你吃些粥兒。不一時，迎春安放卓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霜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

牙快迎春拏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拏着瓯兒喂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拏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爲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的下去是怎的迎春便把吃茶的卓兒掇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諕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得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爹請了太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驚諕不好娘晝夜憂慼那樣劳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着了那哭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裡就是鉄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犯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

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王姑
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散他左右是五六位娘
端的誰氣着他姊子道王爺你不知道誰氣着他因使綉春外
邊瞧瞧看關着門不曾路上說話草裡有人不倘俺娘都因爲
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貓撾了哥兒手生生的諕出風
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纔把那貓來
摔殺了他還不承認掙俺每煞氣八月裡哥兒死了他每日那
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称快俺娘這屋裡分明聽見有個不惱
的左右背地裡氣只是無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惱纔致了這
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裡歹也在心裡
姊妹之間自來没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

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他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他不道是。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相五娘那邊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這屋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卑。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道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下看著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我心裡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

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我這罪業還不知墮多少罪業哩王姑子道我的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天可憐見到明日假若好了是的你好心人龍天自有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內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走走去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見我還和你說話哩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油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纔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裡去了花子油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公公老爺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

藥曾吃來不曾不拘婦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裡有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府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得了個方兒棕灰與白鷄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油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作辭去了妳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帋在身底下只見馮媽媽來到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貴人怎的不來看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來說你鎖着門往那里去來馮婆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裡修法早辰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倘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

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這些種尚早時沒王師父在這裡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子单管只撒風如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灾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裡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坐檽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閙閙俺每攙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回兩三遍如意兒道本等沒吃甚麼大食力怎禁的這等流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邊瞧瞧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

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裡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兒與他吃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庄子上起菜撥兩三畦與你也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老馮過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薰熱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裡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辰吃了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吃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剛纔應二哥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騎頭口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廝但合上眼只在我根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常情請了他替你把這那祟遣遣再服他些藥

兒費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巳是得了這個拙病。那裡好甚麽。若好只除非再與兩世人是的。奴今日無人處。和你說些話兒。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死了。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拋閃了你去了。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咽再哭不出聲來。那西門慶亦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屋裡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答應的禀爹。明日十五。衙門裡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拏我帖兒。回你夏老爹。自家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悮了你公事要緊。

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他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冲你冲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憨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旁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如刀剜肝膽劍挫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裡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拏着一小盒兒鮮蘋菠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娘子那裡送蘋菠兒來與你吃因令迎春你洗淨了拏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娘子

揪心。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西門慶與月娘在旁看着。拈喂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西廂房裡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來外邊商議。月娘便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不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來預備着他。直到那臨時到節。熱亂又亂不出甚麽好板來。馬捉老鼠一般。不是那幹營生的道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略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擡副熟板兒罷。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亦發請潘道士來看了。他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個人的形也脫了。關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還妄想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

的他若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同月娘到後邊使小廝叫將賁四來在廳上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拏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即令陳經濟你後邊問你娘要四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經濟少頃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地傳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西門慶問怎的這咱纔來他二人回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回來到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尚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墻磕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每

還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便也還捨不得賣。這副板還看咱這裡要。別人家定要三百五十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兌三百二十兩擡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了。陳經濟道。他那裡收了咱二百五十兩。還找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雪花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分。只見許多閒漢。用大紅氊條裹着擡板進門。放在前廳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裡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與伯爵觀看。滿心歡喜。向伯爵道。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口不住只顧喝采不已。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人還有

一王姨子嫁哥一場今日睹受這副材板勾了分付匠人你用心只要做的好你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廳七手八脚連夜攢造棺槨不題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辭西門慶晚夕在前廳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纔家去了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却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里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裡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裡齷齷齪齪的他每都在這裡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裡遂過那邊金蓮房中去了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關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

件衣服銀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他了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忒多慮了。天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理會了。于是把銀子和紬子接過來了。又喚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也拏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我如今死了去也。甚麼。這一套衣服。幷這件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本兒。你放心。那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

拜哭的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裡歸着。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紬子襖兒。藍紬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撅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也不打發你出去了。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物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這般病的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裡答應了。

出去投奔那里說畢接了衣服首飾藏了頭起來立在旁邊只顧揩眼淚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塲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那大丫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裡拘管着這小丫頭綉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說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相在我手裡那等撒嬌撒痴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李瓶兒道你看傻丫頭我死了你在這屋裡伏侍誰綉春道我守着娘的

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出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這綉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說不出來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從昨日就擡了板來在前邊做材哩且冲你冲你若好了情愿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往後不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沒多只給了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那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材去了只見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

你心裡却怎樣的。李瓶兒指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裡。你和俺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話說。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又沒曾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裡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裡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单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的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又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着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十月已滿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月娘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

身上說凶得吉你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裡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旣是你說他沒頭奔咱家那裡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廝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旁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擡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教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由不得眼淚出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不必細記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裡守着他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說道娘到

明日好生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蔕兒休要似奴心粗吃人暗
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看官聽說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
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
李瓶兒臨終這句話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千年萬載不成塵
正說話中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
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伺候淨茶淨
水焚下百合真合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裡聽覷不
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觀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綵絲縧背上
横紋古銅劒兩隻脚穿雙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眉
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鬍威儀凜凜相貌堂堂若非

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只見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恰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爾語數四。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而至。運雙睛努力。似慧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掐指步罡。念念有辭。早知其意。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喝道。直日神將。不來等甚。噀了一口法水去。見一陣狂風所過。一黃巾力士現于面前。但見

黃羅抹額紫繡羅袍。獅蠻帶緊束狼腰。豹皮視牢拴虎體。常遊雲路。每歷罡風洞天福地片時過。岳瀆酆都撚指到。業龍作孽。向海底以擒來。妖魅為殃。劈山穴而提出。玉皇殿上稱為符使之名。非極卓前立有天丁之號。常在壇前護法。每來

世上降魔胸懸雷部赤銅牌手執宣花金蘸斧

那位神將拱立堦前大言召吾神那廟使令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李氏陰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言訖其神不見須臾潘道士瞑目變神端坐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良久乃止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便說此位娘子惜乎爲宿世寃愆所訴于陰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道士道寃家債主須得本人可捨則捨之雖陰官亦不能强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燈何如西門慶問幾時祭用

何香燭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五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斗。祭以五穀棗湯。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上浮以華蓋之儀。餘無他物。壇內俯伏行禮。貧道祭之。雞犬皆關去。不可入來打攪。可齋戒青衣在內。這西門慶都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入。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那日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陪潘道士吃齋饌。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華蓋。周列十二宮辰。下首纔是本命燈。共合二十七盞。先宣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堦下。左右盡皆屏去。再無一人在左右。燈燭熒煌。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真

炁。布步訣躡瑤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
見晴天星明朗燦。忽然一陣地黑天昏捲棚四下皆垂着簾幙。
須臾起一陣怪風。所過正是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戶穿簾。定是摧花落葉。推雲出
岫。送雨歸川。鴈迷失伴作哀鳴。鷗鷺驚群尋樹杪。嫦娥急把
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故人。

大風所過三次。一陣冷氣來。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
刮盡。惟有一盞復明。那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
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裡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
潘道士觀看。都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諕的慌忙下法
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

已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已了那西門慶聽了低首無語滿眼落淚哭泣哀告萬望法師搭救則個潘道士道定數難逃難以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棲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強之因令左右捧出布一疋白金三兩作經襯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囑付西門慶今晚官人都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坐的不覺眼淚出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強求不得

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

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厮拏燈籠送你去即令

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

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裡只長吁氣尋思道法

官戒我休往房里去我怎坐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得厮守

着和他說句話兒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裡睡聽見西

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

那道士點的燈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妨事李瓶兒

道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厮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根

前鬧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决不容

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拏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淚交流放聲大

哭道我的姐姐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日誰知你又抛閃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摟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說道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並頭相守誰知奴家今日死去也趂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幾句話兒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冲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的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個官今後也少要往那裡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只顧的苦口說你西門慶聽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裡

絕緣短倖。今世裡與你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李瓶兒又說迎春繡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個神主子。過五七兒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裡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裡穢惡薰的你慌。他每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分付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裡。對月娘說。悉把祭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我

到他房中我覷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了也不見得月娘道眼眶兒也塌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麼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得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月娘亦止不住落淚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裡畧倒倒兒因問道天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雞還未叫有四更天了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搊他朝裡蓋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熬了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那邊屋裡鎖着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鋪那裡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

之際夢見李𠲎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每看家我去也忽然驚醒見卓上燈尚未滅向床上視之還面朝裡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惜一個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塲春夢正是閻王教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迎春慌忙推醒衆人點燈來照果然見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脚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𠲎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尚微溫脫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胸兒這西門慶也不顧的甚麽身底下血漬兩隻手抱着他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

活着做甚麼。在房裡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吳月娘亦揾淚哭涕不止。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鬟養娘。都擡起房子來也一般。哀聲動地哭起來。月娘向李嬌兒孟玉樓道。不知晚夕多咱死了。恰好衣服兒也不曾得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娘。我摸他身上還溫溫兒的。也纔去了不多回兒。咱不趁熱腳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因見西門慶搕伏在他身上。撾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了你了。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臉撾着臉兒哭。倘忽口裡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沒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

人死如燈滅半晌時不借留的住他倒好各人壽數到了誰人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兩個拏鑰匙那邊屋裡尋他裝防的衣服出來咱與他眼看着與他穿上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了去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段遍地錦襖兒柳黃遍地金裙併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紬粧花衫翠藍寬拖子裙并新做的白綾襖黃紬子裙出來罷當下迎春拏着燈孟玉樓拏鑰匙開了床屋裡門首步床上第二個描金箱子裡都是新做的衣服揭開箱蓋玉樓李嬌兒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件綀襯身紫綾小襖兒一件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白綾女襪兒粧花

膝頭腿兒李嬌兒拖過這邊屋裡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燈下替他整理頭髻用四根金簪兒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停當李嬌兒因問尋雙甚麼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裡只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鸚鵡摘桃白綾高底鞋兒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那雙鞋出來與他穿了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上陰司裡好教他跳火坑你把前日門外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也是扣的鸚鵡摘桃鞋尋出來與他裝綁了去罷這李嬌兒聽了走來向他盛鞋的四個小描金箱兒約百十雙鞋翻遍了都沒有迎春說俺娘穿了來只放在這裡怎的沒有走來廚下問綉春綉春道我看見娘包放在箱坐廚里扯開坐廚子尋還有一大包都是新鞋尋

出來了。衆人七手八脚。都裝𢟍停當。西門慶率領衆小厮。在大廳上。收捲書畫。圍上幃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擡出。停于正寢。下鋪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専委兩個小厮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炷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𢟍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只留炕屋裡。交付與丫頭養娘。那馮媽媽見沒了主兒。哭的三個鼻頭兩個眼淚。王姑子且口裡喃喃吶吶。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寃經。楞嚴經。并大悲中道神呪。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西門慶在前廳。手拘着胸膛。由不的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呼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姐。不要比及亂着鷄就叫了。玳安請了徐先生

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于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打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分沒了徐先生道此是第幾位奶奶西門慶道乃是第六的小妾生了個拙病淹淹纏纏也這些時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燈來廳上揭開紙被觀看手掐丑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徹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這徐先生向燈下打開青囊取出萬年曆通書來觀看問了姓氏并生時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日重喪之日煞高一丈向西南方而去遇太歲煞冲迎斬之局避本家忌哭聲

成服後無妨。人殮之時。忌龍虎鷄蛇四生人。外親人不避。具月娘使出玳安來。教徐先生看看黑書上。往那方去了。這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觀看。說道。今日丙子日。乃是己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爲女人。屬羊。禀性柔婉。自幼陰謀之事。父母雙亡。六親無靠。先與人家作妾。受大娘子氣。及至有夫主。又不相投。犯三刑六害。中年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氣疾。肚腹流血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指揮家爲女。艱難不能度日。後躭閣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中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看畢黑書。衆婦女聽了。皆各嘆息。西門慶教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

爹停放幾時。西門慶哭道。熱突突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裡沒有安塟日期。倒是四七裡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巳時安塟。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那移了。徐先生當寫殃榜。盖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裡偹下。于是劉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巳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家下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在家整理喪事。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瀼紗漂白。三十桶生眼布來。教趙裁顧了許多裁縫在西廂房先顧人造幃幕帳子卓圍。并入殮衣衾纏帶。各房裡女人衫裙。外邊小廝伴當。每人都是白唐

巾一件白直裰又兑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門外店裡攛了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疋黃絲孝絹一面又教搭匠在大天井內搭五間大棚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兒來心中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裡有寫真好畫師尋一個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那里住快與我請來這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慟神思恍亂只是沒好氣罵丫頭踢小厮守着李瓶兒屍首由不的放聲哭叫那玳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夥兒分散各房裡丫頭并家

金蓮淫婦至此遂心足意了

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只顧哭起來。把喉音也叫啞了。問他與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哭兩聲丟開手罷了。只顧扯長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還沒洗。亂了恁五更。黃湯辣水還沒嘗着。就是鐵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麽。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却怎樣兒的。玉樓道。他原來還沒梳頭洗臉哩。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裡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接過來道。你還沒見頭裡進他屋裡尋衣裳。教我是不是。倒好意說他都相恁一個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裡吃些甚麽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攮的淫婦。管你甚麽事。

我如今鎮日不教狗攮却教誰攮哩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麼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心裡那裡就這般顯出來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就口過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吃我說了兩句他可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孟玉樓道娘不是這等說李大姐倒也罷了沒甚麼倒吃了他爹恁三等九格的金蓮道他得過好日子那個偏受用着甚麼哩都是一個跳板兒上人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手裡拿着九疋水光絹爹說教娘每剪各房裡手帕剩下的與娘每做裙子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待晌午他茶水還沒嚐着哩經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裡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

脚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麽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
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了
你拿上飯去趂温先生在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
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裡使人拿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
兒管情爹就吃了飯月娘道磣說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裡
蛔虫俺每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就知道他兩個來
纔吃飯玳安道娘每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
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
着了惱只他到跟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說了一回棋
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
半日只哭我的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

因根子。俺每都是沒仁義的。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廂房內。與溫秀才敘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甚時候没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騭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睡就做了一夢。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裡吃慶官酒。教我急急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說一根折了。教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俺兩個正睡着。我就醒了。教我說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嗁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

脚。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前夜也做了恁個夢。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家那裡。寄送了六根簪兒。内有一根磕折了。我說可惜兒的。教我夜裡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撇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霎想起來。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先是一個孩兒也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脚子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麽。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爭奈你惹大的家事。又居着前程。這一家大小。太山也似靠着你。你若有好歹。怎麽了得。就是這些嫂子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聰明。

你伶俐何消兄弟每說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越不過他的情成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墳裡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後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嘗甚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饑損孝經上不說的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題醒夢中人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第六十三回

親朋祭奠開筵宴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兒

十二瑤臺七寶欄　瓊花落後再開難
龍鬚煮藥醫無效　熊胆爲丸晒未乾
蓉帳夜愁紅燭冷　紙窓秋暮翠衾寒
應憐失伴孤飛雁　霜落風高一影單

話說當日應伯爵勸解了西門慶一回拭淚而止令小厮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畢禮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衆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每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你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

邊替他做牵頭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在廂房子裡坐着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剛纔來和温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共爹八位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夫坐下了月娘分付你和小厮往厨房裡拿飯去你另拿甌兒拿粥與他吃清早辰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在家都使出報喪燒帋買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裡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他拿去是的怕打了他紗絹展脚兒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絹破孝月娘道論起來五錢銀子的也罷又巴巴

見換去。又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
磨甚麼。玳安于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入仙
卓席。眾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衙門中夏老爹。
差寫字的進了三班軍衛來。這裡答應。討回帖。西門慶看了放
下。分付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雙回帖兒。回你夏老爹。多
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火。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
西門慶與他行畢禮。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
道。小人理會得了。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倒只怕面容改了。韓
先生道。也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
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油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禮數。
與眾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

伶俐俐說話兒剛睡下丫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先生傍邊小童拿着屏插袖中取出抹筆顏色來花子油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裡疼他少不的留了個影像兒早晚看着題念他題兒一面分付後邊堂客躲開掀起帳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衆人到根前這韓先生用手揭起千秋旛用五輪寶就着兩點神水打一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故久病其顏色如生姿容不改黃懨懨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由不的掩淚而哭當下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衆人圖着他求畫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比此還生的面容飽滿姿容秀麗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分付小人知道不敢就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

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裡燒香親見一面可是否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半身靈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段子上蓋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分付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眾人瞧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分付玳安拿到後邊與你娘每瞧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這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交娘每瞧瞧六娘這影看畫的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裡去了又描起影來了畫的那些兒像潘金蓮接過來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來好替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下六個影纔好孟

玉樓和李嬌兒拿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大姐這影倒像似好時那等模樣打扮的鮮鮮兒只是嘴唇畧匾了些些兒月娘道這左邊額頭畧低了些兒他的眉角比這眉角兒還灣些爵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每看了快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分付韓先生道這裡邊說來嘴唇畧匾了些左額角稍低眉還畧放灣着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正了呈與喬爹瞧喬大户道親家母這幅尊像是畫得通只是少了口氣兒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江漆盤捧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

出半身來就要挂大影不悞出殯就是了但要用大青大緑珠翠圍髮冠大紅通袖五彩遍地金袍兒百花裙衢花綾襪象牙軸頭韓先生道不必分付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揷屏拜辭出門喬大戶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殮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仵作行人來就小殮大殮還等到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起身去了不一時仵作行人來伺候紙劄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着陳經濟做孝子與他抿了目西門慶旋尋出一顆胡珠安放在他口裡登時小殮停當照前停放端正放下帳子合家大小哭了一場來興又早冥衣鋪裡做了四座堆金瀝粉侍奉的捧盆巾盥櫛毛女兒都是珠子纓絡兒銀厢墜兒似真的色綾衣服

一邊兩座擺下。靈前供養。彝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卓上。耀日爭輝。又兑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正在廂房中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兑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與韓夥計管帳。賁四與來興兒專管大小買辦。兼管外廚房。應伯爵、謝希大、温秀才、甘夥計四人輪番陪待往來吊客。崔本專管付孝帳。來保管外庫房。王經管酒房。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平安逐日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又是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值念經日期。打傘。相搭棚。播幢。無事把門。都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只見皇庄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席。一百條麻繩。拿帖兒與西

門慶瞧。連忙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巷服坐回帖兒打發去了。
分付搭採匠把棚起脊搭大着些。留兩個門走。把影壁夾在中
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罩棚。大門首紮七間榜棚。請報恩寺十
二衆僧人。先念倒頭經。每日兩個茶酒。在茶坊內伺候茶水。外
廚房兩名廚役。答應各項飲食。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
去了。西門慶交温秀才起孝帖兒。要開刊去。令寫荊婦奄逝。情
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理上說不通。見有如今吳家嫂
子在正室。如何使得。這一個字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心
內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坐至晚。各
散歸家去了。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邊。
裝起一張涼床。拿圍屏圍着。鋪陳停當。獨自宿歇。有春鴻書童

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裡梳洗裁縫做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履鞋經帶隨身第二日清辰夏提刑就來探喪弔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分付寫字的好生在此答應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往衙門中去了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做齋誦經早來赴會後聽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挂佛像不必細說那日院中吳銀兒打聽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引去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了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

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還挂牽着你。留了件東西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姐兒看。那小玉走到裡間。取出包袱內。包着一套段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件金花兒。把吳銀兒哭的淚人也相似。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說着。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到三日和尚打起磬子。揚幡道場。誦經。挨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陳經濟穿重孝。經巾。佛前拜禮。街坊隣舍。親朋官長。來弔問上紙祭奠者。不計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已畢。擡屍入棺。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四角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依着花子油說。姐夫倒不消安他在裡面。金銀

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居西門慶不肯安放如故放下一七星板閣上紫蓋仵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門慶亦哭的呆了口口聲聲哭叫我的年小的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酒花米貼神燈安真四個大字在靈前親朋夥計人等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溫秀才舉薦北邊杜中書來題名旌名子春號雲野原侍真宗寧和殿今坐閑在家西門慶備金帖請來在捲棚內備菓盒西門慶親遞三杯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陪鋪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詔封錦衣西門慶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伯爵再三不肯說見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杜中書道說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礙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

室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個渾
然通常之稱于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
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管待酒饌拜辭而去那日喬大户吳大
舅花大舅門外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卓來燒紙喬
大户娘子并吳大妗子二妗子花大妗子坐轎子來弔喪祭祀
哭泣月娘等皆孝髻頭鬚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禮舉哀讓後
邊待茶擺齋惟花大妗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道袍兒餘
者都是輕孝那日院中李桂姐打聽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
見吳銀兒在這裡說道你幾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
來原來只顧你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沒了早知是也來看
看見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過了看看到首七正是

報恩寺十六衆上僧黃僧官爲首座引領做水陸道塲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弔孝攬二七經西門慶留在捲棚內衆人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圍髮雙鳳珠子挑牌大紅粧花袍兒白馥馥臉兒儼然如生時一般西門慶見了滿心歡喜懸挂像材頭上衆人無不誇奬只少口氣兒一面讓捲棚吃齋囑付大影比長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那邊來上祭猪羊祭品吃看卓面高頂簇盤五老錠勝方糖樹果金碟湯飯五牲看碗金銀山段帛綵繒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擡地弔高撬鑼鼓細樂吹打纓絡打挑喧闐而至官堂客約許多人陰

陽生讀祝。西門慶與陳經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應伯爵謝希大與溫秀才甘夥計等。迎待賓客。那日喬大戶邀了尚舉人朱堂官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七八位親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跪聽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閫之秀蘭蕙之芳。夙配君子劾聘鸞凰撫字子性以義以方劾聲大德以隶以艮施懿範於家室棣和粹於娣嫜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諸琴瑟於有永享彌壽於無疆胡為一疾夢斷黃粱善人之

殁軀不哀傷弱女襁褓冰愛姻嫱不期中道天不從願鴛伴失行悵隔幽冥莫覩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尚饗

官客祭畢回禮畢讓捲棚內自有卓席管待不在話下然後喬大戶娘子崔親家母朱堂官娘子尚舉人娘子段大姐衆堂客女眷祭奠地弔鑼鼓靈前弔鬼判隊舞戲將響樂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西門慶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忽听前邊打的雲板响荅應的荒荒張張進來禀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前廳伺候換衣裳左右先捧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總進來許多官吏

圍隨扶衣攙帶奔走不暇于是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的
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
來回了禮胡府尹道弟遲弟遲令夫人幾時沒了學生昨日纔
知西門慶道不想粗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枉弔溫秀才在
傍作揖畢與西門慶兩邊列坐待茶一杯胡府尹起身溫秀才
送出大門上轎而去上祭人吃至後晌時分方散到第二日院
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下了轎子穿着白雲絹對衿襖
兒藍羅裙子頭上勒着珠子箍兒白挑線汗巾子進至靈前燒
了紙月娘見他擡了八盤餅饊三牲湯飯來祭奠連忙討了一
疋整絹孝裙與他吳銀兒與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告西門慶
說西門慶道值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頭鬚繫腰後邊房

兒裡擺茶管待過夜。晚夕親朋夥計來伴宿，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裡答應。晚夕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卓席，為首的就是喬大户、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白來創、常時節、傅日新、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傳、吳舜臣、兩個外甥，還有街坊六七位人，都是十菜五菓，開卓兒，點起十數枝高檠大燭來，廳上垂下簾，堂客便在靈前圍着圍屏，放卓席，徃外觀戲。當時眾人祭奠畢，西門慶與經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臯玉簫女兩世姻緣玉環記。西門慶分派四名排軍單管下邊拿盤，琴童、棋童、畫童、來安四個單管下菓兒，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個

小優兒席上斟酒。不一時弔場。生扮韋皐。唱了一回下去。貼旦
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廚房裡廚役上湯飯割鵝。應伯爵使便
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裡姐兒三個在這裡。何不請出來。與喬
老親家。老舅席上遞杯酒兒。他到是會看戲。又倒便益了他。西
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户道。這個
却不當。他來弔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
相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閑着他。快與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
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每人遞杯酒兒。玳安進去半
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我去罷。走
了兩步。又回坐下。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
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罵兩句。出了我氣。我纔去。落

後又使了玳安請了一遍那三個纔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
白綾對衿襖兒藍段裙子向席上不端不正拜了拜兒笑嘻嘻
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每在這裡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
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號設一席坐着下邊
鼓樂响動關目上來生扮韋皐淨扮包知木同到拘欄裡玉簫
家來那媽兒出來迎接包知木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
官人你好不着人俺女兒等閒不便出來說不的一個請字兒
你如何說叫他出來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
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蹇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
趣你家媽兒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且
看戲罷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杯酒那伯爵纔不言語了那

戲子。又做了一回。並下。這裡廳內左邊弔簾子看戲的。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媽媽。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并本家月娘。眾姊妹。右邊弔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邊菓仁泡茶。從簾下頭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妗子娘每要吃。這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邊扮戲的。旦兒名子也叫玉簫。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鴇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下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春梅手裡拿着茶。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曾打碎盞兒。西門慶聽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裡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

你去就說王簫浪淫婦面見了漢子這等浪想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屋裡瞧瞧去都在這裡屋裡有誰小玉道大姐倒纔後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這裡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裡看看就恁惹是招非的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風出來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時喬大戶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們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都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門裡這咱纔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

麼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厮提四罈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罈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人舉罰于是衆人又復坐下了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吊關目上來分付揀省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西門慶請問小的寄真容的那一摺唱罷西門慶道我不肯你只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一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搽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指與月娘瞧說道大娘你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

一塲。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覩物思人。見鞍思馬。纔落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打㗇的乎眼淚。替古人躭憂。這個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纔筭他好戲子。月娘道。六姐悄悄兒。咱每聽罷。玉樓因向大娘子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欵留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火。留下戲廂。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奠白日坐。還做一日。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將曉。就歸後邊歇息去了。正是。待多少。紅日映窓寒色淺。淡烟籠竹曙光微。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央潘金蓮　合衛官祭富室娘

著人情思覺初闌　失把鮫綃仔細看
到老春蚕絲乃盡　成灰蠟燭淚初乾
鸞交鳳友驚風散　軟玉嬌香異世間
西子風流誇未了　鷄鳴殘月五更寒

話說衆人散了，已有鷄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前邊鋪子裡，還和傅夥計、陳經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不樂，坐搭下鋪，倒在炕上就睡了。這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兩個吃罷。陳姐夫想是也不來了。玳安櫃上點着夜燭，叫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盞

都吃了。把家火收過一邊。平安便去門房裡去睡了。玳安一面關上舖子門。上炕和傅夥計兩個通厮脚兒睡下。傅夥計閒中因話題話。問起玳安說道。你六娘沒了。這等樣棺槨祭祀念經發送。也勾他了。玳安道。一來他是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饒使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家是知道。該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銀子休說。只光金珠玩好。玉帶絛環狄髻。值錢寶石。還不知有多少。為甚俺爹心裡疼。不是疼人。是疼錢。是便是說起俺這過世的六娘性格兒。這一家子都不如他。又有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俺每下人自來也不曾呵俺每一呵。並沒失口罵俺每一句奴才。要的誓也沒賭一個。使俺每買東西只拈塊兒。俺

毎但說娘拿等子你稱稱俺毎好使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麼你不當落當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都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個不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些他當家俺毎就遭瘟來會把腿磨細了會勝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拿出來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毎莫不賠出來傅夥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倣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毎親親嗟嗟說話兒你只休惱狠着他不論誰他也罵你幾句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在爹根前替俺們說方便兒誰問天來大事受不的人央俺們央他央見對爹說無有個不依只是五娘快戳無路見行動就說你看

我對你爹說把這打只題在口裡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天生的都出在他一屋裡傳騷討道你五娘來這裡也好幾年了我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他想的起那咱來哩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像的哭了家去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那個管打掃花園又說地不乾淨一清早辰吃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兩個說了一回那傳騷討在枕上齁齁就睡着了我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下直至紅日三竿都還未起來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睡早辰玉簫出來收叠牀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蓬着頭要便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鬪半日纔進後邊去不想今日西門慶歸後邊上房歇去這玉簫趕人沒起來暗暗走出來與書

童遞了眼色。兩個走在花園書房裡幹營生去了。不料潘金蓮起的早。驀地走到廳上。只見靈前燈兒也沒了。大棚裡丢的卓椅。橫三豎四。沒一個人兒。只見畫童兒正在那裡掃地。金蓮道。賊囚根。乾淨只你在這裡掃地。都往那裡去了。畫童道。他每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丢下笤箒。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拿一疋來。你潘姥姥還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鬚繫腰來與他。他今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大哥管孝帳。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尋他來。畫童向廂房裡瞧了瞧。說道。纔在這裡來。敢往花園書房裡梳頭去了。金蓮道。你自在這裡掃完了地。等我自家問這囚

根子要去。于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花園書房內。偶然聽見裡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他和玉簫在床上正幹得好哩。便罵道好。因根子。你兩個在此幹得好事。諕得兩個做手腳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囚根子。你且拿一疋孝絹。一疋布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那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逕歸房來。那玉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狗囚。你和我實說。這奴才從前已往偷了幾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簫便把和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恕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蕭道。娘饒了我。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一件你娘房裡但凡大小事兒。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定不饒你。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

麼你就稍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他怎生
便有了玉簫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
胞符藥便有了這潘金蓮一一聽記在心纔不對西門慶說了
那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
書房廚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紐并收的人情他
自已也攢勾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詐了傅夥計二十兩
只說要買孝絹逕出城外顧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里
船上往蘇州原籍家去了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
蛟龍不想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家去了薛內相劉內
相早辰差了人擡三牲卓面來祭奠燒紙又每人送了一兩銀
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白日裡要和西門慶坐坐

緊等着要打發他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裡尋不着。傳夥
計道。他早辰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
分付他孝絹不勾。敢是向門外買去哩。西門慶道。我並沒分付
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門外絹舖找尋。他那裡得來。
月娘便向西門慶說。我猜這奴才。有些蹺蹊。不知弄下甚麼碎
兒。拐了幾兩銀子走了。你那書房子裡。開了門還大瞧瞧。沒脚
蟹的營生。只怕還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裡。都瞧
了。見庫房裡鑰匙。挂在墻上。大廚櫃裡。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
并書禮銀子。耗牙紐扣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的
管役來。分付各處三尾兩巷。與我訪緝。那裡得來。正是不獨懷
家歸興急。五湖烟水正茫茫。那時薛內相。從晌午時。就坐轎來。

了。西門慶請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敘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麼病兒歿了。西門慶道不幸患崩漏之疾。看治不好歿了。又多謝老公公費心、薛內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挂着影說道。好個標致娘子。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傍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強。薛內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衣巾穿着素服。說道此位老先兒是那學裡的。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名府庠。薛內相道。我瞧瞧娘子的棺木兒。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內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稱賛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回了他的來了。應

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裡地道甚麼名色薛內相仔細看了此板不是建昌是付鎮遠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內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單薄短小怎麼看的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在於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跡罕到之處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要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曾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裡外俱有花色薛內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纔享用了這板俺每內官家到明日死了還沒有這等發送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祿俺每外官焉能趕的上老公公日近天顏光代萬歲傳宣金口見今童老爺加封王爵子孫皆

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内相便道此位會說話的兄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見居本衛千户之職薛内相道就是此位娘子的令兄麼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荆之兄薛内相復於吳大舅聲諾說道吳大人失瞻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内正面安放一把校椅薛内相坐下打茶的拿上茶來吃了薛内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禀道公公起身時差小的邀劉公公去劉公公轎巳伺候下了便來也薛内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内相道你每吃了飯不曾那人道小的每得了飯了薛内相道既吃了飯你每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門慶道老公公學生這裡

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內相問是那裡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內相道。那蠻聲哈剌。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麼。那酸子每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個琴劍書箱。來京應舉。怎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你我一個光身漢。老內相要他做甚麼。溫秀才在傍笑說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豈無一動其心哉。這薛內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溫先兒在這裡。你每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溫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枝。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內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下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

靈前作了揖。敘禮已畢。薛內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纔來。劉內相道。北邊徐同家來拜望。陪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上茶去。因問答應的。祭奠卓面兒。都擺上了。下邊人說。都排停當了。劉內相道。咱每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裡已是見過禮了。劉內相道。此來為何。還當親祭祭。當下左右接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香。遞了三鍾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老公公請起。于是拜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內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遞酒上坐。兩位內相分左右坐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響動。遞上關目揭帖。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紅袍記。唱了還未幾摺。心下不耐煩。一面吽上唱道情去。唱個

道情見耍耍到好。于是打起漁鼓。兩個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只見厨役上來磕頭。兩位內相都有賞賜。西門慶預備酒肉賞賜跟隨人等。不用細說。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席上說說話兒。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電把內裡凝神殿上鴟尾裘碎了。諕死了許多宮人。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建醮。禁屠十日。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內地三鎮。依着蔡京老賊。就要許他。掣童掌事的兵馬。交都御史譚積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交。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太廟。太常寺一員博士名喚方軫。早辰直着打埽。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

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劉內相道。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裡事。也不干咱每。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王十九。咱每只吃酒。因與唱道情的上來。分付你唱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吃至日暮時分。分付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款留不住送出大門。喝道而去。回來分付點起燭來。把卓席休動。教厨役上來攢整停當。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厮請傳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和。陳經濟。復坐。叫上子弟來。分付還我着昨日玉環記上來。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的

南戲滋味。早知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哥到辜負的意思。內臣斜局的營生。他只喜藍關記擣喇小子。胡歌野調。那裡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于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摺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厮席上頻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卓而坐。便問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每去的不耐煩了。伯爵道。他每在這裡住了。有兩三日。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當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打發出門。到次日周守備荊都監張團鍊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猪羊。吃卓祭奠。有禮生讀

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到向午。只聽鼓响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衆官員下馬。在前廳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擺下。衆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經濟伺候還禮。禮生喝禮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五日甲申。寅侍生周秀。荊忠。夏延令。張關。文臣。范勲。吳鎧。徐鳳翔。潘磯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儀。致奠于

故錦衣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維靈秀毓閨閫。善淑女紅。金玉其德。蘭蕙其姿。相內政而有道。主中饋而無闕。重積學而和睦內眷。尊所天而舉案齊眉。人願者艾。天聊絕奇。正宜同諧

鸞琴何乃壽後而促其期噫修短有數也天厭善類珠沉壁碎雲慘風悲抑玄扃而莫救歎薤露而易晞秀等忝居僚儕情重交誼崇餚於俎酹酒於巵庶乎來享鑒此哀辭嗚呼尚饗

祭畢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衆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茶小優彈唱起來安席上坐手下跟隨之人自有管待齊整廚役上來三道五割酒餚比前兩日更豐盛照席遞磕了頭西門慶與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下席相陪觥籌交錯慇懃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箏象板朝上彈唱外邊自有夥計主管將跟隨祭來各項人役盒担錢都照例打發銀子俵賞衆官坐到後晌時分就要起身西門慶不肯與吳大舅伯爵等拿

大杯款留。教李銘等彈樂器。唱小曲兒歡。飲直到日暮時分方散。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當時告辭回家。正是

天上碧桃和露種　日邊紅杏倚雲栽

家中巨富人趨附　手內多時莫論財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吳道官迎殯頒真容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

齊眉相見喜來和　誰料參商發結歌
殘月雲遮懸破鏡　流光機上梛飛梭
愁隨草色春深鎖　苦入連心夜幾何
試問流乾多少淚　楓林秋色一般多

話說到九月二十八日。李瓶兒死了。二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旛修建。請去救苦。二七齋壇早修之時。有官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待來人去了。吳道官廟中擡了三牲祭器。湯飯盤餅饊素食。金銀錠香紙之類。又是一疋尺頭。以爲奠儀。道衆遶棺傳咒。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

經濟回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當該助一經追薦夫人曾奈力薄粗茶飯奠表意而已望乞大人笑納西門慶祭畢即收了打發擡盒人回去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幽獄對靈攝召拜進救苦朱表領告諸真符命整做法事俱不必細說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那時孟玉樓兄弟外邊做買賣去了五六年沒來家昨至是來家見他姐姐嫂子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討了一分孝去送了許多人事見西門慶叙禮進入玉樓房中拜見至是堂客約有十數位人西門慶這邊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那日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主簿任良貴典史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杇共五員官

都斸了分穿孝服來上紙帛弔問。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温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馬上人俱有攢盤領下去。自有坐處吃。正飲酒到熱閙處。當時沒巧不成話。忽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温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讓至前廳換了衣裳。跟從進來。家下人手捧香燭紙疋金叚到靈前。用紅漆丹盤捧過香來跪下。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經濟下來還禮。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閫沒了。弔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向欠恭。今又承老先生枉弔。兼辱厚儀。不勝感激。敘畢禮。讓至棚內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温秀才下邊相陪。左右捧茶上來。吃了茶。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作過。也

要來再問爭奈有許多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任創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艮嶽勑旨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次到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峯長二丈闊數尺都用黃氊蓋覆張打黃旗費數号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況河中沒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閒況黃太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可相熱者委托學生來敬煩尊府作一東要請六黃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可允否因喚左右叫你宋老爹承差上來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氊包内捧出一對金段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此

乃宋公致賻之儀。那兩封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每員三兩。府官八員。每員五兩。計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兩。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未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奈何奈何。因問。邂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半頭。黃太監京中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纔發引。既是宋公祖老先生分付。敢不領命。又兼謝盛儀賻禮。且領下分資。決不敢收。該多少卓席。只顧分付。學生無不畢具。黃主事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托學生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又非松原之己出。何得見却。如其不納。學生即回松原。再不敢煩瀆矣。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下。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卓席。黃主事道。六黃備

一張吃着大卓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卓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欵留。黄主事道。學生還到尚柳塘老先生那裡拜拜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然後轉成都府推官。如令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尚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黄主事起身。西門慶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寒舍拱候矣。黄主事道。臨期鬆原還差人來邀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那縣中官員。聽見黄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說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分付手下把轎馬藏過一邊。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衆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八府。

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衆官恐言，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秖迎廩餼，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極，莫此爲甚。我輩還望四泉於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之至。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上馬而去。話休饒舌。到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衆上堂僧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毗盧帽，大鈸大鼓。早辰取水，轉五方，請三寶，浴佛。午間加持召亡，破獄，禮拜梁皇懺，談孔雀。甚是齊整。晚夕喬大戶娘子，與衆夥計娘子，與月娘等伴宿。在靈前看偶戲。西門慶與應伯爵、吳大舅、溫秀才，在棚內東首另設圍屏飲酒。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亦十六衆來念番經，結壇跳沙，灑花米，行香，口誦眞言，齋供都

用牛乳茶酪之類懸挂都是九醜天魔變相身披纓絡琉璃項挂髑髏口咬嬰兒坐跨妖魅腰纏蛇螭或四頭八臂或手執戈戟朱髮藍面醜惡莫比午齋已後就動葷酒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門外墳上破土開壙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喇嘛散了次日推運山頭酒米卓面肴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夥計庄上前後搭棚四五處酒房廚坊墳內穴邊又起三間卓棚先請附近地隣來坐席面大酒大肉管待臨散背肩背項負而歸俱不必細說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并鑼鼓地弔來靈前參靈弔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鍾馗戲小鬼老子過函關六賊鬧彌勒雪裡梅莊周夢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龍趙太祖千里送荊娘各樣百戲弔罷堂客都

在簾內觀看。衆罷靈去了。內眷親戚都來辭靈燒紙。大哭一場。
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檯出名旌。各項旛亭紙劄。僧道鼓手。細樂
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
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四十名跟殯。在材
前擺馬道。分兩翼而行。衙門裡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
冥器墳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那日官員士夫親隣朋友
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塡街塞巷。本家并親眷堂客。轎子也有百
十餘頂。三院鴇子粉頭。小轎也有數十。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
西門慶留下孫雪娥并二女僧看家。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
門。那女婿陳經濟跪在柩前摔盆。六十四人上扛。有仵作一員
官。立于增架上。敲响板。指撥檯材人上肩。先是請了報恩寺朗

僧官來起棺，剛轉過大街口望南走，那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明天氣，果然好殯，但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烟乍斂，鼕鼕嚨嚨，花喪鼓不住聲喧，叮叮噹噹，地吊鑼連宵振作，名旌招颭，大書九尺紅羅，起火軒天，中散半空黃霧，獰獰獰獰，開路鬼斜担金斧，忽忽洋洋，險道神端秉銀戈，逍逍遙遙，八洞仙龜鶴，造定窈窈窕窕，四毛女虎鹿相隨，地吊鬼晃晃，一片鑼篩，烟火架迸千枝花炮，熱熱鬧鬧，採蓮船撒科打諢，長長大大高蹺，漢貫甲頂盔，清清秀秀，小道童十六衆，衆衆都是霞衣道髻，擊坤庭之金，奏八琅之璈，動一派之仙音，肥肥胖胖，大和尚二十四個，個個都是雲錦袈裟，排大鈸，敲大鼓，轉五

方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絹亭。亭亭皆綠舞紅飛。二十四座小絹亭。座座盡珠圍翠繞。左勢下天倉與地庫相連。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掌醢厨列八珍之羞。香燭亭供三獻之儀。六座百花亭。現千團錦綉。一乘引魂轎。扎百結黃絲。這邊把花與雪柳爭輝。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金字旛銀字旛緊護棺輿。白絹繖綠絹繖桐圍增架。斧符雲氣。一邊三把皆彩畫鮮明。執權棒巾。兩下侍妾盡梳粧如活。功布招颭孝眷聲哀。簇捧定五出頭。十六歇郎。仰覆運須彌座。六十四名青衣白帽。穩穩擡定五老雲鶴。華蓋頂四番頭流蘇帶。大紅銷金寶象花棺罩。裡面安着巍巍不動鍚綉棺輿。只見那兩邊打路排軍。個個都頭戴孝巾。身穿青衲襖。腰繫孝帶。脚䩺腿綳輪鞋。手

靴攬杆前呼後擁。兩邊走解的，頭戴芝蔴羅萬字頭巾，撲匾金環飛於腦後，穿的是兩三領紵絲衲襖，腰繫紫纏帶，足穿鷹爪四縫乾黃靴，襯着五彩翻身搶水獸納紗襪。口賣解猶如鷹鷂，走馬好似猿猴，執着一桿明鎗，頭硃紅桿令字藍旗。豎肩椿打斤斗，隔肚穿錢，金鷄獨立，仙人打過橋，鐙裡藏身。人人喝采，個個爭誇，扶肩擠背，紛紛不辨賢愚，挨觀並覩，擁擁那分貴賤。張三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矬，頻將脚躧。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髭鬚；綠鬢佳人，也帶兒童來看殯。正是

鑼鼓鼕鼕震路塵　花攢錦簇萬人瞻
哀聲隱隱棺輿過　此殯誠然壓帝京

吳月娘坐大轎在頭里，後面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余頂，一字

兒緊跟材後走西門慶總冠孝衣同衆親朋在材後裡陳經濟
緊扶棺輿走出東街口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
身穿大紅五彩雲霞二十四鶴鶴氅頭戴九陽玉環雷巾脚登
丹舄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將李瓶兒大影捧
于手內陳經濟跪在面前那殯停住了衆人聽他在上高聲宣
念

兎走烏飛西復東　百年光景侶風燈
時人不悟無生理　到此方知色是空

恭惟
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相
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

分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妹。禀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欝德柔婉。賦性溫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貧琴瑟以好和。曾種藍田。尋嗟楚畹。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旐迎風。良夫躃踊於柩前。孝眷哀矜於巷陌。離別情深而難已。音容日遠以日忘。某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愧無新坦平之神術。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崔微鏡裡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漱甘露而沃瓊漿。超仙識登於紫府。披百寶而面七眞。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挂。四大皆空。空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眞性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遍數。衆所末後一句。咦。精爽不知歸何處。眞容留與後人

傳。

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這裡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纔起身。迤逦出南門。衆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方乘馬。陳。經濟扶柩到于山頭五里原。原來坐營張團練。帶領二百名軍。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墳前高阜處。搭帳房。吹響器。打銅鑼銅鼓。迎接殯到。看着裝燒冥器紙劄。烟熖漲天。墳內有十數家收頭祭祀。皆兩院妓女。擺列。堂客內眷。自有幃幙。棺輿到。落下扛。徐先生率領仵作。依羅經吊向。巳時祭告后土方隅後。纔下葬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衛中官員至衆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祭畢。遞酒。鼓樂喧天。烟火匝地。收祭祀者。自有所管人役。再無淆亂。那日待人齋堂。

也有四五處堂客。在後捲棚内坐。各有派定人數。熱鬧豐盛。不必細說。吃畢。各有邀占庄院。設席請西門慶收頭飲酒。賞賜亦費許多。後晌回靈。吳月娘坐魂轎。抱神主魂旛。陳經濟扶靈牀。都是玄色宁絲靈衣。玉色銷金走水。四角垂流蘇。吊挂大影亭。大絹亭。小絹亭。香燭亭。鼓手細樂十六衆。小道童兩邊吹打。吳大舅并喬大户。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温秀才。衆主管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到家門首。燎火而入。李瓶兒房中安靈巳畢。徐先生前廳祭神灑埽。各門户皆貼辟非黄符。管待徐先生。俻一疋尺頭。五兩銀子。相謝。出門各項人役。打發散了。拿出二十五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人。五吊與衛中排軍。十吊賞營裡人馬。拿帖兒回謝周守俻。

張團練夏提刑俱不在話下。西門慶還令左右放卓，留喬大戶、吳大舅衆人坐。衆人都不肯作辭起身。來保回說搭棚在外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綵匠去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戶娘子衆堂客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場，方纔去了。西門慶不忍遽捨，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見靈牀安在正面，大影挂在傍邊，靈牀內安着半身，裡面小錦被褥，牀几、衣服、粧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小金蓮，卓上香花燈燭，金碟、樽俎，般般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到夜半，對着孤燈，半窗斜月，翻覆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有詩為証：

短嘆長吁對彼窻　舞鸞孤影寸心傷

蘭枯楚畹三秋雨　楓落吳江一夜霜

夙世已逢連理願　此生難滅返魂香

九泉果有精靈在　地下人間兩斷腸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在房中親看着丫鬟擺下。他便對面桌兒和他同吃舉起筯兒來。你請些飯兒行如在之禮。丫鬟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根前遞茶遞水挨挨搶搶掐掐捏捏揷話兒應答那消三夜兩夜西門慶因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起來遞茶因見被拖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起被西門慶一時興動摟過脖子就親了個嘴遞舌頭在他口內老

婆就唾起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令脫去衣服上炕兩個摟
接在被窩內不勝歡娛雲雨一處老婆說既是爹擡舉娘也沒
了小媳婦情愿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西門慶便叫我兒
你只用心伏侍我愁養活不過你來當下這老婆枕席之間無
不奉承顛鸞倒鳳隨手而轉把西門慶歡喜要不的次日老婆
早辰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脚疊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慇懃無
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磕頭
謝了迎春亦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脚跟
已牢無復求告於人自從西門慶請了許多官客堂客并院中
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三個唱的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名小
優兒墳上暖墓回家這如意兒就不同往日打扮喬眉喬樣在

丫鬟夥兒內說也有笑也有早被潘金蓮看到眼裡早辰西門
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老爹差人來送賀黃太尉
一卓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鍾兩副銀折
盂四副銀賞鍾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段十罈酒兩牽羊傳報
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裡早先預備酒席准在十
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打發回
去隨即兌銀與賁四來興兒定卓面粘菓品買辦整理不必細
說因向應伯爵說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
剛剛打發喪事兒出去了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脚亂
伯爵道這個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掉攬他他上門兒來央煩
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賠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

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陪進山東一省官員并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户添許多光輝，壓好些仗氣。西門慶道：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已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黃，促急促忙，這十六日又是他五七，我前日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怎亂得過來？應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筭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三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了，我如今就使小廝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如今趕着來京黃眞人在廟裡住，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吊挂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趕他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圖他

這個名聲也好看。西門慶道。自說這黃真人有利益。少不的那日全堂添二十四衆道士。做一晝夜齋事。爭奈吳道官齋日受他祭禮。出殯又起動他懸真。道童送殯。沒的酬謝他。教他念這個經兒表意而已。今又請黃真人主行。都不難爲他。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是多費幾兩銀子。爲嫂子。沒曾爲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經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寫法教他早請黃真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衆道士。水火煉度一晝夜。即令玳安騎頭口回去了。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賁四嫂買了兩個盒兒。他女兒長姐定與人家。來磕頭。西門慶便問誰家。賁四娘子。穿着藍紬襖兒。白絹裙子。青段披襖。他女兒穿着大紅

段，預兒黃紬褶子，戴着花翠，揷燭向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月娘在傍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裡擡舉，昨日纔相定下，這二十四日就娶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相十五歲，倒有十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擡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于是教月娘讓在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見禮陪坐。臨走，西門慶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衆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眞人還在廟裡住過二十頭纔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場。西門慶次日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酒席。

務要齊整。大門上扎七級彩山。廳前五級彩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廳正面屏開孔雀。地匝氍毹。都是錦繡桌幃。粧花椅甸。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定勝方糖。五老錦豐堆高頂吃看大插桌。觀席兩張小插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桌席。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了。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二字。捧着勑書在頭裡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藍旗纓鎗[illegible]菓儀杖。擺數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挂繡蟒。坐八擡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

之纓鎗隨路鼓吹而行黃土墊道雞犬不聞樵採遁迹人馬過
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黑壓壓跪於道傍迎接左右喝叱起去
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家中大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
執事人役皆青衣排伏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
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下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
擁而入到於廳上廳上又是箏蓁方響雲璈龍笛鳳管細樂響
動為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濛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叅
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共左叅政何其
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叅政季侃左叅議馮廷鵠右參議汪伯彥
廉訪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彙兵備副使雷啟
元等兩司官叅見太尉稍加優禮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

師文兗州府淩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黄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廳叅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至於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放各人外邊伺候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玉斝彼此酧飲遞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并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呈應彈唱隊舞四數各有節次極盡聲容之盛當筵撇演的裴晋公還帶記一摺下去厨役割獻燒鹿花猪百寳攢湯大飯燒賣又有四員伶官箏琹琵琶箜篌上來清彈小唱唱了一套南呂一枝花

官君八輔臣，祿享千鍾近，功存遺百世，名播萬年春，極溺亨
迍，惟治國安邦，論調和鼎鼐，持義節，率忠貞，都則待輔王施
恩，秉賢烈，秉正直，也則是清懲化民。
唱畢，湯未兩陳，樂已三奏，下邊跟從執事官身人等，宋御史委
差兩員州官，在西門慶捲棚內，自有桌席管待，守備、都監等官。
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自有坐處。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銀
子來賞賜各項人役，隨即看轎就要起身。衆官上來再三款留
不住，都送出大門，鼓樂笙簧，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蹕傳道，人
馬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宋御
史侯巡撫分付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護送至皇船上來回話。
桌面器皿，答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備周

秀。親送到船所交割明白。回至廳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不當
負累取擾華府。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
躬身施禮道。學生屢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賻禮。些小微
物。何足挂齒。蝸居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
御史謝畢。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司八府官員。
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鬨而散。西門慶回至廳上。將伶官樂
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廳內外
各官。卓面自有本官手下人領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
家火停當。攢下四張卓席。佳餚堆滿。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
希大溫秀才。傅自新。甘出身韓道國賁四。崔本及女婿陳經濟
從五更起來。各項照管辛苦。坐飲三杯。不一時。衆人來到。吳大

舅與温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君上坐西門慶關席衆夥計兩邊列坐左右擺上酒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落忙黄太尉坐了多大一回喜歡不喜歡韓道國道今日六黄老公公見咱家酒席齊整無箇不喜歡的巡撫巡按兩位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賠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響出名去了温秀才道學生宗主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裡預席西門慶問其故温秀才道名陳正彙者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即本貫河南鄄城縣人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二十四歲正說着湯飯上來衆人吃畢西門

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道你四人叫甚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梁鐸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金釧兒一面韓畢跪下說金釧兒玉釧兒都是小的妹子西門慶問你們吃了酒飯不曾周采道小的劉綫都吃個酒飯了西門慶因一回想起李瓶兒來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分付小優兒你每拿樂器過來會唱洛陽花梁園月不會唱一個我聽韓畢跪下小的與周采記的一面搊箏撥阮板拼紅牙唱道普天樂

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開月曾把酒問團圞夜月有盈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

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裡酸酸的便道哥別人不知你心自

我畧知一二哥教唱此詞關係心間之事莫非想起過世嫂子
來就如同連理枝比目魚今分爲兩下心中甚不想念西門慶
看見後邊上來菓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嗔我說有他在就是他
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丫鬟掇弄你看都相甚模樣好應口
菜也沒一根我吃溫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
人足可以勾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間疼不過便是這等
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子們心這裡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
蓮在軟壁後聽唱聽見西門慶說此話走到後邊一五一十告
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你如今却怎樣的前日是不
是他在時卽許下把綉春教伏侍他倒睜着眼和我叫死了許
多時兒就分散他房裡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這兩日

你看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丫頭狂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每擠撮他金蓮道娘我也見這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的怕這賊沒廉耻貨鎮日在那屋裡纏了這老婆也不[illegible]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老婆戴在頭上拿與這個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荳芽菜兒有甚細兒衆人背地裡都不做喜歡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為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地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照粉墻頭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眞人煉度薦亡

八面明窓次第開　佇看環珮下瑤臺
閨門春色連新柳　山嶺寒梅帶早崖
影動梅梢明月上　風敲竹徑故人來
佳人留下鴛鴦錦　都付東君仔細裁

話說西門慶那日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夥中標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五處置買

些布貨來發賣家中段貨紬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極妙常言道要的般般有纔是買賣說畢已至起更時分吳大舅起身說姐夫你連日辛苦俺每酒已勾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門慶不肯還要留住令小優兒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鍾纔放出門西門慶賞了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叫小的每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爺重賞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不在話下西門慶便歸後邊歇去了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玉皇廟吳道官差了一個徒弟兩名鋪排來在大廳上鋪設壇場上安三清四御中安太乙救苦天尊兩邊東嶽酆都下列十王九幽冥曹幽壤監壇神虎二大元帥桓劉吳魯四大天君太陰神后七真玉女倒真

四值提魂攝魄一十七員神將內外壇場鋪設的齊齊整整香花燈燭擺列的粲爛輝煌爐中都焚百合名香周圍高懸吊挂經筵羅列幕走銷金法鼓高張架彩雲鶴旋繞西門慶來家看見心中大喜打發徒弟鋪排齋食吃了回廟中去了隨即令溫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吳舜臣許多親眷并堂客明日念經家中厨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次日五更道眾皆挨門進城到於西門慶家叫開門門進入經壇內明起燈燭沐手焚香打動响樂諷誦諸經數演生神玉章鋪排大門首挂起長旛懸吊榜文兩邊黃紙門對一聯大書東極垂慈仙識乘晨而超登紫府南丹赦罪淨魄受煉而遷上朱陵榜上寫著

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某坊居住奉
道追修孝夫信官西門慶合家孝眷人等即日皈誠上干慈
造意者伏爲室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先命辛未
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
時分身故伏以伉儷情深嘆鳳鸞之先別閨門月冷嗟琴瑟
以斷鳴徒追悼以何堪憶音容而緬想光陰易逝五七俄臨
欲拔幽魂敬陳丹悃謹以今月二十日伏延官道爰就孝居
建盟真煉度齋壇肅頒玉簡演九轉生神寶範奏敕琅函迓
獅馭以垂光金燈破暗降龍章而滅罪鐵柱停酸爰至深宵
度綠橋而鳴玉珮頻飡沆瀣登碧落而謁金真伏願玉陛垂
慈青宮降鑒廣尊惻隱之仁大賜提撕之力亡魂早超逍遙

之境。滯爽咸登極樂之天。存歿眷屬。均沐休祥。願親人等。同
登道岸。凡預薦修。悉希元化。故榜。　政和年月日榜。
上清大洞經籙九天金闕大夫。神霄玉府上筆判。雷霆諸司
府院事。清微弘道。道體玄養素。崇教高士。領太乙宮提點皇壇
御歷兼管天下道教事。高功黃元白奉行。
大廳經壇。懸挂齋題二十字。大書青玄救苦頒符告簡。五七轉
經。水火煉度。薦揚齋壇。卯日黃眞人穿大紅坐牙轎。繫金帶。左
右圍隨。儀從喧喝。日高方到。吳道官率衆接至壇所。行畢禮。
然後西門慶着素衣經巾。拜見遞茶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
席。大紅銷金卓幃。粧花椅褥。二道童侍立左右。其人儀容
貌。戴玉冠。韜以烏紗。穿大紅斗牛衣服。靸鳥履。登文書之時。西

門慶備金段一疋。金字登壇之時。換了九陽雷巾。大紅金雲白鶴法氅。與袖飛鬆。脚下白綾軟襪。朱紅登雲朝舄。朝外建天地亭。張兩把金傘。盖金童揚幡。玉女散花。執幢捧節。監壇神將。三界符使。四直功曹。城隍社令。土地祇迎。無不畢陳。高功香案上列五式天皇號令。召雷皂纛。天蓬玉尺。七星寶劍。淨水法盂。先是表白宣畢。齊意齋官。沐手上香。詞懺二人。飄手爐伺外三信禮召請。然後高功繫令。焚香蕩穢。淨壇飛符。召將関發一應文書符命。啟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陳經濟。執手炉跟隨。排軍喝路。前後四把銷金傘。三對纓絡挑搭。孝眷列於大門首。孤魂棚建於街上。場飯淨供。委付四名排軍看守。行香回來。安請監齋壇已畢。在捲棚擺齋。那日

各親友街隣夥計。送茶者絡繹不絕。西門慶悉令玳安王經收記。打發回盒人銀錢。早辰開啟。請三寶證盟。頒告符簡。破獄召亡。又動音樂。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魂。朝參玉陛。傍設几筵。聞經悟道。高功搭高座。演九天生神經。焚燒太乙東嶽酆都十王冠帔雲馭。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進朱表。逕達東極青宮。遣差神將飛下羅酆。原來黃眞人。年約三旬。儀表非常。粧束起來。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端的生成模樣。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華喬松。踏罡朱履步丹霄。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皓齒明眸。佩籙掌五雷之令。三島十洲。存性到洞天福地。出神游高奔沆瀣。靜裡朝元。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

雲鶴背高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廣惠真人降下方。

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頒生天寶籙神虎玉劄。行畢午香。回來捲棚內擺齋。黃真人前大桌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差小。其餘散衆俱平頭桌席。黃真人。吳道官皆襯段尺頭。四位披花四疋絲紬。散衆各布一疋。桌面俱令人擡送廟中。散衆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吃畢午齋。謝了西門慶。都往花園各亭臺洞內遊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火。從新擺上下桌齋饌。上來。請吳大舅等。衆親朋夥計來吃。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那裡差人來下書。西門慶即出到廳上。請來人進入。只見是府前承差幹辦。青衣窄袗。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施禮。西門慶答還下禮。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書內封折贈儀錄

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名玉。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安老爹書到京纔知道。西門慶問道。你安老爹書幾時到來。那人說安老爹書十月纔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滿。陞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勅修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來保廂房中管待齋飯。分付明日來討回書。那人問韓老爹在那里住。宅內稍信在此。小的見了還要赶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吃齋食畢。同往家中去了。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於是乘着喜歡。將書拿到捲棚內。敎溫秀才看。說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就稍寄十方綉紗汗巾。十方綾汗巾。十副揀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溫秀才接過書來觀看。

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奉

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執手話別之後，未得從容相叙。心甚歉然。其領教之意，生已與家
老爺前悉陳之矣。逕者因安鳳山書到，方知老親家有鼓盆之嘆。但不能一弔為悵，奈何奈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賻儀少表微忱，希莞納。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舉民有五袴之歌，境有三留之譽。今歲考績必有甄陞。昨日神運都功兩次工上，生已對
老爺說了，安上親家名字。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類本，必轉京堂指揮列衙矣。謹此預報。伏惟高照，不宣。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

聞之於渠。謹啓謹啓。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於獄。

下書冬上瀚具

却說溫秀才看畢。纔待袖单。被應伯爵取過來觀看了一遍。還付與溫秀才收了。說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加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笑話。溫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續。學生匪才。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乎塞責而已。西門慶道老先生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須臾吃罷午齋。西門慶分付來興兒打發齋饌。送各親眷街隣家。不題。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韓釧兒。洪四兒。齊香兒。六家香儀人情禮去。每家還答一疋大布。一兩銀子。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候。艮久道衆壓壇發擂。上朝拜懺觀燈解壇

送聖天色漸晚。及比設了醮。就有起更天氣。門外花大舅。被西慶留下。已不去了。喬大户。沈姨夫。孟二舅。告辭兒回家。止有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并衆夥計。在此晚夕觀看水火煉度。就在大廳棚內搭高座。扎綵橋。安設水池火沼。放擺斛食。李瓶兒靈位。另有几筵幃幕。供獻齊整。傍邊一首魂旛。一首紅旛。一首黃旛。上書制魔保舉。受煉南宮。先是道衆音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盂劍。四個道童侍立。法座兩邊。黃真人頭戴黃金降魔冠。身披絳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詞。音樂止。二人執手炉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駕臨　夜壑幽關次第開
童子雙雙前引導　死魂受煉步雲階

言真人薰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闡教。廣開度於冥途。正一垂
科。俾煉形而昇舉。恩沾幽爽。澤被飢嘘。謹運真香。志誠上請。東
極宮中大慈仁者。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青玄九陽上帝。十
方救苦諸大真人。天仙地仙。三界官屬。五岳十五水府。羅酆聖
衆。伏此真香。來臨法會。伏望獅座浮空。龍旂耀日。空青枝酒。頻
除熱惱。甘露食味。廣濟孤嘘。今則暫供几告。須符命。九幽滅罪。
罷對停毆。切以人處塵凡。目縈俗務。不知有死。惟欲貪生。鮮能
種於善根。多隨入於惡趣。昏迷弗省。恣慾貪嗔。將謂自已長存。
豈信無常易到。一朝傾逝。萬事皆空。業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
道伏爲亡過室人李氏靈魂。一棄塵緣。久淪長夜。若非薦拔於
愆辜。必致難逃於苦報。恭惟天尊號隆億劫。氣應九陽。東好生

之仁政尋聲之苦酒甘露而普滋群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三官寬考較之條詔十殿闕推研之筆開囚釋禁宥過解冤各隨符使盡出幽關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黄華之形凡得更生俱歸道岸高功念五厨經變食神呪散法食周天浮九炁九炁出乎太空之先地凝九幽九幽欝於重陰之壘九炁列正萬物並受生成所以爲天地之根各受生於胞胎賴三光而育養人之有死壞者皆所以不能受其形保其神貫其炁固其根離其本真耳若得還生須得濯形於太陰煉質於太陽復受九炁凝合三元結成胞乃可成形匪伏太上之金符玄元之秘言豈可開度幽魂全形復体駕景朝元制魔保舉靈寶煉形真符謹當官奏

太微迴黃旗　無英命靈旛

攝召長夜府　開度受生魂

道衆先將魂旛安於水池內焚。結靈符。換紅旛。次授火沼內焚。爵儀符換黃旛。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煉。乃成真形。煉度畢。請神王冠帔。步金橋。朝參玉陛。皈依三寶。朝玉清。衆舉五供養。

道中尊。玉清玉演。滓無光。包梵炁。萬象森羅一黍珠。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

朝上清五供養

經中尊。上清玉赤明開圖。維運極元紐。流演洞淵溟。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

朝太清五供養

師中尊。太清玉道包天地。玄元始歷劫。度出迷魂。死魂受煉。

超仙界。

高功曰。既受三皈。當宣九戒。

第一戒者。敬讓孝養父母。　第二戒者。克勤忠於君王。

第三戒者。不殺慈救衆生。　第四戒者。不淫正身處物。

第五戒者。不盜推義損己。　第六戒者。不嗔兇怒凌人。

第七戒者。不詐諂賊害善。　第八戒者。不驕傲忽至真。

第九戒者。不二奉戒專一。　汝當諦聽戒之戒之。

九戒畢

道衆舉音樂。宣念符命。并十類孤魂掛金索。

大慈仁者。救苦青玄帝。獅座浮空。妙化威神力。清淨斛食。示現焦面鬼。注界孤魂。來受甘露味。

北戰南征貫甲披袍士捨死忘生報效於國家砲响一聲身臥沙場裡陣亡孤魂來受甘露味

好兒好女與人爲奴俾暮打朝喝衣不遮身體逐趕出門纏臥長街內饑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坐賈行商僧道雲遊士勤歲經年在外尋衣食病疾臨身旅店無依倚客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鬪惡爭強枷鎖囹圄開斬絞凌遲身喪長街裡律有明條犯了王法罪刑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宿世冤仇今世來相會牖計陰謀毒藥攪腸胃九竅生烟喪了身和體藥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乳哺三年父母恩難極十月懷胎坐草臨盆際性命懸絲子

毋歸陰世。産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急難顛危。受恐難迴避。私債官錢。逐日來催逼。自刎懸梁。斷了三寸氣。屈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久病淹纏。氣蠱癱癆類。痞癖痰瘡。遍體膿腥氣。救水無親。醫藥無調治。病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巨浪風濤。洪水滔天至。纜斷舟沉。身喪長江裡。回首家鄉。無人稍書寄。溺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回祿風烟。一時難迴避。猛火無情。燒燬身和體。爛額焦頭。死作烟薰鬼。焚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附木精邪。無主魍魎輩。鱗介飛潛。莫不同生意。太上慈悲。廣垂方便澤。十類孤魂來受甘露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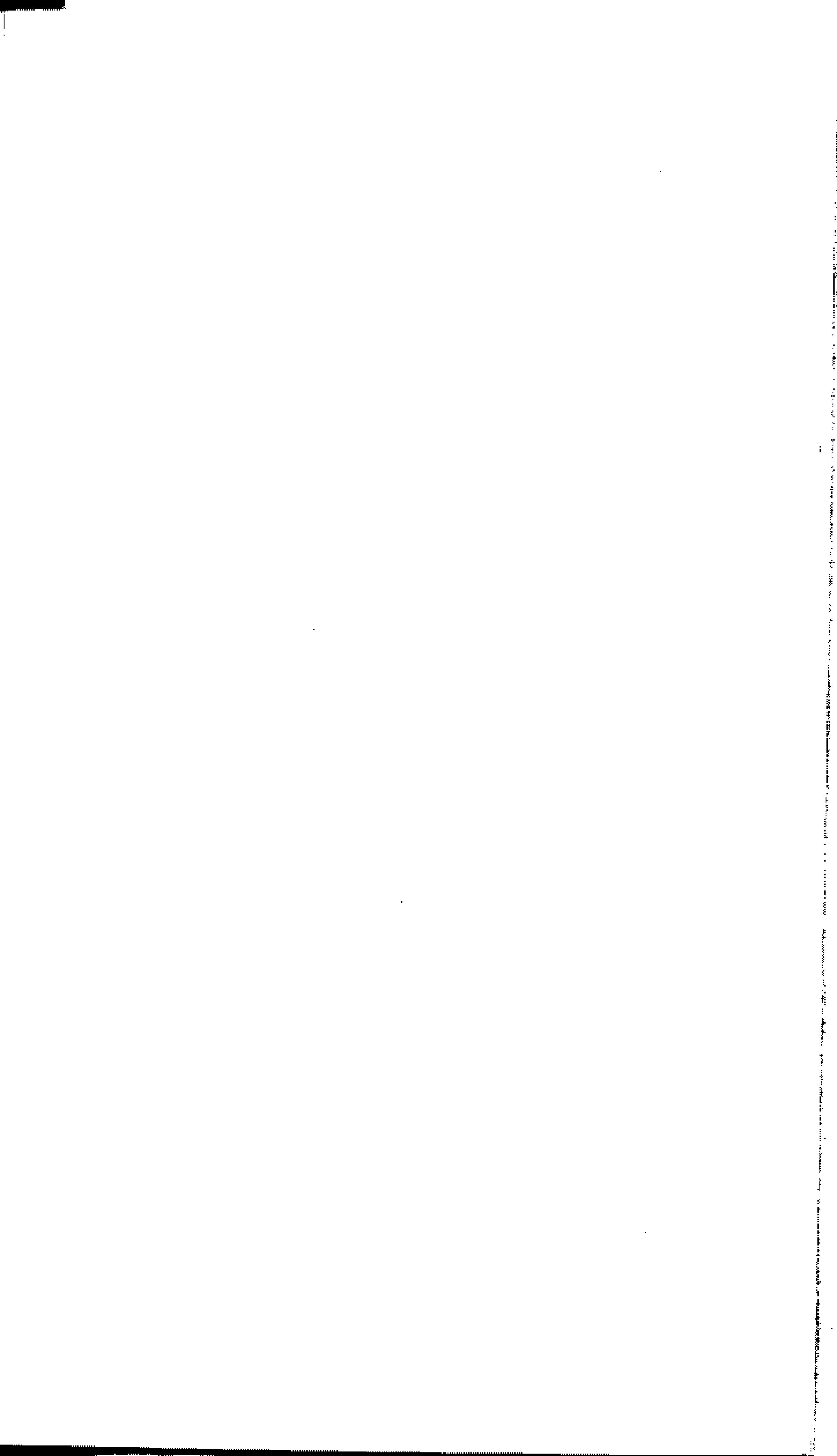
煉度已畢。黄眞人下高座。道衆音樂。送至門外。化財焚燒箱庫
回來齋功圓滿。道衆都換了冠服。鋪排收捲道像。西門慶又早
大廳上。畫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衆親友都在堂前。
西門慶先與黄眞人把盞。左右捧着一疋天青雲鶴金段。一疋
色段十兩白銀。叩首回拜道。亡室今日已賴我師經功救拔。得
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黄眞人道。小道謬忝冠裳。濫
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皆賴夫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駕
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爲赧顔。西門慶道。此禮甚薄。有褻眞人。
伏乞笑納。黄眞人方令小童收了。西門慶遞了眞人酒。又與吳
道官把盞。乃一疋金段。伍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
了經資。餘者不肯受。說小道自恁效勞。誦經追拔夫人往生仙

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尚為不可又豈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真人掌壇其一應文檢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酧勞何為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慶與道眾遞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菜一齊跪下伯爵道兒為嫂子今日做此好事請得真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方纔化財見嫂子頭戴鳳冠身穿素衣手執羽扇騎着白鶴望空騰雲而去此賴真人追薦之力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連我好不快活于是滿斟一盃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何敢當此盛意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盞說哥吃酒吃個雙盃不要吃單盃希大慌忙遞一筯菜來吃了

西門慶回敬眾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來割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眾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往後邊去了。正是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有詩爲証。

百年方誓日　一夕竟爲雲
飛鳳金鈿落　翔鸞寳鏡分
超生空自喜　長恨不勝情
死物頻頻飲　愁懷且慙清

畢竟不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終日思卿不見卿　數聲寒角未堪聞
匣中破鏡收殘月　篋裡餘衣斂斷雲
寒雀疎枝棲不定　征鴻斷字嘆離群
玉釵敲斷心難碎　想豫傷心記未真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色高還未起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綵匠外邊伺候。請問拆棚。西門慶罵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搭綵匠一面外邊七手八脚。卸下蓆繩松條。拆了送到對門房子裡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煖炕上取衣裳

穿要起來。有吳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睡回兒
起來。慌的老早就扒起去做甚麼。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裡去也
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裡去。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好
打發回書與他。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叫丫頭熬下粥等
你來吃。這西門慶也不梳頭洗臉。鬔頭披着絨衣。戴着毡巾。逕
走到花園裡。藏春閣書房中。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
王經管花園。兩邊書房門鑰匙。春鴻便收拾打掃大廳前書房。
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裡燒下的地炉煖炕。
地平上又安放着黃銅火盆。放下梅稍月油单絹煖簾來。明間
内擺着夾枝梔。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裡面筆硯瓶梅。
琴書消灑。床炕上茜紅毡條。銀花錦褥。枕橫鸂鶒。帳挂鮫綃。西

門慶摣在桌上。王經連忙向桌上象牙盒內。炷爇龍涎於流金小篆內。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那王經出來。分付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外邊伺候。那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篦篦頭。揑揑身上。因說你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娘沒了。忙。沒曾來。西門慶於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篦。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氈帽。身穿綠絨襖子。脚穿一雙舊皂靴。棕套。掀簾子進來。唱喏。西門慶正篦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了。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

去晚了。雞也叫了。你還使出大官兒來。拉俺每就鍵不的了。我見天陰上來。還付了個燈籠。和他大舅一路家去了。今日白扒不起來。不是來安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着我成不的。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如今。心上是那樣不遂。今早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起去。我又記挂着。只怕翟親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二十四日又打發韓夥計。和小价起身。打包寫書帳。表事費勞了。人家親朋罷了。士夫官員。你不上門謝謝孝。禮也過不去。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也謝。只擴撥謝幾家要緊的。胡亂也罷了。其餘相厚若會見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府上事多。彼此心照罷。正說着。只見王

纓撒簾子。畫童兒用彩漆方盒。銀廂雕漆茶鍾。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內。見白潋潋鵝脂一般。酥油飄浮在盞內。說道好東西滾熱呷在口裡香甜美味那消費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篦了頭。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桌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了。相你清晨吃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中。一吸而盡。畫童收下鍾去。西門慶取畢耳。又叫小周兒拿木滾子滾身上行按摩導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滾着身子也通泰自在些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相我晚夕身上常時發酸起來。腰背疼痛。不着這般按捏通了不得。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

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昨日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罐見百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辰服。我這兩日心上亂的。也還不曾吃。你每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麽心緒。理論此事。正說着。只見韓道國進來。作揖坐下。說剛纔各家多來會了。船已顧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分付甘夥計。攢下賬目。兌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鋪子裡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說。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兌二千兩一包。着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過年趕頭本船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國又道一件。小人身從鄆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納官錢。如

何處置。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相來保一般。也是鄆王差事。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國道。保官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上註過去。便不敢纏擾。小人此是祖役。還要勾當餘丁。西門慶道。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說。把你官字註銷。常遠納官錢罷。你每月只委付家下一個的當人打米就是了。那韓夥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這一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少頃小周滚畢身上。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分付打發小周兒吃了點心。良久西門慶出來。頭戴白絨忠靖冠。身披絨氅。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王經請你溫師父來。不一時溫秀才裁冠博帶而至。叙禮已畢。左右放卓兒。拿粥上來。四碟小菜。一碗頓爛蹄子。一碗黄芽韭

炒驢肉。一碗鮮炒餛飩鷄。一碗頓爛鴿子雛兒。四甌軟稻粳米粥兒。安放四雙牙筯。伯爵與溫秀才上坐。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分付來安兒。再取一盞粥。一雙快兒。請你姐夫來吃粥。不一時。陳經濟來到。頭戴孝巾。身穿白紬道袍。葱白段襒衣。蒲鞋絨襪。與伯爵等作揖。打橫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火去。韓道國起身去了。只有伯爵溫秀才在書房坐的。西門慶因問溫秀才。書可寫了不曾。溫秀才道。學生已寫稿在此。與老先生看過。方可謄真。一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書曰。

寓清河眷生西門慶端肅書復。大碩德柱國雲峰老親丈大人先生台下。自從京邸邂逅。數語之後。不覺違越光儀。倏忽半載。生以不幸。閨人不祿。特蒙親家遠致賻儀。兼領誨教。足

見爲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疎陋之處企仰門牆有負薦拔耳又賴在老翁鈞前嘗爲錫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便鴻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照亮不宣外具揚州綢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笑納

西門慶看畢即令陳經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溫秀才封了將書謄付錦箋弥封停當御了圖書另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搽抹卓兒拿上案酒來只見有人在暖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誰王經說鄭春在這裡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

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的跪在當面上頭又閣着個小描金方盒兒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揭開一盒菓餡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自家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又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嚐嚐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拈了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兒你也嚐嚐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見稀奇物勝活十年人溫秀才呷在口內入口而化說道此物出于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

那小盒兒內是什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根前揭開盒兒說此是月姐稍與爹的物事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纔待觀看一邊伯爵一手撾過去打開是一方廻紋錦雙攔子細撮古碌錢同心方勝結穗挑紅綾汗巾兒裡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這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喃在口裡都吃了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饞癆饞痞留些兒與我見見兒也是人心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的勾了西門慶道溫先兒在此我不好罵出來你這狗材或不相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分付王經把盒兒掇在後邊去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纔吃了一廵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關了

銀子。送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送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他連我也瞞了。不對我說。真道他昨日你這裡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東平府關銀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攬的人家債也多了。只怕往後後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內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抬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箝嘴箝了去。却不難為哥的本錢了。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麼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厮提留在監裡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一面教陳經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上了合同就是了。我不出去罷。良久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已兌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娘收了。黃四說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西門慶道。你

只說我陪著人坐著哩左右他只要搗合同的話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經濟道不是他有庄事兒要央煩爹請爹出去親自對爹說西門慶道甚麼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廳上那黃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單我還與老爹有小人一庄事兒今央煩老爹說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端的有甚麼事你說來黃四道小的外父孫清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廝打揉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夥中解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破傷風身死他

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綽號白千金。專一與強盜作窩主。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閑。轉委本府童推官問。自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教隣勸人供狀。說小人丈人在傍唱聲來。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封書。對雷老爹說。寧可監幾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厮打。委的不管小人丈人事。又係歇後身死。出于保辜限外。先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獨賴在孫文相一人身上。西門慶看了說帖。寫着東昌府見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說雷兵備前日在我這裡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書與他。那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老爹若不可憐見小的。

丈人子父兩個就多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頭去罷了。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裡就死罷了。西門慶沉吟良久說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說去。與他是同年。多是壬辰進士。那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又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遞與西門慶。腰裡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我那裡要你這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般。西門慶道不打緊事。我買禮謝他。正說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說哥休替黃四哥說人情。他閒時不燒香。忙時走來抱佛腿。那日哥這裡念經。連茶兒也不送。也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說人情。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說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我因

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誰得閒來。昨日又去府裡與老爹領這銀子。今日李三哥起早打卯去了。我竟來老爹這裡交銀子。就央說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顧小人。伯爵看見是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替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又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說他來說人情。哥你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你不收。恰是你嫌少的一般。倒難為他了。你依我收下他這個禮。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又是一個樣兒黃四哥在這裡聽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多沒事出來。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錢。你老

院裡老實大大擺一席酒請俺毎要一日就是了黄四道二叔
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就還教俺丈人買禮來磕頭酬
謝你老人家不瞞你我爲他爺兒兩個這一塲事晝夜上下替
他走跳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爺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
你摟着他女兒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黄四道房下在家只是
哭俺丈人便躲了家中連送飯人也沒一個兒當下西門慶被
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黄四道你老人家
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
你書幾時要黄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老爹今日下顧有了書
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于是央了又央差那位大官
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分付

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那黃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搭連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裡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着等要搭連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閒騰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黃四緊等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騰騰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玉簫道銀子還在牀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裡間把銀子往牀上只一倒掠出搭連來就拿去了怪囚根子那個吃了他這條搭連只顧立盯碼碍的要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好來後邊取來于是拿出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蘇姑頭銀子來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連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拾個白財于是褪入袖中

到前邊遞與黃四搭連約會下明早起身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即時教溫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覷那門外雪紛紛揚揚猶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罈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布甑篩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正唱着只見琴童進來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分付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替他說說去教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是了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一碗黃熬山藥雞一碗臊子韮一碗山藥肉圓子一碗頓爛羊頭一碗燒猪肉一碗肚肺羹一碗血臟湯一碗牛肚兒一碗爆炒猪腰子又是兩大盤玫瑰

鷄油盪麵蒸餅兒連陳經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拿盤兒拿兩碟下飯一盤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稟小的吃不的伯爵道傻孩兒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的伯爵道你吃一鍾罷那一鍾教王經替你吃王經道二爹小的也吃不的伯爵道你這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休說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捏着鼻子一吸而飲西門慶道怪狗材小行貨子他吃不的只恁奈何他吃還剩下半盞教春鴻替他吃了令他上來排手唱南曲西門慶道咱每和溫老先兒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于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就是溫老先兒先起溫

秀才道。學生豈敢僭。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尊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家孤老多。到晚夕㨂子掇出屎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墻底下。那裡溪去。因起號叫做南溪。温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溪字乃是點水邊之發。這坡字却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兒倒猜的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纏着哩。温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葵軒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温秀才道。自古言不褻不笑。伯爵道。老先兒悞了咱每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屎口傷人。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温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上。就照依點數兒上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當夜温秀才擲

了個幺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鸂鶒亦多時。推過去。該應伯爵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過我老人家命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裡梅花雪裡開。好不好。溫秀才道。老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西門慶道。這狗材單管胡說。教王經斟上大鍾。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聽。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僧舍。密酒歌樓遙阻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一望無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

伯爵纔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菓食一碟菓餡餅。一碟頂皮酥。一碟炒栗子。一碟晒乾棗一碟榛仁。一碟

瓜仁。一碟雪梨。一碟蘋波。一碟風菱。一碟荸薺。一碟酥油泡螺。一碟黑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待要說是梅酥丸。裡面又有核兒。西門慶道狗材過來。我說與你罷。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稍來。名喚衣梅。都是各樣藥料。用蜜煉製過。滚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橘葉包裹。纔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呷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痰火。解酒尅食。比梅蘇丸甚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的。因說溫老先兒。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家稍與你二娘吃。又拿起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果然是你

家月姐親手揀的那鄭春跪下說二爹莫不小的敢說謊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揀了這幾個兒來供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就相螺螄兒一般粉紅純白兩樣兒西門慶道我見此物不免又使傷我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我頭裡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尋的多是妙人兒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赶着伯爵打說你這狗材單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伯爵道老先兒你不知他是你小姪人家西門慶道我是他家二十年舊孤老兒了陳經濟見二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飲過大鍾次該西門慶擲骰兒

于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打香羅帶一句。唱東君去意切。梨花似雪。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八個字上。了。罰吃一大鍾。于是流沿兒斟了一銀衢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裡棗胡解板兒。能有幾句兒。春鴻又拍手唱前腔。

四野彤霞。回首江山自占涯。這雪輕如柳絮。細似鵝毛。白勝梅花。山前曲徑更添滑。材中魯酒偏增價。疊墜天花疊墜天花。濛平瀟瀟。令人驚訝。

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這溫秀才拿起骰兒。擲出個么點。想了想。見書房牆上推著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

梅小院春。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筭不筭。不是你心上發出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温秀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只顧留他不住。西門慶道。罷罷。老先兒他斯文人吃不的。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温師父那邊歇去。温秀才得不的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葵軒不濟。吃了多少酒兒就醉了。于是又飲勾多時。伯爵起身說地下黑。我也酒勾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西門慶道。你不見我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掀開簾兒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了一碟衣梅。稍與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伯爵你哥兒兩個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山。各人努力。好

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說着琴童逃出門去了。西門慶看收了家火。扶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潘金蓮門首所過。見角門關着。悄悄就往李瓶兒房門首彈了彈門。有綉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兒影。問供養了羹飯不曾。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纔我和姐供養了。西門慶入房中。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門慶令他觧衣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裡歇。連忙收拾伸鋪。用湯婆熨的被窩暖洞洞的。打發他歇下。綉春把角門閂了。都在明間地平上支着板櫈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巳知科範。連忙攛掇奶子進去和他睡。老婆脫了衣服鑽入被窩內。西門慶乘酒興服了藥。那話上使了托子。老婆仰臥炕上。架起腿來。極力鼓搗

沒高低搧磞搧磞的老婆舌尖冰冷。淫水溢下。口中呼達達不絕。夜靜時分。其聲遠聆數室。西門慶見老婆身上如綿瓜子相似。用一雙胳膊摟着他。令他蹲下身子。在被窩內咂㞗髦長。老婆無不曲体承奉。西門慶說我見你原來身體皮肉也和你娘一般白淨。我摟着你。就如同和他睡一般。你須用心伏侍我。我看顧你。老婆道爹沒的說。將天比地。拆殺奴婢。拿甚麼比娘。奴婢男子漢已沒了。早晚爹不嫌醜陋。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勾了。西門慶便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兎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兒。枕上又好風月。早辰起來。老婆先起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慇懃。把迎春繡春打靠後。又問西門慶。討葱白紬子。做披襖兒。與娘穿孝。西門

慶。一一許他。教小厮舖子裡拿三疋葱白紬來。你每一家裁一件。以此見他西門三次打動了心。瞞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內和奶子老婆睡了一夜。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耻貨。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裡。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歹的攬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又相來旺兒媳婦子。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每只要裁派教我說。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你每背地多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每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這閑帳。金蓮見月娘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西門慶起早見天晴

了。打發玳安往錢主事處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來禀翟爹人來討回書。西門慶打發去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裡下書來。擔閣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裡。看着兌銀。打包寫書帳。二十四日燒紙。打發夥計崔本來保并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寫了一封書。稍與苗小湖。就寫他重禮。看看過了二十五六。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辰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娘便說。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分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後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斷了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于是分付來興。買兩隻燒鵝。一副豕蹄。四隻鮮雞。兩隻燻鴨。一盤壽麵。一套粧花段子衣服。兩方銷

金汗巾二一盒花翠寫帖兒教王經送去這西門慶分付畢就徃前邊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老爹旋行牌問董推官催文書。連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後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討了回帖纔來了。西門慶見玳安中用。心中大喜。拆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多在裡面上寫道。

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曾責子在先。何況與孫文相忿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

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一相應發落謹此回覆下書年侍生

雷起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裡玳安道他出來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一兩銀子西門慶分付置鞋脚穿玳安磕頭而出西門慶就歪在牀炕上眠着了王經在卓上小篆內炷了香悄悄出來了良久忽聽有人掀的簾兒响只見李瓶兒驀地進來身穿糝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懨懨面容向牀前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裡睡哩奴來見你一面我被那厮告了我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穢汚在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減了我三等之罪那厮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我特

要不來對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他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你須防範來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往那去。早早來家。千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放聲而哭。西門慶便問姐。你往那去。對我說。李瓶兒頓脫撒手。却是南柯一夢。西門慶從睡夢中直哭醒來。看見簾影射入書齋。正當卓午。追思起由。不胜心中痛切。正是花落土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有詩為證。

殘雪初晴照紙窗　地爐灰燼冷侵牀

個中邂逅相思夢　風撲梅花斗帳香

不想早辰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户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兒。請月娘衆姊妹。小厮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來問。月娘在

後邊看待喬通。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于是驀地進書房。上穿黑青迴紋錦對衿衫兒。泥金眉子。一溜搮五道金三川鈕扣兒。下着紗裙。內襯潞紬裙。羊皮金滾邊。面前垂一雙合歡鮫綃濶濶帶。下邊尖尖趫趫。錦紅膝褲。下顯一對金蓮。頭上寶髻雲鬟。打扮如粉粧玉琢。耳邊帶着青寶石墜子。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摟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說我的兒。獨自個自言自語。在這裡做甚麼。嗔道不見你。原在這裡好睡也。一面說話。口中磕瓜子兒。因問西門慶。眼怎生淥的恁紅紅的。西門慶道。我控着頭睡來。婦人道。倒只相哭的一般。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怎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是的。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

的。奶子是心下的。俺每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數。西門慶道。淮小
淫婦兒。又六說白道起來。因問我和你說正話。前日李大姐裝
槨。你每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西
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金蓮道。你問必有個緣故。上面他穿
兩套遍地金段子衣服。底下是白綾襖。黃紬裙。貼身是紫綾小
襖。白絹裙。大紅段小衣。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金蓮道。你做獸醫
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裡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纔
方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心頭想。噴嚏鼻子痒。饒他死了。你還
這等念他。相俺多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
那人顯念。此是想的你這心裡胡油油的。西門慶向前一手摟
過他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說怪小油嘴。你有這些賊嘴賊舌的。

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猫黑尾的心兒一面把嗑了的瓜子仁兒滿口哺與西門慶吃兩個又咂了一回舌頭自覺甜唾溶心脂滿香唇身邊蘭麝襲人西門慶于是淫心輙起摟他在牀上坐他便仰靠梳背露出那話來教婦人品簫婦人真個低垂粉項吞吐裹沒往來鳴咂有聲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鬓上珠翹錯落興不可遏正做到美處忽聽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裡這伯爵便走松墻傍邊看雪塔竹子王經掀着軟簾只聽裙子响金蓮一溜

烟後邊走了。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要不的。在這裡。西門慶問道。又怎的惱。你告我說。伯爵道。不告你說。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桶出個孩兒來。但是人家白日裡還好撾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褥。陸續。看他叫老娘去。打緊應寶又不在家。俺家兒使了他往庄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撾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着燈籠叫了巷口兒上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廝。西門慶罵道。傻狗材。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人家。西門慶道。那賊狗攮腿的奴才。誰教你

要他來。吽吽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時月。比不的
你每有錢的人家。家道又有錢。又有若大前程官職。生個兒子
上來。錦上添花。便喜歡。俺如今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家中一
窩子人口要吃穿盤攪。自這兩日媒巴劫的魂也沒了。應寶逐
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兒那裡是不管的。大小姐便打發
出去了。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子。又大
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着
緊自焦的魂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那黑天摸
地。那裡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計奈何。把他一根銀揷兒
與了老娘。發落去了。明日洗三。嚷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
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往那寺院裡且住幾日去

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却打發來好赶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庄占小便益兒又笑了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做聲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一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勾你攪纏是的到其間不勾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勾了我寫個符兒在此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也不敢嗔數兒隨哥尊意便了那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什麽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廝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分付你往後邊對你大娘說我裡間牀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擺酒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去不多時拿銀子來西門慶就

逓與應伯爵說這封五十兩你多拿了使去省的我又拆開他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愛不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脚衣裳到滿月也好看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三兩一定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誰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來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實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筭發了眼伯爵道你春姨這兩日瘦的相你娘那樣哩不說兩個在書房中說話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把玳安徃返的

事告說了一遍。錢龍野書到、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了。只認十兩燒埋錢、劉了杖罪沒事了。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裡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雖然你不希罕。留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裡邊請俺每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裡說話。且說月娘在上房拿銀子與王經出來。只見孟玉樓走入房來。說他兄弟孟銳。在韓姨夫那裡。如今不久又起身。往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屋裡坐着哩。爹在那裡。姐姐使個小厮對他爹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裡潘六姐倒請的好。他爹喬通送帖兒來

等着問他爹去。就討他個話兒。到明日咱每好收拾了去。我便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你對他說了不曾。他沒的話說。噷我就忘了。和他說一回。應二來了。我就出來了。誰得久停久住。和他說話來。帖子還袖在袖子裡。交我說脆幫根兒哎。早是沒甚緊勾當。教人只顧等着。你原來恁個沒尾八行貨子。不知在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纔進來。恰好還不曾說乞我証了兩句。往前去了。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二舅來了。西門慶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請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熱孝在身。莫不一家子都出來。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辭你。一

兩日起身往川廣去也在那邊屋裡坐着哩。又問頭裡你要那封銀子與誰。西門慶悉把應二哥房裡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要不的。借助幾兩銀子使罷了。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纔見這個兒子。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奈何他好歹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去。就瞧瞧春花兒怎麽模樣。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有眼兒。莫非別些兒。一面使來安下邊請孟二舅來。不一時。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叙禮已畢。西門慶陪他叙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分付小厮後邊看菜兒。于是放卓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

西門慶教再取雙鍾筯。對門請溫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溫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經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橫坐下。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二日准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荊州買紙。川廣販香蠟。著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州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從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虛度二十六歲。伯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每虛老了。只在家裡坐着。須臾添換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告辭去了。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回。只見賁了兩座等庫來。西門慶交付陳經濟裝庫。問月娘尋出

李瓶兩套錦衣攪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日是他六七不念經替他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七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西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經懺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請幾眾尼僧替他禮拜幾卷懺兒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燒紙又深深打恭說蒙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裡睡哩你眾娘到滿月那日買禮多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歹請眾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瞧瞧伯爵道你春姨他說來有了兒

子不用着你了。西門慶道。別要慌。我見了那奴才。和他答話。伯爵伴長笑的去了。西門慶。令小厮收了家火。走到李瓶兒房裡。陳經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多送疏道家是寶肅昭成眞君像。佛家是冥府第六殿變成大王。門外花大舅家。送了一盒担食。十分冥紙。吳大舅子家也是如此。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羮飯完備。下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綉春請了後邊吳月娘衆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帋。擡出庫去。教經濟看着大門首焚化。不在話下。正是

芳魂料不隨灰死　再結來生未了緣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觧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殷懃尋文嫂

雪壓殘紅一夜凋　曉來簾外正飄飄
數枝舉葉空相對　萬片香魂不可招
長樂夢回春寂寂　武陵人去水迢迢
欲將玉笛傳遺恨　若被東風透綺寮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靈。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猪。一罈酒。兩隻燒鵝。四隻燒鷄。兩盒菓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救出孫文相來。舉家感激不淺。今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

爹賞人罷了。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豬酒。留下送
你錢老爹也是一樣。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爲小人。一點窮心。無
處所盡。只得把羨菓擡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閑暇。小人問了
應二叔。裡邊請老爹坐坐。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
你。不如不干下了。那黃四和他小男子。千恩萬謝出門。這裡西
門慶賞拾盒錢。打發去訖。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
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坐轎
子。往喬大戶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晌有庵裡薛姑
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到初五日李瓶兒斷七。教他請八衆尼僧。
來家念經。拜血盆懺。于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
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下他陪他吃茶。說大姐

姐不在家。往喬親家與長姐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見他。他還和你說話。好與你寫法銀子。那薛姑子就坐住了。潘金蓮因想着玉蕭告他說。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纔坐了胎氣。自從李瓶兒死了。又見西門慶在他屋裡。把奶子也要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攙奪了他寵愛。于是把薛姑子。讓到前邊他房裡無人處。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吃。尋頭男衣胞。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來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不和他說。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各門上貼歡門吊子。諷誦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洒花米。轉念三十五佛明經。晚夕設放焰口

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打動法事。只是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和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見帖兒笑了。說。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村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沒人。只請了我李三哥相陪。又費事叫了四個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分付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猪酒。添了兩疋白鷳紵絲。兩疋京段。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先生。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勾了。這個是你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裡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

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天時分方纔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辰。走來西門慶家。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月娘怪他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到初六念經。經錢他多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這咱裡未曾念經。經錢寫法都找完了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裡喃喃吶吶罵道我教這老淫婦獨吃。他印造經轉了

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挂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襯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攘去了看官聽說似這樣緇流之輩最不該招惹他臉雖是尼姑臉心同淫婦心只是他六根未淨本性欠明戒行全無廉恥已喪假以慈悲爲主一味利慾是貪不管墮業輪迴一味眛下快樂哄了些小門閨怨女念了些大戶動情妻前門接施主檀那後門丟胎卵濕化姻緣成好事到此會佳期有詩爲証

佛會僧尼是一家　法輪常轉度龍華
此物只好圖生育　枉使金刀剪落花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盔的新叚帽。沉香色旋褶。粉底皂靴。向西門慶聲喏。說這天也有晌午。咱也好去了。他那裡使人邀了好幾遍了。休要難為人家。西門慶道。咱今邀葵軒走走。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温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温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畫童見請去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赤道有要沒緊。望朋友多咱來。倒沒的悞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

門慶分付玳安琴童四個排軍收拾下暖轎跟隨纔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走着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家中厨下瀨飯使來興兒買攢盤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來跟從許多人西門慶冠冕出來迎接安郎中穿着粧花雲鷺補子員領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叙其間濶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扎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匆未及奉候起居爲歉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峯未知可有禮到否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已定今歲恭喜在閘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過于非望又說老先生

此今榮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畧。河治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叨承科甲。處在下僚。若非蔡老先生檯舉。備員冬曹。謬典水利。奔走湖湘之間。一年以來。王事匆匆。不暇安跡。今又承命。修理河道。況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毀閘折壩。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而今瓜州南旺。沽頭魚臺。徐沛呂梁。安陵濟寧。宿遷臨清。新河一帶。皆毀壞廢圮南河南。陡漸沙無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賊盜梗阻。財用匱乏。大覃神輸鬼沒之才。亦無如之何矣。西門慶道。老先生自有才猷展布。不日就緒。必大陞擢矣。因問老先生勅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卓兒。安郎中道。學生實告。還要往

黃春守那裡拜拜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跟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放了卓。就是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多是頓爛下飯。雞蹄鵝鴨。鮮魚羊頭。肚肺血臟。鮮湯之類。純白上新軟稻粳飯。用銀廂甌兒盛着。裡面沙糖榛松瓜仁拌着飯。又小金鍾暖斟來釀。下人俱有攢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生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廳上。解去了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溫師父未回家哩。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裡半日了。西門慶即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門頭都躲過一邊。只該日俳長兩邊站立。不敢躧接。鄭春與來

定兒先先通報去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戴着海獺臥兎兒。一窩來杭州攢翠重梅鈿。見油頭粉面。打扮的花仙也似的。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分付不消吹打。止住鼓樂。先是李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家鴇子出來拜見了。纔是愛月兒姊妹兩個。揷燭也似磕了頭。正面安設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兩個打橫。玳安在傍稟問。轎子在這裡。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多回去。分付琴童到家。看你溫師父家裡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童應喏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纔來。西門慶悉把工部安郎中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須臾鄭春拿茶上來。愛香兒拿了一

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裡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還有客人來吃畢茶收下盞托去須臾四個唱西廂妓女多花枝招颭綉帶飄飄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多問了名姓西門慶對黃四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只見鴇子上來說只怕老爹害冷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獸炭頻加蘭麝香靄只見幾個青衣圓社聽見西門慶老爹進來在鄭家吃酒走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的玳安兒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成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

聲諕的衆人一溜烟走了。不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卓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空着溫秀才坐位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的整堆異品。花揷金瓶。鄭奉鄭春。在傍彈唱。纔遞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袄。脚穿雲履綾襪。進門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適往敝同窓處會書來。遲了一步。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鍾筯。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黃芽韮燒賣。八寶攢湯。薑醋碟兒。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端的酒斟綠蟻。詞歌金縷。四個妓女。纔上來唱了一摺游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裡使了吳會和蝋梅送茶來了。原來吳

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裡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裡面吳惠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與爹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栗絲鹽筍芝蔴玫瑰香茶西門慶問銀兒在家做甚麼哩臘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俐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原來是販毯的夥計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同他做夥計一般了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多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伯爵道傻孩子我

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肚子裡說笑中間廚下割

献豕蹄一領又是四碗下飯羊蹄黃芽膔子韭肚肺羹血臓之

類妓女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鶯鶯的韓家

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的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

侄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

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

湯下飯極盡慇懃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鬏髻

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耳邊戴着金丁香兒

上穿白綾對衿袄兒粧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滚邊

脚上墨青素段雲頭鞋兒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

温秀才等各位多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了來到就教我

惹氣俺每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每擩一
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
不饒你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你那裡哥兒你行頭不
存麼光一味好撇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坐就在西門慶卓邊坐
下連忙放鍾筯西門慶見了戴着白鬏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
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西門慶一聞與李
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歡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說話須臾湯飯
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沒見鄭嬀哩
一面走到鴇子房內見了禮出來鴇子叫月娘讓銀姐坐只怕
冷教丫頭燒個火籠兒與銀姐烤手兒隨即添換熱菜打發上
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呷了兩口湯放下筯兒和西

門慶攀話。因拿起鍾兒來。說爹這酒寔些。從新折了。另換上暖酒。鄭春上來把伯爵衆人等酒。都斟上行過一巡。吳銀兒便問。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每茶。吳銀姐道。好說。俺每送了些粗茶。倒教爹又把人情回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要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娘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亂請了幾衆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衆娘每多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裡孤孤兒的。心中也想。西門道。想是不消說。前日在書房中。白日夢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突突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每說的。只情說。把俺每這裡只顧旱着。

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每起身去罷慌的李三黃四連忙攛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傍躧着火盆合着聲音啟朱唇露皓齒詞出佳人口唱了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响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落索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酹他一杯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仰靠着直舒着側卧着金雞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蹀塲野狐抽絲猿猴獻菓黃狗溺尿仙人指路靠背將軍柱夜對木伴哥隨他揀着要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道的這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們在我手裡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道你

跪着月姨兒教我打個嘴巴兒我纔吃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内不自在吃半盞兒罷那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黄四道二爺你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也罷跪着不打罷愛月兒道不他只教我打兩個嘴巴兒我方吃這鍾酒兒伯爵道溫老先兒在這裡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赶盡殺絶于是奈何不過真個直撅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揎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敢無禮傷犯月姨兒再不敢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那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月兒一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纔吃那杯酒伯爵起來道好個没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

賞你一鍾酒。于是滿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裡只一灌。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挾灌撒了我一身酒。我老道。只這件衣服。新穿了纔頭一日兒就污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亂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色掌燭上來。下飯添換。都巳上完。下邊玳安琴童畫童應寶。都在揭子房裡放卓兒有湯飯點心酒餚。骨待。須臾拿上各樣菓碟兒來。那伯爵推讓溫秀才。只顧不住手拈放在口裡。一壁又往袖中褪。西門慶分付個骰盆兒來。先讓溫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兒那邊來。于是西門慶與吳銀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咁呀酒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溫秀才伯爵搶紅。愛香兒却來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

慶搶紅。吳銀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原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粧打扮出來。上着烟裡火廻紋錦對衿袄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粧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臥兎兒。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猶賽美人兒一般。但見

芳姿麗質更妖嬈　秋水精神瑞雪標
鳳目半彎藏琥珀　朱唇一顆點櫻桃
露來玉笋纖纖細　行步金蓮步步嬌
白玉生香花解語　千金良夜實難消

這西門慶一見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鴇子連忙叫了鬟。點燈引到後邊。觧手出來。愛月隨即也跟來伺候盆

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中又早月窗半啟。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馥郁。牀畔則斗帳雲橫。鮫綃霧設。于是脫了上蓋。底下白綾道袍。兩個在牀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裡。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邇。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日我胡亂整治了不多兒。知道爹好吃。教鄭春送來。那瓜仁都是我口裡一個個兒磕的。汗巾兒是我閑着用工夫撮的穗子。瓜仁子。說應花子倒撾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

子頭。我見他早將兩把攥去。喃了好些。只剩下幾朶我吃了。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梅。媽看見吃了一個兒。喜歡的要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聒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內噙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罐兒他老人家都收了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罐來你吃。又問爹連日會桂姐來沒有。西門慶道自從孝堂裡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裡。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若說了。顯得姊妹們。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

一面摟着他脖子。說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走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撇了俺每。走在這裡說梯已話兒。愛月兒道。㦬。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諕了人恁一䟕。西門慶罵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裡。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牀上。說你拿胳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纔去。你兩個在這裡儘着合搗。于是不由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帶着銀鐲子。猶若美玉尖溜溜十指春葱。手上籠着金戒指兒。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發髻長的。肥一般。愛月兒道。怪刀攮的。我不好罵出來的。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咬的老婆怪叫。罵㑳花子。平白進

來鬼混人死了。便叫搥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籠道子門關一面關上門。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子女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于是孫錫鈸踢行頭白回子、沙三、日逐嫖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王家王芝兒打熱。兩下裡使錢使沒了。包了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筭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恁小涩婦兒。我分付休和這小廝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我。愛月兒道。爹也別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裡。用白綾袖子。兜着他粉項。揾着他香腮他便一手拿着銅絲火籠兒內燒着沉速香餅兒將袖口籠着

燻鬏身上便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望
他題只怕走了風西門慶問我的兒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
知道端的甚門路兒鄭愛月悉把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
四十歲生的好不喬樣描眉畫眼打扮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
在院裡他專在家只送外賣假托在個姑姑庵兒打齋但去就
他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腳文嫂兒单管與他做牽兒只說好風
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
兒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黄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
雙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
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剌上了他娘
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當下被他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邪意

亂摟着粉頭說我的親親我又問你怎的曉的就裡這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熱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某處會過一遍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愛月兒道那張懋德兒好合的貨麻着七八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砢磣殺我罷了只好樊家百家奴兒接他一向董金兒也與他丁八了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是原梳籠我的那個南人他一年來此做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裡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猫遞狗幹此勾當這西門慶聽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每日我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閒就

來。愛月兒道。爹你有我心時。甚麼三十兩。二十兩。兩月間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畢兩個上牀交歡。牀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月道。爹脫衣裳不脫。西門慶道咱連衣耍耍罷。只怕他們前邊等咱。一面扯過夏枕來。粉頭解去下衣。仰臥枕畔。裡面穿着紅潞紬底衣。褪下一隻膝褲腿來。這西門慶把他兩隻小小金蓮。扛在肩頭上。解開藍綾褲子。那話使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折。柳腰款擺。正是花嫩不禁揉。春風卒未休。花心猶未足。脉脉情無那。低低喚粉郎。春宵樂未央。那當下兩個至精欲洩之際。西門慶幹的氣喘吁吁。粉頭嬌聲不絕。鬓雲拖枕。滿口只教道親達達。慢着些兒。良久樂極情濃。一泄如注。雲收

雨散。各整衣裙。于燈下照鏡理容。西門慶在牀前盆中淨手。着上衣服。兩個携手來到席上。吳銀兒便守着對愛香兒挨近。爽軒正擲色猜枚。觥籌交錯。要在熱鬧處。衆人見西門慶進入。參立起身來。讓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每丟在這你纔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每說句話兒。有甚這閑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巳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稟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努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分付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這西門慶也不坐。陪衆人執杯立飲。分付四個妓女。你再唱個一見嬌羞我聽那韓愁消兒俺每會唱。于是拿起琵琶來。款放嬌聲。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雨意雲情。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嬈。一捻温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裡秋波溜。記在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

唱了一個詞兒。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兒奉温秀才。李智黄四都斟上又唱道。

問尔丫鬟。欲鑄黄金拜將壇。莫遞明曉寄與書生。雲雨巫山重門今夜未曾拴。深閨特把情郎盼。夜靜更闌更闌。偷花妙手今番難拔。

吃畢。西門慶令再斟上。鄭香兒上來遞西門慶吳銀兒遞温秀才。愛月兒遞伯爵。鄭春在傍捧着菓菜兒。又唱道。

夢入高堂。相會風流窈窕娘。我與他同携素手。共入羅幃。來

結鸞鳳靈犀一點透膏肓鮫綃帳底翻紅浪粉汗凝香凝香

令宵一刻人間天上

唱畢又叫呀酒愛月兒却轉過捧西門慶酒吳銀兒遞伯爵愛香兒遞溫秀才并李三黃四從新斟酒又唱第四個

春暖芙蓉鬓亂釵橫寶髻鬆我爲他香嬌玉軟燕侶鶯儔意美情濃腰肢無力眼朦朧深情自把君兒縱兩意相同相同

百年恩愛和偕鸞鳳

唱畢都飲過西門慶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叫上厨役賞了五錢吳惠鄭奉鄭春每人三錢攛掇打茶的每人二錢了頭桃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黃四再三不肯放道道應二叔你老人家

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盡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兒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自不肯坐。西門慶道。你每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李三作揖。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衆娘們。俺每閑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看大娘去。西門慶道。你每閒了去坐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籠。西門慶下臺基。鄭家鴇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曾上哩。西門慶道。勾了。我不是還坐回兒。許多事在身上。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教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黃四死力攔

任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趣死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筭你好漢。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黃家小厮來安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裡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兒你陪應二哥再坐坐。我先去罷。于是多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手兒。悄悄捏了一把。臉上轉一徑揚聲說道。我頭裡說的話。爹你在心些。知道了。法不待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又道鄭春你送老爹到家。多上覆娘們。那吳銀兒也說。多上覆大娘。伯爵道。我不好說的。賊小淫婦兒們。都攙行奪市的。稍上覆。偏我就沒個人兒上覆。愛月道。你這花子過一遭兒。那吳銀兒就在門

首作辭了。衆人并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個流人兒。好歹休要說。吳銀兒道。我知道衆人回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要了三更方散。黃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西門慶賞賜了三四兩。俱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個排軍打着燈。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吃了飯。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段子舖。做火頭。名喚劉包。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邊站立。西門慶便問道。溫師父昨日多咱來了。玳安道。小的鋪子裡聽了好一回。只聽見書童

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纔來了。我今早辰問溫師父倒沒酒。應二爹醉了。吐了一地。月娘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听了。呵呵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裡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裡見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問了他快去。玳安到後邊吃了飯。走到鋪子裡問陳經濟。經濟道。尋他做甚麼。玳安道。誰知他做甚麼。猛可教我我尋他去。經濟道。出了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腰裡。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姑庵兒。傍邊有個小衚衕兒。進小衚衕。往西走。第三家。荳腐鋪隔壁上坡

兒有雙扇紅封門兒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嫂。他就出來答應
你。這玳安聽了。說道再沒了。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
湯。你再說一遍我聽。只怕我忘了。那陳經濟又說了一遍。玳安
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搭上替子。兜
上嚼環。躧着馬臺。望上一騙。打了一鞭。那馬跑蹄跳躍。一直去
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出王家巷進去。果然中
間有個巡捕廳兒。對門就是座破石橋兒。裡首半截紅墻是大
悲庵兒。往西是小衚衕。北上坡挑着個荳腐牌兒。門首只見一
個媽媽曬馬糞。玳安在馬上便問。老媽媽這裡有個說媒的文
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封門兒就是。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
扇紅封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兒叫道。文嫂在家

不在。只見他兒子文纏兒開了門。便問道是那裡來的。玳安道。我是縣門外提刑西門老爹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纏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家來的。便讓家裡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裡面。他明間內。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有幾個人在那裡會中伺記罷。進香筭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見在家裡。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道媽媽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個不是文媽。剛纔說回我不在家了。教我怎的回俺爹話。惹的不怪我。文嫂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你到家回聲兒。我今日家裡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往宅內去罷。玳安道。只分付我來

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不知你在這咭溜搭刺兒里住。教我抓尋了個不發心。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宅內買使女說媒。用花兒。自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跳。希罕俺每。今日忽剌八又冷鍋中荳兒爆。我猜。見你六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裡見了俺爹。他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哥哥你畧坐坐兒。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玳安道。原來等你會茶。馬在外邊。沒人看。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裡火發。分付了又分付。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如今還要往府裡羅同知老爹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玳安道。還不曾見哩。這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

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珏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許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荳腐舖裡驢子。借俺院兒裡喂喂兒。你就當我的驢子。珏安道。我記得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了頭。打官司。爲了場事。把舊房兒也賣了。且說驢子哩。珏安道。房子到不打緊處。且留着那驢子。和你早晚做件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個大鞭子。那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兒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着耳朵聽。你什麼好物件兒。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珏安道。我的馬走得快。你步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惹的爹說。你上馬咱兩個疊騎着罷。文

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怪剌剌的。玳安道。再不你備匹驢子騎了去。到那裡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等還許說一面教文經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欲向深閨求艷質。全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為証。

誰信桃源有路通　桃花含露笑春風
桃源只在山溪裡　今許漁郎去問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

信手烹魚覓素音　神仙有路足登臨
埽堦偶得任卿葉　彈月輕移司馬琴
桑下肯期秋有意　懷中可犯柳無心
黃昏候人銷金帳　且把羞兒獨自斟

話說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裡。進去禀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悉把尋文嫂兒。小的叫了來。在外邊伺候着。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裡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兒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有。西門慶道。你如

令搬在那裡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多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說話兒。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跪。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多相熟。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招宣府裡不認的。文嫂道。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小的花翠。西門慶道。你既相熟。我有庄事兒央煩你。休要阻了我。向袖中取出五兩一定銀子與他。悄悄和他說。如此這般。你却怎的尋個路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裡。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笑道。是誰對爹說

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不得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豬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好不幹的最密。就是往那裡去。王大轉伴當跟着。喝有路走。遲路兒來。遲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他原在人家落脚。這個人說的訖了。到只是他家裡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說若是小媳婦那裡。窄門窄户。敢招惹這個事。就在頭上。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還自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紬段你穿。你不收。阻了我。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也怎的。上人着眼覷就是福星

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話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我這裡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猴孫兒隔墻掠篩箕。還不知仰着。合着哩。于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到家待了茶。冠冕着同往府裡。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裡吃酒去了。直到掌燈已後纔來家。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與他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至後晌時分。走到王宣府宅裡。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

這兩日不來走走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僻報會茶赶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纏兒帶進香去便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逆此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叶他近前烤火丫鬟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裡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眠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丢在房裡通不顧如何如何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散了這干人三爹收心也再不進院去了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定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

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段子鋪。生藥鋪。紬絹鋪。絨線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楊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舊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多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户之女。塡房與他爲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四五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龜。慣調風情。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踘打毬。無所不

曉諸子百家，折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闘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根基非淺，又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旦在邇，又四海納賢，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爹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浼他把這干人斷開了，使那行人打攪道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户，看官聽說：水性下流，最是女婦人，當日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摸亂，情竇已開，便歎向文嫂兒較計道：人生面不熟，怎生好遽然相見的？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浼老爹，要在提刑院遞狀，告那起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私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

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
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前後。走來西門慶宅內。
那日西門慶從衙門回來。家中無事。正在對門房子裡書院內
坐的。忽有玳安來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內坐。
令左右放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裡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
出來了。教二人自在說話。這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
爹人品家道。怎樣行。特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
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
假以說人情爲由。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
拿了兩疋紬叚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
已後。街上人靜了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他後門傍有個住

房的段媽媽。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而去。又回林氏話去了。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席上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厮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帶着眼紗。由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後門來。那時纔點燈。以後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遠。把馬勒住。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招宣府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荐。早晚看守後門。開門閉戶。但有

入港。在他家落脚做眼。文嫂在他屋裡聽見外邊彈門。連忙開了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裡等的西門慶下了馬。帶着眼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西首房簷下。那裡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裡存身。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関了。上了拴。由夾道內進。內轉過一層群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這文嫂輕輕敲了門環兒。原來有個听頭兒。少頃見一丫鬟出來開了雙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而入。只見裡面燈燭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邠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就蟒衣玉帶。虎皮校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関王之像。只是髯鬚短些。傍邊列着鎗刀弓矢。迎門硃紅匾。上書節義堂三字。兩

壁書畫丹青。琴書消洒。左右泥金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
報國勳功並斗山。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响。
文嫂從裡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
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纔禀過太太知道了。
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裡望外觀看西門慶身材凛凛。語話
非俗。一表人物。軒昂出眾。頭戴白段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
羊絨鶴氅。脚下粉底皂靴。上面綠剪絨獅坐馬。一溜五道金鈕
子。就是個富而多詐（二語評說）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一見滿心歡喜。
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
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
一巴掌殺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鵪鶉也是個快

閗的。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見他一見。見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内拜見哩。于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但見簾幙垂紅。地屏上毡毯匝地麝蘭香靄氣暖如春繡榻則斗帳雲横錦屏則軒轅月映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寛紬袄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段子鶴氅。大紅宫錦寛襴裙子。老鴉白綾高底扣花鞋兒。就是個綺閣中好色的嬌娘。深閨内合毬的菩薩。有詩為証

面膩雲濃眉又彎　蓮步輕移實匪凡
醉後情深歸帳内　始知太太不尋常

這西門慶一見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

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叙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在下邊梳背炕沿斜僉相陪坐的。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一個小丫鬟名喚芙蓉，紅漆丹盤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丫鬟接下盞托去。文嫂就在傍開言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在衙門中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庄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分付。林氏道：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招宣，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肆業，年幼失學，家中有幾個好詐不級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飄酒，把家事都失了。幾次欲待要往公

門訴狀。爭奈妾身未曾出閨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大人手萬留情。把這干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是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言謝之一字。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何等人家。令郎兩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聽信遊食所哄。留連花酒。實是出少年所為。太太既分付學生到衙門裡。即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令郎分毫亦可戒諭。令郎再不可蹈此故轍。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說話之間。彼此言來語去。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

嫂放卓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具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準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玉盞泛羊羔。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說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你且不消遞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西門慶道。阿呀。早時你說。今日初九日。差六日。我在下已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厚意。須史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熱騰騰美味佳餚。熬爛下飯。煎熘雞魚。烹炮鵝鴨。細巧菜蔬。新奇菓品。傍邊絳燭高燒。下邊金爐添火。交杯換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爲色膽。看看飲至蓮漏已

沉窓月倒影之際。一雙竹葉穿心。兩個芳情已動。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捏腕之際。挨肩擦膀之間。初時戲摟粉項。婦人則笑而不言。次後款啟朱唇。西門慶則舌吐其口。嗚咂有聲。笑語密切。婦人于是自掩房門。解衣鬆珮。微開錦帳。綉衾鴛枕。橫牀麝香薰被。相挨玉體。抱摟酥胸。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邊。又服了胡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西門慶亦摸其牝户。彼此歡欣。情興如火。婦人在牀傍伺候鮫綃軟帕。西門慶被底預備麈柄猙獰。當下展猿臂。不覺蝶浪蜂狂。蹺玉腿。那個羞雲怯雨。正是縱橫慣使風流陣。那管牀頭墜玉釵。

有詩爲証

蘭房幾曲深悄悄。香勝寶鴨晴烟裊。夢回夜月淡溶溶。展轉牙牀春色少。無心今遇少年郎。但知敲打須富商。情欲共嬌無力。須教宋玉赴高唐。打開重門無鎖鑰。露浸一枝紅芍

這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事。將婦人盡力盤桓了一場。纏至更半天氣。方纔精泄。婦人則髮亂釵橫。花憔柳困。鶯聲燕喘。依稀耳中。比及個並頭交股。摟抱片時。起來穿衣之際。婦人下牀。款剔銀燈。開了房門。照鏡整容。呼丫鬟捧水淨手。復飲香醪。再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文嫂先開後門。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

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廳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分付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王招宣府裡。三公子看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便與我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這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必須該取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到當日果然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日念。張小閒。聶鉞兒。何三。于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

姐秦玉芝兒并老孫祝日念名字多抹了分付只動這小張閑
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裡來衆公人應諾
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多埋
伏在後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閑聶鉞于寬
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日念扒李桂姐後房去
了王三官見藏在李桂姐床身下不敢出來桂姐一家謊的揑
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裡動人白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躲了一
夜不敢出來李家鴇子又恐怕東京做公的下來拿人到五更
時分攛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閑等
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辰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
陞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

肉綻。鮮血迸流。响聲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飄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始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裡。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扠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正在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裡書來。衙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峰。他那裡臨風近。打聽打聽消息去。西門慶道。長官至見甚明。卽喚走差答應的上來跪下。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卽去南河拿俺兩個拜帖懷慶府提刑林千户老爹那裡。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聽的實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

到司房戴上𣰆陽毡笠結束行裝討了疋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起身回家却說小張閑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省恐更不量今日受這塲虧那裏藥線互相埋怨小張閑道莫不還是東京六黄太尉那裏下來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裏消息怎肯輕饒素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每多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已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嗔請他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龍鬬虎傷苦了小張小張閑道列位到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每頂缸了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閑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個老婆

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惟人是俺毎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裡纔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顯然來了如今徃李桂姐兒家尋王三官去白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的腿爛爛的便罷了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于是來來去去轉弯抹角逕入拘欄李桂姐家見門關的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呌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閑道是俺毎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他從那日半夜就徃家去了不在這裡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宅內逕入他客位裡坐下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諕得躲在房裡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厮永定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

家了。往那裡去了。叫不將來。干寬道。實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裡夢裡。劉纔提刑院打了俺每。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摟起腿來與示定瞧。教他進裡面去說此事。爲你打的俺每有甚要緊。一個個都倘在板櫈上。聲疼叫喊。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却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的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略等他等。秀的在庄上不在家了。我這裡使小厮叫他去。小張閒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不然這個瘸子。也要出臟。只顧臟着不是事。俺每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劉纔老爹分付。押出俺每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

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衆人吃。王三官。諕的鬼也似。逼他娘尋人情。到至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旣認的提刑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肯來。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氏便使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聲只叫文嫂。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嫂。你救我。自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

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我怎去得那文嫂只把眼看他娘他娘道也罷你替他說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他央浼他等我在傍再說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見今他衆人在前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他令放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們本等三叔往庄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每略坐坐兒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恒屬大家只要圖了事上

司差派不由自巳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當時衆人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就說句話憑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慌急的要不的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爲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也罷你倒帶累俺每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文媽你自曉道理的你出來俺每還透個路兒與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每這事情也要銷繳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每說的是你每畧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甘苦不瞞文媽說俺每從衙門裡打出來黃湯兒也還沒曾嘗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攛

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猪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廳大酒大肉吃着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步行逕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纔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說話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禀禀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見方進去替他禀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王寀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然後纔開大廳槅子門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大廳上左右忙撤暖簾見西門慶頭戴忠靖冠便衣出來迎接見王三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褻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慌的王三

官向前攙住呀尊伯尊便小姪敢來拜渴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讓了兩禮然後挪座兒斜僉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見西門慶廳上錦屏羅列四壁挂四軸金碧山水座上鋪着綠錦段厢嵌貂鼠椅座地下氍毹匝地正中間黄銅四方水磨的耀目爭輝上面牌匾下書承恩二字係米元章妙筆觀覽之餘似有邵清而寧之貌向西門慶說道小姪前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席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

害這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
一殿之臣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恥免令出官則小姪垂
死之日寔是有再生之幸也感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
帖上面有小張閑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裡
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還是要小
姪如此這般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
在家百般秽罵喧嚷索要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前來老伯
這裡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是理因說道
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裡去攪擾把禮帖與
王三官收了賢契請回我也且不留你坐如今即時就差人拿
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

踵門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衣服不好送的。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眼紗。小厮跟隨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分付。休要驚動他。我這裡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裡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由分說。都拿了。帶上鐲子。諕得眾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得好事。把俺每穩在你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那個排軍節級。罵道。你這廝還胡說。當了甚麼名人。到老爹根前哀告。討你那命正經。小張閒道。大爺教道的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并平安。都張着手兒要錢。纔去替他禀。眾人不免脫下褶。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纔說進去。

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下。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如何指称我這衙門。往他家諕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實拶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取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小張開等。只顧在下叩頭哀告。道小的並沒諕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小的每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小的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起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惡。既不肯定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裡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每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裡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

把你這光棍。我道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要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我衙門裡來。都活打死了。喝令出去。罷。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走。正是敲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個是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他那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嗔道一向只哄着我。不想有個底脚里人兒。又告我說。教我昨日差幹事的。拿了這干人到衙門裡去。都夾打了。不想這干人。又到他家裡嚷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的情。只恐衙門中要他。他從來沒曾見官。慌了。又央文嫂兒。拿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又

拿了來。詐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再不纏他去了。人家倒運。偏生出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你家父祖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見入武學。放着那功名兒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自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不去理論。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裡嫖弄。把他娘子頭面都拿出來使了。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不曾溺胞尿。看看自家。乳兒老鴉笑話猪兒足。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為。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的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正擺上飯來吃。小厮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分付。請書房裡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裡面。暖爐炕傍椅上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

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那裡。怎的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第二日我還要早起衙門中。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邇。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每閑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動了。把小張閑他每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裡。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材。誰對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敢不是我衙門裡。敢是周守備府裡。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裡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縣中提人。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諕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諕的這兩日睡倒了。還沒

曾起炕兒裡坐。伯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illegible]
院動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沒知道李桂兒既賭個
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驢倒怎的。伯爵見西門慶道着
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不告我說。今日
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所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事
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驢戰。使李桂兒家
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多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多沒
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
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
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若明使函
了。逞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說的

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脚裡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端切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材。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芝名字多抹了。只來打拿幾個光棍。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西門慶道我寔和你說罷。他指稱䛏詐他幾兩銀子。不想剛纔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還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呼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眞個他來大

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那王經向房子裡取出拜帖。上面寫着晚生王寀頓首百拜。伯爵見了。口中只是極口稱贊哥的所筭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裡。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出來見他。只答應不在家。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就疏淡了。正是

誰道天台訪玉眞　　三山不見海沉沉

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有詩爲証

侯門一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陞級　羣寮庭叅朱太尉

昨夜西風鼓角喧　曉來降凍怯寒毡
茫茫一片渾無地　浩浩四方俱是天
綺壁凄凉宜未守　霸陵豪傑且停鞭
陽春有脚恩如海　願借餘温到客邊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户處。打聽消息。林千户縉陞官。即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畧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嚴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

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
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捉察機密觀察典
牧皇畿。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户。鎮撫等官。各按冊籍祖職
世襲轉陞功陞蔭陞納級等項。各挨次格從公舉劾甄別賢
否。具題上請。當下該部詳議。黜陟陞調降革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科按行到部。看得太尉朱。題
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官殫力致忠。公于考覈。委所同并內
外屬官。各據冊籍。博協輿論。甄別賢否。皆出聞見之實。而無
偏執之私。足見本官仰報天顏之咫尺。而存體國之忠謀也。
分別等第。獎勵。淑慝。井井有條。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
臣等。再喙。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俟命下之日。一体照例

施行等因。庶考覈明而人心服。冒濫革而官箴肅矣。奉欽此

欽依擬行。

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

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緝有政聲。宜加獎勵。以冀甄

陞。可備鹵簿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爲。英偉

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

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齊民果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

懷慶提刑千戶所。正千戶林承勳。年淸優學。占籍武科。繼祖

等。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幹濟有法。秉嚴士度。可加薦

獎勵。簡任者也。副千戶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猶有可觀。今

任理刑。罹軟尤甚。可宜罷黜。革任者也。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陞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于是又展開工部工完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屆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渥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奏。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奠安。銀嶽以承天眷。朕心加悅。你每既效有勤勞。副朕事。玄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毀堤閘。你部裡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即行修理。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煒。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直贊內庭。勤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國太子太師。王煒太傅。鄭居

中高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裡。蔡攸還蔭一子。爲殿中
監國師林靈素胡知朕叩宣佑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虜謀。
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倉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
內。賜號玉眞教主。加淵澄玄妙廣德眞人。金門羽客。眞達靈
玄妙先生。朱勔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加。勔加太傅兼太
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蔭一子爲
金吾衛。正千戶。內侍李彥。孟昌齡。賈祥。何沂。藍從熙。着直延
福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爲副千戶。俱
見任管事。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
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
四十兩。彩段二表裡。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陞工部右侍

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蒙。陞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祗迎神運。千戶魏承勳。徐相。楊廷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田九臯等。各陞一級。內侍宋推等。管將王佑等。尚各賞銀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五兩。校尉昌玉等。絹二疋。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衙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着請書盒兒來。內安泥金摺。初十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盡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為妻指日在于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會到。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赶冬至令節見朝引

奏謝恩。毋得違悞。取罪不便。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回手本打發來人回去。不在話下。各人到家。收拾行裝。偹辦贄見禮物。不日約令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十一日不得來赴席。如此這般。上京見朝謝恩去也。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待容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分付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馱裝。暖轎。馬排軍擡扛。夏提刑那邊。夏壽跟隨。兩家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趲行。到了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紅塵。夜宿郵亭旅邸。正是

意急欵搖青毡幙。心忙牵碎紫絲鞭。評話捷說。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來。依着西門慶分別。他主意要往相國寺下。夏提刑不肯。堅執要請往他令親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即出迎接。至廳叙禮相見。道及寒暄契濶之情。拂去塵土。坐下。茶湯已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名闗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恊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恒多。可幸可幸。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名分使然。不得不早。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了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童僕放

桌擺飯。無非是菓酌餚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宿歇。不題。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遶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相見畢。然後西門慶敘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位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疋雲鶴金段。兩疋色段。翟管家的。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絨綵蟒。一疋玄色糚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段。另外梯巳進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分付左右。把老爺禮都交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那夏

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理。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卓兒擺飯。說道今日　聖上奉銀嶽新蓋。上清寶籙宮。奉安牌扁。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悞了你每勾當。遇老爺閒。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若是這等又好了。因問親家那裡住。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處說了。不一時。安放卓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辭起身。翟謙于是款留。令左右再篩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俺每幾時見朝。翟謙道。親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夏大人如今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衛新陞的副千戶。何太監姪兒何

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你曉的我還等冬至郊天畢回來。見朝如何。翟謙道。親家你等不的冬至　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畢。還要排慶成宴。你每原等的。不如你今日先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指教。何以克當。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去。那等屬(囑)了。大凡事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立逼着朱太尉。太尉來對老爺說。要將他情愿不管鹵簿。仍以指

揮職卿在任所。掌刑三年。情況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太爺和朱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根前維持。回倒了林真人。把親家不撑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盛情。我並不曾對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這西門慶千恩萬謝。與夏提刑作辭出門。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次日見朝。青衣冠帶。同夏提刑進內。不想只在午門前謝了恩出來。劉轉過西闕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慶老爹。賁四問道。你是那裡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

監何公公來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蟒衣頭戴三山帽腳下粉底皂靴從御街定聲叫道西門大人請了西門慶遂與夏大人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邊一所直房內都是明窗亮槅裡面籠的火暖烘烘的卓上陳設的許多卓盒一面相見作了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說道大人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內府匠作太監何沂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爺恩典將姪男何永壽歷授金吾衛左所副千戶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晉事與老大人作同僚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于是叙禮畢讓坐家人捧茶金漆硃紅盤托盞遞上

茶去吃了。茶畢。就揭卓盒蓋兒。卓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筯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杯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天氣寒冷。拿個小盞來。沒甚麼餚。褻賣大人。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道。不敢當擾。何太監于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門慶道。老太監承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兒盪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道。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識得一腿。恐有不知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去奉

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台。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在那裡。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他還等着你會同一答兒。引奏當堂。上作主進了禮。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于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比及到本衛。叅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并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叅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到任。劄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夏延齡那裡肯。定要同行。西門慶趕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

泉你我同僚在先，為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道。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還山東去了，寶眷幾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邊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日逐望長官早晚家中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感謝。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徐內相房子，後邊又蓋了一層，收拾使了二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西門慶道，堂尊說與我，有人問我好回答。麼不悞了。夏延齡道，只是有累長官費心。二人歸到崔宅，王經向前稟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還與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

差人送了兩疋金段來。宛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段帕二端。奉引贄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西門慶看了。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回拜去。到于廳上。何千戶忙整衣迎接出來。穿着五彩粧花玄色雲絨獅補員領。烏紗皂履。腰繫玳瑁蒙金帶。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眉目清秀。唇若塗朱。趨下堦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西門慶陞堦。左右忙去掀簾。呼喚一聲奔走後先應諾。二人到廳上敘禮。西門慶令玳安揭開段盒。捧上贄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儀。所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賜饌。感德不盡。何千戶忙頂頭還禮。說小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例。早晚得領教益。為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

遇。又承垂愛。蓬蓽光生。左右收下去。一面扯公座椅兒都是塵皮坐褥。分賓主坐下。左右捧上茶來。何千戶躬身捧茶。遞與西門慶。西門慶亦離席交換。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何千戶道。學生賤號天泉。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裡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堂。纔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見長官尊帖下顧。失迎。不勝惶恐。何千戶道。不知長官到。學生拜遲。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龍溪今已陞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參見。問畢。何千戶道。今日與長官計議了。咱每幾時與本主老爹見禮。領劄付。西門慶道。係着舍親。說。咱每先在衛主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

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千戸道旣是長官如此說咱每明日早偹禮進了罷于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戸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叚一疋青絨蟒衣一柄金廂玉絛環各金華酒四罈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到何千戸家何千戸又是預偹飯食頭腦小席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手下人飽飡一頓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眞四同何家人又早押着禮物伺候已久那時正值朱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遣往南壇視牲未回各家餽送賀禮伺候絫見官吏人等黑壓壓在門首等的鐵桶相似何千戸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家坐的差人打聽老爺道午晌就來

通報一等等到午後時分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分付閒雜人打開不一時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天漢橋了頭一厨役跟隨茶盒攢盒到了半日纔遠遠牌兒馬到了衆官都頭帶勇字鎖鐵盔身穿摟漆紫花甲青紵絲團花窄袖衲襖紅銷裹肚綠麂皮挑線海獸戰裙腳下四縫着腿黑靴弓弩雀畫箭插雕翎金袋肩上橫担銷金令字藍旗端的人如猛虎馬賽飛龍須臾一對藍旗過來夾著一對青衣節級上一個個長長大大搊搊搜搜頭帶黑青巾身穿皂直裰腳上乾黃皮底靴腰間懸繫虎頭牌騎在馬上端的威風凜凜相貌堂堂須臾三隊牌兒馬過畢只聞一片喝聲傳來那傳道者都是金吾衛士直場排軍身長七尺腰濶三停人人青巾桶帽

個個腿纏黑靴。左手執着藤棍。右手潑步撩衣。長聲道子一聲喝道而來。下路端的諕魄消魂。陡然市衢澄靜。頭道過畢。又是二道捧手。捧手過後。兩邊雁翎排列。二十名青衣緝捕。皆身腰長大。都是寬腰大肚之輩。金眼黃鬚之徒。個個貪殘類虎。人人那有慈悲。十對青衣後面。轎是八擡八簇。肩輿明轎。轎上坐着朱太尉。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横四指荆山白玉玲瓏帶。脚靸皂靴。腰懸太保牙牌。黃金魚鑰。頭帶貂蟬。脚登虎皮。路擡那轎的。離地約有三尺高。前面一邊。一個相抱角帶。身穿青紵絲。家人跟着轎。後又是一班兒六面牌兒馬。六面令字旗。緊緊圍護。以聽號令。後約有數十人。都騎着寶鞍駿馬。玉勒金轡。都是官家親隨掌案書辦書吏人等。都出于袴養時話。驕自

已好色貪財。那曉王章國法。登時一隊隊都到宅門首。一字兒擺下。喝的人靜迴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根前。左右喝聲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聽東邊鼕鼕鼓來響動。原來本尉八員太尉。堂官見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爲千戶。都各備大禮在此。治具酒筵來此慶賀。故此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忽然一聲道子响。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學士蔡大爺來拜。連忙禀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尚書張邦昌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又是吏部尚書

第四個獻

王祖道與左侍郎韓侶。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惟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呵殿宣儀。行仗羅列。頭一位是提督官兩廂捉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竇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使陳宗善。都穿大紅。頭帶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各家都有金幣尺頭禮物。少頃裡面樂聲響動。衆太尉揷金花。拿玉帶。與朱太尉把盞遞酒。堦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

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赫公堂。晝長鈴索靜。潭潭相府。漏定戟枝齊。林花散彩賽長春。簾影垂虹光不夜。芬芬馥馥。獺髓新調百和香。隱隱層層。龍紋大篆千金鼎。貪攀半牀翡翠枕。歌八寶珊瑚。時聞浪珮玉叮咚。特看傳燈金錯落。虎符玉節。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硯礧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歲追遊。盡是侯門戚里。雪兒歌發。驚聞麗曲三千。雲母屏開。忽見金釵十二。鋪荷芰遊魚沼內。不驚人高挂籠嬌鳥簾前。能對語。那裡解調和爕理。一味趋諂逢迎。端的笑談起干戈。吹噓驚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淮北盡災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

皆屢竭。當朝無不心寒。列土爲之屏息。正是聲下權豪第一。
人間富貴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俳優朝上。箏纂琵琶。方响箜
篌。紅牙象板。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端的餘音遶梁。聲清韻美。
唱道。
享富貴。受皇恩。起寒賤。居高位。秉權衡威振京畿。惟君恃寵。
把君王媚全不想存仁義。
滾綉毬　起官夫造水池。與兒孫買田基。苦求謀多只爲一身
之計。縱奸貪那裡管越瘦吳肥。趨附的身即榮。觸忤的命必
危。妬賢才喜親小輩。只想着復私仇公道全虧。你將九重天
子深瞞昧。致四海生民總亂離。更不道天網恢恢

倘秀才　巧言詞取君王一時笑喜。那裡肯效忠良。使萬國雍熙。你只待顛倒豪傑把世迷。隔靴空搔癢。久症却行醫。滅絕了天理。

滾繡毬　你有秦趙高指鹿心。屠岸賈縱犬機。待學漢王莽。不臣之意。欺君的董卓燃臍。但行動絃管隨。出門時兵仗圍。入朝中百官懼畏。仗一人假虎張威。望塵有客趨奸黨。借劍無人斬腰賊。一任的忒心狂為

尾聲　金甌底下無名姓。青史編中有是非。你那知燮理陰陽調鼎氣。那知盜賣江山結外夷。枉辱了玉帶金魚挂蟒衣。受祿無功愧寢食。權方在手人皆懼。禍到臨頭悔後遲。南山竹罄難書罪。東海波乾臭未遺。萬古流傳。教人唾罵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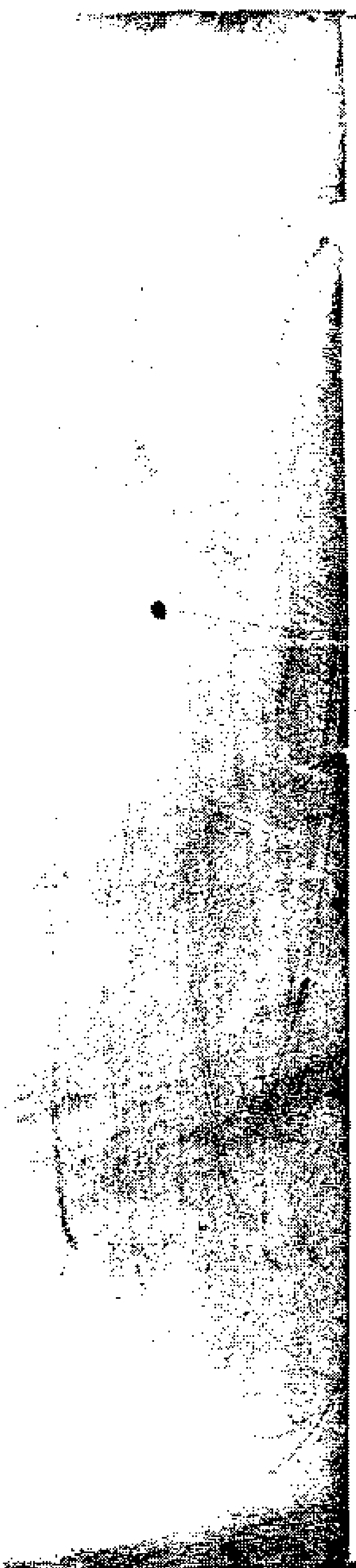
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禀事。各處官員進見。朱太尉令左右擡公案。就在當廳一張虎皮校椅上坐下。分付出來。先令各勳戚中貴仕宦家人吏書人等。送禮的進去。須臾打發出來。纔是本衛紀事。南北衙兩廂五所七司。提察譏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有首領。具手本呈遞。然後纔傳出來。叫兩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進見。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擡進禮物去。管家又早將何太監拜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堦下。等上邊叫名字。這西門慶擡頭。見正面五間皆廠廳。歇山轉角滴水重簷。珠簾高捲。上週圍都是綠欄杆。上面朱紅牌匾。懸着徽宗

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小四個金字。乃是官家耳目牙爪。所家緝訪密之所。常人到此者處斬。兩邊六間廂房堦墀寬廣。院宇深沉。朱太尉身着大紅。在上面坐着。須臾叫到根前。二人應諾。歷堦到滴水簷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户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令左右收了。分付在地方謹慎做官。我這裡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赴任。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由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賁四等擡扛出來。正要走。忽聽一人飛馬報來。拿宛紅拜帖。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户閃在人家門裡觀看。須臾軍牢喝道。人馬圍隨。塡街塞巷。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燁。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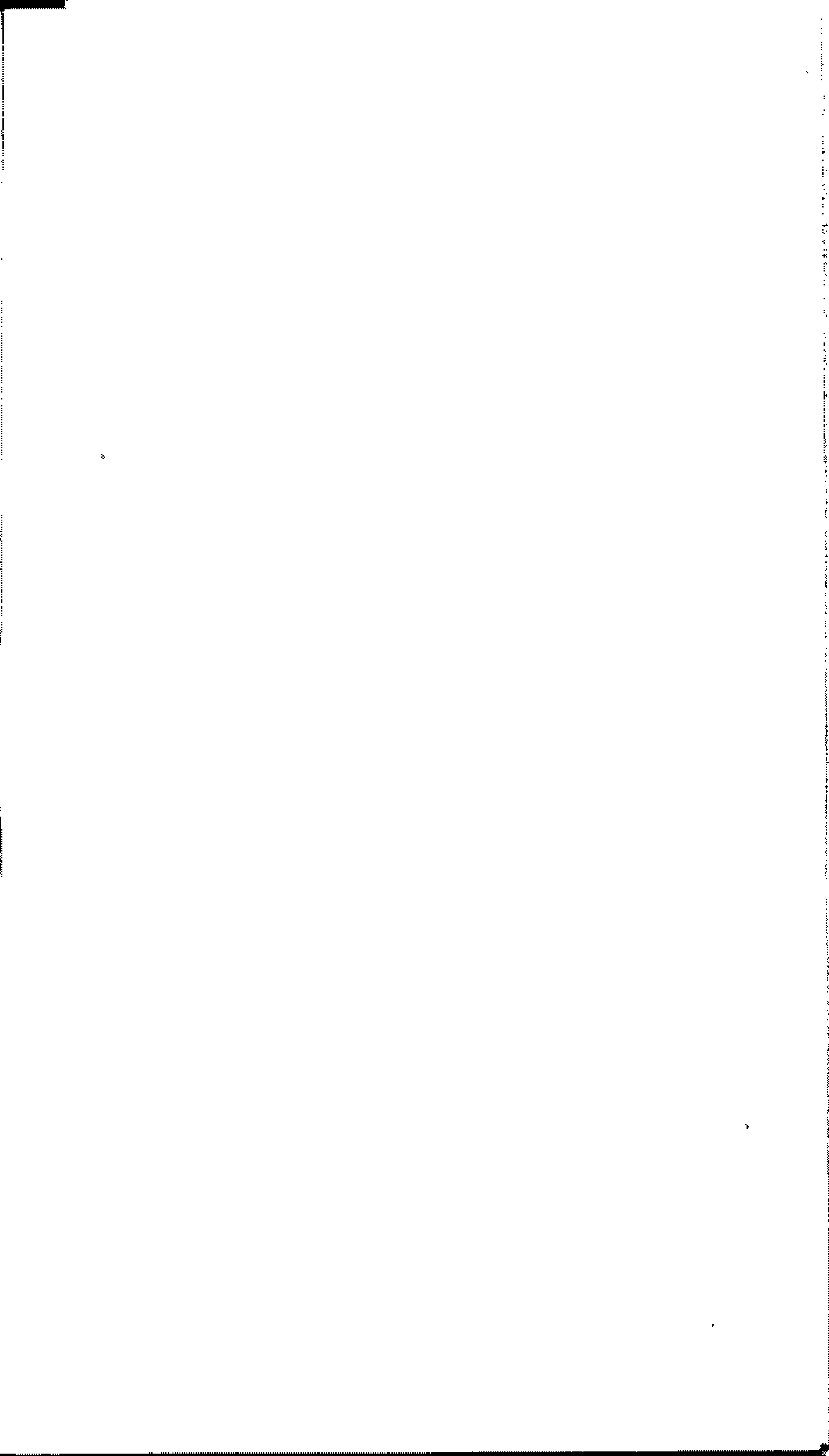
高俅。俱大紅玉帶。坐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都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良久等了。賁四盒担出來。到于僻處。呼跟隨人拉過馬來。二人方纔騎上馬回寓。正是不因奸佞居台鼎。那得中原血染衣。看官聽說。妾婦索家。小人亂國。自然之道。識者以為將來。數賊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欽北狩。高宗南遷。而天下為虜。有可深痛哉。史官意不盡。有詩為証。

權姦誤國禍機深　開國承家戒小人
六賊深誅何足道　奈何二聖遠蒙塵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八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整時罷鼓膝間琴　閒把遺篇閱古今
常嘆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臣
治平端自親賢恪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先差人去回何太監話去了。一面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飯。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手下把馬嚼拉住。說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于是藍馬相行到宅前下馬。賁四同擡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

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屏開孔雀褥隱芙
蓉獸炭焚燒金爐香靄正中獨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
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菓花揷金瓶卓椅鮮明幃屏齊整西
門慶問道長官今日筵何客何千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與
長官叙一中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盛設待學生就不是
同僚之情何千戶笑道倒是家公公主意治此粗酌屈尊請教
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便出
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
縧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
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
自然該受禮讓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面他主

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的。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姪。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禮。罷罷。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主席就是了。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于是各叙禮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好炭來。今日天氣寒冷些。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暖閣水磨細炭。向中間四方黃銅火盆內只一倒。厅前放下油紙暖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老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裡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氅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公公職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昨日萬歲賜

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見罷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捏了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氅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盖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厮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厮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分付擡出銅鑼銅鼓放在廳前一面吹打動起樂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然後左右伺候酒筵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筯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芦葦不知深浅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裡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

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杯兒領到席上廳節

回奉一杯安在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

畢三個小厮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

宮端正好

水晶宮鮫綃帳光射水晶宮冷透鮫綃帳夜深沉睡不穩龍

牀離金門私出天街上正風雪空中降

滚繡毬　似紛紛蝶翅飛如漫漫柳絮狂舞氷花旋風兒飄蕩

踐玷脚步兒匆忙將白襴兩袖遮把烏紗小帽蕩猛回頭鳳

樓凝望全不見碧琉璃瓦甃鴛鴦一霎時九重殿如銀砌半

合兒萬里乾坤似玉粧恰便是粉甸滿封疆

倘秀才　我只見鐵桶般重門閉我將這銅獸面雙環扣响敲

門的我是萬歲山前趙大郎堂中無客伴燈下看文章特來

聽講

呆骨朶　衝寒風冒凍雪來相望有些個機密事緊要商量杆怎麼了事公人免禮咱招賢宰相這的鼎鼐三公府那裏也剃頭髮唐三藏這坐席間聽講書你休來耳邊廂厮點湯

倘秀才　朕不學漢高皇身居未央朕不學唐天子停驂在晉陽常則是翠被生寒金鳳凰有心傳說無夢到高唐這的是爲君的勾當

滚綉毬　雖然與四海爲一人必索要正三綱謹五常朕的年廣學鎗棒恨則恨未曾到孔子門墻尚書是幾篇毛詩共幾章講禮記始知謙讓論春秋可鑑興亡朕待學禹湯文武宗

堯舜卿。可及房杜蕭曹立漢唐。則要你燮理陰陽

倘秀才　卿道是用論語。治朝廷有方。却原來這半部運山河在掌。聖道如天不可量。談經臨絳帳。索強如開宴出紅粧。聽說罷。神清氣爽

滚綉毬　銀臺上華燭明。金爐內寶篆香。不當煩教老兒自斟佳釀。又何須嫂嫂親捧着霞觴。卿道是糟糠妻不下堂。朕須想貧賤交不可忘。常言道表壯不如里壯。妻若賢。夫免災殃。朕將卿如太甲逢伊尹。卿得嫂壯阿。恰便是梁鴻配孟光。則願你福壽綿長

倘秀才　但歎息阿。論前王後王。恰合眼。慮興邦喪邦。因此上曉夜無眠想萬方。雖不是歡娛嫌夜短。遭難道寂寞恨更長。

憂愁事幾庄

滚綉毬　憂則憂當站的身無挂體。憂則憂家無隔宿粮。憂則憂甘貧的書眼深巷。憂則憂讀書的夜寐寒窗。憂則憂嚎寒妻怨夫啼。憂則憂駕車的。恁時分萬里行商。憂則憂行船的一江風浪。憂則憂饑子呼娘。憂則憂是布衣賢士無活計。憂則憂。鐵甲忙披守戰場。題將來。感嘆悲傷

倘秀才　憂的是百姓苦。向御欄心勞意攘。害的是不小可。教寡人眠思夢想。太原府劉素拒北方。我只待暫離丹鳳闕親擁碧油幢先取那河東的上黨

滚綉毬　卿道是錢王共李王。劉鋹與孟昶。他每多無仁政。着萬民失翼。行霸道百姓遭殃。差何人鎮守西。命何人定兩廣。

取吳越必須名將下江南直用忠良要定奪展江山白玉擎天柱索用慿極宇宙黃金駕海梁仔細端詳

脫布衫　取金陵飛渡長江到錢塘平定他鄉西川休辭棧悪南蠻地莫愁烟瘴

醉太平　陣衝開虎狠身胄着風霜用六韜三略定邊疆把元戎印掌則要你人披鐵甲添雄壯馬搖玉勒難遮當鞭敲金鐙響叮噹早班師汴梁

一煞　有那等順天心達天理去邪歸正有睞放有那等霸王業抗王師揚威盡殺亡休擄掠民財休傷殘民命休淫污民妻休燒毀民房恤軍馬施仁立法實錢粮定賞罰保城他討逆招安沿路上安民挂榜從賑濟任開倉

星聲　朕專待正衣冠尊相貌就凌烟圖畫你那功臣像卿幕賓立金石銘鍾鼎向青史標題姓字香能用兵善為將有心機有膽量仰瞻天文筭星象俯察山川変形狀決戰方將九地量畫戟須將旗幟張夜戰須將火鼓揚步戰屯雲護軍帳水戰隨風使帆槳奇正相生兵最強仁勇之行勇怎當耳聽將軍定這廂坐擬元戎取那廂飛奏邊庭進表章齊賀昇平回帝鄉比及你列土分茅拜卿相先將你各部下的軍卒重重的賞

唱了一套下去酒過數巡食割兩道看看天晚秉上燈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厨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要起身回說學生不當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裡肯放說道我今日

正是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
受饑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太美饌如何反言受饑學生
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與天泉參謁參謁兵科好領劄付挂號
何太監道既是如此大人何必又回下處就在我這裡歇了罷
明日好與我家做官的幹事敢問如今下處在那裡西門慶道
學生就暫借敝同僚夏龍溪令親崔中書宅中權寓行李都在
那邊何太監道這等也不難大人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
家住兩日何如我這後園兒裡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淨就早
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兒强如在人家這個就
是一家西門慶道在這裡也罷了只是使夏公見怪的學生疎
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辰不做官晚夕不唱喏

衙門是恁偶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怎生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今日我定然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與左右下邊房裡快放卓兒。管待你西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差幾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來了。分付打發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堦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了。何太監道。沒的扯淡哩。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裡鹵簿庫的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難怪于你。不由分說。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繩扛。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若是到任所。還望

大人那裡替他看所宅舍兒。然後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夫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起身。也不多。連幾房家人、也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天泉去了。老公公這宅子誰人看守。何太監道。我兩個名下官兒。第二個姪兒何永福。見在庄子上。叫他來住了罷。西門慶道。老公公分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出外銀子的房兒纔勾住。西門慶道。敝同僚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倒要打發。老公公何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甚好。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群房也有許多。街道又寬濶、只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來。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半房。收拾

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乃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里就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西門慶問賁四黃經來了不曾。玳安道。黃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又叫賁四在那裡看守着。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分付拿我帖兒上覆夏老爹借過那裡房子的原契來與何公公要瞧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前來拿文書囬西慶說。夏老爹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盖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

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裡面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我家做官的既治產業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自古使的憨錢治的庄田千年房舍換百主一番拆洗一番新把這何太監聽了喜歡的要不的便道你是那裡的此人倒會說話兒常言成大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叫甚麼名字西門慶道此是舍下夥計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個中人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契來今日是個上官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他罷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而已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

午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到宮裡擺了膳。就出來設朝陞大殿。又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你每事了。說畢。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後邊。連忙打點出二十四定大元寶來。用食盒擡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擡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與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與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三人磕了頭謝了。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全於大人餘光。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

這裡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騰
何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取京
收拾了這裡長官家小起是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
了先打發家小去纔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
有二更天氣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
監方作辭歸後邊暖房內請歇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
西門慶投壺吃了一回方纔起身歸至後園正北三間書院四
面都是粉墻臺榭湖山盆景花木房內絳燭高燒叠席牀帳錦
幔倭金屏護琴書几席清幽翠簾低挂鋪陳整齊爐上茶煮寶
鼎篆內香焚麝餅何千戶又陪西門慶敘話良久小童看茶吃
了方道安置起身歸後邊去了西門慶向了回火方纔摘去冠

帽解衣就寢黄經玳安打發脫了靴襪合了燈燭自往下邊暖炕被褥歇去了這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都是綾錦被褥貂鼠綉帳火箱泥金暖閣牀在被窩裡見滿窗月色番來覆去睡不着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況離家已久欲待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忽然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即披衣下牀趿着鞋襪悄悄啟戸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粧麗雅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黄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歩立于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裡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取也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于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釜巷中間

便是言訖西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牀雲雨不勝美快之極已而整衣扶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付西門慶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厮不時伺害于你千萬勿忘言是必記于心者言訖撒手而別挽西門慶相送到家走出大街見月色如晝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旋踵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言畢頓袖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窓花枝倒影矣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唾猶甜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有詩爲証

玉宇微茫霜滿襟　疎窓淡月夢魂驚

凄凉睡到無聊處　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番來覆去盼鷄叫。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清晨。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拿洗面湯手巾。王經玳安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桌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公公怎的不見。何千戶道。家公公從五更鼓進內去了。須臾拿上粥。圍着火盆。四碟齊整小菜。四大碗熬爛下飯。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員子。餛飩鷄蛋頭腦湯。金匙銀廂雕漆茶鍾。一面吃着。分付出來伺候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長老又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下來。與手下人吃了。玳安氊包內拿着金段。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府巷所過。中

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悄悄使玳安問隔壁
賣豆腐老姬。此家姓甚名誰。老姬答道。乃袁指揮家也。西門慶
于是不勝嗟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纔出馬拜人去。見西門慶
到。令左右把馬牽過。邀西門慶至廳上。拜揖敘禮。西門慶令玳
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段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
拜賀長官。到承長官先事。昨者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
慶道。何太監央學生看房一節。我因堂尊分付。就說此房來何
公到。好就估着。要學生無不作成。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還
了原價。是內臣性兒。立馬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呵
呵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
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還且待後。

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且權在衙門裡住幾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裡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便道要留長官坐坐。爭柰在于客中。彼此情諒。送出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伺候午飯等候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已在出月。搬取家小。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廳上着棋。忽左右來報。府裡翟爹那裡差人送下程來了。抓尋到崔老爹那裡。崔老爹使他來這裡來了。于是拿帖來死紅帖兒上寫着謹具金段一端。雲紵一端。鮮猪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二鐔。點心二盒。眷生翟謙頓首拜。西門慶見來人說道

又蒙翟大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擡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褻管家。那人連忙接了。說道小的不敢領。西門慶道。將就買杯酒吃便了。那人方纔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揷口。悄悄說小的姐姐說。教我府裡去看看愛姐。有物事稍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脚手。西門慶道。单单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內有稍帶的玫現花餅。取兩礶兒。用小描金盒兒盛着。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教他同跟了。往府裡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那一口猪。一罈酒。兩盒點心。擡到後邊孝順老公公。老公公在此多有打擾。慌的何千戶就來拜謝說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

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管待了酒飯因見王經身上穿的单薄與了一件天青紵絲貂鼠氅衣兒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綽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了兩個拜帖兒忙的兩個整衣冠迎接到廳叙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提刑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又賞了賫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叙寒温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内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辭了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

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夜飲，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其夜裡夢遺之事，晚夕令王經拿鋪盖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床，脫的精赤條，摟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正是不能得與鶯鶯會，且把紅娘去解饞。一晚題過。到次日起五更，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候時，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禁中環珮響珊珊。
花迎劍戟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
瑞靄光中瞻萬歲，祥烟影裡擁千官。
欲知今日天顏喜，遙覩蓬萊紫氣蟠。

少頃，只聽九重門啟，鳴噦噦之鸞聲；閶闔天開，覩巍巍之袞裳。

重熙累洽之日。致履端嘉慶之時。當時天子祀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于宮省等候設朝。須臾鍾响罷天子駕出宮陞崇政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怎見的當日朝儀整肅。但見

皇風清穆。温温靄靄氣氤氲。麗日當空。郁郁蒸蒸雲靉靆。微微隱隱。龍樓鳳閣。散滿天香。靄靄霏霏拂拂。珠宮寶殿映萬縷朝霞。大慶殿。崇慶殿。文德殿。集賢殿。燦燦爛爛金碧交煇。乾明宮。神寧宮。昭陽宮。合璧宮。清寧宮。光光彩彩。丹青炳煥。蒼蒼涼涼。日影着玉砌雕欄。裊裊嬰嬰霧鎖着金椽畫棟。紫扉黄閣。寶鼎內縹縹緲緲。沉檀香爇。丹墀玉砌。臺明明朗朗畫燭高焚。龍龍鼕鼕。報天鼓擂叠三通。鑑鑑鍧鍧。長樂鐘撞

一百八下。枝枝楂楂。叉刀手互相磕撞。挨挨曳曳。龍虎旂來往。盤旋錦衣花帽擎着的。是圓盖傘方盖傘。上上下下。開展的龍蟠。鸞着的是金輅輦玉輅輦。左左右右相陳。又見那。立金爪。臥金爪。三三兩兩雙龍扇。平龍扇。叠叠重重群群隊隊。金鞍馬。玉轡馬。性貌馴習。雙雙對對。寶匣象駕轅象猛力猙獰。鎮殿將軍。一個個長長大大。賽天神。甲披金葉。侍朝勲衛。一人人齊齊整整。如地煞。刀繫綉春。嚴嚴肅肅。殿門內。擺列着。糾儀御史。人人豸冠。森聳秉簡。當胸。端端正正。妻撩邊。立站定眾官員。個個錦衣炳煥。宣聽旨。金殿參參差差。齊開寶扇。畫棟前。輕輕款款。高捲珠簾。文樓上。嘐嘐噦噦報時鷄人。三唱玉階前。剌剌刮刮。肅靜鞭。响三聲。齊齊整整。列簪纓。有五

等之爵巍巍蕩蕩坐龍牀倚綉褥壇萬乘之尊遠遠望見頭戴十二旒平頂冠穿赭黃衮龍袍腰繫藍田玉帶脚靸烏油易履手執金廂白玉圭背靠九雷龍鳳扆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闥　天風吹下御爐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　一朶紅雲捧玉皇

這帝皇果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若説這個官家才俊過人口工詩韻目類群羊善冩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道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盃彷彿如金陵陳後主從十八歲登基即位二十五年倒改了五遭年號先改建中靖國後改崇建改大觀改正和

當下駕坐寶位靜鞭响罷文武百官九卿四相秉簡當胸向丹

墀五拜三叩頭禮進上表章已有殿頭官自穿紫窄衫腰繫金廂帶步着金堦口傳聖勅道朕今即位二十禩于玆矣專嶽告成上天降瑞今値履端之慶與卿等共之言未畢班首中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蹬地响袍袖列風生官不知多大玉帶顯功名覷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僕頭象簡俯伏金堦叩首口稱萬歲萬歲萬萬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禎祥疊見日重輪星重輝海重潤聖上握乾符永享萬年之正統天保定地保寧人保安皇圖膺寶曆益增永壽之無疆三邊永息于兵戈萬國來朝于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秀寶籙膺頒于昊闕絳霄深聳于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

際明良荥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艮久聖旨下來賢卿獻頌盖見忠誠朕心加悅詔改明年爲宣和元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寳肆赦罩賞有差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緋袍象簡玉帶金魚跪在金堦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引天下提刑官員事後面跪的兩淮兩浙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関東関西福建廣南四川等處刑獄千戶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陞補繳換劄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龍袍一展群臣皆散駕即回宫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出那十二象不待

擎而先走鎮將長隨紛紛而散只聽甲响又刀力士團子紅氊
盡盡而出惟見戈明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
波翻馬嘶噉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
候鐵桶相似良久只見知印騎來拿了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
衙門了轎兒已在西華門裡安放如今要往蔡爺李爺宅內拜
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了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
一夕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同衆科中掛了號打點殘裝收
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
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專差了禮數從十一月十一日
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
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

鵲疎林淡日影斜暉暮雪凍雲迷晚渡一山未盡一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関八角鎮驟然撞遇天起一陣大風但見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卒律律寒颷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既不能卸柳瞔藏着水妖山怪初時節無踪無影次後來捲霧收雲驚得那綠楊堤鷗鳥雙飛紅蓼岸鴛鴦並起則見那入紗窓撲銀燈穿畫閣透羅裳亂舞飄吹花擺柳昏慘慘走石揚砂白茫茫刮得那大樹連聲吼刷吼刷驚得那孤雁落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即時來塵土遮天好相似百萬貔貅捲土至赶趨得材落漁翁罷鈎捲鈎綸疾走回家山中樵子魂驚掖奔栖忙唬得那山中

虎豹縮着頭。隱着足。潛藏深壑。刮得那海底蛟拳着爪。蟠着尾難顯猙獰。刮多時只見那房上瓦飛似燕吹良久。山中走石如飛。瓦飛似燕。打得客旅迷踪失道。石走怒千諕得那。商船緊纜收帆。大樹連根拔起。小樹有條無稍。這風大不大。真個是吹拆地獄門前。刮起酆都頂上塵。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的崑崙頂。只刮的大地乾坤上下搖。

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毡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對西門慶說。投奔前村安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抓尋了半日。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刹。數株疏柳。半堵横墻。但見

石砌碑橫夢草遮　迴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無燈火　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戶入寺中投宿。見題着黃龍寺。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裡坐禪。又無燈火。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炊火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茶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雞臘肉菓餅棋子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爨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氣始晴。與了老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　關山迢遞赴京朝
夜投古寺無烟火　解使行人心內焦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為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釋寃

寒暑相推春復秋　他鄉故國兩悠悠
清清行李風霜苦　蹇蹇王臣涕淚流
風波浪裡任浮沉　逢花遇酒且寬愁
蝸名蠅利何時盡　幾向青童笑白頭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前者西門慶上東京。在金蓮房飲酒。被妳子如意兒看見。西門慶來家反受其殃。架了月娘一篇是非。合了那氣。以此這遭西門慶不在。月娘通不招應。就是他哥嫂來看也不留。即就打發分付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姊妹每都不出了。各自

在房做針指若經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梅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多嚴緊了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經濟勾搭只賴奶子如意兒備了舌在月娘處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做又教他同韓嫂兒漿洗就在李瓶兒那邊曬晾不想金蓮這邊春梅也洗衣裳搥裙子問他借棒搥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搥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把个棒搥使秋菊使着罷了又來要趁韓嫂在這裡替爹搥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決烈的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便道耶嚛耶嚛這怎的這等生分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娘不肯還要教我洗裹脚我

漿了這黃絹裙子。問人家借棒槌使使兒還不肯與將來。春娘
洗了、拿什麼槌、教秋菊你往後邊問他毎借來使使罷。這潘金
蓮正在房中炕上褁腳忽然聽見便問怎麼的。這春梅便把借
棒槌。如意兒不與來一節說了。只這婦人因懷着舊時仇恨。尋
了不着這個由頭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他。是丫頭。你自
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還是年壯。一冲性
了。不由的激犯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世人也
怎的。要棒槌兒使使不與。他如今這屋裡。又鑽出個當家人來
了。如意兒道。耶嚛耶嚛。這里放着棒槌。拿去使不是。誰在這里
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分付。趂韓嫣在這里替爹漿出這汗衫
子和綿紬褲子來。等着。又拙出來要槌。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

你爹這衣服提兩下兒作拿上使去就架上許多誰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這裏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就跟了來便罵道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如今這屋裡就是你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兒替他漿洗衣服你死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娘怎的這說話大娘不分付俺每好意掉攬替爹整理也怎的金蓮道賊歪剌骨雌漢的淫婦還潑說什麼嘴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討披祆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偷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如意道正景有孩子還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

頭髮扯住。只用手摳他腹。這金蓮就被韓嫂兒向前勸開了。罵道沒廉耻的淫婦。嚼漢的淫婦。俺每這里還閑的聲喚。你來雖漢子。合你在這屋里是什麼人兒。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每後來也不知什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裡狐假虎威起精兒來。老娘成年拿雁。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後慢慢的走將來說道。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卻在這里亂些什麼。一把手拉進到他房中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為什麼起來。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呷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說道

我在屋裡正描鞋你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倘倘兒去揾在牀上還未睡着也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搥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裹腳搥搥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敎秋菊問他要棒搥使使他不與把棒搥匹手奪下了說道前日拿了個去不見了又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搥衣服後有敎我心裡就惱起來使了春梅你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伏人俺每手裡敎你降伏你是這屋裡什麽兒押折轎竿兒娶你來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裡礀裡剝刺的敎我一頓捲罵不是韓嫂兒死氣白賴在中間拉着我我把賊沒廉耻雌漢的淫婦口裡肉也掏出他的來要俺每在這屋裡點韭買葱敎這淫婦在俺每手裡弄鬼兒也沒鬼大姐姐那些

兒不是他想着把死的来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摺兒教我和他爲寃結仇落後一條腸帶還褁有我身上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没張倒置的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每眼裡是放的下砂子底人有那没廉耻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里去了還在那屋裡纏但往那里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口裡一似嚼蛆的不知說的什麼到晚夕要吃茶淫婦就起來連忙替他遞茶又忙忽兒替他盖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了久慣的淫婦他說丫頭遞茶許你去撑頭獲腦去雌漢子是什麼問他要披襖兒没廉耻他便連忙鋪子拿了紬段來替他裁披襖兒你還没見哩斷七那日學他爹爹就進屋裡燒帋去見丫頭

老婆正在炕上坐看撾子兒他進來收不及反說道姐兒你每要要供養的匾盒和酒他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縱容着他謝的什麼這淫婦請說爹來不來俺每不等你了不想我兩步三步就扠進去說的他眼張失道于是就不言語了行貨子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淫婦這等你餓眼見瓜皮不管了好歹的你收攬答下原來是一個眼裡火爛桃行貨子想有些什麼好正條兒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是瞞着人搗鬼張眼兒溜睛的你看一向在人眼前花哨星那樣花哨就別摸兒改樣的你看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兒裝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那玉樓聽了只是笑金蓮道南京沈萬三

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麽不餚的。雪裡消死屍。自然消他出來。玉樓道。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謊兒成不的。他不整擴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兒寡瘦的。乞乞貓貓那等腔兒。看你賊淫婦。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腦上臉的。一時捅出個孩子。當誰的。玉樓笑道。你這六丫頭。倒且是有權屬。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illegible]三光有影遺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有詩爲証。

一掬陽和動物華　深紅淺綠總萌芽
野梅亦是供清玩　何必辛夷樹上花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户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掃公廨乾淨轎下他便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接着拂去塵土舀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内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願心月娘便問你爲什麼許願心西門慶道且休說我性命來家往回路上之事告說一遍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黄河行到沂水縣八角鎮上遭遇大風那風那等兇惡沙石迷目通不放前進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多慌了况一個裝馱緊又多誠恐鑽出個賊怎了前行投到古寺中和尚又窮夜晚連灯火沒個兒各人隨身帶着些乾粮麵食借了灯火來熬了些豆粥人各吃一頓砍了些柴薪艸根喂了馬我便與何千

户在一個禪炕上抵足一宿。次日風住了，方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還更苦十分。前日雖是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銃許多惧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頭行路上許了些願心，到臘月初一日，宰猪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裡怎不來家，卻往衙門裡做甚麽？西門慶道：夏龍溪巳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陞將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户，名永壽，貼刑，不上二十歲，𥕁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門裡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什麽？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做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如今且教他在衙門裡住着，待夏大官人搬取了家小，他的家眷纔搬來。昨日夏大人甚是不顧

意在京不知什麼人走了風投到俺每去京中他又早使了錢
知多少銀子尋了當朝林眞人分上對堂上朱大尉說情愿以
指揮職銜要提刑三年朱大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
不的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撑在空地裡去了
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他什麼人對他說
來月娘道不信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子火燎腿樣有不的些
事兒訴不實的告這個說一湯那個說一湯恰似逞強賣富的
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隄備頭見你幹人家曉的不耐煩了
人家悄悄幹的事兒停停脫脫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
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裡容日你買分禮兒
走走去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喜歡說你

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裡外心兒休說世人。正說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着去不去。西門慶道。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道。他說不吃罷。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多來參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家。還有李瓶兒在。今日卻沒他了。一面走到他前邊房內與他靈床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淚。如意兒迎春綉春多來向前磕頭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了。一面分付討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周守備了去。又教來興兒宰了半口猪半腔羊。四十斤白面。一包白米。一罈酒。兩腿火燻兩隻鵝十隻雞。柴炭兒又并許多油鹽醬醋之類。與何千户送

下程。又叫了一名廚役在。那里答應。正在廳上打點。差玳安送去。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道有請。溫秀才穿着綠段道袍。伯爵是紫絨襖子。從前進來。叅見西門慶連連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又看家裡。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叫。俺房下就先說。只怕大官人來家了。你還不走的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今還得上半月期。怎的來得快。我三日一遍。在那里問。還沒見來的信息。房下說。來不來。你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裡。不想說哥來家了。走到對過會溫老先兒。不想溫老師也纔穿衣裳。說我就同老翁一答兒過去罷。因問了今東京路上的人。又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檯上。出來擺放。

便問道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如此同來家小還未到且在衙門中權住迸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來家坐了吃接風酒再没人請二位與大哥奉陪伯爵道又一件男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生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坐不知把我當甚麽人兒看我惹他不笑話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段子忠靖巾借與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道我的大兒子新不好說罷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經話我頭八寸三又戴不的你的溫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二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何如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到明日說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溫秀才笑道好說老先生見好說連我拙下水去了家拿上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

來了。西門慶道。他已做了堂尊了。直掌鹵簿大鳴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又來做什麼。須臾看寫了帖子兒。擡下程出門。教琴安送去了。西門慶拉温秀才伯爵廂房内煖炕上。籠了火。那里坐。又使琴童先往院里叫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來安兒拿上案來擺下。西門慶分付再取雙鍾筯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經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人圍爐共坐。把酒來斟。因說回東京一路上的話。伯爵道。哥你的心。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多消散了。温秀才道。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你道老先生為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事。經濟道。家中爹去後。倒也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

正差人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裡。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了大盤子黃芽韭豬肉盒兒上來。西門慶陪着纔吃了一個兒。忽有平安走來報衙門裡房令史和衆節級來禀事。西門慶即到廳上站立。令他進見。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尋常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銀子。三十兩買辦就是了。二人應喏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分付上任的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二人道何老爹纔定准在二十八日上任。西門慶道既如此。你每伺候就是了。二人到衙門領了銀子出來。定卓席買辦去了。落後喬大户又來拜望。

道喜。西門慶留坐不坐。吃茶起身去了。當下西門慶陪二人至掌燈時。方散。西門慶徃月娘房裡歇了一宿。題過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户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兒來看請。西門慶這裡買了二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一壜南酒。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他那裡管待了玳安三錢銀子。這不在話下。正廳上設下酒。錦屏耀目。卓椅鮮明。地鋪錦毯。壁挂名人山水。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多來的早。西門慶陪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户。不一時小優兒上來磕頭。應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這伯爵便道。你惱他。每不言語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平安慌忙拿帖兒禀說。師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

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
廳上敘禮道及轉陞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于是分賓
主坐着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
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
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
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卓席問道
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
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衙列位與二
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西
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坐的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户到
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敘禮畢各敘寒溫茶湯換罷各寬

衣服何千户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个小優銀箏象板玉阮琵琶遞酒上坐堂中金爐焚獸炭玉盞泛羊羔放下簾子合席春風滿堂和氣正是得多少金樽浮醁醑玉燭剪春聲飲酒至起更將分何千户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各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分付收了家火往前邊金蓮房中來婦人在房内濃施朱粉復整新粧熏香澡牝正將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衣解帶連忙教春梅點茶與他吃吃了打發上牀歇宿端的暖衾暖被錦帳生春麝香靄靄被窩中相挨素体枕席上緊貼酥胸口吐丁香舌含珠婦人雲雨之際百媚俱生西門慶抑挫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定從下品簫遍

婦人的說。無非只是要拴西門慶之心。又况拋離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到身。恨不得鑽入他腹中。那話把來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西門慶要下牀溺尿。婦人還不放。說道。我的親親。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裡。替你嚥了罷。省的冷呵呵的。熱身子。你又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這西門慶聽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于是眞個溺在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一口多嚥了。西門慶問道。好吃不好吃。金蓮道。略有些鹹味兒。你有香茶與我些壓壓。西門慶道。香茶在我白綾襖內。你自家拿。這婦人向牀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掏了幾個。放在口內纔罷。

侍臣不及相如渴　特賜金莖露一盃

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故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忍辱。殆

不爲恥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爲此是夜西門慶與婦人儘盤桓無度次日早往衙門中何千户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回家排軍隨即抬來卓席來王三官那裡又差人早來邀請西門慶使玳安段舖中要了一套衣服包在毡包内纔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爺來拜慌的西門慶整衣不迭出來迎接安郎中食經正等承的俸繫金廂帶穿白鷴補子跟着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廳敘禮彼此道及公恭賀之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大户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

有早晚便到學生與宋松泉錢雲野黃泰宇四人作東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去西門慶即出門前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聽的西門慶到了連忙出來迎接至廳上敘禮原來五間大廳毬門蓋造五脊五獸重簷滴水多是菱花槅扇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啟運元勳第山河礪帶家廳內設着虎皮公座地下鋪着裁毛絨毯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畢禮尊西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須臾紅漆丹盤拿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叙了些說話然後安排

酒筵遞酒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于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搽抹的如銀人也一般梳着縱鬓點着朱唇耳帶一雙胡珠環子裙拖垂兩挂玉佩叮噹西門慶一面將身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轉上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冲潰大人蒙大人寬宥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備了一杯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謝如何又蒙大人見賜將禮來使我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為

今事往東京去了。悞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亂送與老太太賞人便了。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付臺兒來。等我與太太送杯杯壽酒。連忙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毡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紫丁香色通袖段袄。翠藍拖泥裙。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先是有五七分歡喜。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臺。王三官便叫兩個小優。拿樂器進來。彈唱。林氏道。你看叫出來做什麼。在外答應罷了。一面攆出來。當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盞與西門慶。謝了。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纔待送下禮去。林氏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生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

着那好人若不是大人垂愛凡事也指教爲個好人今日我跟前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但看不是處一任大人教訓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雖故說得是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明如今年少爲小事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老太太倒不必介意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深深還了萬福自以此後王三官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有這等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詩人看到此必甚不平故作詩以嘆之詩曰

從來男女不通酬　賣俏營奸眞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　饒貼親娘還磕頭

又詩大家閨閣要嚴防　牝鷄司晨最不良

不但学得家声喪　有愧當時節義堂

逅畢酒。林氏分付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時席前唱了一套新水令。

翠簾深小房櫳。滴王鈎。抵控馳茸斗蜆龜背錦屏風。春意濃濃。梅稍上暗香動。

喬牌兒　瑣窗橫倒挂綠毛鳳。梨雲一片羅浮夢。夜深沉

末

甜水令　瓊樹生花。王龍晚凍。瑞雪舞迴鳳。碧落塵淡白

窺丹雲接　臭門珠玄

折桂令　錦排場賞玩春正二八仙鬟十六歌童花底藏門尊前賠令席上按隻嬌滴滴爭妍競寵孝孜孜倚翠偎紅走筆飛觥換的移玄妙清謳低撥輕籠

水仙子　麝媒香靄綉芙帶葉鳳朧光搖金蝶象牀春暖花胡的脂粉香珠翠叢彩雲深罗縣龍涎細金爐獸相暖溶溶和氣春風

雁兒落得勝令　銀箏秋雁橫玉管鶯弄花明翡翠翹酒滿玻璃寺彩袖捧金尊羅帕春葱橙嫩霜剖茶香帶雪烹歡濃醉後情從重筵終更漏樂未窮

沽美酒　轉秋波一笑中透犀兩情道燈下端祥可重種似嫦娥出月玄知女下巫峰

太平令　欹鬢嚲金釵飛鳳。舞裙褪翠縷蟠龍。粉汗溫鉛華嬌容舌尖吐丁香微送臂。釧封守原是一對兒雛鸞嬌鳳。

川撥棹　喜相逢相逢可意。種椰因花慵。玉暖酥融。那一回風流受用。巍巍寶髻鬆。因藤秋水橫。曲彎彎眉黛濃。七弟兄。醉烘玉筍暈微紅。龍花蝶玉歡情縱有身在醉魂中。蕋珠宮裏遊仙夢。梅花酒恰便似雲雨蹤。沒亂殺見慣司空禁故簾籠。馬棟隣雞唱終。玉漏滴咽雛龍艮倚爐落螢沙寶。劍曉光籠。碧天邊日那融融。

收江南　呀　倒聽的轆轤聲在粉牆東。早鴉啼金井下梧桐。春嬌滿眼未惺忪。將一段幽歡客籠。等閒驚覺忽忽。

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更衣告辭王三官再三款留又邀到他那邊書院中獨獨的一所書院三間小軒裡面花木掩映文物消洒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軒轅問道伏生墳典丙吉問牛宋京觀史西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纔說是兒子的賤號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抬過高壺來只顧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邊和了鬟養娘只顧打發添換菜蔬菓碟兒上來飲酒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作辭起身賞小優兒三錢銀子親送到大門看他上轎兩個排軍打着灯火西門慶頭戴煖耳身披貂裘作辭回家到家想着金蓮白日裡話逕往他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哩纔摘去冠兒挽着

雲髻淡粧濃抹正在房內倚靠着梳檯脚登着爐臺兒口中磕
瓜子兒等待火邊茶烹玉蓋卓上香裊金猊見西門慶進來慌
的輕移蓮步款蹙湘裙向前接衣裳安放西門慶坐在床上春
梅拿淨甌兒婦人從新用纖手抹盞邊水漬點了一盞濃濃艷
艷芝蔴鹽笋栗系瓜仁核桃仁夾春不老海青拿天鵝木樨玫
瑰潑滷六安雀舌芽茶西門慶剛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滿心欣
喜然後令春梅脫靴解帶打發在床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
了睡鞋兩個被翻紅浪枕歃彩鴛並頭交股而寢春梅向卓上
舉合銀荷雙攙鳳槅歸那邊房中去了西門慶將一隻胳膊支
婦人枕着精赤條摟在懷中猶如軟玉溫香一般兩個酥胸相
貼玉股交梔臉兒厮揾鳴咂其舌婦人一把扣了瓜子穰兒用

碟兒盛著安在枕頭邊將口兒噙著舌支客喃送下口中不一時甜唾融心靈犀春透婦人不住手下邊捏弄他那話打開淫器包兒把銀托子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曾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晚間夜又長獨自一個又睡不着隨問怎的暖床暖鋪只是害冷伸着腿兒觸冷伸不開手中丫的酸了數着口子兒白盼不到枕邊眼淚不知流勾多少落後春梅小肉兒他見我短嘆長吁晚間鬬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兒通厮脚兒睡我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心兒如何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裡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

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落後李嬌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鷄一般。今日多往那去了。正的奴老實的還在。你就是那風裡楊花滾上滾下。如今又興起那如意兒賊搜剌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見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好剌。你爲官爲宦。傳出去什麼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因春梅兩個爲一個棒槌和你兩個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哩。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他隨問甚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里有七個頭。八個膽。敢頂撞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過不去。婦人道。緊說。高高手兒他過不去了的話。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

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裡有些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敢你到那屋裡聽西門慶道我在那邊聽也非為別的因越了不過李大姐情一兩夜不在那邊歇了他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摭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守什麼靈在那屋裡也不是守靈屬米倉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丫頭似的聽奶梛聲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摟個脖子來親了個嘴說道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于是令他吊過身子去隔山扚火那話自後插入牝中把手在被窩內摟抱其股竭力搧磞的連聲響亮一面令婦呼叫大東大西問道你怕我不怕再敢管着婦人道怪

奴才不管着你待好上天也我曉的也丢不開這滛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問你要東西對我說也不許你悄悄偷與他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嚷的塵鄧鄧的不讓我就擯兇了這滛婦也不差什麼兒又想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險些不把打到揣字號去了你這波答子爛桃行貨子豆芽菜有甚正條細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了西門慶笑道你這小滛婦兒原來就是六禮約當下兩個殢雨尤雲纏到三更方歇正是有窓有鳥賣有機卿得春來枝上說有詩可証

帶雨籠烟世所稀　妖嬈身勢似難支

終宵故把芳心訴　留在東風不放歸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滛情未足便不住只往西門慶

手里揑弄那話登時把麈柄揑弄起來叫道親達達我一心要你身上騙騙一面扒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燭接着他脖子只顧揉搓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扳的緊緊的他便在上極力抽援一面扒伏在他身上揉一回那話漸沒至根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婦人便道我的達達等我白日裡替你縫一条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你那末子藥裝些在裡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等臨睡時你扎他在根子上卻拿這兩根帶扎拴後邊腰里拴的兒緊緊的又最火又得全放進強如這根托子楷澆着格的人疼又不得盡美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東上磁盒兒內你自家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歹來咱曉夕拿與他試試看好不好于是兩個頑耍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

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擡了兩罈金華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我安道他好小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閘上回說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窗叫我安問了話拿帖兒進折開看着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卓席餘者酌致而已仰冀從者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時花二盆清玩浙酒二樽少助待客之需希莞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氊巾穿着絨氅衣走出到廳上令安老爹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兩罈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

分來用戲子不用用來人道多得早來戲子用海鹽的不要這裡的一面打發了西門慶分付左右把花草擡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旋叫泥水匠隔山洞火打了兩座暖炕恐怕煤煙薰觸寄秀春鴻來安澆灌茶水有候西門慶使琴童安叫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唱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箋帖教應寶攜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剛出門轉了街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爺請回來伯爵紐頭回看是李銘立住了脚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爺往那里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那里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小的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邊一个

隨從掇着盒兒。進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個頭。起來把盒兒掇進來放下。揭開卻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逕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和我說。怎的買禮來與我。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到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戶。小的一家兒是不知道。不爭爹因着那邊惟我難爲小的了。這負屈啣寃。沒處聲訴。逕來告二爹。二爹倘到宅內。見了爹。替小的加句美言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時也沒往宅內答應去。李銘道。

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嗔道昨日你爹從東京來。在家擺酒。與何老爹接風。請了我何大舅溫師父同坐。叫了吳惠鄭春邵春左順。在那裡答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兒你還不走跪着些兒還好。你與誰賭氣哩。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每四個。在那里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辰在裡邊。又叫了兩名小的兒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每四個。倒沒小的。小的心裡怎麼有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一說。明日小的還來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自那里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親跟了

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稀罕也盡小的一點窮心罷了千恩萬謝再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說道盒子且放在二爹這里等小的到宅內回來取罷于是與伯爵同出門轉灣抹角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裡到書院門首搖的門環兒响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麼這溫秀才正在書窓下寫帖兒忙應道請里面坐書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正面列四張東坡椅兒挂着一軸莊子惜寸陰圖兩邊貼着墨刻左右一聯書着瓶梅香筆研窓雪冷琴書一間挂着布門簾溫秀才聽見他來一面即出來相見叙禮讓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里去來伯爵道敢來煩瀆大筆寫几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

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們坐坐。溫秀才道帖在那里將來學生寫伯爵即令應寶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這溫秀才拿到房內研起墨來。纔來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慌張張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大娘的名字如今請東頭喬親家娘和大妗子去頭里琴童來取了。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妗子那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半日了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三個請黃四嫂付大娘韓大嬸和甘夥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伯爵問你爹在家里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里去在廳上看着收禮喬親家那邊送禮來了。二爹請過那邊坐的伯爵道我寫了這帖兒就去

温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晚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温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方纔與伯爵寫得完備李銘過這邊來西門慶髮着頭只在廳上收禮打發回帖傍邊排攬卓面見伯爵來唱喏畢讓坐廳上生着一盆炭火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卓席做什麽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浼作東請蔡九府之事告與他說了一遍伯爵問道明日是戲子小優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里又預備下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邵奉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西門慶道他已有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里做什麽伯爵道哥怎的說這個話你與他他幾來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

三嬸那邊幹事他怎得曉的你到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里哭哭啼啼告訴我休說小的姐姐在爹宅內只小的答應該幾年今日有了別人倒沒小的他再三賭神發呪並不知他三嬸在那邊一字兒你若惱他卻不難爲他了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你若動動意兒他怎的禁得便教李銘你過來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跪着怎的自古醜媳婦怕見公婆那李銘便過來站在槅子邊低頭斂足只見僻廝鬼兒一般看着二人說話再不敢言語聽得伯爵叫他一面走進去直着腿兒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揲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人恥笑他也欺

負小的。小的再向那里是個王兒說畢。號啕痛哭。跪在地下。只顧不起身。伯爵在傍道罷罷。哥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休說沒他不是。就是他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他罷。你過來。自古穿黑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李銘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伯爵道。打面面口袋。你這回繞到過驢來了。西門慶沉吟半晌。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邊。伯爵方纔令應寶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說道。二十八日。小兒彌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西門慶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二十八日。小兒彌月之辰。寒舍薄具豆觴。奉酬厚貺。千希魚

軒賁臨。不勝幸荷。下書應門杜氏歛衽拜。

西門慶看畢。合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管情後日去不成。寔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二十八日他又要往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嫂子。不去。滿園中菓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裡請去。必須。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多知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寶接了。笑了道。哥剛纔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歹請嫂子走走去。于是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在書房中坐坐。等我梳了頭兒。咱每吃飯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嗔拳不

笑面。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放三分和氣。你若撐硬船兒。誰理你。休說你每隨機應變。全要四水兒活。纔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牆。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你答應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姐赶熱腳兒來。兩當一兒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賠了禮來兒。一天事多了了。李銘道二爹說得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大化。伯爵道。我令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蝗蝻蚱一個撲了去。你敢揉的他每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每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

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了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來了他每怎樣的再不和來往只不干礙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負個是他老子我管他不成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了和李銘一答兒吃飯一個韓佐一個邵謙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里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先從爐臺底下直買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買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個頭

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已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爲證

順情說好話　幹直惹人嫌
世事淡方好　人情耐久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金瓶梅詞話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郁大姐夜唱鬧五更

巧厭多乖拙厭閒　善嫌懦弱惡嫌頑

富遭嫉妒貧遭辱　勤又貪圖儉又慳

觸目不分皆笑拙　見机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　為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正在花園藏春塢坐着。看着泥水匠打地爐炕。墻外燒火。裡邊地暖如春。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薰觸。忽見平安拿進帖來。禀說帥府周爺那里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每人五十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

帖打發來人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郁大姐。多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吳月娘在上房擺茶。衆姊妹都在一處陪侍。須臾吃了茶。各人都取便坐了。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不知走到房裡拿過針線匣。揀一條白綾兒。用扣針兒親手緘龍帶兒。用纖手向減粧磁盒兒內傾了些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裡面周圍。又進房來。用倒口針兒撩縫兒甚是細法。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這婦人連忙收過。一連陪他坐的。這薛姑子見左右無人。悄悄遞與他。向他說。多整理完備了。你揀了壬子日空心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

骨情一度就成胎氣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
今也有了半肚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纔做了錦香囊我賸
道朱砂雄黃符兒安放在裡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
准驗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藏放在廂中拿過
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于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
說這個不當什麼拿到家買根菜兒吃等坐胎之時你明日稍
了硃砂符兒來着我尋疋絹與你做鍾袖薛姑子道菩薩快休
計較我不相王和尚那樣利心重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
他說我攙了他的主顧好不和你兩個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
我的爺隨他墮業我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救人苦難
婦人道薛爺你只行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里勾當你也休

和他說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背和他說去年爲後邊大菩薩喜事他還說我背地得了多少錢擗了一半與他纔罷了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錢粮不修功果到明日死沒披毛戴角還不起說了回話婦人教春梅看茶與薛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參了參靈方歸後邊來約後晌時分月娘兩個放卓兒炕屋裡請坐諸堂客明間內坐的齊整錦帳圍屏放八仙卓鋪着火盆菜的案酒晚夕孟玉樓與西門慶遞酒穿着何太監與他那五彩飛魚蟒衣白綾襖子同月娘居上其餘四位都兩邊列坐不一時堂中畫燭高燒壺內羊羔滿泛邵鑠韓佐兩個優兒銀箏象板月面琵琶席前彈唱紛紛瑞靄飄朶朶祥雲墜玉樓打扮粉粧玉琢蓮臉

生春與西門慶遞酒花枝招颭繡帶飄飄磕了四個頭然後方與月娘衆姊妹俱見了禮安席坐下只見陳經濟向前大姐執壺先遞了西門慶月娘後與玉樓上壽行畢禮傍邊坐下廚下壽麪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寶進人情來了西門慶教月娘收了教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請你應二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曉的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來請二哥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應寶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日子毋五個只少了他由不得心中痛眼中落淚不一時李銘斟上酒下邊吃湯飯上來了兩個小優兒也來了月娘分付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韓佐道小的有纔待拿起樂器來彈唱

被西門慶叫近前來分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兩個小優
連忙改調唱集賢賓
憶吹簫玉人何處也今夜病較添些白露冷秋蓮香粉墻低
皓月偏斜止不過暫時間鏡破釵分倒勝似數十弟信絕音
絕對西風倚樓空自嗟望不斷巖樹重疊猜的是流光去馬
雁陣擺蛇
逍遙樂　歎娛前夜喜根燈能香玉帶結割得了和協誰承
望又早離別常記得相靠相偎笑語碟畫堂中那日驕奢受
用些樽中綠釵扇底紅牙梳上蝴蝶
醋葫蘆我和他那日相逢臉帶羞乍交歡心尚怯半裝醉半
裝醒半裝呆兩情濃到今難棄錦帳裡鴛鴦衾方纔溫熱把

一枝鳳凰簪兒做了三兩截。

又　我和他挑着燈將好句兒截。背着人惱心說直等到碧梧窓外影兒斜。惜花心怕將春漏歩蒼苔脚尖輕立露珠的常汚了踏青靴。

又　我爲他朋情上將說話兒丟。他與我毋親個將喬襟兒撇。我爲何在家中費盡了巧喉舌。他爲我褪湘裙鴛花上血

原來潘金蓮見唱些詞。盡知西門慶念思李瓶兒之意。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說道孩兒那里豬八戒走在冷鋪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女兒那里討杜鵑花上血來。好了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只知道那里曉的什麼。兩個小優唱道。

又　我爲他耳輪兒常熱。他爲我面皮紅羞把扇兒遮。蝴蝶兒。一個相府內懷春女。一個是君前門彈劍客。半路里忽逢者。爾幾個千金夜。忽剌入抛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牆花亂。

後庭花　夢了些虛飄飄枕上蝴蝶。聽了些咭叮噹簷前鐵劉合上温郎鏡。又早攔回卓氏車。我這里痛傷嗟。鴛帳冷香消蘭麝。困將來劉困些望陽臺道路賖。那愁怎打疊這相思索害他看銀河直又斜對孤燈又滅

青歌兒　呀　風亂灑堦前堦前黃葉。一半遮柳稍柳稍殘月這離情比前春較陡些。害也斜瘦的啤嗾待桑田重變海枯渴還不了風流業。浪里來煞這愁劉還在眼角晢一。又來到

眉上惹恨不的倩三尸　牖細鑑碣有一日綉幃中肌玉重厮貼我將他指尖兒輕揑直說到樓頭北斗柄兒斜

唱畢。那潘金蓮不憤他唱這套。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月娘就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且強什麼。楊姑奶奶和他大妗子。丟的在屋里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每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往房裡陪楊姑娘潘姥姥大妗子。坐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向前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分付廚下拿菜出來。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來罷。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歹來看看。

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沒人艮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辰多有累老先生見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相見讓位畢一面琴童兒秉燭來四人圍暖爐坐定來安拿着春盛案酒擺在卓上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袄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飛魚蟒衣張爪舞牙頭角崢嶸揚鬚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諕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里的西門慶便[illegible]起身來笑道你每瞧瞧猜是那里的伯爵道俺每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相送了此是一個大分上伯爵方極口誇奬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轉做到都督上愁

玉帶蟒衣何況飛魚穿過界兒去了說着琴童安放鍾筯湯點心酒上來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嫂遞杯酒兒纔好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我兒你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不打緊等我磕頭去着緊磕不成頭炕沿兒上見個意思兒出來就是了被西門慶向他頭上儘力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材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孩兒們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兩個又犯了回嘴不一時拿將壽麵來西門慶讓吳大舅溫秀才伯爵吃西門慶因在後邊吃了遞與李銘吃了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教吳大舅分付曲兒教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去西門慶道大舅好聽𧒽盆這一套兒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于

是箏排雁柱。款定冰弦。這唱了一套。教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廚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答應。西門慶分付六名廚役。二名茶酒。明日具酒筵共五卓。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明日大巡在姐夫這里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就在大巡手里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教我青白青白到年終。他若滿之時。當他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會便和他說。這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大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不替你老人家說。再誰說。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

上梁。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了李銘等出門。就分付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去了。小厮收進家活。上房內擠着一屋里人。聽見前邊散了。多往那房里去了。卻說金蓮只說往他屋里去。慌的往外走不迭。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裡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窗下聽覷。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爹進來屋里來。和三娘多坐着不是。又問姥姥怎的不見。金蓮道。老行貨子他害身上疼。往房里睡去了。良久只聽月娘便問。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王八子。唱又不會唱。只一味會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教他唱鴛鴦浦蓮開。他纔依了你唱這套好個猾小王八子。又不知叫什麼名字。一日在這里。只是頑。西

門慶道他兩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李兒不防金蓮慢慢躡足潛蹤掀開簾兒進去教他煖炕兒背後便道你問他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教他唱平白胡枝扯葉的教他唱什麼憶吹簫李吹簫支使的一飄個小王八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的是這玉樓扭回看見是金蓮便道是這一個六丫頭你在那里來猛可說出句話倒諕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你從多咱躧在我背後怎的沒看見你進來腳步兒響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小一回兒金蓮點着頭兒向西門慶道哥兒你濃着些兒罷了你的小見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我多是一般後婚老婆什麼他為你褪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喏誰見來孫小官兒

問朱吉別的多罷了這個我不敢許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的菜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豬空有這些老婆睜着你日逐只㖷屎哩見有大姐在上俺每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的了一個大姐怎當家理紀也扶持不過你來可可兒只是他好來他死你怎的不拉掣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也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心里格地地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麵也喜歡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屋里水好吃麼月娘道好六姐常言不說的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自古鏇的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瞞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只說人憤不過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

道。怪小淫婦兒胡說了。你我在那里說道。這個話來。金蓮道。還是請黃內官。那日你沒對着應二和溫蠻子說。從他死了。好菜也拿沒出一碟子來。惟不的你老婆多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什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兒麼。賊沒廉耻撒根基的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脚踢他。那婦人奪門一溜烟跑了。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着春梅肩背。往前邊來。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聽三個姑子晚夕宣卷。于是教小玉打個燈籠。送他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西門慶沒看見他。玉簫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里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訕。由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這玉簫便道。

娘你等等我取些菓子兒稍與姥姥吃去于是走到廂房內袖出兩個柑子兩個蘋波一包蜜餞三個石榴與婦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西門慶回來說道五娘端的在那邊爹好不尋五娘這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向窗眼里望裡張覷覷看見西門慶坐在牀上正摟着春梅做一處頑耍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里把秋菊將菓子交付與了他因問姥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囑付他菓子好生收在揀粧內原復往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并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坐了一屋里人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薛姑子在當中放着一張炕桌兒炷了香衆人多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

笑掀簾子進來月娘道你惹下禍來徃他屋里尋你去了你不
打發他騙如何又來了他到屋里打你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
我不敢月娘道他不打你嫌我見你頭里話出來的感緊了常
言漢子臉上有狗毛老婆臉上有鳳毛他有酒的人我怕一時
激犯他起來激的惱了不打你狗不成俺每倒替你揑兩把汗
原來你到這等潑皮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
等兒九假的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教唱且東溝黎西溝壩
支使的個小王八子亂烘烘的不知依那個的是就是今日孟
三姐好的日子不該唱憶吹簫這套離別之詞人也不知死那
里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我和剌不上大妗子道你姐
兒每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因為什麼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

着怎的又出他去了。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了落了幾點眼淚教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剛纔搶白了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趕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分付教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想必每常見姐姐每多全全兒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姐漢子家的心怎麼不慘切个兒玉樓道好奶奶這半日你還歌唱誰嗔他唱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里滋味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不如他又尚的怎的兩個交的情厚又怎麼設山盟海誓你為我我為你無比賽的好。這個牢成的又不顧慣只顧拿言語白他和他整厮亂了這半

日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麼曲兒不
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相我若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俺
每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那
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他爹說出來個曲兒
就和爹熱亂兩個白搽白的必須搽惱了纔罷俺每使不去管
他孟玉樓在傍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存了這個
丫頭子這丫頭子這般精靈兒古怪的如今他大了成了人兒
就不保我管教了金蓮便向他打了一下笑道你又做我的又
來打上輩我的娘起來了玉樓道你看恁慣的少條兒尖教的
又來打上輩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他官人一句兒罷常言
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熱突突人

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如何不想不疼不題念的金蓮道想
的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什麼擡一個滅
一個俺每多是劉湛兒鬼兒不出村的大姐在後邊他也不知
道你還沒見哩每日他從那里吃了酒來就先到他房里望著
他影深深唱惹口里恰似嚼蛆一般供着個羹飯兒着舉筯兒
只像活的一般兒讓他不知什麼張致又嗔俺每不替他戴孝
俺每便不說他又不是婆婆胡亂帶過斷斷罷了只顧帶幾時
又與俺每亂了幾場楊姑娘道姐姐們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
楊姑娘道好快斷斷過了這一向又早百日來姑娘問幾時是
百日月娘道早哩到臘月二十六日王子道少不的念個經
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忙忙的且念什麼經他爹只怕過年念罷

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土荳泡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手。向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先念揭曰。

禪家法教豈非凡　佛祖家傳在世間
落葉風飄着地易　等閒復上故枝難

此四句詩。單說着這爲僧的戒行最難。言人生就如同鐵樹一般。落得容易。全枝復節甚難。墮業容易。成佛作祖難。卻說當初治平年間。浙江寧海軍錢塘門南山淨慈古孝剎。有兩個得道的眞僧。一個喚作五戒禪師。如何謂之五戒。第一不殺生命。第二不偷財物。第三不染淫聲美色。第四不飲酒茹葷。第五不妄言綺語。如何謂之明悟。言其明心見性。覺悟我眞。這五戒禪師在家年方三十一歲。身不滿三尺。形容古怪。自伊師明悟。步其

一日俗名金禪字佛教如法了得他與明悟是師兄師弟一日同來寺中訪大行禪師禪師觀五戒佛法曉得留在寺中做個首座不數年大行圓覺衆僧立他做了長老每日到坐那第二個明悟年二十九歲生得頭圓耳大面濶口方身體長大貌類羅漢俗姓王兩個如同一母所生但遇說法同外法應忽一日冬盡春初時節天道嚴寒作雪下了兩日雪霽天晴這五戒禪師早辰坐在禪椅上耳邊遠遠連只聞得小兒啼哭便叫一個身邊知心腹的清一道人你往山門前看有甚事來報我知道這道人開了山門見松樹下雪地上一塊破蓆放着一個小孩兒這是什麽人家丟在此處向前看是五六個月的女孩兒破衣包裹懷内片紙寫着他生時八字清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

浮屠。連忙到方丈稟知長老。長老道善哉。難得你善心。即抱回房中好生喂養。救他性命。這是好事。到了周歲。長老起了個名字。喚做紅蓮。日往月來。養在寺中。無人知覺。一向長老也忘也。不覺紅蓮長成十六歲。清一道人每日出鎖入鎖。如親生女一般。女子衣服鞋襪。如沙彌打扮。且是生得清俊。無事在房做針線。只指望招尋個女婿。養老送終。一日六月熱天。這五戒禪師。忽想起數十年前之事。逕來千佛閣後清一道人房中來。清一道長老希行。來此何幹。五戒因問紅蓮女子在于何處。清一不敢隱諱。請長老進房。一見就差了念頭。邪心輒起。分付清一。你今早送他到我房中。不可有悞。你若依我。後日擡舉你。切不可泄漏與人。清一不敢不依。暗思今夜必壞了這女身。長老見他應

不爽利。與人方丈。與了他十兩白金。又度牒。清一只得收了。字。至晚送紅蓮到方丈。長老遂破了他身。每日藏鎖他在牀紙帳房內。把些飯食與他吃。卻說他師弟明悟禪師在禪牀上入定回來。已知五戒差了念頭。犯了色戒。淫垢了紅蓮女子。把多年德行一旦拋棄了。我去勸醒。再不可如此。次日寺門前荷蓮花開。明悟令行者採一朵白蓮花來。插在膽瓶內。令請五戒來賞蓮花。吟詩談笑。不一時五戒至。兩個禪師坐下。明悟道。師兄我今日見此花甚盛。竟請吾兄賞玩。吟詩一首。行者拿茶吃了。預備文房四寶。五戒道。將那荷根為題。明悟道。便將蓮花為題。五戒拿起筆來。寫詩四句。

一枝菡萏瓣兒張　　相伴蜀葵花正芳

紅留似火開如錦　不如翠蓋芰荷香

明悟道。師兄有詩。小弟豈得無詩。于是拈筆寫四句

春來桃杏柳舒張　千花萬蕊鬬芬芳

夏賞芰荷如爍錦　紅蓮爭似白蓮香

寫畢呵呵大笑。五戒聽了此言。心中一悟。面有愧色。轉身辭回方丈。命行者快燒湯洗浴罷。換了一身新衣。取紙筆忙寫八句頌曰。

吾年四十七　萬法本歸一

只為念頭差　今朝去得急

傳語悟和尚　何勞苦相逼

幻身如閃電　依舊蒼天碧

罵畢放在佛前歸到禪牀上就坐化了行者忙去報與明悟明
悟聽得大驚走來佛前看見辭世頌遂說你好卻好了只可惜
差了這一着你如今雖得個男身去我不信佛法三寶必然滅
佛謗僧後世落苦輪不得歸依正道深可痛哉你道你去得我
趕你不着當下歸房令行者燒湯洗浴坐在禪牀上吾今趕五
戒和尚去也汝可將兩個人神子盛了放三日一時焚化說畢
亦圓寂坐化衆僧皆驚有如此異事傳得四方知道本寺連日
坐化了兩僧燒香禮拜施者人山人海擡去寺前焚化這淸一
道人遂收紅蓮改嫁平人養老不日後五戒托生在西川眉州與
蘇老泉居士做兒子名喚蘇軾字子瞻號東坡明悟托生與本
州姓謝道法爲子爲端卿後出家爲僧取名佛印他兩個還在

一處作對相交契厚正是

自到川中數十年　曾在毘盧頂上眠
參透趙州關捩子　好姻緣做惡姻緣
桃紅柳緑還依舊　石邊流水響潺潺
今影指引菩提路　再休錯意戀紅蓮

薛姑子說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方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收了香爐擺在卓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罈麻姑酒衆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色兒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便傍邊斟酒又替金蓮打卓底下轉子兒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這玉樓道金蓮露出手

〔不許他褪在袖口邊〕玉筍不許他近前。當夜一連反贏了金

〔幾〕鍾酒。又教郁大姐彈唱。月娘道。你唱了鬧五更。每聽郁大

便調絃高聲唱〔玉交枝〕道

彤雲密布。剪鵝雪花飄舞。朔風凛冽穿窗户。你心毒。奴更受

苦。爹娘罵得奴心忒狠毒。你說來的話。全不顧。把更兒從頭

細數。

〔金字經〕夜迢迢。孤另另。冷清清。更靜初。不肯平安一紙書。腮

邊流淚珠。不把佳期顧。一更里無限的苦。

〔玉交枝〕一更纔至。冷清撇奴在帳里。番來覆去如何睡。二更

里淚珠垂。

〔又〕二更難過。討一覺頻頻的睡着。今宵。今宵夢兒里。來托我

思他他思我去時節海棠花兒開了半朵到如今樹葉兒皆零落枉教奴痴心兒等着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可合少離多咱命薄命薄孤另孤另怎生奈何好着教難存坐三更里驪夢兒多

（玉交枝）三更月上好難捱今宵夜長燒殘蠟燭銀臺上淚珠流三兩行紅綾的被兒閒了半牀新梔的手帕兒在誰行放瘦損了腰肢腰肢沈郎

（金字經）沈郎的腰肢瘦每日家愁斷了腸盼望情人淚兩行兩行對菱花懶去粧瘦損了嬌模樣四更里偏夜長

（玉交枝）四更如晝枕邊想不覺的淚流靈神廟里曾發咒剪青絲剛下星收說來的話兒不應口到那今閃的我似章臺

梛梛教奴痴心等守。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休。望盼情人空倚樓倚樓。想情人一筆勾。不由把眉雙皺。五更里淚珠流。

(玉交枝)五更雞唱。看看兒天色漸曉。放聲欲待放聲又恐怕傍人笑。一全家心內焦。燒香告禱神前。笑負心的自有天知道。枉教奴痴心等着。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了。簷外叮噹鐵馬兒敲兒敲。攪的奴睡不着。一壁廂寒鴉叫。淒淒涼涼直到曉。

(玉交枝)曉來梳洗。傍粧臺懶上畫眉。房簷上喜鵲兒喳喳的小梅香來報喜。報道是有情郎。真個歸家。奴向人羅幃里。向前來奴家問你。

〔後庭花〕我問你個負心賊你盡知一去了半年來怎生無個信息我道你應舉求官去誰想你戀烟花家貪酒杯。我為你受孤悽在那里偎紅倚翠我為你病懨懨減了飲食瘦伶仃消了玉體挨清晨怕夕晚一更里聽天邊孤雁飛二更里想情人魂夢里五更里醒來時不見你。

〔柳葉兒〕呀空閑了鴛鴦錦被寂寞了燕約燕約鶯斯海神廟見放着傍州例不由我心中氣你盡知負心的自有個天知道。

〔尾聲〕流蘇錦帳同歡會錦被里鴛鴦成對永遠團圓直到底。

當下金蓮與玉樓猜枚被玉樓贏了一二十鍾酒坐不住往前邊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

賊奴才你瞧來秋菊道我沒瞧婦人道見瞧起來你哄我你倒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要見去因問你爹瞧了秋菊道爹瞧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里摟起裙子來就坐在炕上烤火婦人要茶吃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你倒茶我吃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教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艷艷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牀屋里睡哩等我叫他進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教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里見春梅歪在西門慶脚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嚷他一口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諕人剌剌的一面起來慢條斯禮撒腰拉袴走來見婦人只

顧倚着眼兒揉眼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因教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躲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往那里去了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金玲瓏墜子便點燈往那邊牀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牀脚踏板上拾起來婦人問在那里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乞帳鈎子抓下來了纔在踏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吃茶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淨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鍋了水坐在火上使他撾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兒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問娘

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春梅道。我沒見他。赤道放在那里。這婦人一面叫秋菊。問他菓子在那里。秋菊道。有我放在揀粧內裡。走去取來。婦人數了一數。只是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娘遞與拿進來。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婦人道。賊奴才。還漲灘嘴。你不偷。徃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賊奴才。你看省手拈搭的。零零落落。只剩下這些兒。乾淨吃了一半。原來只孝順了你。教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把。春梅道。那臢臉彈子。倒沒的齷齪了我這手。婦人道。你與我拉他雙手推顙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撏着他

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即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剝就打了不數。我難道醉了。你偷吃了。一徑裡溁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淨。那討酒來。娘信他。不是他吃了。娘不信掏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裡。不止的。婦人于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掏他袖子。用手撇着。不教掏。春梅一面拉起手來。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人儘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個手八便罵道賊奴才。瘩不長俊。奴才你諸般兒不一。相這說舌偷嘴吃偷會剛纔掏出皮來吃了。眞賍實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要打你。你爹睡在這里。我茶前酒後。我且不打你。到明日清淨白省。和你筭帳。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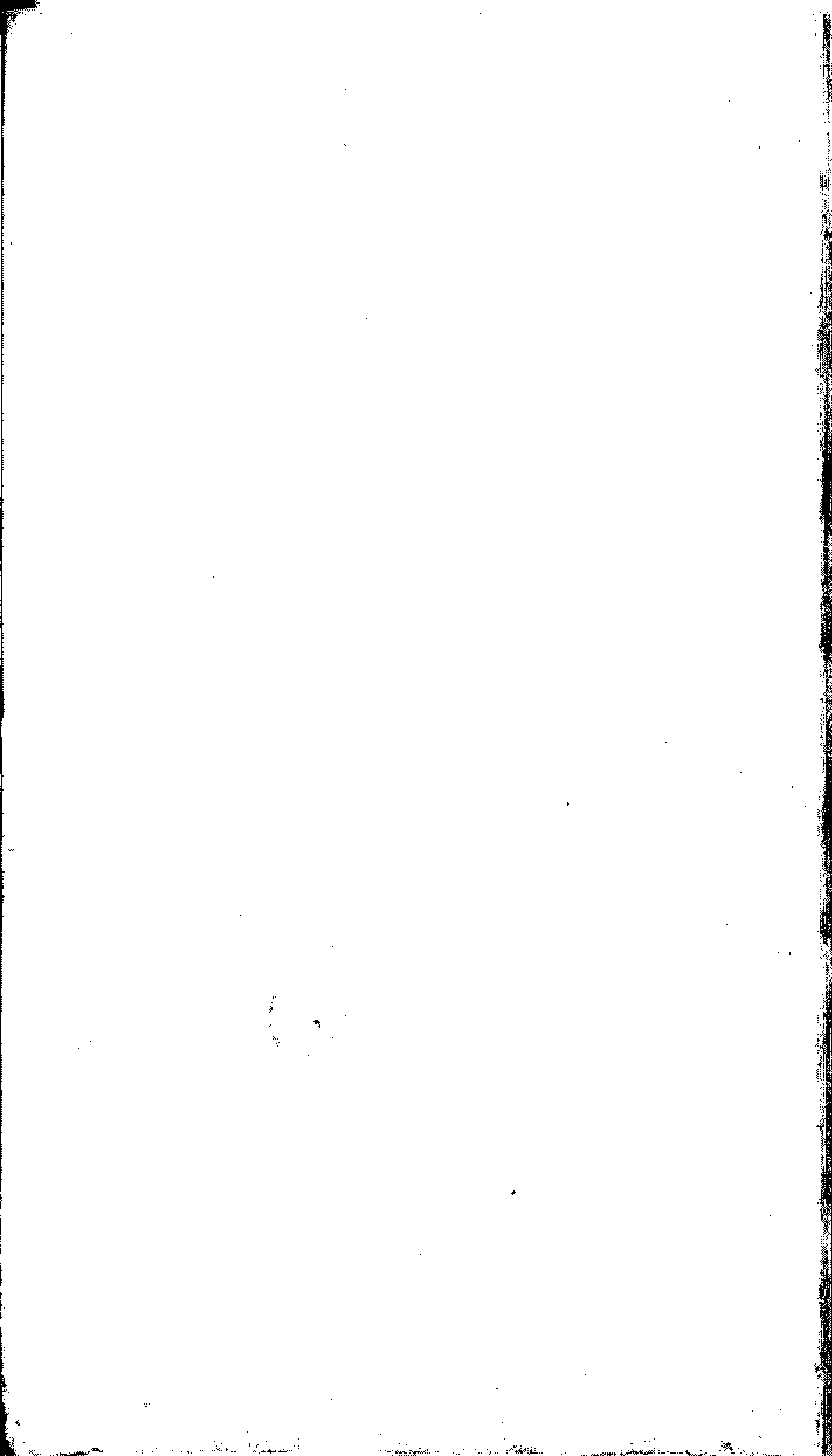
慇的好生旋剝了教一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教他忍疼他也懼怕些甚麼鬪猴兒似湯那幾棍兒他纔不放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摔的臉脹腫的谷都着嘴往厨下去了婦人把那一個柑子平白兩半又拿了個蘋婆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屜內婦人把蜜蒸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待吃這甜行貨子留與姥姥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不題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教春梅掇進坐桶來溺了牝又問春梅這咱天有多少時分春梅道月兒大倒西也有三更天氣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牀房裏見卓上銀燈已殘從新剔了剔向牀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于是解鬆羅帶卸褪湘裙坐

換睡鞋脫了裩褲上牀鑽在被窩裡與西門慶並枕而卧睡下
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白不起原來西門慶與
春梅纔行房不久那話綿軟急切捏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
中慾情如火蹲身在被底把那話用口吮咂挑弄蛙口吞裹龜
頭只顧往來不絕西門慶猛然醒了見他在被窩裡便道怪小
淫婦兒如何這咱纔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
排了兩大方盒酒菜兒郁大姐唱着俺每陪大姈子楊姑娘猜
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先贏酧了落後孟三
兒和我兩個五子三猜俺兩個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益
睡起一覺兒來好熬我你看我依你不依西門慶道你整治那
帶子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西門慶

看了扎在塵柄根下繫在腰間拴的緊緊的又問你吃了不曾
西門慶道我吃了須臾那話乞婦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奢稜
跳腦挺身直舒比尋常更舒一寸有余婦人扒在身上龜頭昂
大兩手搧着牝户往裡放須臾突入牝中婦人兩手摟定西門
慶脖項令西門慶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顧揉搓那話漸沒至根
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袵腰子墊在你腰底下這西門
慶便向牀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摺疊起墊着腰這婦人
在他身上馬伏着那消幾揉那話盡入婦人道達達你把手摸
摸多全放進去了撐的裡頭滿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多揉進
去西門慶用手摸摸見盡沒至根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心
中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只是觸冷咱不得

拿燈兒照着幹趕不上夏天好這冬月間只是冷的慌因問西門慶說道這帶子比那銀托子識好不好強如格的陰門生疼的這個顯的該多大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又道你摟着我等我今日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達摟着那婦人把舌頭放在他口裡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欵抱香肩睡不多時怎禁那慾火燒身芳心撩亂于是兩手按着他肩膊一舉一坐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叫親心肝罷了六兒的心了往來抽捲又三百回比及精洩婦人口中只叫我的親達達把腰扳緊了一面把奶頭教西門慶咂不覺一陣昏迷淫水溢下停不多回婦人兩個抱摟在一處婦人心頭小鹿實實的跳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于是洩出

來。猶斜勁如故。婦人用帕搽之。便道我的達達你不過却怎麼的。西門慶等腑起一覺來再耍罷。婦人道。我也挨不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股。梳籍于牀上。寐不覺東方之既白。正是等門試把銀缸照。一對天生連理人。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吳月娘聽宣王氏卷

昔年南去得娛賓　願遜堦前共好春
蟻泛羽觴蛮酒膩　鳳啣瑤句蜀箋新
花憐遊騎紅隨後　草戀征車碧繞輪
別後清清鄭南路　不知風月屬何人

話說西門慶。摟抱潘金蓮。一覺睡到次日天明。婦人見他那話。還直竪一條棍相似。便道達。你將就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咂咂罷。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不若咂咂的過了。是你造化。這婦人眞個蹲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隻腿。用口替他吮弄那話的。吮勾一個時分。精還不過。這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

往來只顧沒稜露腦搖撼那話在口裡吞吐不絕抽拽的婦人
口邊白沫橫流殘脂在莖精欲洩之際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
十八日應二爹送了請帖來請俺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
去都收拾了去婦人道我有庄事兒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
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人道把李大姐那皮袄拿出來
與我穿了罷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袄只奴沒件兒
穿西門慶道有年時王招宣府中當的皮袄你穿就是了婦人
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了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袄卻與雪
娥穿我穿李大姐這皮袄你今日拿出來與了我我搽上兩個
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袄兒穿也是我與你做老婆一塲
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他那

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油般大黑蜂毛兒你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是與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的沒的有這些聲兒氣兒的好不好我就不依了西門慶道你又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奴貨我是你房里丫頭在你跟前服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粉臉上只顧偎挸良久又吞在口裡挑弄蛙口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絃攪其龜稜然後將朱唇裹着只顧動動的西門慶靈犀灌頂滿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連聲呼小淫婦兒好生裹緊着我待過也言未絕其精邈了婦人一口一面口口接着多咽了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愛把紫簫吹當日卻是安郎中擺酒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睡在被裡便說道你趁閒尋尋

兒出來罷等一回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于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奶子丫頭又早起來收拾乾淨安頓下茶水伺候見西門慶進來坐下問養娘如意兒這咱供養多時了西門慶見如意兒穿着玉色對衿襖兒白布裙子葱白段子紗綠高底鞋兒薄施朱粉長畫蛾眉油胭脂搽的嘴唇鮮紅的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手上帶着李瓶兒與他四個烏金戒指兒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牀房裡鑰匙去那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要穿穿拿與他罷迎春去了把老婆就摟在懷裡兩手就舒在胸前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生養了孩子奶頭兒到還恁緊就兩

個臉對臉兒親嘴且咂舌頭做一處。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里去。他老人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爲了棒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塲。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什麼多嘴的人對爹說。又說爹要了我。他也告爹來不曾。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什麼心。前日我和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的多。就是別的娘多讓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我放着河水不洗船。好做惡人。西門慶道。旣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晚夕等我來這房裡睡。如意道。爹眞個來。休哄

俺每着。西門慶道。誰叫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了。西門慶教開了牀房門。又開櫥櫃。拿出那皮袄來抖了抖。還用包袱包了。教迎春拿到那邊房裡去。如意兒悄悄向西門慶說。我沒件好披袄兒。你趁着手兒。再尋出來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西門慶連忙就教他開箱子。尋出一套翠藍叚子袄兒。黃綿紬裙子。又是一件藍潞紬綿褲兒。又是一雙粧花膝褲腿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門去了。就使送皮袄與金蓮房裡來。金蓮纔起來。在牀上裹脚。只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袄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教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紬絹衣裳。年下穿。教我來與

娘磕頭了是向前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們這般却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那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望娘擡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是的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閑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裡西門慶是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裡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

却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着設席擺列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荀

子孝生日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眾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那日門前韓大妗孟大妗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本媳婦兒段大姐并賁四娘子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那個五短身子穿綠段襖兒紅裙子勒着藍金綃箍兒不搽胭粉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進來吃粥遞與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王六兒他說明日往

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要李大姐那皮襖穿。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了。他死了嗔人分散房裡丫頭相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他見放皮襖不穿巴巴兒只要這皮襖穿。早時他死了。你只望這皮襖。他不死。你只要好看一眼見罷了。幾句話得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李學官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罈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看帖兒上寫着眷晚生王寀頓首拜西門慶。即便叫王經拿着眷生回帖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出了門。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方盒禮物。慌的玳安替他抱毡包說道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

着哩。那桂姐即向夾道內進裡邊去。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裡去。月娘道。爹看見來不曾。玳安道。爹陪着客。還不見哩。月娘便說道。連盒放在明間內。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見一盒果餡壽糕。一盒玫瑰八仙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勒着白挽線汗巾。大紅對衿袄兒。藍段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月娘道。剛纔月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枝兒家請秦玉枝兒。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就被人進來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

是沒出來見他這一遭又是沒出來見他自家也說不過論起
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不成到處幾錢兒都
是一樣我也不惱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
是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裡生個天疱瘡
都是俺媽空老了一片皮幹的營生沒個主意好的也招惹歹
的也招惹來家平白教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了說開就是了
又惱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那桂姐故作嬌張
致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纔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
不妨潘金蓮在傍插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黄
米頭兒教他張致如今在這裡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卻
跪着你你那時別要理他把西門慶月娘多笑了桂姐纔起了

來。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宋老爹和安老爹來了。這西門慶便教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去了。桂姐向月娘說道。爹嚛嚛。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只與娘做女兒罷。月娘道。你虛頭愿心說過道過罷了。前日兩遭往裡頭去。沒在那里。桂姐道。天麽天麽。可是殺人。爹沒往我家里。若是到我家。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了我。渾身生天泡瘡。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裡。多往鄭月兒家走走。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我道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麽架你是非。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每這里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好不生。月娘接過來道。你每裡邊與外邊。怎的打偏別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那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躧下去。月

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卻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敘禮每人一疋段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卓席齊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叫上戲子來參見分付等蔡老爹到用心扮演不一時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瀆四泉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二十九日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卓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即喚吏上來氈包內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封分資來每人一兩共十二兩銀子要一張大插卓餘者六卓都是散卓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了宋御史又下席作揖致謝必須請去捲棚聚景堂那里坐的不一

時鈔關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換了茶。擺棋子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中幽深。書畫文物。極一時之盛。又見挂着一幅陽捧日橫批古畫。正面螺鈿屏風。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見炉內焚着沉檀香。烟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已。問西門慶這付爐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里。替我稍帶這一付來。送蔡老先。還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里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分付下邊看了兩個桌盒。細巧菜蔬菓餡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天寒飲一杯無碍。原來宋御史已差公人船

上邀蔡知府去了。近午時分。來人回報邀請了。在磚廠黃老爹那里下棋、便來也。宋御史令起去伺候。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喚戲子。你每唱個宜春令奉酒。于是貼旦唱道。

第一來爲壓驚。第二來因謝誠。殺羊茶飯。來時早已安排定。斷行人不會親。憐請先生和俺鶯娘匹娉。我只見他歡天喜地道。謹依來命。

五供養　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下工夫將頭顱來整。遅和疾擦倒著䩻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牙根冷。天生這個後生天生這個俊英

玉降鶯　今宵歡慶。我鶯娘何曾慣經。你須索要欵欵輕輕。燈見下共交鴛頸。端祥可憎。誰無志誠。恁兩人今夜親折証。謝

芳卿感紅娘錯愛成就了這姻親。

解三醒　玳筵開香焚寶鼎繡簾外風掃閑庭落紅滿地臙脂冷碧玉欄杆花弄影准備鴛鴦夜月銷金帳孔雀春風軟玉屏合歡令更有那鳳簫象板錦瑟鸞笙生唱可憐我書劍飄零無厚聘感不盡姻親事有成新婚燕爾安排定除非是折桂手報答前程我如今博得個跨鳳乘鸞客到晚來臥看牽牛織女星非僥倖受用的珠圍翠繞結果了黃卷青燈。

尾聲　老夫人專意等生唱常言道恭敬不如從命紅唱休使紅娘再來請。

唱畢忽吏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卓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跟着許多吏先令

人拨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見在本處作千兵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亦道容當奉拜叙禮畢各寬衣服坐下左右上了茶各人敍話良久就上坐西門慶令小優兒在傍彈唱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厨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演了兩摺酒過數巡宋御史令生旦上來遞酒小優兒席前唱這套新水令玉驄轎馬出皇都蔡知府笑道拙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劉郎舊紫髯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衆人都笑了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胡表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的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

揚州人。宋御史攜着他手兒。教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正是

窓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坐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堦下申牌又報時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衆位欵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名吏典。把卓席羊酒尺頭。擡送到新河口下處去訖。不題。宋御史于是亦作辭西門慶。因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各上轎而去。西門慶進了回來。打發了戲子。分付後日原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個會唱的來。宋老爹請巡撫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攢上酒卓。使玳安去請溫相公來坐。坐。再教來安兒去請

應二爹去。不一時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下。三個小優兒在傍彈
唱。把酒來斟。說鄭金左順在後邊堂客席前。西門慶又問伯爵
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叫唱的是雜耍的。伯爵道。哥到說得好。小
人家那里擡放。將就叫了兩個唱女兒唱罷了。明日早些請衆
娘嫂子下降。這里前廳吃酒。唱了一日。孟大姨與孟二妗子先
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
家去。不是薛姑子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曉夕教他宣卷。咱們
聽。楊姑娘道。老身實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們外甥
二個侄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于是作辭而去。
只有傅夥計。甘夥計娘子。與賁四娘子。段大姐。月娘還留在上
房陪大妗子。潘姥姥。李大姐。申二姐。郁大姐在傍。一遞一套彈

唱。兩個小優兒都打發在前邊來了。又吃至掌燈已後。三位夥計娘子。都作辭去了。止段大姐沒去。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潘姥姥往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妗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西門慶散了。小廝收進家活來。這金蓮慌忙抽身。就往前走了。到前邊黑影兒裡。悄悄立在角門首。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燈。趔趄着腳兒。就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拉了手進入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教鍾筯。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大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在前邊做什麼來。安道。爹在五娘房里去了的。不耐煩了。月娘聽了。心內就有些惱。因向玉樓道。

你向恁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裡去。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那屋裡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恰似咱每把這件事放在頭里。爭他的一般。于是大師父說笑話兒的來頭。左右這六房裡。由他串到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纔聽見前頭散了。就慌的奔命的往前走了。因問小玉。灶上沒人了。與我把儀門拴上了罷。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每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大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月娘問大妗子道。我頭裡旋叫他使小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宣。今日可可兒楊姑娘已去了。分付玉簫頓下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子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了大姐姐。這屋裡。于是

各從房裡分付預備茶去。不一時放下炕桌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衆人俱各坐了。擠了一屋裡人。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黄氏女卷。高聲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身以垂入相。由入相以顯法身。朗朗惠燈。通開世戶。明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景賴。剎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碌碌。終朝業試忙忙。豈知一性圓明。徒逞六根貪慾。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我好十方傳句偈。八部會壇場。救大宅之烝熬。發空門之龠鑰。偈曰

富貴貧窮各有由。只緣分定不須求。
未曾下的春時種。空手荒田望有秋。衆菩薩每聽我貧僧演

說佛法道四句偈子乃是老祖留下如何說富貴貧窮各有由相如今你道衆菩薩嫁得官人高官厚禄在這深宅大院呼奴使婢插金帶銀在綾錦窩中長大綺羅堆裡生成思衣而綾錦千箱思食而珍羞百味享榮華受富貴盡皆是你前世因由根基上有你的一般大緣分不待求而自得就是貧僧在此宣經念佛也是吃着這美口茶飯受着發心布施老大緣分非同小可都是龍華一會上的人皆是前生修下的功果你不修下時就如春天不種下塲到了秋成時候一片荒田那成熟結子從那里來正是淨埽靈臺好下工得意歡喜不放鬆五漏六根爭洗淨參透玄門見家風又百歲光陰瞬息回此身必定化飛灰誰人肯向生前悟悟却無生歸去

來又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觀紅日墜西山寶山歷盡空回首
一失人身萬刼難想這富貴榮華如湯潑雪仔細算來一件
無多做了虛花驚夢我今得個人身心中煩惱悲切死後四
大化作塵土又不知這點靈魂往何處受苦去也惧怕生死
輪廻往前再恭一步唱一封書生和死兩下相嘆浮生終日
忙男和女滿堂到無常袛自當人如春夢終須短命若風燈
不久常自思量可悲傷題起教人欲斷腸開卷日應身長救
苦并本無去亦無來彌陀教主大願弘深四十八願度衆生
使人人悟本性彌陀今惟心淨土渡苦海苦海洪波證菩提
之妙果持念者罪滅河沙稱揚者福增無量書寫讀誦者當
生華藏之天見聞受持臨命纔時定往西方淨土凡念佛者

斷有功無量慈愍故慈愍大慈愍故皈命一切佛法僧信禮常住三寶法輪常轉度衆生偈曰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刼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眞實意黄氏寳卷纔展開諸佛菩薩降臨來爐香遍滿虚空界佛號聲名動九垓昔日漢王治世雨順風調國泰民安感得一位善心娘子出世家住曹州南華縣黄員外所生一女端嚴美色年方七歲吃齋把素念金剛經報答父母深恩每日不缺感得觀世音菩薩半空中化現父母見他終日念經苦切不從一日尋媒吉日良時把他嫁與一婿姓趙名方屠宰爲生爲夫婦一十二載生下一男二女一日黄氏告其夫曰我與你爲夫妻一十二載生下嬌兒嬌女但貪戀恩愛永墮沉淪妾有小誠勸

喻丈夫聽取詞曰宿緣夫婦得成雙雖有男和女誰會甚無常伏望我夫主定念與雙同共修行終年富貴也須草草貪名與利隨分度時光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徃山東買豬去黃氏女見丈夫去了每日淨房寢歇沐浴身體燒香禮誦金剛經

今方當下山東去　四個兒女在中堂　黃氏女在西房

香湯沐浴換衣裳　卸簪珥淺淡梳粧　每日家向西方

燒香禮拜　面念顏并寶卷　持念金剛

看經文猶未了　香烟冲散　念佛音聲朗朗

貫徹穹蒼　地獄門天堂界　毫光發現

閻羅王一見了　喜悅龍顏　莫不是陽世間

生下佛祖　急宣召二鬼判　審問端詳

有鬼判告吾王　聆音察理　曹州府南華縣

有一善良　看經文黃氏女　持齋把素

行善心功行大　驚動天堂　唱金剛經

閻羅王聞言心內忙。急點無常鬼一雙。一雙急奔趙家庄。黃氏正看經卷。忽見仙童在面前。念

善人便是童子請　惡人須遣夜叉郎　黃氏看經忙來問

誰家童子到奴行　仙童答告娘子道　善心娘子你莫慌

不是凡間親眷屬　我是陰間童子郎　今因爲你看經卷

閻王請你善心娘　黃氏見說心煩惱　小心一一告無常

同姓同名勾一個　如何勾我見閻王　千死萬死甘心死

怎捨嬌娃女一雙　大姐嬌姑方九歲　伴嬌六歲怎拋娘
長壽嬌兒年三歲　常抱懷中心怎忘　苦放奴家魂一命
多將功德與你行　仙童答告娘子道　何人似你念經劉
善惡二童子。被黃氏女哀告。再三不肯赴幽。留戀一二個孩兒。難拋難捨。仙童催促。說道善心娘子。陰間取你三更死定不容情到四更。不比你陽間好轉限。陰司取你。若違了限我得罪。更不輕說短長。黃氏此時心意想便喚女使去燒湯香湯沐浴方纔了。將身便乃入佛堂盤膝坐定不言語。一靈真性見閻王 唱

楚江秋　人生夢一塲。光陰不久常。臨危個個是風燈樣。看看回步見閻王。急辦行粧。鄉臺上把家鄉望。兒啼女哭好恓惶。

排鈸打皷作道場披麻帶孝安塋埅　白

不說令方悽惶事　且言黄氏赴陰靈　看看來到柰何埘
一道金橋接路行　借問此橋作何用　单等看經念佛人
柰何两邊血浪水　河中多少罪淹魂　悲聲哭泣紛紛鬧
四面毒蛇咬露筋　前到破錢山一座　黄氏向前問原因
是你陽間人化紙　殘燒未了便抛焚　因此掩翻多破碎
積聚號作破錢山　又打枉死城下過　多少孤魂未托生
黄氏見說心慈愍　舉口便誦金剛經　河裡罪人多開眼
尸山爐劍樹鑊林　鑊湯火池蓮花現　無間地獄瑞雲籠
當下仙童枉不住　急忙便去奏閻君　唱
山坡羊　黄氏到了那森羅寶殿。有童子先奏說。請了看經人

來見閻羅王便傳召請。黃氏拜在金堦下。不由的跪在面前。有閻君問你。從幾年把金剛經念起。何年月日感得觀世音出現。這黃女又手訴說前情來。訶自從七歲吃齋。供養聖賢望上聖聽言。從嫁了兒夫。看經心不減 白

閻君當下忙傳言　善心娘子你聽因　你念金剛多少字
几多點化接陰陰　甚字起頭甚字落　是何兩字在中間
你若念經無差錯　放你還魂回世間　黃氏當時堦下立
願王聽奴念金剛　字有五千四十九　八萬四千點畫行
如字起頭行字住　荷擔兩字在中央　黃氏說經尤未了
閻王殿前放毫光　舉手龍顏真喜悅　放你還魂看世間
黃氏聞知忙便告　願王俯就聽奴言　第一不往屠家去

第二不要洗衣行　只願作個善門子　看經念佛過時光
閻王取筆作判斷　曹州張家轉爲男　他家積有家財廣
缺少墳前拜孝郎　員外夫妻俱修善　姓名四海廣傳揚
吃罷迷魂湯一盞　張家娘子腹懷躭　十月滿足生一子
左肋紅字有兩行　此是看經黃氏女　曾嫁觀水趙令方
此是看經多因果　得爲男子壽延長　張家員外親看見
愛如珎寶喜開顏　唱

皂羅袍　黃氏在張家托化轉男身。相湊無差。員外見了喜添花。三年就養成人。大年方七歲。聰明秀發。攻書習字。取名俊達。十八歲科舉登黃甲

却說張俊達。十八歲登科應舉。陞授曹州南華縣知縣。忽然

思憶。是他本鄉。到縣中赴任之後。先去王粮國稅。然後理論
公廳。差兩個公差。即去請趙郎令方。我和他說話。兩個公差
不敢怠慢。即到趙家來請令方。白

趙令方在家中　看經念佛兩公人　忙嚇諾聽說來因
即時間　忙打扮　來到縣裡
公廳上忙施禮　且說家門　張知縣起躬身
便令坐　敘寒溫分賓主　捧出茶湯
你是我親夫主　令方姓趙　我是你前妻子
黃氏之身　你不信到靜臺　脫衣親見
左肋下硃砂記　字寫原因　我大女嬌姑兒
嫁人去了　第二女伴姐姐　嫁了曹真

長壽兒我掛孝　守我墳塋　咱兩個同騎馬

前到先塋

知縣同令方兒女五人，到黃氏墳前開棺，見屍容顏不動，回來做道場七日，令方看金剛經，瑞雪紛紛，男女五人，總駕祥雲昇天去了。臨江仙一首爲証。

黃氏看經成正果，同日登極樂。五口盡昇天，道善人傳，觀音菩薩未度我。

寶卷已終，佛聖已知，法界有情，同生勝會。南無一乘字無量又眞空諸佛海會，悉遙普使河沙同淨土。伏願經聲佛號，上徹天堂，下透地府。念佛者出離苦海，作惡者永墮沉淪。得悟者諸佛引路，放光明照徹十方，東西下，廻光返照，南北處親

到家鄉。登無生漂舟到岸。小孩兒得見親娘。人身難得三寶不怕。八十部永返安康。偈曰

衆等所造諸惡業　自始無始至如今
靈山失散迷真性　一點靈光串四生
一報天地盖載恩　二報日月照臨恩
三報皇王水土恩　四報爹娘養育恩
五報祖師親傳法　六報十類孤魂早超身
摩訶般若波羅密

薛姑子宣畢卷。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了。衆人吃了。後孟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幾樣精製菓菜一坐壺酒來。又頓了一大壺好茶。與大妗子段大姐。桂姐衆人

吃。月娘又教玉簫拿出四盒兒細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

點茶。李桂姐道三位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

順。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道。月娘道也

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姐唱了等我也唱個兒與娘們

聽。問月娘要聽什麼。月娘道你唱更深夜深靜悄。當下桂姐送

衆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笋。款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唱道

更深靜悄。把被兒熏了。看看等到月上花稍。全靜悄悄。全無

消耗。敲殘了更鼓。你便纔來到。見我這臉兒不瞧。來跪在奴

身邊告。我做意兒瞧他偷眼兒瞧。甫能咬定牙。其實恐不住

笑。又　勸兒推磨。好似飛蛾援火。他將我做啞謎兒包籠。我手

裡登時猜破。近新來把不住船兒舵。特故里搬弄心腸軟。一

似酥蜜果者麼走謊休道是我便做鐵打人其實難不過又踈狂或薄情無奈兩三夜不見你回來問着他便撒頑不倈不由人轉尋思權寧耐他笑吟吟將被兒鋪開半捲過香羅待我推綉鞋不去倈你若是惱的人慌只教氣得我害又花街柳市你戀着蜂蝶採使我這里玉潔冰清你那里瓜甜蜜秫恰回來無酒半裝醉只顧里打艸驚蛇到尋我些風流罪我欲待攄了你面皮又恐傷了就里待要隨順了他其實受不的你氣

桂姐唱畢郁大姐就纔要接琵琶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挂在肐膊上先說道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眞兒與大妗子和娘每聽罷于是唱道

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把焚香天地也燒。一套

唱畢月娘笑道。慢慢兒的說。左右夜長儘着你說。那時大妗子

害夜深困的慌。也沒等的都大姐唱。吃了茶多散歸各房內睡

去了。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中。三位師

父便往孫雪娥後邊房裡睡。都大姐申二姐與玉簫小玉在那

邊炕屋裡睡。月娘同大妗子在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正是參

横斗轉三更後。一鈎斜月到紗窗。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毀駡申二姐　玉簫愬言潘金蓮

萬里新墳盡十年　修行莫待鬢毛斑
死生事大宜須覺　地獄時常非等閑
道業未成何所賴　人身一失幾時還
前程黯黑路途險　十二時中自著研

此八句单道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影隨形如谷應聲你道打坐參禪皆成正果相這愚夫愚婦在家修行的豈無成道禮佛者取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看經者明佛之理坐禪者踏佛之境得悟者正佛之道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後修先修後作有如吳月娘者雖有此報平日好善看經禮佛布施不應今

此身懷六甲。而聽此經法。人生貧富壽夭賢愚。雖蒙父母受氣成胎中來。還要懷妊之時。有所應召。古人妊娘懷孕。不倒坐。不偃臥。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弄詩書金玉異物。常令瞽者誦古詞。後日生子女。必端正俊美。長大聰慧。此文王胎教之法也。今吳月娘懷孕。不宜令僧尼宣卷。聽其生死輪廻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日後被其顯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蓋可惜哉。正是前程黑暗路途險。十二時中自着研。此係後事。表過不題。當下後邊聽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单表潘金蓮在脚門邊。久站立。忽見西門慶過來相携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牀上。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摟定婦人笑嘻嘻說道。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過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

淫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婦手裡使巧兒拿些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這個是你早辰和那㨘刺骨兩個嘀定了腔兒好去和他個合窩去一徑拿我扎筏子嗔道頭里不使丫頭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兒來小賊㨘刺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內弄判子我還是李瓶兒時教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裡我不醋了西門慶笑道那里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個頭兒你又說他的那不是婦人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便去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㨘刺骨弄答的齷齪齷齪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不與我使慣了卻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說道你要拿了

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一面接的袖了。趄趄着腳兒就往外走。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停眠整宿在一鋪兒長遠睡。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恥。無故只是睡那一回兒。還教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走怎的。西門慶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閒話。教他在俺每跟前欺心大膽的。我到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裡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瑣碎死了。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由他去。你管他怎的。婆婆口絮。媳婦耳頑。倒沒的教人與你爲仇結仇。悞了咱娘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關上角門。放卓兒擺下棋子。婦人問

你姥姥睡了。春梅道。這咱哩後邊散了。來到屋裡就睡了。這裡房中春梅與婦人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繡春炕上吃飯。見了西門慶。慌的跐起身來。西門慶道。你每吃飯。於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不一時只見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裡冷。你往屋裡坐去罷。這西門慶一把手摸到懷裡摟過來。就親了個嘴。一面走到房中牀正面坐了。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兒站立。問道。爹你今日沒酒。外邊散的早。西門慶道。我明日還要早船上拜拜蔡知府去。不是也還坐一回。如意兒道。爹你還吃酒。斟酒與爹吃。還有頭里後邊送來與娘供養的一卓菜兒。一素兒金華酒

湯飯偺每吃了酒菜還沒敢動留有預備只把爹用西門慶道你每吃了罷了分付下飯不要別的好細巧拿幾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教綉春你打了燈籠往花園藏春軒書房內還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斟那個酒我吃那綉春應諾打着燈籠去了迎春連忙放卓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与爹下酒于是燈下揀了一碟鴨子肉一碟鴿子雛兒一碟銀絲鮓一碟掐的銀苗豆芽菜一碟黃芽韭和的海蜇一碟燒臟肉釀腸兒一碟黃炒的銀魚一碟春不老炒冬笋兩眼春橘不一時擺在卓上抹得鍾筯乾淨放在西門慶面前良久綉春前邊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嘗了嘗無比美酒紅紅的顏色當下如意兒就

挨近在桌上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兒與他下酒那迎春卻局往後邊廚房內與綉春坐去了這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教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摟着與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老婆剝菓仁兒放在他口裏西門慶一面解開他穿的玉色紬子對衿袄兒鈕扣兒并抹胸兒露出他白馥馥酥胸用手揣摸着他奶頭誇道我的兒你達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這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的一般樣兒我摟着你就如同摟着他一般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的身上白我兒五娘雖好模樣兒也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倒白淨肉色兒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倒是他雪姑娘生的清秀又白淨五短身子兒又道我有句說話兒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

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正月里戴爹與他了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廂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與他一杯酒吃惹的他不惱麼這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兒與他又揀了兩筯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在傍邊一面吃了老婆道你叫綉春姐來吃些兒那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哩走去良久迎春向炕上抱他鋪蓋後邊睡去迎春道我不往後邊在明間板凳上賣良姜我與綉春廚房炕

上房去茶在火上等爹吃你自家倒倒罷如意兒道姐你去帶
上後邊門等我揷夫那迎春抱了被褥一直後邊去了這老婆
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火點茶與西門慶吃了揷上後
門原來另預備着一牀兒鋪盖與西門慶睡都是綾紬被褥扣
花枕頭在炕上熏的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牀上
睡西門慶道我在牀上睡罷如意兒便抱鋪盖抱在牀上鋪下
打發西門慶上牀解衣替他脫了靴襪他便打了水拿出明間
內漂洗了牝掩上房門將燈臺拿在牀邊一張小卓兒上擱放
然後他方脫了衣褲上牀鑽入被窩裡與西門慶相摟相抱並
枕而臥婦人用手揑弄他那話兒上邊束着托子挣獰䐊腦又
喜又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摟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臥在被窩

肉脫的精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着胸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吁吁被他肏得面如火熱又道這稚腰子還是娘在時與我的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不打緊處到明日鋪子裡拿半個紅段子與你做小衣兒穿再做雙紅段子睡鞋兒穿在脚上好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爹與了我等我閒着做西門慶道我只要忘了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年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原來還大你一歲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你大娘生了孩兒你好生看妳着你若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

你娘的窩兒你心下如何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沒人奴情愿一心只伏侍爹再有甚麼二心就死了不出爹這門若爹可憐見可知好哩這西門慶見他言語兒投着機會心中越發喜歡摟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穿着一雙綠羅扣花鞋兒只顧沒稜露腦兩個搧幹抽提抽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出來嬌聲怯怯星眼濛濛良久都令他馬伏在下且舒雙足西門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牝中燈光下兩手扳着他雪白的屁股只顧搧打口中叫章四兒你好去叫着親達達休要住了我丟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真個口中顫聲柔語呼叫不絕足頑了一個時辰西門慶方纔精泄良久拽出塵柄來老婆取帕兒替他搽拭摟着睡到五更雞叫時分散

老婆又替吮咂。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咂半夜。怕我害冷。連尿也不教我下來溺。都替我嚥了。老婆道。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這西門慶眞個把胞膈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個綺妮溫存。萬千囉唣。合搗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盆中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早教兩名排軍。把捲棚正面放的流金入仙鼎寫帖兒檯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又教陳經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教琴童氈包內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哥那裡。俺每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在家裡看家。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你的是一

方兜肚一個金墜兒五錢銀子他四個每人都是二錢銀子一方手帕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都往他家去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裡不自在俺姐不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個茶食盒子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荊都監老爹來拜西門慶即出迎接至廳上敘禮荊都監穿着補服員領戴着暖耳腰繫金帶叩拜堂上道久違欠恭高轉失賀之意西門慶道多承厚貺尚未奉賀敘畢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獻上茶湯荊都監便

道良騎倈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廵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黃泰宇都借學生這裡作東請他一飯蒙他昨日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荊都監道正是小弟一事來奉瀆兒廵按宋公過年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胆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我這裡等我抵回和他說又好些這荊都監連忙下坐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多承盛情啣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喚掾房寫字的取出荊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出祖後軍功累陞本衛左所正千户從某年由武舉中式歷陞今職管理濟州兵馬歷年餘文一一開載明白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物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荆都監道不然總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瀆推阻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碗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分付平安我不在有甚人來拜望帖兒接下休往那去了派下四名排軍把門說畢就上馬琴童跟隨拜恭

知府去了。卻說玉簫早辰打發西門慶出門，走到金蓮房中說
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坐，晚夕眾人聽薛姑子宣黃氏女
卷，坐到那咱晚。落後二娘管茶，三娘房裡又拿將酒菜來，都聽
桂姐申二姐賽唱曲兒，到有三更時分，俺每纔睡。俺娘好不說
五娘哩。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裡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
就不放往他屋裡走兒。把攔的爹恁緊。二娘道沒的羞人子，剌
剌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兒，隨他串去。金蓮道我待說
就沒好口，合瞎了他的眼來。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裡睡來麼。玉
簫道前邊老大這娘屋裡，六娘又死了，爹往誰屋裡去。金蓮
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這
玉簫又說，俺娘怎的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

鑰匙到房裡娘說了爹幾句好的李大姐死了嗔俺分散他的丫頭多少時兒相你把他心愛的皮襖拿了與人穿就沒話兒說了爹說他見沒皮襖穿娘說他怎的沒皮襖放着皮襖他不穿坐名兒只要他這件皮襖早晚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你敢指望他的金蓮道沒的那扯毯淡有了一個漢子做主兒罷了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攔他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把攔他一面兒罷了偏有那些毯聲浪氣的玉筲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俺娘收拾戴頭面哩今日要留下雪娥在家與大妗子做伴兒俺爹不肯都封下人情五個人都教去哩娘也快些收拾了罷說畢玉筲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胭抹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

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嗔換孝都教穿淺淡色衣服這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𩯭髻珠子箍兒用翠藍銷金綾汗巾兒搭着頭上珠翠堆滿銀紅織金段子對衿袄兒藍段子裙兒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臥兎兒珠子箍兒胡珠環子上穿着沉香色遍地妝花補子袄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軍喝路轎內安放銅火踏玉經棋童來安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姥逕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卻說前邊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吃酒的卻一卓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向鐔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四五個做一處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

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挂真兒沒個人往後邊去便叫他來到
好歹教他唱個挂真兒咱每聽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只見春
鴻走來向着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了轎子
去春鴻道爹派下教王經去了留我在家裡看家春梅道賊小
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還不尋到這屋裡來烘火因叫迎春你釃
半甌子酒與他吃分付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
說我要他唱個兒與姥姥聽那春鴻連忙把酒吃了一直走到
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妗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簫都在上房
裡坐的正吃芫荽芝蔴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
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兒與他聽去哩這申二姐道
你大姑在這裡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

姑娘這裡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的我有郁大姐在那里也是一般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動身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他不來哩都在上房坐着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他就來了春鴻道我說你叫他來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道大姑娘在這裡那裡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我不得閑在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奶奶到說你去走走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遍了雙腮衆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裡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你怎麼

對着小厮說我那里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稱竿他也敢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俺每在那毛裡夾着來。是你撞舉起來。如今從新鑽出來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狗攮的瞎淫婦。你來俺家纔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唱。左右是那幾句東溝籬。西溝壩。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野詞。就拏班做勢起來。眞個就來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稱罕你這個兒。韓道國那淫婦家興你。俺這里不興你。你就學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兒去。賈媽媽與我離門離戶。那大妗子攔阻說道。快休要舒口。把這申二姐罵的睁睁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爺樂樂。這位大姐怎的恁般粗魯性兒。就是剛纔

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歹。這般潑口言語潟出來。此處不留人，也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合遍街搗遍巷的瞎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比是你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趁早兒與我走，再也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春梅道：賴在我家，教小廝把鬢毛都撏光了你的。大妗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甚樣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拜辭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畫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妗子看着大姐和玉簫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冲言冲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你教他慢

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攆他去了。又不叫小厮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卻怎樣兒的。卻不急了人。玉簫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卻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衆人說道。乞我把賊瞎淫婦一頓罵。立攆了去了。若不是大妗子勸着我臉上與這賊瞎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他還不知道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株。忌口些。都大姐在這里。你卻罵瞎淫婦。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幾年。先前他還不知怎樣的。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人兒來。教他唱個兒他就唱。那里像這賊瞎淫婦大胆。不道的會那等腔兒。他再記的甚麽成樣的套數。還不知怎的拿班兒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山坡羊。瑣南枝。油里滑言語。上個甚

麼撻盤兒也怎的我纔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裡就
要把郁大姐撑下來一般郁大姐道可不怎的昨日晚夕大娘
多教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娘說郁
大姐你教他先唱你後唱罷郁大姐道大姑娘你休惟他他原
知道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好容易春梅道我
剛纔不罵的你你覆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
不怕他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沒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如意兒
道等我傾杯兒酒與大姐姐消消惱迎春道我這女兒有惱蔻
是氣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
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鶯鶯鬧臥房山坡羊兒與姥姥和大姑
娘聽罷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那迎春拿起杯兒酒

來。望着春梅道。罷罷我的姐姐。你着氣就是惱了。胡亂且吃你
媽媽這鍾酒兒罷。那春梅忍不住笑罵迎春。說道。怪小淫婦兒。
你又做起我媽來了。說道。郁大姐。你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
俺每聽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唱
花容月豔減盡了。花容月艷。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峭細雨
連纖。落紅千萬點。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損蠻腰鬼病
懨懨。倦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損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
憎厭。這些時對鶯花不捲簾。
槐陰庭院靜悄悄。槐陰庭院。芭蕉新乍展。見鶯黃對對。蝶粉
翩翩。情人天樣遠。高柳噪新蟬。清波戲彩鴛。行過闌前。坐近
他邊。則所得是筆家唱撩亂急攘攘。愁懷萬千。拈起柄香羅

紈扇上寫阮郎歸詞半篇。

炎蒸天氣。挨過了炎蒸天氣。新涼人。綉幃帷燈花相照。月色相隨。影伶仃。訴與誰。征雁向南飛。雁歸人未歸。想像腰圍。做就寒衣。又不知他在那里貪戀着。並無個真實信息。倩一行人稍寄。只恐怕路迢遙。衣到遲。

梅花相問。幾遍把梅花相問。新來瘦幾個。笑香消容貌。玉減精神。比花枝先瘦損。翠被添頓重溫。爐香夜夜薰着意溫存。斷送勞魂這些時。睡不安眠不穩。枕兒冷燈兒又昏。獨自個向誰評論。百般的放不下心上的人。

這里彈唱吃酒不題。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里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

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曆日。荆都監老爹。差了家人送了一口鮮猪。一罈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姐夫收下了。沒敢與他回帖兒。等爹來打發。那上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拿宋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并擡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西門慶叫了陳經濟來。問了四包銀子。已久交到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廳上。春鴻連忙報與春梅眾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你小蠻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俺每甚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眾人打聽見吃酒醉了。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

拎子三個轎子都往這邊屋裡坐的。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裳

坐下放卓打發他吃飯。教來興兒定卓席。二十日與宋御史擺

酒與巡撫侯爺送行。初一日擊豬羊。家中祭祀還願心的。初三

日請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衆位吃慶官酒。分付已了。玉簫在

傍請問爹你吃酒放卓兒篩甚麼酒你吃。西門慶道有菜兒擺

上來。有劉總荊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嘗嘗看好不

好吃。只見來安兒來家回話。玉簫連忙便提酒來。打破泥頭傾

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長。西門慶令

斟來我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卻說來安同排軍拿

了兩個燈籠。晚夕接了月娘來家。月娘便穿着銀鼠皮。披着金

[illegible]襖兒。翠藍裙兒。李嬌兒等。都是貂鼠皮襖。白綾襖兒。紫丁香

色織金裙子。原來月娘見金蓮穿着李瓶兒皮襖。把金蓮舊皮襖與了孫雪娥穿了。都到上房拜了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都過那邊屋裡去了。拜大妗子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說應二嫂見俺每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堂客。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原來他房裡春花兒。比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也不自在哩。那時節亂的他家裡大小不安。本等沒人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俺每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覆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沒眼兒是鬼兒。出來見不的。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

只好教豬拱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自你家的好拿掇的出來見的人。那王經在傍。他立着說道。俺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上不敢出來見。躲在下邊房裡。打窓戶眼兒望前瞧。被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白瞧甚麽。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實抹他一臉粉。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厮便要胡說。他幾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他個影兒。只臨來時。纔與俺每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月娘起身過這邊屋裡。拜大妗子并三個師父。西門大姐與玉簫衆丫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衆人都不做聲。玉簫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先就家去。大妗子隱

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丫頭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惟不的倚家主子也沒那正主子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通沒些摺兒金蓮在傍笑着說道也沒見這個瞎曳麼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教他挐班兒做勢的他不罵的他嫌腥月娘道你倒且是會說話兒的合理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乞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了金蓮道莫不爲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把臉通紅了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隣親戚都教他罵遍了罷于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

情知是誰。你家使的好規矩的大姐。如此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對西門慶說。西門慶笑道。誰教他不唱與他聽來。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里。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說道。不說叫將他來。噴喝他兩句。虧你還雖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都先歸去房裡。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月娘進裡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玉簫。這廚上四包銀子。是那里的。西門慶說是劉都監送來幹事的二百兩銀子。明日要央宋巡按。圖幹歷轉。玉簫道。頭里姐夫送進來。我放在箱子上。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裡去哩。玉簫一面收放在廚櫃中。不題。金蓮在那邊屋里。只顧坐的等着西門慶。

答兒往前邊去。今日曉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姤。圖壬子
日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掀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前
邊去、我等不的你。我先去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
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邊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
你去。我還和你說話哩。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是強
汗世界。巴巴走來我這屋裡。硬來叫他。沒廉耻的貨。自你是他
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因說西門慶。你這賊皮搭行貨子。
惟不的人說你。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
吃他在前邊攔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
兒。教人怎麼不惱。你冷竈着一把兒熱竈着一把兒纔好。通教
他把攔住了。我便罷了。不知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口

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裡有幾分惱。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里遞。一日恁甚麼兒沒吃。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疼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他屋里瞧他瞧去。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眞個他心裡不自在。分付收了家火罷。我不吃酒了。于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蘭香便熱煤炭在地。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裡怎麼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只顧嘔吐。被西門慶一面扶起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裡怎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疼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劉纔上房對我說。我纔號

的婦人道可知你曉的俺每不是你老婆你疼心愛的去了西門慶于是摟過粉項來就親個嘴說道怪油嘴就後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艶茶兒來與你娘吃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茶上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兒邊吃婦人道拏來等我自家吃會那等喬劬勞旋蒸熱賣兒的誰這里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裡來走一走兒也有這大娘平白你說他爭出來㘄包氣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個閒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可不了一了心愛的扯落着你哩把俺每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揣了號聽題去了後十年挂在你那心裡見西門慶嘴揾着他香腮便道吃的那爛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嘗嘗着

來那里有甚麽神思且和你兩個纏西門慶道你沒吃甚麽兒
吽丫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婦人道你沒的說人
這里凄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
不吃我敢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去罷明日早使小厮請任醫
官來看你婦人道由他去請甚麽任醫官李醫官教劉婆子來
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
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揑病手到病除婦人
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麽病西門慶忽然想起昨日劉學
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清心蠟丸那藥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
香問你大娘要在上房磁罐兒內盛着就拿素兒帶些酒來玉
樓道休要酒俺這屋裡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

西門慶看見篩熱了酒剝去蠟裹面露出金丸來看着玉樓吃
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趕着酒你篩一鍾兒來我也吃了藥罷
被玉樓瞅了一眼說道就休那汗邪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裡去
吃你這里且做甚麼哩卻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擺掇上
路兒來了緊教人疼的魂兒也沒了還要那等掇弄人虧你也
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個只顧涎纏西門慶笑道罷罷我的兒
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
解衣上牀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撲撒着酥胸揣摸香
乳一手摟其粉項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
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
了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

宋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罷。受了人家多少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又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廝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教他管去。也該教他管管兒。卻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雕佛眼兒便難。等我管。西門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幾席酒兒。你交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見出你那心裡來了。擺過酒兒。交與他。俺每是合死的。像這清早辰得梳了頭。小廝你來我去。稱銀子。換錢。把氣也掏乾了。饒費了心。那個道個是也怎的。西門慶道。摟着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慢慢摟起

這一隻腿兒蹺在肐膊上摟抱在懷裡揝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着大紅綾子的綉鞋兒說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只愛你這兩隻白腿兒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也沒你這兩隻腿兒柔嫩可愛婦人道好個說嘴的貨誰信那綿花嘴兒可可兒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沒有來愁好的沒有也要千取萬不說俺每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來右說着哩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有句謊就死了我婦人道惟行貨子沒要緊賭什麼誓這西門慶說着把那話帶上銀托子插放入他牝中婦人道我說你行行就下道兒來了便道且住賊小肉兒不知替我拿下了不曾沒有遂伸手向褥子底下摸出絹子來預備着抹揉因摸見銀托子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還

不趕早除下來哩那西門慶那里肯依抱定他一隻腿在懷裡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聲如狗㗒鏁子一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抹隨出口裏內不住的作柔顫聲叫他達達你省可往裏去奴這兩日好不腰酸下邊流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服暖藥來你吃就好了不說兩個在牀上歡娛頑耍早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在轎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對叫過畫童兒送到他往韓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鏥㨿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毎五個在前頭

吃酒兒進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生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上頭上臉的。還嗔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乞他罵了去罷。要俺每在屋裡做甚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戶。教他傳出去。好聽。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的。出來的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每不長俊一般。成個甚麼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夫姑不言語。好惹氣。當夜無話。歸到房中。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這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了。又悞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次日老早使來安叫了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吳月娘早辰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個一盒茶食。與了五錢銀子。又許下薛

姑子。正月裏庵裡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因擺下茶。在上房內管待。閻大妗子一處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內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叫小玉往前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簫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哩。我去請罷。于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便問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辰我打發他家去了。玉簫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任人心淡。只顧任着怎的。也任了這幾日了。他家中丟着孩子。也沒人看。我教他家去了。玉簫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

人家收着罷了。是遞與秋菊。放在抽替內。這玉簫便向金蓮說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了。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汗世界。與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恥。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不放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裡歇了一夜。又對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着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這金蓮聽說在心。玉簫先來回月娘說姥姥起早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就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姐。管情又不知心裡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當下月娘自知、屋裡說話。不防金蓮躡走到明間簾下。聽覷多時了。猛

可開言說道。大娘說的我打教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月娘道。是我說來。你如今怎麼的。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道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爲甚麼惱他。教我還說。誰知爲甚麼惱他。你便就撑着頭兒說別人。不知道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他。怎麼不曉的。金蓮道。他不來往我那屋裡去。我成日莫不拿猪毛繩子套他去不成。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你昨日怎的他在屋裡坐好好兒的。你恰似強汗世界一般。掀着簾子。硬來大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漢子頂天立地吃

辛受苦。犯了甚麽罪來。你拿猪毛繩子套他。賊不識高低的貨。俺每倒不言語。只顧赶人不得赶上。一個皮襖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挂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聲兒。都是這等起來。俺每在這屋裡放小鴨兒。就是孤老院裡。也有個甲頭。一個使的丫頭。和他猫鼠同眠。慣的有些摺兒。不管好歹。就罵人。倒說着你嘴頭子不伏個燒埋。金蓮道。是我的丫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爲我要皮襖。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不說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我也浪了。圖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卻是誰浪。吳月娘乞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漲了雙腮說道。這個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

是趂來的老婆那沒廉耻趂漢精便浪俺每眞材實料不浪被
吳大妗子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饒勸着那月
娘口裏話紛紛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少我了孟玉樓
道耶樂耶嚛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着俺每
一棒打着好幾個人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姐一句兒也罷了
只顧打起嘴來了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廝罵沒好口
不爭你姊妹們攘開俺每親戚在這里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
我去呀嗔我這里叫轎子來我家去罷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
妗子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打臉
上自家打幾個嘴巴頭上髮髻都撞落一邊放聲大哭叫起來
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什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

趂將你家來了。彼時恁的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不得趕上。月娘道。你看就是了。潑脚子貨。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你看他嘴頭子就相淮洪一般。他還打滾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好老婆把我別變了就是了。你放恁個刁兒。那個怕你麼。那金蓮道。你是眞材實料的。誰敢辨別你。月娘越發大怒說道。好不眞材實料。我敢在這屋裡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我。玉樓見兩個拌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起金蓮往前邊去罷。却說道。你恁的椎剌剌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教他三位師父笑話。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扯起來。送他前邊

邊去了。大妗子便勸任月娘。只說道。姑娘你身上又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姊妹們歡歡喜喜。俺每在這里住着有光。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却怎樣兒的。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告辭月娘。衆人起來道問訊。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誰家竈內無烟。心頭一點無明火。些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儘讓些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靈臺正好修。若還繩慢鎖頭鬆。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爲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了。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攪。菩薩好好兒的。我回去也。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齋襯去。即叫

大姐你和那二娘。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狗。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月娘陪大妗子衆人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肐膊都軟了。手氷冷的。從早辰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裡。大妗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攬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里。任看着。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今犯夜倒拿住巡更的。我到容了人。人到不肯容我。一個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爲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耻也不顧。他燈臺不明。自已還張着嘴兒說人。浪想着有那一個在成日和那一個合氣。對着俺每子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姑兒了。单管兩頭和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

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謊人子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早時劉纔你每看着擺着茶兒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的去了就安排着要嚷的心兒悄悄兒走來這里聽聽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那漢子來輕學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每都在屋裡守着爐臺站着不知五娘幾時走來在明間內坐着也不聽見他腳步兒响孫雪娥道他单爲行鬼路兒腳上只穿氊底鞋你可知聽不見他腳步兒响想着起頭兒一來時該和我今日多少氣背地打夥兒嚼說我教爹打我那兩頓娘還說我和他便生好鬬的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哩你劉纔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滚撒潑兒一徑使你爹來家知道管就把

我翻倒底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乞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牢頭。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裡叫漢子。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你先去。恰似只他一個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了。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裡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在你口內。也卻罷了。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不貪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爲衆好。與人爲怨忌。俛勸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心口內有些惡沒沒的。上來。教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倘倘去。分付李嬌

見你每陪大妗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裝了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却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到個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荆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分付教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里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旣恁說你多上覆我知道了拏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䟕在炕上呌了半日白不答應問丫鬟都不敢說走到前邊金蓮房裡見婦人蓬頭攪腦拿着個枕頭䟕問着又不言語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荆都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問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辰嚷鬧合氣之事具說一遍

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孃拉起來說道你甚緊自身上不方便理那小淫婦兒做什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你看說話哩我和他合氣是我便生好鬬尋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眾人不是早辰好意擺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便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走來後邊撑着頭兒和他兩個嚷自家打滾撞頭鬏髻躧遍了皇帝上位的叫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眾人拉勸着是也打成一塊他平白欺負慣了人他心裡也要把我降伏下來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頂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禿肉兒拌的他一回那潑皮賴肉的氣的我身子軟癱兒熱化什麼孩子

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頭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剛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了乾淨了我這身子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乞他害死了罷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大悔氣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越聽了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摟抱在懷裡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什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到值了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不敢罵他還要拿猪毛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教他說惱了我乞我一頓好脚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什麼兒沒有月娘道誰曾着

些甚麼兒大清早辰纔掙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腦袋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沒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脚說道可怎樣兒的扶着小厮去請了那任醫官來看了討藥去天晚了他赶不進門來了月娘道手不答請什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教他死纔趁了人的心什麼好的老婆是墻上泥坯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哩他怎的你如今不請任后溪來看你看一時氣累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剃兩針由

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使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那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那任老爹緊等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裡厮守着月娘禁張了頭連忙熬粥兒拿上來勸他吃粥兒又不吃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了說任老爹在府裡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里請明日也不消咱這里人去任老爹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户一替兩替來請使道太醫已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家那里去罷這日晚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你看諕的那腔兒你去我不妨事等我消一回兒慢慢闘闘着

起來。與大妗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扶
請你大妗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里。教他唱與娘
聽。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這咱哩。西門慶道。誰教他
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趕着玉簫踢了兩脚。月娘道。他
見你家反宅亂。要去。你管他腿事。玉簫道。正經罵申二姐的倒
不踢。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户家吃酒
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子玉樓
李嬌兒四人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忙走後邊去了。西門
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妗子陪我吃了兩
口粥兒。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
不打緊。明日任后溪來看吃他兩服藥。解散散氣。安安胎就好

了。月娘道。我那等樣教你休叫他。你又叫他白眉赤眼。教人家漢子來做什麼。你明日看我就出去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什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要與我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請我那里說甚麼話。落後邀過朱臺官來陪我。我熱着你心裡不自在。吃了幾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上你這巧語花言。可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那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左相死了。終值了個破沙鍋片子。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什麼話。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趕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了儀官銀子也封下了。教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進了我二百本曆日。我還不曾回他禮。等我送禮時。稍了帖子與他。

□他討一張儀官剳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說他說納些銀

不得正理如今央這里分上討討見免上下使用也省十來兩

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討見罷你沒拿他銀子來

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賣分禮來我止任他了到

明日咱備一口豬一罈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

就在上房睡了一夜到次日宋御史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

果品大清早辰本府出票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員伶

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西門慶分付前廳儀門

裡東廂房那里聽候中廳西廂房與海鹽子弟做戲房只見任

醫官從早辰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迎到廳上陪坐道連日潤

懷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斑至晚纔來家見尊票

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后溪一胗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菲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吃畢茶琴童收下盞托去西門慶分付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爹來了明間內收拾這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姈子李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內見琴童來說任醫官進來爹分付教收拾明間裡坐月娘坐着不動身說道我就不要請他乎白教將人家漢子睜着活眼把手揑腕的不知做甚麼教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由他好了好這等的搖鈴打鼓散着哩好與人家漢子喂眼玉樓道大娘這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出去卻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姈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你教他看看你這脉息

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爲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上氣血。安安胎氣。你不教他看。依着你就請了劉婆子來。他曉的甚麼病源脉理。一時就擱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兒。戴上冠兒。玉簫拏了鏡子。孟玉樓跐上炕去。替他拏抿子掠後鬢。李嬌兒替他勒鈿兒。孫雪娥預備拏衣裳。六娘頭上止擺着六根金頭簪兒。戴上臥兎兒。也不搽臉。薄施胭粉。淡掃蛾眉。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正面關着一件金蟾蜍分心。上穿白後對衿襖兒。挿黃寬㴑挴綉裙子。襯着綾波羅襪。尖尖趫趫一副金蓮。裙邊紫鍚香囊。黃銅鑰匙。雙垂綉帶。正是。

羅浮仙子臨凡世　月殿嬋娟出畫堂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慍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動靜謀爲要三思　莫將煩惱自招之
人生世上風波險　一日風波十二時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了一遍。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進任醫官。到上房明間內坐下。見正面酒金軟璧。兩邊安放春櫈。滕夏跪地平上鋪着毡毯。安放火盆。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五短身材。團面皮兒。黃白淨兒。模樣兒不肥不瘦。身體兒不短不長。兩兩春山。月鉤一雙鳳眼。纖長春筍。露甕妃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望上拜道了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一椅坐下。琴童安放桌兒

綉襴。月娘向袖口邊餙玉腕。露青葱。教任醫官胗脉。良久。月娘抽身回房去了。房中小廝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禀的氣血弱。尺脉來的又浮濇。雖有胎氣。有些榮衛失調。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脘有些阻滞。作其煩悶。四肢之内。血少而氣多。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胳膊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减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藥來。清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老夫人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

胎氣好生安一安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多
囑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冷望乞
有暖宮丸藥見賜來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
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
甚事西門慶悉言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
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心中駭然尊敬西門慶在門前
揖讓上馬禮去比尋日不同倍加敬重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
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即使琴童拿盒兒騎馬討藥去李嬌
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屋裡裝定菓盒搽抹銀器便說大娘
你頭裡還要不出去怎麼知道你心中如此這般病月娘道甚
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不知那淫婦他怎麼的行

動旮着俺們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顧好看我一般兒里他不討了他口裡話他怎麽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攛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隨他死教他死去常言道一雞死一雞鳴新來雞兒打鳴不好聽我死了把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嚷纔拔了蘿蔔地皮寬玉樓道大娘耶嚛耶嚛那里有此話俺每就待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要的不知好歹行事兒有些勉強恰似咬羣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貨子大娘你若惱他可是錯惱了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一團兒心裡他怎的會悄悄聽人兒行動拿話兒說諷着人說話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罷了卻怎樣兒的常言一個

君子待了十個小人，你手放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把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心裡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裡拿猪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喜歡那一個，只喜歡那個，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教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他大妗子在這裡，你每兩個笑開了罷。你不然教他爹兩下里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又不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恁擺酒，俺每都在這定菓盒，忙的了不得，落得他在屋裡是全縣猾

兒悄靜兒俺每也僥不過他大妗子我説的是不是大妗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説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教他姑夫也難兩下裏都不好行走的那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這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月娘道孟三姐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猪毛繩子套了他來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説六姐你怎的裝憨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對大娘説了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裏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與他下個禮賠了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簷底下怎敢不低頭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

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陪過不是兒，天大事都了。不然，你不教他爹兩下里也難，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嚛耶嚛，我拿甚麽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趁來的露水兒，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脚指頭兒也比不的。玉樓道，你又他說不是，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那就好嫁了，你的漢子，也不是趁趁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白恁就跟了往你家來，來砍一枝損百株，兎死狐悲，物傷其類，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纔好，不管螺蟲螞蚱，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每臉上就沒

大抵玉樓做事處處可人

些血兒一切來往都罷了你不去卻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這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抿鏡只抿了頭戴上鬏髻穿上衣裳同玉樓逕到後邊上房內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我怎的走了去就拿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冲撞親家高擡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裡隨親家打我老身卻不敢說了那潘金蓮插燭也似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跳起來赶着玉樓打值道漢子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衆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

你好臉兒就料毛兒打起老娘來了。大妗子道這個你姊妹們
笑鬧恁歡喜歡喜卻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唐
聒的你每人家廝擡廝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
雖好還要綠葉兒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
娘是個天俺每是個地娘容了俺每俺每骨禿叔着心裡玉樓
也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兒打你一面口袋了。
便道你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
蓮便洗手剔甲在炕上與玉樓裝定菓盒不在話下那孫雪娥
單管率領家人媳婦竈上整理菜蔬廚役又在前邊大廚房內
烹炮蒸煮燒鵝纏羊割獻花豬琴童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
帖把丸藥送到玉樓房中煎藥與月娘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

藥來。玉樓道。還是前日分付那根兒下首裏只是有些二痽疼。我教他爹對任醫官說。稍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裏管下寒的。是挨下後邊。卻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看了卓席。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又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早知我正要奉送公祖。猶恐見卻。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略可否而答之。次問其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自知其本府胡正尹。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道。守禦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為人卻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荊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

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荊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也要乞望公祖情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見任本衛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管修義倉例該陞擢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但他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見任管事這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荊都監並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辦吏典收執分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又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那書吏如同印板刻在心上不在話下正說話間前廳鼓樂響左右來報兩個老爹都

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到廳上叙禮這宋御史慢慢纔走
出花園角門衆官見畢禮數觀其正中擺設大插卓一張五老
定勝方糖高頂一簇盤大飲五牲菓品甚是齊整周圍卓席甚
豐勝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
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的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補奉西門慶
道豈有此禮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拿上茶來衆官都說侯
老先生那里已各人差官邀去了還在都府衙未起身哩兩邊
俳長樂工鼓樂笙笛簫管方响在二門裡伺候的鐵桶相似看
看等到午後時分只見一疋報馬來到說侯爺來了這里兩邊
鼓樂一齊响起衆官都出大門前邊接宋御史在二門裡相候
不一時藍旗馬道過盡侯巡撫穿大紅孔雀戴貂鼠暖耳渾金

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來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云白豸員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廳上敘畢禮數各官廷參畢然後與西門慶拜見宋御史道此是主人西門千兵見在此間理刑亦是蔡老先生門下這侯巡撫即令左右官吏拿雙紅友生侯蒙單拜帖遞與西門慶門慶雙手接了分付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主位捧畢茶堦下動起樂來宋御史把盞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即擡下卓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厨役上來割獻花猪俱不必細說先是教坊間吊上隊舞回數都是官司新錦綉衣裝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侯公分付搬演裴晉公還

帶。記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花簇錦攢。吹彈歌舞。簫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為証。

華堂非霧亦非烟　歌遏行雲酒滿筵
不但紅蛾垂玉珮　果然綠鬢挿金蟬

候。廵撫只坐到日西時分。酒過數廵。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下來五兩銀子。分賞厨役茶酒樂工脚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著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辭謝西門慶。亦告辭而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分付把卓席休動。教厨役上來攢整菜蔬肴饌。一面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并溫秀才。應伯爵。傅夥計。甘夥計。賁地傳。陳經濟。來坐。聽唱。拿下兩卓酒饌肴品。打發海鹽子弟吃了。等的人來

教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槕出梅花來放在兩邊卓上賞
梅飲酒原來那日賁四來興兒管厨陳經濟管酒傳夥計甘夥
計看管家火聽見西門慶請都來傍邊坐的不一時溫秀才過
來作揖坐下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
聲喏前日空過衆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
的狗材你打窗戶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伯爵道你休聽人
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秃
兒乾淨來家就學舌他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秃兒肉也咬了
說畢吃了茶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
我今對宋大巡替大舅說了說那個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
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荆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

說下到明日類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姐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兄他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于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妗子說道你往家去罷了家沒人如何只顧不出去了大妗子道三姑娘留下教我過了初三日初四日家去罷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月娘留他坐不坐來到前邊安排上酒來飲酒當下吳大舅二舅應伯爵溫秀才上坐西門慶主位傅夥計甘夥計賁地傳陳經濟兩邊打橫共五張桌兒下邊戲子鑼鼓響動搬演韓熙夜宴郵亭佳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里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這西門慶隨即下席到東角門首見

喬親家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前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劄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還拿回去。一面分付玳安教廚下拿了酒飯點心。在書房內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鄆亭兩摺。約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收了家火。進入月娘房來。月娘正與大妗子在炕上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因向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加他。除加陞一般。還教他見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就題本。吉意下來。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里有二三百兩

銀子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兒他親口既許下無有個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簫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打發你娘吃了罷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纔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是往前頭去趂早兒不要去他頭里與我陪了不是了只少你與他陪不是去哩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裡去月娘道你不往那屋裡去往誰屋裡去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省可去惹的他昨日對着大妗子好不拿話兒嗁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圖你喜歡哩你又恁沒廉耻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月娘道你只依我今月偏不要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裡你往下邊李嬌

姐房裡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你了。這西門慶見他

說無法可處，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到次日臘月初一

日，早往衙門中去，同何千戶發牌陞廳畫卯，發放公文。一早辰

纔來家，又打點禮物豬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

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討過劄付來。西門慶在家，請

了陰陽徐先生廳上擺設豬羊酒菓，燒紙還願心畢，打發徐先

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已封過劄付來，上面用着許

多印信，填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一面使玳安送兩盒胙肉與

喬大戶家，就請喬大戶來吃酒，與他劄付瞧。又分送與吳大舅、

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每

人都是一盒，俱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備、荊

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戶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雜耍樂工四個唱的那日孟玉樓在月娘房內攢了帳遞與西門慶就交付與金蓮管理使用銀錢他不管了因問月娘道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惟不的人說惟狠肉平白教人家漢子捏了捏手今日好了頭也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捏兒連大妗子也笑了西門慶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這西門慶方纔兌了三十兩銀子三十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戶到了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義官喬洪名字挨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儲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

打茶。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因說明日喬通好生送到家去。若親家見招。在下有些冠帶。就敢來陪他也不妨。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好歹早些下降。一面吃畢茶。分付琴童。西廂房書房裡放卓兒。親家請那里坐。還暖些。到書房地爐內籠着火。西門慶與喬大戶對面坐下。因告訴說昨日巡按兩司請候老撫院之事。侯老甚喜。明日起身。少不的俺同僚每都送郊外方回。纔抹卓兒收拾放茶兒。只見應伯爵到了。斂了幾分人情。叫應寶用盒兒拿來。交與西門慶說。此列位奉賀哥的分資。西門慶打開觀看。裡面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常時節。白來創。李智。黃四。杜三哥。共十分人情。西門慶道。我的這邊還有舍親吳二舅。沈姨夫。門外任醫官。花大哥。并

三個夥計溫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後邊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坐因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溫師父不在家從早辰望朋友去了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經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掛卓上擺列許多熱下飯湯碗無非是猪蹄羊頭燒爛煎爊鷄魚鵝鴨添案之類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巳領下義官劄付來了容日我這里備禮寫文軸咱每從府中迎賀迎賀喬大戶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曾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吳大舅伯爵溫秀才三人分了

伯爵看了開年改了重和元年該閏正月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戶先告家去西門慶陪吳大舅坐到起更時分方散分付伴當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裏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那婦人未及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朱粉懶施渾衣兒歪在牀上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牀內叫着只不做聲西門慶便在牀上問道怪油嘴你怎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來他說道你如何悻悻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的香腮上滾下淚來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來軟了問他一

聲兒連忙一隻手摟着他脖子說怪油嘴好好兒的平白你兩個合甚麼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言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個不是對着人罵我是攔漢精趕漢精趕了你來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教你又來我這屋裡做甚麼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屋裡纏早是肉身聽着你這幾夜只在我這屋裡睡來白眉赤眼兒你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使的奴才丫頭沒不往你屋裡與你磕頭去為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聲氣的你是個男子漢若是有張主的一拳拄定那里有這些閑言帳語怪不的俺每自輕自賤常言道賤裡買來賤里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趕將你家來與你家

做小婆。不氣長。自古人善得人。欺馬善得人騎。便是如此。你看
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裡守着的是誰。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
撧撥侍奉的是誰。苦惱俺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裡。也沒
個人兒來啾問。這個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還教含着那眼淚
兒走到後邊與他賠個不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滾下
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裡。嗚嗚咽咽。哭的挣鼻涕彈眼淚。西門
慶一面摟抱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
省這一句兒就罷了。你教我說誰的是。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
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㕑了一夜。雖然我和人
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
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倒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見替你

懷着孩子。俺毎一根草兒拿甚麼比他。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嘴道。恠油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教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裡倘着不是。帶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里。說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眞。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裡。只見春梅容粧不整。雲髻斜歪。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恠小油嘴。你怎的不起。叫着他。只不做聲推睡。被西門慶雙關抱將起來。那春梅從酩子里伸腰。一個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慶掃了一交。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

梅道達達起來了手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也玷辱
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
了只顧使起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
飯你管他怎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我做奴才
一來也沒幹壞了甚麼事並沒教主子罵我一句兒攩我一下
兒做甚麼爲這合遍街搗遍巷的賊瞎婦教大娘這等罵我嗔
俺娘不管我莫不爲瞎婦扯倒打我五棍兒等到明日韓道國
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與他一頓好的不罵原來送了
這瞎淫婦來就是個禍根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
誰曉的爲他合起氣來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意罵
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里你還不倒鍾茶兒我吃那

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王屠連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里還教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恠小油嘴兒誰教你不吃些甚麼兒因說道咱每往那邊屋裡去我也還沒吃飯哩教秋菊後邊取菜兒篩酒烤菓餡餅兒炊鮮湯咱每吃于是不由分訴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一碗燒猪頭一碗頓爛羊肉一碗熬鷄一碗煎煿鮮魚和白米飯四碗吃酒的菜蔬海蜇荳芽菜肉鮓蝦米之類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鮓打上幾個鷄旦加上酸筍韭菜和上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卓兒擺下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菓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邊隨着同吃三個你一杯我一

杯吃了一更方散就睡到次日西門慶早起約會何千户來到吃了頭腦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這里先送了禮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往夏指揮家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玳安王經在家只見午後時分有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王奶奶何老人家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里走走王婆子道沒勾當怎好來踅踅户今日不因老九因為他兄弟的事敢來央煩老爹老身還不來哩玳安道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兒只怕有狗那玳

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掀開簾子。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卧兔兒。穿着一身錦段衣裳。搽抹的如粉粧玉琢。正在房中炕上。脚登着爐臺兒。坐的磕瓜子兒。房中帳懸錦綉。牀設縷金。玩器爭輝。箱奩耀日。進去不免下禮。慌的婦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子道。老身有心中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哥不曾。婦人道。有到好了。小産過兩遍。白不存。又問你兒子有了親事。王婆道。還不曾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胡亂積賺了些。小本經紀。買個驢兒。胡亂磨些麵兒賣。來度日。慢慢替他尋一個兒與他。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爹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

有甚話說。王婆道。老九有樁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說。他兒弟何九。乞賊拏着。見拏在提刑院。老爹手裡問。拏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等賊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日買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教他來討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着說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勾了。婦人道。甚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嘔氣不了。在這里。那婆子道。我的奶奶。你飯來張口。水來溫手。這等插金帶銀。呼奴使婢。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言道。說得好。三窩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

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奶。你比那個不聰明。趂着老爹這等好時月。你受用到那里是那里。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于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爲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于是和王婆一路去了。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經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教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說他不

敢惱。多上覆爹娘。冲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至晚月娘來家。穿着銀鼠皮襖。遍地金襖兒。錦藍裙。坐大轎。打着兩個燈籠。到家先拜見大妗子。衆人然後相見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道了萬福。當下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好不喜歡。多謝重禮。今日也有許多親鄰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顧車搬取家小上京去也。說了又說。好歹教賁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賁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了。好個身段兒。嘖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了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頭。他纔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如今夏大人娘

子。好不喜歡擡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裡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裡。怎麽容得不罵奴才。少椒末兒。又肯擡舉他。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碍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那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線舖子教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節紬絹絨線正快。如何關閉了舖子。到明日等再處。說畢。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如此這般。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就開出你兄弟來。放了。你往衙門首伺

侯。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一直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
裡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順腿。把何十開出來
放了。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
一夜。世上有如此不公事。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
柳樹上報。有詩爲証。

宋朝氣運已將終　執掌提刑忒不公
畢竟難逃天地眼　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
香兒。日頭向午就來了。都拿着衣裳包兒。齊到月娘房內。與月
娘大妗子衆人磕了頭。月娘在上房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
樂器唱曲兒與大妗子月娘衆人聽。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

家進房來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一齊與西門慶插燭也磕了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盗還攀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裡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年小不上三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宗女婿落後親丈母死了娶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他這女婿常時言笑自若漸漸在家嚷的人知道住不牢一日道他這丈母往鄉里娘家去周氏便向宋得說你我本沒事枉躭其名今日在此山野空地

咱兩個成其夫妻罷。這宋得就把周氏姦說了。慶以後娘家回還。道通姦不絕。後因爲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隣。纔首告官。今拘取了供招。都一日逬過去了。這一到東平府。姦妻之母。係緦麻之親。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的。問他了死罪。也不多。你穿着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西門慶道。他吃我把奴才撥了幾撥子。好的爲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個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婦人心邪。着是那正氣的。誰敢犯邊。連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是。就是俺禮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說畢。擺飯與西門慶吃了。忽聽前廳鼓樂响喇。都監老爹來了。西門慶連忙

冠帶出迎接至廳上敘禮謝其厚賜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向慨許執事恭喜必然在邇荆都監聽了又轉身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携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薦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內相公公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降堦相讓入廳兩個敘禮二位內相皆穿青縲絨蟒衣寶石縧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禦到了一處敘話荆都監又問周守禦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與侯公送行曾稱頌公之厚情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即周守禦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户王三官范千户吳大舅喬大户陸續都到了喬大户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大揖上四

拜眾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授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禦道四泉令親五韋亦當奉賀喬大户道蒙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遞里遞上一道茶來然後收拾上座錦屏前玳瑁羅列畫堂內寶玩爭輝擡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菓良久遞酒安席畢各家僮僕上來接去衣服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下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座王三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罷湯飯廚役上來割道燒鵝獻小割下邊教坊回數隊舞吊罷撮弄雜耍百戲院本之後四個唱的慢慢纔上來拜見過了個個粧扮花兒人人珠翠仙裳銀箏玉玩放嬌聲倚翠偎頻笑語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不說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作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恁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那鄭愛月兒就說。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笑道。爹你與馬司倒了墻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纔好。若有那怪攮刀子的俺每不來。說畢磕了頭揚長去

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家火，回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早往衙門，送問那兩起人犯，并過東平府。回來家中擺酒，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溫秀才、應伯爵，并會中人李智、黃四、杜三哥，并家中二個夥計，十二張桌兒。席間正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中間，忽平安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送禮來。西門慶聽言，連忙道有請。只見雲離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邊伴當擡着禮物。先遞上揭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離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

拜敬西門慶。郎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離守道。在下昨日纔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于是磕頭。四雙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眾人敘禮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連忙安下鍾筯。下了湯飯。腳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貴替職之事。這雲離守一一數言。蒙兵部余爺。憐其家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還與了個本衛見任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日已定來賀。當日眾人席上各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須臾把雲離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線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鬭李桂姐和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這個罵他惟門神。白臉子撒根基的貨。那個罵他是醜兒家。怪物勞。朱八戒。

坐在冷鋪裡賊罵道我把你這兩個女人十撇鴉胡石影子布兒朵朵朵雲兒了口惡心不說當日酒筵笑聲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要頑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離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因爲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廳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送家小往京里去不久就回小人禀問道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叙其濶別謝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携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府叫了小人去分付初六日家小准上車起身小人也得月半

纔回來。說畢把獅子街鋪内鑰匙交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我教你吳二舅來。替你開兩日舖子罷。那賁四方纔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這西門慶就逞晃着出門。僕從跟隨騎去拜雲指揮去了。那日是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上房管待大妗子。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厮。躲在門傍鞍子房兒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小厮子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聽見。送出大妗子上轎去了。便問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拉他怎的惹的他恁㩦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他。他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教他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厮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道。又不管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

的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厮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
就是個肉佞賊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
個嘴巴那小厮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恠肉根子你平白打他怎
的你好好教他說怎的不去正問着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
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進衣裳來
了帶毡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啕痛刻墻
拱平安道對過溫師父叫着他不去反哭罵起我來了玳安道
我的哥哥溫師父叫你仔細他有名的溫屁股一日沒屁股也成
不的你每常怎麽挨他的今日如何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恠
囚根子怎麽溫屁股玳安道娘自問他就是個那潘金蓮得不
的風兒就是雨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小奴才你實

說他呸你做甚麼你不說着我教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厮急了說道他只要哄着小的把他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裡弄的脹脹的疼起來我說你還不快拔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顧來回動且教小的拿出來跑過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聽了便喝道怪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好審問他說的磣死了我不知道還當好話兒側着耳朶兒聽他是個不上蘆幕的行貨子人家小厮與使卻背地幹這個營生那金蓮道大娘那個上蘆幕的肯幹這營生冷舖睡的花子纔這般所爲孟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耻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他每就沒見他老婆怎生這等平安道怎麼樣見娘們合勝看的見他他但往那里去每日只出鎖兒住了這半

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每常幾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出來倒構子走走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個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裡坐天牢裡說了回月娘同衆人回後邊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䕫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甚是無可不可旋放卓兒留我坐打開一罈酒陪我吃如今衛中荆南崗陞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我和他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禮衆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挂軸子少不的教溫葵軒做兩篇文章早些買軸子寫下月娘道還纏甚麼溫葵軒鳥葵軒哩平白安扎恁樣行貨子沒廉耻傳出去教人家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

言謊了一踐便問怎麼的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問你家小廝去西門慶道是那個小廝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賊小奴才俺送大姈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溫蠻子弄他來這西門慶聽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拶子拶他便道賊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畫童兒道他叫小的要灌醉了小的要幹小營生兒今日小的害疼躲出來了不敢去爹只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教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問爹家中各娘房裡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擺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兒家火與他又某日他望俺倪師父去拿爹的書稿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

了便道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
誰知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分付
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
向月娘惟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
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得曉的這樣狗背石東西
平白養在家做甚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
白招攬個人在家養活看寫禮帖兒惟不的你我我家有這些
禮帖書柬寫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家裡底事往外打
探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教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
安來了分付對過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教溫師父轉尋
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

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賁四來辭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舖子沒人。倒好教他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左右與來招一遞三日上宿。飯倒都在一處吃。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招顧了我的兄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坐的吃酒。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招早往獅子街開舖子去。不在話下。却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睡。心中省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覆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教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了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兒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

才又衣巾過來伺候。一篇長柬，逓與琴童兒。琴童又不敢接，說道：俺爹纔從衙門中來，家幸苦，後邊歇去了。俺每不敢稟。

這温秀才就知踈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

往舊處住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免今朝一面羞。

靡不有初鮮克終，交情似水淡長情。

自古人無千日好，果然花無摘下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倚牖盼佳期

飛彈參差拂早梅　強欺寒色尚低回
風憐落娼留香與　月令深情借豔開
梁殿得非肖帝瑞　齊宮應是玉兒媒
不知謝客離腸醒　臨水應添萬恨來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携家小搬移原舊家去了。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座。不在話下。一日尚舉人來拜辭起身。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氈衫。西門慶陪他坐的待茶。又送賍禮與他。因說起喬大戶。雲離守。兩位舍親。一授義官。一襲祖職。見任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

知否借重一言學生具幣禮拜求尚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爲學生敝同窗聶兩湖見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在舍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送到學生那邊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這里隨卽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光景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但見青段錦軸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幾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見西門慶道又題甚麼溫老先生兒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伯爵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早時不有後眼不然教調壞了咱家小兒們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

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尚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於詞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瞧瞧。于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一遍。喝采不已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備羊酒花紅菓盒。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明日初八日早起身去也。小的答應爹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爹那里。明早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觀見大六摺帖兒上。寫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連尚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香絹賻儀。分付琴童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雷啓元安忱拜。連

休穿衣裳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吃了飯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入。一個白鷳。二個雲鷺。一個穿豸補子。手下跟從許多官吏。進入大廳。敘禮。道及何日厚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并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東定初九日。赴會。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里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學生掃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前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舍夥計。學生已并除他開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為多較。言

畢，揖上轎而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頂了一把新等子，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教拏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不數，只教春梅數錢，提等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了頭，背出生人死，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衆小廝皆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裡使錢好，五娘行動沒打不說話。

卻說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家小已起身去了，長官沒曾委人那里看守鎖門戶去？何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原差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到那里看看去。于是出衙門，並馬兩個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他前邊花亭，見一片空地

無甚花草。西門慶道。長官來到明日還收拾了要子所在。栽些花翠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巳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整。添些磚瓦木石。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西門慶因問府上寶眷。有多少來任。何千戶道。學生這房頭不上數口。還有幾房家人。并伴當不上十數人而已。西門慶道。似此還住不了。這宅子前後五十余間房。看了一回。分付家人收拾打掃關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赶年裡搬取家眷。當日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看了一回。還歸衙門裡去了。次日纔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見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雞鵝一罈酒。來謝西門慶。又是劉內相差官送了一食盒大小絕紅挂黃蠟燭二十張桌圍。

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罈自造內酒一口鮮豬西門慶
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公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
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過老公公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
收了請管家等等兒少頃書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
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
見西門慶在廳上站立換了冠帽戴着白毡忠靖冠見何九一
把手扯在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何蒙老爹天心超生
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
還說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說道老爹今非昔比小人微末
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上陪着吃了一盞茶說
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

你只顧來說我親替你出氣倘縣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說何九道家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着哩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淸閑些了說道旣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西門慶坐廳上看着打點禮物菓盒花紅羊酒軸文等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後叫王經送雲離守家去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離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真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兒今日倒閒徃那里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

若是要酒菜兒早使小厮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
備馬就戴着毡忠靖巾貂鼠煖耳綠絨補子襖褶粉底皂靴琴
童玳安跟隨逕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挂着
花栲栲兒發賣紬絹絨線絲綿擠一鋪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
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
回說一日也攢銀錢二十兩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
舅茶飯每日這里依舊打發休要悞了來昭妻道逐日頓美酒
飯都是我自整理西門慶見天陰晦上但見形雲密布冷氣侵
人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院中鄭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
馬家中取我的皮襖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與你二舅
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西門慶長身貂鼠皮襖後面拼

軍拿了一盒酒菜裏面四碟醃雞下飯煎炒鵪鴿四碟海味案酒一盤韮盒兒一錫瓶酒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吃了三杯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着在用我家去罷了是帶上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逕進构欄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正是拳頭大塊空中舞路上行人只叫苦但見

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撏綿裁成片片大如栲栳見林門竹筍茅茨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却言消災障猶嫌小圍向那紅爐獸炭穿的是貂裘綉襖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臥有幽人吟詠多詩草

西門慶踏路踏着那亂瓊碎玉貂裘沾濕粉蝶馬蹄蕩滿銀花

進入杓欄。到於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丫鬟看見。飛報進去來說。老爹來了。鄭媽媽出來迎接。至於中堂見禮。說道。前月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西門慶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自有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纔起來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面進入他後邊住房明間內。但見綠窗半啟。氈幙低張。地平上黃銅大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來。頭挽一 窩絲杭州纘。翠梅花鈿兒。金鈒釵。梳海獺臥兔兒。打扮的霧靄雲鬟。粉粧粉香花琢。上穿白綾襖兒。綠遍地錦比甲。

下着大幅湘紋裙子。高高顯一對小小金蓮。猶如新月。狀若蛾眉。好似羅浮仙子臨凡境。神女巫山降世間。粉頭出來笑嘻嘻的。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每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响瓜兒。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惟物勞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每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來。我便說沒爹這里燈籠送俺每。蔣胖子吊在陰溝裡缺臭了你了。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兒走着哩。說了一回。鄭道。爹只怕你冷。往

房裡飲這西門慶到於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人。只見丫鬟來放卓兒，四碟細巧菜蔬安下，三個舊碟兒，須臾拿了三甌兒黃芽韭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道又撥了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門慶道：我勾了，纔在那邊房子線鋪，陪你吳二舅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里走走，不想天氣落雪，家中使小厮取了皮襖，穿上就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教，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來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夫來望，亂着就不曾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緊。昨日舍夥計打遼東來，送了我十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

見到明日一總做了。差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一個兒。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于是愛香愛月兒連忙起身道了萬福。西門慶分付休見了桂姐銀姐說。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到明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那里過夜。問我他幾時來了。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請周爺。俺每四個都在這里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里。不敢請你的。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唱他一聲兒也沒言語。西門慶道。你這個回的他好。前日李銘我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銀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悞了人情。西門慶道。等明

日你雲老爹擺酒我前日你和銀姐那里唱一日愛月兒道爹
分付我去不一時丫鬟收拾飯桌去。粉頭取出個鸂鶒木匣兒
傾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毡條上抹牌頑耍愛
香兒也坐在傍邊看牌。牕內雪如風舞梨花紛紛只顧下但見
恍惚漸迷鴛甃頃刻拂滿蜂鬚。似玉龍鱗甲遶空飛白鶴羽
毛搖地落好若數蟹行沙上猶賽亂瓊堆砌間正是畫道豐
年瑞豐年瑞若何。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
當下三人抹了回牌勝負。須臾擺上酒來飲酒桌上盤堆異菓
肴列珍羞茶煮龍團酒斟琥珀詞歌金縷笑啟朱唇愛香與愛
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筝排雁柱款跨鮫綃姊妹兩個彈着。
唱了一套青衲襖。

想多嬌情性兒標。想多嬌恩意兒好。想起攜手同行共歡笑。吟風咏月將詩句兒嘲。女温柔男俊俏。正青春年紀小。誰人望將比目魚分開。瓶墜簪折。今日早魚沉雁杳。

罵玉郎　多嬌一去無消耗。想着俺情似漆。意如膠。常記的共桃同歡樂。想着他花樣嬌。柳樣柔。傾國傾城貌。

大迓鼓　千般手韻嬌。風流俊俏。體態妖嬈。所爲諸般妙。撥箏撥阮歌舞吹簫。總有丹青難畫描。

感皇恩　呀　好教我無緒無聊。意攘心勞。懶將這杜詩温韓文叙柳文學。我這里愁懷越焦。這些時容貌添憔。不能勾同歡樂。成配偶。到有分受煎熬。

采茶令　潘郎貌。沈郎腰。可惜相逢無下稍。心腸懊惱傷懷抱。

烈火燒佛廟。酒酒綠水滑藍橋。相思病怎生迸。

採茶歌 相思病怎生迸。離愁人擺的堅牢。鐵石人見了也䰟消。愁似南山堆積積。悶如東海水酒酒。

賺 誰想今朝。自古書生多命薄。傷懷抱。痴心惹的傍人笑。對難陳告。

烏夜啼 想當初偎紅倚翠。踏青鬪草。相逢對景同歡樂。到春來語呢喃燕子尋巢。到夏來荷蓮香開滿池沼。到秋來菊滿荒郊。到冬來瑞雪飄飄。想當初畫堂歌舞。列着佳肴。今日個孤枕旅館無着落。鬼病侵難醫療。好教我情牽意惹。心痒難撓。

節節高 悶懨懨睡不着。想多嬌。知音解呂明宮調。諸般好閑

月羞花貌。言語嬌媚。心聰俏。恰似仙子行來到。金蓮款步鳳頭翹。朱唇皓齒微微笑。

鵪鶉兒　你看他體態輕盈更那堪衣穿素縞。脂粉施蛾眉淡埽。看了他萬種妖嬈。難盡描。酒泛羊羔。寶鴨香飄。銀燭高燒。成就了美滿夫妻。穩取同心到老。

尾聲　青雲有路終須到。生前無分也難消。把佳期叮嚀休忘了。

唱一套。姐兒兩個拿上骰盆兒來。和西門慶搶紅頑笑。杯來盞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把眼看見鄭愛月兒房中。床傍側首錦屏風上。挂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群　輕風斜拂石榴裙

花開金谷春三月　月轉花陰夜十分
玉雪精神聯仲琰　瓊林才貌過文君
少年情思應須慕　莫使無心托白雲

下書三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忙摭說道。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我纔曉的他去世的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

房內。兩個並肩疊股。擔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王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成日。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炷香。到正月里。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兒沒他那一段兒風流妖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看用個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湊。只見丫鬟拿上幾樣細菓碟兒來。都是減碟菓仁。風菱鮮柑。螳螂雪梨。蘋婆。蚫螺。冰糖橙丁之類。粉頭親手奉與西門

處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餅蜜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撥起西門慶藕合段褲子。看見他白綾褲子。西門慶一面解開褲帶。露出那話來。教他弄粉頭見根下束着銀托子。那話猙獰跳腦。紫強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眞個低垂粉頸。輕啟朱唇。半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咂有聲。品弄了一回。靈犀已透。淫心似火。欲求講歡。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更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丫鬟向前挂起錦幔。款設鴛枕。展放鮫綃。薰熱香球。牀上鋪得被褥甚厚。打發脫靴解帶。先上牙牀。粉頭澡牝回來。掩上雙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少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爲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　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念　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歡娛。到一更時分。起來。丫鬟掌燈進房。整衣理髮後。釃美酒。重整佳肴。又飲勾幾杯。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了。鴇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聲叫道。爹若叫我。早些些來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卻是初八日。打聽何千戶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這邊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慶房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西門慶見雪晴。天有風色甚冷。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厮放桌兒。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

喬親家。雲二哥禮。并折帕都送過去了。你的人情。我這邊已是替你每家封了二錢。出上了。你那里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那應伯爵舉手謝了。西門慶道。何大人已搬過去了。今日我送茶。并慶房人情。你不送些茶兒與他。伯爵道。他請人。又鬧昨日安大人三位來做甚麽。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位一個雷兵備。一個是汪參議。都是浙江人。因在我這里擺酒。明日要請杭州趙霆知府。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官。如何不敬代一張卓面。餘者散席戲子。他那里叫來。俺這里少不的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便了。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文職好細。三兩銀子勾做甚麽。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沒曾對我題起

開除他罪名來了。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酒纔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我那邊左近住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家宅內答應。好幾年了。也有了媳婦兒了。因在庄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來了。如今閑着做不的甚麽買賣兒。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投尋個人家。做房家人。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薦與大爹宅內答應。又怕大爹少人使。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叫他甚麽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穿着青布四塊瓦布襪穀鞋。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這狗拘的膂力儘有。掇輕服重。

都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那人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九歲兒。廚竈針線。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為人朴實。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里答應。分付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日兒搬進來罷。那個磕了個頭。西門慶教琴童兒領着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了。對月娘。月娘說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同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不在話下。御說責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書童兒。或是隔壁韓嫂兒的兒子小雨兒。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裡坐的。打平和兒吃

酒。賁四娘子兒和氣就定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
賁四一時舖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
那個不替他動。且玳安兒與平安兒常在他屋裡坐的多。初九
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那日早辰來
爵兒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
見他穿着紫紬衫。青布披衫。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林。瓜子面
皮兒搽胭抹粉。施朱唇。纏的兩隻脚翹翹的。問起來。諸般針指
都會做。起了他個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遞三日上竈
不題。玳安與平安。常在他屋裡坐的多。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
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這邊整治了一張插桌。三牲湯飯。又封
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門首頂轎子。起身都

往北邊與他燒錢弔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段舖子。書房內看着毛袄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僣出一個圍脖兒。使玳安逆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玳安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買瓜子兒磕。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姐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裏從他屋裡出來做甚麼來。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沒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每替他勤勤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你這屋裡來看你。看兒。你心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討個汗巾兒來。與

我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使陳經濟看着裁貂鼠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鋪內取了金赤虎又是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坐下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與他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插燭也似磕了頭西門慶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了飯來吃了飯出來在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過去坐坐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廻紋汗巾兒闘了闘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

了。又走過對門看着匠人做生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油走到書房暖閣兒裡作揖坐下。致謝外日多有相擾。叙話間。畫童兒對門拿過茶來吃了。花子油悉把門外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即分付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說着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了。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坐在一處。圍爐飲酒。卓上擺設四盤四碟。都是煎炒雞魚。燒爛下飯。又叫孫雪娥烙了兩炷餅。又是四碗肚肺乳線湯。艮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誥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攬李瓶兒

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
夥計收了舖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
已後吳月娘衆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
日都往那里去了西門慶道北邊他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
經我這里備了張插卓祭祀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兒伯
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兒男花
女花都沒有只靠他門外侄兒那里養活材兒也是我這里替
他備下的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兒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
是一塲事了哥的大陰騭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
去了西門慶道十一日該姐夫這里上宿玳安道那邊舖子里
付二叔也家去了只小的一個在舖子里睡西門慶道就着王

元進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賁四家來。只見賁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響，西門慶從黑影中走至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裡邊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槅扇廂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桌上點着燈。兩邊護炕，從新糊的雪白。挂着四扇吊屏兒。那婦人頭上勒着翠藍銷金箍兒。鬏髻揷着四根金簪兒。耳朶上兩個丁香兒。上穿紫紬袄，青綃絲披袄，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兒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黑影子他那里曉的。于是不由分說。把

婦人摟到懷中。就親嘴拉近枕頭來。解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來。就聳那話上已束着托子。劉插入牝中。就搜了幾搜。婦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拽出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顫聲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攮進去。方纔灑住淫津。肆行抽拽。婦人雙手扳着西門慶肩膊。兩相迎湊。在下颭聲顫語。呻吟不絕。這西門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肐膊上。只顧沒稜露腦。鋭進長驅。肆行搧磞。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髻鬅鬆。舌尖氷冷。口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泄如注。良久拽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搽之。兩個整衣繫帶。復理殘粧。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帶。婦人拜謝了。悄

梢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鋪子里。專心只聽這邊門環兒响。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非人不知。除非已莫為。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睃見。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這金蓮亦不識破他。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户家請吃酒。西門慶這里會同應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樂戲飲酒。至二更方散。第一日。每家一張卓面。俱不必細說。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湖州紬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僱船裝載。赶至臨清馬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顧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廳上坐。爹在對門房子里。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兒。平安兒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兒

走到上房問月娘月娘道賊見鬼的因你爹從早辰出去再幾時進來又到各房裡并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聲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往那里去了白尋不着大白里把爹來不見了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琪安分明知道不做聲言語不想西門慶從前邊進來把衆小廝乞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責四屋裡入港纔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見吐舌頭兒都替他捏兩把汗都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幾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馬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他每往杭州去了俺每都到苗親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擡了揚州衛一個千

户家女子，十六歲了，名喚楚雲，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柳，襪如鉤，兩隻脚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端的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態度似紅杏枝頭推曉日，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他打廂奩，治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上稍了來也罷，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粧奩，愁我家沒有？於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揚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有詩為証：

聞道揚州一楚雲　偶憑出鳥語來眞
不知好物都離隔　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主事。令煩青目。言訖。當下作辭。往喬大戶家回話去了。平安見西門慶不尋琴童。見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進來若不是綁着鬼。有幾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荊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為妙。這西門慶即差答應節級。拿着五錢銀子。往巡按公衙書辦打聽。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前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道寫甚的。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

以勵人心以除

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此國家莫急於文武兩途而激勸之典不容不亟舉也臣奉

命按臨山東等處親歷省察風俗至於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令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山東左布政陳四箴操履忠貞撫民有方廉使趙訥綱紀肅清士民服習提學副使陳正彙操砥礪之行嚴督率之條又訪得兵備副使雷啓元軍民咸服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經濟可望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居任清慎視民如傷徐州

府知府韓邦奇志務清修才堪廊廟萊州府知府葉照屏海
寇而道不拾遺惠民疇而墾田不潤此數臣者皆當薦奬而
優擢者也又訪得左參議馮廷鶚倔僂之形桑榆之景形若
木偶尚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妻交而通賄所致騰謗
於公堂慕羨餘而誅求詈言聲輒遍於閭閻此二臣者所當
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禦劉禦周秀器宇恢
弘操持老練得將帥之體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
監荊忠年力精強才猶練達冠武科而稱爲儒將勝算可以
臨戎號令而極其嚴明長策卒能禦侮兗州兵馬都監温璽
夙閑韜畧熟習弓馬休養騎卒以備不虞併力設險以防不
測此三臣者所當亟賜遷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吳有德以練

達之才得衛守之法驅兵以擣中堅靡攻不克儲食以資糧餉無人不飽推心置腹人思効命實一方之保障爲國家之屛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誠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庶幾官爵不濫而人心思奮守牧得人而

聖治有賴矣等因奉

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年所奏內劾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體國之忠出于公論詢訪得實以

裨

聖治之事伏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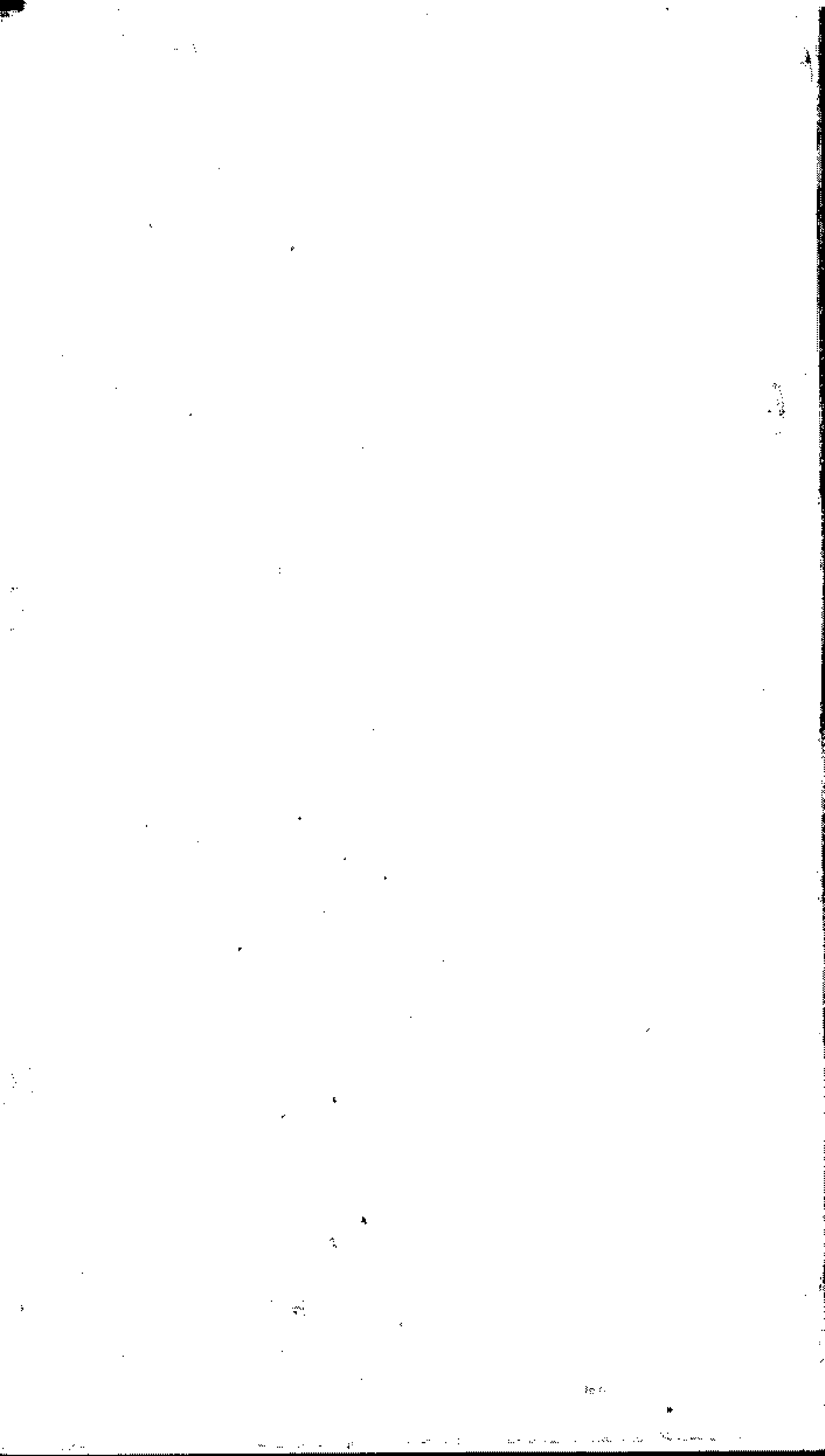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拏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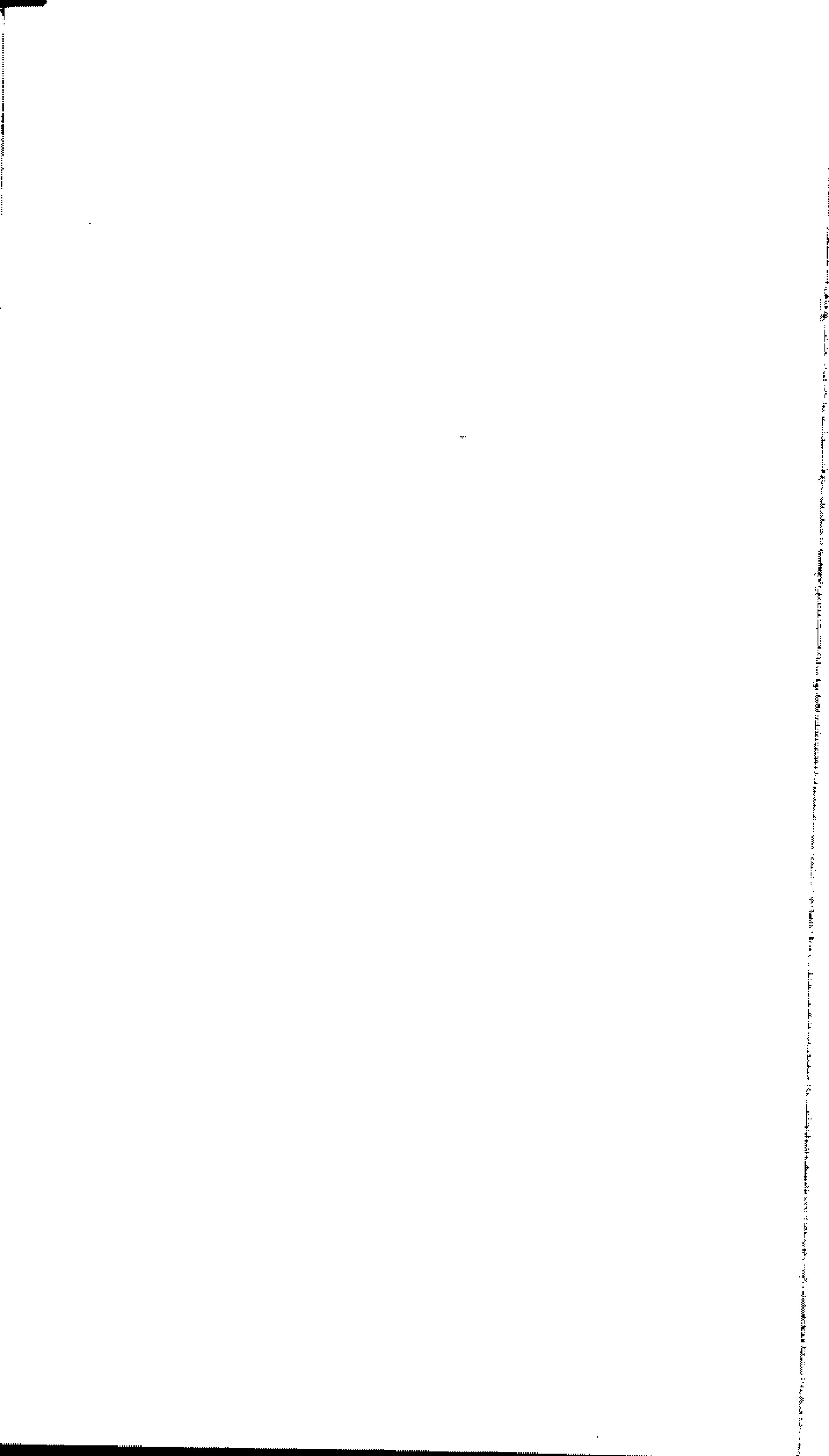
本下來了。已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見任管屯。周守禦與荆
大人都有獎勵。轉副參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對他
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丫鬟看下酒菜兒。我愁他這一
上任。也要銀子使。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
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
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
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使。我這
里兌一千兩銀子。你那里使着。那吳大舅又作揖謝了。于是就
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旁邊陪坐。西門慶即
令陳經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拏着。即差玳安拏帖。送邸
報往荆都監。周守禦兩家報喜去。正是勸君不費鐫研石。路上

行人口是碑。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吳月娘翫燈請黃氏

黃鐘應律好風催　陰伏陽生淑氣回
葵影便移長至日　梅花先趁大寒開
八神表日占和歲　六管吹葭動細灰
已有岸傍迎臘柳　參差又欲領春來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荊都監早辰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吉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實爲銘結難忘。范大人便老了。張菊軒指望陞轉他一步兒。照舊也罷了。還虧他些。說畢。茶湯兩換。荊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俺每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

是請不成直到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這里寧了一口鮮猪兩坛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豸員領一疋黑青粧花紵絲員領一百菓餡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拏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人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廳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裝於套內封了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貺何以克當外令親淛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下書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四萬紙一口猪來回禮一

日上司行下文書來吳大舅本衙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稍閑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十回度人整做法事大吹大打侶道行香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禮畢又是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付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坛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杭州絹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菴裏薛姑子打齋令來

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看看到年除之日牕梅表月簷雪滾風竹爆千門萬戶家家帖春勝處處掛桃符西門慶燒紙又到於李瓶兒房靈前祭奠已畢置酒於後堂合家大小月娘等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并女婿陳經濟都遞了酒兩旁列坐先是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如意兒五個磕頭然後小玉繡春小鸞兒元宵兒中秋兒秋菊磕頭其次者來招妻一丈青惠慶來保妻惠祥來興妻惠秀來爵妻惠元一般兒四個家人媳婦磕頭然後纔是王經春鴻玳安平安來安棋童兒琴童兒畫童兒來招兒子鐵棍兒來保兒子僧寶兒來興女孩兒年兒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

天地上炷了香燒了紙吃了點心備馬就出去拜過接賀節去了。月娘與衆婦人早起來施朱付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襪弓鞋粧點妖嬈打扮可喜都來後邊月娘房內厮見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落後門簿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自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毽子兒放炮燀又嗑瓜子兒袖香桶兒戴鬧娥兒衆夥計主管門下底人伺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經濟一人在前邊客位管待後邊大廳擺設錦筵卓席单管待親朋花園捲棚放下毡幃煖簾鋪陳錦裀綉毯獸炭火盆放着十卓都是銷金卓幃粧花椅甸寶粧菓品瓶插金花筵開玳瑁專一留待士大夫官長約晌午間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有

四五個人跟隨就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然後請吳月娘出來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纔教拏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經濟管待陪王三官兒。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面。告辭起身。陳經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荊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歸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又出去賀節。直至晚歸家來。家中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花子油來拜。陳經濟陪侍在廳上坐的。候至巳久。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後重新擺上酒來。酒菜點心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油兩門先起身去了。只見伯爵。希大。常峙節。坐有如定油兒一般。還不去。又

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等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站立捏了一把手玳安就知意說道他屋裏沒人這西門慶就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已在對門裏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閑話走到裏間內老婆脫衣解帶仰搧炕上西門慶褪下褲子扛起腿來那話使有銀托子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幹兩隻手搧着只教西門慶攮他心子那淫水熱熱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攮進去兩手扳着腰只顧兩相揉搓塵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口中只叫親爺那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排行五姐這西門慶口中喃喃吶吶就

叫葉五兒不知道戶裏令合不合。那老婆原來奶子出身。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占爲妻子。五短身材。兩個鶻鶻胎胎眼兒。今年也是屬兎的。三十二歲了。甚麼事兒不知道。戶裏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絶。情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塵柄要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替你吮淨了罷。這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子。雙手捧定那話。吮咂的乾乾淨淨。纔繫上褲子。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恁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夏大人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閑在鋪子里。摊門等候的。西門慶進來。方纔關上拴。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聽說。

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子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僕。皆効尤而行。原來賁四這個老婆。不是守本分的。先與玳安有姦。落後又把西門慶勾引上了。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付夥計又沒在鋪子里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賁四老婆屋裏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鋪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正是對人不用穿針線。那得工夫送巧來。有詩為証

滿眼風流滿眼迷　殘花何事濫如泥
拾琴暫息商陵操　惹得山禽遶樹啼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對玳安說。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

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麽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稀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菓餡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梯巳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你到明日進來磕頭。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趕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掇進後邊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里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這盒兒點心瓜子。與娘吃。月娘道。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子。與他說。多上覆。多謝了。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有玉皇廟吳道官來

房。在廳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爺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爺且不消去。頭里小的撞見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太太說。交爺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里伺候着哩。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有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一言難盡。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了。多謝厚禮。日昨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空慢姐夫來了。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

半頭相還下來。說道大舅恭喜。自然之道理。至親何必計較。吳大舅於是拜畢西門慶。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頭戴翡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臥兔兒。白綾對衿襖兒。沉香色遍地金比甲。玉色緞寬襴裙。耳邊二珠環兒。金鳳釵梳。胸前帶着金三事撓領兒。裙邊緊遍地金。八條穗子的荷包。五色鑰匙綫帶兒。紫遍地金扣花。白綾高底鞋兒。打扮的鮮鮮兒的。向前花枝招颭繡帶飄飄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姐兩禮罷。龍說道。哥哥嫂嫂不識好歹。常來攪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顧罷。月娘道。一時不到。望哥號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緊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裏坐罷。不想孟玉樓

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聽見嚷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

大舅磕頭都是海獺卧兎兒白綾襖兒玉色挑線裙子一個綠

遍地金比甲兒一個是紫遍地金比甲兒頭上戴的都是鬏髻

玉樓帶的是環子金蓮是青寶石墜子下邊尖尖趫趫顯露金

蓮與吳大舅磕了頭還往各人房裡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

坐的騎火盆安放卓兒擺上春盛菓盒各樣熱碗夏飯大饅頭

點心八寶攢湯一齊拿上來小玉玉簫都來與大舅磕頭須臾

吃了湯飯月娘用小金廂玳瑁鍾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

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

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都是冬笋銀魚黃鼠鰇鮓海

蜇天花菜蘋婆蹬鄉鮮柑石榴風菱雪梨之類飲酒之間西門

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了畢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年即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還有屯所裡未曾去到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裡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是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任如今我接管承行須得也要振刷在冊花戶警勵屯頭務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粮夏稅纔好下屯衛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這屯田不瞞姐夫說太祖舊例練兵衛因田養兵省轉輸之勞纔立下這屯田後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這夏稅那時只是上納屯田秋粮又不剛民地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

項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纔傾齊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粮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零一戶不在册者鄉民頑滑若十分進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聲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有些剩餘兒也罷難道說全徵若徵收些出來斛斗等秤上也勾咱分上下攪給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尋到年終人戶們還有些鷄鵝豚米面見相送那個是各人取覓不在數內的只是多頼姐夫力量扶持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攪給也盡我一點之心正說着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那日就在前邊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

畢往衙門中開印陞廳畫卯。發放公事。先是雲離守家發帖兒
初五日請西門慶。并合衙官員吃慶官酒。西門慶次日。何千戶
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那日。西門慶
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離守家。原來旁邊。又典了人
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呼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
卓面。吃至晚夕來家。已不到次日。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
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賞賜包兒。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
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留下帖
兒。文嫂兒又早在那裡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
老爺後邊坐。轉過大廳。到於後邊。進入儀門。少間住房揭起明
簾子。上面供養着先公王景崇影像。陳設兩卓春臺菓酌。崇紅

公座虎皮校椅，脚下氍毹匝地，簾幙垂紅。少頃，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襖兒，珠翠盈頭，粉粧膩臉，與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分付大官，把馬牽於後槽喂養。茶没罷，讓西門慶寛衣房内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父六黄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纔來。這西門慶一面與玳安脱去上蓋，裡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氅衣，粉底皂靴，十分綽耀。婦人房内安放卓席，黄銅四方獸面火盆，生着炭火，朝陽房屋，日色照窓，房中十分明亮。須臾，丫鬟拿酒菜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蘂。婦人錦裙繡襖，皓齒明眸，玉手傳盃，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良久，意洽情濃，飲多時，目邪心蕩，看看日落黄昏。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童下邊耳房，放卓兒，自有文嫂兒主張，

酒饌點心管待三官兒娘子。另在那邊角門內。一所屋裡居住。自有丫鬟養娘伏侍。等閑不過這邊來。婦人又倒扣角門僮僕誰敢擅入。酒酣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內。撒開綉帳。關上窗戶。丫鬟輕剔銀釭。佳人忙掩朱戶。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即洗脚上床。枕設寶花。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家中磨鎗備劍。帶了淫器包兒來。安心要鏖戰這婆娘。早把胡僧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雙托子。在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麈柄入牝中。舉腰展力。那一陣掀騰鼓搗。其聲猶若數尺竹泥淖中相似。連聲响喨。婦人在下。沒口叫達達如流水。正是照海旌幢秋色裏。擊天鞶鼓月明中。有長詞一篇。道這場交戰。但見

錦屏前迷魂陣擺。綉幃下攝魄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

金剛。色魔王頭戴肉紅盔。錦兜鍪。身穿烏油甲。絳紅袍。纏觔絛。魚皮帶。沒縫靴。使一柄黑纓鎗。帶的是虎眼鞭。皮薄頭。流星趕。沒毯筋。跨一疋掩毛凹眼渾紅馬。打一面發兩翻雲大帥旗。擺寬旗下擁一個粉骷髏。花狐狸。頭戴雙鳳翅珠絡索。身穿素羅衫。翠裙腰。白練襠。凌波襪。鮫綃帶。鳳頭鞋。使一條隔天邊。話絮刀。不得見淚偷垂。容瘦減。粉面撾羅幃。傍騎一疋。斉媚手嬌玉面趕打一柄倒鳳顛鸞遮日傘。須臾。這陣上撲鼕鼕鼓震春雷。那陣上鬧挨挨麝蘭靉靆。這陣上腹溶溶。被翻紅浪。那陣上刷剌剌帳控銀鉤。被翻紅浪精神健。帳控銀鉤情意乖。這一個急展展二十四解任徘徊。那一個忽剌剌一十八滚難掙扎。一個是慣使的紅綿套索鴛鴦扣。一个

是好耍的拐子流星雞心提。一個火忿忿桶子鎗。恨不的扎勾三千下。一個顫巍巍肉膀牌。巴不得棚勾五十回。這一個善貫甲披袍戰。那一個能奪精吸髓垂。一個戰馬。叭嚓嚓踏番歌舞地。一個征人。軟濃濃寨滿窗林崖。一個醜搊搜剛硬形骸。一個俊嬌娥杏臉桃腮。一個施展他久戰熬場法。一个賣弄他鶯聲燕語諧。一个間良久汗浸浸釵橫鬢亂。一个戰多時喘吁吁枕欹徊歪。頃刻間只見這内襠縣乞砲打成堆。个个皆腫眉饢眼。霎時下則望那莎草場被鎗扎倒底。人人肉綻皮開。正是愁雲拖上九重天。一派敗兵沿地滚。幾番鏖戰貪婬婦。不是今番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

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耍子。這婦人一陞身心。已是被他拴縛定了。於是滿口應承都去。這西門慶滿心歡喜。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方回家去。正是不愁明月盡。自有暗香來。有詩為証

晝日思君倚画楼　相逢不捨又頻留
劉郎莫謂桃花老　浪把輕紅逐水流

却說西門慶到家。有平安迎門稟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兒請爹早往門外皇庄看春。又是雲二叔家差人送了五个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帖兒都交進去了。西門慶听了。沒言語。進入後邊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已摘了首飾花翠。止戴着鬏髻。撇

着六根金簪子。勒着珠子箍兒。上着藍綾襖。下着軟黃綿紬裙子。坐着說話。西門慶進來。連作道了萬福。西門慶就在正面椅上坐下。問道。你今日往那裡。這咱纔來。西門慶無得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到這咱晚。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還年小哩。今年纔十八歲。生的燈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知今博古。透灵兒還强十分兒。我去恰似會了幾遍。好不喜歡。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房裡倒使着四個丫頭。兩个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御前生活所藍大監姪女兒。與他陪嫁了好少錢兒。又道。小廝對你說來。明日雲殺計家。又請俺每吃節酒。送了五个帖兒。在揀粧上閣着運薛內相家帖子。都放在一處。因令玉簫拏過來與你爹瞧。這

西門慶看了薛內相家帖兒。又看雲離守家帖兒。下書他娘子晃雲門蘇氏斂衽拜請。西門慶說。你每明日收拾了。都去走走。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只怕大節下。一時有个人客驀將來。他每沒處撾撓。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裡。你每四个去罷。明日我也不往那裡去。薛太監請我門外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的。只害這邊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任一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那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靜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燈節。咱少不的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荆南岡娘子。張親家母。喬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妗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會。也只在十二三掛起燈

來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厮扮戲耍一日爭耐去年還有賁四在家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了却交誰人看着扎那金蓮在旁揷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這西門慶就膁了金蓮道這个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採顧就罷了因說道那三官兒娘咱每與他没有大會過人生面不熟的怎麽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个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懷着个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樓道姐姐没的說怕怎麽的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个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恁散心去走走兒纔好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邊

孫雪娥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於雪娥房中，晚間交他打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辰，只見應伯爵走來借衣服頭面。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送了个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嫂子坐坐。家中舊時有幾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出門入戶，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教來上覆嫂子，有上蓋衣服借的兩套兒，頭面簪環借的幾件兒，交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裡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寶在外邊拏着氈包并盒裡，哥哥累你拏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氈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寶說道，裡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二珠環兒。應寶接的往家去了。西門慶陪着伯爵

吃茶說道昨日房下在何大人家吃酒來晚了今日不想雲二哥娘子送了五个帖兒又請房下每都會會兒大房下又有臨月身孕懶待去我說他既來請大節下你等走走去罷我又連日不得閑只昨日纔把人事拜了今日晌午在雲二哥家吃了酒來昨日家又出去有些小事來家晚了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麽得工夫去吳親廟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教小婿去了罷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彈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是肯輕放了你我的怎麽忌的住伯爵又問今日那幾會嫂子去西門慶大房下和第二第三第五的房下四人去我在家且歇息兩日兒罷正說着只見玳

安拏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不去於是看盒兒內放着三个請書兒一个兜紅僉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个寫大都閫吳老先生大人一个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侍生說何永壽頓首拜玳安說他那里說不認的教咱這里轉送送兒罷伯爵一見便說這个却怎樣兒的我還還沒送禮兒去與他他來請我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里替你封上分帕禮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省的我又教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禮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哥謝容易

是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間却表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着來爵媳婦兒惠元。收疊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个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鬢畫中人　嫋娜宮腰迎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　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往雲離守家吃酒去了。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隨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徑過一遭。那里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那日。只在李瓶兒房中。圍炉坐的。自從李瓶兒沒了。月娘教如意兒。休勸上炕去。舞

日只喂奶來與女孩兒挑兒連日西門慶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用人乳吃。於是來到房中。教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頭上戴着黃霜霜簪環。滿頭花翠。勒着翠藍銷金汗巾。藍紬子袄兒玉色雲段披袄兒黃綿紬裙子。脚下沙綠潞紬。白綾高底鞋兒。粧點打扮比昔時不同。手上戴着四個烏銀戒指兒。坐在旁邊。打發吃了藥。又與西門慶斟酒嗄菜兒。迎春打發吃了飯。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自有綉春在廚下打發。西門慶見丫鬟都不在屋里。在炕上斜靠着背。扯開白綾吊的羢褲子。露出那話來。帶着銀托子。教他用口吮咂。一面傍邊。放着菓酌斟酒自飲。因呼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達達咂。我到明日尋出件好粧花段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

二日穿。老婆道。看爹可怜見。睡弄勾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里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你。揀着燒炷香兒。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把裙子脫了。上炕來。仰卧在枕上。底下穿着新做的大紅潞紬褲兒。褪下一隻褲腿來。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个燒酒浸的香馬兒。撇去他抹胸兒。一个坐在他心口內。一个坐在他小肚兒底下。一个安在他毴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抽只顧沒稜露腦。往來迭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須臾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里顫聲柔語。哼成一塊。沒口子叫達達爹爹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誰的老婆。婦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

教與他你說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那婦回應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西門慶又問道我會合不會婦人道達達會合秘兩个淫声艷語無般言語不說出來西門慶那話粗大撑的婦人牝戶滿滿往來出入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黑似蝙蝠翅一般翻覆可愛西門慶於是把他兩股扳抱在懷內四體交匝兩相迎湊那話盡没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失声淫水流下西門慶情濃樂極精邈如湧泉正是不知已透春消息但覺形骸骨節鎔有詩爲証

任君隨意薦霞盃　滿腔春事浩無涯

一身徑精東君愛　不管床頭墜寶釵

當日西門慶燒了這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粧花比甲兒與他。至晚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個大身子。俺兩个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針指，來往同親戚兒耍子。應二嫂做保証。西門慶听了，話笑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上壽，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分付小厮每抬出燈來，收拾措抹乾淨，大厮捲棚各處掛燈，擺設錦帳圍屏，叫來興買下鮮菓，叫了小優晩夕上壽的東西。這潘金蓮早辰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厮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着，高櫈在那裡掛燈，那三大盞珠子吊掛燈，㗒嘻嘻說道：我道

是誰在這里。原來是你每每在這里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下俺每掛了燈。明日娘的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娘已定賞俺每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爺嚛。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里。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與他好生仔細掛那燈。沒的例兒揸兒的。拏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里。爲崔本來說。你爹大白日里不見了。險了險。赦了一頓打。沒曾打。這遭兒可打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薄的。又諕小的。玳安道。娘也不打聽。這个話兒娘怎得知。婦人道。宫外有株松。宫内有口鍾。鍾的声兒。樹的影兒。我怎麽有个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

有賁四在家。還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没人會扎。乞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琲安道。娘說的甚麽話。一个夥計家。那里有此事。婦人道。甚麽話。撻木靶。有此事真个的。画一道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听人說。他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瞞那傻王八手來。个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性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毯閑着。賊囚根子們。别要說嘴。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道兒。你每好扁躧狗尾兒。說的是也不是。敢說我知道。嗔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小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没别人。就知道是琲安兒這

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裡去。娘也少听韓回子老婆說話。他兩个為孩子好不嚷亂。常言要好不能勾。要歹登時就。一篇房倒壓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听者有。不聽者無。論起來賁四娘子。為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沒曾惡識了一个人。誰人不在他屋裡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沒放處。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个靶子。兩是半頭磚兒也是一个兒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拏的兒。百好个怪淫婦。他便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摔爪。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里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夾

道里。我送進去了。一來的。抬轎的。該他六分銀子轎子錢。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沒有。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抬轎子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拏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不一時。大妗子。二妗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儘力數落了一頓說道。你沒轎子錢。誰教你來了。恁出醜劌劃的。教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與我个錢兒與我來。老身那討个錢兒來。好容易闘辦了這分禮兒來。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里

討个錢兒與你你看着睜着眼在這里七个窟攏到有八个眼兒等着在這里今後你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个窮親戚休要傚打嘴的獻世包關王買豈腐人硬我又所不上人家那等㥦声顙氣前日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你罷了驢糞毬兒面前光却不知里面受悽惶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姥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里邊炕上的連忙㸃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只見後邊請陪大妗子吃飯纔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拏進帖兒來說荆老爹陞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東南統制兼督漕運

總兵官荆忠頓首拜。慌的西門慶令抬開飯卓，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荆總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掾軍牢。一面讓至大厛上，叙禮畢，分賔主而坐。茶湯上來，待茶畢，荆統制說道：前日陞官勑書纔到，還未上任，逕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即令左右放卓兒。荆統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日再來請教罷。便徑起身。西門慶那里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菓上來，獸炭頓燒，煖簾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纔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兩个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箇如

何這咱纔來問鄭春那一个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桐是王柱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拏樂器上來彈唱與他荊節听須叓兩个小優安放樂器停當歌唱了一套霽景融和左右拿上兩盤攢盒點心嗄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荊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拜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即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一叙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荊統制道若老夫人尊票到賤荊巳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荊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營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荊統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晚夕潘金蓮上

壽後厮小優彈唱遞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妗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兩个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内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梯巳遞酒磕頭落後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咐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作歡頑耍做一處却說潘姥姥到那邊屋里如意迎春讓他熱坑上坐着先是姥姥看見明間内灵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樹菓柑子石榴蘋婆雪梨鮮菓蒸酥點心饊子蔴花灩炉焚着末子香蠟點着長明燈卓上捻着銷金卓幃旁邊掛着他影穿大紅遍地金袍兒錦裙綉袄珠子挑牌向前道了个問訊說道姐姐好處生天去了因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勾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

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姥怎的不來。門外花大妗子。和大妗子都在這里來。十二个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打。揚播道場。水火煉度。晚上繞去了。潘姥姥道。幫年逼節。丟着个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沒人。所以就不曾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姥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里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祭去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嗔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楊姑娘。如意兒道。姥姥有鐘兒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教迎春姐。你放小卓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姥吃盃。不一時取到。飲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我但來這里。沒曾

把我老娘當人看成。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歹包些甚麼兒與我拏了去。誓沒曾空了我。不瞞姐姐你每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正經我那冤家。半个折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我老身不打誑語。阿彌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个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你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還說象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想今日為轎子錢。你大包家拏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他沒有。倒教後邊西房里姐姐拏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歸到屋里。還數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教我來。沒轎子錢。休教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來到這里。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

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姐姐你每听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听人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果哩想着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交你做針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麼纏手縛脚兒的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他把娘唱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眼兒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嗔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深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倣也曾寫過甚麼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子响如意兒道是誰㗒門使綉春二姐你去瞧瞧去那綉春走來說是春梅姐來了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姥一把手就說道姥姥悄悄的春梅來了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只見春梅進

來頭上翠花雲髻兒。羊皮金沿的珠子箍兒。藍綾對衿襖兒。黃綿紬裙子。金燈籠墜子。貂鼠圍脖兒。走來見衆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說道。姥姥還沒睡哩。我來瞧瞧姥姥來了。如意兒讓他坐。這春梅把裙子摟起。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緊挨着他坐。如意坐在右邊炕頭上。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纔吃了酒。打發他兩个睡下了。我來這邊瞧瞧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取了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繡春你那邊教秋菊掇了來。我巳是攢下了。那繡春不一時。走過那邊。取了來。秋菊旋盒內掇着菜兒。繡春提了一錫𦉈金華酒。分付秋菊。你往房里看去。听着。若叫我。來這里對我說。那秋菊把嘴谷都着了。去了。一面擺酒在炕卓上。都是燒鴨火腿薰臘鵝。

細鮓糟魚菓仁鹹酸蜜食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關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於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一鍾如意兒。一鍾與迎春。綉春在旁邊炕兒上坐的。共五人坐。把酒來斟。春梅護衣碟兒內。每樣揀出。遞與姥姥衆人吃。說道。姥姥這个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个心兒。管待我。管待見姐姐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你到明日。管情好一步。一步自高。敢是俺那寃家。沒人心。沒人義。幾遍爲他心齷齪。我也勸他。他就扛的我失了色。今早是姐姐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扛我。春梅道。姥姥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他爭强。不伏弱的性兒。比不同的六娘錢自有。

他本等手里没錢。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相俺爹。雖是抄的銀子。放在屋里。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要。不恁瞞藏背掖的。教人看小了他。他怎麽張着嘴兒說人。他本没錢。姥姥怪他。就屈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个公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姥。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樹兒生。到明日你老人家。黄金入櫃。五娘他也没个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没明年。知道今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刀上來了。便叫迎春二姐。你拏骰盆兒來。咱每擲个骰兒。搶紅耍子兒罷。不一時取了四十个骰兒的骰盆兒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

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鍾子你一盞我一鍾須臾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拏上半罈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仰打起盹來方纔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開着進入院内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内倚着春櫈兒听他兩个在屋里行房怎的作声喚口中呼叫甚麽正听在熱鬧不防春梅走來到根前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个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里听甚麽打的秋菊靜靜的說道我這裡打盹誰听甚麽來你就來打我不想房内婦人听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關門他不動於是替他摭過了秋菊揉着眼關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

頭睡了。不在話下。正是鶬鶊有意留殘景。杜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傅夥計。甘夥計。賁四娘子。
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妗子。都在這里。西
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騎馬喝道。往何千户
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个唱的。一起雜耍。周守御同席。
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
衆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趁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
外他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教他知道惱。請
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分付陳經濟再寫兩个帖。差琴
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傍听着多心。走到屋里。一面撺掇把潘
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的。

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裏他家里丢着孩子没人看教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个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轎子錢管待打發去了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个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教他在屋里做甚麽待要說是客人沒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似倒沒的教我惹氣西門慶使琪安兒送了四个請書兒往招宣府一个請林太太一个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个唱的李銘吳惠鄭奉三个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他如何住這些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直到

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回來。見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管絨線鋪。另打一間教吳二舅開鋪子賣紬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同來保發賣。且教賁四叫花兒匠在家攢造兩架烟火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早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吳大舅常時節四位白日在廂房內坐的。晚夕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見西門慶。先道當日外承攜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來。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端的甚麼買賣。你說來。李三道。今有朝廷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萬兩銀子的古器。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萬兩

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拏出五千兩來老爹拏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没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个夥計二八分錢使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麽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内新盖的艮嶽改爲壽岳上面起盖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炉宣王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并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興工程好少錢粮西門慶听了說道此是我與人家打夥兒做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拏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每就躧着他那邊了左右這邊二叔和俺每

兩个再沒人。伯爵道哥。家里還添个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根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這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乞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設使就行到府里我也還教宋松原拏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於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里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去。來回破五六月罷了。老爹差那位管家等我

會下有了書，教他往我那里歇，明日我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
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的，他常喜的是春鴻，教春鴻、來爵一時
兩个去罷。於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
伯爵道：這等纔好，事要早幹，多才疾足者得之。於是與李三吃
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教陳經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
子黃金在書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分付路上仔細。若討了批
文，即便早來。若是行到府里，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里要來。
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參議，小的知道。於
是領了書札，打在身邊，逕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日來爵、春
鴻同李三早顧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却說十二日西門
慶家中，請各官堂客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

爵謝希大常時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燈飲酒王皇親家樂小廝從早辰就挑了廂子來了在前邊廂房做戲房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備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差人來回又是荊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沒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大錯纔來坐着四人大轎一个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抬着衣廂又是兩位青衣家人緊扶着轎竿到二門裏纔下轎

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眾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揣在西廂房。放下簾來。偷瞧見這藍氏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長挑身材。打扮的如粉粧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插。身穿大紅通袖五彩粧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鑲碧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咚。麝蘭香噴。但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長。細彎彎兩道蛾眉。直侵入鬢。滴溜溜一雙鳳眼。來往踅人。嬌声兒似囀日流鶯。嫩腰兒似弄風楊柳。端的是綺羅隊里生來。却壓豪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粧。開遍海棠花也不問夜來不少。飄殘楊柳絮。竟不知春色如何。要知他半點真情。除非是穿窬窓賠月。能施他一腔心事。却便似翻綉

蜋清風輕移蓮步。有蕋珠仙子之風流。欵蹙湘裙似水月觀音之態度。正是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魂飛天外。魄喪九霄。未曾體交。精魄先失。少傾。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敘礼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門慶得不還一声。連忙整衣冠行礼。恍若瓊林玉樹臨凡神女巫山降下。躬身施礼。心搖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先在捲棚内放阜兒擺茶。極盡希奇美饌。然後大廳上坐。陳水陸琢㚟。正面設石崇錦帳圍屏。四下鋪玳筵廣席。花燈高挑。綵繩牛挽雕梁錦𦃇。低垂画燭齊明寶蓋。魚龍山戲。恍一片珠璣殿閣樓臺。簇千團翡翠。左邊廂九姊十妹美人圖画册青。右首下九曜八洞神仙粧成金碧。吃的是龍肝鳳髓熊掌駝峰。歌的是

錦瑟銀箏。鳳管象管。鼉鼓鼕鼕。驚過鳥歌喉囀囀。遏行雲席上
嬌娥。盡是珠圍翠繞。堦下腳色。皆按離合悲歡。正是得多少進
酒了。鬟雙落滿。獻羨侍妾兩嫦娥。當下林太太上席。戲文扮的
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唱了兩摺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
洪四兒四个唱的上去彈唱。吳大妗門外。先起身去了。唱燈詞
錦綉花燈半空挑。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
大、常時節、李銘、吳惠、鄭奉。三个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大
廝格子外。往里觀覷。這各家跟轎子家人伴當。自有酒饌。前廳
管待。不必用說。次第明月圓。容易彩雲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
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
鬼錄來追。死限臨頭。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燈詞。

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正陪着人坐的。就在席上齁齁的打起鼾來。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鼾。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打睡。只見四个唱的下來。伯爵教兩个唱燈詞。兩个遞了酒。當下洪四兒與鄭月兒兩个彈着箏琵琶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這西門慶席下來。黑影里走到二門里首。偷看着他上轎。月娘衆人送出來。前邊天井內看放烟火。藍氏穿着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袄。翠藍遍地金裙。林太太是白綾袄兒貂鼠披袄。大紅裙帶着金鐲玉珮。家人打着燈籠。簇擁上轎而去。這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饞涎空嚥。恨不能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悄悄從夾道

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語。姻緣會湊。可霎作怪。不想來爵兒媳婦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他房門。不想頂頭撞見西門慶沒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喬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充得過第二。於是乗着酒興兒。雙關接進他房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个主子。被家人不忿攘鬧。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个道路。如何不從了。一面就遞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个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上。擬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个不亦樂乎。正是未曾得遇鶯娘面。且把紅娘去解饞。有詩爲証

燈月交光浸玉壺　分得清光照綠珠

莫道使君終有婦　教人桑下覓羅敷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仁者難逢思有常　閑居慎勿恃無傷

爭先徑路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

爽口物多終做病　快心事過必為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　不若病前能自防

此八句詩，乃邵堯夫所作，皆言天道福善，鬼神惡盈，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西門慶自知淫人妻子，而不知死之將至。當日在夾道內姦要了來爵老婆，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飲酒，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

子方纔起身告辭上轎家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經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見四个唱的并小優還在捲棚內彈唱遞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哥你送了礼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早辰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哥那里頭里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我慢慢兒去遞盃酒四个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是在椅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每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先發四个唱的轎子去了拏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

出門。叫回李銘分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
衆位。你早替叫下四个唱的。休要悞了。李銘跪下。禀問爹叫那
四个。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日何老爹那里唱的
一个馮金寶兒。并呂賽兒。好歹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
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里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
太在席與荆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咱晚纔去了。酒席上
謝我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也在出月往淮上催儹粮
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引
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唱的許多東西。說
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
門慶說道。敢是我日看見他王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

就夢見你。李大姐廂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被潘六姐匹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袄。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來奪。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嚷喝。和他罵嚷。嚷着就醒了。不想都是南柯一夢。西門慶道。你從睡夢中。只顧氣罵不止。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尋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到次日起來。頭沉懶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籠上火。那里坐的。只見玉簫早辰來如意兒房中。擠了半甌子奶。逕到廂房。與西門慶吃藥。見西門慶倚靠床上。有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打發他吃了藥。西門慶使他拿了一對金裹頭簪兒。四个烏銀戒指兒。教他送到來爵

媳婦子屋里去。那王蕭蕭听見王子使他幹此營生。又似來瞞媳婦子那一本帳。連忙鑽頭覓縫袖的去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妝了。改日與爹磕頭。拏回空匣子兒到上房。月娘問他你爹吃了藥了。在廂房內做甚麼哩。玉簫道沒言語。月娘道你替他熬粥下來。約莫等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婆剪下一柳黑臻臻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的一个同心結托兒。用两根錦帶兒拴着。安放在塵柄根下。做的十分細巧工夫。那一件是两个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都緝着廻紋錦繡。里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觀翫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厨內。

錦托兒褪於袖中。正在疑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倘在床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還進去了。屋里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里怎的。只是恁沒精神。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了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見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里走走去。再不叫將應二哥。他也不在了。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我往燈市鋪子內。和他二舅吃回酒坐坐罷。月娘道。你備馬去。我教丫鬟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獅子街燈市里來。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毬燦綵。遊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序好風催　羅綺爭馳鬥錦廻
鰲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獅子街房子門首下馬，進入里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來声喏。門首買賣甚是興勝。來招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家中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上嗄飯菜蔬。鋪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壇，擺在樓上。坐着烘火，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着見燈市往來，人烟不斷。諸行貨殖如山。吃至飯後的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听見西門慶來家中，又整治下春臺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來招，將這一卓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拏回家去了。又

教琴童提送一坛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於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个頭。說道。送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里不好。茶飯兒也懶吃。做事沒入脚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里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个心上的人兒了。西門慶咲道。那里有這个道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俺每請兒了。

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正月十六日還有一席可請你每來
夥計娘子走走去是必到根前又推故不去着婦人道娘若嘗
个帖兒來怎敢不去不是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
好不抱怨說俺每他那日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攛掇了他去了
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里哭俺每到沒意思剌剌的落後又教
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那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不知
原來家中小大姐這等藻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
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兜胆的性着緊把我也擦扛的
眼直直的也見他教你唱个兒與他听罷了誰敎你不唱又
說他來婦人道耶嚛嚛嚛他對我說他几時說他來走來指着
臉子就罵他起身罵的他來在我這里好不醜的三行鼻涕兩

行腰滾鮑哭我這里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髮拿茶吃了小廝進財兒買了點心鮮魚嗄飯來老馮婆子在厨下整理又走來上邊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常往我那里走走去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里着落倒常時來我這邊和我做伴兒不一時房中收拾乾淨婦人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兩个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卓兒設擺春臺安排上酒來卓上無非是節食美饌佳殽菓菜之類婦人令王經打開荳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柳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

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龟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龟頭又帶着景東人事用酒服下胡僧藥下去那婦人用手搏弄弄的那話登時奢稜跳腦橫觔皆覸色若紫肝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同西門慶摟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插進牝中在上面兩个一遞一口飲酒咂舌頭婦人把菓仁兒用舌尖哺與西門慶吃直須哄吃至掌燈馮媽媽厨下做了猪肉韭菜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个丫鬟拏下去兩个在里間廂成的煖炕上撩開錦幔二人解衣就寢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着燈行房把燈臺移在明間炕邊一張卓上安放一面將紙門關上澡牝乾靜換了一雙大紅潞紬白綾平底鞋兒穿在脚上脫了褲

兒鑽在被窩裏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摟相抱睡了一回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何千戶娘子藍氏慾情如火那話十分堅硬先令婦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庭花內極力搧磞了約二三百度搧磞的屁股連声响亮婦人用手在下操着毬心子口中叫達達如流水於是心中還不美意起來披上白綾小襖坐在一隻枕頭上婦人仰卧尋出兩條脚帶把婦人兩隻脚拴在兩邊護炕柱兒上賣了个金龍探爪將那話放入牝中少時沒稜露腦淺抽深送次後半出半入纔進長驅恐其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酒興把燈光挪近根前垂首翫其出入之勢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又数百回婦人口中百样声顫語都叫將出來西門慶又取粉的膏子藥塗在龜頭

上樓進去。婦人陰中麻痒不能當。急令深入。两相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遛戲。將龜頭濡攪其牝口。又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往來搆的牝尸。翻覆可愛。燈光影裡。見他兩隻腿兒穿着大紅鞋兒。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吊的高高的。一往一來。一衝一撞。其興不可遏。因口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麼不想達達。只要你松栢兒冬夏長青。便好。休要日遠日踈。頑要續了。把奴來也不理。奴就想死了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道。必是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恁在外邊做買賣。有錢不養老婆的。他肯掛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若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利替他另娶一个。你只長遠等着我便了。婦人道。我達達等他來家。好歹替他

娶了一个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里。遷婦爽利把不值錢的身子。拚與達達罷。無有个不依你的。西門慶道。我知道。兩个說話之間。又幹勾兩頓飯時。方纔精撥。解卸下婦人脚帶來。摟在被窩內。並頭交股。醉眼朦朧。一覺直睡到三更天氣方醒。西門慶起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丫鬟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数盃。不覺醉上來。纔點茶來漱了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夥計鋪子里。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琴童籠着馬。打發上了馬。婦人方纔關門。這西門慶身穿紫羊絨褶子。圍着風領。騎在馬上。那時也有三更時分。天氣有些陰雲。昏昏慘慘的月色。街

市上靜悄悄，九衢澄淨，鳴柝喝號提鈴。打馬正過之次，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根前，忽然見一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躲，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不來倒好，若來，正是失脫人家逢五道，濱冷餓鬼撞鍾馗。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脫衣裳，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慌的骨碌扒起來，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這西門慶叟手搭伏着他肩膊上，摟在懷里，口中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達達今日

醉了。收拾鋪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丢倒頭在枕頭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慢慢用手。腰里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來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意不住用手。只顧捏弄。蹲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的。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里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醉子里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達擺布你。你達今日懶待動旦。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內。你拏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里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

不効千不合萬不合拏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那消一盞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根上那話躍然而起但見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鬍挺身直竪婦人見他只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牝中只顧揉搓那話直抵苞花窩里覺翕翕然渾身酥麻暢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按舉股一起一坐那話沒稜露腦約一二百回初時澁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落西門慶由着他掇弄只是不理婦人情不能當以舌親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摟着他脖項極力揉搓左右偎擦塵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摸之美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比三鼓凡五換巾帕婦人一連丟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泄龜頭越

發脹的色若紫肝。橫觔皆現。猶如火熱一回。害箍脹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已。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用朱唇吞裹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邈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中相似。忙用口接嚥不及。只顧流將起來。初時還是精液。往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个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血盡出其冷氣而已。良久方止。婦人慌做一團。便摟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里覺怎麼的。西門慶甦省了一回。方言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矣。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多了。看官听說。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又曰。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西

門慶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盡，髓竭人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有敗。古人有幾句格言道得好：

花面金剛，玉體魔王，綺羅粧做豺狼。法場斗帳，獄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劍，絳唇鎗。口美舌香，蛇蠍心腸，共他者無不遭殃。纖塵入水，片雪投湯。秦楚強，吳越壯，為他亡。早知色是傷人劍，殺盡世人人不防。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暈起來，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

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着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厨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聽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了聽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根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這咱晚纔來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鋪子里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熬了粥教

秋菊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挐起粥來只吃了半甌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里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麽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彈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了帖兒發帖兒去十五日請周菊軒荆南崗何大人他每衆官客吃酒月娘道你今日還没吃藥取奶來把那藥你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張羅的你有着辛苦勞碌了一面教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奶來用盞兒盛着教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晃蕩蕩做不的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里在乎這一時上今日在屋里將息兩日兒不出去罷因

說你心里要吃甚麽。我往後邊。教了髮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里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不醉。再没曾吃酒。與你行甚麽事。那金蓮听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没有。姐姐你没的說。他那咱晚来了。醉的行禮兒也不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教我拏茶當酒與他吃。只說没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姐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来。倒没的羞人子刺刺的。倒只怕外邊別處有了事來。俺每不知道。若說家里。可是没絲毫事兒。月娘一面和玉樓都坐在一處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根前。拶問他。你爹昨日在那里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賁四吃酒。再没往那里去落

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倍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听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儘力數罵了一頓。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的一聲。就來了。說道。姐姐剛纔就埋怨起俺每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每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里。又道姐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生恐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具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了。說道。嗔道。教我拏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

恁大年紀描眉畫鬢兒的搽的那臉倒相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兒大婦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臉恥也休要出這個醜月娘道我說只怕他不來誰想他浪撩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姐纔顯出個皂白來了相韓道國家進這個淫婦姐姐還嗔我罵他罷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个明王八把個王八花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兒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那金蓮不听便罷听了把臉製耳朶帶䏶子紅了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麽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每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過去和他家伴

安兒要去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甚麼是个張眼露睛的
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䁖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那金蓮一
声兒就不言語了月娘主張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
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
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
擺酒用來回話問擺的成擺不成我說還發帖兒哩他不信教
我進來稟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
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娘金命水命去
投無命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个水角
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酒且擺不成
攺了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自知一兩日好些

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下邊虛陽腫脹不便處發出紅暈來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外邊排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里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拏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趂早使小廝請了任醫官教瞧瞧你吃他兩貼藥過來你要只顧挨着不是事你惹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麽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日兒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拏帖兒送假牌往衙門里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听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声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

哥心中不好。哭道花大舅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我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彈。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后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舉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諕了一跳。教我今日早來看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个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

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於是使琴童兒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脉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旣濟乃是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封了五星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腫痛溺尿甚難說畢作辭起身去了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一盒菓餡餅兒一盒玫瑰金餅一副蹄兩隻燒鴨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里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去李瓶兒那

邊屋裏與月娘衆人見節請到後邊擺茶畢又走來前邊陪西
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
慶教玉簫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卓兒吃酒謝
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西門慶道我
還沒吃粥嚥不下去希大道拏粥等俺每陪哥吃些粥兒還好
不一時拿將粥來玉簫拏盞兒伺候衆人陪着吃點心下飯西
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不吃下去月娘和李桂姐吳
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管待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
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
來唱一套兒與你爹听那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
說吃酒哩不教過來衆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

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然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掛心。三人於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分付。你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躭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脉。對吳大舅。陳經濟說。老爹是個下部蘊毒。若久而不

治。卒成溺血淋之疾，迺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
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溺不出來。月娘慌了，打發桂姐
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癃閉便毒
一團膀胱邪火，赶到這邊下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
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麈
柄如鐵，晝夜不倒。潘金蓮晚夕不知好歹，還騎在他上邊，倒澆
蠟燭掇弄，死而復甦者數次。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使人來說。
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要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
邊隔二偏三，不是個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於是月娘替他
穿上暖衣，和金蓮肩搭攙扶着，徃離了金蓮房，徃後邊上房鋪
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

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經濟請他到於後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邊火倒退下了只是下邊腫毒當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日新到舍下有一封書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號橘齋年半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里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里隨即差玳安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橘齋來看了脉并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了吃了他

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西門慶進門花枝招颭繡帶飄飄與西門慶磕着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声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進又起動你媽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惶恐的要不的因說爹清減的恁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辰只吃了些粥湯兒還沒些吃甚麼兒劉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恁惹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逐

日就懶待吃。須也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
但用的有枉撒些兒。不然越發淘淥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頻
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粳粟米粥兒。這
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
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筯兒鴿子雛兒在口內。
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
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
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
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
說道。爹你耐心兒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比及到晚夕。西門
慶又吃了劉橋齋第二貼藥。遍身痛。叫喚了一夜。到五更時分。

那不使腎囊腫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上又生出疳瘡來。流黃水不止。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月娘衆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效。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燈跳神。一面又使小廝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裏。請他來看西門慶。他原相他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賁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廟前。出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減。病體懨懨。勒着手帕。在於卧榻。先診了脉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是太極邪火聚於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吾有詩八句。說與你听。只因他

醉飽行房戀女娥　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流白濁　燈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秪恨歡娛少　今日翻爲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　總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治不的了。說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筭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尅壬水。歲傷旱。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戊冲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　身輕煞重有灾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　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中既不好。先生你替他演演禽星如何。這吳神仙鋪下禽遁干支。他說道

心月狐狸角木蛟　絳幃深處不相饒
常在月宮飛玉露　慣從月下奪金標
樂處化爲真雞子　死將還想爛甜桃
天罡地煞皆無救　就是王禪也徒勞

月娘道。禽上不好。請先生替我圓圓夢罷。神仙道。請娘子說來。貧道圓。月娘道。我夢見大廈將頹。紅衣罩體。攧折碧君玉簪。跌破了菱花鏡。神仙道。娘子莫惟我說。大厦將頹。夫君有厄。紅衣罩體。孝服臨身。攧折了碧玉簪。姊妹一時失散。跌破了菱花鏡。夫

妻指日分離。此夢猶然不好不好。月娘道。問先生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攔路。喪門魁在生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見命中無有救星。於是拏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不在話下。正是

卦裡陰陽仔細尋　無端閑事莫閑心
平生作善天加慶　心不欺貧禍不侵

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願。許下見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願心。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根前站立。問他討債。又不肯告人說。只教人廝守着他。見月

娘不在根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心中捨不的他。滿眼落淚。說道
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姊妹們好好守着我的靈。休要失散了。那
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西門慶道
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
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奴和你做
夫妻一塲。西門慶听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說道。我覺自家
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
姊妹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指着金蓮
說。六兒他從前的事。你耽待他罷。說畢。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
滚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西門慶道。你休哭。听我囑付
你。有駐馬听為証

賢妻休悲。我有衷情告你知。妻你腹中是男是女。養下來看大成人。守我的家私。三賢九烈要貞心。一妻四妾攜帶着住。彼此光輝光輝。我死在九泉之下口眼皆閉。

月娘听了。亦回答道。

多謝兒夫遺後良言教道。奴。夫我本女流之輩。四德三從與你那樣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同途。一鞍一馬不須分付。

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經濟叫到根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們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又分付我死後。段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

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綢絨鋪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教你應二叔拏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筭。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鋪子罷。段子鋪占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們盤纏。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鋪內還本利欠我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后對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說畢。哽哽咽咽

啊的哭了。陳經濟道。爹囑付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打夥兒傳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見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到於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捱到早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為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日非古比。心

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根前開了廂子拏出四定元寶教他兩個看材板去剛打發去了不防月娘一陣就害肚里疼急撲進去看床上倒下就昏運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里七手八脚替西門慶戴唐巾裝柳穿衣服忽听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决撒了玉樓教李嬌兒守着月娘他便就使小厮快請蔡老娘去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教如意兒來了比及玉樓回到里面屋里不見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赶月娘昏沉房

內無人。箱子開着。蹅蹅拏了五定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拏
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里取草紙去來。
那玉樓也不採顧。且守着月娘。拏榪子伺候。見月娘看看疼的
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槨
西門慶停當。口內纔沒了氣兒。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
娘。收褁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煖炕上
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
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
的。月娘道。比不的那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如今沒了老爹。將
就收了罷。待洗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
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月娘甦省過來。看見廂子大開着。便

罵玉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廂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玉簫道我只說娘鎖了廂子就不曾看見於是取鎖來掐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里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定元寶往屋里去了當下吳二舅賁四往尚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板來教匠人解鋸成槨衆小厮把西門慶抬出停當在大廳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衆夥計都在前廳熱亂收燈捲畫盖上紙被設放香燈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日破土出殯也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

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破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蔴帶孝女婿陳經濟斬衰治杖灵前還礼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侍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卓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夥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興管廚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客蔡老娘來洗了三次月娘與了一套紬子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改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隣與衆街坊隣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墓生兒子就與老頭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了個兒子世間少有蹺蹊古怪事不說衆人理亂這庄事

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

吳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禮，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要請月娘出來拜見。吳大舅便說：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伯爵愕然道：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落後陳經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們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體上還不大十分歷練。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也有公事不得閑，見有他娘在。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個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都根主兒，再有誰大如你老人家

的因問道有了發引的日期吳大舅道擇在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畧將軍西門公之柩那日何千戶來吊孝灵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會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里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悞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道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吊孝畢到衙門里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

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兖州察院投下了書札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

步便好。昨日巳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須得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手拏牌。赶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念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拔下。說宋老爹沒與來。咱每都投到大街張二官府。那里去罷。你二人不去。我與你每人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拏出來。就是了。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些不肯。口里含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經濟磕了頭。問討的

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還不言語。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拏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教他隱下休拏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背義。徑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有恩的。叵耐李三這廝短命。見姐夫沒了。就日就這等壞心。因把這件事。對應伯爵說。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剛纔何大人分付。把這件寫紙狀子。呈到衙門里。教他替俺追追這銀子出來。發送姐夫他同寮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肯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等我和他說罷。於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

廝倒做了嘗手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腥他如今恁般恁般要拏文書提刑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况又同僚之間費恁難事你等原抵鬧的過他依我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悄悄送上二十两銀子與吳大舅只當苑州府幹了事來了我聽得說這宗錢粮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掣出來咱投張二官那里去罷你每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拏不出來再俻辦一張祭卓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而两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黄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些了真個到晚夕黄四同伯爵送了二十两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

舅已聽他妹子說。不做錢粮。何况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於是收了銀子。到次日李智黄四。俻了一張插卓。猪首三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拏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余者教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粮去了。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有詩爲証

造物於人莫強求　勸君凡事把心收

你今貪得收人業　還有收人在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

詩曰

寺廢僧居少　橋塌客過稀

家貧奴婢懶　官滿吏民欺

水淺魚難住　林疎鳥不棲

世情看冷煖　人面逐高低

此八句詩，單說着這世態炎凉，人心冷煖可嘆之甚也。西門慶死了，首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在家，攢念二七經，不題。却說那日報恩寺朗僧官十六衆僧人做水陸，有喬大戶家上祭。這應伯爵約會了齋祀中兇位朋友頭一個是應伯爵，第二個

謝希大第三個花子油第四個祝日念第五個孫天化第六個常時節第七個白來創七人坐在一處伯爵先開說道大官人沒了今二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也曾嚼他過的今日他沒了莫非推不知道洒土也眯了後人眼睛兒也他就到五閻王根前也不饒你我了你我如今這等計較每人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凑上七錢使一錢六分連花兒買上一張桌面五碗湯飯五碟菓子使了一錢一付三牲使了一錢五分一瓶酒使了五分一盤冥紙香燭使了二錢買一錢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使一錢二分銀子顧人抬了去大官人靈前衆人祭奠了咱還便益又討了他值七分銀一條孝絹拏到家做裙腰

子他莫不白放咱每出來咱還吃他一陣到明日出殯山頭饒
飽飧一頓每人還得他半張靠山卓面來家與老婆孩子吃着
兩三日買燒餅錢這個好不好衆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
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理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門外人
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
慶乃小人之朋於是包含着里面作就一篇祭文登軸停當把
祭祀抬到西門慶灵前擺下陳經濟穿孝在旁還礼伯爵爲首
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里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
把祝文來宣念其文畧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生應伯
爵謝希大花子油祝日念孫天化常時節白來創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濟人以點水，容人以涯露。助人精光，囊篋頗厚，氣概軒昂，逢藥而舉，遇陰伏降。錦襠隊中居住，團天庫裏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撓摑，逢虱蟣而騷癢難當。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隨幫。也曾在章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撐頭活腦，久戰熬場，胡何一疾不起之殃。見今你便長伸着脚子去了，丟下小子如班鳩跌彈，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墻，再不得同席而偎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溫香。撇的人垂頭跌脚，閃得人囊溫郎當。今特奠茲白濁，次獻寸觴，靈其不昧，來格來歌。尚享

衆人祭畢。陳經濟下來還礼。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
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備了一張祭
卓。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弔問。月娘不出來。都是
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
俺媽說。人已是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
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里有東西。悄悄教李銘稍了家
去。防後。你還恁傻。常言道楊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
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
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桌。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
在灵前擺下祭祀。只顧貼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
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小廝

毎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裡，到月娘房里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在前邊，跕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韓大嬸、毬大嬸，賊狗攮的養漢的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毬紙。一頓罵的來安兒摸門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各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再說：娘稍出四馬兒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惹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教二姐姐三姐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教人說你不

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纔不言語了。良久，孟玉樓還了禮，陪他在炕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腔，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枝損百株，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每伴你每看了提偶的，明日去罷。留了半日，只桂姐、銀姐不去了，只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油、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也有二十余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

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堂客都在灵旁所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卓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里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眾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開。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經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灵前溜眼。帳子後調笑。至是趕人散一亂。中堂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厮每都收家活。這金蓮趕眼錯捏了經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可成就了你罷。趁大姐在後邊。咱要就往你屋里去罷。經濟听了。把不的一聲。先往屋里開門去了。婦人黑影里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解開裙子。仰臥在炕上。雙鳧飛肩。交陳經濟奸耍。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鴛幃雲雨

百年情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款擺一個玉莖忙舒耳邊訴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鶯恣蝶採旖旎摶弄百千般狂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個低聲不住叫親親一個摟抱未免呼達達正是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

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到次日這小廝兒噙着這個甜頭兒早辰走到金蓮房來金蓮還在被窩里未起來從窓眼里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好管庫房的這咱還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分付教把昨日擺的李三黃四家那祭卓收進來罷你快些起來且

拏鑰匙。出來與我婦人。連忙教春梅拏鑰匙。與經濟。經濟先發春梅樓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窓眼裏。遞出舌頭。兩個咂了一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嚥。甜唾融心溢肺肝。有詞爲証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笑臉腮窩愁粉黛瘦顯春纖。寶髻乱雲鬆。翠鈿斜。顏酡玉減紅添。檀口曾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內猶甜。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經濟往前邊看撒祭祀去了。不一時喬大戶家祭來擺下。喬大戶娘子。并喬大戶許多親眷。靈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夥計陪侍。請至捲棚管待。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弔孝。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堂客一處坐的。鄭愛月兒看見吳銀姐。李桂姐都在這

里便嗔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没了有個孩來的你們
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
憂惜乎只是爹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
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
玉皇廟吳道官十六個道衆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
千戶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禦荆統制張團練雲指揮
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一壇祭月娘這里請了喬大戶吳大舅
應伯爵來陪侍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俱
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吩付把李瓶兒灵床連影抬
出去一把火焚之將廂籠都搬到上房内堆放奶子如意兒并
迎春收在後邊答應把綉春與了李嬌兒房内使喚將李瓶兒

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可怜正是畫棟雕梁猶未乾。堂前不見痴心客。有詩為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到粉墻頭

那時李銘。日日假以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掖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目。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沒曾念經。十二日陳經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劄。送殯之人。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陳經濟摔盆扶柩。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幾何偈文。說西門

慶一生始末道得好。

恭惟

故錦衣武畧將軍西門大官人之灵。伏以人生在世。如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你画堂綉閣。命盡有若風燈。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資。紅粉輕裘。總是塵勞之費。妻奴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廂。死後無寸絲之分。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英雄。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三寸氣斷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遍數。詩曰

人生最苦是無常　　個個臨終手脚忙

地水火風相逼追　精神寃鬼各飛揚
生前不解尋活路　死後知他去那廂
一切萬般將不去　赤條條的見閻王

那僧官念畢偈文。陳經濟捧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動天。吳月娘坐魂轎。後面。眾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經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眾孝眷掩土畢。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夫。韓姨夫。與眾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眾道童回靈。安於上房明間正寢。大小安靈。陰陽灑掃已畢。打發眾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靈守孝。一日煖了墓回來。答應班上排軍節級。

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衆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吳大妗子。并吳舜臣媳婦。都在家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沒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甚麽。教你一塲嚷亂登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里便圖出身。你在這里守到老死。也不怎麽。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趨炎附勢爲强。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听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坟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

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揣在腰里轉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赶去鋪子里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分付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箇由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箇大嚷大鬧拍着西門慶靈床子哭哭啼啼叫叫嚎嚎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吊丫鬟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妗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要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里做小伏低頂缸受氣好容易就開交了罷須得幾十兩遮羞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相講了半日教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廂籠床帳家活盡

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丫鬟去李嬌兒一心要這兩個丫頭月娘生氣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爲娼一句慌了鴇子就不敢開言變做笑吟吟臉兒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爲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辰張風流晚些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迎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未到家中搗打撅撓燃香燒剪走死哭嫁娶到家改志從良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嚷鬧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爲証

堪嘆烟花不久長　洞房夜夜換新郎

兩隻玉腕千人枕　一點朱唇萬客嘗
造就百般嬌艷態　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　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於是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衆人都在旁勸解。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兒來報。巡鹽蔡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灵沒灵。我回有灵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灵前拜拜。我來對娘說。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經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

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再不敎一言就讓月娘夫人請回房。因問經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拜謝不期作了人故。便問甚麼病來。陳經濟道。是個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卽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白鯗。四罐蜜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又拏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始終之交。分付大官交進房去。經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廳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拏茶來我吃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揚長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懽喜。又是那慘切。想有他

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腳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侍正是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画即江山有詩爲証

靜掩重門春日長　爲誰展轉怨流光
更憐無瓜秋波眼　默地懷人淚兩行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听得知報與張二官兒就拏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屬兔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應贍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日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

了五手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寳鞍大馬。在院中
揺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千兩金銀。上東京尋了
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刑所西門慶這個
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
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中還有第五個娘
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極標致。上畫兒般人材。詩詞歌賦。諸
子百家。折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識字。一筆好寫。彈
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喬。說的這張二官心
中火動。巴不得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的賣炊餅武大
郎的妻子麼。伯爵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
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听着。待有嫁人的聲口

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里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見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你知道難得你若娶過教這個人來家也強如娶過唱的當時有西門慶在為娶他也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這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凴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閒子弟極是勢利小人見他家豪富希圖衣食便竭力承奉稱功誦德或肯撒漫使用說是疎財仗義慷慨丈夫脅肩諂笑獻子出妻無所不至一見那門庭冷落便唇譏腹誹說他外務不肯成家立業祖宗不肯有此敗兒

就是平日深恩視如陌路。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爲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　百計趨承不等閑
今日西門身死後　紛紛謀妾伴人眠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九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萬事從天莫强尋　天公報應自分明
貪淫縱意姦人婦　背主侵財被不仁
莫道身亡人弄鬼　由來勢敗僕忘恩
堪嘆西門成甚業　贏得奸徒富半生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兩個自從西門慶將二千兩銀子打發他在江南等處置買貨物一路飡風宿水夜住曉行到于揚州去處抓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趨奉他兩個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取樂一日初冬天氣寒

雲淡淡。哀雁凄凄。樹木彫零。景物蕭瑟。不勝旅思。于是二人連忙將銀往各處。置了布疋。裝在楊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舊日請的表子。楊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日逐請楊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遊寳應湖。遊了一日。歸到院中。王玉枝兒鴇子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擺酒。與鴇子王一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置辦酒肴果菜。又使他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又不見到。想他就同王海峯來了。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厮不知在那里咮酒。味得這咱纔來。口裏噴出來酒氣。客人也先來了。巳半日。你不知那里來。我到明日定筭你出去。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吶吶。說你罵我。你家老

婆在家里仰搧着撐。你在這里合蓬着丟。宅里老爹包着你家
老婆。合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里快活
你老婆不知怎麽受苦哩。得人不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爲人。對
王枝兒鴇子。只顧說。鴇子便拉出他院子里。說。胡官人你醉了。
你往房里睡去罷。那胡秀大嚶小喝。白不進房來。不料韓道國。
正陪衆客商在席上吃酒。身穿着白綾道袍。線絨襪衣。毡鞋絨
襪。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踢了兩脚。罵道。
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雇你一月。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
他去。那胡秀那里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趕
我。我沒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擻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
來保勸住。韓道國。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

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麽酒來我和他
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里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衆客商恥笑和來
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鬬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
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
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道不曉一字被來保苗小湖
做好做歹勸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裝載上船苗
青打點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并胡秀起身王玉枝并
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頭作別餞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
一路無詞一日前臨行閘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上跕立忽見

街坊嚴四郎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
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
了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對他說不想
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
踴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
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
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便益鈔關納稅就到
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
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財主見怪如之柰何韓道國
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只得强不過他在馬頭上發
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何秀在舡上等着納稅

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裝成馱垜，先行一步家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垜，往清河縣家中來，不在言表，有日進城在甕城南門裏，日色漸落，不想路上撞遇西門慶家，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拏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墳上與老爹燒紙去也，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那時天已漸晚，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廟香靄鐘聲，一輪明月掛疏林，幾點

疎星明碧落。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雙滴。四邊宿霧。昏昏罩舞榭歌臺。三市沉烟。隱隱閉綠窗朱戶。兩兩佳人歸繡幙。紛紛仕子捲書幃。

這韓道國進城來。到十字街上。心中筭計。且住。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況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腳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垜進來。有了髮看見。報與王六兒說。爹來家了。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拂去塵土。馱垜搭連放在堂中。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了髮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說老爹死了。剛纔來到城外。又撞見墳頭張安推

酒來往墳上去。説明日是斷七。果不虛傳。端的好好的。怎的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垛打開。裏面是他江南置的衣裳。細軟貨物。兩條搭連內。倒出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倒在坑上。打開都是白光光雪花銀兩。對老婆説。此是我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先來了。又是兩包佛巴銀子一百兩。今日晚了。明日早送與他家去罷。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先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如今你這銀。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呸。你這傻才。這遭再休要傻了。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裡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交他招韶道兒。問你下落。到不如一狠二

狠把他這一千兩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裡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招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老婆道你看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胆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說爭柰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到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想着他孝堂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卓三牲往他家燒帋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裏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

坐。坐轎子來家。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一席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交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千肯萬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并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輛大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頓斷金鎖走蛟龍。

這里韓道國夫妻東京去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經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帋。墳頭告訴月娘。把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

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家里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帋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趕了來家使陳經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里了初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里這陳經濟回月娘月娘不放心使經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舟去了三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保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經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挈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嗔道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毛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當下這來

保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經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請表子頑耍。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那時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關了。對門段舖甘夥計崔本賣貨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舖。經濟與傅夥計開着。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侄女兒四歲。二人割衿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被他一頓話說

唓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來尋趂，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蝨子頭上撓。月娘道：翟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見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這幾兩銀子罷，更休題了。月娘交他會買頭，發賣布貨，他甫會了王兒。月娘交陳經濟兌銀，講價錢，王兒都不服，拏銀出去了。來保便說：姐夫你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寧可賣了悔，休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弓兒拽滿，迸了王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胳膊兒往外撇，不如賣弔了，是一場事。那經濟聽了，使性

兒不曾了。他不等月娘分付。匹手奪過算盤來。邀回王兒來。把銀子兌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經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陳經濟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兒昂昂大意不收。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的醉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點孩兒子。不害孤另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價錢說了。去兌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腳。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

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交家樂出去有個不傳出去的何況韓縣討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個不說的我前日怎麽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他還是遲了不如今日難說四個都與他胡亂打發兩個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繡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以此就差來保僱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出門往東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廝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若不是親家

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不敢來東京尋我翟謙看見兩個女子迎春玉簫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箏一個會絃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錠元寶來這來保還尅了一錠到家只拏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拏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爺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荅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套穿衣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材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百伶百俐一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里還在他手里

討針線哩說畢月娘還甚是知感他不盡打發他酒饌吃了與他銀子又不受拏了一疋段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在外邊就來劉倉右邊門首開雜貨鋪兒他便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里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子箍兒插金戴銀往王六兒娘家王母豬家扳親家行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里。依舊換了慘淡衣裳。纔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廝常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番三次不是月娘為人正大也被他說念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般家奴院公在月娘根前。說他媳婦

子在外與王母猪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他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厨房中罵大罵小他便裝胖學蠢自巳誇獎說衆人你每只好在家里說炕頭子上嘴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若不是我都乞韓夥計老牛箝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好的一聲乾丟在水里也不响如今還不得俺每一個是說俺轉了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也不知撚香的也不知自古信人調丟了瓢他媳婦子惠祥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家老道出門問我姊那里借的衣裳幾件子首飾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擠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每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老

鴉兒吃草。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慶家里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由頭兒和人嚷鬧上弔。漢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根前無禮。心裡也氣得沒入腳處。只得變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剌剌和他舅子開起個布鋪來。發賣各色細布。日逐會倩秄行人情。不在話下。正是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有詩為証。

我勸世間人　切莫把心欺
欺心即欺天　莫道天不知
天只在頭上　昭然不可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記得書齋作會時　雲蹤雨跡少人知
曉來鸞鳳棲雙枕　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　夢魂迷　今宵喜得効于飛
顛鸞倒鳳無窮樂　從此雙雙永不離

話說潘金蓮與陳經濟自從西門慶孝堂在廂房裡得手之後兩箇人嘗着甜頭兒日逐白日偷寒黃昏送煖或倚肩嘲笑或並坐調情掐打揪撏通無忌憚或有人根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成搓在紙條兒內丟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帕兒裹着一

箇玉色紗挑線香袋兒、裡面裝安息排草、玫瑰花瓣兒。并一縷頭髮。又着些松栢兒。一面挑着松栢長青。一面是人如花面。八字封的停當。要與經濟。不想經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牕眼內投進去。後經濟開門。進入房中。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帋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中結下青絲髮。松栢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荼蘼架。

這經濟見詞上許他在荼蘼架下。等候私會佳期。隨即封了一柄金湘妃竹扇兒。亦寫一詞在上面。荅他。袖入花園內。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經濟三不知。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

在家不在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走出來掀起簾子看見是他佯做擺手兒說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纔在這裡和他們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這經濟見有月娘在房裡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不久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物事拆開却是湘妃竹白紗扇兒一把上畫一種青瀟半溪流水有水仙子一首爲証

紫竹白紗甚逍遥綠青蒲巧製成金鈸銀錢十分妙尅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見偷了

婦人一見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箇丫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然後他便在房中綠牕半啓絳燭高燒收拾床鋪衾枕薰香澡牝獨立木香棚下專等經濟今晚來赴佳期却說西門大姐那日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宣卷去了止有元宵兒在屋裡經濟躬巳與了他一方手帕安付他着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請我下棋去等大姑娘進來你快叫我去那元宵兒應諾了這經濟得手走來花園中那花篩月影參差掩映走在荼蘼架下遠遠望着見婦人摘去冠兒半挽烏雲上着藕絲衫下着翠紋裙腳襯凌波羅襪從木香棚下來這經濟猛然從荼蘼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諕了一跳說呸小短命猛可鑽出來諕了我一跳早是我你

摟便將就罷了。若是別人。你也恁大膽摟起來。經濟吃的半酣
兒笑道。早知摟了你。就錯摟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兩箇于是相
摟相抱。携手進入房中。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卓上設着酒餚。
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知不知。經
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安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裡叫
我。只說在這裡下棋哩。說畢。兩箇懽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
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箇嘴兒
相親。一箇腮兒厮揾。罩了燈上床交接。婦人摟抱經濟。經濟亦
揣摸着婦人。婦人唱六娘子。

入門來將奴摟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冤家頑的十分
恠。嗏。將奴脚兒擡。脚兒擡。操亂了烏雲鬏髻兒歪。

經濟亦占回前詞一首。

兩意相投情掛牽。休要悶的人孤眠。山盟海誓說千遍。殘情上放着天。放着天。你又青春咱少年。

兩人雲雨纔畢。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經濟慌的穿衣出門去了。正是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無處尋。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兩箇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密如膠。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辰梳粧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不想陳經濟正拏鑰匙上樓。開庫房間。拏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箇摟抱着親嘴咂舌。一箇叫親親五娘。一箇呼心肝性命。說趂無人咱在

這裡幹了罷。一面解退衣裙。就在一張春櫈上。雙鳧飛肩。靈根半入。不勝綢繆。有生藥名。水仙子為證。

當歸半夏紫紅石。可意檳榔招做女婿。浪蕩根插入蓽麻內。毋丁香左右偎。大麻花一陣昏迷。白水銀撲簇簇下。紅娘子心內喜。快活殺兩片陳皮。

當初沒巧不成話。兩箇正幹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兩箇湊手腳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回身子。走下胡梯。慌的經濟拏小衣不迭。婦人正穿裙子。婦人便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我今教你知道了罷。俺兩箇情孚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

放在你心裏。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裏話。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們。趁你姐夫在這裏。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每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開裩帶。仰在櫈上。儘着這小夥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顆皆無價。可奈檀郎盡得鑽。有紅繡鞋為証。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歪偷。人情裏包藏鬼胡油。明講做兒女禮。暗結下燕鶯儔。他兩箇見今有。

當下經濟要了春梅。拏茶葉出去了。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婦人偏聽春梅說話。衣服首飾。揀心愛者與之。託為心腹。六月初一日。金蓮

娘潘姥姥老病没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
教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一遭回來到次日却說
六月初三日金蓮起來的早在月娘房裡坐着說了半日話出
來走在大廳院子裡墻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
原來西門慶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閑大廳儀門只是閒閉不開
經濟在東廂房住纔起來忽聽見有人在墻根石榴花樹下溺
的尿刷刷的響悄悄向牕眼裡張看却不想是他便道是那箇
撒野在這裡溺尿撩起衣服看濺濕了裙子了這婦人連忙繫
上裙子走到牕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裡這咱纔起來好自在大
姐沒在房裡麼經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纔睡大娘
後邊拉住我聽宣紅羅寶卷與他聽坐到那咱晚腳些兒沒把

腰累癱瘓了。今日白扒不起來。金蓮道。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內。聽宣卷來。丫鬟說你昨日在孟三兒屋裡吃飯來。經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們都在上房內。幾時在他屋裡去來。說着這小夥兒跕在炕上。把那話弄的硬硬的。直豎的一條棍。隔窓眼裡舒過來。婦人一見。笑的要不的。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諕了我一跳。你趂早好好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教你忍痛哩。經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你好歹打發他箇好去處。也是你一點陰隲。婦人罵道。好箇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兒來。放在牕櫺上。假做勾臉照鏡。一面用朱唇吞裹吮咂他那話。吮咂的這小郎君。一

點靈犀灌頂滿腔春意融心。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愛把紫簫吹。原來婦人做作如此。若有人看見只說他照鏡勾臉麼不題其事。其淫蠱顯然通無廉恥。正哂在熱鬧處。忽聽的有人走的腳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邊。經濟便把那話搊回去。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厮。走來說傳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經濟道教你傳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經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裡去了。在屋裡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經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經濟梳洗畢。往鋪中自做買賣不題。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床上收拾衾枕。趕了蚊子。放下紗帳子。

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裡纔有。我去拔幾根來。娘教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這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棵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半夜。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厨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櫈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簟衾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正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

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原來與經濟約定，搯木槿花樹為號，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開門進來，兩箇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經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安付元宵兒在房裡，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摟相抱，二人就在院內櫈上，赤身露體，席枕交歡，不勝繾綣。但見：

情興兩和諧，摟定香肩臉搵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實奇哉！掀起腳兒脫繡鞋。玉體著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罷，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兩箇雲雨畢，婦人拏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經濟說：門外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你大娘教

我去採喪燒帋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蚤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擡錢。看着下入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這經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箇不打緊。你分付我幹事。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我明日絕早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經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裡。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經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入土了。纔敢來回話。還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淚來。便叫春

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經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由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辰約下他你今日休往那裡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裡和你耍耍這經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邀了他和幾個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見他挺在床上行李兒也顧不的推他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裡吃了酒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裡吊去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上面鈒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亮一看就知是孟玉樓簪子怎生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

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箇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巫雲

襄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朝暮暮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卻說經濟睡起一覺。酒醒過來。房中掌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卻醉了。回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上。墨跡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去了。打了送上門的風月兒白丟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的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來槿花下搖花枝爲號。不聽見裡面動靜。不免蹬着太湖石扒過

粉墻去那婦人一見他有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悶在心就渾衣上床摇睡不料半夜他扒過墻來見院內無人想丫鬟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蹤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進來聽聞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裡挺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我在門外五星原庄上射箭耍子了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他這經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復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撾了一下罵道賊牛拉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丫頭聽見我知道你有個人把我不放到心你今日端的那去來經濟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悮你約你休惱我我看見你留

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大本叫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裡這根簪子却是那裡的經濟道本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來今纔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合神搗鬼是那花園裡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筭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我認千真萬真上面還鈒着他名字你還哄我哩前日我不在他叫進你房裡吃飯原來你和他七箇八箇我問着你還不成認你不和他兩箇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裡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出與他怪道前日他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裡頭自令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皮兒請退了于是急的經濟賭神發呪繼之以哭道我經濟

君與他有一字絲麻阜線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碰大旁瘡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見要水不見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料說來的牙疼誓虧你口內不害磣兩箇絮聒了一回見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倘下那婦人把身子扭過倒背着他使箇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短只是反手望臉上撾過去諕的經濟氣也不敢出一聲兒來乾霍亂了一夜就不愜合成鏓頭天明恐怕丫頭起身依舊越墻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有醉扶歸詞爲証

我嘴搵着他油䰄鬏髻他背靠着胷肚皮早難送香腮左右偎只在項窩兒裡長吁氣一夜何曾見面皮只覷着牙梳背

看官聽說往後金蓮還把這根簪子與了經濟後來孟玉樓嫁

了李衙內。往嚴州府去。經濟還拿着。這根簪子做証見。認玉樓是姐。要賭中成事。不想玉樓哄趙。又陷經濟牢獄之災。此事表過不題。正是三光有影遣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堪笑西門識未通　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床錦被藏賊睡　三頓珍羞養大蟲
愛物只圖夫婦好　貪財常把丈人坑
更有一件堪觀處　穿房入屋弄乾坤

話說潘金蓮見陳經濟天明越墻過去了。心中又後悔。次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出門。往地藏庵薛姑子那里。替西門慶燒盂蘭會箱庫去。金蓮衆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經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

拖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你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博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經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臉些兒一夜沒曾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撾的去了。婦人罵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胆兒虛。你平白走怎的。經濟向袖中取出了紙帖兒來。婦人打開觀看。卻是寄生藥一詞。說道

動不動。將人罵。一徑把臉兒上撾。千般做小伏低下。但言語。便要和咱罷罷字兒說的人心怕。忘恩失義俏冤家。你胥兒淡了教誰畫。

金蓮一見咲了。說道。既無此事。你今晚來。後邊我慢慢再問你。經濟道。乞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白日裏睡一覺

兒去婦人道得不去和你算帳說畢婦人回房去了經濟拏衣物往舖子裏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挺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比及到黃昏時分天氣一陣陰黑來窗外簌簌下起雨來正是蕭蕭庭院黃昏雨點點芭蕉不住聲這經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甫能教我對証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水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氈子卧单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裡走入花園金蓮那邊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日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在炕房裡

先睡了。以此把角門虛掩。這經濟推了推角門。見掩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卧房。見紗窗半啓。銀蠟高燒。桌上酒果已陳。金尊滿泛。兩個並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曾與孟三兒勾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裏。經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荼蘼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與你關頭。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方上床就寢。顛鸞倒鳳。整狂了半夜。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邊風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却說秋菊在那邊屋裏。晚夕聽見這邊房裏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了。到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响。朦朧月色。雨尚未

止打窗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我娘自來人前會撇清乾淨暗裏養着女婿次日逕走到後邊廚房裡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訴與春梅你那邊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裡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你這奴才幾下教他騙口張舌葬送主子就是一般教他煎煎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你屁股大弔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奴才骨朶痒了于是拏棍子向他春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殺猪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與他撾痒痒兒哩旋剝了叫將小厮來拏大板子儘力

砍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胆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裏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這般養出家生哨兒來了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彼家誤五鬼的奴才還說甚麼幾聲喝的婦人往廚下去了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為嘴傷人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經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鱉棋兒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睃到眼裡連忙走到後邊上房門首對月娘說不想月娘正梳頭小玉在上房門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裡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為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須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

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題出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經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腳不迭。連忙藏經濟在床身子裡。用一床錦被遮蓋的。教春梅放小桌兒在床上。拏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裡咱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裡穿珠花哩。一面拏在手中觀看。誇道且是穿得好。正面芝麻花。兩邊槅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你看着的珠子。一個挨一個兒。湊的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

穿懸條籠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纔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囘去了說六姐快梳子頭後邊坐金蓮道知道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攛掇經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捏兩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閒無事他不來我這屋裏來無甚事他今日大清早辰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戳的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裡明睡到夜夜睡到明日被我罵喝了他兩聲他還不動俺奶奶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只放在心裡大人不見小人過只隄防着這奴才就是了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

着了道兒恐傳出去被外人辱耻西門慶爲人一塲沒了多時光見家中婦人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養的這孩子也來路不明一般香香噴噴在家里臭臭烘烘在外頭又以愛女之故不教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教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遇着傳夥計家去教經濟輪番在鋪子裡上宿取衣物藥材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丫鬟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禁這潘金蓮與經濟兩個熱鬧突突恩情都間阻了正是世間好事多間阻就裏風光不久長有詩爲証

幾向天台訪玉真　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月娘雖不見信。曉夕把各處門戶。都上了鎖。西門大姐搬進李嬌兒房中居住。經濟尋取藥材衣物。同玳安。或平安。眼同出入。二人恩情都間阻了。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一處。金蓮每日難挨。綉幃孤枕。怎禁畫閣淒涼。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懨懨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有春梅向前問道。娘你這兩日。怎的不去後邊坐。或是往花園中散心走走。每日短歎長吁。端的為些甚麼。婦人道。你不知道。我與你姐夫相交。有鴈兒落為証。

我與他好似並頭蓮。一處生。比目魚纏成塊。初相逢熱似粘。乍怎離別難禁耐。好是惟奇哉。這兩日他不進來。大娘又把

門上鎖。花園中狗兒乖。難猜。奴婢們聦聽的怪。傷懷。這相思

實難解。

春梅道娘。你放心。不妨事。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扶着哩。昨日

大娘留下兩個姑子。今晚夕宣卷。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

往前邊。馬坊內取草。裝塡枕頭。等我往前邊舖子裡。叫他去。你

寫下個來帖兒。與我拏着。我好歹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

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

重報。不可有忘。我的病兒好了。替你做雙滿臉花鞋兒。春梅道

娘說的是那裡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後

進。我情愿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

哩。婦人于是輕拈象管。款拂花箋。寫就一個柬帖兒。彌封停當

到于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得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房中沒事。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丫鬟婦女都放出來。聽尼僧宣卷。金蓮央及春梅。遞與他柬帖。說道好姐姐。你快些請他去。有河西六娘子為証

央及春梅好姐姐。你放寬洪海量些些。俺團圓。只在今宵夜。咲。你把腳步兒快走些些。我這里錦被兒重重等待者。

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拏了篋。推往前邊馬坊中。取草來填枕頭。就叫他來。于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的。扣他在廚房內。拏了婦人柬帖兒出門。有鴈兒落為証

我與馬坊中。推取草。到前邊。就把他來叫。歸來把狗兒藏門

上將鎖兒套尊前酒兒篩床上灯兒晃帳幔兒度准備鳳鸞交
休教人知覺把秋菊灌醉了春宵聽着花影動知他到今宵
管恁兩個成就了
春梅走到前邊撮了一筐草到印子鋪門首叫門正值傅夥計不在鋪中往家去了獨有經濟在炕上纔摇下忽見有人叫門問是那個春梅道是你前世娘散相思五瘟使經濟開門見是他滿臉笑道原來是小大姐沒人請裡面坐進入房內見卓上點着燭問小厮們在那裡經濟道玳安和平安在那裡生藥鋪中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恓挨冷淡就是小生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兒也不傍往俺那屋裏走走去說你另有了對門王顧兒了不希罕俺娘兒們了經濟道那

里話自從那日因些閒話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耐煩走動
春梅道俺娘爲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
懶吃做事沒入脚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
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稍寄了一束帖在此好歹教
你快去哩這經濟接過束帖見封的甚密拆開觀看卻是寄生
草一詞說道

將奴這葬花面只因你憔瘦損不是因惜花愛月傷春困則
是因今春不減前春恨常則是淚珠兒滴盡相思症恨的是
綉幃灯照影兒孤盼的是書房人遠天涯近

經濟一見了此詞連忙向春梅躬身深深地唱喏說道多有起
動起動我並不知他不好沒曾去看的你娘兒們休怪休怪你

且先走一步。我收拾了。如今就去。一面開橱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荅贈和春梅兩個摟抱按在炕上。且親嘴咂舌。不勝歡謔。正是無緣得會鶯鶯面。且把紅娘去解饞。有詩為證

淡畫眉兒斜插梳　不欣拈弄綉工夫
雲窗霧閣深深許　靜坐芸窗學景書
多艷麗　更清姝　神仙標映世間無
當初只說梅花似　細看梅花却不如

當下兩個相戲了一回。春梅先拏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他看了你那柬帖兒。好不喜歡。與我深深作揖。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相謝。婦人便

叫春梅你去外邊看着只怕他來休教狗咬春梅道我把狗藏過一邊原來那時正值中秋八月十六七月色正明且說陳經濟旋那邊生藥舖叫過平安兒來這邊歇他一個獵古調兒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爲號春梅隔墻看見花稍動且連忙以咳嗽應之報婦人經濟推開門挨身進入到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語說道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經濟道彼此怕是非躲避兩日兒不知你老人家不快有失問候婦人道有四換頭詞爲證

赤緊的因些閒話把海樣恩情一旦差你這兩日門兒不抹

我心兒掛關情的我兒你怎生便撇的下

兩個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卓兒擺上酒肴婦人和經濟

並肩疊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偎紅吃了
一回擺下棋子三人同下鱉棋兒吃得酒濃上來婦人嬌眼掩
斜烏雲半嚲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裹面包着相思套顫聲嬌
銀托子勉鈴一弄兒淫器教經濟便在灯光影下婦人便赤身
露體仰卧在一張醉翁椅上兒經濟亦脫的上下沒條絲也對
坐一椅拏春意二十四解本兒在燈下照着樣兒行事婦人便
叫春梅你在後邊推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眞個
在身後推送經濟那話揷入婦人牝中往來抽送十分暢美不
可盡言却表秋菊在後邊厨下睡到半夜裡起來淨手見房門
倒扣着推不開于是伸手出來拔開了吊兒大月亮地裡躡足
潛蹤走到前房窗下打窗眼裡潤破窗紙望裡張看見房中掌

着明晃晃燈燭。三個吃的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兩個對面坐着椅子。春梅便在後邊推車。三人串作一處。但見
一個不顧夫主名分。一個那管上下尊卑。一個氣的吁吁。猶如牛吼柳影。一個嬌聲嚦嚦。猶似鶯轉花間。一個椅上逞雨意雲情。一個耳畔說山盟海誓。一個寡婦房內。翻爲快活道場。一個丈母根前。變作行淫世界。一個把西門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婿。一個將韓壽偷香手段。悉送與情娘。正是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當時都被秋菊。看到眼裏。口中不說。還只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都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張石。賴他不成。于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還往廚房中睡去了。三

個整狂到三更時分纔睡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里溺我拔門了出來院子里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裏放着榪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榪子在屋裏兩個後邊賭謀經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麽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裡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辰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葬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得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

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走糟人兒木頭見不拘那里安放了一個漢子那里發落付莫毯放在眼面前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們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昔要的人强占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于是要打秋菊說的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去了婦人聽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下胆子來了于是與經濟作一詞以自快云紅綉鞋爲証

會雲雨風般疎透閒是非屁似休𣄃那怕無縫鎖上十字扭輪鍬的閃了手腕散楚的叫破咽喉咱兩個關心的情越有

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裡輪盤問陳經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

奴才。我昨日見在鋪子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了。花園門成日又關着。西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嘴。你若有風吹草動。到我耳朶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罵也休想在這屋裏了。經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怪不的說舌的奴才。到明日得了好。大娘眼見不信他。西門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誰料郎心輕似絮。那知妾意亂如絲。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

冬夏長青不世情　乾坤妙化屬生成
清標不染塵埃氣　貞操惟持泉石盟
凡節通靈無並品　孤霜釀味有餘馨
世人欲問長生術　到底芳姿益壽齡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那時吳大舅保定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顧了頭口騎。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子。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同妳子如意兒衆丫頭好生看孝哥兒。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

休要出去外邊。又分付陳經濟。休要那去。同傅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辰燒紙通信。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眾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門房鑰匙交付與小玉拿鑰。前後仔細。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顧了頭口。眾姊妹送出大門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客店村坊安歇。次早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樹木凋落。景物荒涼。不勝悲愴。有詩單道月娘為夫主遠涉關山。答心願為証。

平生志節傲冰霜　一點真心格上蒼
為夫遠許神州願　千里關山姓字香

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

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腳頂接天心居齊魯之邦有巖巖之氣象吳大舅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為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為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金烏展翅飛來殿宇稜層玉兎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簷鳳扉曉襯映黃紗龜背繡簾垂錦帶遙觀聖像九獵舞舜目堯眉近觀神顏衮龍袍湯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掩映絳綃衣炳靈聖公赭黃袍偏襯藍田帶左侍下玉簪朱履右侍下紫綬金章闔殿威儀護駕三千金甲將兩廊勇猛擎王十萬鐵

衣兵蒿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騾廟中。土神按二十四氣。管太池鐵面太尉。日日通靈。掌生死五道將軍。年年顯聖。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祈護福。嘉寧殿祥雲香靄。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販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錢紙。吃了些齋食。然後統領月娘上頂。登四十九盤。攀藤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十五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月娘衆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名宋 江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

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綰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鬟唇似金朱自在規模瑞雪體猶如王母宴瑤池却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髭髯明眸皓齒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云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左右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裡金住持的大徒弟姓石雙名伯才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個殷太歲

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睃看四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這道士石伯才專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喜歡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戶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髭鬚老子跟隨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也還早哩不一時說至方丈裡面糊的雪白正面芝麻花坐牀挪黃錦帳香几上供養一軸洞賓戲白牡丹圖畫左右一聯淡濃之筆大書携兩袖清風舞鶴對一軒明月談經問吳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名鎧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為夫主來

還香願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旣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坐了便叫徒弟守清守禮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個徒弟一個叫郭守清一個名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致頭上戴青段道髻用紅絨繩扎任總角後用兩根飄帶身穿青絹道服脚上凉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來椴箱子拿他解饞塡餡明雖爲脚兒徒弟實爲師父大小老婆更有一件不可說脫了褌子每人小幅裡夾着一條大手巾看官聽說但凡人家好兒好女切記休要送與寺觀中出家爲僧作道女孩兒做女冠姑子都稱瞎男盜女娼十個九個都着了道兒有詩爲證

琳宮梵剎事因何　道卽天尊釋卽佛

廣栽花草虛清意　待客迎賓假做作
美衣麗服装徒弟　浪酒閑茶戲女娥
可惜人家嬌養子　送與師父作老婆

不一時兩個徒弟守清守禮房中安放卓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甜食蒸糕餅饊酥春饌。各樣菜蔬擺滿春臺白定磁盞兒銀杏葉匙絶品雀舌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火去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餚饌都是雞鵝魚鴨葷菜上來。斟琥珀銀鑲盞滿泛金波吳月娘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宮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赶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蔭在

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粮不管待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好歹坐片時畧飲三杯盞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罈與透瓶香荷花酒來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子用熱壺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杯雙手遞與月娘月娘不肯接吳大舅說舍妹他天性不用吃酒伯才道老夫人連路風霜用些何害好歹淺用些兒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嘗此酒其味何如吳大舅飲了一

口覺香甜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他小姐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兒小道立心平淡殷懃香火一味志誠甚是敬愛小道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粮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接待四方香友這裡說話下邊玳安平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看官聽說這石伯才窩藏殷天錫賺引月娘到方丈要賠中取事豈不加意奉承飲了幾杯吳大舅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倘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

宵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
一時小人囉唣伯才笑道這個何須挂意如有絲毫差遲聽得
是我這裡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道闘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
來本州夾打就教他尋賊人下落吳大舅聽坐住伯才拿大鍾
斟上酒吳大舅見酒利害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伯才便教
偷酒在懷推醉了更衣要往徒弟守清引酒拿鑰匙開門教大
舅觀看去了這月娘覺身子乏困便要牀上側側兒這石伯才
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坐去了也是合當有事月娘方纔牀上
挃着忽聽裡面响喨了一聲牀背後紙門內蹤出一個人來淡
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滲青巾身穿紫錦襖衫雙
關抱住月娘說道小生姓殷名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

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已久。渴欲一見無由得會。今旣挨
英標。乃三生有幸。死生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牀上求歡。月
娘號的慌做一團。高聲大叫。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
妻室。強攔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死邉攔擋不放。
便跪下說。娘子禁聲。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娘越高聲叫的
聲緊了。口口大叫。救人。來安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慌慌張張
走去後邉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
這吳大舅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裡推得開。只見月娘
高聲。清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大舅便叫。姐姐
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撒開
手。打牀背後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士牀背後都有出路。吳

大舅砸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廝玷汚不曾。月娘道不曾玷汚。那廝打牀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邊。只教徒弟來支調。被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兒。把道士門窓户壁。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宫。上了轎子。便赶下山來。約黄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投天明赶到山下客店内。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了。把俺開店之家。他遭塌淩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赶下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赶到一山凹裡。遠遠樹木叢中。有灯光。走到跟前。

却是一座石洞。裡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赶。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蹤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家去。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峯。這洞名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休往前去。山下狼虫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赶。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赶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吾妹。西門之妻。因爲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搭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次日五更。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弟。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

承繼家業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出家月娘道小兒還小
今纔不到一周歲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
你要過十五年纔問你要哩月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
會遂許下老師看官聽說不當今日許老師一子出家後來十
五年之後天下荒亂月娘携領孝哥孩兒往河南投奔雲離守
就答去路遇老師度化在永福寺落髮為僧此事表過不題次
日月娘辭了老師往前所進走了一日前有一山攔路這座山
名喚清風山生的十分險惡但見

八面嵯峨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搓枒老樹挂藤蘿瀑
布飛來寒氣逼人毛髮冷巔崖直下清光射目夢魂驚澗水
時聞推一人齊響峯巒倒卓山鳥聲哀麋鹿成群狐狸結黨

穿荊棘往來跳躍尋野食前後呼號佇去草坡一望並無商
旅店行來山徑迴迴盡是死屍坑若非佛祖修行處定是強
人打劫場

原來這山喚做清風山山上有座清風寨寨中有三個強寇一
名錦毛虎燕順一名矮脚虎王英一個白面郎君鄭天壽手下
聚五百小嘍囉專一打家劫道放火殺人人不敢惹他當下吳
大舅一行人騎頭口簇擁着月娘轎子進入山來那時日色已
落天色昏黑不見村坊店道正在危懼之際不防地下抛去一
條絆馬索子把吳大舅頭口絆落倒跌落塹坑內原來山下小
嘍囉見月娘轎子搶上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報與三個強寇閉
出一夥小嘍囉騎着馱垜還入山來吳大舅一行人都被拿到

寨前。三個强寇在寨上。正背山東及時雨宋江飲酒。宋江因殺了娼婦閻婆惜。逃躲至此。三人留他寨中住幾日。宋江看見月娘頭戴孝髻。身穿縞素衣服。舉止端莊。儀容秀麗。斷非常人妻子。定是富家閨眷。因問其姓氏。月娘向前道了萬福。大王妾身吳氏之女。千户西門慶之妻。守節孤霜。因爲夫主病重。許下泰山香願。先在山上。被殷天錫所趕。走了一日一夜。要回家去。不不想天晚。悞從大王山下所過。行李馱垜。都不敢要。只是乞饒姓命。還家。萬幸矣。宋江因見月娘詞氣哀惋動人。便有幾分慈憐之意。乃便欠身向燕順道。這位娘子乃是我同僚正官之妻。有一面之識。爲夫主到此進香。因被殷天錫所趕。悞到此山所經過。有犯賢弟清蹕。也是個烈婦。看我宋江的薄面。放他回去。以

全他名節罷。王英便說。哥哥爭奈小弟沒個妻室。讓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罷。遂令小嘍囉把月娘擄入他後寨去了。宋江向燕順鄭天壽道。我恁說一塲。王英兄弟就不肯教我做個人情。燕順道。這兄弟諸般都好。自吃了有這些毛病。見了婦人女色眼裡火就愛。那宋江也不吃酒。同二人走到後寨。見王英正摟着月娘求歡。宋江走到根前。一把手將王英拉着前邊。便說道。賢弟既做英雄。犯了溜骨腿三字。不為好漢。你要尋妻室。等宋江替你做媒保。一個實女好的。行茶過水。娶來做個夫人。何必要這再醮做甚麼。王英道。哥哥你且胡亂權讓兄弟這個罷。宋江道。不好。我宋江久後決然替賢弟娶一个好的。不爭你今日要個這婦人。惹江湖上好漢恥笑。殷天錫我那哥哥。我不上梁

山便罷若上梁山泊替這個婦人報了仇看官聽說後宋江到梁山做了寨主因爲殷天錫奪了柴皇城花園使黑旋風李逵殺了殷天錫大鬧了高唐州此事表過不題當日燕順見宋江說此話也不問王英肯不肯喝令轎夫上來把月娘檯了去吳月娘見放了他向前拜謝宋江說蒙大王活命之恩宋江道阿呀我不是這山寨大王我是鄆城縣客人你是拜這三位大王便了月娘拜畢吳大舅保着離了山寨上了轎子過了清風山往清河縣大道前來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有詩爲証

世上只有人心歹　萬物還教天養人
但交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夜賣春梅

人家養女甚無聊　倒踏來家更不合
口稱爹媽虛情意　權當爲兒假做作
人户只嫌恩愛少　出門翻作怨仇多
若有一些不到處　一日一場罵老婆

話說吳大舅。保月娘有日取路來家。不題。單表潘金蓮。自從月娘不在家。和陳經濟兩個。家前院後庭。如鷄兒趕彈兒相似。纏做一處無。一日不會合。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懨懨思睡。茶飯懶嚥。叫經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撥撥跳。茶飯兒怕待吃。

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個踪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見便有了孩子。我從三月內洗換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排磕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你休推睡裡夢裡。趂你大娘未來家那裡討貼墜胎的藥。趂早打落了。這胎氣離了身。奴走一步也伶俐。不然弄出個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撞頭見人。經濟聽了便道。咱家舖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庄兒墜胎。又沒方修合。你放心。不打緊處。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脉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裡贖取。兩貼與你吃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這陳經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家叫問。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

聲喏認的經濟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經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老藥資之禮敢求下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說道我家醫道大方脈婦人科小兒科內科外科加減十三方壽域神方海上方諸般雜症方無不通曉又專治婦人胎前產後且婦人以血爲本藏于肝流于臟上則爲乳汁下則爲月水合精而成胎氣女子十四而天癸至任脈通旅月候按時而行常以三旬一見則無病一或血氣不調則陰陽愆伏過於陽則輕水前期而來過於陰則輕水復期而至血性得熱而流寒則凝濇過歟不及皆致病也冷則多白熱則多赤冷熱不調則赤白帶大抵血氣和平陰陽調順其精血聚而包胎成心腎二脈應手而動精盛則爲

男血勝則為女。此自然之理也。胎前必須以安胎為本。如無他疾。不可妄服藥餌。待十月分娩之時。尤當謹護。不然恐生產後諸疾。慎之慎之。經濟笑道。我不要安胎。我今只用墜胎藥。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為本。人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何如倒要墜胎。沒有沒有。經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自人自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願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紅花一埽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有西江月為証。

牛膝蟹爪甘遂。定磁大戟芫花。斑毛赭石與硇砂。水銀與芒硝研化。又加桃仁通草。麝香文帶凌花。更燕醋煮好紅花。管取孩兒落下。

經濟於是討了兩貼紅花一埽光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一五一十說到晚夕煎紅花湯吃下去登時滿肚裡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身上只情揉揣可霎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令秋菊攪草紙倒將東淨毛司裡次日掏坑的漢子挑出去一個白胖的小廝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婿偷出私肚子來了却有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泰安州去了半個月光景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炷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告訴孟玉樓眾姊妹家中大小把岱岳廟中及山寨上的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奶子抱孝哥兒

到根前子母相會在一處燒帋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衆姊妹與月娘接風俱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路上風霜跋涉着了辛苦又乞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那秋菊在家把金蓮經濟兩人幹的勾當聽的滿耳滿心要走上房告月娘說二人怎生偷出私肚子來傾在毛司裡乞掏坑的掏出去何人不看見又被婦人怎生打罵舍恨正沒發付處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噦罵在臉上打耳刮子打在臉上罵道賊說舌的奴才趂早與我走倦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還未起來趂早與我走氣了他倒值了多少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喏喏而退一日也是合有事經濟進來尋衣裳婦人和他又在翫花樓上兩個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

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夜到明明偷出私肚子來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幹歹事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邊兩個正幹的好還未下樓不想金蓮房簷籠內畜養得個鸚哥兒會說嘴高聲叫大娘來了春梅正在房中聽見連出來見是月娘比及樓上叫婦人先是經濟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蝎罵了幾句說小孩兒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經濟道鋪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裳月娘道我那等分付教小廝進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裡有要沒緊做甚麼沒廉恥幾句罵得經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後下來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

廉耻。你我如今是寡婦人。比不的有漢子。香噴噴在家裡臭烘烘在外頭。盆兒罐兒。都有耳躲。你有要沒緊。和這小厮纏甚麽。教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磣死了。常言道。男兒沒信。寸鐵無鋼。女人無性。爛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有長俊正條。肯教奴才排說你。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去。兩番三次。被強人擄掠逼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金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口裡說一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裳。誰和他說甚話來。當下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經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沒真贓實犯。拿住你。你還

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麼。說不的了。兩個弄的好碎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根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司裡磚兒又臭又硬。恰似強伏着那個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墻老辣已定。你還在這屋裡雌飯吃。經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你家飯吃。使性往前邊來了。自此已後。經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玳安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每日飯食晌午還不拿出來。把傅夥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盪麪吃。正是龍鬬虎爭。苦了小獐。各處門户日頭半天老早關了。由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隔阻了。經濟那邊陳宅房子一向教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任在家閒住。經濟早晚往那裡吃飯去。月娘亦不追

問。兩個隔别約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捱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慾火如蒸。要見他一面難上之難。兩下音信不通。這經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所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到那邊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一日推門外討帳。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騾子。掀簾便問薛媽在家。有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媽。出來問是誰。經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兑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經濟吃。少坐片時。只見薛嫂兒來了。同經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

道。劉纔吃了茶了。經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與我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戳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大娘與大姐甚是踈淡我。我與六姐拆散不開。二人離別日久。音信不通。欲稍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裡。須央及你。如此這般。通個消息。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世間那裡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甚麼得手來。經濟道。薛媽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柬帖封好在此。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經濟道。我在那裡討你信。薛嫂道。往鋪子裡尋你回話。說畢。經濟騎頭口來家。次日。却說薛嫂提着花箱兒先

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纔到金蓮這邊。金蓮正放桌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仙姑人說日日有夫是非來入耳。不聽自然無。古昔仙人。還有小人不足之處。休說你我。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養出個墓生兒來。莫不也來路不明。他也難管我你暗地的事。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撐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于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吃一杯兒暖酒。解解愁悶。因見堦下兩雙犬兒交戀在一處。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正飲酒。只見薛嫂來到。向前道了萬福。笑道你娘兒兩個好受用。因覩二犬恋在一處。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兒們看着。怎不解許多悶乎

是道又道個萬福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兒道我鎮日不知幹的甚麼只是不得閑大娘頂上進了香看着他剛纔好不惟我西房三娘也在根前留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圍髮好快性就秤了八錢銀子與我只是後邊住的雪娘從八月裡要了我二對線花兒該一錢銀子來一些沒有支用着白不與我好慳吝的人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快不曾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連忙道萬福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倒新添了個娃兒纔兩個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久這般冷清清了婦人道說

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得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
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
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這兩日一來我心裏不自
在二來因些閑話沒曾往那邊去春梅道都是俺房裏秋菊這
奴才大娘不在霹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把我也扯在裏面好
不亂嚷薛嫂道就是房裏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主子自穿
青衣抱黑柱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才只怕他
來覷聽春梅道他在廚下揀米哩這破包簍奴在這屋就是走
水的槽單管屋裏事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裏沒人咱娘兒們
說話有道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裏如此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
戳犯你們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戶都

緊了。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裡住。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裡吃去。一個親女婿不托他。到托小厮。有這個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及我。稍了個柬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要焦心。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怎的。點根香怕出烟兒。放把火倒也罷了。于是取出經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拆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繡鞋一詞。

祅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渰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畢了。終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風流。不甚麼也是有。

六姐 粧次　　　　下書經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了入袖中。薛嫂兒道。他教你回個記色與他。寫幾

個字兒稍了去。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婦人教春梅陪着薛嫂吃酒。他進入房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子兒帕兒上也寫着一詞在上。說道。

我爲你躭驚受怕我爲你折挫渾家。我爲你脂粉不曾搽。我爲你在人前拋了些見識。我爲你奴婢上使了些鍬筏。咱兩個一雙憔悴殺。

婦人寫了。封得停當。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教他休要使性兒。往他母舅張家那裡吃飯。惹他張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却來我家吃飯。顯得俺們都是沒處活的一般。教他張舅怪。或是未有飯吃。教他舖戶裡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賭鱉氣哩。却是賊人胆兒虛一般。薛嫂

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邊
鋪子裡。尋見經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
五娘說教他休使性兒賭鱉氣。教他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
家吃飯去。惹人家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裡面與我
的。溺眼不藏緣。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裡。對出來。我臉放
在那裡。經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淨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
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忘了一件事。剛纔我出來。大娘又使了頭
繡春叫進我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
做牵頭。和他娘通同養漢。就因這件事。經濟道。薛媽你只個
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罷。回家
去了。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到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

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裡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分付小玉你看着到前邊收拾了教他罄身兒出去休要他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向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教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他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就放人躧到泥裡李瓶兒孩子週半還死了哩花巴瘂疹未出赤道天怎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薛嫂道孩兒出了瘂疹了沒曾婦人道何曾出來了還不到一週兒哩薛嫂道春梅姐

說爹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厮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大娘差了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教他罄身兒出去鄰舍也不好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教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分付小玉姐便來教他看着休教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的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道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

四的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塲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
他箱子來揀上色的包與他兩套教薛嫂兒替他拿了去做個
記念兒也是他番身一塲婦人道好姐姐你到有點仁義小玉
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蟇促織兒都是一鍬土上人兎死
狐悲物傷其類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是戴的汗巾兒翠簪兒
都教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段衣服鞋脚包了一大包
婦人梯已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子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
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纓絡銀絲雲髻遍地金妝花裙襖
一件兒沒動都擡到後邊去了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灑淚
而別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衆人只見小玉搖手
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決裂出大門去了小玉和

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鏊身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他去了。丟得屋裡冷冷落落。甚是孤恓。不覺放聲大哭。有詩為証

耳畔言猶在　于今恩愛分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雪蛾唆打陳經濟　王婆售利嫁金蓮

人生雖未有十全　處事規模要放寛
好事但看君子語　是非休听小人言
但看世俗如幻戲　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與知音女娘道　莫將苦處認爲甜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經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經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春梅在裡間屋裡不出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經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裡。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

在我這裡還未上主兒哩。經濟道。在這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因爲你們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纔被他打發出門。教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趁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厮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場兒。倒役的弄的我也上不的門。那經濟便笑嘻嘻。袖中拏出一两銀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恁沒錢使。將來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舖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將有一年來。本利該八錢銀子。你討與我罷。經濟道。這个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請經濟裡間房裡去。與春梅厮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

壺酒并肉鮓之類教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經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个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个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經濟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你教薛媽替你尋个好人家去罷我醃韮已是入不的畦了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裡去計較了回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卓兒擺了兩个做一處飲酒敘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句說了回月娘心狠宅裏憑个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裏傾倒那碗內也拋撒些兒原來這等夾腦風臨時出

門。倒賠了小玉丫頭做了個分上教他娘拏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拏甚麼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教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教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个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　水沉沉波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　結下来生懽喜帶

兩个幹訖一度作別比時難割難捨薛嫂恐怕月娘使人来瞧連忙撺掇經濟出港騎上頭口来家遲不上兩日經濟又稍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尋枕頂出来與薛嫂兒拏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内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

安兒到家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裏來這月娘听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了薛嫂兒去儘力数說了一頓[illegible]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挣錢兒與你家使若是你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教馮媽媽子賣你再休上我門來這薛嫂兒听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恨不的生出七八个口來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倒我差了我赶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六十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有這些銀子賠上月娘又道小厮說陳家種子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嚛耶嚛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家獅子街鋪內

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撓頭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裏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快搗謊駕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些二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吃好短吃好。他在那裏也沒得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數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兩銀子。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illegible]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几套唱。好模樣兒。纔出這几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出不上。這薛

嫂當下和月娘砍死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袄兒。下着藍段裙子。脚上雙彎尖趫趫。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又紅又白。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脚兒。滿心歡喜。就兊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拏來家。鑿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拏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只得兊不過。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禁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轉錢養家。却表陳經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後照看了。方纔關後邊儀門夜

裏上鎖方纔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腳十分急了先和西門大姐嚷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雖飯吃吃傷了你家都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你是我老婆不顧贍我反說我雖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涕十一月廿七日孟玉樓生日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好意教春鴻拿出前邊鋪子教經濟陪付夥計吃月娘便攔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付夥計自與付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吽他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付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經濟不肯定教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經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經

濟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拏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們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麽行來今日爹没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大丈毋听信奴才言語反防範我起來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由他我好耐驚耐怕兒付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邊惱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墻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經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毋听信小人言語駕我一篇是非就筭我合了人人没合了我好不好我把這三屋子裏老婆都刮刺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毋通奸論個不應罪

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你家見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要子會事的。把俺女婿須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鳥便益。付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了。王十九。自吃酒。且把散話革起。這經濟睜眼聽着付夥計。便罵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揭起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也擠撮我起來。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轉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裡要打夥兒把我疾發了去。要獨權兒做買賣。好禁錢養家。我明日本狀也帶你一筆。教他打官司。那

付夥計最是個小膽兒的人。見頭勢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小厮收了家活後邊去了。經濟倒在炕上。睡下一宿。曉景題過。次日付夥計。早辰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訴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才料。如臭屎一般丟着他。當初你家爲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也只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教俺家那一個不恐怕小人不足晝夜耽憂的那心。你來時纔十六七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箒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恁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

討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一面把付夥計安撫住了不題。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鋪擠着一屋裡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付夥計吃。放在卓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裡哇哇的只管哭。這陳經濟對着那些人作要當真說道我的哥哥乖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相我養的依我說話。教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裏說不說。這陳經濟赶上踢了奶子兩脚。戲罵道怪賊邋遢你說不是我且踢個响屁股兒着。那嫁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經濟對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听便罷听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半

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橫。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撅救了半日，舀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胷，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說：經濟對眾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赶着我踢了兩脚，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雪娥扶着月娘，待的眾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歹，越發不好了。這小厮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脚，纔

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只顧教那這小廝在家裏做甚麽。明日哄賺進後邊。老實打與他一頓。即時赶離門。教他家去。然後叫將王媽媽了、來。是是非人去[illegible]是非者。把那淫婦教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illegible]臭屎。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平空留着他在屋裏做甚麽。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了。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伏下丫鬟媳婦七八個人。各拏短棍棒趕使小廝來安兒。誆進陳經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關了。教他當面跪着。問他你知罪麽。那陳經濟也不跪。還似每常臉兒上高揚。月娘便道有長詞爲証

起初時。月娘不觸犯。麗兒變了。次則陳經濟。耐搽白。臉而揚着。不消你枉訴兒絮叨叨。須和你討個分曉。月娘道。此是你丈人深宅院。又不是麗春院。鶯燕巢。你如何把他婦女厮調。他是你丈人愛妾寡居守孝。你因何把他戲嘲。也有那沒廉耻斜皮。把你剮剌上了。自古毋狗不掉尾。公狗不跳槽。都是些污家門罪犯難饒。陳經濟道。閃出夥縛鍾馗毋妖。你做成這慣打姦夫的圈套我臀尖難禁這頓拷。梅香休鬧。大娘休焦。險些不大棍無情打折我腰。月娘道。賊才料。你還敢嘴兒挑。常言氷厚三不是一日惱。最恨無端難恕饒。虧你呵。再倘着筒兒蕭棒剪稍。你再敢不敢。我把你這短命王鸞兒割了。教你直孤到老

當下月娘率領雪娥。并來興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玉綉春衆婦人。七手八腳。按下地下。拏棒槌短棍。打了一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這小厮急了。把褲子脫了。露出那直竪一條棍來。諕的衆婦女看見。都丢下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裏罵道好個沒根基的王八羔子。經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個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提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厮跟隨。教他筭帳。交與傅夥計。經濟自然也有立不住。一面收拾衣服鋪蓋。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還往他母舅張團練住的他舊房子內住去了。正是

自古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成塵

潘金蓮在房中听見打了經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加憂悶上添悶一日月娘听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去叫王婆子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兒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伯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听見西門慶宅裡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去了有了媳婦兒不曾玳安道還不曾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婿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麼天麼你看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原守着不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砕兒來了就是你家大姐那

女婿子。他姓甚麽。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經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去央煩你爹。到宅内。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没留我房裡坐坐兒。折針也迸不出個來。只叫丫頭倒了一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也還出來。好個狠家子淫婦。休説我是你個學主。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世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裡毆作攘亂。昨日差些兒没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教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裡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他有囘處。兩個說話中間。到與西門慶門首。進入月娘房裡。道了萬

稱坐下。丫鬟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
金蓮如此這般上項。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非人去是是非着。
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教他乞自
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
初死鬼為他丟了許多錢。底底那話了。就打他恁個銀人兒也有。
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教得來。我替他裝念個經兒。也是一場
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
是了。我知道。我也不肯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
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
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
上便是這等說。到臨岐少不的顧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

拋頭露面的不乞人笑話。月娘不言語了。一面使丫鬟綉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裡。就睜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教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為下甚麽非。作下甚麽歹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稀里打哄。做啞裝聾。自古蛇鑽窟窿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裡明。金蓮。你休呆裡撒奸。兩頭白面。說長并道短。我手裡使不的你巧語花言。幫閑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彈。你休把養漢當飯。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金蓮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常言一雞死了一雞鳴。誰打羅。誰吃飯。誰人常把鐵箍子戴。那個長

將蓆箔兒支着眼為人還有相逢處樹葉兒落還到根邊你休要把人赤手空拳往外攆是非莫听小人言正是女人不穿嫁時衣男兒不吃分時飯自有徒牢話歲寒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抽替卓兒四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脚都填在箱內把秋菊叫得後邊來一把鎖把他房門鎖了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灵前大哭了一場又走到孟玉樓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了一場一旦分離兩个落了一回眼淚玉樓悄悄瞞着月娘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一套翠藍段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手里長蓬也沒個不散的筵席你若有了人家使人來對奴說

聲。奴往那裡去。順便到你那裡看你去。也是姊妹情腸。於是灑淚而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上。轎子。在大門首。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桌子。抬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纔回。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晚夕同他一處歇。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床子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無事坐炕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鬪葉兒下棋。那王婆自去掃麩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

家去。又把王潮兒剮刺上了。曉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摳下炕溺尿。走出外間床子上。和王潮兒兩個幹。搖的床子一片響聲。被王婆子醒來听見。問那裡響。王潮兒道。是櫃底下猫捕的老鼠響。王婆子睡夢中喃喃吶吶。口裡說道。只因有這些麪麪在屋裡。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不得睡。良久又听見動旦。搖的床子格支支響。王婆又問那裡響。王潮道。是猫咬老鼠鑽在坑洞底下嚼的響。婆子側耳。果然听見猫在炕洞裡鎖虎。方纔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厮幹事。依舊悄悄上炕睡去了。有幾何雙關。說得這老鼠好。

你身軀兒小。膽兒大。嘴兒尖。忒潑皮。見了人。藏藏躲躲。耳邊廂叫叫唧唧。攪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倫。偏好鑽穴

院更有一庄兒不老實到底改不了偷饞抹嘴

有日陳經濟打听得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子家聘嫁提着兩弔銅錢帶着銀錢走到王婆子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下的糞這經濟向前深深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經濟道請借裡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裡面經濟揭起眼紗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麼人那經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非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來此處撞蹼子我老娘手裡放不過經濟笑向腰裡解下兩弔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弔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

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說道休
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教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
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
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我不管
閑帳。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麽。經濟見這虔婆口
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脚簪子。重五錢。殺鷄扯
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
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
了。他簪子和錢。分付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
涎眉睁目。只顧坐着。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家。於
是掀簾放經濟進裡間。婦人正坐在炕邊納鞋。看見經濟。放下

韃扇。會在一處。埋怨經濟。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稍。沒下稍。出醜惹人嫌。你就影兒不見。不來看我看兒了。我娘兒們好好兒的。拆散開。你東我西。皆因是爲誰來。說着扯住經濟。只顧哭泣。王婆又嗔哭。恐怕有人听見。經濟道。我的姐姐。我爲你剮皮割肉。你爲我受氣耽羞。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裡去了。又打听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捨。拆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裡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到你家去。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

有句不可。婦人道、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經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母說、當初你家爹、為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經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熱了、拆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顧、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張舅那里、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你說五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裡了。昨日湖州販紬絹何官人、出到七十兩。大街坊張二官府、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拏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當下

一陣走出街上。大嚷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裡放屁。這經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禁聲。我依了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為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要了奴去了。就不是你的人了。經濟道。我僱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米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的說明白着。經濟道。這個不必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經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僱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此一去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兄

平生作善天加福　若是剛强定禍殃
舌爲柔和終不損　齒因堅硬必遭傷
杏桃秋到多零落　松柏冬深愈翠蒼
善惡到頭終有報　高飛遠走也難藏

話說陳經濟徹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裡去。春鴻道：家中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裡秋菊丫頭。伯爵又問：你

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在王婆子家住着。說要尋人家嫁人。端的有此話麼。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趕出往家去了。昨日纔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楂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產。你心裡還要歸你南邊去。這裡尋個人家跟罷。心下如何。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畫童兒多走了。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沒順便人帶去。這城內尋個人家跟。又沒個門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身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

邊去做甚誰人帶去你肚裏會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
來答應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
萬萬貫家財百間房屋見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
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
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垛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
又不比在你這家裡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倜儻又好愛好
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到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
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
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
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找尋小的
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

銀子與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不怕把你不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裡。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答應。使拏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離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離守襲過哥雲將叅將指揮。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裡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此日正買了八盤羹果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遂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爲定禮。聽見玳安兒拏進張二官府帖兒。并一兩

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現做提刑官。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曾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致。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為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聘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家人拏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因為如此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不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

初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厮。把第六個娘子生了兒子。娘兒兩個。生生吃他害殺了。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鬟。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侍他。立他做二房。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孫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教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薛嫂兒說。潘金蓮出來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俺娘兒兩個。在一處厮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曾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自知拆散開了。

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們還在一處
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
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三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
做第三的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封
了兩方手帕。二錢銀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
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
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
復使二人拏着銀子。和王婆子說。王婆子只是假推他大娘子
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罷。天也不使空人這
張勝。李安。只得又拏回銀子來。稟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
曉夕哭哭啼啼。好歹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伴兒。死也

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同張勝李安擡包內拏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抬的去了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隻蟾沒處尋兩脚老婆愁那里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裡老爺管不着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爺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勒措俺兩番三次來回去賊老淫婦越發鸚哥兒了拉周忠說管家哥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教牢子拏去拶與他一頓好拶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經濟那口食由他罵只是不言語二人到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

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百兩擡轎子抬了來罷周忠說爺就添了一百兩王婆子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拏到府中且拶與他一頓拶子他纔怕看官聽說大段潘金蓮生有地兒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人生雖未有前知　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却說一人單表武松自從西門慶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爲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

松將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教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教看顧他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隣姚二郎交付迎兒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打聽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踏破鐵鞋無處覓得來全不費工夫次日裏幘穿衣逕出門來到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裡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來問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麵連忙出來

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
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
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
鬍子楂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一面
讓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庄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
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
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
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
招個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教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
口兒便道他是在我這裡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後聽見武松
重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婦人便簾內聽見武松言語

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這段姻緣還落在他家手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已出來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娶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又一件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雪花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為他使了許多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勾了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滾尿流沒口說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點了一盞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脫的緊又有三

四處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兌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先下米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兌銀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拏出小管營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拏天平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卓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經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合着我見鐘不打却打鑄鐘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說道還是武二哥曉禮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

你等不到晚了。也待我往他大娘子那裡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猱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子。自交我發脫。又沒和我則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滿篡的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多一半養家。一面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裡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了去了。王婆道。兎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小叔還吃舊鍋裡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脚。常言乖人見乖人分外眼睛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裡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斬眼。豈肯手休。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教王潮兒把婦人箱籠卓兒送過去。這武松在

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進門換了孝裳着新鬏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燭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先自有些疑忌由不的髮似人揪肉如鉤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蠅兒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頂了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裡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裡吃盞酒武松教蠅兒拿菜蔬擺在卓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盞兒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颼的一聲響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刃薄背厚背扎刀子來一隻手籠着刀靶一隻手按住

搶心便劈圓惟眼倒竪剛鬚便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
債有主休推睡裡夢裡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
哥夜晚了酒醉拏刀弄杖不是耍處武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
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猪狗若動
一動步兒身上先吃我五七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駡
道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
那婦人道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爆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
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由未了武松把刀子忔楂的插在卓子
上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右手匹胸提住把卓子一脚踢番碟
兒盞兒都落地打得粉碎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脉被這漢子隔
卓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卓子前那婆子見頭勢不好

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松大扠步趕上揪番在地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脚綑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不得口中只叫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個你教西門慶那厮墊發我充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西門慶那厮却在那里你不說時先剮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提起刀來便望那婦人臉上撇兩撇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剝淨了跪在靈卓子前武松喝道淫婦快說那婦人諕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後怎的踢傷了武大心用何下藥王婆怎地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去一五一

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婆聽見只是暗地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却教老身怎的支吾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二與你報仇雪恨那婦人見頭勢不好纔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撾了一把香灰（亦當先極）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腦揪番在地那婦人掙扎把䯼髻簪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後用兩隻脚踏他兩隻胳膊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快哉）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馥馥心窩內只一剜剜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竊）邈出來那婦人就（晝出嘩塵）星眸半閃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雙手去斡開他胸脯撲扢的一聲把

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瀝瀝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血流滿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諕的只掩了臉。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星眸緊閉。直挺挺屍橫光地下。銀牙半咬。血淋淋頭在一邊離。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古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　衣服脫去跪靈前
誰知武二持刀殺　只道西門綁腿頑
往事堪嗟一場夢　今身不值半文錢

世間一命還一命　報應分明在眼前

當下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看見。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樓後房簷下。那時也有初更時分。倒扣迎兒在屋裏。迎兒道。叔叔我也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兒。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隣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武松跳過墻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撒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一股皆休。都包裹了

提了朴刀。越後墻赶五更、挨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里躲住。做了頭陀。上梁山爲盜去了。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禦府　吳月娘布福募緣僧

上臨之以天鑒。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制　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於心　喜怒戒之在氣

爲不節而忘家　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　可笑可驚可畏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刼去財物，逃上梁山爲盜去了。却表王潮兒去街上叫保甲，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刼去財物，房中衣服丟的地下，橫三豎四，就知是武松殺死二命，刼取財物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瀝瀝兩個死屍倒在

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迎兒倒扣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身。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乃河北真定府棗強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鄰保甲。并兩家若主。王潮兒。眼同招出。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疊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掛出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兇犯。二人回報到府中。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慌守備。使人門前叫了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

是不喜歡。日逐使張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却表陳經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經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儹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見在。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光景。滿家帶孝。經濟參見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幷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經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且喜朝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爹得病。死在這里。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里住着。不是常法。方使陳定叫

將你來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回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這經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會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躭閣却不悞了娶六姐不如此這般先誆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若說數輛車馱未免起眼倘遇小嘍囉怎了寧可躭遲不躭錯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毋親後和陳定家眷跟父親靈柩過年正月間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入墳安塟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聽信經濟巧言念轉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揷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

首。對他母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舅聽說。既然如此。我須搬回家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這經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完家離眼前。落得我要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又敢道個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正是人算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經濟。早攛掇他母舅出來。然後打了一伯兩銀子在腰裡。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個尸首。上面兩桿鎗交叉。上面挑着個燈籠。門首掛着一張手榜。上書本縣爲人命事。凶犯武松。殺死潘氏王

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經濟仰頭還大看了。只見從窩舖中。鑽出兩個人來。喝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見今正身兒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扠步便來捉獲。這經濟慌的奔走不迭。恰然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赶到橋下。說道哥哥。你好大胆。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經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識熟朋友鐵指甲楊二郎。二人聲喏。楊二道哥哥一向不見。那里去來。經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纔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二郎告道。是他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

郎家養活了三四年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見今這兩個屍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纔拿住兇犯武松說畢楊二郎掐了經濟上酒樓飲酒與哥哥拂塵這經濟見那人已死心中轉痛不下那裡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盃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一陌錢紙在紫石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題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經濟今日替你燒陌錢紙皆因我來遲了一步悞了你性命你活時爲人死後爲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在法場上看着剮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紙經濟回家關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

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經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遊蕩蕩。夜歸向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經濟哭道。我的姐姐。我可知要葬埋你。但恐西門慶家中。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自恁賴我。倒趂了他机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教他葬埋我身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擋不放。奴須慢再哀告他。則個。經濟哭着。還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撒手掙開。却是南柯一夢。枕上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說道。怪哉

我剛纔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教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月拿住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夢中無限傷心事，獨坐空房哭到明。不說經濟這里也打聽武松不題。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遁梁山為盜，地方保甲隣佑呈報到官，所有兩房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領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却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回去只說兇犯還未拿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髻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嗔喝不敢進來。今仇人武松

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灑，雞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念舊日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個去處。奴死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他掙開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前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無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走來回報，正犯兇身已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還有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有庄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小夫人說那里話，若肯在老爺前抬舉小

人一二就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教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不教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到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爲他費心。相着死了。哭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懽。今

月他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肯不葬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見今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他說。畢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木。把婦人屍首撈出。把心肝塡在肚內。頭用線縫上。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城南永福寺裏。那里有空閑地葬埋了。回小夫人話去。叫了兩名伴當。抬到永福寺。對長老說。宅內小夫人親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里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

老道堅教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瓶酒。一腿猪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里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個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喬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却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待的念經發送歸葬墳內。經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經濟只說心中不快。家里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

不見經濟道他見母親到了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教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一面他母舅張團練來看他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叙話不必細說次日他娘張氏早使經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喏二人問道哥哥往那里去經濟悉言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里明日廿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父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經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畢經入土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經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

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止有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木。差人擡出城外。永福寺那里葬去了。經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二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二郎道。本自南門外。只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里有幾個永福寺來。經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里。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經濟。且不叅見他父親靈柩。先拿錢紙祭物。到於金蓮墓上。與他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經

濟徹來與你燒一陌錢帋。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纔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帋祭祀。遞與長老經錢。教他二十日。請八衆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襯。備辦齋供。經濟來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題。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拘着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兜袖。赤脚行來。泥沒踝。自言說是五臺山戒壇上下來的行脚僧。雲遊到此。要化錢粮。蓋造佛殿。當時古人有幾句讚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坐参禪講經說法鋪眉苫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立
起法門規矩白日裏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有時門首
磕光頭餓了街前打响嘴空色色空誰見衆生離下土去來
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
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臺
山下來的結化善緣盖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
菩薩廣種福田捨資財共成勝事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
漢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與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
僧鞋一弔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閒
中發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布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

叫那師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王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變
驢的和尚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
墮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
有要沒緊恁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
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玉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他他怎的把
那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打
問訊說道多謝施王老菩薩布施布施小玉道這禿厮好無禮
這些人跕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月娘道小
肉兒還恁說自道黑他一個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
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月娘道相這
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若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

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小王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禿和尚。賊眉豎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的。要度脫你去。小王道。他若度我。我就去。說着。衆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王道。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了。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　私邪空色久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　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衆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

來見月娘衆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里去來怎的影跡兒
不來我這里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這
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與他兒子娶親和北邊徐公公
做親娶了他姪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日擺大
酒席忙的連守備府里咱家小大姐那里叫我也沒去不知怎
麼惱我哩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庄事敬來
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
邊上房里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
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家小靈柩
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
邊知道怎不去燒張帋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這里

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倒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却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平日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里。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還是他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有暴露着。又拿不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里。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手里拿出銀子。替他買棺材。那守備也不嗔。當他甚麼人。薛嫂道。耶嚛。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里歇卧。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個使

女伏侍他老爺一遭在他房里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還着個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且說銀子手里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了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里備一張祭卓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薛嫂兒道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教大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月娘道你如今到那里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從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

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老爺好不喜歡哩。了我去已定賞我。提着花箱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淫婦說沒個行款兒。他賣守備家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莫就興起他來。這等大道。月娘道。他還有正景大奶奶。房里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說話。正是

從天降下鈎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為証。

曾記當年侍主傍　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浮生空自忙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吳月娘悞入永福寺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多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挿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話說吳月娘次日備辦了一張祭桌猪首三牲羹飯冥紙之類封了一疋尺頭交大姐收拾一身縞素衣服坐轎子薛嫂兒押着祭禮先行來到陳宅門首只見陳經濟正在門首站立那薛嫂把祭禮交人抬進去經濟便問那里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經濟便

道我髩髮合的纔是丈母正月十六日貼門神遲了半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人沒腳蠏不知你這里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經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經濟罵道趂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千我要他做甚麽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你怎的說這個話經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抬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經濟向前踢了兩腳罵道還不與我抬了去我把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髩毛都蒿淨了那抬轎子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抬轎子徃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的去了薛嫂兒沒奈何收下祭禮走來回

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為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恨起死鬼當初攬下的好貨在家裏弄出事來，到今日交我做臭老鼠，交他這等放屁辣臊，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裏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不到你井里。他好胆子，恒是殺不了人，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交玳安兒跟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經濟家來。不想陳經濟不在家，往墳上替他父親添上叠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見識，他昨

日巳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經濟歧上回來。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麽。還是說我在你家雕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此起的這大産業。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壻。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人。這大姐亦罵。沒廉耻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被經濟抹過頂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連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有詩爲証。

相識當初信有疑　心情還似永無涯
誰知好事多更變　一念翻成怨恨媒

這里西門大姐在家躲住，不敢去了。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帋，三牲祭物，酒肴之類，抬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五里新坟上，與西門慶上新坟祭掃，留下孫雪娥和着大姐眾了頭看家，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都坐轎子，往坟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老公母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頭的走的。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暄，天色寒，謂之料峭，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香

徑地下飛的土來謂之香塵。千花發蕊。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淡蕩。淑景融和。小桃深粧臉妖嬈。嫩柳嬝宮腰細膩。百囀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日舒長煖澡鵞黃。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端的春景。果然是好。到的春來。那府州縣道。與各處村鎮鄉市。都有遊玩去處。有詩為証。

清明何處不生烟　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技　綠繩搖拽學飛仙

却說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坟上。玳安抬著食盒。又早先到

厨下。生起火來。厨役落作整理不題。月娘與玉樓。小玉。奶子如
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庄院。客坐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
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墳上祭臺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
列下帋錢。只等吳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約巳牌時分。纔同吳
大舅顧了兩個驢兒騎將來。月娘便說。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
果然沒有轎子。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走來西門慶墳前祭掃。
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一根香。他拿在手內。一根香遞與玉樓。
一根遞與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妗
子。月娘插在香爐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爲人。
死後爲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同
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墳前燒一陌錢帋。你保佑他長

命百歲替你做墳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
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瓶兒把帋錢點
着有哭山坡羊爲証
燒罷帋小腳兒連蹂奴與你做夫妻一場並沒個言差語錯
實指望同諧到老誰知你半路將奴拋却當初人情看望全
然是我今丟下銅斗兒家緣孩兒又小撇的俺子母孤孀怎
生遣過恰便似中途遇雨半路裡遭風來阿拆散了鴛鴦生
揪斷興果叫了聲好性兒的哥哥想起你那動影行藏可不
嗟嘆我

帶步步嬌

燒的帋灰兒團團轉不見我兒夫面哭了聲年少夫撇下嬌
兒閃的奴孤單咱兩無緣怎得和你重相見

玉樓向前插上香。深深拜下。哭唱前腔。

燒罷紙。滿眼淚墮。叫了聲。人也天也。丟的奴無有個下落。實承望和你白頭厮守。誰知道半路花殘月沒。大姐姐有兒童。他房里還好。悶的奴樹倒無陰。跟着誰過。獨守孤幃。怎生奈何。恰便似前不着店。後不着村里來呵。那是我葉落歸根收園結果。叫了聲年小的哥哥。要見你。只非夢兒里相逢。却不想念殺了我。

帶步步嬌

哭來哭去。哭的奴痴呆了。你一去了無消耗。思量好無下稍。無下稍。你正青春。奴又多嬌。好心焦。消減了花容月貌。

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抱着哥兒。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

大妗子。都炷了香。行畢禮數。同讓到莊上捲棚內。放卓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打橫。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兩邊打橫列坐。把酒來斟。按下這里吃酒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里也上墳。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紙兒。因此哭醒了。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墳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墳。你教伴當抬些祭物。往那里與你娘燒分紙錢。也是好處。至此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逕[illegible]祖墳。

上那里有大庄院廳堂花園去處那里有亭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墳耍子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那十里長隄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閙那里設放卓席等候又見大妗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抹過桃花店五里望見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坟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鬧鬧喧喧不斷頭的走偏襯着日煖風和尋芳問景不知又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槐影里一座菴院蓋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

閣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廊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巍峩。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烟繚繞。幢旛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幾十兩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月娘向大妗子說。咱也到這寺中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施主菩薩隨喜。但見這長老怎生模樣。

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黃烘烘直裰初縫
使沉速篆檀濃染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縷絲縧係
西地買來眞紫那和尚光溜溜一雙賊眼単睃趂施主嬌娘
這秃廝美甘甘滿口甜言專說誘喪家少婦淫情動處草菴
中去覔尼姑色胆發時方丈內來尋行者仰觀神女思同寢
每見嫦娥要講歡

這長老見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
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
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叅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
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雪錠般盞兒甜水好茶吳大舅請問
長老道號那和尚笑嘻嘻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

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衆僧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串座禪與四方檀越荅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衆菩薩請坐。小僧一茶而已。月娘道。不當打攪長老寶剎。一面拿出五錢銀子。交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笑吟吟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少坐。畧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了卓兒。拿上素菜齋食餅饊上來。那和尚在旁陪坐舉筯兒。纔待讓月娘衆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與長老。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弥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

去了。再欵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個個汗流滿面。衣衫皆濕。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勿蒙見罪。這春梅在簾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抬將祭卓來。擺設已久。紙錢列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墳前下了轎子。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墳前插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要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耽悞了你。悔已是遲了。

說畢。令左右把紙錢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為証。

燒罷紙。把鳳頭鞋跌綻。叫了聲娘。把我肝腸兒叫斷。自因你逞風流。人多惱你。疾發你出去。被仇人幾把你命兒坑陷。奴在深宅。怎得個自然。又無親。誰把你掛牽。實指望和你同床兒共枕。怎知道你命短無常。死的好可憐。叫了聲不睜眼的青天。常言道好物難全。紅羅尺短。

這里春梅在金蓮坟上。祭祀哭泣不題。卻說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去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新近葬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悄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

止的月娘道他又那得個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里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氏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錢教替他姐姐念經薦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爹說春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走來分付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抬進方丈二門里纔下轎月娘和玉樓眾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淡粧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穿大紅粧花襖兒下着翠藍縷金寬襴裙子帶着玎璫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峩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挂金挑鳳鬢後雙插紅綉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胷前搖响玉

玎璫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粧成脖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閒雅。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府瓊姬。離碧漢。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一面撇簾子。請小夫人方丈明間內。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春梅坐下。長老參見已畢。小沙彌拿上茶。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知宅內上坟。小奶奶來這里祭祀。有失迎接。恕罪小僧。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那和尚沒口子說。小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襯施。小僧請了八衆禪僧。整做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晚夕又多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焚化。道場圓滿。纔打發三位

管家進城宅里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擺下鍾盞。衆
長老只顧在旁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在
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
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稟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
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娘
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
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
又不肯出來，只說長老不見天色晚了，俺每告辭去罷。長老見
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
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
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颭，磕下頭去。慌

的大姈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日比折殺老身春梅道好大姈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姈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揷燭也似磕頭去月娘玉樓亦答還禮春梅那里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里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沒曾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里出身豈敢說怪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半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揷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

兒抱着哥兒。真個與春梅道了唱個喏。把月娘喜懽的要不得。

玉樓說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

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裡

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掛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

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裡。孟玉樓道。大

娘還不知。龎大姐說話。說的潘六姐死了。多虧姐姐。如今把他

埋在這裡。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妗子道。誰似姐姐這等

有恩。不肯忘舊。還葬埋了。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燒錢化紙。

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抬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是這般

拋露丢下。怎不埋葬他。說畢。長老教小和尚放卓兒擺上來。

兩張大八仙卓子。蒸酥糕餅饊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

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衆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里要往金蓮墳上看看。替他燒張帋。也是姊妹一塲。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教小沙彌買帋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里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墳上。見三尺墳堆。一堆黃土。數柳青蒿。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里。今日孟三姐悞到寺中。與你燒陌錢帋。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取出汗巾兒來。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爲証。

燒罷帋。淚珠兒亂滴。叫六姐一聲。哭的奴一絲兒兩氣。想當初。咱二人不分個彼此。倣姊妹一塲。並無面紅面赤。你性兒

强我常常見的讓你一面兒不見不是你尋我我就尋你恰便相比目魚雙雙熱粘在一處忽被一陣風咱分開來㗛共樹同栖一旦各自去飛叫了聲六姐你試聽知可惜你一段兒聰明今日埋在土裡

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諕了他如意兒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墳上看玉樓燒帋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卓子布甑內篩上酒來銀鑲牙筯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老姐兩邊打橫吳大舅另放一張卓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

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庄。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襍耍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且待他陪完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不可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每去罷。那春梅那里肯放。只顧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們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好的日子。奴往家里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勾了。怎敢起動你。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妗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里有。教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一面收拾起身。春梅

叫過那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着道徃新庄上去了。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　豈可人無得運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

花開花落開又落　錦衣布衣更換着
豪家未必常富貴　貧人未必常寂寞
扶人未必上青天　推人未必塡溝壑
勸君凡事莫怨天　天意與人無厚薄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人烟熱鬧揀高阜去處那里幕天席地設下酒殺等候多時了遠遠望月娘衆人轎子到了問道如何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衆人坐下正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繡轂往

來人烟喧譟車馬轟雷笙歌鼎沸月娘衆人躧着高阜把眼觀看看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的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璧年約三十餘歲見爲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踘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稱他爲李棍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戴金頂纏棕小帽脚踏乾黃靴納綉襪口同廊史何不違帶領二三十好漢拏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庄大酒樓下看教場李貴走馬賣解豎肩椿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頑耍有這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諢名號爲山東夜叉頭戴萬字巾腦後撲匾金環身穿紫窄衫銷金裹肚脚上䩺踢腿絣乾黃𩍐靴五彩飛魚襪口坐下銀鬃馬手執朱紅桿明鎗頭招

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高聲說念一篇道
我做教師世罕有江湖遠近揚名久雙拳打下如鎚鑽兩脚
入來如飛走南北兩京打戲臺東西兩廣無敵手分明是個
鐵嘴行自家本事何曾有少林棍只好打田雞董家拳只好
嚇小狗撞對頭不敢喊一聲沒人處專會誇大口騙得銅錢
放不牢一心要折章臺柳虧了北京李大郎養我在家爲契
友蘸生醬喫了半畦蒜捲春餅喫了兩擔韭小人自來生得
饞寡時吃酒直到酉牙齒疼把來剉一剉肚子脹將來扭一
扭充饑吃了三斗米飯點心吃了七石缸酒多虧了此人未
得酧來世做隻看家狗若有賊來掘壁洞把他陰囊咬一口
問君何故咬他囊動不的手來只動口

當下李衙內一見那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是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揜口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嫂子。一個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個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個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着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大舅和月娘衆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攛掇月娘上轎回家。一路上得多少錦轡郎搖羅袖隱。綺羅人揭綉簾看。

有詩爲証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月娘衆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臙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裏出去的來旺兒。雪

娥便道。你這幾年在那里來。怎的不見。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到原籍徐州家裏。閑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路里。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梀鈒大器頭面。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鋪教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們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踅門瞭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教我只顧認了半日。自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裏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子里來。打開箱子。用匣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箱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但見。

孤雁啣蘆。雙魚戲藻。牡丹巧嵌碎寒金。猫眼釵頭火焰蠟。也有獅子滚繡毬。駱駝獻寶。滿冠擎出廣寒宮。掩鬢鑿成桃源境。左右圍髮。利市相對荔枝叢。前後分心。觀音盤膝蓮花座。也有寒雀爭梅。也有孤鸞戲鳳。正是鄉環平安珊瑚綠帽頂高嵌佛頭青。

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拏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各樣大翠鬢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鬢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裏。就聽見人說

爹冤了。大娘子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幾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劉昭也在跟前。同叙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衆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衆人丫鬟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走不上。雇了疋驢兒騎來家。打發抬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們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慢打慢撞遇見他娘兒們又認了回親。先是寺裏長老擺齋吃了。落後又放下兩張桌席。教伴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

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
大轎子。許多跟隨。又且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
胖了。與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咱在咱家時。我見他
比衆丫頭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才料兒。你看今日
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孟玉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
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里孩子。守備好不
喜懽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
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又在這里學會了銀匠。挑
着担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認得他了。買了他幾枝花
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墳上燒帋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教他等
着我來家。雪娥道。俺們叫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

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口揾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輸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沒沒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墳上諕了他來了那等分付教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是小玉姐看着抱了他到那裏看看就來了幾時諕着他來月娘道那要說嘴看那看見便急的却把他諕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脈息抹了身上諕着了些驚寒撞見祟禍了留了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分付奶子摟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

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看。一家子慌的要不的。關門閉戶。整亂了半夜。卻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教我來取銀子。就見見大娘。來昭道。你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就不來這里走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逼臨的弔死了。將有

作沒把你墊發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拏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裏面分付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般點心教他吃那雪娥在厨上一力攛掇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衆人歸到後邊去雪娥獨自悄悄和他打話你常常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教劉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墻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關不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劉昭屋裏等到晚夕踩着梯櫈越過墻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

甫還有底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權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担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不得家鬼。有詩爲証。

閑來無事倚門闌　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聲語　故把秋波送幾番

這來旺兒權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担兒出來賣生活。慢慢踅來西門慶門首。等劉昭出來。與他唱喏。那劉昭便說。旺兒希罕。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說。沒事閑來走走。裡邊雪娥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討討。劉昭道。既如此。請來屋裡坐。把來旺兒讓到房里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劉昭道。你嫂子今日後邊上竈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劉昭。說。這幾星

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劉昭道何消這許多郎叫他兒子鐵靚兒過來那鐵棍弔起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鮑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見在這里劉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也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見先傾頭一盞遞與劉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裡邊雪姑娘那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每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每休推睡里夢里要問山下路且得過來人你

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教我呷一呷俺替你們須躭許多利害那來旺便跪下說只是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二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劉昭屋裏窩藏待夜裏關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墻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為証

報應本無私　影響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爲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巴不到晚走到劉昭屋裡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關了後邊儀門上了一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個暗號兒只聽墻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躡着梯欖黑影中扒過粉墻順着

遶洋搊子。雪娥那邊用櫈子接着。兩個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兩個相摟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曠夫寡女。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纓鎗强壯。儘力般弄了一回。樂極精來。一泄如注。事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我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里曲彎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里去。遲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兒作別雪娥。依舊扒過墻來。到劉昭屋裏。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

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趕入劉昭屋裏晚夕依舊跳過牆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劉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已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經濟要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扶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蠻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劉昭屋裏等候兩個要走這劉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二人打房上去就踹破些瓦還有踪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個銀折盂一

根金耳斡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鼓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劉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鍾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拏着一根香躧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走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教雪娥躧着他肩背接摟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說往那里去的男女雪娥便諕慌了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

脏兒得不迭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纔開打人鬧里挨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個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厦。後邊就是大水穴沿子。到於屈姥姥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姥纔起來。開了門。兒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里有房子。且尋一個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姥見這金銀首飾。來因可疑。他兒子屈鏜因他娘屈姥姥安歇鄭旺夫妻二人。帶此東西。夜晚見財起意。撬開房門。偷盜出來要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贓物執儀見在。差人押着屈鏜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

了。那雪娥謊的臉蠟查也似黃了。換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哄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去的小廝來旺兒。今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又被這屈鏜掏摸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口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廂內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攙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閤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令不知。中秋兒便說他要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劉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劉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落後看見房上瓦躧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

躧訪只得撥納含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鏜夾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鐘二個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鏜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撥了一拶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教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也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辱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打發了公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辯

當轄人來。當官辦賣。執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
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
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辦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皂，要打
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灶，會做的好茶飯
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
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
中。來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
正在房裡，縷金床錦帳之中，纔起來。手下丫鬟，領雪娥見面，那
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身進見，入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
這春梅把眼瞪一瞪，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
人撮去了鬏髻，剝了上蓋衣裳，打入廚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

娥聽了。口中只叫苦。自古世間打墻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旣在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了艷服。滿臉悲慟。徃厨下去了。有詩爲証。

布袋和尚到明州　策杖芒鞋任意遊
饒你化身千百億　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十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百歲光陰疾似飛　其間花景不多時
秋凝白露蛩蟲泣　春老黃昏杜宇啼
富貴繁華身上孽　功名事跡目中魑
一塲春夢由人做　自有青天報不欺

話說一日陳經濟聽見薛嫂兒說西門慶家孫雪娥被來旺因姦抵盜財物拐出在外事發本縣官賣被守備府里買了朝夕受春梅打罵這陳經濟乘着這個因由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只是經濟風里言風里話在外聲言發話說不要大

姐寫了狀子巡撫巡按處要告月娘說西門慶在日收着他父親寄放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者家人來興媳婦惠秀家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諕的慌了手脚連忙顧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床奩箱厨陪嫁之物交玳安顧人都擡送到陳經濟家經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粧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床奩嫁粧並沒見你的別的箱籠經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道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沒人看哥兒留着早晚看哥兒

哩。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扶侍大姐的。這經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回來。只交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哥。你到家頂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豈可希罕這個使女看守。旣是與了大姐房里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經濟這里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我洗脚水。按下一頭。却來一處。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那日。在杏花庄酒樓。看見月娘孟玉樓。兩口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使小張閑打聽。回報俱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見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面上稀稀有幾點白麻子兒。模

様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處求親。多不遂意。及有玉樓。終有懷心。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稽其來領。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于廊吏。何不違逕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日到于西門慶門首。劉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爹家。那劉昭道。你是那里來的。這是西門老爹家。老爹下世了。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禀聲我是

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教來說頭親事那劉昭喝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要沒緊走來撞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做甚麼嫁不嫁起動進去禀聲我好回話去這劉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已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是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這劉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

娘說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裡並沒半個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曉的。劉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裡蘿蔔動個心。忽剌八要往前進嫁人。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個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聽說。當時沒巧不成話。自古姻緣著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況男子漢已死。奴

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歸他娘去了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心腸兒都改變不似往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個葉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麼到沒的躭閣了奴的青春辜負了奴的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裡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正是

含羞對衆情開口　理鬢無言只揾頭

月娘說既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劉昭你請那保山來劉昭來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月娘在上房明間内正面供養着西門慶靈床那陶媽媽旋畢禮數坐下小丫髮

秀春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那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分付敬來說咱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是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個白麻子兒的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于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那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語不虛傳人材出眾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得個正頭娘子你看從頭看到底風流實無比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

紀原娶過妻小來没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鄉貫何處地里何方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陶媽媽道天麽天麽小媳婦你是本縣官人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見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閑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没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才兒要尋個娘子當家一地里又尋不着門當戶對婦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成免小媳婦縣中打卯還重賞在外若是咱宅上着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徭墳塋地土錢粮一例盡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拏到縣裡任意拷打玉

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里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媽道俺衙內老爹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騾馬成羣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扶正房入門爲正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爲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與蘭香放卓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吃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初時說的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及到其間並無一物奴也吃人哄怕了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

自清渾自渾好的帶累了歹的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說媒成就人家好事奶奶肯了討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段子使玳安交鋪子里傅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廝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拏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纔是理不多時使玳安兒叫薛嫂兒見陶媽媽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拏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里來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然者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嫁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里是再醮兒這薛嫂兒便一五

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如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娘子年紀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拏了這婚帖兒交個路過的先生筭看年命。妨碍不妨碍。若是不對。咱瞞他幾歲兒不筭。發了眼。正走中間。也不見路過响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卦肆。青布帳幔。掛着兩行大字。子平推貴賤。鐵筆判榮枯。有人來筭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卓席。裡面坐着個能寫快筭靈先生。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個女人命。累先生筭一筭。向袖中拏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路過不曾多帶錢來。先生道。此是合婚的意思。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

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掐指尋紋把筭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幸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四權中天星多雖然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不久定見妨剋果然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見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得了屬馬的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哩命中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真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八句

花盛果收奇異時　欣遇良君立鳳池

嬌姿不失江梅態　三揭紅羅兩畫眉

携手相邀登玉殿　含羞獨步捧金巵
會看馬首昇騰日　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這兩句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方是貴星享受榮華寅皮是尅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受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壽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收了命狀歲罷問先生與屬馬的也合的着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好當下改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封肆逕到縣中衙內正坐門子報入良久喚進陶嫂二媒人旋下磕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里的陶媽媽道是項媒人因把親事說成且

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擅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于是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這位娘子人才出衆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既然好已是見過不必再相命陰陽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禀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分付左右每人且賞與他一兩銀子做脚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吏何不韋來兩個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

吉日良時。准娶婦人過門。就兑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違、小張閑、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孟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羨果茶餅、一付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付玎璫七事。金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其餘布絹棉花、共約二十餘擡、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違押担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閒漢來、搬擡孟玉樓床帳嫁粧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那張螺鈿床。陪了他。玉樓交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鸞。與月娘看

嬌兒死的好玉樓
走的好

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綉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與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到晚夕一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鉄落燈籠八個皂隷跟隨來娶孟玉樓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繫金鑲瑪瑙帶玎璫七事下着柳黃百花裙先辭拜西門慶靈位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兩個攜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罗銷金蓋袱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穿大紅粧花袍兒翠藍裙滿頭珠翠坐大轎送到知縣衙裡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

于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也有說歹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爲人做人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攪不過這許多人來都交各人前進來甚有張主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此是西門慶家第三個小老婆如今嫁人了當初這厮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子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毛兒零撏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都如此發這等暢快言語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停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將薛嫂兒陶媽媽叫到根前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曲盡

手飛之樂。到次日吳月娘。這邊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妗子。二妗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見靜俏俏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熱鬧。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櫈。姊妹們都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鬟小玉勸止。住了眼淚。正是平生心事無人識。只有穿窓皓月知。這里月娘憂悶不題。却說

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上。每日燕尔新婚。在房中厮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越覷之不足。看之有餘。越看越愛。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鬟。一個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鸞。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歡喜沒入腳處。有詩為証。

堪誇女貌與郎才　天合姻緣禮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　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專一搽胭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揸髻。用手帕苫蓋。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作鬏髻。又插着些銅釵蠟片。敗葉殘花。耳朵上帶雙甜瓜墜子。身上穿一套前露殿月後露襶怪

綠喬紅的裙襖。在人前好似披荷葉老鼠。腳上穿着雙裡外油劉海笑撥舡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尺二長。臉上搽着一面鉛粉。東一塊白。西一塊紅。好似青冬瓜一般。在人根前輕聲浪顙。做勢拏班。衙內未娶玉樓來時。他便逐日頻羨頻飯。殷勤扶侍。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來。見衙內日逐和他床上睡。如膠似漆般打熱。把他不去揪採。這丫頭就有些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厨下頓熱了一盞好果仁炮茶。雙手用盤兒托來。到書房裡面。笑嘻嘻。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定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好茶兒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得好覺兒。怎不支他那小大

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爺內打盹在根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睡磕睡起來吃茶叫爺內醒了看見是他喝道怪碎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里去這玉簪兒便臉羞紅了使性子把茶丟在卓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辰送盞茶兒來你吃倒嘤喝罷我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眼誰教你要我來做的值我的那大精毯被爺內聽見趕上儘力踢了兩靴腳這玉簪兒走上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高也不搽臉了也不頂茶造飯了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的無人處一個屁股就同在玉樓床上坐玉樓亦不去理他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鸞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

與你娘。係大小五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你無日跟逐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聽。搊歌老娘拏煤鍬子請你。後來幾次見爾肉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付蘭香小鸞。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飯。打發你爹吃罷。他又氣不憤。使性謗氣。牽家打活。在廚房內。打小鸞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碓磨也有個先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你娘兒們占了罷。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了那個娘。也沒曾失口叫我聲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叫我。我是你手里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齋時纔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熱。房中

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裡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拆散開了。一攆攆到我明間冷清清支板凳打官舖。再不得嘗着俺爹那件東西兒。甚麼滋味兒。我這氣苦正也沒聲處訴。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兒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你來在俺家。你識我見。大家膿着些罷了。會那等大廝不道。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識那玉樓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連套手戰只是不敢聲言。對衙內說。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晚夕衙內分付他廚下熱水。拏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偏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洗澡。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歡。借

子飛之樂。心中正沒好氣。拏浴盆進房。在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喃喃吶吶說道。也沒見這淫婦。刁鑽古怪。禁害老娘。無過也只是個浪精毴。沒三日不拏水洗。像我與俺主子睡成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刁蹬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梁靸着鞋。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衙內那裡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他。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採住他頭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雨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有二三十下。在身上。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

有句話兒。和你說。衙内罵賊奴才。你說有山坡羊爲証。

告爹行。停嗔息怒。你細細兒聽。奴分訴。當初你將八兩銀子。財禮錢。娶我當家理紀。管着些油鹽醬醋。你吃了飯吃茶。只在我手裏抹布。沒了俺娘。你也把我陞爲個署府。咱兩個同鋪同床。何等的頑耍。奴按家伏業。纔把這活來做。誰承望你哄我說不要了。今日又起這個毛心兒里來。呵把往日恩情弄的半星兒也無。只了聲爹。你忒心毒。我如今不在你家了。情愿嫁上個姐夫。

衙内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内隨令伴當。即時叫將媒人陶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敢承遭

扇打。只為嘴傷人。有詩為証。

百禽啼後人皆喜　惟有鴉鳴事若何
見者多嫌聞者唾　只為人前口嘴多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囘分解。

[illegible]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下水東流
雖然富貴皆由命　運去貧窮亦自由
事遇機關須進步　人逢得意早回頭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花滿地愁

話說當日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了陶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買了箇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竈。不在話下。却表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來家。交還了許多床帳粧奩箱籠家火。三日一塲嚷。五日一塲鬧。問他孃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

吃醉了，徑在張舅門上罵嚷他張舅，受氣不過，另開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將來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塲重氣，染病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毆不過，兌出二百兩銀子，交他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舖，做買賣，逐月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在舖中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聽信陳定言語，不托他經濟，交說陳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攆出來，外邊居住，却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先彥，綽號爲鐵指甲，專一羅風賣雨，架謊鑿空，撾着人家本錢，就使他祖貫係沒州脫空縣，拐帶村，無底鄉人氏，他父親叫做楊不來，母親白氏，他兄

弟叫楊二風。他師父是崆峒山。拖不洞火龍庵精光道人。那里學的謊。他渾家是沒驚着小姐。生生吃謊謊死了。他許人話都捉影撲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這經濟問孃又要出二百兩銀子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沒底兒褡褳裝着些軟釵金輸錢兒。拏一張黑心鵰弓。騎一匹白眼龍馬。跟着經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馬頭上。尋缺貨去。三里抹過沒州縣。五里來到脫空村。有日到于臨清。這臨清閘上。是箇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船隻聚會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這經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鐵指甲楊大郎。領着遊娼樓。串酒店。每日壢壢。終宵蕩蕩。貨物到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

館上見了一箇粉頭。名喚馮金寶。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春多少。鴇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挣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經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鴇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去。鴇子開口要銀一百五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到來家。一路上抬着楊大郎和經濟押着貨物車走。一路上揚鞭走馬。那樣懽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　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　陪作鸞凰友

他孃張氏。見經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箇唱的來。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這經濟不免買棺裝殮

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毋舅張團練看他孃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這經濟坟上覆墓回來。把他孃正房三間中間供樣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到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鋪子。家里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瞅睬。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三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經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吃醉又被金蓮所得落後還與了他收到如今就把這根簪子做箇証見把物趕上嚴州去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

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箇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箇利害口聲不怕不教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取將來家。與馮金寶又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裡捉金烏經濟不來到好。此這一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泠餓鬼撞鍾馗有詩爲証。

趕到嚴州訪玉人　人心難忖是石沉

侯門一旦深如海　從此蕭郎落陷坑

却說一日陳經濟打點他孃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并門前鋪子發賣零碎布疋。與他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

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紬絹，來到清江浦江口，馬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箇店主人陳二店內，夜間點上燈光，交陳二郎殺鷄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在二郎店內畧住數日，等我和陳安拏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期程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顧去，兄弟情愿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經濟不合萬不合，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箇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光景。這陳經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兩罈酒，陳安押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內前與門

吏作揖道煩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隨即禀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抬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經濟請入府衙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會二舅經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已罷衙內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玉樓道二三年不曾回家再有那箇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拏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

生子孟銳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伺候出見。只見衙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都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裝出來拜見。那經濟說道。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里。沒曾看得。還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分付玉樓管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經濟磕下頭。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處。叙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叙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經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詩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坟在永

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坟上燒帋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經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乞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箇頭八箇膽敢往你家來殺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里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丟開了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鬟放下桌兒擺上酒來盃盤餚品堆滿春臺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經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請一盃兒水酒這經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盃回奉婦人敘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

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當下酒遍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入港這經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的幾句邪言說入去說道我兒弟思想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背盎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久而自見這經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兒弟吃我這箇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到戲弄我起來就

撇了酒席往房裡去了。經濟見他不就。一面拾起香茶來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采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箇小老婆沒曾和我兩箇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拏在手內說。這箇物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教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鍘兒上。和你荅話。玉樓見他發話。拏的簪子委的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裡。恐怕攘的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走將出來。一把手拉經濟說

道。好姐夫奴鬬你耍子。如何就惱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悄説。你既有心。奴亦有意。兩箇不由分説。摟着就親嘴。這陳經濟把舌頭。似蛇吃燕子一般。就舒到他口裡。交他咂。説道。你叫我聲親親的姐夫。纔算你有我之心。婦人道。且禁聲。只怕有人聽見。經濟悄悄向他説。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箇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尋你不成。婦人道。既然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府墻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墻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做門子。打門裡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聽説。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墻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

得箇痴蠢之人不如經濟經濟便下得這箇鍬钁着如今嫁箇李衙內有前程又是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滿他又抅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這箇郎君也早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機與他到吃婆娘哄賺了正是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難保不懷毒當下二人會下話這經濟吃了幾盃酒少頃告辭回去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住那里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嗄程與他婦人便說那里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抅搭要拐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夜至三更在後墻相等咱不好將計就計把他當賊拏下除其後患如何衙內道叵耐這厮無端自古無毒不丈夫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

伴當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這陳經濟不知機變。至半
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牆下。以咳嗽爲號。只聽
牆內玉樓聲音。打牆上掠過十條索子去。那邊緊過一大包銀
子來。原來是庫內拏的二百兩贓罰銀子。這經濟纔待教陳安
拏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裡閃出四五條漢子。叫聲有賊了。
登時把經濟連陳安都綁了。禀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裡
去。明日問理。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崶。係陝西臨
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箇清廉剛正之人。次日早升堂。左右
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庫子呈禀賊情事。帶陳
經濟上去說。昨夜至三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
陳經濟。陳安。鍬開庫門鎖鑰。偷出贓銀二百兩。越牆而過。致被

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經濟并陳安揪簇捸
擁驅至當廳跪下知府見年小清俊便問這厮是那里人氏因
何來我這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贓銀數多有何理說
那陳經濟只顧磕頭聲寃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寃李通判
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贓証明白何不加起
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苦虫
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轉當下兩邊皁隸把經濟陳安拖
番大板打將下來這陳經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
至此寃哉苦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
有緣故纔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
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從容他一

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把經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下監中探聽經濟所犯來歷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做犯人和經濟晚間在一柙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刑憲打屈官司經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把我當賊拏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聽了走來退廳告報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聲冤叫了孟氏必有緣故到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

這徐知府把陳經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
狀喝令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
既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儘力數說了李通判一
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官報私仇誣陷
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
西應沒官贓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還來索討前物
你如何假揑賊情拏他入罪教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
也要長大若然如此公道何堪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
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經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
府退廳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夫人便問相公每
常退衙歡天喜地今日這般心中不快何哉那李通判大喝一

聲。你女婦人家曉得甚麼。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衆同僚官吏。儘力上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問甚麼事。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拏大板。氣殺我也。說道你當初爲娶這箇婦人來家。今是他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裝奩。金銀箱籠。口口聲聲。稱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拏他。我道一字不知。反被正宅徐知府。對衆數說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雨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又在後廳角門首。掩泪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

押着衙內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
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毋跟前
哭啼哀告寧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並捨不的婦人李通判把
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
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争爲
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李通判道不然
他在這里須帶累我受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
口兒上原籍眞定府家去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
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強縣家裡攻書去了却
表陳經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逕往清江浦
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說三日前往府前尋你去說你監在牢

中。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這經濟未信。向河下不見船隻。撲了空。就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况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路找尋楊大郎。並無蹤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棲棲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鳴腐草中　鴈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曉秋滋味

有日經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經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

驀黑說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於何處。經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宅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里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曾來家。陳經濟又親去問了一遭。並沒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扭南面北。自從經濟出門。兩箇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拿着銀子錢轉與他鴇子去了。他家保兒成日來瞞藏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裡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馮金寶又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煮的醃肉。偷在房裡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經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饞癆饞痞了。

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脚。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的盜的東西。與鴇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到拏住巡更的了。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換兌了罷。要這命做甚麽。這經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個脚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禍便是這般起。於是一把手揪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撞脚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經濟便歸娼的房裡睡去了。由着大姐在下邊房裡。嗚嗚咽咽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辰。元宵起來推裡間不開。上房經濟和馮金寶還在

被窩裡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了。取木盆洗坐脚。只顧推不開。經濟還罵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跺開門進去。把淫婦鬢毛都拔淨了。重喜兒打牕眼內望裡張看。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裡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他提偶戲耍子兒。只見元宵瞧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吊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娼的齊起來。跺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原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不知真性歸何處。疑在行雲秋水中。陳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西門慶家中報知月娘。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經濟娶娼的在家。正是氷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廝丫鬟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

的哭喊起來將經濟拏住揪採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

娼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採出來也打了箇臭死把門窻戶壁

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粧奩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將吳

大舅二舅來商議大舅說姐姐你趂此時咱家死了不到官到

明日他過不的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

到官處斷開了庶杜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

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投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

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黄崗縣人氏舉人出身爲人鯁直聽見

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爲惡

婿欺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以存殘喘

事。比有女婿陳經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是氏惧法逐離出門。豈期經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渾身踢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于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若不具告。切思經濟恃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　　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

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閑雅。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我揹看你，也是箇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不必在這裡，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拏他。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昭廳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的兩箇公人，一面白牌，行拘陳經濟、娼婦馮金寶，并兩隣保甲正身赴官聽審。這經濟正在家裡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拏他，諕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睡在床上，聽見人拏他，諕的勢不知有無，陳經濟沒高低使錢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娼的都拴到縣裡。左隣范綱、右隣孫紀，保甲王寬兒，霍知縣聽見拏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

跪在上首陳經濟馮金寶一行人跪在堦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經濟上去說你是陳經濟又問那是馮金寶那馮金寶道小的是馮金寶知縣因問經濟你這厮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大令上吊有何理說經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爲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脚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經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了還推賴那箇喝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板提馮金寶上來拶了一拶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次

日委典史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經濟家擡出屍首當塲檢驗身上都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繩痕生前委因經濟踢打傷重受恐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塡圖解檄回報縣中知縣大怒提衣又打了經濟十板問陳經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經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舖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晴晴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箇逼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娘子你女兒項上見有繩痕如何問他毆殺條律人情莫非忒偏問歷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裡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一面把經濟提

到跟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與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裡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經濟得了箇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擡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半箇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的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刺出箇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毋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

有詩為証

風波平地起蕭墻　義重恩深不可忘

水溢藍橋應有會　三星權且作參商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仗義賙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

誰道人生運不通　吉凶禍福並肩行
只因風月將身陷　未許人心直似針
自課官途無枉屈　豈知天道不昭明
早知成敗皆由命　信步而行暗黑中

話說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刺出箇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使了。家火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尅落了錢。把陳定也攆去了。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免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

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箇月監房這楊大郎纔地來家住着不出來聽見經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經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反問經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箇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推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這楊二風平昔是箇刁徒潑皮耍子搊子胳膊上紫肉橫生胷前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之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經濟就問他要人那經濟慌忙挣開手跑回家來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礩破血流滿面趕將經濟來罵道我合你娘眼我

見你家甚麽銀子來你來我屋裡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經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由着楊二風牵爺孃罵父母拏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聽見氣兒又況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縄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落後兩箇丫頭賣了一箇重喜兒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鋪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住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自家火卓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鑽入冷鋪內存身花子見他是箇富家勤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坑上睡與他燒

餅兒吃。有當夜的過來。教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經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氷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雞叫。只見箇病花子。倘在墻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付他看守着他。尋箇把草教他烤。這經濟支更一夜沒曾睡。就歪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拘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了。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經濟便道。你衆位哥哥。聽我訴說一遍。有粉蝶爲証。

九臘深冬。雪漫天。凉然氷凍。更搖天撼地狂風。凍得我體僵麻。心膽戰。實難扎掙。挨不過肚中饑。又難禁身上冷。任着這

半邊天。端的是冷挨不過。凄凉要尋死路。百忙裡捨不的殘命。

耍孩兒一煞　不覺撞昏鐘。昏鐘人初定。是誰人叫我。原來是總甲張成。他那里急急呼。我這里連連應。趂今宵誰肯與我支更也。是我一時僥倖。他先遞與我幾箇燒餅。

二煞　名承總甲儕咱冷。教我敲梆守守更。由着他調用。但得這濟心饑錢米。那里管人貧下賤。一任教喝號提鈴。

三煞　坐一回脚手麻立一回肚裡疼。冷燒餅乾嚥無茶送。剛然未到三更後。下夜的兵牌叫點燈。歪踢弄。與了他四十文方纔得買一箇姑容。

四煞　到五更雞打鳴。大街上人漸行。衆人各去都不等。只見

病花子倘在墻根下。教我煨着他。不暫停。得他口煖氣兒心纔定。剛合眼一場幽夢。猛驚回哭到天明。

五煞　花子說你哭怎的。我從頭兒訴始終。我家積祖根基兒重。說聲賣松槁陳家誰不怕名姓。多居仕宦中。我祖耶耶曾把誰揾種。我父親專結交勢耀。生下我吃酒行兇。

六煞　先亡了打我的爹。後亡了我父親。我孃疼專隨縱。吃酒耍錢般般會。酒肆巢窩處處通。所事兒都相稱。娶了親就遭官事丈人家縣重投輕。

七煞　我也曾在西門家做女婿。調風月。把丈毋淫。錢場裡信着人鎖狗洞。也曾黃金美玉當場賭。也曾馱米担柴往院裡供。毆打妻兒病。死了死了時。他家告狀使了許多錢。方得頭

輕。

八煞　賣大房。買小房。贖小房。又倒騰。不思久遠含餘剩。饑寒苦惱妄成病。死在房簷不許停。所有都乾淨。嘴頭饞不離酒肉。沒攪汁。拆賣坟塋。

九煞　撥不的輕。負不的重。做不的傭務不的農。未曾幹事兒先愁動。閑中無事思量嘴。睡起須教日頭紅。狗性子生鐵般硬惡盡了十親九眷。凍餓死有那箇憐憫。

十煞　討房錢不住催。他料我也住不成。沙鍋破碗全無用。幾推趕出門兒外。凍骨淋皮無處存。不免冷鋪將身奔。但得箇時通運轉。我那其間忘不了恩人。

頻年困苦痛妻亡　身上無衣口絕糧

馬死奴逃房又賣　隻身獨自走他鄉
朝依肆店求遺饌　暮宿庄園倚敗墻
只有一條身後路　冷鋪之中去打梆

却說陳經濟晚夕在冷鋪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廷用。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爲人心慈好仗義疎財。廣結交。樂施捨。專一濟貧拔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襲祖職爲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充爲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箇主管。開着箇解當鋪兒。每日豐衣足食。閑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爲杏庵居士。一日杏庵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門首站立。只

見陳經濟打他門首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箇頭，慌的杏菴還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得你。這經濟戰戰兢兢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賣松橋陳洪兒子。老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我賢姪，你怎的弄得這等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經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庵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經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攆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閑着，沒有營運。杏菴道：賢姪，你如今在那里居住？經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菴道：可憐！賢姪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

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姪你那咱還小哩纔扎着總角上學哩一向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看顧兒經濟道正是俺張舅那里一向也久不上門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裡面客位裡令小廝放卓兒擺出點心嗄飯來教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身上单寒拏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毡帽又一雙毡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遞與他分付說賢姪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拏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强如在冷舖中學不出好人來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里老拙與你這陳經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姪知會拏着銀錢出離了杏菴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

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麪店。以了其事。那一兩銀子。搗了些白銅頓罐。在街上行使。吃巡邏的當土賊拏到該坊節級處。一頓拶打。使的罄盡。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襪兒也換來嘴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所過。杏菴正在門首。只見經濟走來磕頭。身上衣襪都沒了。止戴着那毡帽。精脚靸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那陳經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阿呀。賢姪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强如乞食。免教人恥笑。有玷你父祖之名。你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到裡面。教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

又與了他一條袷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腳。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拏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強似這等討吃。這經濟口雖荅應。拏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數日。熟食肉麵。都在冷鋪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要錢。又把白布衫袷褲都輸了。大正月裡。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墻底下。向日陽站立。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搶搶。又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說道。賢姪。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箇去處。又清閑。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經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怜。不拘那里。但安下身。小的情愿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

馬頭上有座晏公廟。那裡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
清幽瀟灑。廟主任道士，與老拙相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三箇
徒弟徒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箇徒弟，出家學些經典
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經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
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箇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經濟去
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經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項道
髻，鞋襪俱全。次日經濟早蔡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裡洗了澡，梳
了頭，戴上道髻，裡外換了新襖新褲，上盖青絹道衣，下穿雲履
毡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乘
馬，顧了一匹驢兒與經濟騎着，安童喜童跟隨，兩箇人擡了盒
担，出城門，逕往臨清馬頭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

到晏公廟。天色已晚。但見。

日影將沉。繁陰已轉。斷霞映水散紅光。落日轉山生碧霧。綠楊影裡。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中。每見牛羊入圈。正是溪邊漁父投林去。野外牧童跨犢歸。

王老到于馬頭上。過了廣濟閘。大橋。見無數舟船。停泊在河下。來到晏公廟前。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栢森森。兩邊八字紅墻。正面三間朱戶。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崚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五間大殿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旗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禮享依時。雨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菴令經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鶴軒敘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俗冗所羈。久失拜望。敘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牽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經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姓人家子孫。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家無處棲身。

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敢違阻奈因小道命蹇手下雖有兩三箇徒弟都不省事沒一箇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杏菴道這箇小的不瞞尊師說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膽兒又小所事兒伶範堪可作一徒弟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菴道見在山門外伺候還有些薄禮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于是擡盒人擡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魯酒一罇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遜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以遠勞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見陳經濟頭戴着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

衣。脚下雲履淨襪。腰繫絲縧。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
粉。走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多
少青春。經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
俐。取了他箇法名。叫做陳宗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箇徒弟。
大徒弟姓金。名宗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
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上燈來。放桌兒。
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盃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雞蹄鵝鴨魚蝦之
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勸殻幾巡。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
中。自有床鋪安歇。一宿。到次日清辰。小童舀水淨面。梳洗灌漱
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盃酒。喂飽頭口。
與了擡盒人力錢。王老臨起身。叫過經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

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脚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付經濟。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經濟應諾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山門上馬。離晏公廟。回家去了。經濟是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髯。能談善飲。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裏。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裏。或求神福。或來祭愿。或討卦與籤。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餽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篙蘆席的。這任道士將常署裏多餘錢糧。都令書下徒弟在馬

頭上開設錢米鋪賣將銀子來積儹私囊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箇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樂婦是箇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箇清紫年小徒弟同鋪歇臥日久絮繁因見經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曉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鋪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經濟腳臭叫過一箇枕頭上睡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令他吊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經濟推睡着不理他他把那話弄得硬硬的直竪一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往他糞門裡只一頂原來經濟在冷鋪中被花子飛天鬼侯林兒弄過的眼子大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這經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廝合敗他討得十分便益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

人兒也來報伏與他箇甜頭兒且教他在我手內納些敗缺一面故意聲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兒弟禁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經濟道你既要掏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宗明道好兒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也依你經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箇徒弟睡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第三件隨我往那裡去你休嗔我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箇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箇顛來倒去整狂了半夜這陳經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邊海誓淫聲艷語摳吮咂品把這金宗明哄得歡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箇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鋪

欹臥。一日兩。兩日三。忽一日任道士師徒三箇。都往人家憑福做好事去。任道士留下他看家。徑智賺他。王老居士只說他老實。看老實不老實。臨出門分付。你在家好看着。那後邊養的一羣雞。說道是鳳凰。我不久功成行滿。騎他上昇。朝參玉帝。那房內做的幾缸。都是毒藥汁。若是徒弟壞了事。我也不打他。只與他這毒藥汁吃了。直教他立化。你須用心看守。我午齋回來帶點心與你吃。說畢。師徒去了。這經濟關上門笑道。豈可我這些事兒不知道。那房內幾缸黃米酒。哄我是甚毒藥汁。那後邊養的幾隻雞。說是鳳凰。要騎他上昇。于是揀肥的宰了一隻。退的淨淨。煮在鍋裡。把缸內酒。用鏇子舀出來。火上篩熱了。手撕雞肉。蘸着蒜醋。吃了箇不亦樂乎。還說了四句。黃銅鏇。舀清酒。爛

籠皓月。白污雞蘸爛蒜。風捲殘雲。正吃着。只聽師父任道士外邊叫門。這經濟連忙收拾了家伙。走出來開門。任道士見他臉紅。問他怎的來。這經濟徑低頭不言語。師父問你怎的不言語。經濟道。告禀師父得知。師父去後。後邊那鳳凰不知怎的飛了去一隻。教我慌了。上房尋了半日沒有。怕師父來家打。待要拏刀子抹。恐怕疼。待要上吊。恐怕斷了繩子跌着。待要投井。又怕井眼小掛脖子。筭計的沒處去了。把師父缸內的毒藥汁。舀了兩碗來吃了。師父便問你吃下去覺怎樣的。經濟道。吃下去半日不死不活的。倒像醉了的一般。任道士聽言。師徒們都笑了。說還是他老實。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以此徑後。凡事並不防範。正是三日賣不得一担真。一日賣了三担假。這陳經濟

因此常拏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說馮金寶兒他揭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拏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冤家來聚會數年前姻眷又相逢有詩爲證

人生莫惜金縷衣　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淸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裡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臨官河極是人烟熱鬧去處舟船往來之所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牕翠簾櫳高懸戶牖吹

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盃。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嘆吟魂。翻瑞雪一河烟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擊楫。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經濟上樓。到一箇閣兒裡坐下。烏木春檯。紅漆凳子。便叫店小二。連忙打抹了春檯。拏一付鍾筯。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拏着箇厮鑼兒。見了經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簇地兩行淚下。正是數聲嬌語如鶯囀。一串珍珠落線頭。經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裡來。不見你。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不久

着了驚諕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兒家做粉頭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鋪要見你一見不期你今日在此樓上吃酒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經濟便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說道我的姐姐你休煩惱我如今又好了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一向出家做了道士師父甚是重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家店劉二那裡有百十間房子四外街衙窠子妓女都在那裡安下白日裡便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箇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盪酒上樓拏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箇曲兒與經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淚三盃別酒別酒三杯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嶺外斜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下箇房兒這陳經濟一向不曾近婦女久渴的人合得遇金寶儘力盤桓尤雲殢雨未肯即休但見

一箇玉臂忙搖一箇柳腰款擺雙睛噴火星眼郎當一箇汗浹胸膛發狠要贏三五陣一箇香消粉黛呻吟叫殺數千聲戰良久靈龜深入性偏剛鬬殼多時一股清泉往裡邈幾番鏖戰烟蘭妓不似今番這一遭

須臾事畢各整衣衫經濟見天色晚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

一兩銀子。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囑付姐姐。我常來看你。咱
在這搭見裡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見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
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經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
送至橋邊方回。正是盼穿秋水因錢鈔。哭損花容爲鄧通。畢竟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灑家店雪娥爲娼

花開不擇貧家地　　月照山河到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　　萬事還教天養人
癡聾瘖瘂家豪富　　伶俐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　　筭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陳經濟自從陳三兒引到謝家大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箇又拘搭上前情，往後沒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經濟廟中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歸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經濟只說在米鋪和夥計暢飲

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又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不知覺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倚强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錢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經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廝在謝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睜睜提着碗果大小拳頭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裡慌的謝三郎連忙聲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個閣兒裡便是這劉二大杈步上樓來經

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裡面兩箇飲酒。做一處快活。只把房門關閉。外邊簾子掛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諕的陳經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腳把門踢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箇月房錢。却躲在這裡。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說道二叔叔你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摟心一拳。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堦沿下磕破。血流滿地。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經濟在裡面。走向前把卓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經濟便道阿呀。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劉二罵道。我合你道士秫秫娘。手採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捶腳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三郎

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悞言冲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裡依從儘力把經濟打了發昏章第十一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裡去原來守備勅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裡拏了經濟任道士廟中還尚不知只說他晚夕米鋪中上宿未回

却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經濟金寶顧頭口騎上趕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先逓手本與兩箇管事張勝李安看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經濟娼婦鄭金寶衆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動刑的一班十二人

隨你罷。正景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了他。經濟道。身邊銀錢倒有。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衆牢子拏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他一箇錢兒不拏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鬧銀的。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衆軍牢不一時。推擁他到根前跪下。問你是任道士第幾箇徒弟。經濟道。第三箇徒弟。又問你今年都大年紀。經濟道。廿四歲了。張勝道。你這等年少。只該在廟中做道士。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喧嚷。你把俺老爺帥府衙門。當甚麽些小衙門。不拏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分付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

一起眼看這狗男女道士就是箇倭錢的只許你自要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赴席也帶方汗巾兒揩嘴等動刑時着實加力拶打這厮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意主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熟不是些衣飯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只是一兩拶子若喜懽只恁放出來也不止旁邊那箇牢子說你再把與我一錢銀子等若拶你待我饒你兩箇大指頭李安分付你帶他遠些伺候老爺將次出廳不一時只見裡面雲板響守備升廳兩邊僚掾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卓圍當廳額掛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勘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插令旗兩面軍牢

沉重。僚掾威儀。執大棍授事立堦前。挾文書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滿堂神道。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刼寃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箇哥兒小衙內。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硃。守備喜似席上之珍。過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册正。做了夫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箇養娘抱妳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箇小丫鬟伏侍。一箇名喚翠花。一箇名喚蘭花。又有兩箇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箇丫鬟。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比的小衙內。只要張勝懷中抱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升廳。在旁邊觀

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正叫上陳經濟并娼婦鄭金寶見去守備看了呈狀。又見經濟面上帶傷。說道。你這厮是箇道士。不守那清規。如何宿娼飲酒。騷擾我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拶一拶。敲五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前。纔待扯翻經濟。攤去衣服。用繩索綁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打時。可要作怪。張勝抱着小衙內。正在廳前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走過來打經濟。在懷裡攔不住撲着要經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走過來。亦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根前。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道士姓陳。他就撲着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

見是姓陳的不免輕移蓮步欵蹙湘裙走到軟屏後面探頭覷覷廳下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似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士供狀上年廿四歲俗名叫陳經濟春梅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廳上打經濟纔打到十棍一邊還拶着娼的忽聽後邊夫人有請分付牢子把棍且閣住休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分付牢子都與我放了娼的便歸院去了守備悄悄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奶請他相見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口中不言心

內瞞道剜去眼前瘡安上心頭肉眼前瘡不去心頭肉如何安得上于是分付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度牒也不曾追這陳經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娼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劉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裡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拏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這任道士聽了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躰胖大因打開囊篋內又沒了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湧上來昏倒在地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着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經濟來到左邊隣人說你還敢廟裡去你師父因爲你如此這

般得了口重氣昨夜三更鼓死了這經濟聽了諕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鹿隨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話分兩頭却把春梅一見經濟方待留他忽然心上想起一件事來還使出張勝來教經濟且去罷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綉服倒在床上一面捫心搥被聲疼叫喚起來諕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奶行好好的怎的來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每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聽進來見他倘在床上叫一番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裡怎的來也不言語又問那箇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守備道不剛纔兒我打了你兄弟你心内惱麼亦不應荅這守備無計奈何自出外邊麼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那兩箇早知他

是你奶奶兒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却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起來。我曾教你留下他。請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厮每却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教他去着。小的纔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啼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每哩。這春梅睜圓星眼。剔起蛾眉。叫過守備近前說。我自心中不好。干他們甚事。那厮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崇他些時。等我慢慢招認他。這守備纔不麻犯張勝李安了。守備見他只歷聲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脉。說老夫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每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

備出去了。大丫鬟月桂拿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拿過來。匝臉只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拿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肚子裡有甚麽。教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奶教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拿藥與奶奶吃來。奶奶說我肚子裡有甚麽。這月來灌我。教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一日沒曾吃甚麽。這月桂他不曉得。奶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廚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口兒。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廚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小米濃濃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象牙快兒。熱烘烘拿到房中。春梅倘在床上。面朝裡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番身。方纔請他有箇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

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晾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箇。有柱戳些。那春梅一砧碌子。扒起來教奶子拏過燈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奶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分付奶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把與他四箇嘴巴。當下真箇把海棠打了四箇嘴巴。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郤吃些甚麼兒。郤不餓着你。春梅道。你教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良久叫過小丫鬟蘭花兒來分付道。我心內想些雞尖湯兒吃。你去廚房內。對着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雞尖

湯兒與我吃口兒。教他多有些酸笋。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奶教你做鷄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鷄尖湯。是雛鷄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鷄。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笋油醬之類。揭成清湯。盛了兩甌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蘭花拿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麽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教我吃。平白教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奶嫌湯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忍氣吞聲。從新坐鍋。又做了一碗。

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教蘭花拿到房裡來。春梅又嫌忒鹹了。拏起來照地下只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慣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教他討分曉哩。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摟起人來。不想蘭花回到房裡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此言。登時柳眉剔竪。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養娘丫鬟。三四箇。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踩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擡舉的我這般大。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慣氣教你做口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丫子鹹。你倒還對着

丫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摟摟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探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旋剝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根前不敢言語。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隨大奶奶分付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裳。他爺躰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奶高擡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去他衣服打。說道。那箇攔我。我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是了。于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守備諕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

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罄聲頭出去辦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聽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裡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折挫你。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須也依隨他。正景下邊孫二娘。不讓他幾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箇好頭腦我去。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教我把你送在娼門。我養兒

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箇单夫獨妻或嫁箇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住一箇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媽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裡嫁人情愿箇单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媽道我那邊下着一箇山東賣綿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箇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景沒人扶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箇娘子罷薛嫂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工鍋頭

灶腦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媽道有箱籠沒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媽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教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看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兌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教人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賣與娼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了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于酒家店那

裡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窠子衙衙娼的。這雪娥一領進入一箇門戶。半間房子裡面。打着土炕炕上坐着箇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箇十七八頂老丫頭。打着盤頭。揸頭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邊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箇水客。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箇名兒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拏厮鑼兒出去。酒樓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樂器學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穿。粧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丹青。有詩為証。

窮途無奔更無投　南去北來休便休
一夜彩雲何處散　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雲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往河下買幾十石酒麯。宅中造酒。這酒家店坐地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裡。安排酒殽盃盤。各樣時新果品。好酒活魚。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近前跪下。禀問二叔。下邊叫那幾箇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分付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王兒四箇上來。伏侍你張姑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聽得胡梯畔笑聲兒一般兒四箇唱的。頂老打扮得如花似朵。都穿着輕紗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下一面花枝招颭。繡帶飄飄。拜了四拜。立在旁邊。

這張勝猛睜眼觀看。內中一箇粉頭。可要作怪。到相老爺宅裡。小奶奶打發出來。厨下做飯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箇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裏王兒。金兒。這箇是王老姐。一箇是趙嬌兒。張勝道。王老姐兒。我認的。這潘家王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老爺宅裡雪姑娘麼。怎生到于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簌地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攛瞞。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裡供筵習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纔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慇懃勸酒。兩箇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拏過琵琶來。唱了箇詞兒。與張勝下酒。名

四塊金。
前生想着少欠下他相思債。中途洋刼綰不住同心帶。說着
教我泪滿腮。悶來愁似海。萬誓千盟到今何在。不良才。怎生
消磨了。我許多時恩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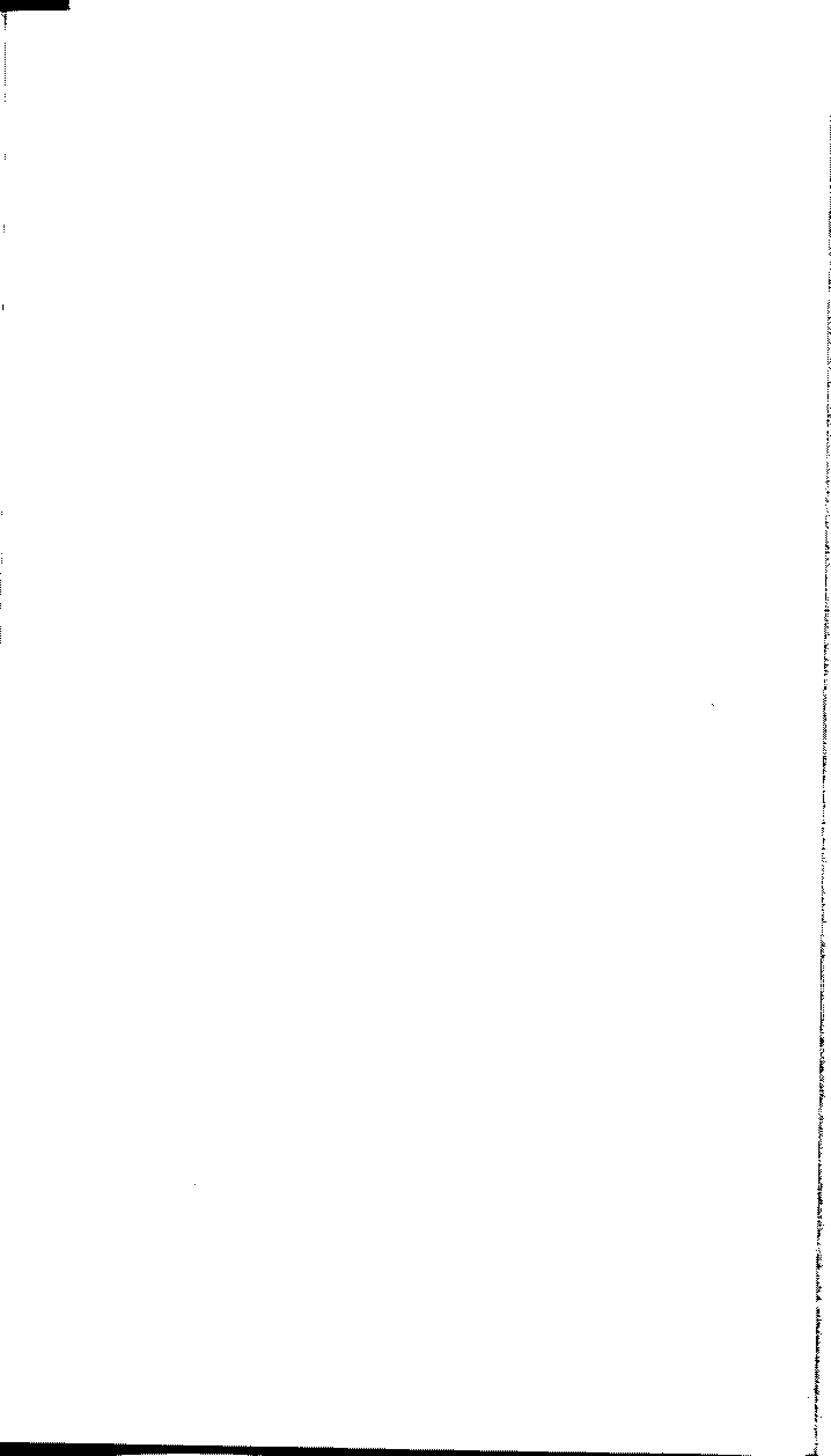
當下唱畢。彼此穿盃換盞。倚翠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世財紅
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箇晚
夕。留在閣兒裡就一處睡了。這雪娥枕邊風月。耳畔山盟。和張
勝儘力盤桓。如魚似水。百般難述。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
又早安排酒殽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餐食一頓。收起
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麵。伴當跟隨。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
子。分付劉二。好生看顧他。休教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

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各窠窩刮刷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來。有詩爲証。

豈料當年縱意爲　貪淫倚勢把心欺
禍不尋人人自取　色不迷人人自迷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假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

有福莫享盡　福盡身貧窮
有勢莫倚盡　勢盡寃相逢
格言　福宜常自惜　勢宜常自恭
人間勢與福　有始多無終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爲娼。不題話分兩頭。却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經濟一狀到官。大家人劉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鐵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戶。房中繡春與了王姑子。做了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奶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屋

裡頑耍吃東西來與兒又打酒和婦子吃兩箇嘲戲勾來去就刮剌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紅月娘察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一件銀壽字兒一件梳背兒揀了箇好日子就與了來興兒完房做了媳婦子白日上灶看哥兒後邊扶侍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裡睡去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二妗子并三箇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裡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吳大妗二妗子三箇姑子同在一處睡聽宣卷到二更時分中秋兒便在後邊灶上看茶由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見玳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手腳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

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那屋裡師父宣卷這一日卷要茶吃且在這裡做甚麼哩那小玉道中秋兒灶上我教他頓茶哩低着頭往後邊去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過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箇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興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教來興與兒搬到劉昭屋裡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做了一身裝新衣服盔了一頂新網新帽做了雙新靴襪又替小玉裝了一頂鬏髻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兩套段絹顏色衣服擇日完房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裡還進來在房中答應月娘只曉夕臨關儀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樸好東好西甚麼不拏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

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鎮處家不正奴婢抱怨却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做了媳婦兒與了他一間房住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間房住一日在假當鋪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鉤子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箇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付夥計同玳安尋出來放在鋪子大櫥櫃內的不隄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裡開坊子的武長腳家有兩箇私窠子一箇叫薛存兒一箇叫伴兒在那裡歇了兩夜王八兒恁使錢兒猛大匣子蹇着金頭面撇着銀挺子打酒與鴇兒買東西戳與土番就把他截在屋裡打了兩箇耳刮子就

拏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巡檢騎着馬頭裡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稟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在子裡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拿到巡檢廳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邊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根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拿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裡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權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拿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只是這般頭面多金銀廣教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

出來頭面趁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敢不打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夾棍起來夾的小廝猶如殺豬叫叫道爺休夾小的放小的實說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假當鋪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鉤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纔二十歲倒把房裡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出假當舖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與吳氏有奸纔先把丫頭與他配了妻室你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平安

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棱起來左右套上
棱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棱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
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一面放了棱子那平
安說娶的俺大娘與玳安兒有奸先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
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
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
巡檢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那日却說
解當舖櫥櫃裡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諕慌了問玳安玳安說
我在生藥舖子裡看你在這邊吃飯我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
頭面匣子放在櫥裡如何不見了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
的付夥計揷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付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

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兩箇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鈎子值七八十兩銀子付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付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傅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巡檢拏在監裡還不教人快認贓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教付夥計領贓去有了原物在省得兩家賴教人家人在門前放屁付夥計拿狀子到巡檢

司。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老奴才。儘力罵了一頓。叫皁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脫了半日。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厮在這裡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裡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証。你這老狗骨頭。還敢來領贓。倒吃他千奴才萬老狗。罵將出來。諕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脚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哄反着我兩頭回來走。今日哄我去領贓。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這等不合理。那付夥計陪下。拖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畧從容兩

日就有頭面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聲當家的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教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讐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箇兒也怎的。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箇路兒。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箇小丫鬟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裡去。怎的一向不來俺這裡走走。薛

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奶那裡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遍。還不得空兒去哩。月娘道。你看媽子撒風。你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月娘道。他怎的做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景二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箇妳子。四箇丫頭扶侍。又是兩箇房裡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他。倘棍兒老爺敢做的主兒。自恁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撏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如今孫二娘房裡使着箇荷花丫鬟。他手裡倒

使着四五箇。又是兩箇妳子。還言人少。二娘又不敢言語。成日奶奶長。奶奶短。只哄着他。前日對我說。老薛。你替我尋箇小丫頭來。我使嫌那小丫頭不會做生活。柰會上灶。他屋裡事情冗雜。今日我還睡哩。大清早辰。又早使牢子叫了我兩遍。教我快往宅裡去。問我要兩副大翠重雲子鈿兒。又要一付九鳳鈿銀根兒。一箇鳳口裡啣一串珠兒。下邊墜着青紅寶石。金牌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我如今就送這丫頭去。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瞧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明間內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果然做的好樣範。約四指寬。通掩過鬏髻來。金翠掩映。翡翠重疊。背面貼金。那

九級鈿。每箇鳳口內啣着一掛寶珠牌兒。十分奇巧。薛嫂道。自這付鈿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付重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沒壽他的錢。正說着。只見玳安兒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來在前邊嚷哩。等不的領贓。領到幾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付二叔打了。到箇去處理會哩。傳二叔心裡不好。在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鋪人家當的一付金頭面。一箇鍍金鉤子。走在城外坊子裡養老婆。被吳巡檢拏住。監在監裡。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吳巡檢又勒措刁難。不容俺家領贓。打夥計。將來要錢。白尋不出箇頭腦來。如何是好。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

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奶你這裡寫箇帖兒等我對他說聲教老爺差人分付巡檢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他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奶你還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勑書好不管的事情寬廣地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裡打卯遞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拏强盜賊情正在他手裡月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覆你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教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開發檢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恁中使費見你老人家剛纔悽惶我到下意不去你教人寫了帖兒不吃茶罷等我到府裡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

歲。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這咱晚了。不吃罷。你只教大官兒寫了帖兒。我拏了去罷。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在我身上哩。月娘道。我曉的你也與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郎便放卓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遍與丫頭兩箇點心吃。月娘問丫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兒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轉灣抹角。逕到守備府中。春梅還在煖牀炕上睡。還沒起來哩。只見大丫鬟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裡面窗寮開了。日色照的紗窗十分明亮。薛嫂進去說道。奶奶這裡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頭。

說道我心裡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我翠雲子和九鳳鈿兒拏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鈿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纔打翠花鋪子裡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撇還安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鬟進來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裡的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教我替他尋箇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箇孩子來了到是鄉裡人家女孩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只好狗㵸着學做生活春梅道你亦發替他尋箇城裡孩子還伶便些這鄉裡孩子曉的甚麼也是箇日 一箇張媽子領了兩箇鄉裡丫頭子

來。一箇十一歲。那一箇十二歲了。一箇叫生金。一箇叫活寶。兩箇且是不善。都要五兩銀子。孃老子就在外頭等着要銀子。我說且留他住一日兒。試試手兒。會荅應不會。教他明日來領銀子罷。死活留下他一夜。丫頭們不知好歹。與了他些肉湯子泡飯吃了。到第二日。天明。只見丫頭們嚷亂起來。我便罵賊奴才。亂的是甚麼。原來那生金撒了被窩屎。那活寶溺的褲子提溜不動。把我又是笑。又是那砢碜。等的張媽子來。還教他領的去了。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不多。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教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裡去。明日兌銀子與他罷。又叫月桂。拏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吃。盪寒。再有甚點心。拏上一盒子與他吃。又說大清早辰。拏寡酒灌

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剛纔在那裡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廝。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鈎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拏在巡檢司。拶打這裡人家要頭面嚷亂。使傅夥計領贓。那吳巡檢舊日是咱那裡夥計。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今日一旦反面無恩。夾打小廝。攀扯人。又不容這裡領贓。要錢纔准把夥計。打罵將來。諕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不知咱家老爺管的着這巡檢司。可憐見舉眼見無親的。教你替他對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親來拜謝你老人家。

春梅問道有箇帖兒沒有不打緊有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有此向袖中取出這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窗戶檯上不一時托盤內拿上四樣嗄飯菜蔬月桂拏大銀鍾滿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原捱內了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差些兒那箇你倒捱了這箇你倒捱不的好歹與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拏了點心與我我打了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單管說謊你纔說在那裡吃了來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箇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拏點心與你吃俺奶奶又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吃了

被他灌了一鍾。覺心頭小鹿兒劈劈跳起來。那春梅揪揪箇嘴兒。又叫海棠斟滿一鍾。教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好嬭。人家我却一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子。不捱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撅兒跪在地下。春梅道也罷。你拏過那餅與他吃了。教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媽媽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拿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箇。別的春梅都教他。稍在袖子裡。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鵝。都用草紙包。布子裹。塞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去。不要他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兌了頭銀子與

你又使海棠問孫二娘去回來說了頭留下罷教大娘娘與他銀子臨出門拜辭春梅分付媽媽休推聾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箇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禿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日落時分牌兒馬藍旗作隊又〔燕〕喇後隨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丫鬟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歡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吃了將出巡回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卓兒擺飯飯罷掌上燭安排盃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廝平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檢拏住監禁不容領贓只拷打小厮攀扯誣賴

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廝這等可惡我明出牌連他都提來發落又說我聞得這吳巡檢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箇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見是這等說你替他明日處處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了箇大花欄批文用一箇封套裝了上面批山東守禦府為失盜事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右差虞候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腳錢傅夥計家中攛倒了吳二舅跟隨到巡檢司吳巡檢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

禦府中。兩箇公人到了。拏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硃紅筆標着御巡檢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裡面吳氏狀子。諕慌了。反賠下拖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于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後帶進人去。這吳巡檢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此正是我這衙內裡事。如何不申解前來。我這裡發送。只顧延挨監滯。顯有情獘。那吳巡檢禀道。小官纔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督軍門。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拏了起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獘。那吳巡檢聽了。摘去冠帽

在堦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當条治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若有犯定行条究一面把平安提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主人家都是你恁如此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放將贓物封貯教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裡還差張勝拏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裡回了守備春梅話那吳巡檢乾拏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傅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舖只是收本錢贖討再不假當出銀子去了止是教吳二舅同玳安

在門首生藥鋪子。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裡小奶奶怪我。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于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猪。一罈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玳安穿着青絹褶兒。用描金匣兒盛着禮帖兒。逕到裡邊見春梅。薛嫂領着到後堂。春梅出來。戴了金梁冠兒。金釵梳。鳳鈿。上穿繡襖。下着錦裙。左右丫鬟養娘侍奉。玳安兒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分付。放卓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上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已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沒甚麽些小微禮兒。與爺

奶奶賞人便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猪酒下飯。把尺頭囘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好不耍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幾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奶。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裡哥兒生日。我往家裡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就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見押盒担來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守備只受了猪酒下飯。

把尺頭回將來了。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銀子。多頂上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纔受了下飯猪酒。擡回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來家裡走走。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繡襖。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少丫頭嬭子侍奉。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兒道。委的對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教我先來了。自此兩家交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有詩為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裁
胷中有志應須至　囊裡無財莫論才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春梅遊玩舊家池館　守備使張勝尋經濟

重承厚禮感感即刻舍具菲酌奉酬
腆儀仰希
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下書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　粧次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玎璫禁步束着金帶脚下大紅繡花白綾高底鞋兒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銷金轎衣軍牢執藤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擡着衣匣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緊跟着大轎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兩箇唱的女兒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

娘亦盛粧縞素打扮。頭上五翠冠兒。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耳邊二珠環子。金撏領兒。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織金拖泥裙。脚下穿玉色段高底鞋兒。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擡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到於廳上敘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月娘連忙荅禮相見。沒口說道。向日有累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桌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麼。這些薄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姥姥過去。家官府不一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月娘道。奴到那日已定去。兩箇敘畢禮。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然後與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

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大妗子道。姐姐你今非昔比。折殺老身。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鬟養娘。都來參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吳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謝謝姐姐。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下如意兒身來。扒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廝。不與姐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掏出一方錦手帕。一付金八吉祥兒。教替他摟帽兒上戴。月姐道。又教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興兒。做了媳婦兒了。來興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一面丫鬟拿

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姐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卓面祭禮。春梅燒了紙。落了幾點眼淚。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卓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異樣甜食美口菜蔬。希奇果品。縷金碟。象牙筯。雪錠盤盞兒。絕品芽茶。月娘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脫了上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綠遍地錦粧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走走。春梅道。若不是也帶他來與姥姥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月着他。他又不肯在房裡。只要那當直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

哭。月娘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
看他也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
孩子。也殼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福。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幾
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
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裡姐兒。春梅道。是兩
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裡。月娘道。
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春梅道。奶奶。他那裡得工夫在家。
多在外。少在裏。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勅書上。又教他
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提拏盜賊。操練人馬。常不
時往外出巡幾遭。好不辛苦哩。說畢。小王拿茶來吃了。春梅向
月娘說。姥姥。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月娘道。我

的姐姐。山子花園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沒人收拾他。如今丟搭的破零二落。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閒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這月娘強不過。只得教小玉。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開了門。月娘大妗子。陪春梅眾人。到裡面遊看了半日。

垣墻欹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嵯峨。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框檔。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羣。狐狸常睡臥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二折桌壞櫈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荒的。方來到他娘這

邊樓上。還堆烏生藥香料。下邊他娘房裡。止有兩座廚櫃。床也沒了。因問小王。俺娘那張床。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王道。俺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根前說。因有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都把你娘這張床。賠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對你老人家說。把床還擡的來家了。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皁隸都使了。春梅聽言。點了頭兒。那星眼中。由不的酸酸的。口內不言。心下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強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我實承望要圖了這張床去。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由不的心下慘切。又問月娘。俺六娘那張螺甸床。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

日逐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量金。也是家中沒盤纏。擡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的那張床。當初我聽見爹說值六十兩多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打發。我倒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我要了也罷。月娘道好姐姐。諸般都有。人沒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家人周仁走來接。爹請奶奶早些家去。哥兒尋奶奶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月娘教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鮫綃。擺下酒筵。兩個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不必細說。安春梅上坐。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妗子同他一處坐的。月娘主停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

梅教家人周仁賞了厨子三錢銀子。説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當下傳盃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伴當。拏燈籠來接月娘。那裡肯放。教兩個妓女。在根前跪着。彈唱勸酒。分付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個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根前。教春梅吃。姐姐你分付個心下愛的曲兒。教他兩個唱與你聽下酒。春梅道。姥姥。奴吃不得的。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春梅因問那兩個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侄女鄭嬌兒。春梅道。你毎會唱懶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奶分付小的。兩個都會。月娘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你周奶奶吃。

你每慢唱。小玉在旁連忙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唱道。

寃家爲你幾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由。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盃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盃。兩家於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

寃家爲你減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聲活氣沒來由。天倒惹的情掩逗功的淒涼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說。姥姥你也教大妗子吃盃兒。月娘道。大妗子吃不的教

他拏小鍾兒咱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姑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瘦減温柔。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丢。

當下春梅見小玉在根前也斟了一大鍾。教小玉吃。月娘道姐姐他吃不的。春梅道。姥姥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裡。沒和他吃。于是斟上。教小玉也吃了一盃。妓女唱道。

冤家爲你惹閒愁。病枕着床無了休。瀟懷憂悶鎖眉頭。天恁了還依舊。耽的我腮邊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我丢。

看官聽說。當時春梅爲甚。教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陳經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於吟咏。又見他兩個唱的。好口兒甜乖覺。奶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歡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拏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兩個妓女放下樂器。揷燭也似磕頭。謝了賞賜。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個燈籠。軍牢喝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黃金無艷色。有詩爲証。

點絳唇紅弄玉嬌　鳳凰飛下品鸞簫

堂前高把湘簾捲　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經濟。不知流

落在何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將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一向委你尋你奶奶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遶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单表陳經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聽見人說。你師父任道士。因爲你宿娼壞事。被人打了。拏在守備府去。查點房中箱籠東西銀兩沒了。一口重氣。半夜就死了。你還敢進廟中去。衆徒弟就打死你。這經濟害怕。就不敢進廟來。又沒臉兒見杏庵王老。白日裡到處里打油飛。夜晚間還鑽入冷舖

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經濟正在街上站立。只見鐵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玄色段氅衣。沉香色襪口。光素琴鞋。騎着一疋驢兒。擦銀鞦轡。一個小廝跟隨。正行街心走過來。經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咱兩個同做朋友。往下江販布。船在清江浦泊着。我在嚴州府探親。吃人陷害。打了一場官司。你就不等我。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的不知去向。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拏瓦楔磚。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搖擺受用。那楊大郎見了經濟討吃。佯佯而笑。說如今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裡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來了。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

子。那經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不然咱到
了去處。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也抽了幾鞭子。
喝令小廝。與我摔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經濟推
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脚。踢打的經濟恠叫。須臾圍了
許多人。旁邊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
白布褲子。精着兩條脚。靸着蒲鞋。生的阿兜眼。掃帚眉。料綽口。
三鬚鬍子。面上紫肉横生。手腕横筋競起。吃的楞楞睜睜。提着
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你
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嗔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你有
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没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
平。也有向燈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量

他恁窮嘴臉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根基人家娃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到這般有錢老兒依我你有銀子與他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經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經濟地下扒起來擡頭看着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時同在冷舖內和他一舖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起盖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經濟說道兄弟剛纔若不是我拏幾句言語譏犯他他肯拏出這五錢銀子與你他賊却知見範他若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個食葷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拏四盤嘎飯兩

大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打抹條卓乾淨。擺下小菜嗄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不用小盃。拏大磁甌子。因問經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淘。飯是白米飯。經濟道。我吃麵須臾。掉上兩三碗濕麵上來。侯林兒只吃一碗。經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經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裡睡一夜。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修蓋伽藍殿。并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裡不要你做重活。只擡幾筐土兒就是了。也筭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着一間厦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裡歇。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門你一把鎖鎖了。家都交與你。好不好。强如你在那冷鋪中替花子搖鈴打梆子。這個還官樣些。經濟道。若是哥哥這般下顧兄弟

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纔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裏。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筭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經濟要會銀子。拏出銀子來秤。侯林兒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教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經濟肩背。同到坊子裏。兩個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這侯林兒晚夕幹經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達。親漢子親爺。口裡無般不呌。將嵩來。到天明。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厦子。裡面燒着炕。柴草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早辰上工。呌了名字。衆人看見經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

侯林兒弟兄都亂哄戲他、先問道、那小厮子兒你叫甚名字。陳經濟道、我叫陳經濟、那人道、陳經濟、可不由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原幹的這營生、挨的這大扛頭子。侯林兒喝開衆人、罵怪花子。你只顧侯落他怎的、一面散了鍬钁筐担、派衆人擡土的擡土、和泥的和泥、打磚的打磚、原來曉月長老。教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瞎、穿着皁直裰、精着脚、腰間束着爛絨絛、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衆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衆人都吃畢飯、閒坐的跕的。也有蹲着的、只見經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厮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一人說你

相他相倒相相個兒弟。一人說倒相個二尾子。葉頭陀教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嫩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不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機巧。常得陰人發跡。你今年多大年紀。經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道。虧你前年怎麼打過來。吃了你印堂太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不蓋齒。一生惹是招非。鼻若竈門。家私傾喪。那一年遭官司口舌。傾家喪業。見過不曾。經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又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兮早虛

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產。不拘多少。到你手裡。都了當了。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走兩步我瞧瞧。那經濟真箇走了兩步。葉頭陀道。頭先過步。初主好而晚景貧窮。脚不點地。賣盡田園而走他鄉。一生不守祖業。你往後好有三妻之命。尅過一個妻宮不曾。經濟道。已尅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妻之會。你面若桃花光焰。雖然子遲。但圖酒色懽娛。但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要行走。還計較些。一個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他那有三個妻來。衆人正笑做一團。只聽得曉月長老打梆子。各人都拏鍬钁筐扛。上工做活去了。如此者經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

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經濟正與衆人擡出土來在寺山門
墻下倚着墻根向日陽蹲踞着。挺身上風蝨只見一個人頭戴
萬字頭巾。腦後撲匾金環身穿青窄衫。紫裹肚腰繫纏帶腳穿
𩍐靴騎着一疋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經濟猛然跳
下馬來向前深深的唱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裡沒處尋你老
人家原來在這裡倒諕了經濟一跳連忙還禮不迭問哥哥你
是那裡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
舅挩府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裡不
曾找尋舅舅不知在這裡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往外庄上
折取這幾朶芍藥花兒打這裡所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
裡。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

馬。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眾做工的人。看着。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這陳經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騎上馬。張勝緊緊跟隨。還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月明何處樓。有詩為證。

白玉隱於頑石裡　黃金埋在污泥中
今朝貴人提拔起　如立天梯上九重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經濟守禦府用事　薛嫂買賣說姻親

在世為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盡　浮華過眼恐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　得失榮枯隙裡塵
不如且放開懷樂　莫待無常鬼使侵

話說陳經濟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禀報春梅。春梅分付。教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澡盆沐。浴了身軀乾淨。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張勝把他身上脫下來。舊藍縷衣服捲。做一團。閣在班直房內上吊着。然後禀了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廳。春梅請經濟到後堂。盛粧打

扮出來相見。這經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讓姐姐受禮。那春梅受了半禮。對面坐下。敘說寒温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淚。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見無人在根前。使眼色與經濟悄悄說。等住回他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廿五日午時生的。經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丫鬟拏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麼出了家。做了道士。打我這府中出去。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我這裡。不好又安插你的。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纔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于此地位。經濟道不瞞姐姐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娶六姐。我父親死在

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裡燒帋來。在家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我一狀。床帳粧奩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賙濟。把我纔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裡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打了十棍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傭工。多虧姐姐掛心。使張管家尋將我來。見姐姐一面。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廳。進入後邊來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經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荅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有悞衝撞。賢弟休

惟經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拉起。讓他上坐。那經濟乖覺。那里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關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經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向因父母雙亡。家業凋喪。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常時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一面分付左右放卓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盃盤。雞蹄鵝鴨。烹炮蒸煠。湯飯點心。堆滿卓上。銀壺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叙話。吃至晚來。掌上燈燭。

方罷。守備分付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裡書房床帳。都有。春梅拿出兩床鋪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套紬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半點不由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見梅花臘底　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艷杏盈枝　又早新荷貼水

經濟在守備府裡住了一個月有餘。一日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湯雞四隻鮮雞。兩盤果品。一罈南酒。玳安穿青衣。拏帖兒送來。守備正在廳上坐的。門上人稟報進去。擡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你奶奶費心。又送禮

來一面分付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教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錢一百文拏回帖兒多上覆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出夫拜人去了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戴着瓦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裡走出來手中拿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徑後邊去了可要作怪模樣倒好相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里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斂衽拜月娘便問你没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没見倒見姐夫來月娘笑道恠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

去。周爺正在廳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禮來。分付伴當拿茶與我吃。把帖兒拏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裡出來。遞與伴當四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担出來。不是他都是誰。月娘道怪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赤道流落在那里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他平白在那府裡做甚麽。守備認的他甚麽毛片兒。肯招攬下他何用。玳安道奶奶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千眞萬眞。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麽。玳安告訴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凉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里說話不題。

卻說陳經濟進入後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畫雙蛾。經濟拿吳月娘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里緣故。這春梅便把從前已往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舖頭面。吳巡檢怎生夾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裡我在他家與孝哥兒生日。勾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好一節。經濟聽了。把眼瞪了春梅一眼。說姐姐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折散開了。又把六姐命喪了。永世千年。門裡門外不相逢纔好。又替他說人情兒。那怕那吳典恩追拷着平安小廝。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

拴去。出醜見官。管咱每大腿事。他沒和玳安小廝有奸。怎的把丫頭小玉配與他。有我早在這里。我斷不教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我仇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好晴天兒。幾句話說得春梅閉口無言。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仇。經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旣送了禮。莫不白受他的。還等着我這裡人請他去哩。經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個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經濟惱的一聲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教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玳安

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廳相見。敘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經濟躲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由着春梅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見一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拿與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掀簾子進去。玳安慢慢打紗牕外往裡張看。却不是陳姐夫。正在書房床上搵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連忙起來。放卓兒正吃。這玳安悄悄走出外邊來。依舊坐在廂房內。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身。到家一五一

十。告訴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自從春梅這邊。被經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還。正是誰知豎子多間阻。一念翻成怨恨媒。自此經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經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閑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丫頭小厮。拿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裡。春梅也常往書院內。和他坐半日。方歸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卓酒席。和孫二娘陳經濟吃雄黃酒。解粽懽娛。丫鬟侍妾。都兩邊侍奉。當日怎見的雜賓好景。但見。

盆栽綠柳。瓶插紅榴。水晶簾捲鰕鬚。雲母屏開孔雀。菖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觴。角黍堆金。侍妾高擎碧玉盞。食烹異品

果獻時新。靈符艾虎簪頭。五色絨繩繫臂。家家慶賞午節。處處懽飲香醪。遨遊身外醉乾坤。消遣壺中閑日月。得多少珮環聲碎金蓮小。紈扇輕搖玉笋柔。

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拏起大金荷花盃來。相勸酒過數巡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落下春梅和經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盃我一盃。不一時丫鬟掌上紗燈上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經濟輸了。便走出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經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歹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經

濟搵在床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奶叒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經濟口裡喃喃吶吶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算好漢推拉的經濟急了黑影子裡佯裝着醉作耍當眞摟了月桂在懷裡就親個嘴那月桂亦發上頭上臉說人好意呌你你做大不正倒做這個營生經濟道我的兒你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又按着親了個嘴方走到花亭上月桂道奶奶要打我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鐘兩個下盤棋賭酒爲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丫鬟都打睡去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後邊取茶去兩個在花亭上解珮露相如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

斜照。旁有墜釵雙鳳翹。有詩為証。

花亭槿冷髩異雲釵　粉汗凝香沁絳紗

深院日長人不到　試看黃鳥啄名花

當下兩個正幹得好。忽然丫鬟海棠送茶來。請奶奶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奶哩。春梅陪經濟。又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丫鬟收拾了家活。喜兒扶經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事。我帶他個名字在軍門。若早僥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遲了兩三日。守備打點

行裝整率人馬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他爹臨去分付替我兒弟尋門親事你替我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腳手兒聽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刁厥些兒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和你老人家分付想着大妗子那等的還嫌黑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赶着他叫小妗子兒哩休要當耍子兒說畢春梅令丫鬟擺茶與他吃只見陳經濟進來吃飯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里來且喜呀剛纔奶奶分付交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你怎麽謝我那陳經濟把臉兒跓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

他姑夫那個已是揭過去的帳了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只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叫錯了往後赶着你只叫舅爺罷那陳經濟忍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個纔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痴赶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提着花箱兒出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羡果花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經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幾時來的春梅便把 出家做道士 一節說了我尋得他來做我

個親人兒薛嫂道好好你老人家有後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
好的日子說那頭他太娘來做生日來春梅道先送禮來然後
纔使人送帖兒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個人
家鋪床整亂了一日心内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
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爲請他好不和我亂
成一塊我與他說人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
打着小厮攀扯他出官纔好管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
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也說的是及到其彼人不計舊讐
春梅道咱既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坐兒又使不的寧可教他
不仁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惟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
忒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過了

兩日。先來說城裡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沒了娘的兒了。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在大爺手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圖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個婚帖兒。大紅段子上。寫着開段舖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雞的。十一月十五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畫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段子舖。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都是南京床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子的罷。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欲向繡房求艷質。須臾紅葉是良媒。有詩為證。

天仙機上繫香羅　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　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里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裡情願做親。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里備了兩擡茶葉。穊餅羹果。教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帶戒指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個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朵。人家又相當。春梅這里擇定吉日。納綵行禮。十六盤羹果茶餅。兩盤上頭面。二盤珠翠。四擡酒。兩牽羊。一頂髮髻。全付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段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里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床帳粧奩。描金箱廚都有。只沒有使

女陪床。春梅道。咱這里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裡使喚。撥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子。我明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裡使的丫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粮。和李三家。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爲錢粮。拏在監裡追贓。監了一年多。家產盡絕。房兒也賣。李三先死。拏兒子李活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寶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等着要交贓去。春梅道。甚麽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

與做金錢兒。話休饒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冠。
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人大轎。鼓樂燈籠。娶了
家女子。奠鴈過門。陳經濟騎大白馬。揀銀鞍轡。青衣軍牢喝道。
頭戴儒巾。穿着青段圓領。腳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
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
折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袱。
添妝含飯。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畫堂。先參拜家堂。
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
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經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
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而歸。晚夕女貌郎才。
未免燕尒新婚。交姤雲雨。正是得多少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

楊柳綠翻腰。有詩爲証

近覩多情花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夜嬋娟在柳梢

當夜經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個被底鴛鴦。帳中鸞鳳。如魚似水。合巹歡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廳後堂張筵掛綵。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妗稱之。同起同坐。丫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個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裡面鋪着床帳。翻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裡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并守備往來書柬。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裡過。或登記簿籍。或銜

使印信。筆硯文房。都有。架閣上堆滿書集。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閑坐說話。兩個暗地交情。非止一日。正是

朝陪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陳經濟臨清開大店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心安茅屋穩　性定菜根香
世味憐方好　人情淡最長
因人成事業　避難遇豪強
今日峥嵘貴　他年身必殃

話說一日周守備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表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為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為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經濟名字，陞為參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

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懽喜使陳經濟與張勝李安出城迎接家中廳上排設酒筵慶官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着恭拜已畢陳經濟換了衣巾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脚穿皁靴束着角帶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見好個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叙些家常事務又娶我兄弟媳婦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個兄弟投奔你來無個妻室不成個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幾兩銀子不曾為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掙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勾了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

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個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
日教他下去查筭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攪計。春梅
道。你說的也是。兩個晚夕。夫妻同歡。不可細述。在家只住了十
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
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經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
一日春梅向經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
個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陳經濟聽言。滿心懽喜。一
日正打街前所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遇舊
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哥怎的一向不見。這經濟便把
亡妻爲事。被楊光彥那廝。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
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陸

做奈謀冠帶榮身。如今要尋個夥計。做些買賣。一地里沒尋處。陸秉義道。楊光彥那厮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個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馬頭上。謝家大酒樓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收錢放債。與四方趁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驢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筭帳收錢。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塲。鬥鷄養狗。人不敢惹他。經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于骨髓。因拉陸三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兩個在樓上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肯。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

張朏子。把他告到那里。追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和謝合夥。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帳目。管情見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强如做別的生意。看官聽說。當時不因這陸秉義說出這庄事。有分教數個人死。于非命。陳經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死的不好相似。那五代的李存孝。漢書中彭越。正是。非干前定數。半點不由人。經濟聽了。忙與陸秉義作揖。便道。賢弟。你說的正是了。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經濟分付陸二哥。兄弟千萬謹言。有事我謝你去。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經濟就一五一

十對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家人周忠在旁便
道不打緊等舅爲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拏爺個
拜帖兒都封在裡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
姓楊的拏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那廝不拏出銀子來
經濟大喜一面寫就一紙狀子拏守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
家人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門上人稟進說
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與張二官府喚周忠進見問周爺
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拆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恁要做
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捉往河下拏楊光彥去回了個拜
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爺奶奶待我這里追出銀兩伺候
來領周忠拏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時准行拏人去

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經濟看見兩個揭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永壽張懋得頓首拜。經濟心中大喜，遲了不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捉，往河下把楊光彥，并兄弟楊二風都拏了，到于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經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桶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經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絕。這經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粧修，油漆彩畫闌干，灼耀，槅子光新，卓案鮮明，酒肴齊整。一日開張，鼓樂喧天，笙簫雜奏，招集往來客商，四方遊妓。陳經濟道，那日宰猪祭祀燒帋，常

言啓爺三家解開樽十里香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貂經濟上
來大酒樓上週圍都是推𤗈亮隔綠油闌干四望雲山疊疊上
下天水相連正東看隱隱青螺堆岱嶽正西瞧茫茫蒼霧鎖皇
都正北觀層層甲第起朱樓正南望浩浩長淮如素練樓上下
有百十座閣兒處處舞裙歌妓層層急管繁絃說不盡肴如山
積酒若流波正是得多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
從正月半頭這陳經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他
發賣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主管陸秉義眼同經手在
櫃上掌櫃經濟三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算帳
一遭若來陸秉義和謝胖子兩個夥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
閣兒鋪陳床帳安放卓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交四個

好出色粉頭相陪。陳三兒那里往來做量酒。一日三月佳節。春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紅馥馥杏花燦錦。陳經濟在樓上。搭伏定綠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熱鬧。有詩為證。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經濟在樓牕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上載着許多箱籠。卓櫈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裡來。船上有兩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一個年小婦人。搽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裡來。經濟

問謝主管是甚麽人不問自由擅自搬入我屋裡來謝主管道此是兩個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尋房住央此間鄰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經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斂袵向前望經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告說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于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禀報望乞恕罪容畧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就便搬去這經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經濟兩情四目不能定神經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相那里會過這般眼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經濟說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爺家陳姑夫麽這經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

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經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在這里？你老公在那里？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經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已是摻白鬚鬓，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參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聖旨下來，拏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我兄弟第二的那里，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顧船從河道中來，不想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那邊西門老爺家，經濟把頭一項說了一遍，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

守備周爺府中做了參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個夥計在此馬頭上開了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便了你每三口兒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經濟看得心痒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兒也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懽喜經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經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分付主管明早送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跟隨來河下大酒樓店中看着做了囬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人老來請吃茶經濟心下正要瞧去恰入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

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裡面坐。經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叙些舊時已往的話。經濟不住把眼只瞅那韓愛姐。愛姐延蹬蹬秋波一雙眼。只看經濟。彼此都有意了。有詩為證。

弓鞋窄窄剪春羅　香体酥胸玉一窩
麗質不勝嬝娜態　一腔幽恨蹙秋波

少頃。韓道國下樓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經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問姐姐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關目。推個故事。也下樓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

風月話兒把勾經濟經濟自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一逕起身出去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見和他娘也做些道路在蔡府中答應與翟管家做妾誦詞歌賦諸子百家皆通甚麼事兒不久慣見經濟起身出去無人處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經濟正欲拔時被愛姐一手按住經濟頭髻一手拔下簪子來便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經濟不免跟上樓來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經濟跟他上樓便道姐姐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宿世姻緣你休要作假願偕枕席之懽共效于飛之樂經濟道只怕此間有人知覺却使不得那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摟經濟在懷將尖尖玉手扯下他褲子來兩

個情興如火按納不住愛姐不免解衣仰卧在床上交姤在一處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　鴛幃雲雨百年情

經濟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又名愛姐說畢話霎時雲收雨散偎倚共坐韓愛姐便告經濟說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欠你有銀子乞借應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經濟應允說不打緊姐姐開口就兌五兩來愛姐見他依允還了他金簪子兩個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經濟道我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畧備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却好歹來坐坐經濟在店中吃了午飯又在

街上閑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樓開大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閑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經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裏邊住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恰好八老又來請官人。就請二位主管相陪。再無他客。經濟就同陸主管。走到裏邊房內。早已安排酒席齊整。無非魚肉菜菓之類。經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胖子。打橫。王六兒與愛姐旁邊僉坐。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趄身去了。經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

回家去罷了。經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下樓去了。經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收了，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經濟就在樓上閣兒裏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鶯聲燕語，曲盡綢繆，不能悉記。愛姐將來東京在蔡太師府中，曾扶持過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經濟听了，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以此與他盤桓一夜，停眠整宿，免不的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雞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煖酒，少頃，王官來請經濟那邊擺飯。經濟包巾梳洗穿衣，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權抛淚。經濟

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你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分付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經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又劄與春梅利息銀兩見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咭聒官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不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一個就不思想來家一連畱住陳經濟七八日不放他徑河下來這里韓愛姐見他一去數日光景不來店中自使小姜兒來問王管討筭利息王管一一封了銀子去韓道國免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招惹別的熟人兒或是商客來屋裏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當先嘗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

況此時王六兒年約四十五六年紀雖半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原來不當官身衣飯別無生意只靠老婆賺錢謂之隱名娼妓今時呼爲私窠子是也當時見經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那何官人年約五十餘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紬絹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經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不的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眉鋪鬢大長水鬢涎鄧鄧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一定好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裏吃酒和王六兒歇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在

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快活，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沒三兩日，不來婦人家裡過夜，韓道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這韓愛姐兒見經濟一去十數日不見來，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聽，看見小姜兒，悄悄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見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豬蹄，兩隻燒鴨，兩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拂開花箋，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經濟去。當下把禮物裝在盒內，交八老挑着，叮嚀囑付：你到城中，見了陳官人，須索見他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內揣着柬帖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內守備府前，坐在沿街

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八老與聲喏。拉在僻淨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有話說。我只在此等你。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隨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見經濟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經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瓦壠帽。金簪子。腳上凉鞋淨襪。八老慌忙聲喏。說道官人。貴幹好些。韓愛姐使我稍一柬帖。送禮來了。經濟接了柬帖說五姐好麼。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里。多上覆官人。幾時下去走走。經濟拆開柬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賤妾韓愛姐斂袵拜謹啟

情郎陳大官人 台下

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懸懸不忘于心。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蓬蓽。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聽聞貴恙欠安。令妾空懷悵望。坐卧悶懨。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足下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于妾。猶吐去之菓核也。茲具腥味茶盒數事。少申問安誠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　外具錦繡鴛鴦香囊一個。青絲一縷。少表寸心。　下書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經濟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裏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是鴛鴦雙口。做的扣着。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依先揩了。藏在袖中。府傍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姜兒。領八老同店內吃鍾酒。等我寫回帖與你。分付小姜兒。把禮物收進我房裡去。你娘若問。只說

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物。小妾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收進去了。經濟走到書院房內。悄悄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經濟將銀子并回柬。付與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下樓。經濟送出店門。八老一直去了。經濟走入房中。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經濟悉言店主人謝胖子。打聽我不快。送這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實。兩口兒計議。交丫鬟金錢兒拏盤子。拏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查問。此事表過不題。卻說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柬都付與愛姐收了。拆開銀柬。灯下

觀看上面寫道。

經濟頓首字覆

愛卿韓五姐粧次。向蒙會間。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衽席鍾愛。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賤軀不快。有失卿之所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肴。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乞心鑒。萬萬。

下書經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廻紋　灑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母子千恩萬謝。等候經濟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爲證。

碧紗窻下啓箋封　一紙雲鴻香氣濃

知你揮毫經玉手　相思都付不言中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忿殺陳經濟

格言

一切諸煩惱　皆從不忍生
見機而耐性　妙悟生光明
佛語戒無倫　儒書貴莫爭
好個快活路　只是少人行

話說陳經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生日。春梅後廳整置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早辰、經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就避炎暑。散走走便回、春梅分付你去坐一乘轎子

少要勞碌。交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跟隨。逕往河下馬頭上謝家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詞。午後時分。早到河下大酒樓前。下了轎子。進入裏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府貴體好些。那經濟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便道生受二位掛心。坐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筭。就轉身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欄盼望。揮毫灑翰。作了幾首詩詞。以遣悶懷。忽報陳經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下樓來。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里。經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經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漆投膠。

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臺底下。露出一幅花箋。經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這幾日盼你不來。閑中在樓上作得幾首詞。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經濟念了一遍。上

寫着

倦倚繡床愁懶動　閑番繡帶鬢鬟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一日相思十二時

右春

危樓高處眺晴光　滿架薔薇露異香
十二欄杆閑凭遍　南薰一味透襟涼

右夏

帳冷芙蓉夢不成　知心人去轉傷情
枕邊淚似堦前雨　隔着窓兒滴到明

右秋

羞對菱花拭淨粧　爲郎瘦損減容光

閉門不管閒風月　分付梅花自主張

右冬

經濟看了。極口稱美。喝采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擺過鏡架。就擺在梳粧卓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雙手遞與經濟。深深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爹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經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妥。有失期約。姐姐休催。酒盡也篩一盃敬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一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幾盃。叙些闊別話兒。良久吃得

洩濃時，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敘，交歡之際，無限恩情。穿衣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盃，醉眼朦朧，余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向未與渾家行事，今日一旦見了情人，未肯一次即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經濟魂靈都被他引亂，少頃情竇復起，又幹一度，自覺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肴品菓子來配酒，兩個在下邊行房，落後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酩酊大醉，𧿹身衣衫，露着一身紫肉，提着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採去何蠻子來，要打䛐的兩個主管兒

經濟在樓上聽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声喏說道劉二
哥何官人並不曾來這劉二那里依聽大拔步撞入後邊韓道
國屋裏一手把門簾扯上半邊來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
飲酒心中大怒罵那何官人賊狗男女我合你娘那里沒尋你
却在這里你在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塌下
我兩個月房錢却來這里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老二你請
回我去也那劉二罵道去你這狗合不防颼的一拳來正打何
官人面門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起來奪了跑了劉二
將王六兒酒桌一脚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里
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
的人被劉二向前一脚跺了個仰八叉罵道我合你淫婦娘你

是那里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不來老爺手里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乞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里來的光棍搗子。老娘就没了親戚兒。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這命做甚麽。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里喧亂。兩邊隣舍并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不知道的旁邊人說王六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子。有名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降酒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是他的。采這殺才做甚麽。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勸的去了。陳經濟正睡在床上。

听見樓下攘亂。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里攘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里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里走來一個殺才搗子。諢名喚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虞候小舅子。因尋酒客。無事把我踢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經濟叫上兩個主管。問他兩個都面面相覷。不敢說。陸主管嘴快。說是府中張主管小舅子。來這里尋何官人。說少他二個月房錢。又是歇錢來討。見他在屋裏吃酒。不由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號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交。烘的滿街人看。這經濟恐怕天曉。惹起來。分付把衆人唱散。問劉二那廝。主管道。被小人勸他

回去了。經濟听了。記在心內。安撫王六兒毋子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毋子只情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筭了利錢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上馬。伴當跟隨。打着馬走。劉走赶進城來。天巳昏黑。心中甚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慢尋張勝那厮。尭件破綻。亦發教我姐姐。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時耐這尭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寃偎還報當如此　　㨿會遭逢莫遠圖

踏破鉄鞋無覔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經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毋子。說外日吃驚。又問

陸主管道。劉二那廝不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曾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這經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叙了回衷腸之話。幹訖一度。出來。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听府中張勝。和劉二兇狂破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表子。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藉逞老爺們壞事。這經濟一一听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閑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這般起來。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

此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為靖康元年，宣帝號為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為兵部尚書，分部諸路人馬；种師道為大將，總督內外軍務。一日降了一道勅書來濟南府，守備陞他為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往東昌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當金兵。守備正在濟南府衙正坐，忽然左右來報，有朝廷降勅來，請老爺接旨意。這周守備不敢怠慢，香案迎接勅旨，跪听宣讀。使命官開讀，其畧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三皇憑礼樂而有封疆，五帝用征伐而定天下。爭從順逆，人有賢愚。朕承

祖宗不拔之洪基。

上皇付托之重位。創造萬事惕然悚惧。自古舜征四凶。湯伐有苗。非用兵而不能戡。非威武而莫能安。兵乃邦家爪牙。武定封疆扞禦。玆者中原陸沉。犬羊犯順。邊寇擁兵西擾。金虜控騎南侵。生民塗炭。朕甚憫焉。山東濟南制置使周秀。老練之才。干城之將。屢建奇勲。忠勇茂著用兵有畧。出戰有方。今陞爲山東都統制。兼四路防禦使。會同山東巡撫都御史張叔夜。提調所部人馬。前赴高陽關防守。所大將种師道分布截殺。安兇危之社稷。驅猖獗之腥膻。嗚乎任賢匡國。赴難勤王乃臣子之忠誠。陞善賞功。激揚敵愾。實朝廷之大典。名殫厥忠。以副朕意。欽哉故諭○下書靖康元年秋九月日諭

周守備開讀已畢。打發使命官去了。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個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車箱馱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職也撰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馱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内外巡風。不在話下。却說陳經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要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早辰驀進房中看他。見無丫鬟跟隨。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提着

鈴。迎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有婦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窗下竊聽。原來春梅在裏面。與經濟交姤。聽得經濟告訴春梅說。囙耐張勝那廝。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來。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在那里開巢窩。放私債。把雪娥隱占在外姦宿。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昨日教他小舅子劉二打我酒店來。把酒客都打散了。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趁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厮恁般無禮。雪娥那賊人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經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交他定結果

了這廝。常言道隔墻須有耳窓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内說。却
不知張勝窓外听了。個不亦樂乎。口中不言。心内暗道。此時殺
他筭計我們。我先筭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内。
取了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走入書院
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春梅不該死。於他手。忽被後邊小丫鬟
蘭花兒。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内金哥兒。忽然風搐倒了。
快請奶奶看去。諕的春梅兩步做來一步走。奔入後房中。看孩
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内。不見春梅。
只見經濟睡在被窩内。見他進來。叫道阿呀。你來做甚麼。張勝
怒道。我來殺你。你如何對潘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
了。反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虫兒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休走。

吃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經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摟着被。吃他拉被過一邊。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扎着軟肋。鮮血就邈出來。這張勝見他掙扎。復又一刀去。攮着胸膛上。動旦不得了。一面採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可憐經濟青春不上三九。死於非命。張勝提刀。逕屋裏床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拔步逕望後廳走。走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里巡風。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哥那裏去。張勝不答。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戳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不用借。旱飛起右脚。只聽忒楞的一聲。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採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潑脚。跌番

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挪了攮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
刀入内小的拏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却甦着听言大驚失
色走到書院内經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横流不覺放
聲大哭一面使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家來看見經濟殺死
哭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春梅扶救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
柴殯把張勝墩鎖在監内单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那消數
日期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張
廵撫又早先往東昌府那里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
經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
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長短喝令軍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
登時打死隨即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拏坐地虎劉二鎖

解前來。孫雪娥見拏了劉二。恐怕拏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旗牌拏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一百棍。當日打死。哄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洲。正是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爲証

爲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把本錢收筭來家。分付春梅在家。與經濟做齋累七。打發城外永福寺。擇吉日葬埋。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忠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餞。不覺簇地兩行淚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

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慾。好生看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之天也。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果然人馬整齊。但見

綉旗飄號帶。畫鼓間銅鑼。三股叉。五股叉。燦燦秋霜。六花鎗。點鋼鎗。紛紛瑞雪。蠻牌引路。強弓硬弩當先。火炮隨車。大斧長刀在後。鞍上將。似南山猛虎。人人好鬥偏爭。坐下馬。如北海蛟虬。騎騎能爭敢戰。端的刀鎗流水急。果然人馬撮風行。

當下一路無詞。有日哨馬來報說。不可前進。馬哨東昌府下。達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把人馬屯城外。我報進城。巡撫張叔夜听見周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

廳叙礼坐下。商議軍情。打听聲息緊慢。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却表韓愛姐母子。在謝家樓店中。听見經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經濟屍首一見。死了也甘心。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听經濟靈柩已出了殯。埋在城外永福寺內。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帋。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塲。做父母的。只得依他。僱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問長老。葬於何處。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聲親郎。我的哥哥。奴實指望我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聲大哭。哭的昏暈倒了。頭撞於地下。就

欻過去了。慌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大姐姐叫不應。越發慌了。只見那日是墍了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抬三牲祭物來。與他娘墓上燒帋。看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摟抱他扶起來又倒了。不省人事。乞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里的。這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遍。這個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帋錢。不想到這里又哭倒了。當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尚哽

咽哭不出声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揮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帕兒織廻紋　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百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邊。兩面都扣綉着並頭蓮。每朶蓮花瓣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隨君膝下。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在他褥子上拴着。不是

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當下祭畢。讓他毋子到寺中。擺茶飯與他吃了些飯食。做父毋的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說。情愿不歸父毋同姐姐守孝寡居。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話是他妻小。死傍他魂靈。那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說。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只怕悞了你好時光。愛姐便道。奶奶說那里話。奴既爲他雖刴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囑付他父毋。你老公毋回去罷。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纔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那愛姐口裏。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尋了無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

灑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里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趕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　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都門樓上月　照人離恨各西東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韓愛姐湖州尋父　普靜師薦拔群寃

格言

人生切莫將英雄　術業精粗自不同
猛虎尚然遭惡獸　毒蛇猶自怕蜈蚣
七擒孟獲奇諸葛　兩困雲長羨呂蒙
珍重李安真智士　高飛逃出是非門

話說韓道国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來續上那何官人見他地方中沒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国商議你女兒愛姐巳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我賣盡貨物

討了賒帳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
那韓道國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
顧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
兩個持貞守節姊妹稱呼甚是合當着白日裏與春梅做伴兒
在一處那時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
歲相伴兩個孩兒便有甚事做誰知自從陳經濟死後守備又
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羞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
銀圓的珠光照的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慾火燒
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一
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听有人敲後門忙問道
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却見一個人

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却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出我們來李安道奶奶教你來怎麽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教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乞張勝那厮殺了說罷留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定五十兩大元寶來撇與李安自去了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逕拏衣服到家與他毋親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里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做毋的听言叫苦當初張勝幹壞了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却是甚麽意思我今六十

巳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時。如何答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見怪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里。住上幾個月。再來看事故何如。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春梅以後見李安不來。三四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纔說往原籍家中打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懊恨在心。不題。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月。盡陽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二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并金哥。玉姐。家小上車

止留下周忠。東庄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宣在庄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這一去。不爲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單道這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掃。志欲吞胡。但見

四方盗起如屯蜂。狠烟烈焰薰天紅。將軍一怒。天下自心醒膻掃盡。夷從風。公事忘私願已久。此身許國不知有。金戈抑日。酬戰征。麒麟圖畫功爲首。鴈門關外秋風烈。鐵衣披張臥寒月。汗馬卒勤二十年。羸得班斑鬢如雪。天子明見萬里餘。兇番勞勣來旌書。肘懸金印大如斗。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

玉姐衆丫鬟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厛居住。周仁悉把東庄上。叫了二爺周宣來宅。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厮。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厛。把他二爺。東庄上收的籽粒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卓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我倒看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拏他去。這春梅不題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庭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暇食。至於房幃色慾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

眼去。兩個賭地私通，就勾搭了。朝朝暮暮。兩個在房中。下棋飲酒。只滿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此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番兵。分兩路寇乱中原。大元帥粘没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井陞道。來搶東京。副元帥斡離不。由檀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尚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延慶領延緩之兵。關東王禀。領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興宗。領彰衡之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義。領青兗之兵。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番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牌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掛。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

陽関上。金國斡離不由人馬、巳搶進関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交陣堵截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赶。不防被活立兜馬反攻。沒鞦一箭。正射中咽喉。墮馬而歿。衆番將就用鈎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戴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七歲。正是於家爲國忠良將。不辨賢愚血染沙。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　安危端自命爲之

出師未捷身先喪　落日江流不勝悲

又鷓鴣天一首

定國安邦美丈夫　心存正道氣吞胡

謨謀國事如家事　軍用陰符佩虎符

胡騎盛　武功弛　兵不用命將驕痴

可憐身歿沙場內　千載英魂恨未舒

趙撫張叔夜，見統制折於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折傷士卒，退守東昌。星夜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㮨柩，歸清河縣，不題。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閑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男兒陳經濟大官人，凡事無情無緒，睹物傷悲。口是心苗，形吟詠者，有詩數

首爲証

花開靜院日初晴　深鎖重門白晝清

翠屏先道　倒倚銀屏春睡醒　綠楊枝上一聲鶯

春事闌珊首夏時　弓鞋款款出簾遲

愛姐道　曉來悶倚粧臺立　巧畫蛾眉爲阿誰

紅綿掩鏡照窓紗　畫就雙蛾八字斜

翠屏又道　蓮步輕移何處去　指前笑折石榴花

雪爲容貌玉爲神　不遣風流澁此身

愛姐道　顧影自憐還自惜　新粧好好爲何人

莎草連綿厚似毡　榆莢遍池亂如錢

翠屏道　誰知蕩子多輕薄　沉醉終朝花下眠

愛姐道

亂愁依舊鎖翠嚬　爲甚年來膲悴容
離別終朝寬耿耿　碧霄無路得相逢

姊妹兩個吟詩已畢，不覺潸然淚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嘆省過罷。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掛在旗竿上，旗竿拆了，不知是凶是吉。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掛着一身孝，荒荒張張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奶二奶奶家眷載着灵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收拾打掃前廳乾淨，停放灵柩，擺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累七，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却說二爺周宣，引

着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各降兵部覆題引奏巳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可加遺官諭祭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這春梅在内頤養之餘淫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辰晏起不料他摟着周義在床上一泄之後鼻口皆出涼氣淫津流下一窪口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這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脚向箱内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丫鬟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爺周宣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押着抓尋周義可要作怔正

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好襲職拏到前廳不由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養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塟畢房中兩個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番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店也關閉主

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時就跟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往前抓尋父母隨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似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婆年紀七旬之上頭綰兩道雪鬢挽一窩絲正在竈上杵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爲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婆這里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婆只顧覷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但見

烏雲不整惟思昔日家豪眉斂遠山爲憶當年富貴此夜月

朦雲霧瑣牡丹花被土沉埋。

婆婆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皂登時做出一大鍋稗稻插荳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包鹽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裩褲兜襠脚上黄泥流進來放下荷鍬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婆道你每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内一人約三十四五年紀紫面黄髮便問婆婆這炕上坐的是甚麽人婆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麽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是我姪女韓愛姐麽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因

問你爹娘在那里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里丈夫沒了我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亂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里撞見叔叔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里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叔叔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呷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呷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景休題過到次日天明眾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婁婁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

上船迤里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抵尋到湖州何官人家請
着父母相會見了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沒妻小止是王六
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年韓道國也
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揸兒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
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多來求親韓二再三
教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爲尼姑誓不再配他人後年至
三十二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土　怨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情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
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看到清河縣地界只見官吏
逃亡城門晝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生四野日蔽黃沙

封豕長蛇，互相吞併；龍爭虎鬥，各自爭強。皂纛紅旗，布滿郊野。男號女哭，萬戶驚惶；番軍虜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鎗，好似森森密竹。一處處死屍骸骨，橫三豎四；一攢攢折刀斷劍，七斷八截。個個携男抱女，家家閉戶關門。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獐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正是得多少官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那時西門慶家中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家都關鎖門戶，亂攛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兒、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離守，一來那里避兵，二者與孝哥完就其親事去。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個個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

到於郊外。往前所行，到於空野十字路口，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腳靸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袋內裹着經典，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往那里去？還與我徒弟來。諕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睡里夢里，你曾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峯，被殷天錫赶到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你不近道？此是荒亂年程，亂攛逃生，他有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閑說，悞了人去路，兒後面只怕番兵來到，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

色已晚也走出路去番人且來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一指見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不想來到永福寺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衆都走去大半止有幾个禪和尚在後邊禪堂中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瑠璃海燈燒着一爐香此時日啣山時分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廟香靄鍾聲一輪明月掛青天幾點疎星明碧落六軍宮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正滴四邊宿霧紛紛罩舞榭歌臺三市沉烟隱隱閉綠窗朱戶兩兩佳人歸綉閣雙雙士子掩書幃

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

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跏趺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了底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看看念至三更時，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朦，人烟寂靜，萬籟無聲，覷那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陣亡橫死者數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言世尊，解寃經咒，薦拔幽魂，解釋宿寃，絕去掛碍，各去超生，再無留滯。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寃經咒，少頃陰風淒淒，冷氣颼颼，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泥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有刳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吊頸枷鎖者，都來悟領

禪師經咒。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寃寃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汝當諦聽吾言。隨方托化去罷。偈曰

勸爾莫結寃　寃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寃
千日解一徹　若將寃報寃　如湯去潑雪
若將寃報寃　如狼重見蝎　我見結寃人
盡被寃磨折　我見此懺悔　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來心　寃愆自然雪　仗此經力深
薦拔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　再勿將寃結
改頭換面輪迴去　來世機緣莫再攀

當下衆人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漢進來。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束。胷前關着一矢箭。自稱統制周

秀。因與番將對敵，折於陣上。今蒙師薦拔，令往東京托生，與沈鐃為次子，名為沈守善去也。言未已，又一人素體榮身，口称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慶，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令往東京城內，托生富戶沈通為次子沈鉞去也。小玉認的是他爹，諕的不敢言語。已而又有一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經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令往東京城內，與王家為子去也。已而又見一婦人，也提着頭，胷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令往東京城內黎家為女，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背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令往徐州落鄉民范家為男，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黃瘦，血水

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為女去也已而又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為男已而又見一女人頸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為女去也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因色癆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孔家為女托生去也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父薦拔今往東京大興衛貧人高家為男去也已而又有一女人項上纏着索子自言西門慶之妾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為女去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腳帶自言西門

慶之女陳經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亦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鍾貴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言周義亦被打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爲男名高留住兒托生去也言畢各恍然都見小玉諕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說話正欲向床前告訴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一灵真性同吳二舅衆男女身帶着一百顆胡珠一柄寶石絛環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離守那里避兵就與孝哥完成親事一路饑食渴飲夜住曉行到於濟南府問一老人雲參將住所在於何處老人指道此去二里餘地名灵璧寨一邊臨河一邊是山這灵璧寨就在城上屯聚有一千人馬雲參將就在那里做知寨月娘五口兒到寨門通報進去雲參

將听見月娘逕親來了。一見如故。叙畢禮數。原來新近沒了娘子。央浼隣舍王婆婆來。陪待月娘。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琺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來就親之事。因把那百顆胡珠。寶石絛環。教與雲離守。權爲茶礼。雲離守收了。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陪月娘一處歇臥。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離守。雖是武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了。鰥居至今。今據此山城。雖是任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伉儷之歡一雙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配。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听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這王婆回報雲離守。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連忙來

劉庸前叙坐。雲離守乃言。嫂嫂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寶物。缺少一個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凉。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里。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一世。有何不可。月娘听了。心中大怒。罵道。雲離守。誰知你人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曾把你輕待。如何一旦出此犬馬之言。雲離守笑嘻嘻。向前把月娘摟住。求告說。娘子你自家中。如何走來我這里做甚。自古上門買賣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灵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歹完成了罷。一面拏過酒來。和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我兒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雲離守笑道。你兒弟和玳安兒小廝。已被我殺了。即令左右取那件物事。與

娘子看。不一時燈光下血瀝瀝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諕的月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離守向前抱起。娘子不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為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夫妻。云離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月娘道。你先把我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云離守道。不打緊。一面叫出云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巹盃。館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云雨。這月娘却拒阻不肯。被云離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床頭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正是三尺利刃着頂上。滿腔鮮血濕模糊。川

娘見砍了孝哥兒不覺大叫一聲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
夢諕的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連道怪哉怪哉小玉在旁便問奶奶
怎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玉
道我倒剛纔不曾睡着悄悄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
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備孫雪娥來
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月娘道這寺後見埋
着他每夜夜靜時分屈死淹寃如何不來娘兒們也不曾說話不
覺五更雞叫吳月娘梳洗面貌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
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得了麼這
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師父是
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老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

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合你這兒子。有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傾覆其產業。臨死還當身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與你看一看。於是扠步來到方丈內。只見孝哥兒還睡在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眾人。忽然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項帶沉枷。腰繫鐵索。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月娘不覺見了。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良久孝哥兒醒了。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

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乾生受養了他一場。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不想被這個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當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分付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番兵退去，南北分為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托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大哭起來。老師便道：娘子休哭，兒的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衆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正是

三降塵寰人不識　倏然飛過岱東峰

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衆人在永福寺住了。那到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称帝，置文武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度江，在建康即位，是爲高宗皇帝。拜宗澤爲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爲兩朝。天下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家產器物都不曾疎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称呼爲西門小員外，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也。有詩爲証：

閥閱遺書思惘然　誰知天道有循環
西門豪横難存嗣　經濟顛狂定被殲
樓月善良終有壽　瓶梅淫佚早歸泉

可惟金蓮遭惡報　遺臭千年作話傳

金瓶梅詞話卷之一百回終

